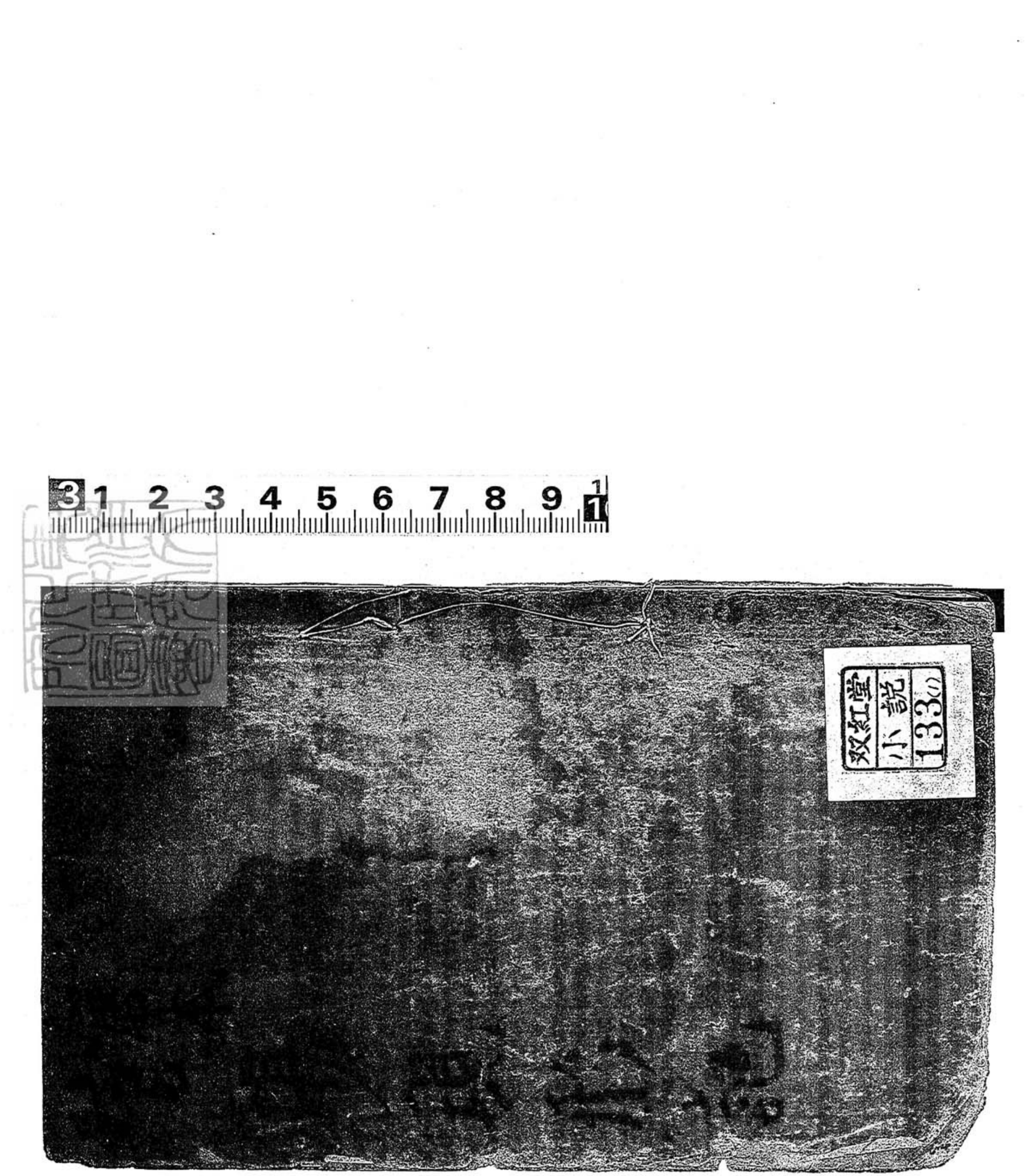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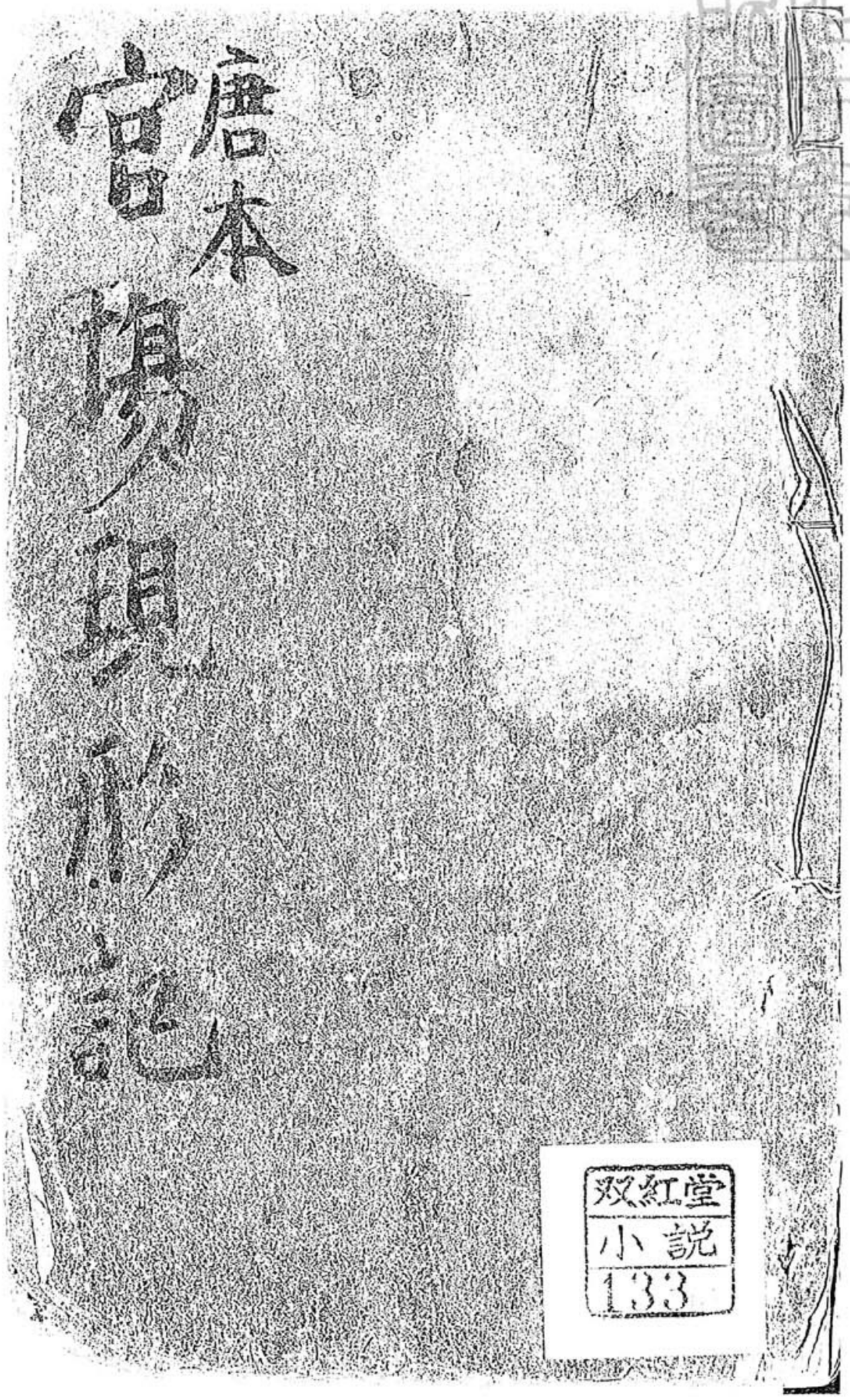

双红堂
小說
133(1)


唐本
宿白
隋唐
双紅堂
小説
133

光緒甲辰四月再版

官場現形記

三十年
影世七年

版權所有
不許複製

序

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貴矣官之權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古之人士農工商分爲四民各事其事各業其業上無所擾亦下無所爭其後選舉之法興則登進之途雜士廢其業上讀農廢其耕工廢其技商廢其業皆注意於官之一字蓋官者有士農工商之利而無士農工商之勞者也天下愛之至深者謀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於是乎有脂韋滑稽者有夤緣奔競者而官之流品已極紊亂限資之例始於漢代定以十算乃得爲吏開捐納之先路導輸助之濫觴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者直是欺人之談歸罪孝成無逃天地夫振飢出粟猶是游俠之風助邊輸財不遺忠愛之末乃至行博奕之道擲爲孤注操販鬻之行居爲奇貨其情可想其理可推矣沿至於今變本加厲凶年飢饉旱乾水溢皆得援救助之例邀奬勵之恩而所謂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窮期不至充塞宇宙不止　朝廷頒汰淘之法定澄敘之方　天子寄

其耳目於督撫督撫寄其耳目於司道上下蒙蔽一如故鷺尤其甚者假手宵小授意私人因苟苴而通融緣賄賂而解釋是欲除弊而轉滋之弊也烏乎可且昔亦嘗見夫官矣送迎之外無治績供張之外無材能忍飢渴冒寒暑行香則天明而往稟見則日昃而歸卒不知其何所爲而來亦卒不知其何所爲而去袁隨園之言曰當其雜坐戲謔欠伸假寐之時即鄉城老幼毀肢折體而待訴之時也當其修垣輳治供具之時即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權之時也怵目惕心無過於此而所謂官者方鳴其得意視爲榮寵其甯惟是田野不闢訟獄不理則置諸不問應酬或缺孝敬或少則與之爲難大府以此責下吏下吏以此待大府論語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易曰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執是言也官之所以爲官者殆可想像得之暴秦之立法也幷禁腹誹有宋之覆轍也以厳清議若官者輔　天子則不足壓百姓則有餘以其位之高以其名之貴以其權之大以其威之重有語其後者則罰出之有詢其旁者拘繫隨之明達之士豈故爲寒蟬仗馬哉懾之於心故愼之於口耳其意若曰是固可以賈禍者我既不係社稷之輕重亦無關　朝廷之安危官雖苛暴而無與我之身家官雖貪黷而無與我之貲產則亦聽之而已矣又何必拂其心而攖其怒乎於是官之氣愈張官之燄愈烈羊狠狼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蠅營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爲者而官爲之下至聲色貨利則嗜若性命般樂飲酒則視爲故常觀其外倜規而錯矩觀其內踰閑而蕩檢種種荒謬種種乖戾雖謦紙墨不能書也得失重則妬忌之心生傾軋甚則睚眦之怨起古之人以講學而分門戶以固位而立黨援比比然也而官則或因調換而齟齬或因委署而齮齕所謂投骨於地犬必爭之者是也其柔而害物者且出全力以搏之設深心以陷之攻擊過於勇夫蹈襲逾於強敵宜其知已知彼百戰百勝矣而終不免於報復者子輿氏曰殺人父者人

亦殺其父殺人兄者人亦殺其兄戰國策曰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其後即此類也天下可恨者莫若盜賊然盜賊處暫而官處常天下可恨者莫若仇讐然仇讐在明而官在暗吾不知設官分職之始亦嘗計及乎此耶抑官之性有異於人之性故有以致於此耶國衰而官强國貧而官富老弟忠信之舊敗於官之身禮義廉恥之遺壞於官之手而官之所以爲人詬病爲人輕褻者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南亭亭長有東方之諧謔與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齷齪卑鄙之要凡昏瞶糊塗之大旨欲提其耳則彼方如巢許之掩之而走欲唾其面則彼又如師德之便其自乾因胃然歎曰昔嚴介溪敬禮能作古文之人人或訝之介溪愀然曰我輩他日定評在其筆下是知古今來大奸大惡天未忘恥之一字也佛家之論因果曰過去曰未來曰現在過去之恥固若存而若亡未來之恥亦可有而可無而現在之恥則未有不思浣濯之以滌其汚彌縫之以泯其跡者且夫訓教者父兄之任也規箴者朋友之道也諷諫者臣子之義也獻進者矇瞽之分也我之於官既無統屬亦鮮關係惟有以含蓄蘊釀存其忠厚以酣暢淋漓闡其隱微則庶幾近矣窮年累月嬋神成書一帙名曰官場現形記立體仿諸稗野則無鉤章棘句之嫌紀事出以方言則無詰屈聱牙之苦開卷一過凡神禹所不能鑄之於鼎溫嶠所不能燭之以犀者無不畢備曹孟德得陳琳檄而愈頭風杜子美對張旭傳而浮大白讀是編者知必有同情者已

光緒癸卯中秋後五日茂苑惜秋生

廿九年
閻沁世六年

卷一 望成名學究訓頑兒
卷二 錢典史同行說官趣
卷三 苦鑽差黑夜謁黃堂
卷四 白簡留情補祝壽
卷五 藩司賣缺兄弟失和
卷六 急張羅州官接巡撫
卷七 式宴嘉賓中丞嫻禮
卷八 談官派信口開河
卷九 觀察公討銀翻臉
卷十 怕老婆別駕擔驚
卷十一 窮佐雜蚤緣說差使
卷十二 設陷阱借刀殺人

南亭新著

講制藝鄉紳勗後進
趙孝廉下弟受奴欺
悲鐫級藍呢糊綠轎
黃金有價快升官
縣令貪贓主僕同惡
少訓練副將降都司
采辦機器司馬濫交
虧公項走頭無路
布政使署缺傷心
送胞妹和尚多事
紅州縣傾車鬬心思
割靴腰隔船吃醋

望成名學究訓頑兒
講制藝鄉紳勗後進

話說陝西同州府朝邑縣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個村莊這莊內住的只有趙方二姓並無他族這莊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戶人家祖上世代務農到了姓趙的爺爺手裏居然請了先生教他兒子攻書到他孫子忽然得中一名監門秀士鄉裏人眼淺看見中了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莊的人都把他推戴起來姓方的便漸漸的不敵了姓方的瞧着眼熱有幾家該錢的也就不惜工本公開一個學堂又到城裏請了一位舉人老夫子下鄉來教他們的子弟讀書這舉人姓王名仁因爲上了年紀也就絕意進取到得鄉間盡心教授不上幾年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有的也會對個對兒有的也會謅幾句詩內中有個天分高強的竟

本科陝西鄉試高中第四十一名舉人喜報人卜連元他看了又看念了又念正在那裏搖嘴弄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聲親家方必開嚇了一跳定神一看不是別人就是那新中舉人趙溫的爺爺趙老頭兒原來這方必開前頭因爲趙府上中了秀才他已有心攀附忙把自己第三個女孩子托人做媒許給趙溫的兄弟所以這趙老頭兒趕着他叫親家他定睛一看見是太親翁也不及登堂入室便在大門外頭當街爬下細冬細冬的磕了三個頭趙老頭兒還禮不迭赶忙扶他起來方必開一面撣着自己衣服上的泥一面說道你老今後可相信我的話了我從前常說城裏鄉紳老爺們的眼力是再不錯的十年前城裏石牌樓王鄉紳下來上墳是借你這屋裏打的尖王老先生飯後無事走到書房可巧一班學生都在那裏對對兒哩王老先生一時高興便說我也出一個你們對對剛剛那天下了兩點雨王老先生出的上聯就是下雨兩個字我思着你們這位少老爺便冲

把筆做了開講把這幾個東家喜歡的了不得到了九月重陽大家商議着明年還請這個先生王仁見館地蟬聯心中自是歡喜這個會做開講的學生他父親叫方必開他家門前原有兩顆合抱大樹分列左右因此鄉下人都叫他爲大樹頭方家這方必開因見兒子有了怎麼大的能耐便說自明年爲始另外送先生四去趕大考考罷回家天天望榜自不必說到了重陽過後有一天早上大家方在睡夢之中忽聽得一陣馬鈴聲響大家被他驚醒開門看處只見一羣人簇擁着向西而去仔細一打聽都說趙相公考中了舉人了此時方必開也隨了大衆在街上看熱鬧得了這個信息連忙一口氣跑到趙家門前探望只見有一羣人頭上戴着紅纓帽子正忙着在那裏貼報條呢方必開自從兒子讀了書西瓜大的字也跟着學會了好幾担放在肚裏這時候他一心一意都在這報條上一頭看一頭念道喜報貴府老爺趙印溫應

口而出說是什麽出太陽王老先生點了點頭兒說道下雨兩個字出太陽三個字雖然差了點總算口氣還好將來這孩子倒或者有點出息你老想想看這可不應了王老先生的話嗎趙老頭兒道可不是呢不是你題起我倒忘記這會子事了眼前已是九月大約月底月初王老先生一定要下來上墳的親家那時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齊叫了來等王老先生考考他們將來望你們令郎也同我這小孫子一樣就好了方必開聽了這話心中自是歡喜又說了半天的話方纔告別回家那時候已有午牌過後家裏人擺上飯來叫他吃也不吃却是自已一個人背着手在書房廊前踱來踱去嘴裏不住的自言自語什麽捷報貴府少老爺什麽報喜人卜連元家裏人聽了都不明白還虧了這書房裏的王先生他是曾經發達過的人曉得其中奧妙聽了聽就說這是報條上的話他不住的念這個却是何故低頭一想明白了一定是今天趙家孩子中了舉東家見了眼饞又勾起那痰迷心竅老毛病來了忙叫老三快把你爸爸攙到屋裏來坐別叫他在風地裏吹這老三便是會做開講的那孩子聽了這話忙把父親扶了進來誰知他父親跑進書房就跪在地當中朝着先生一連磕了二十四個響頭先生忙忙還禮不迭連忙一手扶起了方必開一面嘴裏說東翁有話好講這從那裏說起這時候方必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拿手指指自家的心又拿手指指他兒子老三又雙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就拿手指着老三問道東翁你是爲了他麽方必開點點頭兒王仁道這個容易隨手拉過一條板凳讓東家坐下又去拉了老三的手說道老三你知道你爸爸今兒這個樣子是爲的誰呀老三回我不知道王仁道爲的是你老三說爲我什麽王仁道你沒有聽見說不是你趙家大哥哥他今兒中了舉人麽老三道他中的與我甚麽相干王仁道不是這樣講誰說人家中舉與你無干倒底你爸爸瞧着他眼睛裏總有點火辣辣的老三道他辣他的又與我甚麽

相干王仁道這就是你錯了老三道我錯甚麼王仁道你父親就是你一個兒子既然叫你讀了書自然望你巴結上進將來也同你趙家大哥哥一樣掙個舉人回來老三道中了舉人有甚麼好處呢王仁道中舉之後一路上去中進士拉翰林好處多着哩老三道倒底有什麼好處王仁道拉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錢賺還要坐堂打人出起門來開鑼喝道阿唷唷這些好處不念書不中舉那裏來呢老三孩子雖小聽到做了官就有錢賺一句話口雖不言心內也有幾分活動了悶了半天不作聲又停了一會子忽然問道師傅你也是舉人爲甚麼不去中進士做官呢那時候方必開聽了先生教他兒子的一番話心上一時歡喜喉嚨裏的痰也就活動了許多後來又聽見先生說什麼做了官就有錢賺他就哇的一聲一大口的黏痰嘔了出來剛剛吐得一半忽然又見他兒子回駁先生的幾句話駁的先生瞪口無言他的痰也就擱在嘴裏頭不往外吐了直鉤鉤兩隻眼睛瞅着先生看他拿什麼話回答學生只見那王仁楞了好半天瞼上紅一陣白一陣面色狠不好看忽然把眼睛一瞪吹了吹鬍子一手提起戒尺指着老三罵道混帳東西我今兒一番好意拿好話教導與你你倒教訓起我來了問問你爸爸請了我來是叫我管你的呢還是叫你管我的學生都要管起師傅來這還了得這個館不能處了一定要辭館一定要辭館這方必開是從來沒見先生發過這樣大的氣今兒明曉得是他兒子的不是冲撞了他惹出來的禍但是滿肚裏的痰越發湧了上來要吐吐不出要說說不出急的兩手亂抓嘴唇邊吐出些白沫來老三還在那裏嘰哩咕嚕說是個好些兒的就去中進士做官給我看不要在我們家裏混閑飯吃王仁聽了這話更是火上加油拿着板子趕過來打老三又哭又跳鬧的越發大了還是老三的叔叔聽見不像樣趕了進來拍了老三兩下又朝着先生作了幾個揖賠了許多話把哥子攙了出來纔完的事按下不表且說趙老頭兒自從孫子中舉得意非凡

當下就有報房裏人三五成羣住在他家鎮日價大魚大肉的供給就是鴉片烟也是趙家的趙老頭兒就把一向來往的鄉姻世族誼開了橫單交給報房裏人叫他塡寫報條一家家去送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到城裏雇的廚子說要整豬整羊上供還要炮手樂工禮生又忙着檢日子請喜酒一應鄉姻世族誼都要請到還說如今孫子中了孝廉從此以後又多幾個同年人家走動了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桿白家門前兩根墳上兩根祠堂兩根又忙着做好一塊匾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題孝廉第三個字想來想去城裏頭沒有這位闊親戚可以求得的只有墳鄰王鄉紳春秋二季下鄉掃墓曾經見過幾面因此淵源就去送了一分厚禮央告他寫了三個字連夜叫漆匠做好掛在門前好不榮耀又忙着替孫子做了一套及時應令的綿袍褂預備開賀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趙老頭兒祖孫三代究竟都是鄉下人見識有限那裏能彀照顧這許多全虧他親家把他西賓王孝廉請了過來一同幫忙纔能這般有條不紊當下又備了一副大紅全帖上寫着謹擇十月初三日因小孫秋闈僥倖敬治薄酒恭候臺光下寫趙大禮率男百壽暨孫溫載拜外面紅封套錢條居中寫着王大人三個字下面注着城裏石牌樓進士第八個小字大家知道請的就是那王鄉紳了另外又煩王孝廉寫了一封四六信無非是仰慕他記掛他屆期務必求他賞光的一派話趙老頭兒又叫在後面加注一筆說趕初一先打發孩子趕驢上城等初二就好騎了下來這裏打掃了兩間莊房好請他多住兩天帖子送去王鄉紳答應說來趙老頭兒不勝之喜有事便長無話便短看日子一天近似一天趙家一門大小日夜忙碌早已弄得筋疲力盡人仰馬翻到了初三黑早趙老頭兒從炕上爬起喚醒了老伴幷一家人起來打火燒水洗臉換衣裳吃早飯諸事停當已有辰牌時分趕着先到祠堂裏上祭當下都讓這中舉的趙溫走在頭裏屁股後頭纔是他爺爺他爸爸他叔子他兄弟跟了一大串走進了

祠堂門有幾個本家都迎了出來只有一個老漢嘴上掛着兩撇鬍子手裏拿着一根長旱烟袋坐在那裏不動趙温一見認得他是族長趕忙走過來叫了一聲大公公那老漢點點頭兒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單讓他一個坐下同他講道大相公恭喜你現在做了皇帝家人了不知道我們祖先積了些甚麼陰功今日都應在你一個人身上聽見老一輩子的講要中一個舉是狠不容易呢進去考的時候祖宗三代都跟了進去站在龍門老等幫着你抗考籃不然那一百多斤的東西怎麼拿得動呢還說是文昌老爺是陰間裏的主考等到放榜的那一天文昌老爺穿戴着紗帽圓領坐在上面底下圍着多少判官在那裏寫榜陰間裏中的是誰陽間裏的榜上也就中誰那是一點不會錯的到這時候那些中舉的祖宗三代又要到陰間裏看榜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謝恩總要三四夜不能睡覺哩大相公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眞眞是不容易呢爺兒兩個正在屋裏講話忽然外面一片人聲吵鬧問是什麼事情只見趙温的爺爺滿頭是汗正在那裏踱着脚罵廚子說他們到如今還不來這些王八崽子不吃好草料的停會子告訴王鄉紳一定送他們到衙門裏去嘴裏罵着手裏拿着一頂大帽子借他當扇子扇搖來搖去氣得眼睛都發了紅了正說着只見廚子挑了碗盞傢伙進來大家拿他抱怨廚子回說我的爺從早晨到如今餓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爲的那一項半個老錢沒有看見倒說先把我往衙門裏送城裏的大官大府翰林尚書我伺候過多少沒瞧過他這囚攘的暴發戶在我面上混充老爺開口王鄉紳閉口王鄉紳像他這樣的老爺只怕替王鄉紳撿鞋還不要他哩一面罵一面把炒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摜說我老子不做了等他送罷這裏大家見廚子動了氣不做菜祠堂祭不成大家坍臺又虧了趙温的叔叔走過來左說好話右說好話好容易把廚子騙住了一樣一樣的做現成了端上去擺供當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族長陪祭大衆跟着磕頭雖

有贊禮生在傍邊吆喝着無奈他們都是鄉下人不懂得這樣的規矩也有先作揖後磕頭的也有磕起頭來再作一個揖的禮生見他們參差不齊也只好由着他們敷衍了事一時祭罷祠堂回到自己屋裏便是一起一起的人來客往算起來還是穿草鞋的多送的分子倒也絡續不斷頂多的一百銅錢其餘二十三十也有再少却亦沒有了看看日頭向西人報王鄉紳下來了趙老頭兒祖孫三代早已等得心焦吃喜酒的人都要等着王鄉紳來到方纔開席大家餓着肚皮亦正等的不耐煩忽然聽說來了饗如還沒有走到門前趙溫的爸爸搶上一步把牲口攏住帶至門前王鄉紳下車爺兒三個連忙打恭作揖如同捧鳳凰似的捧了進來在上首第一位坐下這裡請的陪客只有王孝廉賓東兩個王孝廉同王鄉紳叙起來還是本家王孝廉比王鄉紳小一輩因此他二人以叔姪相稱他東家方必開因爲趙老頭兒說過今日有

心要叫王鄉紳考考他兒子老三的才情所以也戴了紅帽子白頂子穿着天青外褂裝做斯斯文文的樣子陪在下面但是腳底下却沒有着靴只穿得一雙綠梁的青布鞋罷了王鄉紳坐定尚未開談先喊了一聲來只見一個戴紅纓帽子的二爺答應了一聲者王鄉紳就說我們帶來的點小意思交代了沒有二爺未及回話趙老頭兒手裏早拿着一個小紅封套兒朝着王鄉紳說又要你老破費了這是斷斷不敢當的王鄉紳那裏肯依趙老頭兒無奈只得收下叫孫子過來叩謝過王公當下吃過一開茶就叫開席王鄉紳一席居中兩傍雖有幾席都是穿草鞋穿短打的一班人還有些上不得臺盤的都在天井裏等着吃這裏送酒安席一應規矩趙老頭兒全然不懂一概托了王孝廉替他代作主人當下王鄉紳居中面南王孝廉面西方必開面東他祖孫兩個坐在底下作陪一時酒罷三巡菜上五道王鄉紳叔姪兩個講到今年那省主考放的某人中出來的闈墨一定是清眞雅正出色

當行又講到今科本縣所中的幾位新孝廉一個個都是揣摩功深未曾出榜之前早決他們是一定要發達的果然不出所料足見文章有價名下無虛兩人講到得意之際不知不覺的多飲了幾杯原來這王鄉紳也是兩榜進士出身做過一任監察御史後因年老告病回家就在本縣書院掌教現在滿泉的人除王孝廉之外便沒有第二個可以談得來的趙溫雖說新中舉無奈他是少年新進王鄉紳還不將他放在眼裏至於他爺爺及方必開兩個到了此時都變成鋸了嘴的葫蘆只有執壺斟酒舉箸讓菜并無可以插得嘴的地方所以也只好默默無言王鄉紳飲至半酣文思泉湧議論風生不禁大聲向王孝廉說道老姪你估量着這制藝一道還有多少年的氣運王孝廉一聽這話心中不解一句也答不上來快子上夾了一個肉圓也不往嘴裡送只是睜着兩隻眼睛望着王鄉紳王鄉紳便把頭點了兩點說道這事說起來話長國朝諸大家是不用說了單就我們陝西而論一位路遇生先生他這的人才也就不少前頭入閣拜相的閣老先生先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們那位貴族那一個不是從小讀着路先生的制藝到後來纔有這們大的經濟一面說一手指着趙家祖孫嘴裏又說道就以區區而論記得那一年我纔十七歲纔學着開筆做文章從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這位史老先生雖說是個老貢生下過十三場沒有中舉一部仁在堂文稿他却是滾瓜爛熟記在肚裏我還記得我一開手他叫我讀的就是制藝引全是引人入門的法子一天祇教我讀半篇因我記性不好先生就把這篇文章裁了下來用漿子糊在桌上叫我低着頭念偏偏念死念不熟爲這上頭也不知捱了多少打罰了多少跪到如今纔掙得這兩榜進士唉雖然吃了多少苦也還不算冤枉王孝廉接口道這纔纔合了俗話說的一句話叫做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別的不講單是方纔這幾句話不是你老人家一番閱歷也不能說得如此親切有味王鄉紳一聽此言不禁眉飛色舞拿手向王孝廉身

上一拍說道對了老姪你能彀說出這句話來你的文章也着實有工夫了現在我雖不求仕進你也無意功名你在鄉下授徒我在城中掌教一樣是替路先生宏宣教育替皇上家培養人才這裏頭消長盈虛關繫甚重老姪你自已不要看輕這個重擔却在我叔姪兩人身上將來維持世運歷劫不磨趙世兄他目前雖說是新中舉總是我們斯文一派將來昌明聖教繼往開來舍我其誰當仁不讓小子勉乎哉小子勉乎哉說到這裏不覺閉着眼睛顛頭播腦起來趙溫聽了此言不禁肅然起敬他爺爺同方必開起先還懂得一二知道他們講的無非文章後來王鄉紳滿嘴掉文又做出許多痴像笑又不敢笑說又沒得說正在疑惑之際不提防外頭一片聲嚷吵鬧起來仔細一聞原來是王鄉紳的二爺因爲他主人送了二分銀子的賀禮趙溫的爸爸開銷他三個銅錢的腳錢他在那裏嫌少爭着要添趙溫的爸爸說你主人祇送了二分銀子換起來不到三十個錢現在我給你三個銅錢已經是格外的了二爺說腳錢不添大遠的奔了來飯總要吃一椀趙溫的爸爸不給他吃他吵着一定要吃自己又跑到廚房搶麵吃廚子不答應因此爭吵起來一直鬧到堂屋裏王鄉紳站起來罵王八蛋沒有王法的東西當下還虧了王孝廉出來做好做歹自已掏腰摸出兩個銅錢給他賣燒餅吃方纔無話坐定之後王鄉紳還在那裏生氣嘴裏說囘去一定拿片子送到衙門裏打這王八羔子幾百板子戒戒他二次纔好究竟趙老頭兒是個心慈面軟的人聽了這話連忙替他求情說受了官刑的人就是死了做了鬼是一輩子不會超生的這不毀了他嗎你老那裏不陰功積德囘來教訓他幾句戒戒他下囘罷了王鄉紳聽了不作聲方必開忽然想起趙老頭兒的話要叫王鄉紳考考他兒子的才情就起身離座去找老三叫喚了半天前前後後那裏有老三的影子後來找到廚房裏纔見老三伸着油晃晃的兩隻手在那裏啃骨頭一見他老子來到就拿油手往簇新的衣服上亂擦亂抹他老

子又恨兒子不長進又是可惜衣服急的眼睛裏冒火當下忍着氣不說別的先拿過一條沾布替兒子擦手說要同他前面去見王鄉紳老三是個上不得臺盤的人任憑他老子說得如何天花亂墜他總是不肯去他老子一時恨不過狠狠的打了他一下耳刮子他哇的一聲哭了大家忙過來勸住他老子見是如此也只好罷手這裏王鄉紳又吃過幾樣菜起身告辭趙老頭兒又托王孝廉替他說孫子年紀小不曾出過門王府上可有使喚不着的管家請賞薦一位好跟着孫子明年上京會試王鄉紳也應允了方纔大家送出大門上車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南亭新著

錢典史同行說官趣　趙孝廉下第受奴欺

話說趙家中舉開賀一連忙了幾天便有本學老師叫門斗傳話下來叫趙溫即日赴省填寫親供當下爺兒三代買了酒肉請門斗飽餐一頓又給了幾百銅錢門斗去後趙溫便躊躇這親供如何填法幸虧請教了老前輩王孝廉一五一十的都教給他趙溫不勝之喜他爺爺又向親家方必開商量要請王孝廉同到省城去走一遭隨時可以請教方必開一來迫於太親翁之命二來是他女兒大伯子中舉的大事還有什麼不願意的隨即滿口應允趙老頭兒自是感激不盡取過歷本一看十月十五是個長行百事皆宜的黃道臺日遂定在這天起身因爲自己牲口不敷又問方親家借了兩匹驢幾天頭裏便是幾門親戚前來送禮餞行趙

子又恨兒子不長進又是可惜衣服急的眼睛裏冒火當下忍着氣不說別的先拿過一條沾布替兒子擦手說要同他前面去見王鄉紳老三是個上不得臺盤的人任憑他老子說得如何天花亂墜他總是不肯去他老子一時恨不過狠狠的打了他一下耳刮子他哇的一聲哭了大家忙過來勸住他老子見是如此也只好罷手這裏王鄉紳又吃過幾樣菜起身告辭趙老頭兒又托王孝廉替他說孫子年紀小不曾出過門王府上可有使喚不着的管家請賞薦一位好跟着孫子明年上京會試王鄉紳也應允了方纔大家送出大門上車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南亭新著

錢典史同行說官趣　趙孝廉下第受奴欺

話說趙家中舉開賀一連忙了幾天便有本學老師叫門斗傳話下來叫趙溫即日赴省填寫親供當下爺兒三代買了酒肉請門斗飽餐一頓又給了幾百銅錢門斗去後趙溫便躊躇這親供如何填法幸虧請教了老前輩王孝廉一五一十的都教給他趙溫不勝之喜他爺爺又向親家方必開商量要請王孝廉同到省城去走一遭隨時可以請教方必開一來迫於太親翁之命二來是他女兒大伯子中舉的大事還有什麼不願意的隨即滿口應允趙老頭兒自是感激不盡取過歷本一看十月十五是個長行百事皆宜的黃道臺日遂定在這天起身因爲自己牲口不敷又問方親家借了兩匹驢幾天頭裏便是幾門親戚前來送禮餞行趙

温一概領受閑話少叙轉眼之間已到十四他爺爺他爸爸忙了一天到得晚上這一夜更不曾睡覺替他弄這樣弄那樣忙了個六神不安十五大早趙温起來洗過瞼吃飽了肚皮外面的牲口早已伺候好了少停一刻方必開同向他爺爺爸爸磕頭辭行趙老頭兒又朝着王孝廉也跪過來趙温便托他照料孫子王孝廉趕忙還禮不迭等到行完了禮一同送出大門騎下牲口順着大路便向城中進發原來幾天頭裏王鄉紳有信下來說趙世兄如若上省填親供可便道來城在舍下盤桓幾日所以趙温同了王孝廉走了半天一直進城投奔石牌樓而來王孝廉是熟門熟路管門的一向認得立時請進并不阻擋趙温却是頭一遭幸虧他素來細心下驢之後便留心觀看只見門前粉白照墻一座當中寫着鴻禧兩個大字東西兩根旗桿大門左右水磨八字磚墻兩扇黑漆大門銅環擦得雪亮門外掛着一塊勸募秦晉振捐分局的招牌兩面兩扇虎頭牌寫着局務重地閒人免進八個大字還有兩根半紅半黑的棍子掛在牌上大門之內便是六扇藍漆屏門上面懸着一塊紅底子金字的匾寫着進士第三個字兩邊貼着多少新科舉人的報條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算來却都是同年兩邊墻上還掛着幾頂紅黑帽子兩條皮鞭子門上的人因爲他是王孝廉同來的也就讓他進去轉過屏門便是穿堂上面也有三間大廳却無桌椅檯凳兩面靠墻橫七豎八擺着幾副衙牌甚麼丙子科舉人庚辰科進士賜進士出身欽點主政江西道監察御史趙温心裡明白這些都是王鄉紳自家的官銜另外還擺着兩頂半新不舊的轎子又轉過一重屏門方是一個大院子上面五間大廳其時已是正月正中掛着大紅洋布的板門簾前回跟着王鄉紳下鄉王孝廉給他兩個銅錢買燒餅吃的那個二爺正在廊簷底下提着一把溺壺走來一見他來連忙站住虧他不忘前情迎上來朝着王孝廉打了一個千問他幾時來的王孝廉回說纔到那二爺瞧瞧趙温也像認

得却是不理他一面說話一面讓屋裏坐趙温也跟了進去原來居中是三間統廳兩頭兩個房間上頭也懸着一塊匾是崇恥堂三個字下面落的是汪鳴鑾的欵趙温念過墨卷曉得這汪鳴鑾就是那做能自彊齋文稿的柳門先生他本是一代文宗不覺肅然起敬當中懸看一副御筆寫的龍虎兩字却是石刻朱榻的兩邊一副對聯是閻丹初閻老先生的欵天然几上一個古鼎一個瓶一面鏡子居中一張方桌兩旁八張椅子四個茶几上面梁上還有幾個像神像龕子的東西紅漆描金甚是好看趙温不認得是什麼東西悄悄請教老前輩王孝廉對他說這是盛誥命軸子的趙温還不懂得什麼叫誥命正想追問裏頭王鄉紳拖着一雙鞋手裏拿着一根旱烟袋已經出來了王孝廉忙上前請了一個安王鄉紳把他一扶跟手趙温已經爬在地下了王鄉紳忙過來呵下腰去扶他嘴裏雖說還禮兩條腿却沒有動等到趙温起來他纔還了一個揖分賓坐下趙温坐的是東面一排第二張椅子王孝廉坐的是西面第二張椅子王鄉紳就在西面第三張上坐了相陪王鄉紳先開口問趙温的爺爺爸爸的好誰知他到了此時不但他爺爺臨走囑付他到城之後見了王鄉紳替他問好的話一句說不上來連聽了王鄉紳的話也不知如何回答面孔漲得通紅嘴裏哎哎吱吱了半天纔回了個好字王鄉紳見他如此也就不同他再說別的了只和王孝廉攀談幾句言談之間王鄉紳題起有個舍親姓錢號叫伯芳是內人第二個胞兄在江南做過一任典史那年新撫臺到任不上三個月不知怎樣就把他罣誤了却不料他官雖然祇做得一任上的錢倒着實弄得幾文回來你們一進城看見那一片新房子就是他的住宅做官不論大小總要像他這樣這官纔不算白做現在他已經托了人替他謀幹了一個開復一過年也想到京裏走走看有甚麼路子弄封把八行還是出來做他的典史王孝廉道既然有路子爲甚麼不過班做知縣倒底是正印王鄉紳道何嘗不是如此我也勸過他幾次

無奈我們這位內兄他却另有一個自己解他說州縣雖是親民之官究竟體制要尊貴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師爺同着二爺多一個經手就多一個扣頭一層一層的剝削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所以反不及他做典史的倒可以事事躬親實事求是老姪你想他這話是一點不錯的的呢這人做官倒着實有點才幹的的確確是位理財好手王孝廉道俗語說的好千里爲官只爲財王鄉紳道正是這話現在我想明年趙世兄上京會試倒可叫他跟着我們內兄一路前去諸事托他招呼招呼他却是很在行的了還有什麼說得當下王孝廉見王鄉紳眼睛不瞅趙溫瞧他坐在那裏沒得意思就把這話告訴他一遍趙溫除了說好之外亦沒有別的話可以回答王孝廉又替他問錢老伯府上應該過去請安王鄉紳道今天他下鄉收租去了我替你們說好明年再見罷當下留他兩人晚飯就在大廳西首一間住了一夜次日一早起身往省城而去於是曉行夜宿在路非止一日已經到了省城找着下處安頓行李且說趙溫雖然中舉世路上一切應酬却未諳練前年小考以及今年考取遺才學臺大人雖說見過兩面一直是一個坐着點名一個提籃接卷却是沒有交談過這番中了舉人前來叩見少不得總要攀談兩句他平時見了稍些闊點的人已經坐立不安語無倫次何況學臺大人欽差體制何等威嚴未曾見面已經嚇昏的了虧得王孝廉遇事照呼隨時指教凡他所想不到的都替他想到頭一天晚上教他怎樣磕頭怎樣回話賽如春秋二季明倫堂上演禮一般好容易把他教會又虧得趙溫質地聰明自己又操演了一夜頂到天明居然把一應禮節牢記在心少少停王孝廉睡醒趙溫忙即催他起來洗臉自己換了袍套手裏捏着手本王孝廉又叫他封了四吊錢的錢票送給學臺大人做贄見另外帶了些錢做一應使費到了轅門找到巡捕老爺趙溫朝他作了一個揖拿手本交給他求他到大人跟前代回另外

又送了這巡捕一吊錢的門包巡捕出來說大人今天不見客問他親供塡了沒有趙温聽說大人不見如同一塊石頭落地把心放下趕忙到承差屋裏將親供恭恭敬敬的塡好交代明白一應使費俱是王孝廉隔夜替他打點停當趙温到此不過化上幾個喜錢沒有別的嚕囌當下事畢回寓整頓行裝兩人一直回鄉王孝廉又教給他寫殿試策白摺子預備來年會試不題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已過新年趙温一家門便忙着料理上京會試的事情一日飯後人報王鄉紳處有人下書趙温折開看時前半篇無非新年吉祥話頭又說舍親處已經說定結伴同行兩得稱孱舊僕賀根相隨多年人甚可靠於北道情形亦頗熟悉望即錄用云云趙温知道便是托王鄉紳所薦的那位管家了只見賀根頭上戴一頂紅帽子身穿一件藍羽緞綿袍外加青緞馬褂脚下還登着一雙粉底烏靴見了趙温請了一個安嘴裏說了聲謝少爺賞飯吃又說家主人請少爺的安趙温因他如此打扮鄉下從未見過不覺心中呆了半天不知拿什麼話回答他方好幸虧賀根知竅看見少爺說不出話便求少爺帶着到上頭見見老太爺請請安趙温只得同他進去先見見他爺帶見過之後他爺爺說這個人是你王公公薦來的僧來看佛面不可輕慢於他他就留他在書房裏住等到吃飯的時候他爺爺一定又要從鍋裏另外盛出一椀飯兩樣菜給賀根吃一應大小事務都不要他動手後來還是王孝廉過來看見就說現在這賀二爺既然是府上的管家不必同他客氣事情都要叫他經經手等他做熟之後好跟世兄起身趙家聽得如此纔漸漸的差他做事到了十八這一天便是擇定長行的吉日一切送行辭行的繁文不用細述這日仍請王孝廉伴送到城此番因與錢典史同行所以一直逕奔他家安頓了行李同到王府請安見面之後留吃夜飯檯面上只有他郎舅叔姪三個人說的話趙温依然插不下嘴飯罷臨行之時王鄉紳朝

他拱拱手說了聲耳聽好音又朝他大舅子作了個揖說恕我明天不來送行到京住在那裏早給我知道又同王孝廉說了聲我們再會罷方纔進去三人一同回到錢家住了一夜次日錢趙二人一同起身王孝廉直等送過二人之後方纔下鄉話分兩頭單說錢典史一向是省儉慣的曉得賀根是他妹丈所荐他便不帶管家一路呼喚賀根做事過了兩天不免忘其所以漸漸的擺出舅老爺欵來背地裏不知被賀根咒罵了幾頓幸虧趙溫初次為人毫無理會況銀這錢典史是勢利場中歷練過來的今見趙溫是個新貴前程未可限量雖然有些事情欺他是鄉下人暗裏賺他錢用然而面子上總是做得十二分要好又打聽得趙溫的座師吳翰林新近開了坊升了右春坊右贊善京官的作用不比尋常他一心便想巴結到這條路上有天落了店吃完了飯叫賀根替他把鋪蓋打開點上烟燈其時趙溫正拿着一本新科闈墨在外間燈下揣摹錢典史便說堂屋裏風大不如到烟鋪上躺着念的好趙溫果然聽話便捧了文章進來在烟鋪空的一邊躺下嘴裏還是念個不了錢典史却不便阻他自已呼了幾口烟又吃些水果乾點心之類又拿起茶壺就着壺嘴抽上兩口把壺放下順手拾過一支紫銅水烟袋坐在床沿上吃水烟一個吃個不了一個念個不了後來錢典史被他噪聒的實在不耐煩便借着賀根來出氣先說他偷懶不肯做事後來又說他今天在路上買饅頭四個錢一個他硬要五個半錢一個十二個饅頭便賺了十八個錢眞眞是混帳東西賀根聽見錢舅老爺說他偷懶已經滿肚皮不願意後來又說他賺錢又罵他混帳他却忍不住了頓時嘴哩嘰哩咕嚕起來甚麼賺了錢買棺材裝你老爺還說甚麼混帳東西是我大舅子錢典史不聽則已聽了之時立刻無明火三丈高放下水烟袋提起根烟鎗就赶過來打賀根也不是好纏的看見他要打便把腦袋向錢典史懷裏一頂說你打你打不打是我大舅子錢典史見他如此倒也動手不得嘴裏吆喝好個撒

野東西回來寫信給你老爺他薦的好人連我都不放在眼裏賀根正待回話幸虧得店家聽見裏頭鬧得不像樣進來好勸反勸纔把賀根拉開這裏錢典史還在那裏氣得發抖當他二人鬧時趙溫想上來勸但不知怎樣勸的好後來見店家把賀根拉開他又呆了半天纔說了一聲天也不早了錢老伯也好困覺了錢典史聽了這話便正言厲色的對他說道世兄用到這樣管家你做主人的總要有點主人的威勢纔好像你這樣好說話一個管家治不下讓他動不動得罪客人將來怎麼做官管黎民呢趙溫明曉得這塲沒趣是錢典史自已找的無奈他秉性柔弱一句也對答不上只好索性讓他說自已呆呆的聽着錢典史又道想我從前在江南做官的時候衙門雖小上下也有三五個管家還有書辦差役都要我一個人去治伏他們一個不當心就被他們賺了去像你一個底下人都治不服那還了得趙溫道爲着他是王公公薦的人爺爺囑咐過要同他客氣點所以有些事情都讓他些

錢典史哈哈冷笑道你將來要把他讓成功謀反拔逆纔不讓他呢這種東西叫我一天至少罵他一百頓還要同他客氣眞眞奇談趙溫道既然老伯如此說我明天管他就是了錢典史道我並不是叫你管他我是告訴你做官的法子趙溫心下疑惑道這與做官有甚麼相干又不便駁他只好拉長著耳朵聽他講錢典史又說道齊家而后治國治國而后平天下這兩句話你們讀書人是應該知道的一個管家治不服怎麼好算得齊家不能齊家就不能治國試問皇上家要你這官做甚麼用呢你也可以不必上京會試赶功名了就如我從前雖然做過一任典史倒着實替皇上家出點力不要說衙門裏的人都受我節制就是那些四鄉八鎮的地保鄉約圖正董事那一個敢欺我趙溫雖然鄉下人也曉得典史比知縣小聽他說得高興有意打趣他便問他道請教老伯典史的官比知縣大是小錢典史欺他是外行便道一般大他管得到的地方我到管得到論起來這一縣之主還要算是我呢

有起事來我同他客氣讓他坐在當中所以到稱他正堂我坐的是下首主位所以都稱我右堂其實是一樣的不分甚麼大小趙温道典史總要比知縣小些錢典史道他在府城裏我在縣城裏我管不着他他亦不管着我趙世兄你不要看輕了這典史比別的官都難做等到做順了手那時候給你狀元你還不要呢我這句話并不是瞧不起狀元常常聽見人說翰林院裏的人都是清貴之品將來放了外任不是主考就是學政自然有那些手底下的官兒前來孝敬自己用不着爲難然而隔着一層到底不大順手何如我們做典史的既不比做州縣的每逢出門定要開鑼喝道叫人家認得他是官我們便衣就可上街甚麼烟館裏窩子裏賭場上各處都可去得認得我的這一縣之內都是我的子民誰敢不來奉承不認得的無事便罷等到有起事情來我亦還他一個鐵面無私不上兩年還有誰不認得我的一年之內我一個生日是刻板要做的下來老太爺生日老太太生日少爺做親姑娘出嫁一年上總有好幾回趙温道我聽見王大哥講過老伯還沒養世兄怎麼倒做起親來呢錢典史道你原來未入仕途也難怪你不知道大凡像我們做典史的全靠着做生日辦喜事弄兩個錢一樁事情受一回分子一年有上五六樁事情就受五六回的分子一回受上幾百吊通扯起來就有好兩千眞眞大處不可小算不要說我連着兒子閨女都沒有就是先父先母我做官的時候都已去世多年不過托名頭說在原籍不在任上打人家個把式罷了這些錢都是面子上的受了也不罪過還有那不在面子上的只要事在人爲却是一言難盡我這番出山也不想別的好處只要早些選了出來到了任隨你甚麼苦缺只要有本事總可以生發的說到這裏忽聽窗外有人言道天不早了客人也該睡了明天好趕路原來是車夫半夜裡起來解手正打窗下走過聽見裏面高談闊論所以纔說這兩句錢典史聽了笑道眞的我說到高興頭上把明兒趕路也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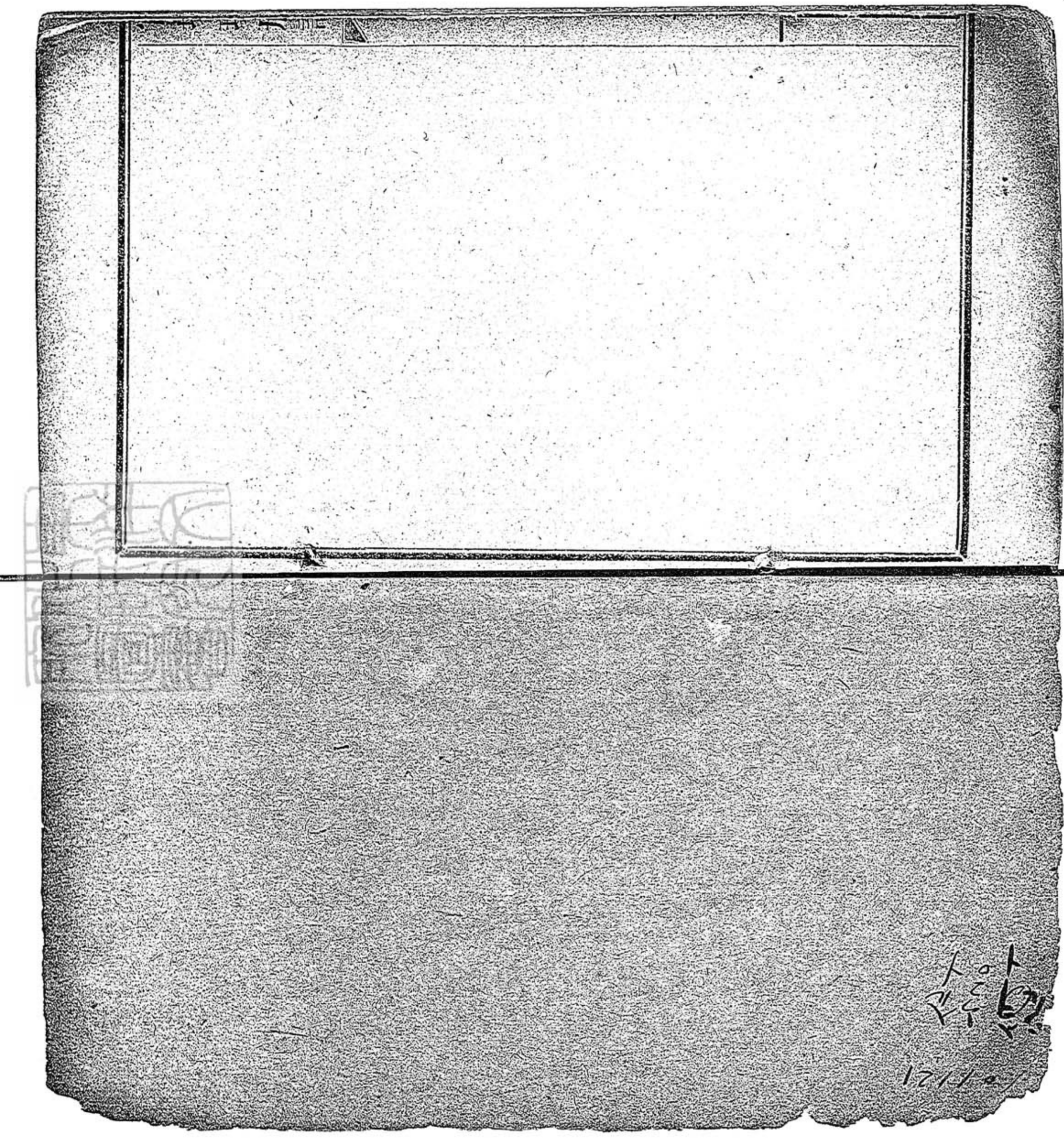
忘記了當下便催着趙温睡下自己又吃了幾袋水烟方纔安寢
次日依舊趕路不題却說他主僕三人一路曉行夜宿在河南地
面上又遇着一場大雪直至二月二十後方纔到京錢典史另有
他那一幫人天天出外應酬忙個不了這裏趙温會着幾個同年
把一應投文覆試的事都托了一位同年替他帶辦免得另外求
人倒也省事不少不過大帮覆試已過直好等到二十八這一天
同着些後來的在殿廷上覆的試居然取在三等裏面奉旨准他
一體會試趙温便高興的了不得寫信稟告他爺爺父親知道這
裏自從到京頭一樁忙着便是拜老師趙温請教了同年把帖子
寫好又封了二兩銀子的贄見四吊錢的門包他老師吳贊善住
在順治門外趙錢二位却住在米市胡同相去還不算遠這天趙
温起了一個大早連累了錢典史也爬起來忙和着替他弄這樣
弄那樣穿袍子打腰摺都是錢典史親自動手又招呼賀根帖子
拿好趕緊去套車一霎時簇新的轎車停在門前趙温出外上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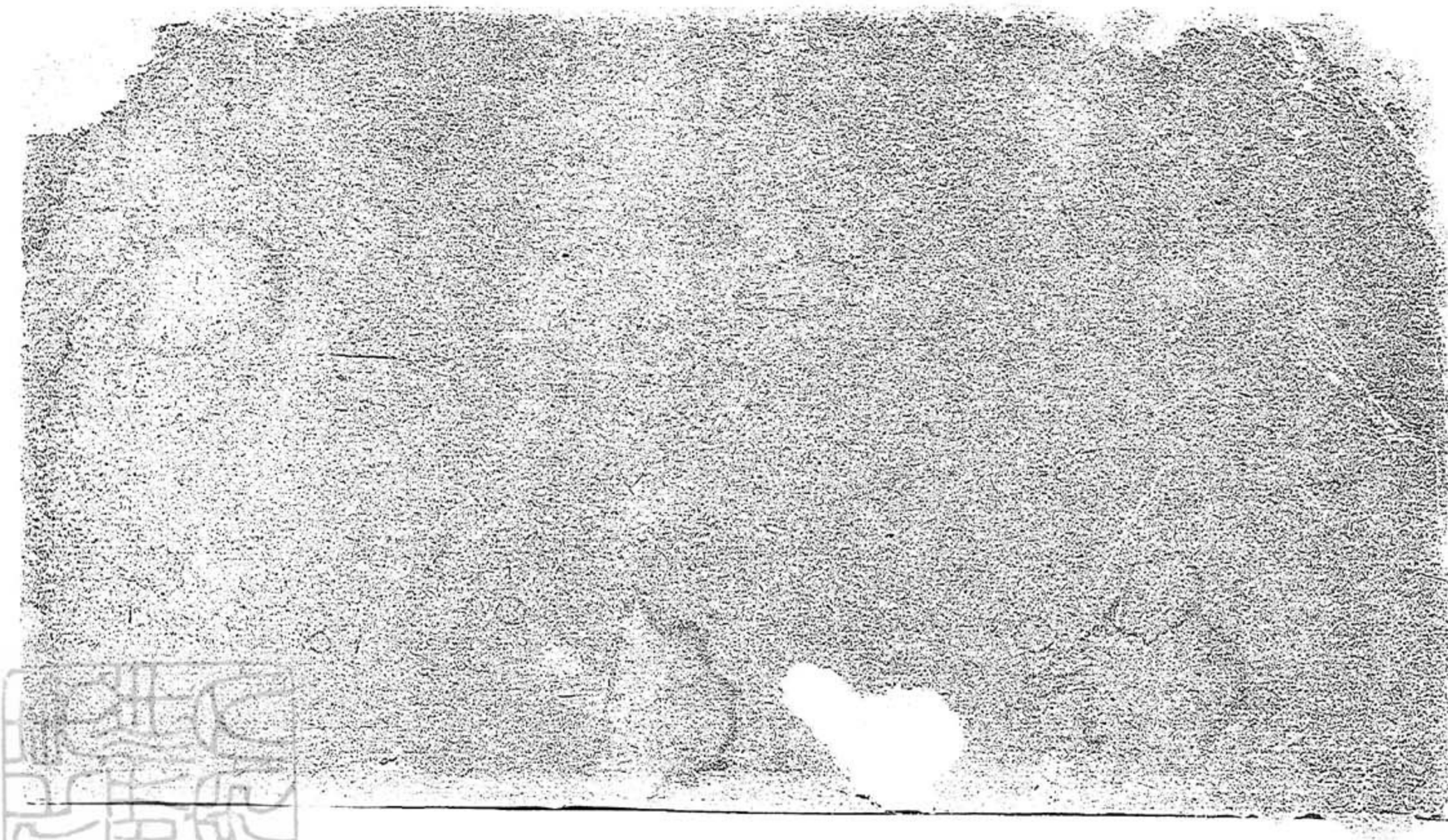
錢典史還送到門口這裏掌鞭的把鞭子一灑那牲口就拉着走
了一霎到了吳贊善門前趙温下車舉眼觀看只見大門之外一
雙裹脚條四塊包脚布高高貼起上面寫着甚麼詹事府示不准
喧嘩如違送究等話頭原來爲時尚早吳家未曾開得大門門上
一副對聯寫着皇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十個大字趙温心下揣
摩這一定是老師自己寫的就在門外徘徊了一回方聽得呀的
一聲大門開處走出一位老管家來趙温手捧名帖含笑向前道
了來意那老管家知道是主人去年考中的門生連忙讓在門房
裏坐取了手本贄見往裏就跑停了一會子不見出來趙温心下
好生疑惑原來這些當窮京官的人好容易熬到三年放了一灘
差原指望多收幾個財主門生好把虧欠還清再拖新帳那吳贊
善自從二月初頭到於今那些新舉人來京會試的他已見過不
少見了張三探聽李四探聽張三如若是同府同縣自然是一問便知就是同府隔縣問了不知便罷只要有點音頭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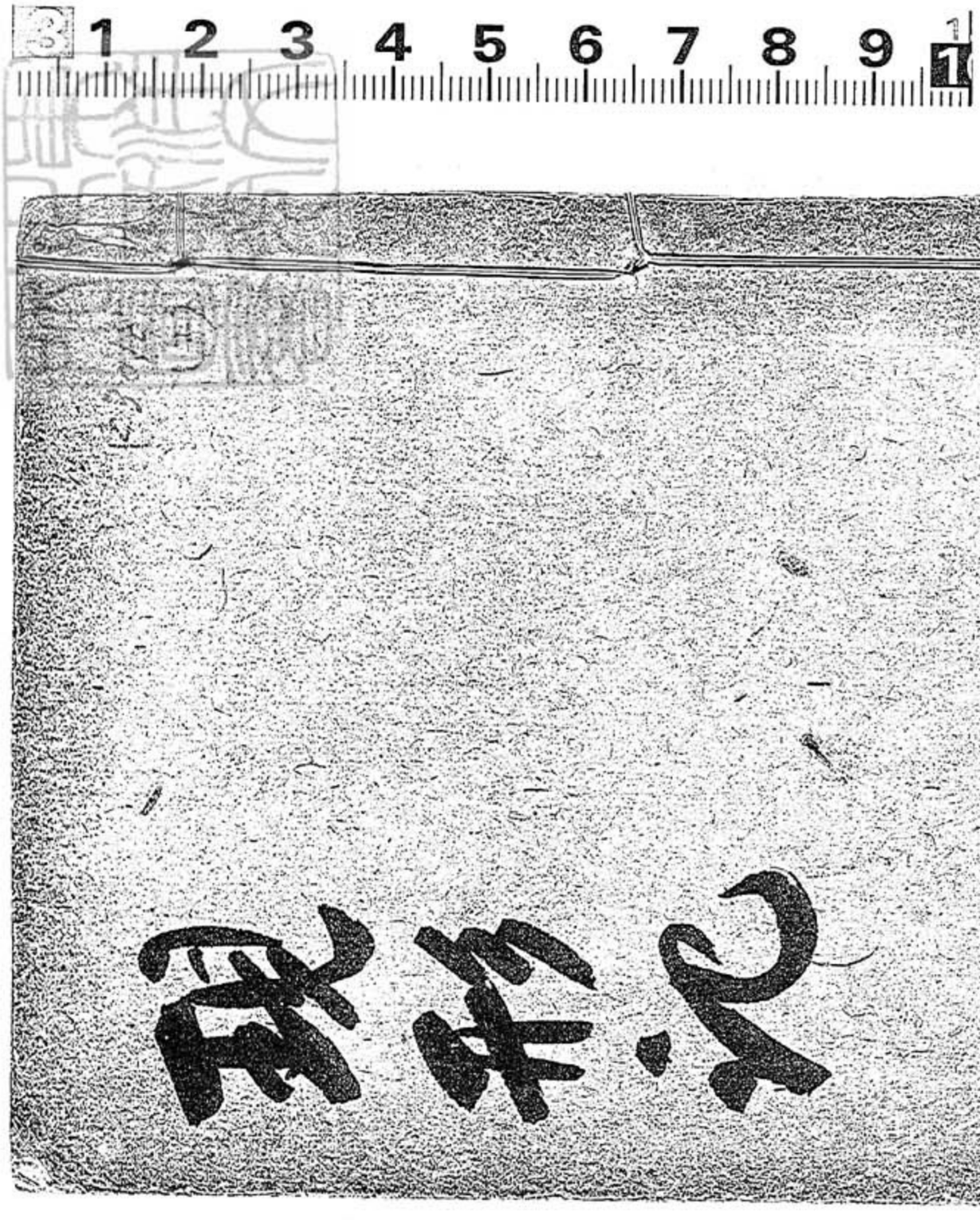
見了面總要搜尋這些人的根柢此亦大概皆然並不是吳贊善一人如此目下單說吳贊善他早把趙温的家私問在肚裏便知道他是朝邑縣一個大大的土財主又是襲發戶早已打算他若來時這一分贊見至少亦有二三百兩等到家人拿進手本這時候他正是一夢初醒臥床未起聽見趙温兩字便叫請到書房裏坐泡蓋椀茶老家人答應着幸虧太太仔細便問贊見拿進來沒有說話間老人家已把手本連二兩頭銀子一同交給了環拿進來了太太接到手裏掂了一掂嘴裏說了聲只好有二兩吳贊善不聽則已聽了之時一喝碌忙從床上跳下大衣也不及穿搶過來打開一看果然只有二兩銀子心內好像失落掉一件東西似的面色登時改變起來歇了一會子忽然笑道不要是他們的門包也拿了進來那姓趙的很有錢斷不至於只送這一點點老家人道家人們另外是四吊錢姓趙的說的明明白白只有二兩銀子的贊見吳贊善聽到這裏便氣的不可開交了嘴裏一片聲嚷退還給他我不等他這二兩銀子買米下鍋回頭他叫他不要來見我說着賭氣仍舊爬上床去睡了老家人無奈只得出來回覆趙温替主人說道乏今天不見客說完了這句就把手本向桌上一擦却把那二兩頭揣了去了趙温撲了一個空無精打彩快快的出門坐車回去錢典史接着忙問回來的爲什麽這般快可曾見着沒有趙温說今兒老師不見客錢典史說就該明兒再去到了明日又起一個早跑了去那老家人回也不替他回一聲讓他一個人在門房裏坐了老大一會子纔向他說道我看你老還是回去罷明日不用來了趙温聽了這話心上不懂正待問他老家人便說我就要跟着出門你老也不用坐了趙温無奈只得依舊坐車回寓錢典史知道他又不曾見着曉得這裏頭有點不對便把從前要靠趙温走他老師這條門路的心也就淡了下來過了幾天已是初八頭塲趙温進去狠命用心做了三篇文章又恭恭敬敬的寫到卷子上聽見人說三塲試卷沒有一個添註塗改將

來調起墨卷來要比別人沾光些他所以就在這上頭用功誰知到了初十那一天落太陽的時候他還有一首詩不曾寫忽然來了許多穿靴子戴頂子的嚷着搶卷子還有一個人手裏拿着一個大喇叭照着他嗚嗚的吹把他鬧急了趕忙提起筆來寫偏生要好不得好一首八韵詩當中脫落掉四句只好添注了二十字把他惱的了不得匆匆忙忙收拾了考籃交了卷子出去自己始終不放心直到第二天藍榜貼了出來沒有他的名字方纔把心放下接連二場三場他一連吃了九天辛苦出場之後足足困了兩日兩夜方纔困醒以後就是門生請主考同年園拜因爲副主考請假回家修墓還沒有來京所以只請了吳贊善一個人趙温穿着衣帽也混在裏頭錢典史跟着溜了進去瞧熱鬧只見吳贊善坐在上面看戲趙温坐的地方離他還遠着哩一直等到散戲沒有看見吳贊善理他大家散了之後錢典史不好明言背地裏說有現成的老師還不會巴結叫我們這些趕門子拜老師的怎樣呢從此以後就把趙温不放在眼裏轉念一想讀書人是包不定的還怕他聯捷上去姑且再等他兩天趙温自從出場之從自己就把頭篇抄了兩分出來一分寄到家裏一分帶在身上隨時好請教人人家都恭維他文章怎麼做的好一定聯捷的他自己也拿穩一定是高中的了就有人來說四月初九放榜初八寫榜從幾天頭裏他就沒有好生睡覺到了初八黑早還沒有天亮他就喚醒了賀根叫他玻璃廠去等信賀根說我的爺這會子人家都在家裏睡覺趕去做嗎趙温一定要他去賀根推頭天還早一定要歇一會子再去主僕兩個就拌起嘴來還是錢典史聽不過爬起來幫着趙温吆喝了兩句他纔嘰哩咕嚕的一路罵了出去這一天趙温就同熱鍋上的螞蟻一般茶飯無心坐立不定到得下午便有人來說誰又中了誰又中了偏生賀根從天不亮出去一直到晚不曾回來趙温急的跳脚等到晚上街上人說榜都塡完了只等着塡五魁了賀根知道沒了指望方纔回寓趙温見了

他眼睛裏出火罵他沒良心的東西賀根恨極便說還有五魁沒有出來等我再去打聽去一面說一面跑了出來找到一個賣燒餅的同他商議假充報子說他少爺中了會魁好訛他的錢分用賣燒餅的依他話便跑了來敲門報喜賀根是早在大門外頭等好的了一見報子來到也跟了進來趙温自然歡喜問要賞他多少銀子賀根道這是頭報應該多賞他幾兩趙温道賞他二兩報喜人嚷着嫌少一定要一個大元寶後來還是賀根做好做歹給了十兩一錠那報喜人去了賀根跟着出去定要分他八兩賣燒餅的只肯五兩兩個人在那裏吵嘴被錢典史出去出小恭一齊聽了去就說賀根你少爺已經不中進士不該再騙他錢用賀根道你老別多嘴我騙他的錢與你什麼相干誰要說破這件事我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叫他等着罷錢典史聽了這話把舌頭一紳縮不進去那裏還敢多嘴只可憐趙温白送了十兩銀子空歡喜了一夜到第二天不見人來替他道喜又買本題名錄來一看自己沒有名字纔知昨夜受人之騙氣的一天沒有吃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1 2 3 4 5 6 7 8 9
双红路
小说
133(2)

官場現形記卷之三

南亭新著

苦鑽差黑夜謁黃堂　悲鐫級藍呢糊綠轎

話說趙温自從正月出門到今不差已將三月只因離家日久千般心緒萬種情懷正在無可排遣却好春風報罷即擬整頓行裝起身回去不料他爺爺望他成名心切寄來一封書信又匯到二千多兩銀子信上寫着倘若連捷固爲可喜如其報罷即趕緊捐一中書在京供職信上並寫明是王鄉紳的主意所以東摒西湊好容易弄成這個數目望你好好在京做官你在外面做官家裏便免得人來欺負千萬不可荒唐把銀子白白用掉各等語趙温接到此信不好便回只得托了錢典史替他打聽那裏捐的便易預備上兌那錢温史本來是瞧不起趙温的了現在忽然看見他有了銀子捐官便從新親熱起來想替他經經手可以於中取利

的意思後見趙温果然托他他喜的了不得便今天請聽戲明天請吃飯又拉了一個打京片子的人來天天同吃同喝說是他的盟弟認得部裏的書辦有什麽事托他那是萬妥萬當的趙温信以爲眞過了一天又穿着衣帽去拜他自己還做東請他後來就托他上兌二千多銀子不夠又虧了他代墊了五百兩趙温一面出了憑據約了日期一面寫信去叫家裏再寄銀子出來好還他這裏一面找同鄉出印結到衙門忙了一個多月纔忙完看官記清從此以後趙孝廉變了趙中書還是賀根跟他在京供職話分兩頭且說錢典史在京裡混了幾個月幸虧遇見一個相好的書辦替他想法子把從前參案的字眼改輕然後拿銀子捐復原官加了花樣仍在部裏候選又做了手腳不上兩個月便選了江西上饒縣典史聽說缺分還好他心中自然歡喜後來一打聽倒是從前在江南揭參他的那個知府現在正做了江西藩司寃家路窄偏偏又碰在他手裏他心中好不自在起來跑來同他盟弟

就是上回賺他錢的那個人商量他盟弟道這容易得很我同壁住的徐都老爺就是這位藩台大人的同鄉去年這位藩台上京陛見的時候徐都老爺還請他吃過飯是小弟作的陪他兩人的交情很厚在席面上咕咕噥噥談個不了還咬了半天耳朵不曉得裏頭是些甚麽事情後來這位藩台大人出京的時候還叫長班送了他四兩銀子的別敬錢典史道像他這樣交情應該多送幾兩纔是怎麽只送四兩他盟弟把臉一紅道這個却不曉得或者另外多送我們也瞧不見再不然大概同鄉都是四兩他們做大員的怎好厚一個薄一個叫別位同鄉看着吃味兒錢典史道這個我們不去管他但是我的事情怎麽樣呢他盟弟道你別忙停一會子我到隔壁化上百把銀子找這徐都老爺寫封信替你疏通疏通這不結了嗎錢典史道一封信要這許多銀子他盟弟道你別急你老哥的事情就是我兄弟的事情你沒有這一點子我兄弟還効勞得起當時錢典史再三拜托而去原來他盟弟姓

胡名理綽號叫做狐狸精人既精明認的人又多無論那裏都會溜了去今番受了盟兄之托當晚果然摸到隔壁找到徐都老爺說明來意並說前途有五十金爲壽好友求你寫一封信除都老爺道論起來呢同鄉是同鄉不過沒有什麽大交情怎麽好寫信就是寫了去只怕也不靈胡理道那裡管得許多你看銀子面上隨便揚幾句給他就完了徐都老爺一想家裏正愁沒錢買米跟班的又要付工錢太太還閒着贖當頭正在那裏發急沒有法子想可巧有了此事心下一想不如且拿他來應應急遂即含笑應允約他明早來拿信又問銀子可現成胡理說怎麽不現成隨則起身別去徐都老爺還親自送到大門口說了一聲費心又叮嚀了幾句纔進去到了第二天一早徐都老爺就起身把信寫好一等等到晌午還不見胡理送銀子來心下發急道不要不成功爲什麽這時候還不來呢跟班的請他吃飯也不吃原來昨日晚上他已經把這話告訴了太太和跟班的了大家知道他就有錢

付太太也不開着贖當跟班的也不能着付工錢了誰知第二天左等不到右等不到眞正把他急的要死好容易等到兩點鐘纔聽敲門徐都老爺自己去開門一看是胡理把他喜的心花都開了連忙請了進來吩咐泡茶拿水烟袋又叫把烟燈點上胡理未曾開口徐都老爺已經把信取出送到他面前胡理將信從信封裏取出看了一遍胡理一面套信却一面嘴裏說道眞正想不到就會變了卦徐都老爺聽了這話一個悶雷當是不成功臉上顏色頓時改變忙問怎麽了可是不成功胡理徐徐的答道有我在裏頭怕他逃到裏去不過拿不出也就沒有法子了徐都老爺道可是一個沒有胡理道有是有的不過只有一半對不住你老叫我怪不好意思的拿不出手來徐都老爺道到底他肯出多少胡理也不答言靴掖子裏拿出一張銀票上寫憑票付京平銀二十五兩正下面還有圖書却是一張四恒的票子徐都老爺望着眼睛裡出火仲手一把奪了去胡理道就這二十五兩還是我墊

出來的哩你老先收着使以後再補罷徐都老爺無奈只好拿信給他胡理也不吃烟不吃茶取了信一直去找錢典史告訴他替他墊了一百兩銀子起先那箇都還不肯寫後來看我面上却不過他纔寫的錢典史自是感激不盡忙着連夜收拾行李打算後天長行一直到省結算下來祇有他把弟外面雖是大方心裡極其吝嗇刻想錢典史同他算清面子上又不好露出因見錢典史有一個翡翠的帶頭子值得幾文從前錢典史也說過要賣掉他胡理到此就心生一計說有主顧要買騙到手估算起來還可多賺幾文滿心歡喜次日便推頭有病寫了一封書信叫做飯的拿來替他送行信上還說帶頭子前途已經看過不肯多出價錢等到賣去之後即將欵項匯來事到其間錢典史也無可如何只得自己算完了房飯帳與趙温作別坐了雙套騾車而去有話便長無話便短他到了天津便向水路進發海有海輪江有江輪不消一月已到了江西省城找到下處齊

巧那位藩司又是護院他一時也不敢投信候准牌期跟着同班一大幫走進二堂在廊簷底下朝着大人磕了三個頭起來又請了一個安那大人只攤攤手呵呵腰兒也沒有問話就進去了錢典史來的時候手裡捏着一把汗恐怕問起前情難以回話幸虧大人不記小人之過過了此關纔把一塊石頭放下但是他選的那個缺現在有人署事到任未及三月這署事的人也弄了甚麼大帽子的信好容易署了這個缺上司看了寫信人面上總要叫他署滿一年不便半路上撤他回來好在姓錢的是實缺就是閑空一年半載也不打緊上司存了這個意見所以竟不掛牌叫他赴任却不想這位錢太爺只巴巴的一心想到任叫他空閑在省城他却受不的了一天到晚不是鑽門子就是找朋友東也打聽西也打聽高的仰攀不上只要府廳班子裏有能在上司面前說得動話的他便極力巴結天天穿着衣帽到公館裏去請安後來就有人告訴他現在支應局兼營務處的候補府黃大人是護院

的天字第一號的紅人凡百事情託了他到護院面前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新近賑捐案內又蒙山西撫院保舉了兄補部文雖未回來即日就要過班便是一位道台了向來司道一體便與藩臬兩司同起同坐所以他現在雖然還是知府除掉護院之外藩臬却都不在他眼裏有些事情竟要硬駁回去藩臬爲他是護院的紅人而且即日就要過班所以凡事也都讓他三分閑話休題且說錢典史聽見這條門路便一心一意的想去鑽究竟他辦事精細未曾稟見黃大人先託人介紹認得了黃大人的門口同他門口一個叫戴升的先要好起來拜把子送東西如兄若弟叫的應天響慢慢的纔把省裏閑不起想求大人提拔提拔的意思說了出來戴升道老弟你爲什麼不早說這一點點事情做哥哥的還可以幫你一把力錢典史聽了喜的嘴都合不攏來忙說既然如此我明天一早就來稟見戴升道你別忙早來無用早晨找他的人多那裏有工夫見你要來明兒晚上來錢典史忙說領教倘能蒙老哥吹噓大人栽培賞派一個差使免得妻兒老小捱餓便是老哥莫大之恩說完之後便即起身告辭戴升說自家兄弟說那裏的話明晚再會罷我也不送你了錢典史去後齊巧上頭有事來叫戴升進去問了兩句話只因黃知府今日爲了支應局一個收支委員虧空了幾百兩銀子被他查了出來馬上撤掉差使聽候詳參心想這些候補小班子裏頭一個個都是窮光蛋靠得住的實在沒有便與戴升談及此事也是錢典史運氣來了戴升便保舉他說現在有個新選上饒縣典史錢某人如何精明如何諳練而且曾任實缺現在又從部裏選了出來因爲有人署事暫緩赴任如若委了這種有缺的人他一定盡心報効再不會出岔子的黃知府道我沒有看見過這個人戴升道他可常常來稟見小的爲著老爺事情忙那裏有工夫見他所以從沒有上來回過黃知府道既然如此叫他明天晚上來見我戴升答應了是又站了一會子纔退了出去到了第二天錢典史那裏等到天黑太陽還

大高的他穿了花衣補服跑了來只見公館外頭平放着兩乘轎子他便趨趨趄趄走到戴升屋裏請安坐下戴升把昨兒夜間替他吹噓的話告訴了他還說支應局出了一個收支差使上頭一定要委別人已經有了主了是我硬替你老弟抗下來的停刻見了面就有喜信的錢典史又是感激又時歡喜忙問大人幾時回來的戴升道早晨七點鐘上院九點下來接着會審了一件甚麼案子趕十二點鐘到局裏吃過飯又看公事纔回來抽不上三袋烟又是甚麼局裏的委員來稟見現在正在那裏會客咧你且在這屋裏吃飯等他老人家送過了客再上去不遲錢典史無奈只得暫且坐着等候停了一會子只聽得裏頭喊送客見兩個委員前頭走黃知府後面跟着送走到二門口那兩個委員就站住了腳黃知府照他門呵呵腰就自己先進去了兩個委員各自上轎回去不題這裏黃知府踱進二門便問管家轎子店裏催過沒有有個管家便回已經打發了三次人去催去了黃知府道今兒在院上謁院還起說部文這兩天裏頭一定可到轎子做不來坐了甚麼上院呢眞正這些王八蛋我不說你們再不去催的管家碰了釘子一聲也不敢言語一個個鴉雀無聲垂手侍立黃知府說完了話也就走了進去等到上燈之後錢典史在戴升屋裏吃過了夜飯然後戴升拿着手本進去替他回過又出來領他到大廳四面一間小花廳裏坐下此時錢典史恭而且敬一個人坐在那裏靜悄悄的足足等了半個鐘頭纔聽見靴子響還沒進花廳門又咳嗽了一聲隨見小跟班的將花廳門簾打起便是大人走了進來家常便服一個胖臉面孔吃烟吃的滿瞼發青一嘴的濃黑鬍子兩隻眼睛直往上瞧錢典史連忙跪倒同拜材頭的一樣叩了三個頭起來請了一個安跟手又請安從袖統管裏取出覆歷呈上黃大人接在手中一面讓坐錢典史祇有半個屁股坐在椅子上斜着臉兒聽大人問話黃知府把他的覆歷翻了一翻隨手擱下便問幾時到的錢典史忙回上個月到的黃知府

道上饒的缺狠不壞錢典史道大人的裁培但是一時還不得到任說到這裏黃知府叫了一聲來只見小跟班的拿着水烟袋進來裝烟黃知府只管吃烟并不答話錢典史熬不過便站起來又請了一個安說卑職母老家貧雖說選了出來藩憲一時不掛牌總求大人提拔提拔黃知府道求我的人實在多總要再添幾百個差使纔能彀都應酬得到錢典史聽了不敢言語只見黃知府拿茶椀一端管家們喊了一聲送客他只好辭了出來黃知府送到二門也就進去了錢典史出來仍舊走到戴升屋裏哭喪着臉兒在那裏換衣服一聲也不言語還是戴升看出他的苗頭就說老弟官場裏的事情你也總算經過來的了那裏有一見面就委你差使的少不得多走兩盪不是說有愚兄在裏頭我們兄弟自已的事還有什麽不替你上緊的這算得什麽也值得放在心上就馬上不自在起來快別這樣錢典史道做兄弟的并非不知道這個道理但是一件剛纔我求他他老人家的口氣不大好再來恐怕他不見戴升道你放心有我呢你看他一天忙到夜找他的人又多我說句話你別動氣像你老弟這樣的班子不是有人在裡頭招呼如要見他二面只怕等上三年見不着的儘多哩錢典史道我曉得不是你老哥在裏頭兄弟那裏彀得上見他有你老哥拍胸脯兄弟還有甚麽不放心的你快別多心以後全仗大力一面又替戴升請了一個安然後辭了出來自回寓處後來又去過幾次也有時見着有時見不着忽然一天錢典史正走進門房戴升剛從上頭回事下來笑嘻嘻的朝着錢典史道老弟有件事情你要怎樣謝我說了再告訴你錢典史一聽話內有因心上一想便道老哥你別拿人開心誰不知道戴二太爺一向是一清如水誰見你受過人家的謝禮這話也不像你說出來的旁邊有戴升的一個夥計聽了這話笑道眞正錢太爺好口才戴升道眞是眞假是假不要說頑話我們過這邊來講正經要緊錢典史便跟了戴升到套間裏兩個人咕咕噥噥了半天也不知說些甚麽只

聽得臨了一句是錢典史口音說凡事先有了你老哥纔有我兄弟你我還分彼此嗎說完出來歡天喜地而去究竟所說的那個收支差使派他沒有後文再題且說黃知府有一天上院回來正在家裏吃夜飯忽然院上有人送來一角文書拆開一看正是保准過班的行知照例開銷來人便是戴升領頭約齊一班家人戴着紅帽子上去給老爺叩喜叩頭起來戴升便回綠呢轎子可巧今天飯後送來家人剛纔看過歷本明天上好的日子老爺好坐着上院黃知府點點頭兒又問價錢講過沒有戴升道拿舊藍呢轎子折給他找他有限的錢黃知府道舊轎子抬去了沒有戴升道明天老爺坐了新轎子就叫他們把舊的抬了去黃知府沒有別的言語戴升便退了下來接着首府首縣以及支應局營務處的各位委員老爺通通得了信一齊拿着手本前來叩喜內中祇有首府來的時候黃知府同他極其客氣無奈做此官行此禮憑你是誰總跳不過這個理去始終那首府按照見上司的規矩見

的他一宵無話次日一早黃知府便坐了綠呢大轎上院叩謝行知仍舊坐了知府官廳惹的那些候補知府們都站起來請安一口一聲的叫大人黃大人正在那裏推讓的時候只見有人拿了藩臬兩憲的名帖前來請他到司道官廳去坐那些知府又站了班送他出去到了司道官廳各位大人都對他作揖道喜他依舊一個個的請安還他舊屬的禮制各位大人說以後我們是同寅要免去這個禮的了各位大人又一齊讓位黃大人便扭扭捏捏的在下手一張椅子上坐下列位看官記清黃大人現在已經變爲道台做書的人也要改稱不好再稱他爲黃知府了當日黃道台上院下來便拿了舊屬帖子先從藩台拜起接着是臬台糧巡道鹽法道以及各局總辦并在省的候補道通統都要拜到一路上前頭一把紅傘四個營務處的親兵一匹頂馬騎馬的戴的是五品樊札還拖着一枝藍翎兩個營務處的差官戴着白石頭頂子穿着抓地虎替他把轎杠另外一個號房夾着護書跑的滿頭

是汗後頭兩匹跟馬騎馬的二爺還穿着外套黃道台坐在綠呢大轎裏鼻子上架着一副又大又圓測黑的墨晶眼鏡嘴裏含着一枝旱烟袋四個轎夫杠着他東趕到西西趕到東那個把轎槓的差官還替他時時刻刻的裝烟從午前一直到三點半鐘纔回到公館他老的烟癮上來了儘着打呵欠不等衣服脫完一頭躺下一口氣呼呼的抽了二十四袋跟他的人不容說肚皮是餓穿了的了接着還有多少候補大人老爺們前來道喜都是戴升替他一個個道乏搪駕又過了兩天戴升想巴結主人趁空便進來回道現在老爺已經過了班可巧大後天又是太大的生日家人們大衆齊了分子叫了一本戲備了兩檯酒替老爺太太熱鬧兩天這點面子老爺總要賞小的總算家人們一點孝心黃道台道何苦又要你們化錢戴升道錢算得什麼老爺肯賞臉家人們傾家都是願意的黃道台道只怕這一鬧不要叫局裏那些人知道他們又有什麼公分鬧不清爽還有營務處上的戴升道老爺的大喜應該熱鬧兩天纔是黃道台也無他說戴升便退了下來自去辦事不料這個風聲傳了出去果然營務處手下的一班營官一天公分支應局的一天公分都是一本戲兩檯酒一齊拿了手本前來送禮黃道台道果不出我所料被戴升這一鬧鬧出事情來了戴升道要他們知道纔好於是定了頭一天暖壽是本公館衆家人的戲酒第二天正日是營務處各營官的第三天方輪到支應局的衆委員到了暖壽的第一天晚上黃道台便同戴升商量道做這一個生日唱戲吃酒都是糜費一點不得實惠戴升正要回話忽見門上傳進一封電報信來上面寫明南京來電送支應局黃大人升黃道台知道是要緊事情連忙拆開來一看上頭祇有號碼黃道台是不認得外國字的忙請了帳房師爺來找到一本華洋歷本翻出電碼一個一個的查前頭八個字是南昌支應局黃道台黃道台急於要看底下偏偏錯了一個碼子查死查不對黃道臺急了說不去管他空着這一個字查底下的

罷那師爺又翻出三個字是軍裝案黃道臺一見這三個字他的心就畢卜畢卜跳起來了揩着兩隻眼睛看他往底下翻那師爺又翻出六個字是師查確擬揭參黃道臺此時猶如打了一個悶雷似的咕咚一聲往椅子上就坐下了那師爺又翻了一翻說還有哩黃道臺忙問還有甚麼師爺一面翻一面說朱守王令均擬革兄擬降同知速設法下頭注着一個荃字黃道臺便曉得這電報是兩江督幕裏他一個親戚姓王號仲荃的得了風聲知會他的便說這事從那裏說起師爺道照這電報上令親既來關照摺子還沒有出去觀察早點設法總還可以挽回黃道台道你們別吵我此刻方寸已亂等我定一定神再談歇了一會子正要說話忽見院上文巡捕胡老爺不等通報一直闖了進來請安坐下衆人見他來的古怪都退了出去胡老爺四顧無人方纔說道護院叫卑職到此特特爲通知大人一個信黃道臺正在昏迷之際也不知回答甚麼方好只是拿眼瞧着他胡老爺又說道護院接到南京制臺的電報說是那年軍裝一案大人也畢誤在裏頭直是想不到的事情護院叫勸勸大人不要把這事放在心上過上兩個月冷一冷塲總要替大人想法子的此時黃道臺早已急得五內如焚一句話也回答不出後來聽見胡巡捕說出護院的一番美意眞是重生父母再造爹娘那一種感激涕零的樣子畫也畫不出便說求老兄先在護院前替兄弟叩謝憲恩兄弟現在是被議人員日裏不便出門等到明兒晚上再親自上院叩謝說完之後胡老爺要趕着回去銷差立刻辭了出來黃道臺此番竟是非常客氣一直送出大門方回當下一個人也不進上房仍走到小客廳裏背着手低着頭踱來踱去有時也在坑上躺躺椅子上坐坐總躺不到坐不到三分鐘的時候又爬起來在地下打圈子了約摸有四更多天太太派了老媽子三四次來請老爺安歇大家看見老爺這個樣子都不敢回後來太太怕他急出病來只好自己出來解勸了半天黃道臺方纔沒精打彩的跟了進去到了

第二天本是太太暖壽的正日因爲遭了這件事上下都沒了興頭太太便叫戴升上去同他商量想把戲班子回掉不做戴升一見老爺壞了事誰肯化這冤錢榮得順水推船說家人也曉得老爺心上不舒服既然太太如此說家人們過天再替太太補祝罷說完出去叫了掌班的來同頭他說不要唱了掌班的道我的大爺爲的是大人差便好容易纔抓到這個班子多少唱兩天再叫他們回去戴升道不要就是不要你不走難道還在這裡等着捱做不成掌班的被他罵了兩句頭裡也聽見這裏大人的風聲不好知道這事不成功只好垂頭喪氣出來叫人把箱抬走一面戴升又去知會了局裏營裏大家亦已得信今見如此樂得省下幾文不在話下到了下午大人從床上起身洗臉吃飯一言不發等到過完癮那時已有上燈時分戴升進來回外面都已伺候好了請老爺的示還是吃過夜飯上院還是此刻去黃大人說吃過夜飯再去原來這位黃大人的太太最是知書識禮的一聽丈夫降了官便同戴升說現在老爺出門是坐不來綠呢大轎的了我們那頂藍呢的又被轎子店裏抬了去你看向那位相好老爺家借一頂來戴升說現在的事情沒頭沒腦不過一個電報還作不得准據家人的意思老爺今天還是照舊等到奉到明文再換不遲況且同人家去借面子上也不好說太太說據我看這樁事情是不會假的再坐着綠大呢的轎子上院被人家指指摘摘的不好不如換掉了受當橫豎早晚要換的家裡有的是老太爺不在的時候人家送的藍大呢帳子拿出兩架來把他蒙上很容易的事一面說一面就叫姨太太同了小姐立刻去開箱子找出三個藍呢帳子交給戴升拿了出去戴升回到門房裏說道說起來我們老爺眞眞可憐好容易創了一頂現在又坐不成了太太叫把藍呢蒙上說得好容易誰是轎子店裏的出身我是弄不來好在老爺是糊裏糊塗的今兒晚上讓他再多坐一次吩咐親兵明天一早叫轎子店裡的人來一兩個

帶了傢伙就在我們公館裏把他蒙好就是了究竟黃大人是否仍坐綠呢大轎上院且聽下回分解

白簡留情補祝壽
黃金有價快升官
南亭新著

却說黃道台吃過了晚飯又過了癮一壁換衣服一壁咳聲嘆氣
紮扮停當出來上轎仍舊是紅傘頂馬燈籠火把而去到得院上
一個人踱進了司道官廳胡巡捕聽說他來因爲一向要好的赶
忙進去請了安說護院正會客哩等等再上去回大人吃過飯了
沒有黃道台說偏過了老哥你這稱呼要改的了兄弟是降調人
員不同老哥一樣嗎說着就要拉胡巡捕坐下談天胡巡捕也半
推半就的坐了說不到兩三句話便說卑職要上去瞧瞧看客人
去了好進去回黃道台又說了一聲費心胡巡捕去不多時就來
相請黃道臺把馬蹄袖放了下來又拿手整一整帽子跟了進去
護院已經迎出來了一到屋裏黃道臺請了一個安跟手跪下磕

帶了傢伙就在我們公館裏把他蒙好就是了究竟黃大人是否仍坐綠呢大轎上院且聽下回分解

白簡留情補祝壽
黃金有價快升官
南亭新著

却說黃道台吃過了晚飯又過了癮一壁換衣服一壁咳聲嘆氣
紮扮停當出來上轎仍舊是紅傘頂馬燈籠火把而去到得院上
一個人踱進了司道官廳胡巡捕聽說他來因爲一向要好的赶
忙進去請了安說護院正會客哩等等再上去回大人吃過飯了
沒有黃道台說偏過了老哥你這稱呼要改的了兄弟是降調人
員不同老哥一樣嗎說着就要拉胡巡捕坐下談天胡巡捕也半
推半就的坐了說不到兩三句話便說卑職要上去瞧瞧看客人
去了好進去回黃道台又說了一聲費心胡巡捕去不多時就來
相請黃道臺把馬蹄袖放了下來又拿手整一整帽子跟了進去
護院已經迎出來了一到屋裏黃道臺請了一個安跟手跪下磕

了一個頭又請了一個安說叩謝大人爲職道事情操心歸坐之後接着就說職道沒有福氣伺候大人將來還求大人栽培職道爲牛爲馬也情願的護院道眞也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制臺的電報說雖如此說摺子還沒有出去昨日胡巡捕回來講老哥有位令親在幕府裏爲甚麼不托他想法子去挽回挽回黃道臺道雖是職道的親戚在裏頭怕的是制軍面前不大好說話總求大人替職道想個法子疏通疏通職道也不敢望別的好處但求保全賢名那就感戴大人的恩典已經不淺說着又離座請了一個安護院道我今天就打個電報去但是令親那裏你也應該覆他一電把底子搜一搜清倒底是怎麼一件事黃道台道不用問得一面說一面把嘴湊在護院耳朵跟前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了一遍方纔高聲言道少不得總求大人的栽培護院聽了他話綳了一回眉頭道老哥當初這件事實在你自己大意了些沒有安排得好所以出了這個岔子黃道台答應了一聲是護院又着實寬慰他幾句叫他在公館裏等信我這裏立刻打電報去少不得要替你想法子的然後端茶送客黃道台辭了出來胡巡捕趕上說護院已經答應替大人想法子看起來這事一定不要緊等到一有喜信卑職就立刻過來黃道台連說費心又謙遜了一回然後上轎而去一霎回到公館他老人家的氣色便不像前頭的呆滯了下轎之後也不回上房直到大廳坐下叫請師爺來告訴他緣故叫他擬電報按照護院的話就托王仲荃替他查明據實電覆師爺道這個電報字太多若是送到電報局裏去單單加一的譯費就得好幾角不如我們費點事繙好了送去黃道台點頭稱是師爺仍取過那本華洋歷本來查着電報新編一門一個一個的碼子寫了出來打發二爺送去黃道台方纔回到上房脫去衣服同太太談論護院的恩典太太也着實感激說等到我們有了好處怎麼補報補報他方好當下安寢無話且說戴升看見老爺打電報等到老爺進去他便進來問過師爺方纔知道底細師爺說

這事護院狠肯幫忙看來還有得挽回戴升鼻子裏哼的冷笑一聲說等着罷我是早把鋪蓋捲好等着的了想想做官的人也眞是作孽你瞧他前天升了官一個漾子今兒參掉官又是一個樣子不比我們當家人的辭了東家還有西家一樣吃他媽的飯做官的可只有一個皇帝逃不到那裏去的你說護院肯幫忙護院就要回任的未見得制台就聽他的話以後的事情看罷咧能彀不要我們捲鋪蓋那是最好沒有一頭說着一頭笑着出去師爺也不同他多話各自歸房不題且說黃道台在公館裏一等等了三天不見院上有人來送信把他急的眞如熱鍋上螞蟻一般走出走進坐立不定眞正說也不信官場的勢利竟比龍虎山上張眞人的符還靈從前黃道臺纔過班的時候那一天不是車馬盈門還有多少人要見不得見到了如今竟其鬼也沒有一個便是受過他的提拔新委支應局收支委員的錢典史也是絕跡不到並且連戴升門房裏亦有四五天沒有他的影子了黃道臺此事

却不在意但是胡巡捕素來最要好最關切的人他今不來可見事情不妙到了第四天飯後他老人家已經死心塌地絕了念頭一拳等到天黑忽見戴升高高興興拿了一封信進來說院上傳見這封信是文巡捕胡老爺送來的大約南京的事情有了好消息所有院上傳見黃道臺連忙取過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敬稟者竊卑職頃奉護院面諭刻接制憲電稱所事尚未出奏已委郭道查辦定可轉圜囑請憲駕即速到院肅此謹稟恭叩大人福安伏乞垂鑒卑職爾謂謹稟黃道臺尚未看完便說這件事情仲荃太胡鬧了現在影子都沒有怎麼就打那們一個電報呢眞正荒唐一手拿着信一頭嚷着趕到上房告訴太太去了大家聽着自然歡喜他便立刻換衣服坐轎子上院到了官廳裏胡巡捕先來請安此番黃道台的架子比不得那天晚上了便站着同他講話不讓他坐胡巡捕也不敢坐黃道台道天下那裏有這樣荒唐人想我們舍親憑空來這們一個電報現在委了郭觀察查辦

那事就好說了說着胡巡捕進去回過出來請見黃道台此番進去却改了禮節仍舊照他們司道的規矩見面祇打一恭不像那天晚上疊二連三的請安了打了一個電報給江甯藩台因爲他也是兄弟的相好托他替吾兄想個法子剛纔接到他的回電老兄請看一面說一面把電報拿了出來給黃道台看只見上面寫的是江電謹悉黃道事擱已繕就遵諭代達帥怒稍霽飭郭道確查核辦本司某虞電黃道台看完便從新謝過護院說了些感激的話辭了出來回到公館也不曉得甚麼人給的信所有局裏的營務上的那些委員一個個都在公館裏等着請安黃道台會了幾個其餘一概道乏大家回去只有錢典史一直落了門房同戴升商量托他替回就說這兩日知道大人心上不舒服不敢驚動所以太太生日送的戲也沒有唱現在是沒有事的了況且我又是受過栽培的人比別人不同應該領個頭邀集兩下裏的同事同寅前來補視老哥你看就是明天如何煩你就替我先上去回一聲戴升道兄弟別客氣罷前兩天我們這裏眞冷清望你來談談你也不來這一會子又來鬧這個了錢典史把瞼一紅道我不是不來怕的是碰在他老人家不高興頭上怪不好意思的現在這樣也是我們的一點孝心是不好少的戴升道我知道了你別着忙少不得說定日子就給你信的原來錢典史自從那一天同戴升私語之後第二天便奉到支應局的札子派他做了收支委員一切謝委到差都是照例公事不必細贅凡是做書敘一樁事情有明點有暗點有補點此番錢典史得差乃時暗點兼補點法看官不可不知閑話休題且說是日錢典史去後戴升一想這話不錯立刻就到上房不說錢典史的主意竟其算他自家的意思說道前天太太生日家人們本來要替太太祝壽的偏偏來了這們一個電報鬧了這幾天家人連飯也幾天沒有吃夜間也睡不着覺心裏想好容易跟得一個主人總要望主人轟轟烈烈的升官發財纔好況且老爺官聲

統江西第一算來決計不會出亂子的前幾天家人同夥當中還有幾個一天到晚垂頭喪氣想着要求某老爺某老爺外頭薦事情公館裏的事情都不肯做這些沒有良心的王八蛋還好用嗎是那一個的了不得黃道臺道這些沒有良心的東西眞把家人恨立刻趕掉他戴升道名字也不用說了常言大人不記小人之過這些沒有良心的東西將來總沒有好日子等着瞧罷當下太太也幫着勸解一番黃道臺方始無言然後講到看日子補祝壽局裏頭是錢太爺領頭還要照上回說的一樣辦黃道台應允了就看定日子後天爲始戴升出來就去通知了錢典史仍舊是衆家人頭一天煖壽局裏第二天營務處第三天捱排下去打條子給縣裏請他知會學裏老師去封戲班子的箱不上半天仍舊上回那個掌班的押着戲箱來到公館先見門政大爺戴大爺請過安那掌班的道我的大太爺上回唱過不結了嗎害的我東也找人西也找人爲的是大人差事賺錢事小總要佔個面子那裏知道牛天裡一個信說不唱了我的大太爺那眞啃死小人了足足賠了一百二十四吊就是賸了條褲子沒有進當幸虧好今兒還是我的差使賞我們個面子我恨不得竭力報効大太爺你想我班子裏一個老生一個花臉一個小生一個衫子都是刮刮叫超等第一名的角色老生叫賽菊仙花臉叫賽秀山小生叫賽素雲衫子叫賽怡雲戴升道怎麼全是賽只怕賽不過罷掌班的發急道這原是江西有名的四賽誰不知道等到開了檯大太爺你聽過就知道我不是說的瞎話戴升道唱的好沒有話說唱得不好送到縣裏賞你三百板子一面拘掌班的道唱的不好也有你大太爺包涵唱的好了更不用說只你大太爺一句話多不敢想把大人庫裏的元寶賞我兩個補上回的數那就是大太爺栽培小人了戴升道他有銀子在他手裡我想賞你他不肯亦是沒有法想掌班的道大太爺你別瞞我誰不知道支應局的戴大太爺大人跟前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只要你老吩咐就是了不要說一個

元寶就是上千上萬的也儘着你拿戴升道那倒好了我有這些銀子也不在這裏當門口了正說着可巧上頭來叫戴升就此把話打斷有話便長無話便短轉眼間便到了暖壽的那一天班子裏規矩兩點鐘就要開鑼黃道臺因爲此事上院請了三天假在公館裏吃過午飯就同着太太出來坐在大廳上聽戲還有姨太太小姐一個個都打扮着像花蝴蝶似的一同陪着看戲黃道臺還有一個少爺今年只得十三歲是姨太太養的因爲太太沒有兒子却拿他愛如珍寶把這位少爺脾氣慣的比誰還要利害他說要天上日頭就得有人拿梯子纔好不然他那牛性一發十個老爺也强他不過這天唱戲他一早就鑽在戲房裏戴着鬍子儘着在那裏使槍要捧班子裏人爲的是少爺也不敢多說後來倒是一個唱小丑的看不過說了一句我的少爺我們在這裏唱戲你老倒在這裏做清客串了少爺聽了不懂跟少爺的二爺聽了這話就朝着那個唱小丑的眉毛一竪說他糟蹋少爺一定要上去回唱小丑的不服兩個人就打起架來掌班的看不過過來把那個唱小丑的吆喝下來又過來替二爺賠不是勸他同少爺廳上去瞧戲戲房裏人多口雜得罪了少爺是不是玩的那二爺方纔同了少爺出來少爺始終偷了人家一掛鬍子藏在袖子裏掌班的查着了也不敢問少停天黑檯上停鑼預備暖壽老爺太太一齊進去紮扮出來老爺穿的是朝珠補褂太太穿的是紅裙披風雙雙站立廳前同受衆人行禮起先是自已家裏的人接着方是戴升領着合府家人那戴升頭戴紅纓大帽身穿元青外套其餘的也有着馬褂的也有祇穿一件長袍的一齊朝上磕頭老爺站在上面也還了一個揖太太也福了一福衆家人叩起頭來便是衆位師爺行禮太太迴避單是黃道台出來讓了一回大家散去接着合省官員從知府以下的都來上手本黃道台吩咐一概擋駕獨有錢典史也不管廳上有人沒人身穿彩畫蟒袍頭戴五品獎札走到居中跪下磕了三個頭起來請過安又要找太太當

面叩見叩祝太太見他進來的時候早已走開了黃道台又同他客氣一回讓他在這裏看戲他說卑職不比別人應得在這裏伺候的諸事停當方纔坐席開鑼重跳加官捱排點戲直鬧到十二點半鐘方始停當却說這一天送禮的人倒也不少無非是酒燭糕桃幛屏之類居多全是戴升開發力錢多少一一登帳記清戴升還問人家要門包也有十吊的也有八吊的眞正是細大不捐積少成多合算起來也着實不少還有些候補老爺們知道黃道台同護院要好說得動話便借此爲由也有送一百兩的也有送五十兩的也有送衣料金器的那門包更不用說了凡送現銀子及衣料金器的因爲太太吩咐過一概立時交進其餘晚上停鑼之後交帳太太要親自點過方纔安寢轉瞬之間已過三天黃道台上院銷假又過了幾天凡來拜壽的同寅地方一處處都要去謝步暗中又托人到郭道臺那裏打點送了一萬銀子郭道臺就替他洗刷清楚說了此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話頭稟覆了制臺那制臺也因得了護院的信替他求情面子難却遂把這事放下不題且說黃道臺仍舊當他的差使因爲護院相信他甚麼牙釐局的老總統都委了他眞正是錦上添花迺省再找不出第二個無奈實缺巡撫已經請訓南下不日就要到任別人還好獨有那位藩臺大人是鹽法道署的他這人生平頂愛的是錢自從署任以來怕人說他的閑話還不敢公然出賣差缺今因聽得新撫臺不久就要接印他指日也要回任這藩臺是不能久的他便利令智昏叫他的幕友官親四下裏替他招攬賣買其中以一千元起碼只能委個中等差使頂好的缺總得頭二萬銀子誰有銀子誰做却是公平交易絲毫沒有偏枯有的沒有現錢就是出張到任後的期票這位大人也收但是碰着一個現惠的這出期票的也要退後了閑話休題且說這位藩台大人自從改定章程現錢交易劃一不二却是臣門如市生涯十分茂盛內中便有一個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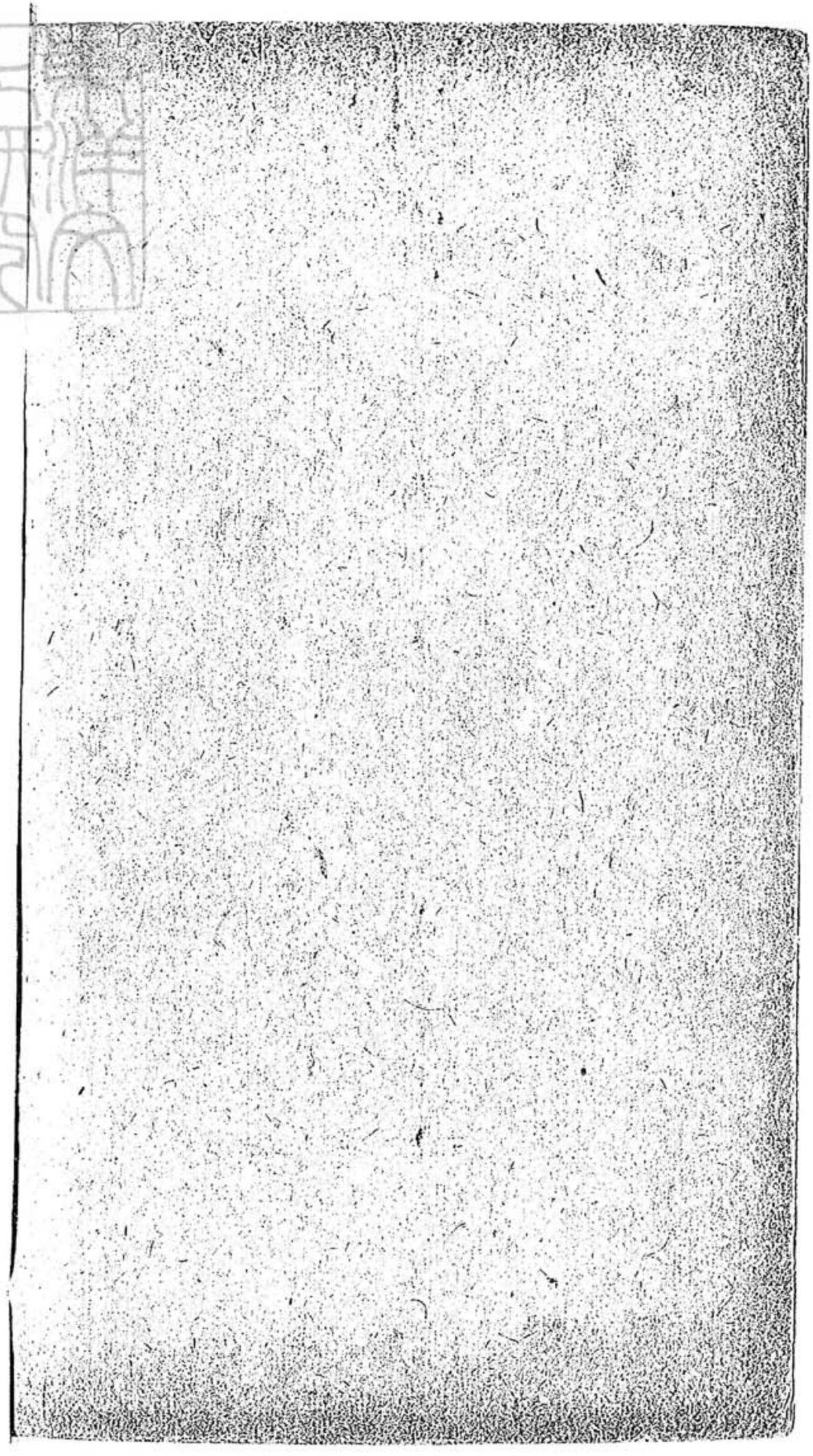
縣看中一個缺一心想要便走了藩台兄弟的門路情願報效八千銀子藩台應允立時三面成交正要掛出牌去忽然院上傳見之下原來不爲別事爲的是胡巡捕當了半年的差狠獻殷勤現在護院不久就要交卸意思想給他一個美缺無非是調劑他的意思不料護院指名所要的那個缺就是這位藩台大人八千兩頭出賣的那個缺護院話已出口藩台心下好不躊躇心想缺是多得很若是別一個還好偏偏這個昨天纔許了人家而且是現銀交易初意以爲詳院掛牌其權仍舊在我不料護院也看中是這個缺叫我怎麼回頭人家呢轉念一想橫豎他不久就要回任的司道平行他也與我一樣他要照應人何不等他回任之後他愛拿那個缺給誰也不管我事何必這時候來搶我的衣食飯碗呢然而又不便直言回覆不如另外給他個缺敷衍過去主意打定便回護院道大人所說的這個缺一來離省較遠二來缺分聽說也徒有虛名毫無實濟胡令當差勤奮又是大人的吩咐等司裏回去再對付一個好點的缺調劑他今天晚上就來稟覆至於大人所說的這個缺現在有應署人員司裏回去也就掛牌出去護院道通省的缺依我看這個也上等的了難道還不算好藩台道缺縱然好也要看民情如何那地方民情不好事情不大好辦等司裏對付一個民情好點的地方也不負大人栽培他這一番盛意原來這藩台賣缺護院已有風聞大約這個缺已經成交的了心上原想定要同他爭一爭既而一想我又不久就要回任的何苦做此冤家他既說得如此要好且看他拿甚麼好地方來給我遂即點頭應允說了聲某翁費心藩台方始辭別回去一霎時回到本衙吃過了飯正在簽押房裏過癮只見他兄弟三大人走進房間叫了一聲哥藩台問他甚麼事三大人說昨天九江府出缺今天一早票號裡一個朋友接到他那裏的首縣一個電報托號裏替他墊送二千銀子來委這首縣代理一兩個月這個缺也有限不過是面子上好看些的意思藩

台道九江府也沒有聽見長病怎麼就會死三大人道現在只曉得是出缺論不定是病死是丁憂電報上沒有寫明藩台道首縣代理知府原是常有的事但是一個知府只值兩吊銀子未免太便宜了老三生意不好做的這們濫三大人說我的哥呀現在不是時候了新撫台一接印護院回了任我們也跟着回任還不趁早撈得一個是一個藩台道一個知府總不止這個數要是知府祇賣二千那些州縣豈不更差了一級呢三大人道缺分有高低要看貨討價這代理不過兩三個月的事情藩台道代理就不要掛牌嗎三大人道牌是自然要掛的藩台道要掛這張牌至少叫他拿五千現銀子代理雖不過兩三個月現在離着收漕的時候也不遠了這一接印一分到任規一分漕規再做一個壽論不定新任過了年出京再收一分年禮至少要弄萬把銀子現在叫他拿出一半并不爲過況且這萬把銀子都是面子上的錢若是手長些弄上一底一面誰能管他呢三大人見他哥這們一說心上自己轉念頭說哥的話並不錯便對他哥道既然如此等我去找票號裏那個朋友叫他今天就打個電報去同他說五千銀子一個不能少是不是叫他當天電復有個缺在這裏還怕魚兒不上鈎況且省裏的候補知府多得很嘿藩台道是呀你就立刻去找那個朋友好友叫他給一個同信他不要還有別人呢原來這位署藩台姓的是何他有個綽號叫做荷包這位三大人也有一個綽號叫做三荷包還有人說他這個荷包是個無底的有多少裝多少是不會漏掉的且說這三荷包辭了他哥出來也不及坐轎便叫小跟班的打了燈籠一直走到司前一班匯票號裏找到擋手的倪二先生就是拿電報來同他商量的那個朋友這倪二先生有名的爛好人大家都叫他泥菩薩他這人專門替人家拉皮條溜鉤子何藩台在鹽道任上三荷包帳房一直同他來往及至署了藩台賣買更好進出的多他來的更比前殷勤通藩司衙門上上下下以及把門的三小子沒一個不認得泥菩薩就是衙門

裏的狗見了他面善要咬也就不咬了三荷包進了他的店一疊連聲的喊泥菩薩泥菩薩聽見便知是早上那件事情的同音來了趕忙出來接了進去見面之後泥菩薩使問那事怎麼樣了三荷包道你這人人都叫你菩薩我看你比强盜還利害我們自家人你好意思給我當上倪二先生發急道這從那裏說起我是甚麼東西敢給三大人當上倪二先生道我的三大人你可知道我是泥做的禁不起嚇一嚇就要嚇化了的說着兩個人又哈哈的笑了笑過之後三荷包便一五一十的把他哥的話都告訴了倪二先生倪二先生道我說句不知輕重的話不怕你三大人招怪現在新撫臺指日到任令兄大人不日就要回任的現在樂得撈到一個是一個前途出到二千據我看也是個分上了如今叫他多也多不到那裏反怕事情要弄僵我勸三大人還是同去勸勸令兄大人便宜他這一遭有我做中人將來少不得要找補的三荷包道我何嘗不是這樣說無奈我們大先生一定要扳個僧叫我怎麼樣呢倪二先生道事已到此不添不成功這裏頭有個二八扣如今我情願白効勞就把這四百兩也報効了令兄大人這總說得過了三荷包道他的有了你的不要了我呢就是你也沒有白効勞的倪二先生道二千之外我早替三大人想好了還用吩咐嗎三荷包把身子湊前一步低聲問道多少呢倪二先生道加二三荷包道泥菩薩你是知道我的用度大的這一點點怎麼彀呢我們大先生那裏二千答應下來答應不下來儘着我去抗橫竪叫他代理這缺就是了但是我兩個總得叫他好看些倪二先生道我另外提開算單儘你三大人罷多要了開不出口如果些微潤色點我旁邊人就替他硬做主還可以使得我的意思二成之外再加一百一共五百兩倘若別人我們須得三一三十一的分派如今是你三大人我們兄弟分上你留着使罷三荷包道這個不算數看你的分上以後要多照顧些纔是倪二先生道這個自然承你三大人看

得起我做了這兩年的朋友難道我的心三大人你還不曉得嗎三荷包道你趕今晚就覆他一個電報叫他預備接印大先生跟前有我哩倪二先生歡天喜地的答應了又奉承了幾句話三荷包方纔回去究竟此事他哥能否應允且聽下回分解

故宮博物院圖書



現形記

二

K3 913.6
双紅堂
小説
133(3)

藩司貢缺兄弟失和
縣令貪贓主僕同惡
南亭新著

却說三荷包回到衙內見了他哥問起那事怎麼樣了三荷包道不要說起這事鬧壞了大哥你另外委別人罷這件事看上去不會成功他哥一聽這話一盆冷水從頭頂心澆了下來呆了半晌問到底是誰鬧壞的由我討價就由他還價他還過價我不依他他再走也還像句話那裏能彀他說二千就是二千全盤都依了他不如這個藩台讓給他做也不必來找我了你們兄弟好幾房人都靠着我老大哥一個替你們一房房的成親還要一個個的捐官老三不是我做大哥的說句不中聽的話這點事情也是爲的大家你做兄弟的就是替我出點力也不爲過怎麼叫你去說說就不成功呢況且姓倪的那裏我們司裏多少銀子在他那裏

出出進進又不要他大利錢他也有得賺了爲着這一點點他就拿把我看來也不是甚麼有良心的東西原來三荷包進來的時候本想做個反跌文章先說個不成功好等他哥來還價他用的是引船就岸的計策先看了他哥的樣子後來又說甚麼由他還價三荷包聽了滿心歡喜心想這可由我殺價這叫做裏外兩賺及至聽到後一半被他哥埋怨了這一大篇不覺老羞成怒本來三荷包在他哥面前一向是極循謹的如今受他這一番排揎以爲被他看出隱情叫他容身無地不禁一時火起就對着他哥發話道大哥你別這們說你要這們一說我們兄弟的帳索性大家算一算何藩臺道你說甚麼三荷包道算帳何藩臺道算甚麼帳三荷包道算分家帳何藩台聽了哼哼冷笑兩聲道老三還有你二哥四弟連你弟兄三個那一個不是在我手裏長大的還要同我算帳三荷包道我知道的爸爸不在的時候共總剩下也有十多萬銀子先是你捐知縣捐了一萬多弄到一個實缺不上三年

老太太去世丁艱下來又從家裏搬出二萬多彌補虧空你自己名下的早已用過頭了從此以後坐吃山空你的人口又多等到服滿又該入家一萬多兩憑空裏知縣不做了忽然想要高陞捐甚麼知府連引見走門子又是二萬多到省之後當了三年的聲局總辦在人家總可以剩兩個誰知你還是叫苦連天論不定是眞窮還是裝窮候補知府做了一陣子又厭煩了又要過甚麼班八千銀子買一個密保送部引見又是三萬兩買到這個鹽道那一注不是我們兄弟的錢就是替我們成親替我們捐官我們用用的只好算是用的利錢何曾動到正本錢現在我們用的自家的錢用不着你來賣好甚麼娶親甚麼捐官你要不管儘管不管只要還我們的錢我們有錢還怕娶不得親捐不得官何藩台聽了這話氣得臉似冬瓜一般的青了一愣一聲也不言語三荷包見他哥無話可說索性高談闊論起來一頭說一頭走背着手仰着頭在地下踱來踱去只聽他講道現

在莫說家務就是我做兄弟的替你經手的事情你算一算玉山的王夢梅是個一萬二萍鄉的周小辮子八千新昌胡子根六千上饒莫桂英五千五吉水陸子齡五千盧陵黃霑甫六千四新畬趙苓洲四千五新建王爾梅三千五南昌蔣大化三千鉛山孔慶輅武陵盧子庭都是二千還有些一千八百的一時也記不清至少亦有二三十注我筆筆都有帳的這些錢不是我兄弟替你幫忙請教那裡來呢說說好聽同我二八三七拿進來的錢可是不少幾時看見你坐個沙殼子漏在我手裏如今到同我算起帳來了我們索性算算清算不明白就到南昌縣裏叫蔣大化替我們分派分派蔣大化再辦不了還有首府首道再不然還有撫台就是京控亦不要緊我到那裡你就跟到我那裏要曉得兄弟也不是好欺侮的三荷包越說越得意把個藩台白瞪着眼只是吹鬍子在那裏氣得索索的抖楞了好半天纔喘吁吁的說道我也不要做這官了大家落拓大家窮我辛辛苦苦爲的那一項爽性自己兄弟也不拿我當作人我這人生在世上還有甚麼趣味不如剃了頭髮當和尚去還落個清靜三荷包說道你辛辛苦苦倒底爲的那一項橫豎總不是爲的別人你說兄弟不拿你當人你就該擺出做哥子的欵來你不做官你要做和尚橫豎隨你自家的便與旁人毫不相干何藩台聽了這話越想越氣本來躺在床上抽大烟站起身來把烟鎗一丟豁琅一聲打碎一隻茶椀潑了一床的茶褥子潮了一大塊三荷包見他來的凶猛只當是他哥動手要打他說時遲都時快他便把馬褂一脫捲了捲袖子一個老虎勢望他哥懷裡撲將來何藩台初意丟掉烟鎗之後原想奔出去找師爺替他打稟帖給撫台告病今見兄弟撒起潑來一面竭力抵擋一面嘴裏說你打死我罷起先他弟兄倆鬥嘴的時候一衆家人都在外間靜悄悄的不敢則聲等到後頭鬧大了就有幾個年紀大些的二爺進來相勸老爺放手一個從身後抱住三老爺想把他拖開誰知用了多大的力也拖不開還有幾個小跟

班不敢進來勸立刻奔到後堂告訴太太說老爺同三老爺打架拉着辦子不放哩太太聽了這一嚇非同小可也不及穿裙子也不要老媽子攙獨自一個奔到花廳衆跟班看見連忙打簾子讓太太進去只見他倆還是揪在一塊不曾分開太太急得沒法拚着自己身體奔向前去使盡生平氣力想拉開他兩個那裏拉得動一個說你打死我罷一個說要死死在一塊兒太太急得淌眼淚說倒底怎麼樣嘴裏如此說心上倒底幫着自己的丈夫竭力的把他丈夫往旁邊拉何藩台一看太太這個樣子心早已軟了連忙一鬆手往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那三荷包却不提防他哥此刻鬆手仍舊使着全副氣力往前直頂等到他哥坐下他却撲了一個空齊頭拿頭頂在他嫂子肚皮上他嫂子是女人又有了三個月的身孕本是沒有氣力的被他叔子一頭撞來剛正撞在肚皮上只聽得太太阿唷一聲跟手咕咚一聲就跌在地下三荷包也爬下了剛剛磕在太太身上何藩台看了又氣又急氣

的是兄弟不講理急的是太太有了三個月的身孕自己已經一把鬍子的人了這個塡房太太是去年娶的如今纔有了喜倘或因此小產那可不是玩的當時也就顧不得別的了只好親自過來一手把兄弟拉起却用兩隻手去拉他太太誰知拉死拉不起只見太太坐在地下一手捫着肚皮一手托着腮低着頭閉着眼縐着眉頭那頭上的汗珠子比黃荳還大何藩台問他怎樣只是搖頭說不出話何藩台發急道眞正不知道我是那一輩子造下的孽碰着你們這些孽帳三荷包見此光景搭趕着就溜之乎也起先太太出來的時候另外有個小底下人奔到外面聲張起來說老爺同三老爺打架你們衆位師爺都得了信還有官親大舅太爺二舅老爺姑老爺外孫少爺本家叔太爺二老爺姪少爺約齊好了到簽押房裏去勸和走進外間跟班回說太太在裏頭於是大家縮住了脚不便進去幾個本家也是客氣的一齊站在外間聽信後首聽見三老爺把太太撞

倒太太阿唷一聲大家就知道這事越鬧越大連勸打的人也打在裏頭了跟手看見三老爺掀簾子出來大家接着齊問他甚麼事三老爺因見幾個長輩在跟前也不好說自己的是也不好說他哥的不是但聽得說了一聲道我們兄弟的事說來話長我的氣已受慪了還說他做甚說罷了這一句便一溜烟外面去了這裏衆人依舊摸不着頭腦後來帳房師爺同着本家二老爺向值簽押房的跟班細細的問了一遍方知就裏二老爺還要接着問別的只聽得裏面太太又在那裏阿唷阿唷的喊個不住想是剛纔閃了力了論不定還是三老爺把他撞壞的大家都曉得太太有了三個月的喜怕的是小產外間幾個人正在那裏議論又聽得何藩台一疊連聲的叫人去喊收生婆又在那裏罵上房裏的老媽子都死絕了怎麼一個都不出來衆跟班聽得主人動氣連忙分頭去叫不多一刻姨太太小姐帶了衆老媽已經走到屏門背後於是衆位師爺只好迴避出去姨太太小姐帶領三四個老媽進來又被何藩台罵了一頓大家不敢做聲好容易五六個人拿個太太連抬帶扛把他弄了進去何藩台也跟進上房眼看着把太太扶到床上躺下問他怎樣也說不出怎樣何藩台便叫人到官醫局裏請張聾子張老爺前來看脈張聾子立刻穿着衣帽來到藩司衙門先落官廳傳進手本等到號房出來說了一聲請方纔跟着進去走到宅門號房站住便是執帖二爺領他進去張聾子同這二爺先陪着笑臉寒暄了幾句不知不覺領到上房何藩台從房裏迎到外間連說勞駕得狠張聾子見面先行官禮請了一個安便說憲太太欠安卑職應得早來伺候何藩台當即讓他坐下把病源細細說了一遍不多一刻老媽出來相請何藩台隨讓他同進房間只見上面放着帳子張聾子知道太太睡在床上不便行禮只說一句請太太的安帳子裏面也不則聲倒是何藩台同他客氣了一句他便側着身子在床面前一張杌子上坐下叫老媽把太太的右手請了出來放在三本書上他却閉着眼

低着頭用三個指頭按準寸關尺三部脉位足足把了一刻鐘的時候一隻把完又把那一隻左手換了出來照樣把了半天然後叫老媽去看太太的舌苔何藩臺恐怕老媽靠不住點了個火稟開開帳子讓張聾子親自來看張聾子立刻站了起來只些微的一看就叫把帳子放下嘴裏說冒了風不是頑的說完這句話仍由何藩臺陪着到外間開方子張聾子說太太的病本來是鬱怒傷肝又閃了一點力器器動了胎氣看來還不要緊於是開了一張方子無非是白朮子苓川連黑山梔之類寫好之後遞給了何藩台嘴裏說卑職不懂得甚麼總求大人指教何藩台接過看了一遍連說高明得狠又見方子後面另外注着一行小字道是委辦官醫局提調江西試用通判張聰謹擬十七個字何藩台看過一笑就交給跟班的拿摺子趕緊去撮藥這裏張聾子也就起身告辭少停撮藥的回來照方煎服不到半個鐘頭居然太太的肚皮也不痛了何藩台方纔放心只因這事是他兄弟鬧的太太雖然病不妨事但他兄弟始終不肯服軟這事情總得有個下場到了第二天何藩臺便上院請了兩天假推說是感冒其實是坐在家裏生氣三荷包也不睬他把他氣的越發火上加油只好虛張聲勢到簽押房裏請師爺打稟帖給護院替他告病說我這官一定不要做了我辛辛苦苦做了這幾年的官連個奴才還不知我又何苦來呢那師爺不肯動筆他還作揖打恭的求他快寫師爺急了只好同伺候簽押房的二爺唆了個耳朵叫他把合衙門的師爺什麼舅太爺叔太爺通通請來相勸不消一刻一齊來了當下七嘴八舌言來語去起先何藩臺咬定牙齒不答應虧得一個舅太爺一個叔太爺兩個老人家心上有主意齊說這事情是老三不是總得叫他來下個禮賠個罪纔好消這口氣何藩臺道不要叫他那不折死了我嗎舅太爺道我舅舅的話他敢不聽便拉了叔太爺一同出去找三荷包是一向在衙門裏管帳房的雖說是他舅舅他叔叔平時不免總有仰仗他的地方所以見面

之後少不得還要拍馬屁當下舅太爺雖然當着何藩臺說我舅舅的話他敢不聽其實兩個人到了帳房裏來一見三荷包依舊是眉花眼笑下氣柔聲舅太爺拖長了嗓子叫了一聲老賢甥底下好像有多少話似的一句也說不出口三荷包却已看出來意便道不是說要告病嗎他拿這個壓制我我再同他算帳舅太爺道不是怎們說你們總是親兄弟現在不說別的總算是你讓他的你幫着他這幾多年辛辛苦苦管了這個帳替他外頭張羅他并不是不知道好歹不過爲的是不久就要交卸心上有點不高興彼此就頂撞起來三荷包道我頂撞他什麼如果是我先頂撞了他該副該殺聽憑他辦舅太爺道我何曾派老賢甥的不是不過他是個老大哥你總看手足分上拼着我這老臉替你兩人打個圓場完了這件事叔太爺也幫着如此說他叔叔却不稱他爲老賢姪比舅太爺還要恭敬竟其口口聲聲的叫三爺三荷包聽了心想這事總要有個收蓬倘若這事弄僵了他的二千不必說還有我的五百頭豈不白便宜了別人想好主意便對他舅舅叔叔說道我做事不要瞞人他若是有我兄弟在心上這樁口舌是非原是爲九江府起的便如此這般的把實缺一事自頭至尾說了一遍兩人齊說那是我們知道的三荷包道要他答應了人家二千我就同他講和倘若還要擺他的臭架子叫他把我名下應該分的家當立刻算還了給我我立刻滾蛋叫他從今以後也不要認我兄弟舅太爺道說那裏話來一切事情都在娘舅身上你說二千就是二千我舅舅叫他只准要二千他敢不聽說着便同叔太爺一邊一個拉着三荷包到簽押房來跟班的看見三老爺來了連忙打簾子當下舅太爺叔太爺一個在前一個在後把個三荷包夾在中間三荷包走進房門只見一屋子的人都站起來招呼他獨有他哥還是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不動三荷包看了不免又添上些氣虧得舅太爺老皮老臉說又說得出做又做得出一手拉着三荷包的手跑到何藩臺面

前說自家兄弟有什麼說不了的事情叫人家瞧着替你倆担心我從昨天到如今爲着你倆沒有好好的吃一頓飯老三你過來你做兄弟的說不得先走上去叫一聲大哥兄弟和和氣氣這事不就完了嗎三荷包此時雖是滿肚皮的不願意也是沒法只得已經張開兩撇黃鬍子的嘴哈哈大笑道好了好了你兄弟照常一樣我的飯也吃的下了說到這裏何藩台正想當着衆人發落他兄弟兩句好光光自己的臉忽見執帖門上來回新任玉山縣王夢梅王大老爺稟辭稟見這個人可巧是三荷包經手拿過他一萬二千塊的一個大主顧今天因要赴任特來稟辭何藩臺見了手本回心轉念想到這是自家兄弟的好處不知不覺那面上的氣色就和平了許多一面換了衣服出去一面回頭對三荷包道我要會客你在這裏陪陪諸位罷大家齊說好了我們也要散了說着舅太爺叔太爺同着各位師爺一閧而散何藩臺自己出來會客原來這位新掛牌的玉山縣王夢梅本是一個做官好手上半年在那裡辦過幾個月釐局不該應要錢的心太很了直弄得民怨沸騰有無數商人來省上控牙釐局的總辦立刻詳院將他一面撤委一面提集司事巡丁到省質訊後來查明是他不合縱容司巡任情需索幸得憲恩高厚只把司巡辦掉幾個又把他詳院記大過三次停委一年將此事敷衍過去可巧何藩臺署了布政司約摸將交卸的一個月前頭得到不久就要回任的信息他便大開山門四方募化又有個兄弟做了幫手竭意招徠只要不惜重貲便爾有求必應王夢梅曉得了這條門路便轉輾托人先請三荷包吃了兩檯花酒齊巧有一天是三荷包的生日他更借此爲名送了三四百兩銀子的壽禮就在姨子家弄了一本戲叫了幾檯酒聚集了一班狐羣狗黨替三荷包慶了一天壽這天直把三荷包樂得不可開交就此與王夢梅做了一個知己可巧前任玉山縣因案撤省這玉山是江西著名的好缺他便找到三

荷包情願孝敬洋錢一萬塊叫他署理這缺三荷包就進去替他說合何藩台說他是停委的人現在要破例委他這個數還覺着嫌少說來說去又添了二千王夢梅又私自送了三荷包二千的銀票三荷包一手接票子一面嘴裏說我弟兄還要這個嗎等到這句話說完票子已到他懷裏去了究竟這王夢梅只辦過一盪釐局而且未曾終局半路撤回回省之後還還帳應酬應酬再貼補些與那替他當災的巡丁司事就是錢再多些到此也就有限了此番買缺幸虧得他有個錢莊上的朋友替他借了三千他又弄到一個帶肚子的師爺一個帶肚子的二爺每人三千說明到任之後一個管帳房一個做稿案三注共得九千下餘的四五千多是自己湊的這日因爲就要上任前來稟辭乃是官樣文章不必細述王夢梅辭過上司別過同寅帶領家眷與所有的幕友家丁一直上任而去在路非止一日將到玉山的頭一天先有紅諭下去便見本縣書差前來迎接王夢梅的意思爲着目下乃是收

漕的時候一時一刻都不能耽誤的原想到的那一天就要接印誰知到的晚了已有上燈時分把他急的暴跳如雷恨不得立時就把印搶了過來虧得錢穀上老夫子前來解勸說今天天色已晚就是有人來完錢糧漕米也總要等到明天天亮黑了天是不收的不如明天一早接印的好王夢梅聽了他言方始無話却是這一夜不曾合眼約摸有四更時分便已起身怕的是誤了天亮接印把漕米錢糧被前任收了去等到人齊把他抬到衙門裏去那太陽已經在墻上了拜印之後升座公案便是典史參堂書差叩賀照例公事話休絮煩且說他前任的縣官本是個進士出身人是長厚一路性情却極和平惟於聽斷上稍欠明白些因此上憲甄別屬員本內就輕輕替他出了幾句考語說他是聽斷糊塗難膺民社惟係進士出身文理尚優請以教諭歸部銓選本章上去那軍機處擬旨的章京向來是一字不易的照着批了下來省裡先得電報隨後部文到來偏偏這王夢梅做了手脚弄到此缺

王夢梅這邊接印那前任當日就把家脊搬出衙門好讓給新任進去自己算清了交代便自回省不題且說王夢梅到任之後別的猶可倒是他那一個帳房一個稿案都是帶肚子的凡百事情總想挾制本官起初不過有點呼應不靈到得後來漸漸的這個官竟像他二人做的一樣王夢梅有個姪少爺這人也在衙門裡幫着管帳房肚裏却還明白看看苗頭不對便對他叔子說自從我們接了印也有半個多月幸虧碰着收漕的時候總算一到任就有錢進不如把他倆的錢還了他們打發他走免得自己聲名有累他叔子聽了楞了一楞歇了一會纔說得一聲慢着我自有道理姪少爺見話說不進也就不談了原來這王夢梅的爲人最惡不過的他從接印之後便事事有心退讓任憑他二人胡作胡爲等到有一天開出事來便翻轉面孔把他二人重重的一辦或者遞解回籍永免後患不特乾沒了他二人的錢文并且得了好名聲豈不一舉兩得你說他這人的心思毒還不毒所以他姪少爺說話毫不在意回到簽押房偏偏那個帶肚子的二爺名字喚蔣福的上來回公事有一樁案件王夢梅已批駁的了蔣福得了原告的銀錢重新走來定要王夢梅出票子捉拿被告王夢梅不肯兩個人就鬬們一會嘴蔣福嘰哩咕嚕的撅着嘴罵了出去王夢梅不與他計較便拿硃筆寫了一紙諭單貼在二堂之上曉諭那些幕友門丁其中大畧意思無非是本官一清如水倘有幕友官親以及門稿書役有不安本分招搖撞騙私自向人需索者一經查實立即按例從重懲辦決不寬貸各等語此諭貼出之後別人還可獨有蔣福是虛心的看了好生不樂同到門房心上盤算了一回自言自語道他出這張諭帖明明是替我關門一來絕了我的路二來借着這個清正的名聲好來擺布我們哼哼有飯大家吃無飯大家餓我蔣某人也不是好惹的你想獨吞叫我們一齊餓着那却沒有如此便宜主意次日堂事完後王夢梅剛纔進去一衆書役正要紛紛退下他拿手兒一招道諸位慢着老

爺有話吩咐衆人聽得有話連忙一齊站定他便拖着嗓子講道老爺叫我叫你們回來不爲別事只因我們老爺爲官一向清正從來不要一個錢的而且最體恤百姓曉得地方上百姓苦今年年成又沒有十分收成第一樁想叫那些完錢糧的照着串上一個完一個不准多受一分一釐這件事昨日已經有話等到定好章程就要貼出來的第二樁是你們這些書役除掉照例應得的工食老爺都一概拿出來給你們却不准你們在外頭多要一個錢你們可知道昨天已貼了諭帖不准官親師爺私自弄錢查了出來無論是誰一定重辦你們大家小心點說完這話他便走開回到自己屋子裏去這些書差一干人退了下來面面相覷却想不出本官何以有此一番舉動眞正摸不着頭腦於是此話哄傳出去合城皆知都說老爺是個淸官不日就有章程出來豁除錢糧浮收不准書差需索那第二件人家還不理會到是頭一件人家得了這個信息都想等着佔便宜一等三天告示不曾出來這三天內的錢糧却是分文未曾收着王夢梅甚爲詫異說好端端這三天裏頭怎麼一個錢都不見因差心腹人出外察聽纔曉得是如此如此這一氣非同小可恨的他要立時坐堂把蔣福打三千板子方出得這一口氣後來幸虧衆位師爺勸住齊說這事鬧出來不好聽王夢梅道被他這一鬧我的錢還想收嗎錢穀師爺道不如打發了他這件事總算沒有他的話不足爲憑難道這些百姓眞果的抗着不來完嗎王夢梅見大家說得有理就叫了管帳房的姪少爺來叫他去開銷蔣福立時三刻要他捲鋪蓋滾出去姪少爺道三千頭怎麼說王夢梅道等查明白了沒有弊病纔能給他姪少爺道這話恐怕說不下去罷王夢梅道怎麼你們都巴望我多拿出去一個你們纔樂姪少爺碰了這個釘子不敢多說話只得出來同蔣福說蔣福道我打老爺接印的那一天我就知道我這飯是吃不長的要我走容易得狠只要拿我的那三千洋錢還我立時就走還有一件從前老爺有過話是有福同享

有難同當現在老爺有得升官發財我們做家人的出了力賠了錢只落得一個半途而廢這裏頭請你少爺怎麼替家人說說利錢之外總得貼補點家人纔好還有幾樁案子裏弄的錢小事情十塊二十塊也不必題了即如孔家因爲爭過繼胡家同盧家爲着退婚就此兩樁事情少說也得半萬銀子老爺這個缺一共是一萬四千幾百塊錢連着盤費就算他一萬五家人這裏頭有三千三五一十五應該怎麼個拆法老爺他是做官的人大才大量諒來不會刻苦我們做家人的求少爺替家人善言一聲家人今天晚上再來候信說罷退了出去姪少爺聽了這話好不爲難心下思量他倒會軟調脾說出來的話軟的同棉花一樣恰是字眼裏頭都含着刺替他回的好還是不替他回的好若是直言擺上我們這位叔太爺的脾氣是不好惹的剛纔我說得一句他就排揎我說我幫着外頭人叫他出錢若是不去回停刻蔣福又要來討回信叫我怎樣發付他說一句良心話人家三千塊錢那不是一封的塡在裏頭給你用的現在想要乾沒了人家的恰是良心上說不過況且蔣福這東西也不是甚麼吃得光的眞正一個惡過一個叫我有甚麼法子想也罷等我上去找着嬸子探探口氣看是如何再作道理主意打定便叫人打聽老爺正在簽押房裡看公事他便趁空溜到上房把這事從頭至尾告訴了太太一遍又說現在叔叔的意思一時不想拿這錢還人家蔣福那東西頂壞不過恐怕他未必就此干休所以姪兒來請嬸娘的示看是怎麼辦的好豈知這位太太性情吝嗇只有進沒有出却與丈夫同一脾氣聽了這話便說大少爺你第一別答應他的錢你叔叔弄到這個缺不輕容易爲的是收這兩季子錢糧漕米貼補貼補被蔣福這東西如此一鬧人家已經好幾天不交錢糧了你叔叔恨的牙癢癢爲的是到任的時候他塾了三千塊錢有這點功勞所以不去辦他至於那注錢亦不是吃掉他的要查明白沒有弊病纔肯給他你若答應了他你叔叔免不得又要怪你了姪

少爺聽了這話不免心下沒了主意又不好講別的只得搭訕着出來回到帳房悶悶不樂忽見簾子掀起走進一人你道是誰原來就是蔣福聽回信來了姪少爺一見是他不覺心上畢拍一跳究竟如何發付蔣福與那蔣福肯干休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急張羅州官接巡撫
少訓練副將降都司
南亭新著

却說蔣福走進帳房探聽消息姪少爺無法只得同他說道你的錢老爺說過一個不少的但是總得再過幾天纔能還你好在你的家眷也同了來今日也未必動得身等你動身的時候自然是還你的這位姪少爺總算得能言會道不肯把叔子的話直言回覆蔣福原是免得淘氣的意思然而那一種吞吞吐吐的情形已被蔣福看透聽罷之後不禁鼻子管裏哼哼冷笑了兩聲說這算甚麼話要人走錢不還人家這個理信倒少有現在也不必說別的我們同到府裏評評這個理去姪少爺連忙勸他說你放心罷你這錢斷斷不會少你的蔣福道有本事只管少我也不怕說着自己去了原來這蔣福同賈信府的一個稿案門上又

少爺聽了這話不免心下沒了主意又不好講別的只得搭訕着出來回到帳房悶悶不樂忽見簾子掀起走進一人你道是誰原來就是蔣福聽回信來了姪少爺一見是他不覺心上畢拍一跳究竟如何發付蔣福與那蔣福肯干休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急張羅州官接巡撫
少訓練副將降都司
南亭新著

却說蔣福走進帳房探聽消息姪少爺無法只得同他說道你的錢老爺說過一個不少的但是總得再過幾天纔能還你好在你的家眷也同了來今日也未必動得身等你動身的時候自然是還你的這位姪少爺總算得能言會道不肯把叔子的話直言回覆蔣福原是免得淘氣的意思然而那一種吞吞吐吐的情形已被蔣福看透聽罷之後不禁鼻子管裏哼哼冷笑了兩聲說這算甚麼話要人走錢不還人家這個理信倒少有現在也不必說別的我們同到府裏評評這個理去姪少爺連忙勸他說你放心罷你這錢斷斷不會少你的蔣福道有本事只管少我也不怕說着自己去了原來這蔣福同賈信府的一個稿案門上又

是同鄉又是親家兩人又極其要好這個稿案門又是府大人第一個紅人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蔣福從帳房裏下來便一直上府找到他親家說老王不還他錢他要先到府裏上控求親家好歹拉一把他親家聽了自然是拍胸脯一力承當把他歡喜的了不得當天稿案門就回了本府說縣裏這位王大老爺怎麼不好怎麼不好虧得這位本府自從王夢梅到任以來爲他會巴結心裏還同他說得來就說這事情鬧了出來面子上不好看還是不叫他上控的好就同刑名老夫子商量刑名道太尊的話是極晚生即刻就找了他來開導開導他叫他不要辜負了太尊的美意知府說如此狠好刑名便叫自己的二爺拿了名片到縣裏請王大老爺便衣過來有公事面談去不多時果見王夢梅來了走進書房作揖歸坐說了幾句閑話刑名老夫子便題到剛纔太尊的意思說太尊說的彼此要好不要弄出笑話來只要夢翁把用他的錢給了他其餘無憑無據的事也斷不能容他放肆便把蔣福要告他的話說了一遍王夢梅聽了這話臉上一紅心上想此事他既曉得須瞞他不得便把蔣福如何可惡也說了一遍現在已經三天沒有人來交錢糧兄弟心上恨不過所以雖然有錢也要叫他難過兩天再給他并沒有吃沒他的意思至於蔣福說要上控兄弟的話同城耳目衆多府憲又是精明不過的況且又蒙你老夫子拿兄弟當做人兄弟即使有點不好難道能彀瞞過府憲不要說對不住府憲連你老夫子也對不住刑名道這些話誰有了夫去聽他我不過當作閑話談談罷了只要老哥早給他一天錢早叫他滾蛋一天大家耳根清淨不結了嗎王夢梅又把臉一紅道這蔣福原是一個朋友薦來的說他如何可靠來了不到三天就拿了一筆錢是三千塊叫兄弟替他放兄弟就是沒錢用也不全於用他們的錢刑名道是呀王夢梅道我想他們不過貪圖幾個利錢所以就留下他的替他放在莊上是有的刑名道不管他是存是放你只要提還他就是了王夢梅又愣了一會道說到如

此兒弟無不遵命明天兄弟便把三千塊划過來放在老夫子這
裏兄弟那裏總要查過他沒有弊病纔能放他滾蛋王夢梅的話
不過是借此收場的意思刑名亦看出來便說狠好就是如此辦
果然有弊病我還要告訴太尊重重的辦他一辦說完王夢梅辭
去次日上府果然帶到一張三千塊錢月底期的莊票刑名收了
下來便問你從前出過憑據給蔣福沒有王夢梅說摺子是有一
個刑名道今天我先出張收條給你明天你拿着來換摺子便了
一樁事情總算府大人從中轉圜蔣福未曾再敢多要王夢梅也
未曾出醜到了年底倒是那刑名仗着此事出了把力寫封信來
問王夢梅借五百銀子過年王夢梅應酬了他二百兩纔把這事
過去此是後話不題有話便長無話便短且說三荷包自從同他
哥講和之後但九江府一注買賣他自己就弄到幾百兩連着前
前後後經手的多了少說有萬把銀子在荷包裏了那時候正值
山西水旱奉旨開辦賑捐三荷包到處拉攏叫人捐官他自己好

賺扣頭他身上原有一個州同就此加捐一個知州又捐了一個
千成花樣歸部銓選可巧他運氣好掣籤掣得第一此時他哥大
荷包已經回任他便把帳房銀錢交代清楚立刻進京投供候選
第二個月山東莒州知州出缺輪到他頂選就此選了出來不過
這缺苦點他便把荷包裏的錢掏了出來托人走門子化上二千
兩拜了一位軍機大人做老師這天是手本夾着銀票一塊兒進
去的等了好半天軍機大人傳見他進去磕了三個頭那軍機大
人祇還了半個揖讓他坐下祇問得兩句你幾時來的三荷包回
過又問幾時走三荷包回說了兩句話那軍機大人就端茶送客自己踱了進去三荷包無奈只好退了下來
回到寓處次日軍機大人差人送來一封書信說是帶給山東撫
院的三荷包收了下來又送來人八兩銀子來人方去三荷包燈
下無事把封信偷着拆開一看只見那信祇有一張八行書數一
數核桃大的字不到二十幾個三荷包官場登久了的曉得大人

先生們八行書不過如此仍舊套好封好過了兩天他便離了京城一直奔赴山東濟南省城稟到稟見把軍機大人的書信投了進去次日果蒙撫台傳見說菩州缺苦我已經同藩台傳見說過偏偏昨日膠州出缺就先掛牌委你署理隨後有別的好點的缺再替你對付三荷包打千謝過回說卑職學疏才淺現在的膠州有了外國人事情很不好辦總求大人常常教訓撫台道好在我目下就要出省大閱先到東三府大約不上一月就可以到得膠州那時候有甚麼事我們當面斟酌再說你老兄就趕緊去到任三荷包答應了幾聲是退了出去不到晚上果然藩司前掛出牌來三荷包自然歡喜次日大早連忙到上憲衙門稟謝也有見得着的也有見不着的跟手第二天又拜了一天客第三天又赴各衙門稟辭三荷包一面去上任這裏撫台大人也就起身了三荷包到了膠州忙着拜廟接印點卯盤庫閱城閱監拜同寅拜紳士還與前任算交代整整忙了二十幾天方纔忙完接着上縣滾單下來曉得撫台是打萊州府一路來的三荷包得了這信因他是初次爲官所有鋪墊擺設樣樣都是創起來現在又要辦這樣的大差使就是有錢這幾天裏如何來得及呢在省城臨動身的時候甚麼洋貨店裏南貨店裏綢緞店裏不相信他都肯拿東西賒給他而且又是江西鹽道的三大人誰不要他的現錢因此也賒了幾千銀子的東西然而立時立刻要辦怎麼一個差使還要辦得妥貼着實爲難零零時間把他急得走頭無路如熱鍋上螞蟻一般當上便同衙門裏師爺商量內中有個書啓老夫子姓丁名自建是濟陽縣裏一位名孝廉從前在省城濼源書院肄業屢屢考在超等不但八股精通而且詩詞歌賦無一不會一筆王石谷的畫一手趙松雪的字眞正刻板無二從前這位撫台大人做濟東道的時候這丁自建屢次在他手裏考過算得一個得意門生現在因爲丁憂在家沒有事做仍舊找到舊日恩師求他推薦一個館地幸喜此時這位恩師已經開府山

東一省之內惟彼獨尊自然是登高一呼衆山響應因此就把他薦與三荷包當得一名書啓幕賓這日因見東家爲着辦差的事愁的雙眉不展問了衆人也不得一個主意他便從旁獻計道東翁現在這差晚生倒有一個辦法三荷包忙問是何辦法丁自建道我這做老師生來一種脾氣頗有閻文介李鑑堂之風從前他做道台的時候晚生曾在他衙內住過幾天其寔他的上房裏另外有個小廚房飲食極其講究然而等到請起客來不過四盆兩碗還要弄些豆腐青菜在裏頭他太太就是晚生的做師母晚生也曾拜見過幾次一般是珠翠滿頭綾羅遍體然而這位做老師無冬無夏只得一件灰布袍一件天青哈喇呢外褂還要打上幾個補釘一頂帽子也不知從那裏古董攤上拾得來的若照外面看上去寔在清廉得狠其寔有人孝敬他老人家他的爲人又極世故一定必須要領人家的情不過你不去送他他却決不朝你開口但凡有過孝敬的他一定還要另眼看待所以他的好處也在這裡現在辦他的差使能彀華麗固然是好倘或不能依晚生愚見不妨面子上稍些推板點骨子裏頭老老寔寔的叫他見你個情橫豎一樣化錢在我們一面樂得省事在他一面又得了實惠又得了好名聲這又何樂而不爲呢三荷包道辦這個差使無論如何推板體制所關總得有個分寸纔好丁自建道這個容易現在已經五月天氣今年又熱得早行轅裏舖陳過於華麗了反瞧着叫人心煩不如清淡些最好是舖幾個外國房間只要有檯毯帳子其餘桌圍衣披一概不要再弄幾盆花屋裏院子裏統通擺滿一天兩頓也不用滿漢席燕菜席竟請他吃大菜他這一路來燕菜燒烤早已吃膩了等他清淡兩天也好況且有了這個房間就是外國人來拜也便當許多三荷包聽了他話甚是覺得有理忽又躊躇道這些外國傢伙一時到那裏去辦呢丁自建道這個容易晚生有個朋友同德國兵官極其要好就托他去借連吃大餐的刀叉杯盤桌子上的擺式還有做大菜的廚子亦問他

借用幾天東西不穀再托他替我們借些總穀用的了三荷包道
問人家借廚子人家就不吃飯了嗎丁自建道這幾天就叫這外
國人不必開火倉統通在我們這裡做好叫打雜的替他送去他
也樂得省錢豈不兩全其美三荷包道裏面如此大致已妥外面
怎麼了自建道裏頭弄好那外頭愈加好說了但如今倒底是用
那裡的房子做行轅有了房子方好擺布三荷包道你們看那裏
好衆位師爺有的說借東門外孫家的有的說借南門裏王家的
三荷包聽了都不中意不是門口不像樣就是房子太淺促後來
還是雜務門高二爺見多識廣是個老辦手忙說這兩處都嫌遠
不如就把書院騰了出來路又近房子又寬爽從大門走進來一
直到上房筆直一條路豈不比孫家王家的好三荷包一聽這話
連說不錯丁自建也忙說好三荷包就此托了師爺幫着帳房總
辦此事自已也忙着調度外面蓬匠彩畫匠一切都是高門上去
辦裏頭丁師爺只管借東西弄廚子鋪設房間虧得人多手快日
夜不停足足忙了五六天居然一律停當按着上縣的滾單又是
雪片的滾將下來說撫院後天可到三荷包忙着會同了營裏出
境去接且說那膠州營營官本是一員副將這人姓王名必魁是
個武榜眼出身拉得一手好弓射得一手好箭但是武營裏的習
氣所有的兵丁平時是從不習練而且還要尅扣糧餉化公爲私
這些弊病却是一言難盡只有三年大閱是他們的一重關煞那
一種急來抱佛脚情形比起那些秀才們三年歲考還要急撫院
來的三個月頭裏這協台得了文書就是心下一個疙瘩幸虧日
子離着還遠不過傳齊了標下大小將官從中軍都司起以及守
備千總把總外委叫他們把手下的額子都招招齊免得臨時忙
亂一千人得了這個吩咐關係自己考程也就不敢怠慢所有地
方上的青皮光棍沒有行業的人統通被他招了去從此這千人
進了營當了兵吃了口糧也就不去爲非作歹地方上到平安了
許多不在話下看看離着撫院來的日子一天近似一天大小將

弁帶領着兵丁們天天下校場操演不時這位協台大人還要自己去看操正是五天一大操三天一小操鎮日價旌旗耀日金鼓齊鳴好不齊整好不威武列位要曉得中國綠營的兵只要有兩件本事就可以當得第一件是會跑大人看操的時候所有擺的陣勢不過是一個跟着一個的跑在校場裏會兜圈子就會擺得陣排在一溜的叫長蛇陣團在一堆的叫螺螄陣分作八下的叫八卦陣第二件是會喊瞧着大人轎子老遠的來了一齊跪在田裏當頭的將官雙手高捧手本口報某官某人叩接大人大人跟前的戈什喊一聲起去所有的兵丁齊齊答應一聲嗄這一聲要一齊張嘴不得參差喊過之後拔起脚來就跑又趕到前面伺候去了所以這一個跑一個喊竟是他們秘傳的心法人人要操練的至於那些要槍弄棒玩籐牌翻觔斗正月城隍廟裏要槍賣膏藥的一般人都會得兩手此時都找了來到了校場上敲着鼓打着鑼鑿鑿鏜鏜鏜要一套換一套眞正比要猴還要好看他們

編的名字叫打對子這些樣子今天看看不過如此明天看看也不過如此把個協台大人早看的心煩了看過幾次就派中軍替他代勞空了工夫這班總爺副爺自己還要弔膀子下箭道學着射箭怕的是撫台大人來到一枝射不中要說他技藝生疏送掉前程那就作下了年紀大些的同那打過仗受過傷的都改射箭爲放鎗射步箭有箭靶子射馬箭是三角皮毬放洋鎗是個灰包一鎗過去鎗子穿過灰包就有多少灰飛了出來那是頂好看的這幾天裏頭文官忙辦差武官忙操演直忙得個不擇飯而食不擇席而臥一天滾單到來知道撫台大人已到前站三尚包便會同了王協台出境相迎接着之後趕到行轅稟見撫院單傳他進見敷衍了兩句退了下來跟手到營務處候補道洪大人的公館裏稟見又拜跟來的什麼文案老爺巡捕老爺這些老爺班次不過同通州縣都是三荷包同寅用不着手本只叫號房拿着帖子一處處去拜拜過之後等到晚上打聽大人已經睡覺巡捕陸老

爺已經下來三荷包在省的時候早同他拜過把子好托他在大人跟前做個小耳朵此時見面之後着實顯殷勤三荷包訴說自己是纔到任諸事不週全仗大力從中照應陸巡捕一力承當說諸事老哥放心都在小弟身上就是大人跟前的這些二爺曉得兄弟要好的朋友那是斷斷不會作難的三荷包聽了此言千恩萬謝感激不盡外面辦差的二爺司着州裏管廚的另外又去找大人帶來的廚子同他講盤子那廚子一口咬定要三百吊一天只伺候大人兩頓飯兩頓點心後首說來說去好容易講成功統通在內一天一百五十吊住一天算一天那廚子又同這裏管廚的說我們大人是最好打發的你家老爺也不用多化錢我們這些夥計們也不用費事只要四碟兩碗他老人家還要看着心疼就是這個菜也不要什麼好的只要一碟韭菜炒肉絲一碟炒鷄蛋現在到了夏天了一碟子拌王瓜一盤子雜拌再頓上一碗蛋糕一碗豆腐湯多加上些香油包你都中意早點心是兩個燒餅一碗稀飯下半天的點心只要兩個饃饃是萬萬不會挑眼的管廚的聽了這話連聲多謝彼此分手跟着本官回來料理本官三荷包沿途又找到陸巡捕叨了多少教接着撫院進了本境打過尖這天約摸有未牌時候憲駕已到東門城外閱動了合城的人都去看等了一會子只見接差的營兵一個個都揚着大旗拿着刀抗着鎗跑的滿頭是汗在頭裏沖頭陣後面方是欽差閱兵大臣的執事什麼沖鋒旗帥字旗官銜牌頭鑼腰鑼傘扇令旗令箭劊子手清道旗飛虎旗十八般兵器馬道馬傘金瓜鉞斧朝天凳頂馬提爐親兵戈什哈巡捕一對一對的過完纔見那撫院坐着一頂八人擡的綠大呢轎子緩緩而來撫院帶着一副墨晶眼鏡一手綰着鬍子一手扇着一把潮州扇前呼後擁好不威武不上一刻三聲大炮到了行轅兩邊吹鼓亭上奏起樂來撫院的轎子一直由戈什扶着擡到裏頭下轎大小官員齊在那裏站班撫院朝着大衆點了點頭兒簇擁着進去便是一衆官員上手本稟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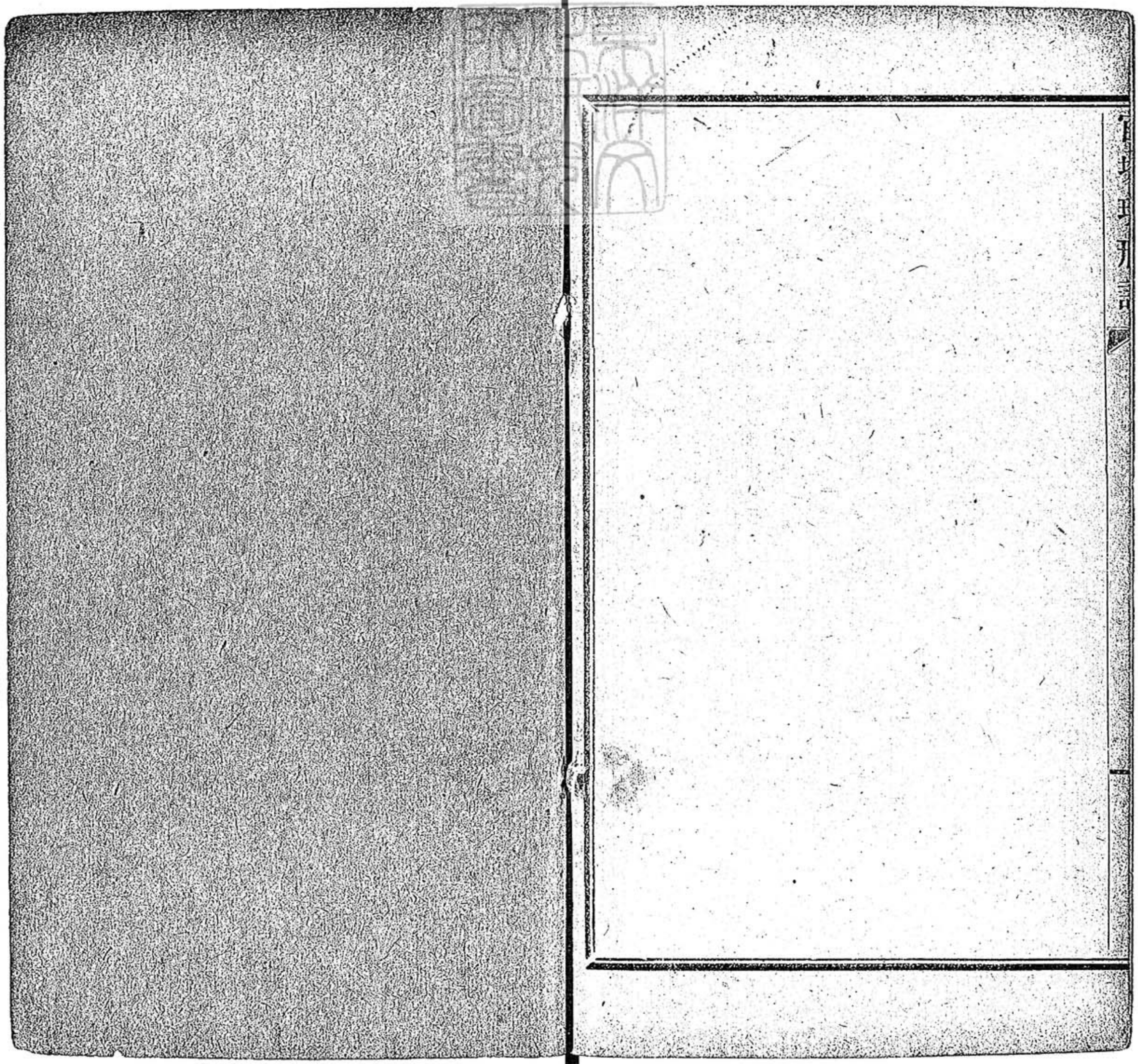
撫院便把三荷包同王協台兩個人傳了進去問問地方上的公事又問問外國人的情形又同王協台說今天已經四點鐘了明天一早到校場看操王協台答應着撫院說着話便拿眼睛四下裏瞧了一瞧連說太華麗了何大哥我沒有出省的時候就叫人帶信給你們不可過於糜費怎麼還如此費事原來撫憲此刻頓的是會客廳三荷包原按着中國官場體制預備的一概是繡花鋪墊所以撫院看着嫌他華麗其實後面住的外國房間還沒有看見所以他不知道三荷包便回這是會客廳後面替大人預備下幾間外國房間不過夏天住着相宜那裡頭沒有什麼擺設撫院一聽是外國房間馬上就對三荷包說你我裏頭去坐當下便撤了王協台三荷包伺候着撫院進去只見院子裏擺着好幾百盆的花撫院便讚了一聲好等到了房間裏四下一看連說清爽得狠又對三荷包說這些外國傢伙只怕價錢也不會便宜在那裏呢三荷包不肯說是僧來的只好說不值甚麼錢趁空又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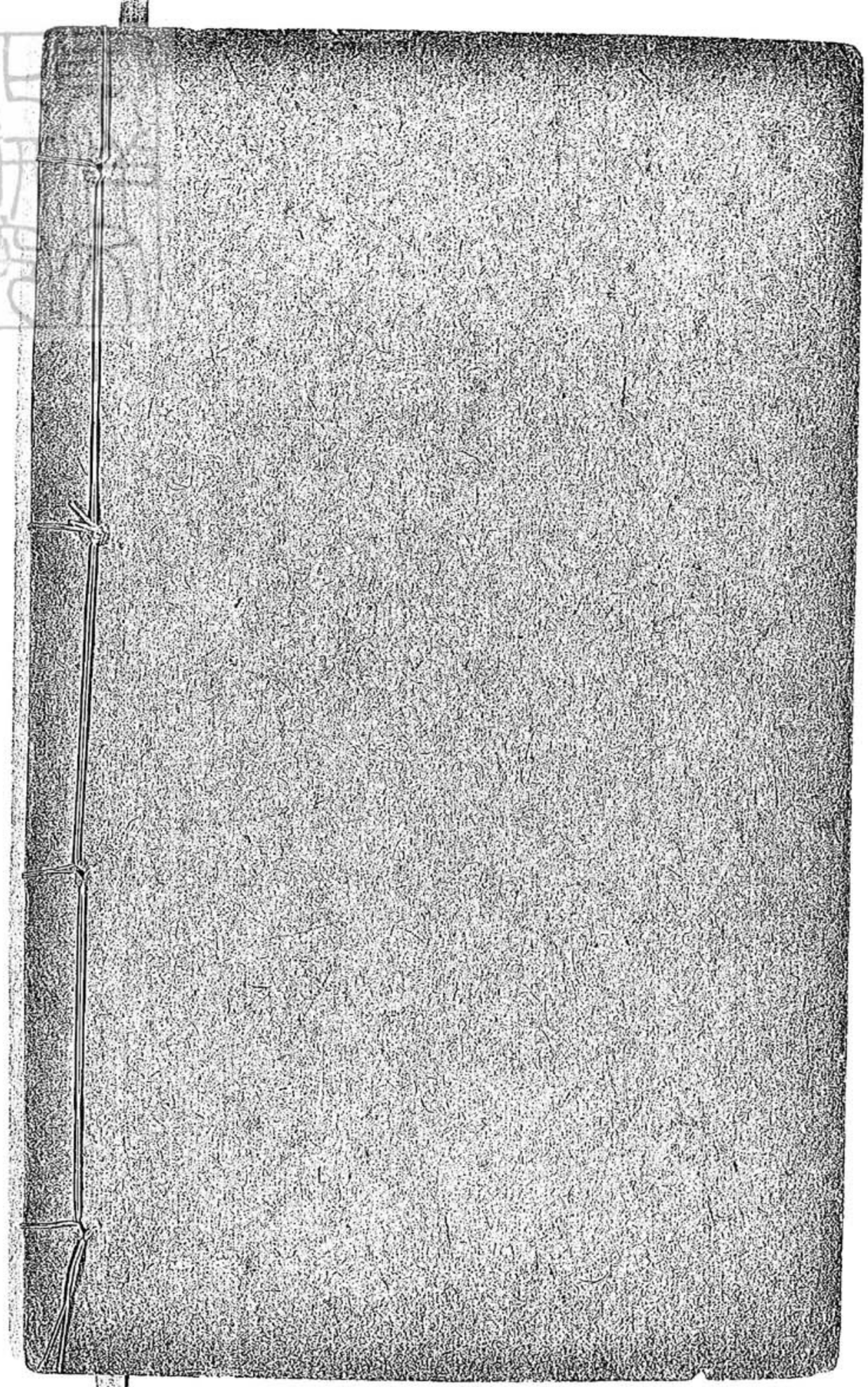
卑職曉得大人夏天喜歡清爽所以預備的是外國大菜撫院一聽外國大菜楞了一楞說道外國大菜牛羊肉居多兄弟家裏已經七輩子不吃牛肉只要家常飯菜就好你老哥也不必費事兒弟吃了不及那個舒服三荷包道外國菜中國菜統通預備就是外國菜免去牛肉亦可以做得撫院道既有中國菜我就吃這個好把那外國菜留着過天請外國人吃三荷包聽了這話立刻丟一個眼色給辦差家人叫他去照呼管廚的趕緊預備又談了一回公事三荷包方纔退了下來又到各位隨員屋子內請安拜見那撫院吃過晚飯州官又上手本稟安巡捕下來說了聲道乏三荷包回去這裏撫院也就安睡一切都照着巡捕陸老爺吩咐的話預備所以撫院心上甚是中意話休絮煩且說這一夜工夫三荷包足足熬了一夜不敢合眼怕的是誤了差使第二天黑早傳說大人已經起身廚子裏把預備的稀飯燒餅早點心端了進去那時候行轅上已發二號了接着一衆官員齊上手本巡捕下來

說一概免見停會到校場再見說話間已發三鼓大人出來上轎合城的官都在那裏直挺挺的站着候送這位撫院甚是謙恭一路走出來還朝着他們呵呵腰兒他們却還是直繃繃的一動不動直等撫院上轎在轎子裏拿手拱了一拱他們通統齊打一躬纔把個欽差閱兵大臣送出轅門這裏一衆官員齊走小路又要趕在撫院頭裏以便迎接眞正是人不停步馬不停蹄一口氣跑到校場有另外預備的官廳大家進來暫時休歇不上一刻工夫忽聽得三聲大砲那撫院的執事也就到了營門外了當下是王協台居首率領着標下弁兵什麼都司守備千把之類一齊頂盔貫甲佩刀跪迎王協台另外有個差官替他報名其餘都守以下都是自己捏着手本跪在地下高聲喊叫喊過之後撫院前的戈什仍舊喊了一聲起去衆兵丁齊答應一聲嗄只見前呼後擁簇擁着撫院大轎向演武廳如飛而來且說這校場原在東門外頭地方甚是空闊上面一座高臺幾間廠房是演武廳東面是將臺西面是馬道演武廳後面另有三間起坐是預備撫院吃飯歇息的處所演武廳東西兩面另外有幾架席棚東面是預備站班的衆位官員腿酸了好進去坐坐或者換換衣服西面是預備營務處隨員幫着看射箭的一樣擺設公案閑話休題但說那撫院轎子上得演武廳大小官員接着撫院下轎先到後面歇息營務處上洪大人陪着進去回了幾句話吃了一碗茶吩咐升坐只聽得營門外三聲大砲將臺上先掌號隨後又吹打起來撫院升座之後便有帶來的隨員同着本城州官營裏的王協台上來參堂連打三躬撫院還了三躬接着一班巡捕老爺上去請了一個安撫院止拱了一拱手參堂之後站立兩旁便是王協臺頂盔貫甲褂刀佩弓從演武廳旁邊拔了一面旂兩手拿着走到撫院公案前屈了一條腿嘴裏報了聲請大人發令撫院吩咐先看洋操次看陣圖次演放大砲末了看藤牌同各種技藝王協臺答應下來走到演武廳台階上把面旂子交到中軍都司手裏那中軍執旂在

手朝着南面越了兩越將臺上嗚嗚的奏起西樂來老遠的便見有多少洋鎗隊由教習打着外國口號一斬齊的走了上來中軍又朝着演武廳雙膝跪下報了一聲大人看洋鎗隊然後起來站在一邊這底下便是洋鎗隊操演放了幾排鎗仍舊由教習押着下去接着看操演陣勢什麼一字長蛇陣兩儀陣三才陣四面埋伏陣五路進攻陣當中還有什麼長蛇陣變螺螄陣螺螄陣變八卦陣忽而兩軍對壘互相廝殺正在熱鬧之際這個擋裏放了幾門大砲放的震天價響衆兵各歸隊伍照壁墻下緊對演武廳支起一架帳蓬上竪起一面大旗寫着三軍司命四個大字接着就看籐牌幷各種技藝翻觔斗爬桿子樣樣都做到只聽將臺上打着勝鼓吹着將軍令把所有的隊伍圍着校場由前至後挑了一個圈子說是收隊然後中軍仍舊拿旂子走上去交給協臺協臺跪稟撫院報了聲請大人收令然後撫院退堂吃飯一衆官員亦下去歇息吃過午飯重新升座一切參堂禮畢就看各將校的步箭此乃軍政大典王協臺是二品大員到了此時也不能不佩弓伺候向例撫院謙和點的必定免射況且他是武鼎甲出身是天子開軒親取的門生就是放出來做個參將比協臺小了一級也是一概傳免這位撫院性情雖是賺和無奈他見了這位王協臺一臉烟氣問他營裏的事情多是前言不對後語因此心上就十二分的不舒服他等到點名的時候上頭巡捕官唱了一聲王將官王必魁在底下答應了一聲到一面拿弓在手一面却拿眼睛看着上頭一心只指望上頭免射顧全他的面子誰曉得上頭只是不開口一等等了一刻多工夫大家都看愣了上頭還是不響王協台這一氣非同小可只得拔出箭來搭上弓弦也不及擺架子對準頭颼颼颼五枝箭接連射去却是一枝都不中射完之後照例上來屈膝報名那撫台見是如此知道王協台有心瞧他不起一時惱羞成怒等他上來報名的時候便認眞發作起來說三年軍政乃是朝廷大典現奉上諭不准瞻徇你瞧不起本院

便是瞧不起朝廷你爲一營表率弓箭尚如此生疏則其他可想本院唯有照例題參以肅軍政說完便叫先摘去他的頂戴下去候參王協台原本因他是武鼎甲出身撫院不給他面子免他步射一時火性發作有意五枝不中今見撫院動氣便也懊悔不迭只是跪在地下不肯起來撫院也不睬他便把其餘各將官依次點名校射撫院又嫌靶子太近換了一個親信的巡捕同了兩個戈什拿弓重新量準誰知這些巡捕戈什都是得了他們錢的任憑撫院如何認眞量來量去那弓只是在地下打滾閑話休題靶子立好於是一個個挨次射去西面蓆棚子裏另有營務處洪大人帮同校看免得躭誤時候衆人因見撫院動氣大家俱各小心不敢怠慢一時事完王協台還是跪着不起撫院退堂之後少坐一坐便令起身回轅衆人照例送迎不須多述且說撫院回到行轅便傳營務處洪大人進見說王協台技藝既已生疏兵丁亦少訓練立刻將他撤任另委跟來的一個記名總兵先行署理回省之後再行具摺奏參洪大人答應了下來只見王協台戴着沒有頂子的帽子兩個眼睛哭的紅腫腫的同着本州三荷包到洪大人跟前托他求情又被洪大人埋怨一番說你怎麼好同他賭氣呢現在叫我亦沒有法想你暫且交卸跟着到省替你想法子王協台無法只得退去後來撫院回省之後王協臺又去求洪大人洪大人要他六千銀子保他不壞功名可憐他一個武官那裏拿得出好容易湊了二千銀子送去洪大人不收撫院的意思要拿他奏參革職洪大人假做好人替他求情降了一個都司看官須知大凡革職的人一保就可以開復有官降調的人非一級一級的保升上去不可這便是洪大人使的壞這是後話要知撫院看操之後尚有何項舉動且聽下回分解





K3018
(4)

現形記

双紅堂
小説
133(4)

官場現形記卷之七

南亭新著

式宴嘉賓中丞演禮　采辦機器司馬濫交

却說那撫院閱兵之後因爲山東東半省地方已漸漸爲外國人勢力圈所有不時有交涉事件雖說中外協和凡事尚能和平辦理撫院來的時候那外國總督特地派了一枝兵前來迎接也就算得十二分面子所以撫院一進行轅便叫繙繹寫一封洋文信送去訂期閱兵之後前來拜見到了這一天撫院吃過早飯便帶了一個洋務隨員是個同知前程姓梁名世昌廣東人氏一個繙繹是個知縣姓林名履祥福建人氏撫院大轎在前他二人小轎隨後到了總督公館投進帖子裏頭傳出話來說了一聲請撫院降輿進內那總督着實敬重立刻脫帽降階相迎見面握手歸坐之後彼此說了些仰慕的話無非繙繹傳言無庸細述那總督又

拿出幾種洋酒洋點心敬客撫院接過之後便即相辭出來跟手那外國總督命駕前來答拜撫院接着也着實殷勤一番總督去後撫院便傳州官上去同他商量預備明天請外國人吃飯州官三荷包聽了撫院吩咐下來自己思量上司的差使倒好辦這請外國人吃飯的事情却沒有辦過外國人吃番菜是不用說的了從前走過幾遭上海大菜館裏狠擾過人家兩頓有了廚子菜還做得來但是請外國人是個甚麼儀注須得預先考較免得臨時貽笑外人少不得又把丁白建丁師爺請來商議丁白建想了一回子說這事情須得同撫憲同來的繙繹商量他們這些人自小同外國人來往這個禮信一定知道的三荷包一聽這話有理便叫拿帖子去拜撫院同來的繙繹林老爺二人相見之後寒暄了幾句三荷包便把要叨教的意思說了出來誰知這位林老爺是個最刁不過的一聽來意是要叨他的教他便拿腔做勢跳到架子上說這是頂容易的事嘴裏雖說容易究竟容易在那裏却不肯告訴與人三荷包再問問他他更指東話西一味支吾又說臨時我自來照料又說連我也不懂得甚麼三荷包無可奈何只得辭了出來又與丁師爺商量還虧得丁師爺交游道廣仍舊找到他那個借外國傢伙的朋友也是在外國官跟前當繙繹的一個廣東人同他說了承他的情甚麼規矩甚麼儀注那是頭一席那是第二席那是主位先上甚麼酒一五一十統通告訴了他丁師爺回來告訴了三荷包三荷包歡喜不盡連夜又把那位繙繹請了來留他吃飯同他商量又請他寫了一張菜單一共開了十幾樣菜五六樣酒三荷包接過看時只見上面開的是清牛湯炙鮮魚冰鹽阿丁灣羊肉漢巴德牛排凍豬脚橙子冰忌廉澳洲翠鳥鷄龜仔蘆筍生菜英腿加利蛋飯白浪布丁濱格豬古辣冰忌廉葡萄乾香蕉咖啡另外幾樣酒是勃蘭地魏司格紅酒巴德香檳外帶酣水鹹水三荷包看了連說費心得狠又想撫憲大人是忌牛的第一道湯可以改作燕菜餚蛋湯這樣燕菜是我們這邊的

頂貴重的菜而且合了撫憲大人的意思免得頭一樣上來主人就不吃叫外國人瞧着不好那譯譯連說改得好索性把牛排改法猪排三荷包道外國人吃牛肉也不好沒有等到拿上來的時候多做幾分猪排不吃牛的吃猪你說好不好繙譯又連說就是這樣變通辦理三荷包又叫把單子交給書稟師爺用工楷謄出十幾分來到了第二天大早三荷包起來穿着簇新的蟒袍補褂走到撫院這邊親自監督調排桌椅安放刀匙總共請了三個外國官四個外國商人兩個外國官帶來的繙譯這裏是撫憲一位營務處洪大人一位洋務隨員梁老爺一位撫院繙譯林老爺一位連着州官三荷包算了算一總是十四位又叫書稟師爺把某大人某老爺一個個拿紅紙寫了簽條三荷包又請那位繙譯帮着點對那裏是首席該甚麼人坐那裏是二席該甚麼人坐分派既定就把紅簽放在這人坐的面前倘是外國人隨手請繙譯寫一排洋字在上面好叫外國人認得這時候桌子上的擺設玻璃瓶件鮮花之類一律齊備廚房裏亦諸事停當三荷包又問外國酒送來沒有管家們回都已送來三荷包叫把酒瓶一律打開連荷蘭水也開好幾瓶等用免得臨時手忙脚亂繙譯說酒和水開了怕走氣只好臨時要用現開三荷包又說今日請客自然撫院主人然而兄弟也有半個主人在裏面一切儀注須預先學習繙譯說外國人請貴重客都是主人自己把菜一分一分的分好然後叫細崽端到客人面前三荷包聽了他話馬上要學這個禮節便叫廚房裏把做好的多餘菜拿出幾樣經他的手一分一分的分好叫管家們一律穿着簇新的大褂裝作細崽模樣以供奔走等到各事停當那時已有巳牌時候外國人向來是說幾點鐘便是幾點鐘是不要催請的這日請的十二點鐘等到十一點打過撫院同來的什麼洪大人梁老爺林老爺一齊穿着行裝上來伺候三荷包便請丁師爺陪着那個繙譯在帳房裏吃飯以便調度一切又歇了兩刻鐘果見外國人絡續的來了

撫院接着拉過手探過帽子分賓坐下彼此寒暄了幾句無非繙譯傳話少停衆客來齊撫院讓他們入席衆人一看簽條各人認定自己的坐位毫無退讓先上一道湯衆人吃過撫院便舉杯在手說了些兩國輯睦彼此要好的話由繙譯傳給撫院聽了撫院又謝外國官也照樣回答了幾句仍由繙譯繙了出來那首席的遂舉起酒來一飲而盡一面說話一面吃菜不知不覺已吃過八九樣後來不曉得上到那樣菜三荷包幫着做主人一分一分的分派不知道怎樣一個調羹一把刀沒有把他夾好掉了一塊在他身上把簇新的天青外套油了一大塊他心上一急一個不當心一隻馬蹄袖又翻倒了一杯香檳酒幸虧這桌子上舖着白檯毯那酒跟手收了進去不至倘到別處又幸虧這張大菜桌子又長又大撫院坐在那一頭做主人三荷包坐在這一頭打陪兩個隔着狠遠沒有被撫院看見還是大幸然而已經把他急的耳朵都發了紅了又約摸有半點多鐘各菜上齊管家們送上洗嘴的水用玻璃椀盛着營務處洪大人一向是大營出身不知道吃大菜的規矩當是荷蘭水之類端起椀來喝了一口嘴裡還說剛纔吃的荷蘭水一種是甜的一種是鹹的這一種想是淡的然而不及那兩樣好他喝水的時候衆人都不在意只有外國人看看他笑後來聽他如此一說纔知道他把洗嘴的水喝了下去繙譯林老爺拉了他一把袖子悄悄的同他說這是洗嘴的水不好吃的他還不服嘴裏說不是喝的水爲甚麼要用這好椀盛呢大家曉得他有痰氣的也不同他計較後來吃到水果他見衆人統通自家拿着刀子削那果子的皮他也只好自己動手吃到一半又一個不當心手指頭上的皮削掉了一大塊弄的各處都是血慌的他連忙拿手到水椀裏去洗霎時間那半椀的水都變成鮮紅的了衆人看了詫異問他怎的他又好强不肯說又回頭低聲罵辦差的連水果都不削好了送上來管家們不敢回嘴三荷包看看狠難爲情少停吃過咖啡客人絡續辭去主人送客大家散席仍

當是丁師爺過來監督着收傢伙有個值席的二爺說倒底人家做到撫院大人大物無論他見中國人外國人那規矩是一點不會錯的有這樣的才情所以纔能彀做到撫院想這洪大人不是喝了洗臉水就是割了手指頭甚麼材料做甚麼官那是一絲一毫不會推板的想我們老爺演習了一早上還把身上油了一大塊倘若不演習還不知要弄到那個分上哩這二爺正說得高興不提防旁邊有個撫院跟來的一個三小子是伺候撫院執帖門上的聽了這話便說道你說撫臺大人他不演習他演習的時候這怕你看不見罷哩那二爺道夥計你看見你說三小子道他老人家演習我那裏會看得見我也不過是聽我們包大爺講的我們包大爺說大人昨天晚上叫了林老爺上去問了好半天的話林老爺比給大人看大人又親自操習了半夜我們包大爺也在旁還幫着學上菜整整鬧到四更多天纔下來打了個盹天底下那有不學就會的事情那二爺還要再說被丁師爺催着收傢伙不能再說了後來那些外國官員商人又請撫院一千人到他那裏去宴會一連吃了兩三天方纔吃完這幾天裏撫院狠認得了幾個外國人題起富強之道外國人都勸他做生意撫院心裏亦以爲然就向他們着實叨教回省之後有幾個會走心經的候補老爺們一個個上條陳講商務撫院一概收下內中有一個候選通判是洋務局老總的舅爺姓陶名華字子堯靠他姊夫的面子爲他文墨尚好有時候做封四六信還充得過所以他姊夫就求了撫院委他在洋務局裏充當一名文案委員他見姊夫上院回來屢屢談及撫憲大人近來着實講求商務凡有上來的條陳都是自己過目候補班子裏狠有兩個因此得法他把這話聽在肚裡心想像我在這裏當文案每月拿他二十四兩銀子薪水就是當一輩子也不會出頭現在既有這個機會我何不也學他們上一個條陳或者得個好處也未可知就是說的不好像我這候選的又不求他甚麼諒來是沒事的主意打定便開了書箱把去年

考大考時候買的甚麼商務策論時務從新拿了些出來擺在桌子上先把目錄查了半天看有甚麼對勁的抄上幾條省得費心可巧有一篇是從那裏書院課藝上探下來的題目是整頓商務策他看到這個題目急忙查出原文來一看洋洋灑灑足有五千多字一起一結當中現現成成有十二條條陳把他喜的了不得大器看了一遍也有懂得的也有不懂得的上頭還有幾個外國人的名字看了不知出處心下躊躇道如果照本抄謄倘若撫憲傳問起來還不出這幾個人的出典就要露馬脚又想把這幾個人名字拿掉不寫又顯不出我的學問淵博想來想去好在撫台也是外行不如欺他一欺倘若問起來隨便英國也好法國也好還他個糊裏糊塗橫豎沒有查考的主意打定他又是聰明絕頂的人官場欵式無一不知把頭尾些須改了幾個字又添上兩行先謄了一張草底說是自己打肚子裏纔做出來的同姊夫說明原故請他指教他姊夫雖說當的是洋務差使於這文墨一道也甚有限聽他舅爺說要到院上上條陳他便鄭重其事的戴上老花眼鏡先把舅老爺渾身上下估量了一回嘴裏說道看你不出有這樣的大才情但這位中丞是個精明不過的一個條陳進去總要請各位老夫子過目倘若把話說岔了老夫子就要批駁下來所以這上條陳一件事竟是難上加難非有十二分大本領的人決不敢冒險倘若說錯反不如藏拙的好他說這話原是看不起他舅爺的意思陶子堯便說道我也不知道好不好所以拿底子送給姊夫過目他姊夫也不理他便把條陳一條一條的念去碰着有幾個不認得的字便把舌頭在嘴裏打一個滾含糊過去一個條陳看完竟有大半不懂看看舅爺還坐在對面少不得要批評他兩句停了半晌說道老弟肚裏實在博學但上頭的意思是要實事求是你的文章固然狠好然而空話太多上頭看了恐怕未必中意愚兄於這筆墨一道雖及不到你老弟論起官場上閱歷却比你老弟多些陶子堯忙辦道這個條陳引用的典故都

是外國的事並不是空話他姊夫道是呀外國人沒有到過我們中國怎麼就會曉得我們中國的情形呢陶子堯道並不是說外國人曉得我們中國的情形原是引証外國人辦的事情確有效驗要我們照他辦的意思姊夫道我也沒工夫同你去辦總之這上條陳的事情不是兒戲的你倘若一定要上你也總要斟酌盡善院上幾位老夫子我統通認得你倘之後等我先拿進去請教請教他們幾位他們說不差再遞上去免得碰頂子豈不是好陶子堯聽了狠不自在接過稿子敷衍了兩句搭訕着出來回到自己書房裏心想此事與他商量托他代遞是萬萬不會成功的不如自己寫好明天一早自己去遞烏龜爬門檻就看此一跌好反又不與他什麼相干主意打定連夜蒸蒸敬敬謄了一個手摺次日一早乘他姊夫上院沒有下來他便穿好袍褂拿着手本也不坐轎也不帶人一直趕到院上曉得這位撫院的新章凡有遞條陳的人先在巡捕老爺那裏掛號專派一個巡捕管理此事隨到隨遞倘若中意立刻傳見所以凡是來上條陳的都歸這巡捕老爺接待當下陶子堯走來那巡捕問明來意因爲撫院有過吩咐是不敢怠慢的立刻讓進來吃茶抽烟抽空拿着手本夾着條陳上頭去回此時撫院正在那裏同洋務局總辦講話看了條陳甚是中意一見手本是洋務局文案委員便對他姊夫說道這陶某是你局裏的文案他這個條陳狠有道理不比那些空疏無據的這個想你老哥已經見過的了他姊夫聽見是他舅子上條陳心上老大捏着一把汗還怪他不聽話瞞着他做事後來聽見撫院這一番誇獎不禁轉怒爲喜連忙掇轉風頭忙說這陶倅是職道的內親蒙大人提拔自從今年二月起就在局裏當差他筆下還過得去撫院道非但過得去而且狠好他這章程上有幾條切中現今的時勢狠可以辦得說着便問巡捕這人來沒有巡捕回在外頭候着呢撫院就命請來相見巡捕去不多時果見陶子堯跟了進來見了撫院磕過頭請過安撫院讓他上坐他見姊夫也

在坐瞼上火辣辣怪不好意思的又因姊夫是局裏的老總不好僭他的坐抵死要讓他姊夫坐在上頭姊夫說大人吩咐過你就坐下罷然後在上面坐下茶房端上茶來當下撫院拿他着實抬舉并說老兄的章程竟有一大半可以行得內如榨油造紙成本不多至於賺錢却是拿得穩的但是這些機器總得外洋去買你那章程裏頭說的幾樣機器依兄弟的意思不妨每樣買上一分帶來試用陶子堯連忙回說辦機器只要到上海甚麼瑞記洋行信義洋行那行裏的買辦卑職都有朋友同他們相好只要托了他們同外國人訂好合同簽過字到外洋去辦不消三五個月就可以來回撫院說狠好隨便又問了些別的話跟了他姊夫一塊兒出來回到洋務局裏這時候他姊夫因見撫院將他抬舉也不埋怨他了還約他同到公館裏吃飯到得公館裏他姊夫已忙着把這話從頭至尾告訴了他姊姊一遍姊姊聽了自然歡喜忙同丈夫說你做姊夫的該應在撫台面前替他出把力頂好就把這辦機器的差使委了他等他好趁兩個他有了好處再不會忘記你姊夫的他姊夫道自己至親說甚麼客氣話這不是應該的嗎當下吃過中飯陶子堯仍舊回到局裏次日姊夫上院撫院便把要委陶子堯到上海的話告訴了他他果然又替他舅子着實吹噓了許多好話等到下院回到局裏那委辦機器的札子已經下來了先在善後局撥給二萬銀子帶了去辦如果不敷等到講定價錢電稟請示隨時籌撥郎舅兩個接到這個札子自然歡喜這日他姊夫便叫他把行李搬到公館裏住說不到幾天就要遠行搬在一處至親骨肉好暢敘兩日這裏文案自然另委他人不必細述次日陶子堯上院謝委又蒙撫院傳上去着實灌了些米湯把他興頭的了不得回到公館料理行裝又到各衙門同事處辭行接着各處備酒餞行一時亦難盡記且說這日正是洋務局裏幾個舊同事因爲他此番奉委一定名利雙收因此大家借了趵突泉地方湊了公分備了一席酒替他送行約的是午刻十二點

鐘會齊誰知左等不來右等不來直至日落西山約摸有五點多鐘時分大家已等的心焦纔見他坐着姊夫公館裏的四人中轎吃的醉醺醺而來大家接着奉坐獻茶陶子堯先開口道今午可巧家姊丈請客請的是兩司首道學堂裏的總辦王觀察營務處洪觀察一定要拉小弟作陪一直吃到此時方纔散席所以來的遲了一步累諸公久等大家齊說還早少頃擺上席面自然是陶子堯首座其餘作陪菜上一半酒過三巡大衆都要上來替他把盞說他有此憲眷機器辦到之後一定大有作爲將來却要提拔提拔小弟們陶子堯聽了一面孔得意之色撇着腔說道這用說嗎不是兄弟誇口這山東一省講洋務的除掉中丞竟沒有第二個人我可以同他談得來的對面一個同事道我們老總要算得這裏頭在行的了陶子堯鼻子裏哼了一聲道談何容易就講到在行兩個字家姊丈辦了這幾年的洋務局他只知道外國人三個字你問他是那幾個國度的外國人看他說得出說不出兄弟

固然沒有辦過甚麼交涉然而眼睛前幾個國度的名字也還說得出大家齊說將來上海回來老總的洋務局一席只怕就要讓給老哥陶子堯道這也看罷咧當夜宴罷回來次日一早起身他姊夫替他料理這樣料理那樣狠露殷勤爲他一向省儉是從來不用管家的特特爲爲又把自己的二爺撥出一個給他帶着出門陶子堯拜別了姊夫姊姊帶了管家取道東三府到濰縣上火車到了青島可巧有輪船進口他便寫了票搬上輪船等到開船離了岸那天忽然刮起風來吹得海水壁立把個輪船搖蕩不止陶子堯一向是有暈船的毛病一上船就躺下不能動了他管家叫張升本是北邊人沒有坐過船更是撐不住那風刮了兩天兩夜沒起陶子堯上船的時候有人替他寫了一封信托輪船上一位帳房照應這帳房姓劉名瞻光陶子堯狠擺架子這劉瞻光估量他一定是山東撫台的紅人所以纔派他這賺錢差使一心便

想拍他的馬屁口口聲聲稱他陶大人陶子堯得意非凡始而要房間船上沒有劉瞻光就把自己的一間帳房讓了出來給他吃飯是另外問劉瞻光拿自己的體已菜出來讓他吃等到刮風的時候他管家困倒了吃茶吃水都是劉瞻光派人招呼自己又時時刻刻過來問候因此陶子堯心上着實感激這天到了上海風也息了船也定了他主僕兩個也不暈了陶子堯是做官人貪圖吉利因此就擇了棋盤街的高陞棧由棧裏接客的接着叫了小車把行李推着就走主僕兩個另外雇了東洋車一路跟來到了棧房喝過茶洗過臉開飯吃過爲着船上顛播了兩天沒有好生睡因此暫不出門先在棧中睡了一覺等到醒來已是天黑只見茶房送進一張請客票來陶子堯接過來一看上寫着即請棋盤街高陞棧陶子堯大人駕臨四馬路老巡捕房對過一品香九號酌酌一叙勿却爲幸此請台安末了一行便是年月日下注三個小字是瞻光約旁邊還注着一行小字道是今日山東烟台來問

明櫃上探請幾個字陶子堯看過便知是輪船上那個帳房了他一面看條子一面管家絞上一把手巾接來揩過便起身換了一件單袍子一件二尺七寸天青對面襟大袖方馬褂其時雖交八月天氣還熱手裏又拿了一把摺扇叫管家拿了烟袋夾了護書跟在後頭走到街上不認得路只得喚了兩部東洋車叫他拉到一品香高陞棧到一品香能有多遠車夫樂得賺他幾個拉着兜了個圈子方纔拉到主僕二人下車付過車錢問了房間走了進去劉瞻光即起身相迎作揖坐下其時檯面上已有七八個人了有的頭上四轉都有些短頭髮垂了下來却是梳的淨光的勻又有大襟鈕扣上插着一朵鮮花還有些人不知道是拿什麼醺的一陣陣的香氣噴了過來這些人穿的衣服一律都是綾羅綢緞其中也有一兩個些微舊點的總不及陶子堯的古板陶子堯是初到上海由山東臨來的時候姊夫曾敦囑過他說上海不是好地方你又是初次奉差千萬不可荒唐化錢事小聲名事大陶子

堯做官心切便把此話牢記在心自己拿定主意到了上海不叫局不吃花酒免得上當這日來到一品香見開主人之後又朝着衆人作了一個揖席上的人也有站起來拱手的也有坐着不動的劉贍光便告訴他這是某人這是某人無非某行買辦某處譯之類一一道過姓名隨後又來一個人同陶子堯一並排坐下這人兩撇蟹鉗鬍鬚年紀四十上下請教尊姓台甫那人自稱姓魏字翮忉問他公館說是住在棧裏劉贍光也將他名姓報與衆人說這位陶大人是山東撫院派來辦機器的是山東通省有名的第一位能員小弟素來仰慕的衆人聽說着實起敬內中有個專做軍裝機器的買辦姓仇名五科聽了這話便想替自己行裏拉賣買就竭力恭維了幾句以示親熱之意這魏翮忉同他坐在一塊兒問長問短更說個不了後來主人讓他點菜他說不懂魏翮忉就替他寫了六樣大家又要叫局劉贍光托魏翮忉替他代一個陶子堯一定不肯說諸位請便兄弟是向不破戒請免了罷衆人一定要他叫他一定不肯叫後來衆人見他急的面紅耳赤也就罷了當下各人的相好絡續來到也有唱的也有不唱的獨有魏翮忉叫的是小先生跟局大姐着實標緻一見魏老就伏在他身後咬了半天的耳朵席面上的人都說老三搭魏老直頭恩得來老三斜溜了他們一眼不理衆人仍舊說他的話此時陶子堯坐在一邊只作不看見一妥時局已到齊眞正是翠繞珠圍金迷紙醉說不盡溫柔景象旖旎風光當下仇五科竭力的想拉籠他趁衆人斷混的時候已囑咐他相好趕緊回去備個雙檯跟局的的答應着忽忽裝了兩袋烟同了先生下樓而去仇五科便走到劉贍光面前托他代邀陶大人同去吃酒劉贍光立刻代達陶子堯再三推辭劉贍光道子翁不叫局兄弟不敢勉强少坐一會吃一兩樣賞光魏翮忉也幫着湊趣說我們這五科哥極愛朋友今天是專誠相請酒已交代子翁務必要去的又向五科說五科哥你不妨先走一步吩咐他們就擺起來稍停一刻我們陪了子

翁過來仇五科又說了一聲拜托方纔穿好馬褂辭別衆人而去
這裏主人見菜上齊吃過咖啡細崽送上帳單主人簽過字便讓
衆人同到仇五科相好家吃酒去陶子堯先還不肯後來被劉瞻
光魏翩仞一邊一個拉了就走出得一品香一直朝西而去魏翩
仞便告訴他這條叫四馬路是上海第一個熱鬧所在這是書塲
這是茶店一一的說給他聽陶子堯在外頭混了多年也聽見過
人家說四馬路的景緻今番目覩眞正是笙歌徹夜燈火通宵他
那一種心迷目眩的情形也就不能盡述魏翩仞是聰明不過的
人到眼便知分曉況且剛纔檯面上已經同他混熟因此就在路
上一力勸他說子翁古人有句話說得好叫做大德不踰閑小德
出入可也像你子翁不叫局不吃酒自然是方正極了然而現在
要在世路上行事照此樣子未免就要吃虧陶子堯聽了不勝詫
異一定要請教魏翩仞道兄弟不是一定要拉子翁下水但是上
海的生意十成當中倒有九成出在堂子裡你看來往官員那一
個不吃花酒不叫局陶子堯道你說生意甚麼又說到做官的呢
魏翩仞道你不要聽了奇怪即如你子翁誰不知道你是山東糜
院委來的你子翁明明是個官然而辦的是機器請問這樣機器
那樣機器那一項不是生意呢要辦機器就要找到洋行這些洋
行裏的康白度那一個不吃花酒非但他請你還得你請他他請
你一半是地主之情一半是拉你的賣買你請他是要勞他費心
好替你在洋人跟前講價錢約日子只要同你講得來包你事事
辦得妥當而且又省錢又不會躭誤日子豈不一舉兩得呢陶子
堯道如此說來一定要兄弟吃酒叫局的了魏翩仞道這個自然
你不叫局你到那裏擺酒請朋友呢陶子堯一頭走一頭尋思忽
走到一爿茶店門口上面豎着一塊匾寫着西薈芳三個字衆人
齊說就在這裏進去罷陶子堯不知不覺便跟了進去究竟魏翩
仞是何等樣人陶子堯曾否破戒且聽下回分解

南亭新著

談官派信口開河
虧公項走頭無路

話說陶子堯跟了衆人走進西薈芳只見這弄堂裏面熙來攘往轂擊肩摩那出進的轎子更覺絡繹不絕魏翩仞便告訴他這轎子裏頭坐的就是出局的妓女你看出出進進這一晚上要有多少生意陶子堯聽了答應着便想到自己從前在山東省裏的時候雖靠姊夫的光當了文案然而終是寄人籬下有時在路上走着碰着那些現任老爺們坐轎拜客前呼後擁好不威武幾時我方得有此一日如今看見出局的轎子一般是呼盧喝六橫衝直撞叫人見了不覺打動了做官思想陶子堯一頭呆想不知不覺又穿過一道門走到一家門口高高點着一盞玻璃方罩的洋燈墻上掛着幾張招牌寫着某某書寓一時也記不清楚衆人讓他

南亭新著

談官派信口開河
虧公項走頭無路

話說陶子堯跟了衆人走進西薈芳只見這弄堂裏面熙來攘往轂擊肩摩那出進的轎子更覺絡繹不絕魏翩仞便告訴他這轎子裏頭坐的就是出局的妓女你看出出進進這一晚上要有多少生意陶子堯聽了答應着便想到自己從前在山東省裏的時候雖靠姊夫的光當了文案然而終是寄人籬下有時在路上走着碰着那些現任老爺們坐轎拜客前呼後擁好不威武幾時我方得有此一日如今看見出局的轎子一般是呼盧喝六橫衝直撞叫人見了不覺打動了做官思想陶子堯一頭呆想不知不覺又穿過一道門走到一家門口高高點着一盞玻璃方罩的洋燈墻上掛着幾張招牌寫着某某書寓一時也記不清楚衆人讓他

進去他便隨了衆人一直上樓樓下有些男人喊了一聲客人上來一幫人纔走到半扶梯就有許多娘姨大姐前來接應一問是仇老一淘就領了進去又喊了一聲仇老客人便見仇五科迎了出來大家朝他拱手陶子堯也只得作了一個揖接着娘姨請寬馬褂倒茶拿水烟袋絞手巾先生敬瓜子別人是認得的只有陶子堯是生客隨口問了一聲尊姓陶先生聽着笑了一笑仇五科便請衆位寫局票魏翩仞搶着代筆自己先寫了一張陸桂芬劉瞻光說翩仞是醉翁之意罷哩魏翩仞只顧寫他的也不理戲仇五科說翩仞是醉翁之意罷哩魏翩仞只顧寫他的也不理人一連寫了三四張回頭又問子翁倒底怎麼樣還是破戒不破戒陶子堯說話活動知道剛纔一聲尊姓陶先生聽着笑了一笑仇五科便請衆位寫局票魏翩仞搶着代筆自己先寫了一張陸桂芬劉瞻光說翩仞是醉翁之意罷哩魏翩仞只顧寫他的也不理戲仇五科說翩仞是醉翁之意罷哩魏翩仞只顧寫他的也不理人一連寫了三四張回頭又問子翁倒底怎麼樣還是破戒不破戒陶子堯說我這裡沒有熟人可叫仇五科說小弟的檯面子翁總得賞光破一轉戒的了魏翩仞見陶子堯說話活動知道剛纔路上勸他的話有點意思了就說子翁沒有熟人五科的熟人狠多就請他代一個罷當下仇五科就替他代了一個小陸蘭芬陶子堯看見桌子上的局票共是八九張一時也記不清楚只見劉瞻光叫的是張書玉想就是在一品香叫的那一個了又見桌子上還有幾張寫剩的請客票上面是刻就的飛請大人老爺即臨同安里小金媛媛家一叙等話他就問誰是小金媛媛魏翩仞告訴他就是五科的貴相知剛纔一品香見過來到這裏又問過你尊姓怎麼就忘記了彼此一笑而罷少停擺檯面起手巾仇五科便讓陶子堯首座陶子堯抵死不肯坐劉瞻光魏翩仞又幫着說今天是五科專誠相請我們是沒有人僭你的一面說一面大衆都坐好就剩一個首坐陶子堯竟其恪守官場無法只得坐了仇五科手執酒壺親自奉酒陶子堯竟其恪守官場無法只得坐了仇五科手執酒壺親自奉酒陶子堯竟其恪守官場無法只得坐了仇五科手執酒壺親自奉酒陶子堯竟其恪守官場規矩站起來作揖弄得仇五科無法只得放下酒壺還他的揖主人一齊敬完之後他一定要還敬斟了酒還不算又深深作了一個揖又朝着衆人作了一倒揖說了聲有僭然後坐下吃酒一時菜上八道酒過三巡叫的局陸續都來了只有陶子堯的局沒有

來他雖初入花叢瞧着別人的局都到了自己的不來未免覺着沒趣後來菜都上齊主人數了一數檯面上的局獨獨小陸蘭芬未到立刻叫人去催了一會小陸蘭芬來了見了仇五科竟不題姓叫了聲禿頭老爺問那一位是陶大少仇五科指給他看跟局娘姨同先生到了陶子堯跟前一家說一句陶大少對不住陶子堯一聽叫人家老爺叫我大少心上有點不高興後來見魏翩仞趕着跟局娘姨叫新嫂嫂說這位陶大人是從山東來的今天纔下輪船叫你先生多唱兩隻曲子過天陶大人還要到你搭去請客哩娘姨聽了趕到陶子堯背後連忙改口一口一聲陶大人甚麼場化小大人勿厭棄請過來幾個大人長大人短把個陶子堯喜的不亦樂乎一時上過乾稀飯小陸蘭芬跟局新嫂嫂聽了魏翩仞一番言語曉得陶子堯是戶好客人一直坐着不走等到散過檯面一定要同到他家去坐起初陶子堯不肯後來又是魏翩仞勸駕兩人一路同去陶子堯方纔允了當下新嫂嫂跟着轎子在前陶魏兩個人在後轉了兩個灣又是一條弄堂上面寫着同慶里三個字進去第三家上樓對着扶梯一直便是蘭芳房間等到二人上樓蘭芳已經到家多時了新嫂嫂竭力張羅寬馬褂打手巾先生敬瓜子裝水烟左一聲大人右一聲大人叫得陶子堯好不樂意也不顧魏翩仞在坐便打着官腔把自己的履歷盡情告訴了二人這房間裏還有兩個粗做老婆子聽了不懂都坐在那裏打盹魏翩仞先在榻床上吃大烟後來也睡着了這裏陶子堯沒了顧忌話到投機越說越高興只聽見他說道我們做官的人說不定今天在這裏明天就在那裏自己是不能作主的新嫂嫂道難末大人做官格身體搭仔討人身體差勿多哉陶子堯不懂甚麼叫做討人身體新嫂嫂就告訴他纔說得一句堂子裏格小姐陶子堯就駁他道我的閨女纔叫小姐堂子裏只有姑娘怎麼又跑出小姐來了新嫂嫂說上海格規矩才叫小姐也有稱先生格陶子堯道你又來了我們請的西席老夫子纔叫先生怎麼堂

子裏好稱先生新嫂嫂知道他是外行笑着同他說道耐勿要管俚先生小姐賣撥勒人家或者是押帳有仔管頭自家做勿動主才叫做討人身體格耐篤做官人自家做勿動主阿是一樣格陶子堯道你這人眞是瞎來來我們的官是拿銀子捐來的又不是賣身同你們堂子裏來比說着那面色狠不快活新嫂嫂最乖不過一看陶子堯氣色不對連忙拿話打岔道大人路涼辛苦哉走仔幾日天太太阿曾同來是倷格他怕陶子堯太太同來有了管頭所以問這一句話這是新嫂嫂細心之處陶子堯見問不禁怒氣全消面孔上又換了一副得意之色說道你聽我來告訴你你們不知道我們做官的人辛苦呢固然辛苦然而等到官運好的時候做的着實有趣也就不覺其苦了山東做官怎麼就會來在你們上海新嫂嫂道格當中是倷格緣故阿是高升到別場化去路過上海格陶子堯閉着眼睛吃水烟不去理他看看一根紙吹吃完新嫂嫂趕忙又點好一根送上陶子堯纔同他講道說來也巧今年大年初一我早晨起來拜過天地祖先就請出骨牌來新嫂嫂道阿是推牌九陶子堯道別胡說新嫂嫂嚇的不敢則聲陶子堯道因我生平頂相信是牙牌神數這是拿骨牌起課一起出來却是兩個上上一個中下那首詩的句子我全記得我念給你聽頭兩句是一帆風順及時揚穩渡鯨川萬里航頭一句風順是說我的官運第二句就隱隱指着我要到上海這都是命裏注定的你說靈不靈新嫂嫂聽了詩句不懂只好順着說道最靈勿過格是菩薩大人耐格本錢詩阿帶得來也替倪起格課倪有仔三個月格喜哉起起是男是女如果是男將來命裏阿有官做也勿想倷入閣拜相只要像你大人也好哉陶子堯連連搖手道笑話笑話你們的兒子怎麼也好做起官來了新嫂嫂道倪格兒子爲倷做勿得官格陶子堯道大清例上凡是倡優隸卒的子孫一概不准考不准做官新嫂嫂道難末倪又勿懂哉倪格娘有格過

房兒子算倪的阿哥從前也勒一头洋行裏做買辦格前年捐仔知府新近升仔道台連搭頂子也紅哉就勒此地侅格局裡當總辦新嫂嫂剛說到此小陸蘭芬插嘴道阿姨耐說格阿是老爺前埭老爺屋裏做生日叫倪格堂差屋裏向幾幾化化紅頂子才勒浪拜生日阿要顯煥老爺還說明朝來吃酒呀新嫂嫂道就是俚哉又對陶子堯說道倪格阿哥可以做官倪格兒子是俚格阿姪有侅勿好做格陶子堯聽了做聲不得心想他家裏有這們闊人我得拿兩句話蓋過他纔轉過我的面子來尋思了半天說道我這番來撫台給我幾十萬銀子托我辦機器我動身的那一天撫台還坐着八轎親自送到我城外藩台以下的那些大人們離城十里搭了一座彩棚在那裏候着送等我到得那裏撫台也趕到了把公事談完隨手在靴頁子裏掏出一張四萬銀子的匯豐銀行的匯票托我到上海替他留心買四位姨太太大約一萬銀子一個如果不敲叫我打電報去問他找新嫂嫂道像倪格蘭芬只要耐八千洋錢陶大人耐阿好拿倪格蘭芬討仔去罷蘭芬道倪阿有格號福氣陶子堯道你別這們說俗語說的好嫁鷄隨鷄嫁狗隨狗你嫁了我們撫臺做姨太太我們都得稱你憲姨太太新嫂嫂道有心托仔耐陶大人做仔格格媒人罷蘭芬道倪總勿會忘記耐格謝謝耐後補耐末哉陶子堯道的的確確是實缺併不是候補說到這裏新嫂嫂又特地倒了一椀茶叫他潤潤嘴陶子堯又說道剛纔的話沒有說完撫臺拿銀票交代與我之後我拿過來往馬褂錢裏一放隨即起身上轎撫台還要敬酒我被他們鬧的腦子疼再三辭謝方纔免了撫台帶領大小官員送至轎前齊打一恭我也還了一個揖只聽得耳朵旁邊泊隆通泊隆通新嫂嫂道格當中侅格緣故陶子堯道營裏的兵開大砲送我所以耳朵旁邊只聽得泊隆通泊隆通陶子堯說些高興不提防魏翩仞在榻上一覺困醒併不知道他說得甚麼只聽得甚麼泊隆泊隆通也就依着他說泊隆通泊隆通陶子堯見他睡醒疑心方

纔的話都已被他聽見面上一紅不好意思再說下去自言自語道我們在這裏說營裏放大砲新嫂嫂道勿亮張格格大砲倒拿魏老嚇醒魏翩勿睡眼朦朧也沒有聽淸只是揉眼睛新嫂嫂連忙綏過一塊手巾蘭芬道陶大人說格閙忙煞格底下說哩陶子堯也不理他魏翩勿揩過臉撲出叢來一看已是三點三刻說時候不早了陶大人就在這裏借了一夜乾舖罷我是要失陪了陶子堯一定也要起身回棧新嫂嫂挽留不住又要留他兩人吃過稀飯再走他兩人因爲時已晚急欲回去新嫂嫂同了蘭芬一直送到樓下開開大門看他兩人出弄堂陶子堯不識路途魏翩勿便同他走出弄堂由石路挽到馬路叫陶子堯向東一直走到四馬路南便是棋盤街離高陞棧狠近的陶子堯至此方悟原來高陞棧到一品香甚近用不着坐東洋車的今天從棧裏出來被東洋車夫所欺不知道在那裏兜了一個圈子纔到得一品香可見上海地方人心欺詐是要刻刻留心的

當下便謝過魏翩勿兩人拱手作別陶子堯帶了跟班回棧魏翩勿自到相好大姐老三處過夜不題且說次日陶子堯一覺困到一點鐘方纔睡醒起來洗臉便有魏翩勿前來約他一同出去到九華樓吃揚州館子吃完之後就在公一馬車行叫了一部象皮輪皮蓬車一同去游張園可巧這日是禮拜所有昨天檯面上幾個朋友倒有一大半在這裏劉瞻光因輪船未開亦到園中玩要仇五科一直等到打過四點鐘方纔來到在大洋房裏大家會齊分了兩張桌子吃茶此時游園妓女數一數足足到了五六十個把個大洋房擠的實實窒窒的好不熱鬧陶子堯跟了衆人出去兜了一個圈子不提防在照相地方碰見新嫂嫂同了蘭芬在那裏照相見面之後着實殷勤一路跟着同到大洋房新嫂嫂便把烟袋送過魏翩勿因同陶子堯咬耳朵說彭着瞻光還未開船難得今天朋友齊全不如此刻就到他家請客又應酬了蘭芬豈不一舉兩得陶子堯本有到他那裏請客的意思但是面嫩一時

說不出口聽得魏翩仞之言連說好極好極魏翩仞先替他交代新嫂嫂道陶大人吃酒菜是要好的交代本家大阿姐不要搭漿說完之後又替他張羅劉瞻光仇五科一班人這班酒肉朋友天天在堂子裏混慣的豈有不來之理當下新嫂嫂要拉着陶子堯一同回去陶子堯又拉着魏翩仞一塊兒走隨即上了馬車離了張園不上一刻工夫早已來到泥城橋馬夫巴結大大的兜了一個圈子方纔同到石路口下車進去新嫂嫂先交代過本家喊了一檯下去兩人上樓吃茶吃烟不多一歇劉瞻光同了兩個朋友先到跟手仇五科也來了其時已有上燈時分在席的人多半因有翻檯催着快擺立刻寫局票擺檯面起手巾叫局主人一個個敬酒然後大家歸坐少停局到唱曲子豁拳手忙脚亂烟霧騰天陶子堯自充行家嫌這些姑娘們的曲子不好仇五科便說子翁一定是高明的了檯面上有一個不懂事的朋友一定要請教一隻又把一位先生拉胡琴的烏師留下好教他拉着等陶大人唱誰知陶大人抵死不肯唱後來把他弄急了他拿劉瞻光拉到一邊低低同他說道我們是官體怎麼好同他們一樣倘若這風聲傳播到山東那可不是玩的劉瞻光招呼了仇五科仇五科又招呼了那個朋友大家覺着沒趣不及上乾稀飯都已興辭而去陶子堯也不在意吃過了酒送過了客獨有魏翩仞不走他原是最壞不過的看見陶子堯官派薰天官腔十足曉得是喜歡拍馬屁戴炭簍子的一流人新嫂嫂雖是女流亦早已看出魏翩仞假托出恭拉了新嫂嫂到小房間裏二人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商量好了一條計策其時陶子堯正在大房間裏坐在烟舖上叫蘭芬裝水烟聽他的高談闊論說做了撫台姨太太出起門來要坐四人轎還有戴頂子的把轎杠轎子前頭還有一頂紅傘無論走到那裏都有人辦差有人伺候怕的是姨太太在大人跟前不要說大壞話只要稍微點上兩句無論是誰都吃不起姨太太屋裏伺候的人有了頭有老媽有二爺有打雜的要什麼有什麼面

聰明不過檯面上亦聽得人講起這新嫂嫂的身分也就都已明白了當下吃過稀飯打過兩點鐘蘭芬是沒有晏堂差的大家收拾安睡陶子堯居然就在這裏借了一夜乾鋪究竟如何無庸深考但覺與新嫂嫂情投意合如膠加膠一連住了八七日不是人家請他就是他請人家十連七天沒有斷過每天總要困到兩三點鐘方起等新嫂嫂梳洗過後一同吃早飯吃過早飯便是一部馬車起先還帶蘭芬同坐後來連蘭芬也不帶了出門之後不是遊張園便是兜圈子走到大馬路仁昌祥震泰昌以及亨達利等處總得下車不是買綢緞便是買鏢買戒指一買便是幾百塊此外打首飾買珠子還不在內起先每次出門陶子堯一定要到錢莊上帶幾百銀子莊票一二百塊洋錢鈔票在身邊後來各家都熟了知道陶大人是個闊客就沒得錢也肯賒給他了從前陶大人穿的衣服新嫂嫂嫌他古板特特爲爲叫了幾名裁縫在家裏客堂裏替他做趁便自己又做了些時式衣服細算起來數

子上的月費一個月二百兩做衣服打首飾吃飯用人用錢還不在內但就二百兩一月而論已經比我們局裏總辦的薪水多了一倍蘭芬道陶大人耐做官一個月有幾化進帳耐阿有姨太太耐格姨太太一個月撥俚幾化洋錢用陶子堯只顧說的高興不提防有此一問堵住了嘴一時對答不來蘭芬還連着問他他只顧吃水烟歇了半晌正想拿話支吾他却好魏翩仞同新嫂嫂從小房間裏出來把話打住魏翩仞便披起馬褂要走又朝着新嫂嫂努努嘴新嫂嫂會意其時陶子堯又要跟着走誰知一件馬褂却被新嫂嫂扣住不給陶子堯到此無法只好聽魏翩仞一人獨去這裏新嫂嫂又張羅陶大人吃稀飯又打發陶大人管家先回棧房這天晚上自從擺檯面一直到魏翩仞走凡有來叫局的新嫂嫂都叫小大姐阿金跟了出去自己却一直在屋裏陪着陶子堯無意中又同他說倪格蘭芬雖然十六歲還是小先生勒樣式事體有倪勒渡決勿會虧待耐的陶子堯雖說只來得兩天因他

目也就不少了陶子堯一心被新嫂嫂迷住竭力報效核計所化之錢旬日之間和酒局帳不過一百多元買東西做衣服通扯已不下三四千金之譜再加別的用度通算起來帶來的二萬不過纔用得四分之一自己一算還不爲多將來機器買成無論那注帳裏多報銷一筆就穀了如此一算心上一寬依舊爛化浪費起來有一天新嫂嫂的娘過生日喊了一班人在堂子裏宣卷單他一個擺了一個四雙雙檯有些不認得的人也都拉了來吃酒魏翩仞看見他的錢化的淌水一般不加愛惜心上便想他的錢也就用的不少了若不從此時下手更待何時次日先去同仇五科商量仇五科道這種壽頭不弄他兩個弄誰魏翩仞道想個甚麼法子去弄他仇五科道容易你去同他說後天開公司船他要辦機器同他到我這裏來大家都是自己人還他便宜就是了魏翩仞同仇五科本來是做慣聯手的心上明白急急奔至同慶里找到陶子堯其時新嫂嫂正坐在客堂窗下梳頭陶子堯坐在旁邊坐着吃湯糰一面吃湯糰一面看梳頭恰在出神的時候底下喊客人上來正思躲避見是魏翩仞繼縮住了腳當下寒暄得幾句魏翩仞便拉他到正房間裏坐下同他講到買機器的話說不要看這樁事情倒是狠不容易辦的聽見仇五科說明天有公司船開有甚麼圖樣一塊帶了去三個月就有回音倘若明天不寄等到下一班又要多少天五科是自己人替朋友幫忙難道還要你的好處嗎他叫我來問你一聲有甚麼話你去同他說亦好我替你傳話亦好陶子堯連說費心忙問我的當差的來了沒有房中娘姨一疊連聲的叫陶大人當差的上來陶子堯便交代他一把鑰匙叫他回棧房把枕箱開開裏面有個紙包撫臺的札子統通在內把那個紙包替我拿了來這裡兩個人閒談不多一刻當差的回來將紙包呈上陶子堯打開取出一片帳目大約開着幾件機器也不詳細遞與魏翩仞魏翩仞道就是這個帳嗎陶子堯道這裏頭該有幾件東西我也不知道本來要請教五科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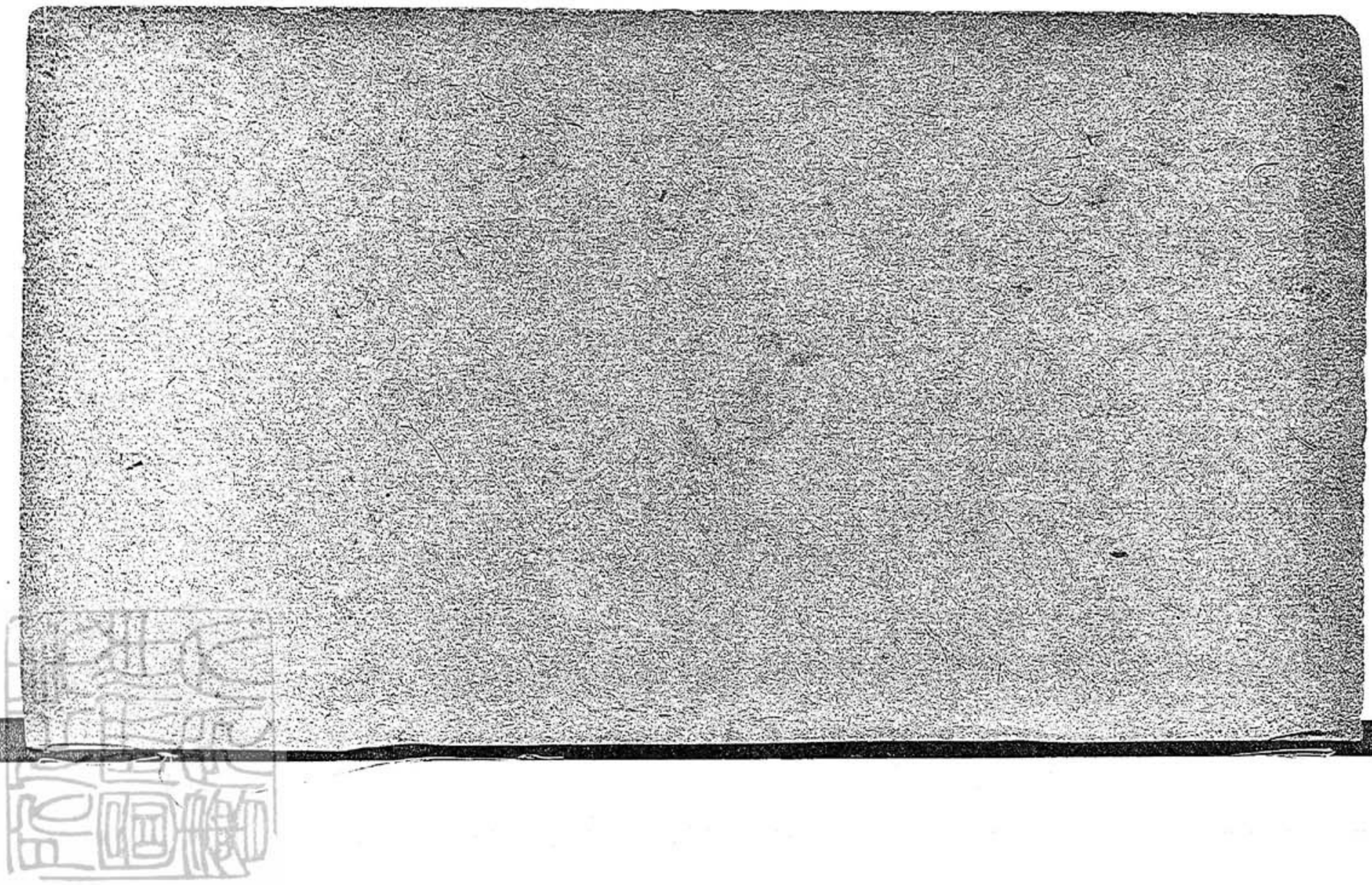
們此刻就去看他魏翩仞道同去也好新嫂嫂道倍格要緊事體托仔魏老勿是一樣格倍事體要一定自家去魏翩仞道恩得來一歇歇才離勿開格哉新嫂嫂拿眼睛眇了他一眇也不說別的仍舊梳他的頭陶子堯想要去眞是聽了新嫂嫂的話就有點懶怠去了魏翩仞道你不去也好我就替你問他一聲叫他替你開一片帳寄到外洋將來銀子是要你付的呢陶子堯道這個自然價錢克已點魏翩仞道這個是外國定好了來的價錢貴賤我們做不得主的一面說一面穿馬褂趁空陶子堯又拉他到一旁說道不瞞翩翁說兄弟當這一盪差使上頭發的盤川不過是個名色不敢用的況且到了上海又不能不應酬這裏頭托你同五科講一聲將來開帳的時候叫他酌量開總算他照應我的魏翩仞道這個還要你說嗎不過照這篇帳有跟的幾樣東西看上去不過二萬銀子的進出多開上一千八百也望得見的子翁我聽見人說你這遭來不是要辦幾十萬銀子機器嗎我們都時好朋友你別拿小注的給我們拿大注的又去照應別人陶子堯聽說樂了一樂說道機器是還要添辦先要看這個辦的便宜再辦別的魏翩仞見此情形心下明白也不再追問了便說今天托五科寄信去價錢替你合准包你便宜只要你明天同外國人當面簽個字就完了說罷揚長而去一走走到五科行裏五科接着忙問生意怎麼樣開帳沒有魏翩仞遞給他看五科看完之後說了聲就是這個嗎又笑了笑道這篇糊裏糊塗的帳怎麼好帶到外國去而且一件機器另外總有些零碎件頭都要一筆筆的開上魏翩仞道他原說托你替他斟酌五科哥據我看起來生意不過二萬銀子他這裡頭還想托你替他開花帳吞吞吐吐的彎着舌頭說又說不清只怕蘭芬那裏的一筆用帳要出在這上頭五科道看他不出賺錢的本事倒有但是他既託了我你去同他講說我都已明白帳也開好合同也弄好叫他明天來簽字我們好去替他辦魏翩仞道你眞的替他辦麼他銀子存在號裏剛纔我從同慶

里出來先挽到號裏打聽過由山東匯下來總共不過二萬銀子聽他說這一禮拜裏頭倒去拿過好幾千蘭芬家新嫂嫂手上金鋼鑽戒指也有了金釧臂也有了倒着實在那裡報効不要我們替他辦了機器到那時候拿不出來仇五科道你這個人眞正戇大叫他先來簽了字怕他走到裂裏去你我總不會落空就是了魏翩仞一聽此言也就明白當夜又趕到同慶里通知陶子堯告訴他說各事都已停當只要他明天十一點鐘到行裏簽字到了次日十點鐘魏翩仞仍趕到同慶里叫醒陶子堯起來洗臉吃點心一塊同去找五科新嫂嫂蓬頭赤脚一定還要親自替陶子堯打一條辮子方容他走當下兩個人同到洋行裏仇五科接着着實殷勤請坐之後又每人敬了一根呂宋烟從抽屜裏取出帳來一看共是二萬二千兩規元銀子簽字之後先付一半又拿合同念給他聽陶子堯是不認得洋文的由着他念聽上去無甚出入也無話說隨問魏翩仞這個帳就這們開嗎昨兒托的事怎麼魏翩仞又問仇五科仇五科道這個是子翁同我們做行東打的合同將來銀子付清是要重新寫過的陶子堯方纔放心仇五科就同他去見洋東拉了竝手洋東還說了幾句洋話陶子堯不懂又是仇五科繙給他聽無非是應酬話頭當面簽過字魏翩仞跟着去划銀子陶子堯一想號裏祇存着一萬四千多銀子現在划出一萬一千兩祇剩得三千多兩將來機器到上海還得找他一萬一千兩現在短得雖多幸虧臨動身的時候撫台大人有過話如果不彀隨時可以電撥於是到得號裏寫了一張銀票就托號裏代打一個電報說明緣故請再撥一萬五千兩號裏朋友擬好電稿請他過目無甚說得兩人辭別出去找到仇五科交代清爽取轉那一分合同當天仍到同慶里擺了一個雙檯因爲仇五科魏翩仞兩個幫了忙所以就推他二位坐了上坐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自從那日在號裏發電報的日子算起核算起來頂多三天定有回音現在倒有七八天了虧得他天天被新嫂嫂迷住所

以也不覺得及到屈指一算不禁慌張起來若論自己的憲眷一定不會駁回的大約撫臺公事忙碌一時理會不到也是有的然而總不至於置之不覆因此弄得他心上好像有十五個弔桶一般七上八下虧得新嫂嫂能言會道譬解過去後來一等等了半個月還是無回信看看這裏的錢又用下去二千多新嫂嫂還一心要嫁他說明做兩頭大身價不要只要一副珍珠頭面下等的拿不出手就是中等的至少亦得一兩千塊其餘衣飾還不在內眞正公私交迫晝夜不寧又過了幾天數日子電報打去已經二十天了依舊杳杳無音信把他急得熬不住只得又打一個電報要他姊夫從旁吹噓到第三天得東陶子堯得了這個電報賽如一瓢冷水從頂門上澆了下來急得無法可巧魏翩仞來看他他便把此事告知想叫他去同仇五

科商量說機器不要了叫他退錢魏翩仞道同了外國人打的合同怎麼翻悔得來倘若帳目沒有寄出去還可收得轉如今已經二十多天了只怕已經到了外洋怎麼好收轉陶子堯道打電報去止住魏翩仞道說的好容易人家不是被你弄着玩的我也不好說出口陶子堯見他不肯退機器心上更加煩悶自那日起就在棧中寫了兩天的信一直沒有到同慶里去新嫂嫂派了一個小大姐到棧裏釘住他叫他去他不肯去把他弄急了同小大姐說不是我不來我這兩天心上不舒服等我的事情弄定規了自然要來的小大姐回去告訴了新嫂嫂新嫂嫂知事不妙樂得弄他幾個現的見小大姐請不來只好自己坐了車到棧裏來請陶子堯雖說跟他同到堂子裏依舊沒精打彩禁不住新嫂嫂甜言蜜語不由他不把號裏剩下的銀子取來報効後來用的只剩得幾百兩了號裏的人最是勢利不過的就把下餘的錢算一算清打一張票子差一個學生送給陶子堯把摺子收回以後不相來

往從此更絕了指望還有魏翩仞聽見信息不好雖說不准他退機器料想再要他找是萬萬找不出來的了便去同仇五科商量仇五科說道他眞的拿不出嗎你去同他講如若機器運到不來出貨我們雖然是朋友外國人却不講交情將來怕有官司在裏頭還是叫他辦去的好魏翩仞又去告訴了他順便探消息順便催銀子把個陶子堯眞正弄的走頭無路只得又打一個電報給姊夫說明洋人不肯退機器請他轉圜的話誰知接到回電陶子堯看了這一驚竟非同小可欲知電中所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現形記

双紅堂
小説
133(5)

觀察公討銀翻臉
布政使署缺傷心

南亭新著

話說陶子堯接到姊夫的回電拆出來一看上面寫的是上峰不允瞎辦機器婉商務退欵二萬悉數交王觀察收陶子堯不等到看完兩隻手已經氣得冰冷眼睛直勾勾的坐在那裏一聲也不言語停了一會子說道這是我的釘封文書到了其時陶子堯還在蘭芬家同新嫂嫂一塊兒吃飯管家送電報來是電報局已經繹好了來的陶子堯看完之後做出這個樣子大家都猜一定報上有了甚麼話句虧得新嫂嫂心定仍舊吃他的飯等把一椀飯爬完纔慢慢的問倒底那尊陶子堯也不便告訴他但說得一句是催我回去的話新嫂嫂心上明白也不再問陶子堯便問魏翩仞住在那裏新嫂嫂說耐篤一淘出一淘進俚格住處耐有啥勿

曉得格陶子堯道我同他是檯面上認得的其實沒有到過他家管家插嘴道上海的這些露天揚客眞正不少錢到了他們手裏再要他挖出來可是煩難老爺又不認得他怎麼會托他辦事情陶子堯罵道忘八蛋放屁你懂得什麼管家不敢做聲新嫂嫂連忙改口道魏老格人倒是劃一不二格託仔俚事體俚總歸搭倪辦到格機器退勿脫格是外國人格事體關俚倍事陶子堯也不答應穿穿馬褂拔起脚來要走新嫂嫂問他到倍場化去說到棧裏去新嫂嫂明知留也無益任其揚長而去陶子堯回棧未久頭一個是魏翩仞來找他說五科已把這話同洋人商量過洋人大不答應說打過合同如何可以懊悔的就是這會子把已經付過的一萬一千統通改做罰款他亦不要一定要你出貨子翁你得詳詳細細把這情形寫個稟帖給撫台也免得你爲難將來開出事情打起官司總是你山東巡撫派來的人陶子堯聽了正在滿腹躊躇無話可答忽見管家拿進一封信來說是長春棧二十一號山東候補道王大人差人送來的立候回音陶子堯聽了王大人三個字又是一呆連忙把信拆出來一看就是剛纔他姊夫來的電報上所說王觀察信上言明是奉了東撫之命前往東洋考察學務到了上海又接電報叫他順便考察農工商諸事添派四個委員大小十幾個學生因此就叫他向陶委員手裏討回那二萬銀子做盤川亦是今天接到電報所以特爲寫信前來通知如果銀子現成就立刻派人來取陶子堯不看則已看了之時急的一句話也說不出心裏想道洋人非但不肯退而且還要逼我後頭的王觀察又是山東撫憲派來的叫他來討就是洋人肯退銀子只有一萬一那九千已經被我用的九成多了無論如何二萬的數目總不能歸原叫我心上如何不急但恨沒有地洞如有地洞我早已鑽進去了他一面想只是不言語管家站在一旁等回信也不敢說甚麼當下還是魏翩仞等的不耐煩說人家問你討回音你怎麼講一句話提醒了陶子堯立刻翻出信箋

要寫回信忽然想起王觀察是本省上司論規矩應得寫張夾單稟覆他纔是他本是做文案出身這些款式是懂得的無奈心緒不寧提起筆來寫不上半行不是脫落字就是寫錯字一連換了五張紅單帖始終未曾寫滿三行把他急的頭上汗珠子有黃豆大無如總是寫不好後來還虧魏翮仞替他出主意說王觀察乃子翁的本省上司他既然到這裏你總得去拜他一盪今日且不必寫回信只拿個片子交給來人叫他先回去言語一聲說你子翁明天過來一切面談陶子堯正愁着這封回信無從着筆聽了此言連說有理立刻自己從護書裏找出一張小字官銜名片交代管家叫他出去告訴來人托他回去轉稟大人說大人的來信收到明天一早過來請安還有許多下情須得明天面稟管家拿了銜片自去交代不題這裏魏翮仞便問他這事到底怎樣辦陶子堯道翮翁外國人這一邊總得叫他能彀退纔好魏翮仞道子翁我們都是自家兄弟有些事情你雖然沒有告訴我我豈有不知道的陶子堯一聽這話臉上一紅知道各事瞞他不過不妨同他實說或者有個商量便說我現在好比駱駝擱在橋板上兩頭無着落你總得替我想個方法纔好魏翮仞道依我看起來這機器還是不退的好陶子堯道何以見得魏翮仞道你子翁帶來的錢同你在上海化消的錢我心裏都有個數洋人那裏的錢就是退不掉還算你因公受過上司跟前不至於有什麼大責罰的到是你自己化消的錢如何報銷我同你做了知已朋友總得替你籌算籌算陶子堯道多承費心兄弟一時沒有了把握虧空了公項倘若追逼這筆銀子來怎麼辦呢魏翮仞道我早替你想好一條主意了陶子堯忙問甚麼主意魏翮仞道現在機器是萬萬退不得的退了機器你沒有生發了洋人那裏但憑五科一句話要退便退現在老實對你說是我替你抗住不退你明天見了王觀察只說機器的事一到上海就同洋人打好合同索性多說些二萬二的機器樂得說他四萬銀子二萬不夠又託朋友在莊上借

了二萬價錢統通付清機器不日可到洋人那邊是萬萬不肯退的現在既然山東來電一定要退只好請訟師同他打官司倘若打不贏外國人你這機器本不要退這筆訟費至少也得幾千兩還有別的費用也只好由你報銷況且王觀察面前也有得推託叫他不至於來逼你你說這話可好不好陶子堯連稱妙計又說我上次發去的電報早稟明二萬不彀還要請上頭發欵這話是埋過根的魏翩仞道但是一件這外國律師你是一定要請一位的陶子堯道我沒有熟人那裏去請魏翩仞道有我這裏頭我都有熟人我此刻就替你去找一位明天上半天把事辦好回來你再去見王道台他見你打官司這事情是眞的了他一定不好再來逼你騰出空來我們再想別的法子陶子堯道如此就請你費心罷魏翩仞道你這回請訟師不過面子帳用不着他替你着力我們自己人能彀省一個樂得省一個魏翩仞一面說一面掐指一算說道這事總得上一回堂好遮遮人家的耳目你先拿五百

銀子出來我請個朋友替你去包辦下來你說可好陶子堯聽了楞了一回道要這些錢麼魏翩仞道同你說面子帳如若要他出力只怕二三千還不彀哩陶子堯自己估量一共總只剩得七百幾十兩銀子還有二百多塊錢的鈔票如今又去五百照此情形只得據實告訴了魏翩仞託他想法子同訟師商量先付若干其餘的打完官司再付魏翩仞聽了無法於是叫他先付三百後來講來講去陶子堯只肯先付二百魏翩仞無奈只得拿了就走出得門來先去通知了仇五科仇五科道翩仞哥又有點小進項了魏翩仞道這個自然我們天天在四馬路混的是那一項呢五科一笑無言魏翩仞出來到一家熟錢莊上把銀子划出五十兩找到一個訟師公館先會見繙繹彼此都是熟人把手腳做好然後繙繹走到公事房裏一五一十的告訴了訟師訟師答應立刻先替他寫兩封外國信一封是給仇五科的洋東說要退機器的話

一封是給新衙門的等陶子堯稟帖寫好一塊送進去魏翩仞見事辦妥把銀子交代清楚然後袖了這封信回來見陶子堯其時陶子堯稟帖稿子已經打好是抱告家人陶升出名告的是仇五科代辦機器浮開花名不照原帳意圖侵蝕懇請飭退一派的話魏翩仞道這條倒是麼你想的可巧那篇到外洋定機器的帳都是五科一手寫出來的若照你那篇原帳祇有幾個總名字寫得不清不爽只怕走遍地球也沒處去辦不料五科爲朋友要好如今倒被人家拿做了把柄陶子堯道我何嘗要同他打官司不過是無事要生發點事情出來別的話說不上去祇有這條還說得過魏翩仞道這詞訟一門不料子翁倒是行家陶子堯道小弟纔到山左的時候本學過三年刑名後來家父常說凡做刑名的人總要作孽所以小弟改行纔入了這仕宦一途魏翩仞道原來如此倒失敬了當下稟稿看過沒甚改動陶子堯立刻寫好隨了外國訟師的信一塊兒拿帖子送了進去接到回片方纔放心次日一早就到長春棧二十一號去見王道台這天穿的衣裳照例是行裝打扮雇了一部轎子馬車拉到長春棧門口管家先進去投手本王道台正在那裏會客一見是他使說了聲請吩咐跟班的引他到別的屋裏坐一會跟班會意把陶子堯請了進來同他到隨員周老爺屋裏坐下不多一刻王道台送客回來趕到這邊相見陶子堯雖久在山東同王道台却是從未謀面見面之下少不得磕頭請安王道台曉得他是撫台特識的人不好怠慢於他還說了許多仰慕的話陶子堯忙回卑職一直是在洋務局裏當差沒有伺候過大人今番大人來在上海卑職沒有預先得信所以來的遲了今日特地前來稟安請罪王道台道說那裏話彼此言來語去慢慢說到退機器划銀子的話王道台道兄弟這回出來本來是奉了別的差使到了上海接着電報纔曉得還要到東洋去走一盪所以出省的時候沒有帶甚麼錢後來打電報去請上頭發欵接到回電纔曉得老兄那裏有這筆銀子所以昨天寫信

通知老兄這欵想來是現成的只等老兄回信兄弟就派人來領現在老兄又要自己過來實在勞駕得狠陶子堯道爲了這事卑職正在爲難曉得大人來到這裏本應該過來稟安二來還求大人教訓好替卑職作一個主卑職雖然沒有到省然而當的是山東差使大人就是卑職的親臨上司一樣所以一切總要求大人指教王道台聽了摸不着頭腦只得隨口應酬了兩句後來又問這銀子幾時好划陶子堯方說道上頭發欵二萬兩差卑職到上海辦機器一到上海就與洋行訂好合同約摸機器不到一月一定運到欵項不夠已由卑職出名向莊上借銀二萬兩墊付不料諸事辦妥上頭又打電報來叫把機器退掉銀子要回洋行的規矩大人是曉得的訂了合同如何翻悔得來但是卑職既經奉了上頭的電諭也不敢不遵辦同洋行說過幾次說不明白只好請訟師同他打官司稟帖是昨兒晚上進去的將來新衙門還得求大人去關照一聲叫他替我們出把力好教卑職將來可以銷差說罷又站起來請了一個安說了聲大人栽培王道台聽了他話也不好說甚麼於是敷衍了幾句端茶送客少不得次日出門順便到高陞棧過門飛片謝步照例擋駕自不必說且說陶子堯自從見過王道台滿心歡喜以爲現在我可把他搪塞住了關了這道門免他向我討錢再想別的法子自此每日仍到新嫂嫂那裏鬼混他們的事情新嫂嫂都已明白樂得再用他兩個後來陶子堯把錢用完便去同魏翩仞商量托他向莊上借一二千魏翩仞起先不肯後來想到他這事情鬧到後來不怕山東巡撫不拿錢來替他贖身主意打定雖不能如他的意也借與他好幾百兩銀子陶子堯異常感激新嫂嫂一邊魏翩仞還不時要去賣情說陶大人沒有錢用山東不匯下來都是我借給他好叫新嫂嫂見好自從新嫂嫂敲到了陶子堯的竹杠不是剪兩件衣料就是順便叫裁縫做件把衣裳不收他的錢好補補他的情更兼魏翩仞或是碰和或假稱出門忽促未曾帶得洋錢時常一二十三四十到

新嫂嫂手裏借用連借了幾次也有一百多塊錢始終未曾還得分文新嫂嫂却也不肯向他討取這些事不但陶子堯一直未曾知道而且還拿他當作朋友看待眞正可笑閒話休題再說王道台因見陶子堯那裏的錢不能取到他這裏出洋又等錢用只有仍打電報到山東去其時撫台請病假各事都由藩司代拆代行接到了這個電報便打一個回電給陶子堯說他不肯退機器不會辦事着實將他申飭兩句一定要退掉機器陶子堯雖有魏翩侵勿代出主意究竟本省上司的言語不敢違拗因此甚是爲難同時那個藩台又覆一個電報給王道台叫他仍向陶委員守取王道台無奈只得又拿片子前去請他商議此事陶子堯滿肚皮懷着鬼胎只好前來稟見這幾天頭裏他的事情王道臺已經訪着了一大半只因王道臺的隨員周老爺是山西太原府人同前頭陶子堯存放銀子的那家票號裏的老板是敵親同鄉周老爺初到上海拜望同鄉這票號裏的老板狠同他來往曉得山東有電報叫王道臺向陶子堯手裏付銀子陶子堯付不出他就把這裏事情原原本本一齊告訴了周老爺周老爺回來亦就一五一十的通知與王道臺王道臺無奈只好請了他來當面問過看是如何再作道理這日見面之下王道臺取出電報來與他看陶子堯一口咬定銀子四萬通通付出帶來的不夠在莊上又借了兩萬現在卑職手裏實在分文沒有就是請訟師打官司還得另外張羅總求大人原諒大人如果有信到山東還求大人把卑職爲難情形代爲表白幾句那是感激不盡王道臺雖然已經曉得他的底細聽了這話不便將他說破只些微露點口氣說洋人那裏吾兄是何等精明斷乎不會全數付他已經付出的呢兄弟也不說不講情理的話退與不退自然等到打完官司再講但是兄弟還有一句公道話我們出來做官所爲何事況且子翁來到上海自然有些用度倘若還有錢沒有付出子翁不能不自留兩千預備正用兄弟這裏或者先付五六千一來兄弟同老兄的事上頭也

有了交代其餘不足的兄弟自然再打電報向上頭去要決計不來再逼吾兄吾兄看此事可好如此辦法陶子堯只是一口咬定沒有存錢王道臺本來也正想銀子使用齊巧派了這個差使有二萬兩撥給他他如何不拚命的追況且已經探實陶子堯的細底如何肯將他放鬆便道這注銀子是上頭叫兄弟討的既然老哥沒有須得給兄弟一個憑據我也好回覆上頭請上頭匯欵下來陶子堯道卑職回去就具個稟帖過來大人好據着卑職的稟帖回覆上頭王道臺道不但這個吾兄付欵出去總有收條這個收條一定是洋字兄弟這邊因爲出洋纔找到一位譯吾兄回來可把這個收條帶了過來由兄弟叫譯譯替你譯好寫一分寄到上頭去並不是不放心吾兄向吾兄要收條爲的是有了實憑實據銀子實實在在付給洋人上頭看見也不好再叫兄弟前來追逼吾兄吾兄以爲何如兄弟這裏譯譯是現成的免得吾兄出去找人又要化錢陶子堯一聽王道臺同他要收條知道事情不妙怕要弄僵忙回道收條本來是有的但是因爲銀子不夠向人家借墊人家不相信暫時祇得將合同收條抵押在那個人家並不在卑職手頭現在大人要看須得卑職先去說起來看王道臺道並不是我要頂眞爲的是大家洗清身子既然押在人家亦不妨事我叫譯繹跟了老兄同去就在那個人家取出來一看繙他一張底子帶了回來豈不甚便陶子堯道這事總得卑職先去通知一聲叫那人家把東西拿在手頭然後卑職再來同了譯譯前去免得躭誤時刻王道臺見他總是一味推諉也不值再去逼他便乃一笑端茶送客過了兩三日王道臺見他竟無回音便差了周老爺同了譯譯前去拜他討他的回信倘若已與前途說妥就叫譯譯立刻繙好帶了回來因爲立等寄信山東免得躭誤時刻誰知一連去了三次總是未曾見面亦不見他前來回拜把個王道臺氣的了不得說他靠了誰的欵來狠拿他申飭幾句還說什麼寫了一封信居然擺出上司的

老兄在這裏辦的事兄弟統通知道不過因與令姊丈是同官同寅處處顧全面子現在反將我一片好心當作了反意既然不肯賜教兄弟也只得據實稟覆上頭將來休要怪弟不留情面痛痛快快的寫了一封信送到棧裏管家見是王道臺來的要信立刻到小陸蘭芬家找到主人把信呈上陶子堯看了着實有點躭心事愁眉不展茶飯無心新嫂嫂見了問問他雖說是一味支吾然而已經十清六七便說有甚爲難之事魏老主意極多外面人頭也熟何不請他前來商量商量一句話把陶子堯提醒立刻寫了一個票頭差相幫去請堂子裏請不着後來還是新嫂嫂差了一個小大姐在六馬路他的姘頭太姐老三小房子裏找着的一同同到同慶里魏翩仞便問何事此時陶子堯早拿他當自己人看待便也不去瞞他把王道臺的信取了出來與他觀看同他商量辦法魏翩仞道這事須得司五科商量我想除掉借洋人的勢力起伏他是沒有第二個法子說完便約了陶子堯一同去見仇五

科告訴他王道台情形仇伍科道這事須得請洋東即刻打個電報到山東托他們的總督向山東撫台說話就說定了機器無故要退商人吃虧不起委員已經同我們行裏提錢我們的招牌已經被他們又派甚麼姓王的道台來到這裏鬧壞了以後不能做生意現在非但不准他退生意而且還要山東撫台賠我們的招牌照此電報打去外國的總督沒有不幫着自己商人的如此做品陶子翁包你的機器一定辦得成敲開板壁說亮話合同打好再由你退我們行裏只好替你們白忙生意也不要做了陶子翁你去同王道台說叫他不要來逼你他再來逼你叫他提防些我要出他的花樣上海地方還輪不着他海外哩陶子堯聽了千多萬謝跟手魏翩仞替他出主意叫他同仇五科另外打了一張定辦四萬銀子機器的假合同寫好兩分兩人簽過字一人拿着一張預備將來眞果打官司好呈上去做憑據仇五科也叫陶子堯另外寫了一張借銀二萬即以訂辦機器合

同作抵的字據連合同交給魏翩伢收好此時陶子堯拿魏翩伢
眞當作自己人看待以爲他辦的事情是千妥萬當異常放心不
在話下等到陶子堯去後仇五科果然把此事始末根由又編上
許多假話告訴了本行洋東請洋東打個電報給本國總督請他
照會山東巡撫總督得了電報果然外國的官專以保商爲重不
比中國官場是專門凌虐商人的一個電報打過去除掉機器四
萬不能退還分文外還要索賠四萬山東撫台得了這個電報這
一驚非同小可且說其時原委陶子堯辦機器的那位巡撫前因
抱病請假一切公事奏明由藩司代拆代行等到假滿病仍未痊
只好奏請開缺朝廷允准立刻放人就命本省藩司先行署理這
藩司姓胡名鯉圖乃是陝西人氏早年由兩榜出身欽用榜下知
縣吏部掣籤分發湖廣到任不多兩年就補得一個實缺不料那
年地方上民教不和打死一個洋人鬧出事來上司說他辦理不
善先拿他撤任後來附片進去又將他革職後來好容易投効軍

營開復原官又歷保至知府放缺爲了一件甚麼交涉案件得罪
了外國人外國人稟了本國公使本國公使告訴了總理衙門行
文下來又拿他開缺把他氣的了不得後來又走了門路湊巧那
年開拳匪殺洋人山西撫台把他咨調過去辦團練等到和局告
成懲辦罪魁換了巡撫後任雖未查出他縱團仇教的眞憑實據
然而爲他是前任的紅人他就借了一樁別的事情將他奏參降
三級調用他名心未死竭力張羅於秦晉振捐案內捐復原官加
捐道台幸喜折扣便宜化錢有限又把家裏的老本一齊搬了出
來報効國家二萬銀子就有人保薦他奉旨記名簡放並交部帶
領引見他就立刻進京又走了老公的門路吃虧化的錢不多不
能望得好缺就放了山東兗沂曹濟道是個苦缺到任之後因在
內地洋人來的不多遂得平安無事然而爲了不知那一國的教
士要在這兗州府一個地方買地建立教堂與鄉下人議價不合
教士告訴本道胡鯉圖非但不辦鄉下人而且反勸教士多出兩

個教士大動其氣進省告知巡撫巡撫雖沒甚大過處巡撫曾將他申飭一番因此他生平做官屢次栽觔斗都是爲了洋人的事幸喜聖眷極優不到兩年升運司升臬司仍舊做到山東藩司不與洋人交涉宦途甚覺順利目今因本省巡撫告病奉旨就叫他升署未曾升署之前因爲撫台請假照例是他代拆代行接到陶子堯來電稟請添撥欵項他生平最怕與洋人交涉忽然發了一個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的念頭立刻就打電報叫陶子堯停辦機器要回銀子立刻回省銷差又叫王道台幫着討回此欵却未想到因此一番舉動却生出無數是非非但銀子不能討還而且還受外國人許多閑話畢竟是他不識外情不諳交涉之故閑話休題且說這日正是他接印日期一早起來把他興頭的了不得辰正三刻擺齊全副執事親到撫院大堂拜受印信並王命旗牌升座之後便有司道各官上來參堂從前雖是同寅現在却做了下僚了一時接印禮成其餘照例儀注不用細述只因撫台尚未遷出所以署院只好將印信帶回自己藩司衙門辦事當下胡鯉圖胡大人纔回得衙門便有合城官員拿着手本前來稟賀胡大人只命把司道請進行禮之後彼此閑談正說得高興時候忽見巡捕官送進一個洋文電報來說是膠州打來的胡大人一聽不覺心上陡然一驚忙叫繙繹繙出原來正是不准陶子堯退機器並叫山東官塲再賠四萬銀子的那個電報胡大人看過登時嚇得面孔如白紙一般歇了半天纔說道我想不到我的運氣就怎們壞我走到那裏外國人跟到我那裏總算做了半年揚州運司八個月的湖北臬司算沒有同他來往省得多少氣腦就是在藩司任上也好怎麼一署巡撫他就跟着屁股趕來偏偏是今天接印他今天就同我倒蛋叫我一天安穩日子都不能過眞正不知道是我那一門的七世仇寃八世冤家照這樣的官眞正我一天也不要做了一面說一面咳聲嘆氣不止署藩台勸道陶某人辦機器的事情也長遠了其時洋務局的老總就是陶子堯的姊夫也正在

座署藩台便道某翁陶某人是你令親還是你打個電報給他叫他把事情早點弄好回來免得大人操心陶子堯的姊夫道當初我早曉得他不能辦事果然鬧的不好當初原是他上條陳前院忽然賞識起來就派他這個差使眞正年輕不能辦事胡大人道你也不必埋怨他這都是我兄弟命裏所招兄弟自從縣令起家直到如今爲了洋人不知道害我化了多少冤枉路吃了多少苦頭我走到東他跟到東我走到西他趕到西想來是我命裏所招看來這把椅子又要叫我坐不長遠了他正說得傷心忽見巡捕官又拿着一個電報來回說外務部來的電報胡大人這一驚更非同小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怕老婆別駕擔驚
送胞妹和尚多事

却說署理山東巡撫胡鯉圖胡大人爲了外國人同他倒蛋正在那裏愁眉不展忽見巡捕官拿進一封外務部的電報以爲一定是那樁事情發作了心上急的了不得等到拆開來一看纔知道是樁不要緊的事情於是把心放下對着司道說道將來我兄弟這條命一定送在外國人手裏諸公不要不相信等着瞧罷衆人也不好回答別的還是陶子堯的姊夫洋務局的老總他辦事辦熟了稍爲有點把握就開口說道外國人的事情是沒有情理講的你依着他也是如此職道自從十九歲上到省就當的是洋務差使一當當了三十幾年手裏大大小小事情也辦過不少從來沒有駁過一條這陶倅是職道的親戚年紀

座署藩台便道某翁陶某人是你令親還是你打個電報給他叫他把事情早點弄好回來免得大人操心陶子堯的姊夫道當初我早曉得他不能辦事果然鬧的不好當初原是他上條陳前院忽然賞識起來就派他這個差使眞正年輕不能辦事胡大人道你也不必埋怨他這都是我兄弟命裏所招兄弟自從縣令起家直到如今爲了洋人不知道害我化了多少冤枉路吃了多少苦頭我走到東他跟到東我走到西他趕到西想來是我命裏所招看來這把椅子又要叫我坐不長遠了他正說得傷心忽見巡捕官又拿着一個電報來回說外務部來的電報胡大人這一驚更非同小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怕老婆別駕擔驚
送胞妹和尚多事

却說署理山東巡撫胡鯉圖胡大人爲了外國人同他倒蛋正在那裏愁眉不展忽見巡捕官拿進一封外務部的電報以爲一定是那樁事情發作了心上急的了不得等到拆開來一看纔知道是樁不要緊的事情於是把心放下對着司道說道將來我兄弟這條命一定送在外國人手裏諸公不要不相信等着瞧罷衆人也不好回答別的還是陶子堯的姊夫洋務局的老總他辦事辦熟了稍爲有點把握就開口說道外國人的事情是沒有情理講的你依着他也是如此職道自從十九歲上到省就當的是洋務差使一當當了三十幾年手裏大大小小事情也辦過不少從來沒有駁過一條這陶倅是職道的親戚年紀

又輕閱歷又淺本來不曾當過甚麼差使現在頭一件就是叫他同外國人打交道怎麼辦得來呢職道的意思就請大人打個電報給王道叫他就近把這件事弄好好辦好的機器如若能退就是貼點水腳再罰上幾個都還有限倘或實在退不掉沒有法也只好吃虧買了下來至於另外還要賠四萬外國人也不過借此說說罷了我們亦斷乎不能答應他的胡大人道倒底老哥是老洋務好在陶某人是令親這件事只好奉托費心的了說完端茶送客陶子堯的姊夫下來立刻就到電報局打一個電報給自己舅爺叫他趕緊把事辦好回省銷差又打一個電報給王道台面子上總算託他費心其實這裏頭已經照應他舅爺不少王道台出洋經費回明署院另外由山東撥匯以安王道台之心便不至於與他舅爺爲難其實王道台只要自己出洋經費有了開銷看同寅面上落得做好人就是陶子堯眞果有大不了的事他早已幫着替他遮瞞了話分兩頭且說王道台在上海棧房裏正爲着討不到錢心上氣惱這日飯後又要打發周老爺去催周老爺道一個高陞棧的門檻都被我們踏穿了只是見不着他的面他玩的那片堂子我也找過幾遍不是推頭沒有來便是說已經來過去了房間裡放着門簾說有別的客人我們也不好闖進去現在再到棧裏去一定還是不照面的王道台道你不找他那裡同他照面你去同他說他再照這模樣兒我可要動眞公事了周老爺被王道台逼不過只好換了衣裳去找剛剛跨出房門只見電報局送到電報一封上寫着是山東打給王道台的他便跟了進來瞧這電報上說的甚什話王道台拆開看時原來就是陶子堯姊夫發來的上面寫的是上海長發棧王道台陶倅所辦機器望代商洋人可退即退不能退即購不敷之欵及出洋經費另電匯至洋行另索四萬望與磋磨勿賠事畢促陶倅速押機器回省乞電復下面還注着陶子堯姊夫的名字王道台看到電匯出洋經費一句話便說我們的錢也不必去問陶子堯去討了他的事情有他

姊夫幫忙不要說四萬就是十萬八萬也沒有不成功的連忙回頭叫周老爺不必再去又說既然是他令姊丈的電報應得去通知他一聲周老爺道也不必去通知他那裏得了信自然會跑來的王道台道你說的不錯等着他來也好當下無言而罷且說陶子堯自從王道台問他要錢沒有問他要合同收條又沒有因此不敢見王道台的面天天躲在同慶里小陸蘭芬家省得有人找他以前周老爺來過兩盪管家曾經回過後來見主人躲着不見周老爺來便是管家代爲搪塞支吾也就不來回主人了故此數日陶子堯反覺逍遙自在專候仇五科行裏的回信一天魏翩仞來說外國總督那裡已有回電准了行東的電報允向山東官場代索賠欵陶子堯聽了又是驚又是喜驚的事情越鬧越大將來不好收場喜的是有了外國人幫忙只要機器不退我的好處是穩的既而一想我已經請過訟師告過仇五科將來回省銷差上司跟前決不會疑心到我說我搗鬼又一轉念橫豎只要好處到手有了錢賺就是不回山東也使得或者將來在上海尋注把生意做做就像五科翩仞兩個一年到頭賺的錢着實不少不要說候補道府跟他不上就是什麼洋務局營務處支應局幾位老總算得第一分的紅人也趕不上他主意打定混到那裡算到那裏但是一件前頭跟翩仞借的幾百銀子看又要用完現在莫展一籌又不便再向他啓齒因此心內十分躊躇面子上只好敷衍他說我同翩仞哥是自家人這件事情若不是翩仞哥五科出力兄弟這一盪非但白走而且還要賠錢但願他們連四萬頭一同賠了過來也好補補你二位的辛苦翩仞道但願如此更好但是五科說過不准他退機器是眞的至於賠欵一層也不過說說罷了當下又說了些別的閑話別去這裡新嫂嫂見陶子堯這幾日手頭不寬心上未免有點不樂這天因爲催陶子堯替他看一處小房子陶子堯推頭這兩天身體不快過兩天一定去看新嫂嫂明知他手頭不便便嗔着說道倪格人說一句是一句話說出仔

嘴一世勿作興忘記格副格聲說話阿是三禮拜前頭就許倪格陶子堯道我怎麼說話不當話我的意思不過要等我身體好點自然要料理這事彼此相處這多少時候你還有什麼不放心我的新嫂嫂聽了無甚說得但說倪格椀斷命飯也勿要吃哉早舒齊一日早定心一日陶子堯道你的心我還有什麼不知道的當下又閑談一回無庸細述又過了兩天新嫂嫂只是催他尋房子陶子堯到了上海這許多時候也曉得這車姘頭事情是不輕容易的便去請教魏翩仞這事怎麼辦法魏翩仞道恭喜恭喜倒底子翁的艷福好我們白相了多年面子上要好都是假格陶子堯道休要取笑魏翩仞便問他是個什麼局面陶子堯道他一定要嫁我魏翩仞道啊唷還要拜堂成親哩陶子堯道何嘗不是如此這句話已經說過三四個禮拜了他說明要紅裙外褂全頭面還要花轎小堂名兄弟想我們做官的人家規矩似乎這些也不可少的但是另外要我二千塊錢也不曉得做什麼用問他也不肯說如果是禮金用不到這許多翩仞哥你替我想想魏翩仞道這個須得問過新嫂嫂方好斟酌兩個人便一同來到同慶里見面之後新嫂嫂劈口便問房子阿看好陶子堯一聲不言語魏翩仞道恭喜恭喜你們兩家頭的事情怎麼好沒有媒人有些話不好當面說等我做個現成媒人罷也好替你們傳傳話新嫂嫂道媒人阿有倷捱上門格倪搭俚現在也勿做倷親還用勿着倷媒人魏翩仞一聽不對便對陶子堯說道怎麼說陶子堯忽見新嫂嫂變了卦不覺目瞪口呆歇了半天方向新嫂嫂說道不是你說的要嫁給我嗎還要什麼紅裙外褂花轎執事新嫂嫂道還有呢陶子堯道還有再講新嫂嫂回頭到魏翩仞道魏老勿是倪說話勿作准爲仔俚格人有點靠勿住嫁人是一生一世格事體倪又勿是倷林黛玉張書玉歇歇嫁人歇歇出來搭俚弄白相現在租好仔小房子搭俚住格一頭兩節合式末嫁撥俚勿好末大家勿好說倷魏老阿是魏翩仞笑而不答陶子堯跳起來說道我們做官

人家要娶就娶要嫁就嫁有甚麼軋姘頭的魏翩仞道陶大人心上不要不舒服還是軋姘頭的好要軋就軋車要拆就拆可以隨你的便不比娶了回去那事情就弄僵了新嫂嫂是冏你要好照應你不會給當你上的陶子堯聽了無話新嫂嫂拿眼睛對着魏翩仞一吵說道要耐多嘴魏翩仞道是拉我就不說話新嫂嫂道倪又勿要耐做恰啞子倪末將來總要嫁撥俚格耐想俚格人房子末勿看銅錢也嘸不耐看俚格人阿靠得住靠勿住陶子堯心上想自從我到此地錢也化的不少了還說我不給他錢用不知道前頭的那些錢都用在那裏去了心上如此想面孔上早露出悻悻之色坐在那裏一聲不響新嫂嫂道耐爲啥勿響陶子堯道我沒有錢叫我響什麼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登時拌起嘴來魏翩仞只得起身相勸誰知此時他二人一個是動了眞氣一個是有心嘔他因此魏翩仞攔阻不住正在鬧到不可開交的時候只見陶子堯的管家送上一封電報信衆人瞧見以爲一定是山東的電報來了等到接在手中一看見是紹興來的魏翩仞莫明其妙陶子堯却不免心上一呆連忙拆開又是沒有譜過的立刻叫人到書鋪裏賣到一本電報新編魏翩仞在烟鋪上吃烟同新嫂嫂說閑話陶子堯却獨自一個坐在方桌上譜電報繙一個寫一個魏翩仞問他是什麼電報他搖搖頭不做聲等到電報譜完就往身上袋裏一塞走了過來一聲也不言語魏翩仞一定要問他那裏的電報他只是不說當下無精打彩的坐了一會魏翩仞要走他也要跟着一同走新嫂嫂並不挽留當下出得門來魏翩仞便問他剛剛那個電報到底是那裏來的陶子堯嘆一口氣道不要說起是紹興舍間來的魏翩仞又問到底甚麼事不妨說說我們是自己人或者好替你出個主意分分憂陶子堯道翩仞哥不是外人說出來實在坍檯得很魏翩仞道說那裏話陶子堯道兄弟在山東洋務局裏當差每月的薪水都是家姊丈經手他一定要每月替我扣下十兩銀子替我匯到舍間作賤內的日用等到兄

弟奉差出門這筆薪水已歸別人家姊丈以爲兄弟得了這宗好差使家用是不必愁的了這是兄弟荒唐初到上海只寄過一封家信一混兩三個月一塊錢也沒有寄過這一個多月又爲着心上不舒服也就懶得寫信家裏賤內倒來過五封信又是要錢又是不放心我在外頭恐怕有什麼病痛兄弟只是沒有覆他所以他急了發了一個電報給我還說日內就要過江由杭州趁小火輪到上海來所以兄弟的意思新嫂嫂的事情不成功也好等到山東電報回來賤內也可來到上海看是事情如何兄弟此行本來想要帶着搬取家眷齊巧他來也好就省得我走此一盪魏嗣勿道既然嫂夫人要來這事情自以不辦爲是倘若嫂夫人是大度包容的呢自然沒得話說然而婦人家見識保不住總有三言兩語依我看來也是不辦的好當下又閑話一回彼此分手陶子堯果然在棧房一連住了三天他既不到同慶里新嫂嫂也不叫人前來相請日間無事便在第一樓吃碗茶或者同朋友開盞燈每天却是一早出門至夜裏睡覺方回他的意思是怕王道台派人來找他討錢只得借着出門好不與他相見一天正在南誠信開燈只見他當差的喘吁吁的趕來說棧房裏有個人拿一封信一定要當面見老爺小的回他老爺出門他說有要緊事情立逼小的出來找尋老爺他在棧裏老等就請老爺吃了這筒烟趕緊回去陶子堯摸不着頭腦心下好生躊躇欲待回去恐怕是王道台派來的人向他纏繞欲待不去又實在放心不下慢慢的吃過一筒烟又喝了一碗茶穿好馬褂付了烟錢跟了管家就走陶子堯一頭走一頭問管家你可曾問過這人是那裏來的管家道他只是催小的快來小的披好衣裳就來所以未曾問得陶子堯道糊塗王八蛋一面罵一面走不知不覺回到棧中走進客堂一看你道是誰原來是仇五科行裏的朋友拿了一封五科的親筆信這人是老實人叫他面交他一定要見過面纔肯把信交代出來陶子堯拆開看時無奈生意人文理有限數一數五行信倒有二

十多個白字還有些似通不通的話子堯看了好笑忙對來人說道我這裏却還沒有接到電報他這信息是那裏來的那人道聽說是個票莊上朋友說的據說王觀察那邊昨天已經接着山東電報機器照辦不敢的銀子由山東匯下來連王觀察出洋經費也一同匯來陶子堯道我說呢怪不的姓周的今天沒有來事情既然如此諒來我這裏一定也有電報的話言未了齊巧電報局裏有人送報到來陶子堯趕緊繙出看時果然是他姊夫打來的電報上說機器能退即退不能退照辦機器一到叫他趕緊回東銷差陶子堯自是歡喜一面照抄一張交給來人帶回去與仇五科看又寫一封信差管家去找魏翮仞約他今晚在一品香晚飯却說仇五科那裏一面送信與陶子堯一面也就叫人去找魏翮仞魏翮仞到得行裏仇五科便同他商量現在的事情總算被我們扳過來了但是犯不着便宜姓陶的我們費心費力叫他去享用天下那裏有這種現成的事況且他拿了錢去無非送給堂子裏我們不好留着自己用嗎翮仞哥你聽我說的可錯不錯魏翮仞道不要寃枉人同慶里是早已斷的了但是我們出了力叫人家受用却是犯不着現在總共是一萬出頭銀子的貨上頭倒報了四萬姓陶的一個人已先虧空了將近萬把據我的意思也可以不必再分給他了仇五科道山東匯來的銀子依舊要在他手裏過付恐怕由不得我們做主魏翮仞道怕他怎的他一共有兩分合同在我手裏一分是前頭打的是二萬二千銀子一分是第二次打的上頭却寫的明明白白是四萬原是預備同山東撫台打官司的雖說是假的等到出起場來不怕他不認他能彀放明白些不同我們爭論算他的運氣若有半個不字我拿了這兩分合同一定還要他找二萬二出來仇五科道有兩分合同要兩分錢就得有兩分機器魏翮仞道原要有兩分機器纔好他多辦一分我們多得一分用錢不過不能像四萬頭來得容易罷了仇五科聽了有財好發把他喜的嘴都合不攏便催魏翮仞去問陶子

堯山東銀子幾時好到叫他照付再說陶子堯自從接到電報打發管家去找魏翩仞去後獨自一個坐在棧房甚是開心一面自己想這事王道台那裏雖說也有電報我明天須得去見他一見一來敷衍他的面子二來前頭雖說彼此有點嫌隙就此也可說開三則他如今自己已經有了錢雖則省之後也免得冲我的冷水四則這筆銀子究竟不知幾時好到大約同王道台出洋經費一同匯出到他那裏順便去問一聲也是要緊的又想到仇五科能彀叫他洋東打怎們一個電報去山東官場就不敢不依可見洋人的勢力着實利害明天倒要聯絡聯絡他們能彀就此同外國人要好了將來到省做官托他們寫封把外國信只怕比京裏王爺中堂們的八行書還要靈要署事就署事要補缺就補缺想到此間好不樂意又想我前頭的錢只有請律師用的是冤枉的又一轉念也不算冤枉有此一層我將來回省倒有得交代了這事情是山東撫台答應的可見得并不是我不出力忽然又想到新嫂嫂他究竟不是無情的人是我沒有錢叫我賃房子不賃問我拿錢不拿因此上反的目畢竟還是我虧負他現在我用的不算大約山東又匯來二萬銀子照機器的原價祇有二萬二千兩這裏頭已經有我一個扣頭下餘的一萬八是魏翩仞仇五科兩個人出力弄來的少不得要謝他倆一二千銀子我總有一萬好賺有了一萬甚麼事情做不得陶子堯想到這裏那個去找魏翩仞的管家已經回來說小的到得魏老爺那裏回來小的拿老爺的信給他瞧他說本來要來會老爺停刻一品香准到陶子堯點點頭又問魏老爺還說些甚麼管家道魏老爺問老爺這兩天還到同慶里去不去小的回說不去陶子堯聽了無語管家自行退去陶子堯本來在那裏想新嫂嫂又聽了管家的話不禁觸動前情愈覺相思不置肚裏尋思道前頭是我無錢以致同他翻臉如今有了錢各色事情就好商議了但是已經翻臉怎麼再好踏進他的大門

又一轉念道我同他不過鬬了兩句嘴又沒有怕桌子打板凳眞的同他翻臉是我一時不合不該應賭氣這幾天不去走動就覺着生疏了最好今天一品香仍舊去叫局吃完了大菜就翻過去順便請請幾個朋友他若留我樂得順水推舟他若不留我也不走等到明天山東的錢到手之後先把房子租好索性租一所五樓五底的房子場面也好看些然後托魏翩仞再去同他商量女人的心最活不過況且他幷不是無情於我倘若把這事辦好了他從前是有過話的不肯到別處去一直要住上海這裏有的是招商局電報局弄個把差使當當快活兩年再說想到這裏一個人在房裏忽而躺在床上忽而踱來踱去看他好不自在正想得高興時候忽見管家帶進一個土頭土腦的人來見面作揖陶子堯一見認得是他表弟周大權問他怎麼來的周大權打着紹興白說道阿哥阿嫂來東哉陶子堯一驚非同小可忙問住在那裏周大權道東來陞棧房裏陶子堯道還有甚麼人同來周大權道還有個和尚同來陶子堯聽了面孔氣得雪雪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你道爲何只因這位陶子堯的太太著名的一個潑辣貨平日在家裏的時候不是同人家拌嘴就是同人家相罵所有東鄰家西舍家沒有一個說他好的後來他丈夫在山東捐了官當了差使越發把他揚氣的了不得儼然一位誥命夫人了本來他家裏的稱呼都是甚麼大娘娘二娘娘自從陶子堯做了官他一定壓住人家要叫他做太太紹興的風俗人家的婦女沒有一個不相信吃齋念佛的有一天他正在佛堂裏燒香他婆婆偶然叫錯了一聲只稱得他大娘娘沒有稱他做太太把他氣的了不得念一聲阿彌陀佛罵一聲娘東賊殺等到佛堂裏出來還一手捻着佛珠一手拍着桌子罵個不了虧得他婆婆是一個忠厚人不曾同他計較此番却是陶子堯不好不應該一連兩三個月不曾寄得家信太沒有錢用還是小事實因常常聽見人說上海地方不是好地方婊子極多一個個狐狸似的但凡稍些沒有把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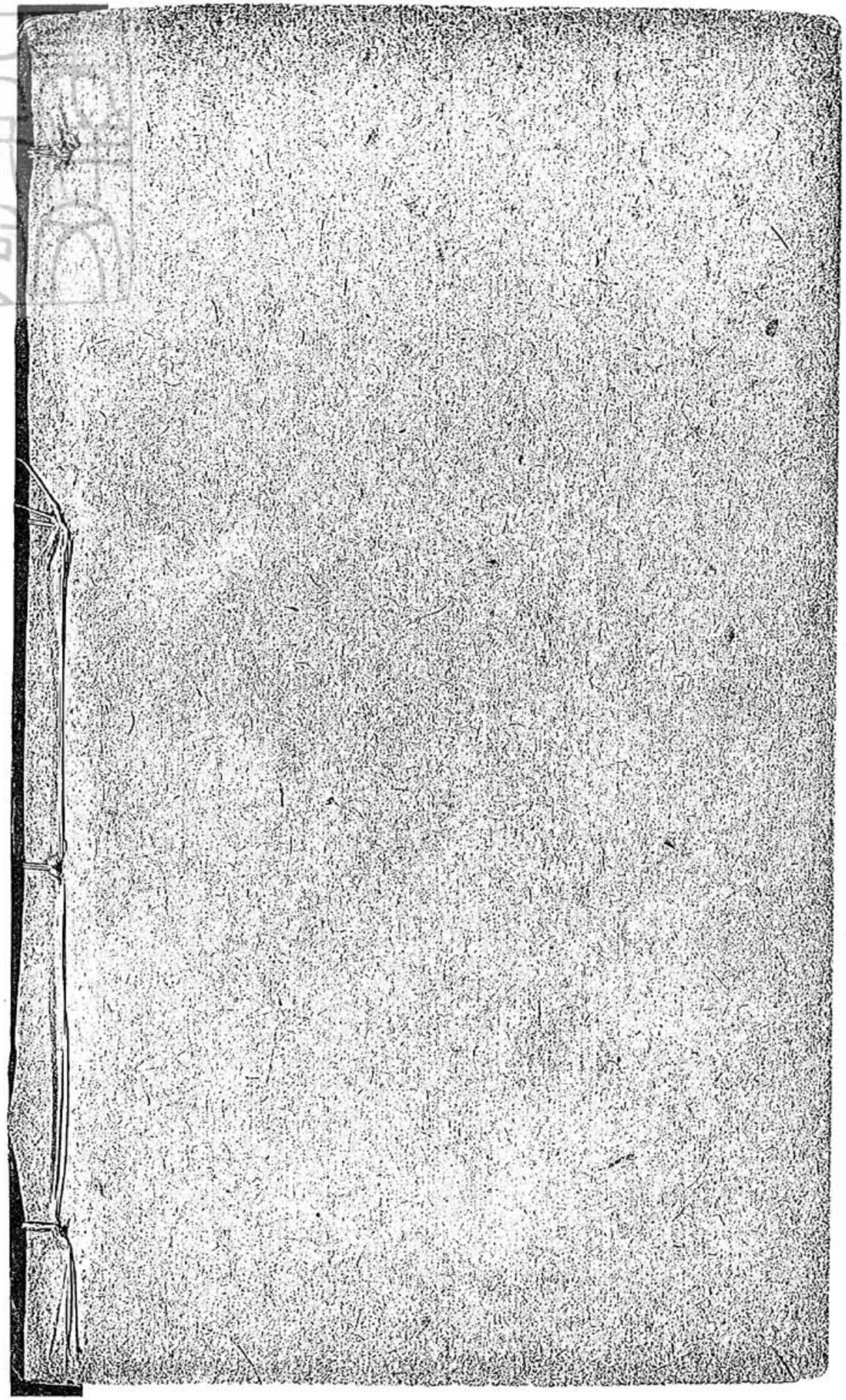
人到了上海沒有不被他們迷住的今見陶子堯不寄銀信一定是被婊子迷住了一個月頭裏他太太就要親自到上海來找他是他婆婆勸住的後來又等了一個月還是杳無音信他一定要走婆婆勸不住只好讓他動身因爲沒有人伴送他婆婆把自己的內姪周大權找來伴送太太嫌他土頭土腦上不得台盤齊巧他娘家哥哥在揚州天甯寺當執事的一個和尚法名叫做清海這番在寺裏告假回家探親目下正要前赴上海順便趁甯波輪船上普陀進香他妹子知道了就約他同行這和尚自從出家在外頭溜慣了所以紹興的土氣一點沒有他平時在寺裏的時候專管接待往來客人見了施主老爺們極其漂亮陶子堯却因他是出家人狠不歡喜時常說他太太同着和尚並起並坐成個甚麼樣子太太聽了這話心上不服就指着他臉罵道我同我自家阿哥並起並坐有甚麼要緊我不去偷和尚就留你的面子了陶子堯聽了這話更把他氣的像蝦蟆一樣清海和尚見妹夫不同他好因此他也不同妹夫好這番陶子堯聽說是他同了家小同來所以氣的了不得當下就同表弟周大權說你表嫂既然來了我立刻就派人打轎子接到此地一塊兒住你也同來省得另住棧房又多化費那個和尚就叫他住在那爿棧房裏不要他來見我周大權聽了諾諾連聲陶子堯又叫茶房先端一碗魚麪給周大權吃大權不上三口把麪吃完端起碗來喝湯一口也不賸吃完之後陶子堯便叫管家同了轎班抬着轎子去接太太剛纔出得大門陶子堯正在房裏尋思說他早不來晚不來偏偏今兒有事他偏偏來了眞正不湊巧話言未了忽見茶房領着一個中年婦人一個和尚趕了進來茶房未及開口那女人已經破口大罵起來陶子堯定睛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太太同他大舅子兩個人太太見了他不由分說兜胸脯一把未及講話先號咷痛哭起來陶子堯發急道有話好說這像什麼樣子豈不被人家笑話還成我們做官人家體統嗎連忙叫茶房替太太泡茶打洗臉水

又問吃過飯沒有太太一手拉住他胸脯只是不放嘴裏說用不着你瞎張羅人家做太太熬的老爺做了官好享福我是越熬越受罪不要說這兩年多在家裏活守寡如今越發連信都沒有了銀子不寄家亦不顧了我還要冲那一門子的太太可憐我跟了他吃了多少年的苦那裏跟得上他心愛的人什麼新嫂嫂舊嫂嫂聽說你這個差使有十幾萬銀子現在都到那裏去了陶子堯辦道那裏來的這宗好差使你不要聽人家的胡說嘴上如此說心上也甚詫異是誰告訴他的又聽太太說道你做了事你還想賴我有憑有據還他見証陶子堯道沒有這會事那裏來的見証太太道你別問我你去問問謝二官再來陶子堯一聽謝二官兩個字狠熟一時想不起來齊巧去接太太的管家因爲接不着已經回來站在一旁看老爺太太打架聽見太太說謝二官老爺一時想不起來他就接嘴道老爺不是常常到這裏身上穿的像化子似的那個人有時候問老爺討一角錢有時討三個銅元他說同老爺是鄉親老爺從前還用過他家的錢小的問過他貴姓他說姓謝想來一定就是他了陶子堯道胡說我會用人家的錢這種不安分的王八蛋搬是非造謠言如果看見他再來就替我交給巡捕太太道啊呀啊呀你使人家的錢還算少你那年捐這撈什子官的時候連我娘家妹子手上一付鍍銀鐲子都被你探了下來湊在裏頭還說不用人家的錢問問你還要面孔不要其時棧房裏看的人早哄了一院子還是同來的和尚看他們鬧的太不成體統了只得和身插在中間極力的相勸勸了好半天好容易把他倆勸開太太三腳兩步走進房間表老爺周大權押着行李也就來了還有跟來的了頭忙着替太太找梳頭傢伙又找盆打洗臉水陶子堯在外間雖然太太不同他吵了低下頭一看身上纔換上的一件硬面子的寧綢袍子已經被太太的頭弄縐了一大塊原想穿這件新衣裳到一品香請客的今見如此心上一氣這種日子我一天不要過

正是滿肚皮的不願意不知道要向那裏發洩方好一面自己抱怨自己忽又想起一品香已經約下魏翩仞却忘記去定房間現在已有上燈時分不知道還有房間沒有幸虧棧房裏到一品香不遠便即一人走出棧來瞧到一品香纔上扶梯剛巧遇着魏翩仞兩人一見大喜問了問只有十八號還空着兩個人就坐了十八號細崽端上茶來又送上菜單點菜兩人先把大概的情形說了一遍魏仇一邊如何辦法魏翩仞因他銀子尚未到手一時暫不說破席間陶子堯提起他賤內已經來到幷剛纔在棧房裏大鬧的話全行告訴了魏翩仞說話之間不免長吁短歎魏翩仞見他無精打采就攛撥他叫局陶子堯一來也想借此遣悶二來又可與新嫂嫂敘舊連忙寫票頭去叫吃不到三樣菜果見新嫂嫂同了小陸蘭芬進來新嫂嫂板着面孔一聲不響陶子堯也不好意思同他說話倒是魏翩仞極力替他拉攏一五一十的告訴他說陶大人的銀子明天好匯到了這一次是不會搭你漿的了陶子堯正在聽到得意時候細崽來說六號裡來了一個女人同了一個和尚吃大菜那個女人自說姓陶又說我們老爺今天也在這裡請客陶子堯不聽則已聽了之時陡然變色便說這夜叉婆不知同我那一世的對頭我走到那裡他跟到那裡說完站起來一直向外下樓而去也不知說了聲翩哥我們再會罷拔起脚來到那裏去了新嫂嫂同了蘭芬也只好就走魏翩仞等吃過咖啡簽過字站起身來走到六號房間門口張了一張果然一個女人同了一個和尚在那裏吃大菜是個甚麼面孔一時却未曾看得清楚魏翩仞也就出得一品香自去幹事不題且說陶太太同他哥在棧房裡曉得陶子堯在一品香請客一定要叫局熱鬧故而借吃大菜爲名意想拿住破綻鬧他一個不亦榮乎不提防陶子堯先已得信逃走無蹤太太只得罷手一時吃完回到棧內一等等到兩點鐘不見老爺回來急的個太太猶如熱鍋上螞蟻一般又氣又惱後來越聽越無消息料想一定是在窯子裏過夜不回

來的了氣的太太坐在床上一夜不曾合眼足足的罵了一夜罵一聲爛婊子罵一聲黑良心殺千刀不吃好草料的他哥和尚也陪着他一夜不睡到了次日天明陶子堯還沒有回來太太披頭散髮亂哭亂嚷一定要到新衙門裏去告狀要請新衙門老爺趕掉這些婊子省得在此害人鬧的他勸住看看日已正午長春棧裡的王道台打發周老爺來說山東的銀子已到是匯在王道台手裡的叫周老爺來帶信叫陶子堯去付太太聽見了也不顧有人沒人趕出來說有銀子交給我交不得那個殺千刀的他是要去貼相好的周老爺看了好笑問了管家纔知道是陶子堯的太太當下陶太太恐怕王道台私下付銀子給陶子堯一定要自己跟着周老爺到長春棧裏去見王大人後來把個周老爺弄急了又虧得和尚出來打圓場說王大人是我們妹夫的上司太太不便去的還是我出家人替你走一遭罷周老爺問了來歷只得說好和尚便叫管家拿護書叫馬車穿了一件簇新的海青到長春棧裡拜訪王大人去究竟此時陶子堯逃在何方與那清海和尚如何去見王道台且聽下回分解

中研院圖書館



現形記

六

双紅堂
小説
133(6)

寫佐雜貪緣說差使
紅州縣傾軋鬬心思

話說清海和尚同了周老爺去見王道台當下一部馬車走到長春幾門只周老爺把和尚讓在帳房客堂裏坐自己先進去回王道台王道台聽了綳眉頭說好端端的那裏又弄了個和尚來你去同他說我是僧道無緣的勸他到別處去罷周老爺道他來並不是化緣聽說爲的家務事情王道台道這也奇了和尚管起人家的家務來了周老爺道聽說他是陶子堯的內兄卑職去的時候陶子堯不在家他太太一定要跟了卑職來見大人虧得和尚打圓場好容易纔把那女人勸下的所以同了他來大人如果不要見他叫人出去道乏就是了王道台未及回言不料和尚因爲等的不耐煩已經進來了王道台想要不理他一時又放不下臉

南亭新著

來要想理他心上又不高興只把身子些微的欠了一欠仍舊坐下了和尚進來却是恭恭敬敬作了一個揖叫他坐起先還不敢坐後來見王道台先坐了他方纔斜簽着坐下王道台問幾時來的和尚回是昨天到的陶子堯陶老爺是舍妹丈這會是送舍妹來的大人跟到一向少來請安去年僧人到過山東現在這位護院那時候還在東司任上他的太太損過有二萬多銀子的功德就是西司的太太濟東道的太太還有糧道胡大人都是相信僧人的一共也捐了好兩萬的功德和尚的意思原想說出幾個山東省裏的闊人可以打動王道台豈知王道台聽了只是不睬他由他說王道台一直眼睛望着別處有時還同管家們說話和尚一看不對頭趕緊言歸正傳預備說完了好告辭纔說得半句舍妹丈這個差使王道台已經端茶送客聽見和尚還有話說於是站住了腳也不等和尚說他先說我明天就要動身往東洋去找他不到我也沒有這們大工夫去等他好在我們周老爺不走把銀子替他存在莊上等他自己去付就是了說完了這兩句已經走到門檻外頭等着送客等到和尚纔出房門他老人家把頭一點已經進去了和尚沒趣只好仍舊坐了馬車回來見了妹子還要擺闊說王道台同他怎麼要好一見我面曉得我要募化他盖大殿不等我開口一捐就是一萬還約我開歲後再到山東走一盪他本來回拜我的我因爲他明天就要起身往東洋去事情狠忙找他的人又多所以我止住他叫他不要來他妹子聽了信以爲眞便問你妹夫的事情怎麼樣和尚道他們做大官大府的人爲着這點小事情怎麼好去煩動他他妹子發急道原來你去了半天我的事情一點沒有辦和尚道這些事情王大人已經交代過周老爺了只要問周老爺就是了他妹子將信將疑的只好答應着和尚又問妹夫到底回來沒有他妹子含着一包眼淚說那裏有他的影子和尚道他怎麼去落的倘若找不到只要我到上海道裏一托立刻一封信託洋場

上的官交代了包打聽是沒有找不到的妹子但請放心便了話分兩頭且說王道台送罷和尚回來管家來回前天來的那個鄒太爺又來了王道台聽了縐眉頭說我那裏有這閒工夫去會他管家道鄒太爺曉得老爺明天一准動身昨天一早就跑了來坐在家人屋裏一定要家人上來替他回一直捱到昨天半夜裏兩點鐘纔被家人們趕走的今天一早又來他說老爺親口答應他替他在上海道跟前遞條子說差使他所以要來聽個回音王道台道他托弄差使我替他說到就是了那裏能彀包他一定得況且說不說由我派不派由他我又不能彀壓着上海道一定派他的差使就是上海道看我面子肯派他事情也有個遲早那裏有手到擒拿的你叫他不要光在我這裡纏繞應該上的衙門動走兩邊做上司的人看見他上衙門上的動自然會派他差使的管家道這種人是再惹不得的他來稟見當初老爺不見他也就罷了就是見了他也不可當面許他甚麼王道台唉一口氣道你們

這些人那裏知道這些窮候補的捱上十幾年一個紅點子沒有見家裏當光吃光我們做上司的再不去理他他門檢直只好死還有第二條活路嗎所以從前張朗齋張大人做山東巡撫的時候我是伺候過他老人家的他老人家的脾氣是凡遇就派差使的人上去稟見你瞧他那副不理人的面孔着實難看有些人他不想給他差使等到見了面却是十二分客氣他老人家說我已經沒有差使派他再拿冷面孔給他看他這人還有日子過嗎所以先灌上他些米湯他就是沒有差使也不止於十二分怨我了這是他老人家親口對我說的所以我就學他這個法子管家道據小的看這位鄒太爺鴉片烟癮來的可不小一天到夜只有抽烟的工夫那裏還有上衙門的工夫這兩天到這裏來時時刻刻要出去上小烟館過癮王道台吃大烟呢其實也無害於事現在做官的人那一個不抽大烟我自從二十幾歲上到省候補先出來當佐雜一直在河工上當差我總是一夜頂天亮吃烟不睡

覺約摸天明的時候穿穿衣裳先到老總號房裏掛號回回總是我頭一個等到掛號回來再睡覺後來歷年在省城候補都是這個法子所以有些上司不知道還說某人當差當的勤我從縣丞過知縣同知過知府以至現在升到道台都沾的是吃大烟頭一個上衙門的光等鄒太爺來時你們無意之中把我這話傳給他等他上兩盪早衙門自然上司喜歡他派他事情我是要走的人那裏還有這們大工夫去理他管家無奈退了出來鄒太爺正在門房裏候信呢忙問大人怎麼吩咐管家沒有好氣說道大人說道你們這些小老爺總是不肯勤上衙門所以輪不到差使鄒太爺道我的爺實不相瞞我就吃虧在這大烟上自從吃了這兩口撈什子以後起死起不早了管家道不能起早可能睡遲我們大人有個法子傳授你便把王道臺說的話述了一遍還說句你照樣做去以後還要升道台呢鄒太爺道人家急的要死同你們說正經話休要取笑管家把臉一板道說的何嘗不是正經話誰有工夫同你取笑鄒太爺一看苗頭不對趕緊陪着笑臉這老哥教導的話句句是金玉良言小弟是窮昏了所以說出來的話自已還不覺得已經得罪了人眞正是小弟不是老哥千萬不必介懷說着又深深的作了一個揖管家不睬他鄒太爺摸不着頭腦呆呆的坐了半天忽然心生一計趁衆人忙亂的時候一溜溜了出來趕到自已屋裡他那裏還該得起公館租了人家半間樓面一夫一妻暫時頓身兩塊松板支了一張床旁邊放着一個行竈太太賠嫁的箱子雖說還有一兩隻無奈全是空的太太蓬着個頭少說有一個月沒有梳身上飄一塊蕩一塊他那副打扮比起大公館裏的三等老媽還不如眞正窘柱做了一個太太而且老兩口子都愛抽烟男的又連年不得差使不要說坐吃山空支持不住就是抽大烟也就抽窮了人家了閑話休題當下鄒太爺回得家中也不同太太說話就掀開箱子亂翻翻了半天又翻不出個甚麼來太太問他也不響後來被太太看出苗頭曉得他要當當

太太說我的東西生生的都被你當的完了這會子還不饒我我現在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裡你有本事拿我去當了罷我這日子一天也不要過了一頭數說一頭號啕痛哭起來左鄰右舍家還當他家死了人哭的如此傷心大家一齊跑過來看鄒太爺也無心管他只是滿屋裏搜尋東西後來從床上找到一個包袱一摸裡頭還有兩件衣服意思就要拿了就走被太太看見一把攔住道這裏頭我只剩一件竹布衫一條裙子你再拿了去我就出不得門了鄒太爺那裡肯依奪了就走太太畢竟是個女人沒有氣力拗他不過索性躺在樓板上泣血搥膺的一直哭到半夜二房東被他吵不過發了兩句話要他明天讓房子太太纔不敢哭了且說鄒太爺拿了衣包一走走到當鋪裏櫃上朝奉打開來一看只肯當四百銅錢禁不住鄒太爺攢眉苦臉求他多當兩個總算當了四百五十錢鄒太爺藏好當票用手巾包好錢一走走到稻香村想買一斤密棗一盒子山查糕好去送禮後來一算錢不

敷只買了十兩密棗一斤雲片糕托店裏夥計替他拿紙包大些說是送禮好看此紮縛停當把錢付過還多得幾十個錢鄒太爺非常之喜拿兩手捧着一直到長春棧王道台門房而來一走走到門房裏把買的密棗雲片糕往桌子上一放王道台的管家還當是他自己買的甚麼東西哩心上一個不高興說這人好不知趣不管人家有事沒事只是來纏些甚麼一面想一面坐着不動不去理他只見鄒太爺把東西放在桌上笑嘻嘻的說道我曉得我屢次來打攪老哥們心上實在過意不去難得相與一場彼此又說得來明天老哥們又要伺候大人到東洋去目下就要分手這一點點東西算不得個意思不過預備老哥們船上餓的時候點點飢罷了管家曉得包裹是送的點心纔連忙站起來說鄒太爺這算得那一回的事又要你老破費況且你老光景又不大好怎麼好意思收你的呢鄒太爺道自家兄弟說那裏話來只要老哥不把兄弟看外賞臉收下兄弟心上就舒服了管家聽了這話

知道他一定不肯收回去的又想怎麼好白受他的只得從新讓他坐下彼此扳談一回鄒太爺心上要說求他到大人跟前吹噓的話一時不便出口然而明天他們就要動身錯了這個機會只有活活餓死然而要說又不好意思幸虧這位大爺也曉得他送東西一定是爲說差使然而他不先說我不好迎上去被人家看輕說我只認得東西兩個人正在那裏轉念頭的時候齊巧走進一個人來管家趕忙站起同那人咕嘰了一回那人仍舊走了進去鄒太爺正苦沒有話說幸虧認得這人便搭訕着問道這位不是周老爺嗎管家說是鄒太爺道他明天一定也是跟着大人一塊到東洋去的了管家道你沒有瞧見報嗎他是浙江巡撫奏調過的等我們動身之後他就要到杭州的鄒太爺道他不去誰跟着大人去這隨員當中不是少個人嗎說到這裏合該鄒太爺要交好運管家忽然恍然大悟道是呀今天早上頭還說過周老爺不去少個人辦事的人你等一等我去替你探一探口氣再托周

老爺敲敲邊鼓周老爺說上去的話看來總有六七成好拿得穩鄒太爺聽了不勝之喜連忙又說了些老哥提拔老哥栽培倘若我們弟兄們能在一塊兒做同事那是再好沒有的了管家進去找到周老爺先把這話告訴了他只說是自己的鄉親托他務必周全一下子周老爺道我們自己的事情我總得替你竭力的說但是時候太急促了些明天就要動身他早來兩天也好管家道來是這兩天天天往這裏跑上海道那裏也替他遞過條子周老爺道大人已經替他遞過條子叫他等兩天自然有眉目何必一定要吃這一盪苦呢管家道人在人情在我們老爺又不是上海道的甚麼頂門上司不過是隔省的一個同寅況且人家是實缺我們又是候補老實說罷這種條子遞上一百張當時面子帳收了下來轉背誰還認得你還不是騙小孩子的周老爺一聽這話不錯吃不住這位管家大爺追得凶只得到王道臺跟前纔說了幾句別的話齊巧王道臺先開口說道你不同我去眞正叫我不

便當有些事情他們都辦不下來這叫我怎麼好呢周老爺回道卑職蒙大人栽培原應該伺候大人到東洋竭力的報効無奈浙江劉中丞已經奏調過又叫朋友寫了信來催不准多耽誤卑職也叫做無法只好將來再報効大人的了大人這邊去手底下少人伺候卑職倒留心到一個人王道臺問是誰周老爺忙回道就是天天來的那鄒興史這人當差使看來還在行王道臺道這個人說來也好笑他老人家從前在山東莊平處館我齊巧出差到那裏彼此認得之後從此就相與起來了後來他還找我替他弄過幾回事情大約此人去世已有靠二十年光景了當時他故了下來同鄉裏出來替他打把式我還幫過他二兩銀子以後就沒有通過音信這回來在上海不知道怎麼被他打聽着天天來纏不清爽據他自己說他自從丁憂服滿出來到省就分道在這裏當差這許多年一個紅點子沒有輪到也不知道他是怎麼熬的王道台說的時候管家都站在底下聽王道台說到這裏便照着管家說不是你們說這人的烟癮很大麼那個收他密裹雲片糕的管家便說從前烟癮是不小現在想要當差使這兩天正在那裏戒烟哩王道台道吃了烟要戒是說說的眞的要戒爲甚麼不早戒爲甚麼要到這時候纔戒我雖然同他老人家認識但是同他到外洋不比在內地裏當差弄得不好不要被外國人笑了去管家忙插口道鄒太爺在上海這許多年出出進進洋場上的外國人也見過不少了一切事情就是沒有辦過看也看熟了王道台把臉一沈道要我放心纔好委他差使我知道他能辦事不能辦事你們倒曉得管家得了沒趣趔趄着退了出來王道台道好笑不好笑用着他們乾起勁周老爺連忙打圓場說他們也沒有別的不過看他可憐隨便求大人賞派個事情叫他學習罷了王道台道老遠的帶他出門我總有點不放心製造局鄭某人那裏用的人多昨天席面上他還說起爲着一樁甚麼事情委員司事要換掉二十多個給他封信等他再去碰碰看看他的運氣罷周

老爺見王道台已允寫信不便再說別的且喜王道台向來寫信都是他代筆也無用客氣得立刻走到桌子邊拔起筆來就寫寫完之後給王道台看過沒有話說周老爺便拿出來交給管家先是管家碰了釘子出來便氣憤憤的走到自己屋裏正在那裏叫苦好氣鄒太爺看見氣色不對手裏捏着一把汗心裏在那裏叫苦後來停了一會子周老爺出來拿信交給了他說明原委鄒太爺本來是不同周老爺拉攏的到了此時感激涕零立刻走過來就替周老爺請安從前已經打聽明白周老爺是纔過班的知縣他就一口一聲的趕着喊堂翁自己稱卑職連說卑職蒙堂翁栽培實在感激的了不得又同管家大爺咬耳朵說他自己不敢冒昧意思想今天晚上求堂翁賞光到雅叙園敘叙管家替他代達周老爺說心領了罷我今天實在不空大人明天要動身剛纔陶子堯又有信來託我替他去了事情叫我怎麼忙得過來只好改日再擾罷鄒太爺見周老爺一定不肯去只得搭趣着說道既然堂翁不賞臉等消停兩天卑職再來奉請周老爺說彼此相會的日子長著哩何必一定要客氣當下鄒太爺又問管家借了一件方馬褂到上頭叩謝了王道台王道台不免勉勵了兩句叫他好生當差鄒太爺站着答應了幾聲是退了下來次日又到東洋碼頭上恭送回來自往製造局投信不題且說周老爺昨天傍晚的時候接到陶子堯的信約他到一品香小酌說有要事奉商周老爺因爲沒工夫本來是不去的後來爲着銀子已划在莊上須得當面交代一聲較爲妥當所以抽了一個空到一品香來會着陶子堯原來陶子堯昨天同太太打饑荒從一品香溜了出來一來也是賭氣不回棧裏過夜二來路上又碰着一個朋友拉他到一個住家人家碰了一夜和衣日碰到十點鐘纔完打了一個盹等到敲過四點鐘跑回棧房太太已經鬧的不像樣了和尚亦拜過王道台回來了陶子堯正在那裏埋怨他大舅子不該應去拜王道台他舅子不服氣的探掉帽子光郎頭上出火偏偏魏翩仞又來

找他把事情一齊推在仇五科身上說他從前有兩張合同想要叫他出兩分錢陶子堯發急道合同一張是假的原是預備打官司的大家好朋友怎麼好訛起我來呢魏翩仞道等到出起首來你好說是假的嗎你既然筆跡落在外頭總得想個法子收回來纔好當時陶子堯急了所以要請周老爺商議太太起先因他一夜不回好容易回來正在那裏哭罵後來見他被人家訛詐畢竟夫妻無隔夜之仇肫膩曲了往裡彎到了此時也就不同他吵鬧了當下陶子堯氣憤憤的就邀了魏翩仞同他大舅子和尚一同到了一品香不多一會周老爺接着他的信也來了當時三個會着閑談了幾句周老爺先把銀子存在莊上的話交代明白陶子堯便把周老爺拉到外面洋抬上靠着欄杆把底細通統告訴了他周老爺道本來這件事你子翁閙的也太大了陶子堯道這些話不要去講他只求你老哥替小弟想個法子小弟情願把這裏頭好處同老哥平分何必便宜他們呢周老爺聽了心上一動又說道他們兩個幫了子翁出了怎個一把力一個撈不到看上去怕沒有如此容易了結呢陶子堯道老哥你看怎麼樣周老爺道做到那裡算那裏也不能預定的當下入席點菜和尚點的是蘇菇湯炒冬菇素十錦素麵當着人面前一定要守佛門規矩是斷斷不肯破戒的其餘的人都是葷菜不用細述獨有周老爺只是肚皮了一樣湯說是有事不能久坐當時在席面上周老爺只是肚皮裏打主意一直沒有題起這事把湯吃完起身告辭陶子堯又再三的叮囑周老爺答應他明天替他煩出一個人來料理此事彼此分手而別這裏陶子堯又自己竭力的托魏翩仞魏翩仞道不但五科那裏兩分合同是老哥的親筆跡後來打的一分一式兩張一張五科拿去一張是兄弟經手替你押在外頭還有子翁寫的抵借銀子的押據陶子堯聽了這個越發着急道這個統通都是假的只有頭一張合同辦二萬二千銀子的貨是眞的魏翩仞道你別發急我現在又不問你要錢大家都是好朋友有福同享

有難同當橫豎上頭發下來的錢總不止二萬二千這種意外的錢大家也就要靠着你子翁沾光兩個陶子堯見話鬆了些因爲自己已托了周老爺也不多說但托他見了五科哥好歹替我善爲說辭說這裏頭我也沒有甚麼大好處總算他照應我兄弟罷了魏翩仞也只好答應着當下吃完各自散去單說周老爺單名是一個因字表字果甫本是山東試用府經這番跟了王道台出來原說同到東洋去的齊巧浙江巡撫劉中丞有文書奏調他他從前在劉中丞家裏處過館做過西席有此淵源所以劉中丞就提拔他他得了這個機會心想府經總不過是個佐雜怕的派不着好差使幸喜他這人專會拉扯所有這些匯票莊上都是他同鄉人人同他要好他這會就去同人家商量想趁此機會捐過知縣班果然一齊應允也有二百的也有一百的也有五十的居然集腋成裘立刻到捐局裏填了部照出來從此以後場面愈闊拉攏愈大天天在外頭應酬有幾個大點洋行裏的買辦他統通認得了有天檯面上無意之中聽見人家講起這訛詐陶子堯的仇五科就是他新近結交的一個軍裝買辦的外甥這買辦姓王名二調同周老爺敘起來還有點親因此格外要好王二調的意思無非因爲他是浙江巡撫的紅人揭力同他拉扯好預備將來兜攬他的生意並沒有別的意思周老爺有此一個好朋友陶子堯的事情就好辦了且說他頭天晚上擾過陶子堯一品香回棧足忙了一夜次日把王道台送了動身他便一直找到王二調行裏說起這件事情托他爲力王二調立刻答應並說我們這個外甥他去年到這兒洋行裏做生意是我娘舅做的保人包管一說便妥就是姓魏的也是熟人不消多慮周老爺去後王二調果然把他外甥叫了來說大家都是面子上的人不要拆人家的梢仇五科當將底細全盤告訴了娘舅王二調道既然如此也不犯着便宜姓陶的但是一件我已經答應了周某人等我告訴他隨便叫姓陶的拿出幾個來過個場完事罷仇五科不好違拗娘舅的

話答應着告退回家通知魏翩仞專聽娘舅的調處多少看起來不會落空罷了魏翩仞踩脚說道這事情鬧糟了怎麼好叫他老知道呢當天晚上王二調便到萬年春請了周老爺來叫他去同陶子翁說各式事情兄弟都替他抗了下來但是這裏頭五科翩仞兩個人也着實替他出力狠化了些冤枉錢費心轉致陶子翁隨便補償他們點兄弟吩咐過多少不准爭論所以特地請老兄來關照一聲周老爺聞言感謝不盡回來就通知了陶子堯商量仇魏二人應送若干陶子堯只肯每人一千周老爺說至少分一半給他們大家免得後論陶子堯捨不得周老爺爭來爭去每人送了二千却另外送了周老爺一千周老爺意思賺少問他多借一千他又應酬了五百周老爺拿了四千的銀票仍去找了王二調把這件事交割清楚陶子堯出的假筆據統通收了回來只等機器一到就可出貨運往山東當下仇五科因爲娘舅之命不敢多說什麼只有魏翩仞心上還不甘願自己沒有法子想便攪掇新嫂嫂同他說陶子堯現在有錢了他這人是沒有良心的樂得去訛他一下子新嫂嫂便親自到棧房裏去找他他素姓是懼內的一見新嫂嫂找到棧房裡恐怕太太知道一直讓新嫂嫂到底下人房間裏坐新嫂嫂先同他講仍照前議車艚頭的話看看話不投機又講到拆姘頭的話坐的時候長久了陶子堯怕太太見怪便催着他走一時又想不到別人便說有話你托魏老來說罷新嫂嫂正中下懷後來他倆一直沒見面兩頭都是魏翩仞一個人跑來跑去替他們傳話一跑跑了好兩天魏翩仞說新嫂嫂一口咬定要三千如果不答應明天要親自到棧房來同你拚命陶子堯急了央告魏翩仞可能再少點後來說來說去講到二千了事魏翩仞拿了去其實祇給了新嫂嫂五百塊共總意外得了二千他的心也就死了以後陶子堯等到機器到埠是否携同家眷前往山東交代或者另生枝節做書的人到了此時不能不將他這一段公案先行結束免得閱者生厭

且說周老爺憑空得了一千五百塊洋錢也算意外之財拿了他便一直前往杭州到省之後照例稟見劉中丞係屬舊交當天見面之後立刻下札子委他幫辦文案又兼洋務局的差使周老爺次日上去謝委下來又稟見司道遍拜同寅一連忙了好多日方纔忙完大家曉得他與中丞有舊莫不另眼相看同時院上有一個辦文案的姓戴名大理是個一榜出身候補知州他在劉中丞手裏當差却也非止一日一向是言聽計從院上這些老爺們沒有一個蓋過他的眞正是天字第一號的紅人周老爺雖是中丞的舊交無奈戴大理總以老前輩自居不把周老爺放在眼裏周老爺曉得自己資格尚淺諸事讓他三分暫不同他計較有一天出了一個甚麼知縣缺劉中丞的意思想叫戴大理去署理偶同藩司說起說戴某人跟着兄弟辛苦了這許多時候這個缺就調劑了他罷藩台諾諾稱是此不過撫藩二憲商量的話究竟尚未奉有明文當時却有個站在跟前的巡捕老爺他都聽在耳朵裏

等到會完了客他便趕到文案處戴大理那裏送信報喜說今天中丞當面同藩台說過大約今晚牌就可以掛出來戴大理聽了自然歡喜一班同寅個個過來稱賀周老爺也只好跟着大衆過來敷衍了一聲合當有事是日中飯過後劉中丞忽然傳見周老爺說起文案上一向是戴某人最靠得住無論甚麼公事凡經他手無不細心從來沒有出過岔子我爲他辛苦了多年意思想給他一個缺等他出去撈兩個以後的事須得你們諸位格外當心纔好周老爺聽了想了一想說道回大人的話大人說的戴牧實實在在是個老公事不要說別的他已經五十多歲的人了寫起奏摺來無論幾千字一直到底不作興一個錯字又快又好卑職們幾個人萬萬趕他不上論起來這話不好說爲大局起見這裡頭實實在在少他不得現在湘南廣東兩省都因爲摺子有了錯字或者抬頭差了被上頭申飭下來現在年底下事情又多若把戴牧放了出去卑職們縱然處處留心恐怕出了一點亂子躭誤

大人的公事但是戴牧苦了這多時今番恩出自上調劑他一個缺卑職們難道好說叫他不去到任事是爲公事起見實在少他不得劉中丞一聽這話不錯周某人是我從前西席老夫子他的話却是可靠的現在上頭挑剔又多設或他去之後出點亂子怎麼好呢想了一想說道好在我給他這個缺的話還沒有向他說過不如把這缺委了別人叫他忙過了冬天等別人公事熟練些明年再出甚麼好缺給他一個也使得說完便叫通知藩台某縣缺不委戴某人了等着明天上院當面商量再委別人周老爺等話說完退了下來這天晚上正是文案上幾個朋友湊了公分備了酒席先替戴大理賀喜周老爺也出了一分剛纔劉中丞同他所講的話悶在肚裏一聲不響面子上跟着大衆一同敬酒稱賀說說笑笑好不熱鬧此時戴大理一面孔的得意揚揚之色喝過十幾鍾酒他的酒量本來不大已經有些微有點醉意便舉杯在手對大衆說道我們同在一塊兒辦事的人想不到倒是兄弟先撇了諸位出去大衆齊說這是中丞佩服老哥的大才所以特地把這個缺留給老哥好展布老哥的經濟戴大理道有什麼經濟不過上憲格外垂愛有心調劑我罷咧衆人道說不定指日年底甄別還要拿老哥明保戴大理道那亦看罷咧但願列位都像兄弟得了缺出去衆人道這個恩出自上兄弟們資格尚淺那裏比得上你老前輩呢周老爺也隨着大衆將他一味的恭維肚裏却着實好笑一霎席散其時已有三更多天戴大理回到自己家裏細問跟班藩台衙門的牌出來沒有戴大理以爲雖是中丞吩咐未必有如此之快因此并不在意過了一夜到了第二天頂到十點鐘還沒有掛出牌來戴大理不免有點疑惑起來等到飯後仍無消息戴大理就同跟班說不要漂了罷跟班不敢言語此刻他的心上想想自己的憲眷是靠得住的既然有了這個意思是不會漂的又想不要被甚麼有大帽子的搶了去然而浙江一省有的是缺未必就看中我這一個總而言之那通信的巡捕他決計不

會來騙我的一霎時猶如熱鍋上螞蟻一般茶飯無心坐立不定好生難過一直等到天黑跟班的又出去打聽不多一刻只見垂頭喪氣而回戴大理忙問怎樣了跟班的又不敢瞞只得回說怎麼昨日巡捕老爺拿人開心不是眞的戴大理一聽這話不對還要頂住跟班的問你不要看錯了別的缺罷跟班的道巡捕老爺來送信的時候小的在跟前聽的明明白白的怎麼會看錯呢戴大理道委的那個跟班道委的這個姓孔聽說是營務處上的到了此時戴大理一個到手的肥缺活活被人家奪了去這一氣眞非同小可檢直氣出盡脹病來便請了五天假坐在公館裏的生氣不見客後來劉中丞因爲一件公事想起他來問他犯的甚麼病着實的記掛就派了前番報喜的那個巡捕到公館裏看他那巡捕見了他着實的將他寬慰又說那日中丞說得明明白白是委你老先生去的怎的同周某人談的半天就變了卦戴大理忙問周某人說我甚麼巡捕道有句說句他倒是極力保舉老先生的便把周老爺同劉中丞講的一番說話統通告訴了戴大理畢竟戴大理胸有邱壑聽了此言恍然大悟道是了是了我好好的一個缺就葬送在他這幾句話上了又細問他同中丞說話是甚麼時候何以那天晚上酒席檯上一聲也不言語這個人竟如此陰險實在可惡得狠想罷不由咬牙切齒的恨個不止一定要報復他一番纔顯得我的本事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分解

設陷阱借刀殺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南亭新著

却說戴大理向巡捕問過底細曉得他的這個缺是斷送在周老爺手裏因此將周老爺恨入骨髓當時却也不露詞色向巡捕交代過公事送過巡捕去後他却是氣得一夜未睡整整盤算了一夜總得借端報復他一次方洩得心頭之恨且說他這五天假期裏頭所有文案上幾個同事一齊來瞧他安慰他周老爺却更比別人走的殷勤每天早晚兩盞口口聲聲的說自從老前輩這兩天不出來一應公事覺着狠不順手總望老前輩全愈之後早點出門纔好他同戴大理敷衍戴大理也就同他敷衍周老爺回到院上有時劉中丞傳見問起戴大理的病周老爺便回中丞說戴牧並沒有甚麼病聽說大人前頭要委他署事後來又委了別人

設陷阱借刀殺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南亭新著

却說戴大理向巡捕問過底細曉得他的這個缺是斷送在周老爺手裏因此將周老爺恨入骨髓當時却也不露詞色向巡捕交代過公事送過巡捕去後他却是氣得一夜未睡整整盤算了一夜總得借端報復他一次方洩得心頭之恨且說他這五天假期裏頭所有文案上幾個同事一齊來瞧他安慰他周老爺却更比別人走的殷勤每天早晚兩盞口口聲聲的說自從老前輩這兩天不出來一應公事覺着狠不順手總望老前輩全愈之後早點出門纔好他同戴大理敷衍戴大理也就同他敷衍周老爺回到院上有時劉中丞傳見問起戴大理的病周老爺便回中丞說戴牧並沒有甚麼病聽說大人前頭要委他署事後來又委了別人

他心上不高興所以請假在家養病卑職想此番不放他出去原是大人看重他的意思爲的年下公事多他總算這裏熟手所以留他在裏頭多頓兩個月卑職伺候上司也伺候過好幾位了像大人這樣體恤人曉得人家甘苦只要有本事能報効還怕後來沒有提拔嗎戴牧却看不透這個道理反誤會了大人一番美意將來總是自己吃虧劉中丞一聽這話心上好生不悅道我委他缺又沒有當面同他講過他若一直在我這裏當差還怕將來沒有調劑怎麼我要他多幫我幾個月就不能彀嗎有病請假沒有病也請假他還是拿把我除了他我就沒有人辦事嗎周老爺聽了並不言語雖知劉中丞倒越想越氣過了五天戴大理假期已滿上去稟見劉中丞雖沒有撤他的委他仍舊逐日上院辦公事畢竟他是老公事劉中丞少不得他所以雖然不歡喜他然而有些公事還得同他商量他一見憲眷比從前差了許多曉得其中一定有人下井役石說他的壞話他也不動聲色勤勤懇懇辦他的公事一句話也不多說一步路亦不多走見了同事周老爺一班人格外顯得殷勤稱兄道弟好不鬧熱並且有時還稱周老爺爲老夫子說周老爺是中丞從前請的西賓中丞尚且另眼看待我等豈可怠慢於他周老爺一幫人見他如此隨和大家也願意同他親近周老爺沒有家眷是住在院上的他不時要到周老爺屋子裏坐坐談談天還時常從公館裡做好幾樣家常小菜自己帶來給周老爺吃說是小妾親手做的如此者兩個多月大家只見他好不見他壞偶然中丞題起大夥兒一齊替他說好話因此憲眷又漸漸的復轉來況且他在院上當差已久不要說外面人頭熟就是裏頭的甚麼跟班門上跑上房的還有抱小少爺的奶媽子統通都認得戴大老爺自從在周老爺面上攛了一會老前輩就碰了這們一個釘子吃過這一轉虧以後便事事留心這是他聰明過人之處閉話休題且說此時浙東嚴州一帶地方時常有土匪作亂抗官拒捕打家

刼舍甚不安靜浙江省城本有幾個營頭一向是委一位候補道台做統領現在這當統領的姓胡號華若是湖南人氏同戴大理同鄉同年因此他倆交情比別人更厚却說這班上匪正在桐廬一帶嘯聚雖是烏合之衆無奈官兵見了不要說是打仗只要望見土匪的影子早已聞風而逃官兵有兩種一種是綠營便是本城額設的營汛太平時節十額九空都被營官哨官千爺副爺之類通同吃飽遇見撫台下來大閱他便臨期招募暫時彌縫只等撫台一走依然是故態復萌這番土匪作亂雖也奉到省台的密札叫他們竭力防禦保守城池無奈舊有的兵大概是老羸疲弱新招的隊又多是土棍青皮平時魚肉鄉愚無惡不作到這時候有了護符更是任所欲爲的了至於那些營官哨官千爺副爺他的功名大都從鑽營奔競而來除了接差送差吃大烟抱孩子之外更有何事能爲平日要捉個小賊尚且不能更不用說身臨大敵了一種是防營從前打粵匪打捻匪甚麼淮軍湘軍却也狠立些功勞等到事平之後裁的裁撤的撤一省之內總還留得幾營以爲防守地方起見當初裁撤的時候原說留其精銳汰其軟弱所以這裏頭狠有些打過前敵殺過長毛的人就是營哨各官也都是當時立過汗馬功勞甚麼黃馬褂巴圖魯提督軍門頭品頂戴一個個保至無可再保事平之後那裏有這許多缺應付他們於是有此一個防管就可安頓這一班人不少又過了二十年那些打過前敵殺過長毛的人早已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又招了這些新的還怕不與綠營一樣這防營的統領帮帶無論什麼人只要是大帽子八行書就可當得眞正打過仗立過功的人反都擱起來沒有飯吃就有幾個上頭有照應差使十幾年不動到了這種世界人了這種官場他若不隨和不通融便叫他立脚不穩而且暮氣已深嗜好漸染就是再叫他出去殺賊也殺不動了至於那些謀挖這個差使的無非爲尅扣軍餉起見其積弊更與綠營相等這回所說的胡華若胡統領正坐在這個毛病這時候嚴州

一帶地方文武官員雪片的文書到省告急上司也曉得該處營汛兵力單弱不足防禦就委胡華若統帶六營防軍前往勦捕胡華若的這個統領本是弄了京裏甚麼大帽子信得來的胸中既無韜略平時又無紀律太平無事尚可優游自在一旦有警早已嚇得意亂心慌等到上頭派了下來更把他急的走頭無路只因戴大理交情頂厚未曾奉札之前偏偏又是戴大理頭一個趕來送信道喜請安歸坐便說蠢爾小醜大兵一到不難剋日蕩平指日報到捷音便是超升不次所以卑職前來叩喜胡華若道老同年休要取笑你我彼此知己更有何話不談你想我從前謀挖這個差使的時候化的銀子你是曉得的通共只當得半年從前的虧空還沒彌補就出了這個岔子你說我心上是什麼滋味況且這出兵打仗的事情豈是你我所做得來的錢倒沒有弄到白白的把命送掉却是有點划算不來至於立功得保舉的話等別人去做罷這種好處成是不敢妄想的了戴大理道上頭委了下來

大人總得辛苦一遭胡華若道我不去我這身子是吃不來苦的倘若送了命豈不是白填在裏頭甚麼封廕卹典我是不貪圖的等到札子下來我拚着這官不做一定交還上頭請他另委別人戴大理道這個倒不好退的好在那邊是烏合之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大人不過只想不擔這個沉重其實卑職倒有一條主意大人上院稟請一個人同去各式事情只要委了他無論辦好辦歹都可不與大人相干胡華若忙問何人戴大理道就是同卑職在一塊辦文案的周某人胡華若道我也曉得這個人聽說他做過中丞的西席的戴大理道正是爲此所以他在中丞跟前言聽計從竟沒有一個趕得上他現在上頭委了大人到嚴州勦辦土匪大人要說不去以卑職愚見那是萬萬使不得的被上頭看了倒像我們有心規避恐怕差使辭不掉還要叫上頭心上不舒服胡華若道依你老同年的意思怎麼樣戴大理道現在只等公事一下大人就上院回中丞稟請幾個得力隨員一同前去頭

一個就把周某人名字開上上頭是沒有不答應的周某人想在中丞跟前當紅差使好意思說不去等他前求稟見之時大人就把一切勤捕事宜竭力重托在他身上將來設或事情辦得順手大家有面子倘若辦得不好大人只須往周某人身上一推中丞見是周某人辦的就是要說甚麼也不好說甚麼了到這時候大人再去求交卸求上頭另委他人上頭就是怪大人辦的不好譬如有十分不是到此亦減去七分了大人明鑒卑職這個條陳可否使得胡華若一聽他言不禁恍然大悟連忙滿臉的堆着笑說道老同年此計甚妙兄弟一定照辦說到這裏戴大理又請二個安說到將來大人得勝回來保案裏頭務求大人在中丞跟前栽培幾句替卑職插個名字在內胡華若道只個自然但怕辦的不好回來叫老同年打嘴戴大理尚未及回答忽見一個差官來稟院上有要事立刻傳見戴大理只好起身相辭胡華若立刻坐轎上院走進官廳手本剛纔上去裏頭已叫請見當下劉中丞同他

講的就是嚴州府的事情叫他連夜前去勦辦士匪並說那裡的事情十分緊急老兄帶了六個營頭先去如果不敷調遣趕緊打個電報給兄弟再調幾營來接應今天因爲事情太急所以先請老兄來此一談隨後補了公事送過來胡華若連連答應等中丞說完接着回道職道的閱歷淺恐怕辦不好辜負大人的委任況且手下辦事的人得力的也很少現在想求大人賞派幾個人同去劉中丞道你要調誰就叫誰去胡華若道大人這裏文案上的周令職道曉得這人很有閱歷從前在大營裏頓過有了他去職道各事就可靠託在他一人身上劉中丞道他能彀吃的了最好好在我這道這人職道很曉得的劉中丞道他吃的了嗎胡華若裏沒有甚麼大事情就叫他跟了你去還要誰胡華若又稟了一個候補同知姓黃號仲皆一個候補知縣姓文號西山連着周老爺一共是三個人劉中丞統通答應立刻就叫人去傳三個人來見三個之中周老爺是在院上當差的一傳就到見面之後劉中

丞告訴他緣故要他同去勷辦士匪周老爺聽了不免自己謙讓了兩句後見胡華若在傍極力的恭惟說了些久仰大才這回的事一定要借重的話周老爺一見如此擡舉他又想倘若得勝回來倒是升官的捷徑想到這裏早已心花都開便不由自主的答應了下來胡華若自然歡喜不多一會子那兩個也都來了中丞面諭他們沒有一個不去的胡華若便先起身告辭又叫他三位各人趕緊預備預備今天夜裏就要動身公事停刻補過來三個人站起來答應着劉中丞送胡華若出來一頭走一頭問他三個人派什麼差使胡華若回道黃丞總辦糧台文令人甚精細可以隨營差遣周令閱歷最深想委他總理營務劉中丞聽了無話送到二門一叫腰進去了那周黃文三個不等中丞送客趁空溜了出來在外頭候着替統領站了一個班胡華若吩咐他們趕緊收拾行李應領薪水各付三個月立刻叫人送到三個人聽了這話又一齊請安稟謝送過胡華若上轎不題且說周老爺回到文案上衆同寅是早已得信的了大夥兒過來道喜齊說上馬殺賊乃是千載罕逢之機會班生此去何異登仙指日紅旗報捷甚麼司馬黃堂都是指顧間事那時扶搖直上便與弟輩分隔雲泥眞令人又羨又妬周老爺道此乃中丞的栽培統領的擡舉與各位敢多存妄想衆人道說那裏話來正在那裏謙讓的時候忽然戴大理走過來拿他一把袖子拖到隔壁一間堆公事的屋裡說道我有一句話關照你周老爺道極蒙指教但不知是甚麼事情戴大理道就是稟請你的那位胡統領他這人同兄弟不但同鄉而且同年從前又同過事雖說他已經過了道班兄弟却與他狠熟極知道他的脾氣老哥現在跟了他去所以兄弟特地關照一聲所謂知無不言方合了我們做朋友的道理周老爺道老前輩如有關照實在感激得狠戴大理道客氣這位胡統領最是小胆凡百事情優柔寡斷你在他手下辦事祇可以獨斷獨行倘若都要

請教過他再做那是一百年也不會成功的而且軍情一息萬變不是可以捱時捱刻的事你切記我的說話到那時候該勦者勦該撫者撫他雖然是個統領既然大權交代與你你就得便宜行事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能如此他格外敬重你說你能辦事倘或事事讓他他一定拿你看得半文不值我同他頓在一塊兒這許多年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周老爺聽了他的言語果眞感激的了不得而且是心上發出來的感激並不是嘴裏空談當下兩個人又談了一會閑話周老爺趕着回家收拾行李未到天黑胡華若派人把公事送到又送了三個月的薪水因爲出兵打仗格外從豐每月共總二百兩銀子三個月是六百兩周老爺開銷過來人收拾好行李一直挑到候潮門外江頭下船那黃文二位亦剛剛纔到又等了一會子方見胡統領打着燈籠火把一路蜂湧而來到了船上一同會着胡華若吩咐立刻開船船家回道現在夜裏不好走就是開了船也走不上多少路不如等到下半夜月亮上來潮水來的時候趁着潮水的勢頭一穿就是多遠走的又快夥計們又省力豈不兩得其便船頭上的差官進來把這話回過胡華若無甚說得差官退了出去原來這錢塘江裏有一種大船專門承值差使的其名叫做江山船這般上的女兒媳婦一個個都擦脂抹粉插花帶朵平時無事的時候天天坐在船頭上勾引那些王孫公子上船玩耍一旦有了差使他們都在艙裡伺候他們船上有個口號把這些女人叫作招牌主無非說是一扇活招牌可以招徠主顧的意思這一種船是從來單裝差使不裝貨的還有一種可以裝得貨的不過艙深些至艙面上的規矩仍同江山船一樣其名亦叫菱白船除此之外只有兩頭通的義烏船這義烏船也搭客人也裝貨不過沒有女人伺候罷了此時胡統領手下的兵丁坐的全是炮划子因爲他自己貪舒服所以特地叫縣裏替他封了一隻江山船縣裏要好知道他還有隨員師爺一隻船不夠又封了兩隻菱白船當下胡統領坐的是江山

船周黃文三位隨員老爺還有胡統領兩位老夫子一共五個人分坐了兩隻茶白船有人說起這江山船名字又叫做九姓漁船只因前朝朱洪武得了天下把陳友亮一幫人的家小統通貶在船上猶如官妓一般所以現在船上的人還是陳友亮一幫人的子孫別人是不能冒充的閑話休題且說當日胡華若上了江山船各隨員迴避之後便有船上的招牌主上來孝敬了一椀燕菜胡統領是久在江頭頑要慣的上船之後橫豎用的是皇上家的錢樂得任意開銷一應規矩應有盡有倒也不必表他却說三位隨員兩位幕賓分坐了兩隻茶白船五人之中黃仲皆黃老爺是有家眷一直在杭州的一位老夫子姓王表字仲循是上了年紀的人而且鴉片癮又來得大一天吃到晚一夜吃到天亮還不過癮那裏再有工夫去嫖呢所以這兩個須提開不必去算下餘的三個人第一個文西山文老爺是旗人年紀又輕臉蛋兒又標緻穿兩件衣裳又乾淨又峭僻不要說女人見了歡喜就是男人見了也捨他不得因爲他排行第七大家都尊他爲文七爺還有一個老夫子姓趙他的號本來叫做補蓼後來被人家叫渾了竟變成不了兩字年紀也只有二十來歲拋撇了家小離鄉背井二千多里來就這個館眞正合了一句話三年不見女人面見了水牛也覺得彎眉細眼這趙不了確實實在在有此情景末了說到周老爺他這人上回已經表過業已知其大畧他的爲人却合了新學家所說的騎墻黨一派遇見正經人他便正經碰着了好玩的朋友他便叫局吃酒樣樣都來外面極其圓通所以人人都歡喜他但有一件毛病乃先天帶了來一世也不會改的是把銅錢看的太重除掉送給女人之外一錢不落虛空地臨走的時候胡華若送他三百銀子他分文不曾帶上船一齊托朋友替他放在外頭預備將來收利錢用他的意思這回跟着出門打土匪少不得胡統領總要派兩個營頭給他帶有兵就有餉有餉就好由我尅扣倘或短了一千八百還可以向胡統領硬借戴大理說他吃硬

不吃軟他門是熟人說的話一定是不會錯的此刻單表文趙二位他倆偏偏頓在一隻船上文七爺早已存心未曾上船之前已經吩咐水手把他這隻船開的遠遠的不要同統領的船緊靠隔壁船上人會意知道接到了大財神了等到一上船齊巧這船上有個招牌主叫做玉仙是文七爺叫過局的此刻碰見了熟人格外要好文七爺從統領船上回話回來玉仙忙過來替他接帽子解帶子換衣服脫靴子連管家都不要用了跟手玉仙又親自端着燕窩湯叫文七爺就着他手裏喝湯兩個人手拉手兒一並排坐在坑沿上趙不了見了眼熱心上想倒底這些人勢利見了做官的就巴結正在盤算的時候不提防一個人也拿了一個蓋碗往他面前一放把他嚇了一跳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却是玉仙的妹妹名字叫蘭仙的亦端了一碗燕菜湯給他你道爲何原來這船上的人起先看見他穿的樸素不及文七爺穿的體面還當他是底下人後來文七爺的管家到後頭冲水說起來船家纔曉得他是統領大人的師爺所以連忙補了碗燕窩湯但是罐子裏的燕窩早都倒給文七爺了只剩得一點燕窩渣了船家正在躊躇沖水的二爺道冲上些開水再加點白糖不就結了嗎一言題醒了船家如法泡製叫蘭仙端了進去趙不了一見直把他喜的了不得又幸虧他生平沒有吃過燕菜如今吃得甜密密的又加蘭仙朝着他擠眉弄眼弄得他魂不附體那裡還辦得出是燕菜是糖水列位看官你可曉得文七爺的嫖是有錢的闊嫖前頭書上說的陶子堯的嫖是賺了錢纔去嫖的也要算得闊嫖單是這位趙不了他一個做朋友的人此番跟了東家出門不過賺上十兩八兩銀子的薪水那裏來的錢能供他嫖呢所以他這嫖只好算得窮嫖把話說清列位便知這篇文字不是重複文章了閑話休題且說趙不了當時把碗糖湯吃完一口也不賸吃完之後也不睡覺便同蘭仙兩個人儘着在艙裏胡吵此時文七爺却同玉仙靜悄悄的在耳房裏一點聲息也聽不見一直等到下半夜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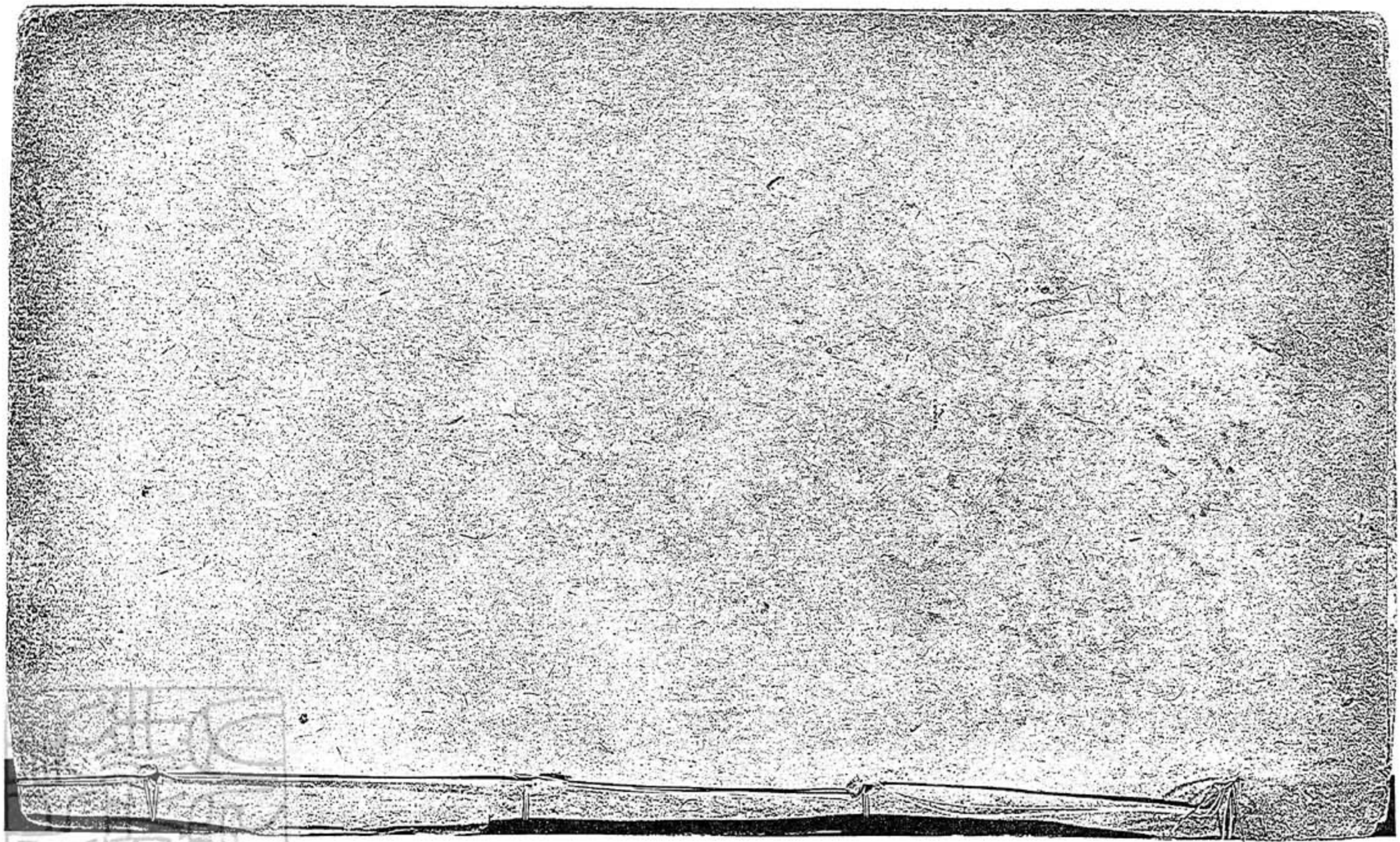
潮水來了船上的夥計一齊站在船頭上候着只聽老遠的同鑼鼓聲音一般由遠而近聲音亦漸漸的大了及至到了跟前竟似千軍萬馬一樣一沖沖了過來一個回身把船頭頓了兩頓夥計們用篙把船頭一撥就轉趁着潮水一穿多遠已經離開江頭十幾里了其時大衆都被潮水驚醒不多一刻天已大亮船家照例行船文七爺已經起來的了看看天色尚早依舊到耳房裏去睡玉仙仍舊跟着進去伺候起先還聽見文七爺同玉仙說話的聲音後來也不聽見了趙不了自從同蘭仙鬼混了半夜等到開船之後蘭仙却被船家叫到後稍頭去睡覺一直不曾出來中艙只剩得趙不了一個舉目無親好不淒凉可慘一回想到玉仙相待文七爺的情形一回又想到蘭仙的模樣兒眞正心上好像有十五個弔桶一般七上八下到了次日停船之後文七爺照例替玉仙擺了一桌八大八小的飯請的客便是兩船上幾個同事只是沒有請統領王黃兩位沒有叫陪花周老爺也想不叫文七爺說你不帶局太冷清了周老爺無法便帶了他坐船上一個小招牌主名字叫招弟的趙不了不用說剛纔入座蘭仙已經跟在身後坐下了文七爺還嫌冷清又私下叫人把統領船上的兩個招牌主一齊叫了來坐在身旁等到大碗小碗一齊上齊通桌的陪花從主人起五啊六啊每人豁了一個通關把拳豁完便是玉仙抱着琵琶唱了一支先帝爺文七爺自己點鼓板玉仙唱完蘭仙接着唱了一支小調一面唱一面同趙不了做眉眼趙不了不時回頭去看他又被人家看出來一齊唱彩文七爺吵着要趙不了替他擺飯趙不了算算自己腰包裡的錢只彀擺酒不彀擺飯便一口咬定不肯擺飯蘭仙拗他不過只得替他交代了一檯酒文七爺曉得趙不了還要翻檯便催着上飯吃過之後撤去殘席黃王二位要過船過癮趙不了不放說我是難得擺酒的怎麼二位就不賞臉黃王二位無奈只得就在這邊船上過癮江山船上的規矩擺飯是八塊洋錢便飯六塊擺酒只要四塊趙不了搭連袋裏

只賸得三塊洋錢八個角子還有十幾個銅錢趁空向他同事王仲循借了三個角子一共十一個角子又同文七爺管家掉到一塊大洋錢兌換停當常面已經擺好了趙不了坐了主位好不興頭黃王二位還是不叫陪花周老爺依舊叫的是招弟因爲招弟年紀只有十一歲一上船時船家老板奶奶就同周老爺說過只要老爺肯照顧多少請老爺賞賜斷乎不敢計較所以周老爺打了這個算盤認定主意一直叫他文七爺是不用說自家一個玉仙還有統領船上的兩個招牌主叫聽說統領大人正在船上打磕銃所以敢把他船上的招牌主叫了來起先原關照過的等到統領一醒叫他們來知會姊妹兩個分一個過去伺候大人免得大人寂寞誰知胡統領這個磕銃竟打了三個鐘頭方纔睡醒這邊文七爺連吃兩檯酒落歡腸不知不覺寬飲了幾杯竟其大有醉意等到統領船上的人前來關照說大人已醒叫他姊妹們過去一個誰知被文七爺扣牢不放原來統領船上的招牌主是姊妹兩個姊姊叫龍珠現年十八歲妹妹叫鳳珠現年十六歲他二人長的一個是沉魚落雁之容一個是閉月羞花之貌眞正數一數二的人才凡有官場來往都指定要他家的船其實胡統領同龍珠的交情也非尋常泛泛可比首縣大老爺會走心境所以在江頭就替他封了這隻船胡統領上船之後要茶要水全是龍珠一人承值龍珠偶然有事便是鳳珠替代因爲鳳珠也是十六歲的人了胡統領早存了個得隴望蜀的心思想慢慢施展他一箭雙雕的手段所以姊妹兩個都是他心坎上的人除掉打盹之外總得有一個常在跟前這回一覺醒來不見他姊妹的影子叫了兩聲也沒人答應一個人起來坐了一回又背着手踱來踱去走了兩盪心內好不耐煩側着耳朵一聽恍惚老遠的有豁拳的聲音又聽了一聽有個大嗓在那裏唱京調唱的是烏龍院剛唱到我爲你蓋了烏龍院我爲你化了許多銀兩句一時辦不出誰的聲音又側耳一聽忽然一陣笑聲却

是龍珠不是別人胡統領滿腹狐疑到底是誰在那裏唱呢又聽那船上唱道舉手掄拳將爾打唱完此句大衆一齊喝彩這裡頭却明明白白夾着趙不了的聲音胡統領至此方纔大悟剛纔唱的不是別人一定文七爺不由怒從心上起火向耳邊生把桌上一隻茶椀豁琅一聲向地下摔了個粉碎又停了半晌還沒有人過來原來這邊大船上的人什麼老板夥計連着大人的跟班差官一齊都趕到那邊船上去瞧熱鬧這邊却未曾得一人胡統領此時大發雷霆眞按捺不住了順手取過一張椅子從船窗洞裏丟了出來幸虧隔壁船上聽見響動趕出來一看纔曉得統領動氣他們船幫裏本是互相關照的趕忙跑到文七爺船上如此這般說了一遍大家都嚇昏了趙不了平時怕東家如虎一聽此信忙着叫撤檯面無奈文七爺多吃了幾杯便嚷着說我是不受他節制的他們當統領的好玩難道我們當隨員的不好玩麼一面說一面伸出兩隻手把龍珠姊妹兩個的衣裳按住後來被龍珠

說了多少好話把鳳珠留下纔算放他文七爺還發脾氣說龍珠是統領心上的人你們這些爛婊子只知道巴結大人把我不放在眼裏龍珠也不敢回嘴急忙趕回自己船上只見統領大人面孔已發青了一個船老板三四個夥計跪在地下磕響頭胡統領罵了船家又問這裏是那一縣該管吩咐差官拿片子把這些混帳王八蛋一齊送到縣裏去此時龍珠過來巴結又不好分辨又不好他們在文七爺船上做的事及文七爺醉後之言又全被統領聽在耳朵裏所以又是氣又是醋併在一處一發而不可收拾後來幸虧一個伶俐差官見此事沒有收場於是心生一計跑了進來幫着統領把船家踢了幾腳嘴裏說道有話到縣裏講去大人沒有工夫同你們嚕囌說着便把一干人帶到船頭上好讓龍珠一個人在艙裏伺候大人慢慢的替大人消氣起先胡統領板着面孔不去理他禁不住龍珠媚言柔語大人也就軟了下來大人躺在烟鋪上吃烟龍珠在一旁燒烟統領便問起他來怎麼

在那船上同文七爺要好一直不過來想是討厭我老鬍子不如文七爺長的標緻既然如此我也不要你裝烟了龍珠聞言忙忙的分辨道他們船上的招牌主叫我去玩所以誤了大人的差使並沒有看見姓文的影子胡統領道你不要賴都被我聽見了還想賴呢一面同龍珠說話又勾起剛纔吃醋的心把文老爺恨如切骨還說是甚麼時候當的甚麼差使他們竟其一味的吃酒作樂這還了得祇因這一番胡統領同文老爺竟因龍珠生出無數的風波來連周老爺趙不了通統有分在內要知端的且聽續編分解



現形記

六

双紅堂
小説
133(7)

官場現形記續編目錄

卷十三 聽申飭隨員忍氣 南亭新著
卷十四 勦土匪魚龍曼衍 受委屈妓女輕生
卷十五 老吏斷獄著著爭先 開保案鷄犬飛昇
卷十六 瞞賊贓知縣吃情 捕快查贓頭頭是道
卷十七 三萬金借公敲詐 駁保案同寅報怨
卷十八 頌德政大令挖腰包 五十兩買摺彈參
卷十九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查參案隨員賣關節
卷二十 巧逢迎爭製羊皮掛 講理學官場崇節儉
卷二十一 反本透贏當場出彩 思振作勸除鴉片烟
卷二十二 叩轅門蕩婦覓情郎 弄巧成拙驀地撤差
卷二十三 訊奸情梟司惹笑柄 奉板輿慈親勗孝子
卷二十四 擺花酒大開喜春堂 造假信觀察賺優差
撞本鐘初訪文殊院

聽申飭隨員忍氣
受委屈妓女輕生

上回書所說的胡統領因爲爭奪江山船妓女龍珠同隨員文老爺吃醋當下胡統領足足問了龍珠半夜的話盤來盤去問他同文老爺認得了幾年有無深交龍珠一日咬定非但吃酒叫局的事從來沒有並且連文老爺是個胖子瘦子高個矮個全然不知全然不曉胡統領見他賴得淨光格外動了疑心不但怪文老爺不該割我上司的靴腰子並怪龍珠不該應不念我往日之情私底下同別人要好不要說別的就是拿官而論我是道台他是知縣他要爬到我的分上只怕也就煩難可恨這賤人不識高低只揀着好臉蛋兒的去趕着巴結一面想一面把他恨的牙癢癢又想這件事須得明天發落一番要他們曉得這些老爺是不中用

聽申飭隨員忍氣
受委屈妓女輕生

上回書所說的胡統領因爲爭奪江山船妓女龍珠同隨員文老爺吃醋當下胡統領足足問了龍珠半夜的話盤來盤去問他同文老爺認得了幾年有無深交龍珠一日咬定非但吃酒叫局的事從來沒有並且連文老爺是個胖子瘦子高個矮個全然不知全然不曉胡統領見他賴得淨光格外動了疑心不但怪文老爺不該割我上司的靴腰子並怪龍珠不該應不念我往日之情私底下同別人要好不要說別的就是拿官而論我是道台他是知縣他要爬到我的分上只怕也就煩難可恨這賤人不識高低只揀着好臉蛋兒的去趕着巴結一面想一面把他恨的牙癢癢又想這件事須得明天發落一番要他們曉得這些老爺是不中用

的總不能挑過我的頭去主意打定這夜竟不要龍珠伺候逼他出去獨自一個冷冷清清的躺下却是翻來覆去一直不曾合眼龍珠見大人動了眞氣不要他伺候恐怕船上老鴇婆曉得之後要打他罵他急的在中艙坐着哭既不敢到大人耳艙裏去又不敢到後梢頭睡有時想到自己的苦處不由自言自語的說道這椀飯眞正不是人吃的寧可剃掉頭髮當姑子不然跳下河去尋個死也不吃這椀飯了到了五更頭船家照例一早起來開船恍惚聽得大人起來自己倒茶吃龍珠趕着進艙伺候胡統領不要他動手自己喝了半杯茶重新躺下龍珠坐在床前一張小凳子上胡統領既不理他他也不敢去睡一等等到九點多鐘到了一個甚麼鎭市上船家攏船上岸買菜那兩船上的隨員老爺都起來了文老爺昨日雖然吃醉因被管家喚醒也只好掙札起來隨了大衆過來請安想起昨夜的事情自己也覺得臉上狠難爲情走進統領中艙一看幸喜統領大人還未升帳已經聽得咳嗽之聲知道離着起身已不遠了等了一刻管家進去打洗臉水拿嗽口盂子刷牙粉拿了這樣又缺那樣龍珠也忙着張羅但沒聽見統領同龍珠說話的聲音統領有個毛病清晨起來一定要出一個早恭的急嘍子喊了一聲來三四個管家一齊趕了進去又接着聽見吩咐了一句拿馬桶只見一個黑蒼蒼的臉當慣這差使的一個二爺奔到後艙拎了馬子到耳槍裏去別的管家一齊退出龍珠也跟了出來人家都認得這拎馬桶的二爺是每逢大人出門他一定要穿着外套騎着馬雄糾糾氣昂昂跟在轎子後頭的大人回了公館他便卸了裝把腳一蹺坐在門房裏有些小老爺們來稟見人家見了他二太爺長二太爺短他還愛理不理的此時却在這裏替大人拎馬桶眞正人不可以貌相了且說龍珠走進中艙之後別人還不關心只有文七爺的眼尖頭一個先望見陡見龍珠兩隻眼睛哭的腫腫的不覺心上畢拍一跳想不出甚麼道理來還疑心昨天自己在檯面上沖撞了他給了他沒臉

叫他受了委屈此乃是我醉後之事他也不好同我作准就哭到這步田地又論不定他把我罵他的話竟來哭訴了統領所以剛纔統領的聲氣不大好聽但是龍珠這人何等聰明何至於呆到如此他究竟爲了甚麼事情哭的眼睛都腫了眞正令人難解意思想趕上前去問他周黃二位同寅是不要緊倘若被統領聽見了豈不要格外疑心却也作怪可恨這了頭自從耳房裏出來非但不同我答腔眼皮也不朝着我望一望其中必有緣故正想到這裏又聽得耳艙裏統領又喊得一聲來只見前頭那個拎慣馬桶的二爺推門進去霎時右手拎着馬桶出來却拿左手掩着鼻子大家都看着好笑又聽得統領罵一個小跟班的說他也偷懶不進來裝水烟小跟班的道不是二爺就吩咐過的嗎不奉呼喚不許進艙小的怎麼敢進來統領道放你媽的狗臭大驢屁我不你叫你就不該麼進來伺候嗎好個大胆的王八蛋你仗着誰的勢敢同我來嘴嘴我曉得你們這些沒良心的混帳王八羔子我好意帶了你們出來就要作怪背了我好去吃酒作樂嫖女人唱曲子那樁事情能瞞得過我你們當我老爺糊塗老爺祇不糊塗也沒有睡覺我樣樣事情都知道還來矇我呢我此番出來是替皇上家打土匪的並不是出來玩的你們不要發昏統領這番罵跟班的話別人聽了都不在意文七爺聽了倒着實有點難過心想統領罵的是那一個狠像指的是自己難道昨夜的事情發作了嗎一個人肚裏尋思一陣陣臉上紅出來止不住心上十五個弔桶七上八落等了一會子聽見裏面水烟袋響小跟班的裝完了烟撅着嘴走到外艙見了各位老爺面子上落不下去只聽他嘰哩咕嚕的說道皇上家要你這樣的官來打土匪還不是來替皇上家造百姓的這樣龍珠那樣龍珠有了龍珠還想着我們嗎一頭說一頭走到後艙去了大家都聽了好笑隨後方見龍珠進去彎着替大人換衣裳打腰摺紮扮停當咳嗽一聲大人踱了出來衆人上前請安相見胡統領見面之下甚麼天氣狠好

船走的不慢隨口敷衍了兩句正經話亦沒有倒是周老爺一句一句的問了一聲大人得嚴州的信息沒有統領聽了一驚回國事關心問了一聲大人得嚴州的信息沒有統領聽了一驚回說沒有老哥可聽見有甚麼緊信周老爺道的確的消息也沒有不過他們船幫裏傳來的話胡統領戰兢兢的道阿彌陀佛總要望他好纔好周老爺道聽說土匪雖有並不怎麼十二分利害而且鎗砲不靈只等大兵一到就可指日平定的胡統領頓時又揚得意道本來這些么麼小醜算不得什麼連土匪都打不下還算得大嗎但是兄弟有一句過慮的話兄弟在省裏的時候常常聽見中丞說起浙東的吏治比起浙西來更其不如這句話怎麼講呢祇因浙東有了江山船所有的官員大半被這船上女人迷住所以辦起公事來格外糊塗照着大清律例狎妓飲酒就該革職叫兄弟一時也參不了許多總得諸位老兄替兄弟當點心隨時勸戒勸戒他們倘若鬧點事情出來或者辦錯了公事那時候白簡無情豈不枉送了前程還要惹人家笑話中丞的話如此說法但是兄弟不能不把這話轉述一番說完不住的拿眼着瞧文老爺只見文老爺坐在那裏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狠覺得侷促不安就是黃老爺周老爺曉得統領這話不是說的自己但是昨天都同在檯面上不免總有點虛心靜悄悄的一聲也不敢言語胡統領停了一會見大家都沒有話說只好端茶送客他三位走到船頭上一字兒站齊等統領走出艙門朝他們把腰一呵仍舊縮了進去然後三個人自回本船三人之中別人猶可只有文七爺見了統領聽了隔壁閑話知道統領是指桑罵槐已經受了一肚皮的氣剛纔統領出來又一直沒有睬他因此更把他氣的了不得回到自己船上沒有地方出氣齊巧一個貼身的小二爺一向是寸步不離的這會子因見主人到大船上稟見統領約摸一時不得回來他就跟了船家到岸上玩耍去了誰知文七爺回來叫他不到生氣罵船家幸虧玉仙出來張羅了半天方纔把氣平下一妥小二爺回來了文七爺不免把他叫上來教訓幾句偏偏這

小二爺不服教訓撅着張嘴在中艙裏嘰哩咕嚕的說閑話齊巧又被文七爺聽見本來不動氣的了因此又動了氣罵小二爺道我老爺到省纔幾年倒抓過五回印把子甚麼好差都當過就是參了官不准我做也未必就會把我餓死現在看了上司的臉嘴還不算還要看奴才的臉嘴我老爺也太好說話了罵着就立刻逼他打鋪蓋叫他搭船回省去別位二爺齊來勸這小二爺道老爺待你是與我們不同的你怎麼好撇了他走呢我們帶你到老爺跟前下個禮服個軟把氣一平就無話說了小二爺道他要我他自然要來找我的我不去說着躲在後梢頭去了這裏文七爺動了半天的氣好容易又被玉仙勸住如是曉行夜泊已非一日有天傍晚剛正靠定了船問了問到嚴州只有幾十里路了下來的人都說沒有甚麼土匪有天半夜裏不曉得那裏來的强盜明火執仗一連搶了兩家當鋪一家錢莊因此閉了城門挨家搜捕其實閉了一天一夜的城一個小毛賊也沒有

捉到倒生出無數謠言官府愈覺害怕他門謠言愈覺造得凶還說甚麼這回搶當鋪錢莊的人並不是甚麼尋常小强盜是城外一座山裏的大王出來借糧的所以只搶東西不傷人這大王現在有了糧草不久就要起事了地方文武聽了這個訛報居然信以爲眞雪片文書到省告急所以省裏大憲特地派了防營統領胡大人率領大小三軍隨帶員弁前來勦捕從杭州到嚴州不過只有兩天多路到被這些江山船花花白船一走走了五六天還沒有到雖說是水淺沙漲行走煩難究竟這兩程還有潮水無論如何總不會躭閣至如許之久其中恰有一個緣故只因這幾隻船上的招牌主一個個都抓住了好戶頭多在路上走一天多擺檯把酒他們就多尋兩個錢倘若早到地頭一天少在船上住一夜他們就少賺兩個錢如今頭一個胡統領就不用說龍珠本是舊交雖不便公然擺酒他早同王師爺等說過等我們得勝回來原坐這隻船進省那時候必須脫略一切免去儀注與諸公痛飲一

番這幾天龍珠身上明的雖沒有暗底下早已五六百用去了第二個文七爺比統領還闊他這盪出來却是從家裏帶錢來用並不是尅扣軍餉一賞玉仙就是一對金鐲子開開箱子就是四匹衣料連着趙不了趙師爺的新相好蘭仙趙不了還沒有給他什麼文七爺看了他姊姊分上也順手給了他兩件這種闊老怎麼叫人不巴結呢第三個是蘭仙同趙不了要好雖然趙不了拿不出甚麼總得想他兩個做妓女的人好友總沒有脫空的第四個周老爺他這船上一位王師爺一位黃老爺都是絕慾多年的剩得個周老爺碰着吃酒他却總帶招弟一直不曾跳過糟小雖小也是生意還有大人跟前的幾位大爺二爺同着營官老爺晚上停了船同到後梢頭坐坐呼兩筒鴉片烟還要摸索摸索大爺二爺白叨了光營官老爺有同把不免破費幾塊他們有這些生意就是有水可以走快也決計不走快了往往白天走了七十里晚上一定要退回三十里所以兩天多的路程走了六天還不曾走到單說趙不了自從上船蘭仙送燕菜給他吃過之後兩個人就從此要好起來趙不了又擺了一檯酒替他做了一個面子又把褲腰帶上常常掛着的祖傳下來的一塊漢玉件頭解了下來送給了蘭仙蘭仙嫌他像塊石頭似的不要趙不了只得自己拿回仍舊拴在褲腰帶上一時面子上落不下就說現在路上沒有好東西給你將來回省之後一定打付金鐲子送你幾百塊錢算不了甚麼江山船上的女人眼眶子淺聽了他話當他是眞正好戶頭了就是一天不曉得蘭仙給了他些什麼利益害得他越發五體投地竟把蘭仙當作了生平第一還要打第二蘭仙問他要五十塊洋錢他自己沒有這幾天看見文七爺用的錢像水倘曉得他有錢想問他借怕他見笑後來被蘭仙催不過了只好硬頭皮老老臉皮同文七爺商量不料文七爺一口答應立刻開開枕箱取出一封一百洋錢分了一半給他趙不了看着眼熟心上懊悔說道早知如此應該向他借一百

也是一借如今只有五十通統被蘭仙拿了去我還是沒有一面想的時候文七爺早把那剩下的五十塊洋錢包好仍着鎖入枕箱去了趙不了不好再說別的謝了一聲兩隻手捧了出來不到一刻工夫已經到了蘭仙手裏去了這日飯後太陽還狠高的船家已經攏了船問了問到嚴州只有十里路了問他爲甚麼不走同道大船上統領吩咐過明天交立冬節今天是個四離四絕的日子這邊出門是出兵打仗是要取個吉利的所以吩咐今日停船明天飯後等到未正二刻交過了節氣然後動身一直頂碼頭別人聽了還可只有一個趙不了喜歡的了不得因爲在船上同蘭仙熱鬧慣了一時一刻也拆不開恐怕早到碼頭一天他二人早分離一天如今得了這個信先趕進艙來告訴文七爺文七爺知道他腰包裏有了五十塊錢了便敲他吃酒趙不了楞了一楞陞了一杯送行酒是萬不可少的文七爺自從那天聽了統領的說話一直也沒有再到統領坐船上稟安心上想橫豎事已如此也不想他甚麼好處我且樂我的再說跟手又吩咐玉仙今天晚上趙師爺的酒吃過之後再替我預備一桌飯玉仙答應着他又去約了那船上的王黃周三位索性又把砲船上的統帶什麼趙大人魯總爺又約了兩位連自己同着趙不了一共是七位整整一桌當下王黃二位答應說來只有周老爺忽然胆小起來說恐怕統領曉得說話趙魯二位也再三推辭文七爺道這裏頭的事情難道你們諸位還不曉得統領那天生氣爲的是我帶了龍珠的局割了他的靴腰子所以生氣我今天不叫龍珠的局那就一定沒事的了況且統領還說過到了嚴州打退了土匪還要自己擺酒同大家痛飲一番這是你們諸公親耳聽見的他做大人的好擺得酒怎麼能彀禁止我們呢又況嚴州並沒有甚麼土匪這邊還怕不是白走我們也不望甚麼保舉他也不好說我們什麼不是等擺好檯面叫船家把船開遠些

叫他聽不見就是了原來這幾天統領船上王黃二位只顧抽鴉片烟沒有工夫過去文七爺因爲碰了釘子也不好意思過去趙不了雖然東家帶了他來有時候寫封把信當當雜差纔叫着他平時東家並不拿他放在眼裏他也怕見東家的面這幾天被蘭位纏昏了自己又懷着鬼胎所以東家不叫他他也樂得退後不敢上前這個空擋裏只有一個周老爺一天三四盪的往統領坐船上跑他本是中丞的紅人統領自然同他客氣偏偏又得到嚴州信息曉得沒有甚麼士匪統領自然高興他也幫着高興雖然他臨走的時候戴大理交代過他說統領的爲人吃硬不吃軟及至見過幾面纔曉得統領並不是這樣的人戴大理的話有點不確須得見機行事幸虧沒有造次連日統領見了他着實灌米湯他亦順水推船一天到晚製造了無數的高帽子給統領戴說甚麼嚴州一帶全是個山本是盜賊出沒之所士匪亦是一年到頭有的如今是彼統領的威名震壓住了嚇得他們一個也不敢出來將來到了嚴州少不得懲辦幾個給他們一個利害叫他們下次不敢再反回來再在四鄉八鎮各處搜尋一回然後稟報肅清也好叫上頭曉得大人這一盪辛苦不是輕容易的將來一定還好開個保案提拔提拔卑職們胡統領道不是你老哥說我正想先把嚴州沒有士匪的消息連夜稟報上頭好叫上頭放心周老爺道使不得使不得如此一辦叫上頭把事情看輕將來用多了錢也不好報銷保舉也沒有了如今稟上去越說得凶越好胡統領一聽他言恍然大悟連說老哥指教的極是兄弟一准照辦當下就關照龍珠另外叫他多備幾樣菜留周老爺在這邊船上吃晚飯周老爺有了這個好處所以文七爺見請他不到也只好隨他等到上火之後船家果然把他們兩隻坐船撐到對岸停泊其時周老爺早已跳在統領大船上去了趙不了檯面擺好數了數人頭就是不見周老爺忙着要叫人去找文七爺道他現在做了統領的紅人兒了統領一時一刻不

能離開他他眼睛裏那裏還有我們我們也不必去仰攀他了趙不了道不請他恐怕他在東家跟前要說我們甚麼王師爺道周某人同你往日無仇他爲什麼要擠你這倒可以無慮的趙只得罷手不過心上總有點疑疑惑惑覺着總不舒服一檯酒敷衍吃完拳也沒有豁酒也沒有多吃幸虧一個文七爺興高采烈一檯吃完忙吩咐擺他那一枱又去了小划子都來了趙大人並且把他的一個相好名字叫愛珠的帶了來文七爺見了非常之喜連說倒底趙大人脾氣爽快又催着替魯總爺帶局魯總爺沒有相好文七爺就把周老爺叫的招弟的一個姊姊名字叫翠林的薦給他一時賓主六人團團入座文七爺因爲剛纔在趙面上沒有吃得痛快連命拿大碗來王黃二位是不大吃酒的趙不了量也有限幸虧砲船上統帶吃三大壜子的紹興酒吐了再吃吃了再吐從不作興討饒的如今上了年紀酒興比前大減然而還有五六十斤的酒量就以現在而論文七爺還不是他對手但是文七爺亦是個好漢人家喝一碗他一定也要陪一碗人家喝十碗他一定也要陪十碗喝酒的吐血如今又得了痰喘的病他還是要喝見了酒沒命的喝先是搶三三拳一碗後來還嫌不爽快改了一拳一碗趙大人吃酒的火上來了把小帽子皮袍子一齊脫掉文七爺也光穿着一件襄兒紅的小緊身映着雪白的白臉蛋兒格外好看王黃二位吃了一半到後艙裏躺下抽烟趙不了趁空便同蘭仙胡纏檯面上只賸得一個魯總爺這魯總爺是江南徐州府人氏本是個鹽梟投誠過來的兩只眼睛烏溜溜東也張張西也望望忽而站起沒有一霎安穩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幸虧大家並不留意後來大家吃稀飯讓他吃他一定不吃說是酒吃多了頭裏暈得慌要緊回去睡覺文七爺還同他辦道你何嘗吃什麼酒魯總爺道兄弟只有三杯酒量吃

到第四杯頭裏就要發暈的衆人見他如此說只好隨他先走吩咐船上搭好扶手眼望他上了划子文趙二位依舊進艙對疊趙大人趕着趙不了叫老宗台只顧同相好說話不理我們應該罰三大椀趙不了再三討饒只吃得一大半只剩得一點點酒脚纔遞給趙師爺吃過文趙二位又喝了幾砲文七爺有點撐不住了方纔罷手趙大人也有點東倒西歪衆人架着趔趔趄趄趕跳上划子回到自己砲船上睡覺王黃二位也回本船周老爺從大船上回來睡着了這裏文七爺的酒越發湧了上來不能再坐連玉仙來同他說話替他寬馬褂倒茶替他潤嘴他一概不知道扶到床上倒頭便睡玉仙自到後面歇息趙不了自有蘭仙相陪不必題他却說玉仙這夜不時起來聽信怕的是七爺酒醒要湯要水沒人伺候誰曉得他老這一覺一直困了一夜零半天約摸有一點鐘統領船上開着未時已過要開船了他這裏纔慢慢的醒來玉仙先送上一椀燕窩湯呷了一口然後披衣起身下床洗臉刷牙吃早飯一頭吃着船已開動文七爺伸手往自己袍子袋裏一摸誰知一個金表不見了當時以爲不在袋裏一定在床上就叫玉仙到床上把我的表拿來誰知玉仙到牀上找了半天竟找不到後來連枕頭底下褥子底下通統翻到竟沒有一點影子花文七爺還在外頭嚷問他怎麼拿不來後來玉仙回報了沒有文七爺親自到耳艙裏來尋也找不到自己疑心或者昨天酒醉的時候鎖在枕箱裏也未可知連忙拿了鑰匙想去開枕箱誰知枕箱並沒有鎖文七爺一看大驚再仔細一看銅鼻子也斷了一定鎖被人家裂掉無疑了趕忙打開一看一封整百的洋錢還有給趙不了剩下的五十塊洋錢還有一隻金鑲藤鐲金子雖不多也有八錢金子在上頭都不見了還有一個翡翠搬指兩個鼻烟壺都是文七爺心愛之物連着衣袋裏的一隻打璜金表一條金鍊條通統不見文七爺脾氣是毛燥的立刻嚷了起來說船上有了賊了還了得玉仙嚇得面無人色後艙裡人

一齊閧到前艙裡來船老板道我們的船在這江裏上上下下一年總得走上幾十遍只要東西在船上一個繡花針也不會少的總是忘記閣在那裏了求老爺再叫他們仔仔細細找一找文七爺道一個艙裏都找遍了那裏有個影兒船老板不相信親自到耳艙裏看了一遍又掀開地板找了一會統通沒有連稱奇怪文七爺疑心船上夥計不老實船老板道我這些夠計都是有根脚的偷偷摸摸的事情是從來沒有的文七爺發火道難道我寃枉你們不成既然東西在你們船上失落掉的就得問你要船老板不敢多言船頭上一個夥計說道昨天喝酒的時候人多手雜保得住誰是賊誰不是賊文七爺一聽這話越發生氣一跳跳得三丈高罵道喝酒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你們想賴我的朋友做賊嗎況且昨天晚上除掉客人就是叫的局一個局來了總有兩三個烏龜王八跟了來一齊頓在船頭上推開耳艙門伸手摸了去論不定就是這般烏龜偷的如今倒怪起我的客人來了眞正混帳

王八蛋等等到了嚴州一齊送到縣裏去打着問他船老板見文七爺動了眞火立刻到船頭上知會夥計叫他不要多嘴又回到艙裏叫玉仙倒茶給文老爺喝文七爺也不理他此時船在江中行走別船上的人不能過來只有本船上的人人詫異個個稱奇趙不了也幫着找了半天那裏有點影子大家總疑心是船上夥計偷的決非他人文七爺通計所失一個搬指頂值錢是九百兩銀子買的兩個鼻烟壺四百兩一個打璜金表連着金鍊條值二百多塊一隻金鑲藤鐲不過四十塊其餘現洋錢是有數的了一面算一面托趙不了替他開了一張失單要時間船抵碼頭便有本城文武大小官員前來迎接文七爺是隨員只得穿了衣帽到統領船上請安稟見怕的是有甚麼差遣這個檔裏見了嚴州府首縣建德縣知縣莊大老爺他們本是同寅又是熟人便把船上失竊的事告訴了他隨手又把一張失單遞了過去莊大老爺立刻吩咐出來把這船上的老板夥計統通鎖起帶回衙門審訊其

餘幾隻船上責成船老板不准放走一個夥計將來回明統領一齊要帶到城裏對質的果然現任縣太爺一呼百諾令出如山只吩咐得一句便有一個門上帶了好幾個衙役拿着鐵鍊子把這船上的老板夥計一齊鎖了帶上岸去了且說統領船上把各官傳了幾位上來盤問土匪情形一個府裏一個營裏都是預先商量就的見了統領一齊稟稱起先土匪如何猖獗人心如何驚慌後來被卑府們協力擒拿早把他們嚇跑現在是一律肅清的了他二人的意思原想借此可以冒功誰知胡統領還捏着一把汗生的計策意思同他一樣船到碼頭時候胡統領聽了周老爺上怕路上聽來的信息不確到了嚴州被土匪把他宰了及至聽了府裏營裏的言語胆子立刻壯起來便說這些伏莽爲患已久現在他們打聽得大兵前來所以暫時解散等到兄弟去後依舊是出來攪擾兩位老兄雖說是已經肅清據兄弟看來後患方長不可不慮且等明天兄弟上岸察看情形再作計較當下又說了些別的閑話端茶送客衆官別去不在話下單說文七爺船上的老板夥計被縣裏鎖了去嚇得一船的女人哭哭啼啼跪着文老爺老爺討情文老爺不理又替趙師爺磕頭趙師爺也作不得主後來文七爺被玉仙纏不過只好答應他且等縣裏問過一堂再去說情未到天黑縣裏的辦差門上進來回文七爺的話說是已經替大老爺同師爺另外封了一隻船就請今天搬過去這隻船是賊船我們做上要重重的辦他們一辦文七爺道狠好船上的女人聽說老爺要過船更沒有依靠了一齊跪在艙板上不起來玉仙拉着文七爺蘭仙拉着趙師爺更是哭個不了文七爺沒法只好安慰玉仙道我決不難爲你的玉仙沒法只好讓文七爺過船行李剛搬得一半縣裏大老爺派的捕快也就來了先到船上請示失去的搬指烟壺是什麼樣子聽說有一百五十塊現洋錢有無圖書文七爺說洋錢全是鼎記拿來的一律是本莊圖章齊巧身邊還有一塊就拿出來給他們看好拿着比樣子去找捕快說城

裏大小當舖都找過沒有想來還不曾出手洋錢論不定要先出擋昨天喝酒的那些老爺們共是幾位小的們不敢疑心到老爺怕的是帶來的管家手脚不好雖不敢明查他們也得暗裏留心就是拿住之後不替他們聲張出來也有個水落石出至於這幾個船上的夥計將來稟過大人一齊要好好的搜一搜文七爺見這捕快說話在行便通統告訴了他還着實誇贊他幾句說他能辦事等到文七爺趙師爺纔把船過停當捕快就進了中艙坐下勒令別家船上的夥計把船替他撐開碼頭靠在一爿茶館底下捕快向這茶館裏一招手又上來好幾個是他同夥的人一齊到了中艙就叫船家的女人帮着把艙板掀開大約看了一遍沒有又到後艙起先玉仙姊妹是一直在前艙的一個個哭的同淚人一般也不像什麽美人了誰知蘭仙看見一帮人往後頭去他也趕着到後頭去被一個捕快把他一攔道小姑娘你別往這裏嚇跑蘭仙道我們女人有些東西不好給你們男人看的我得收拾收拾捕快道慢着不好看的東西也要看看的了一面說一面夥計們已在後艙翻的不成樣兒了後首不知怎樣在蘭仙牀上搜出一封洋錢立刻打開來一看一對圖章絲毫不錯捕快道贓在這裏了衆人聽了一驚蘭仙急攘攘的說道這是趙師爺交給我托我替他買東西的捕快道趙師爺沒人托了會托到你這話只好騙三歲孩子蘭仙道如果不相信好去請了趙師爺來對的捕快道眞贓實據你還要賴一面說一伸手就是一個巴掌船上的女人統通認是蘭仙做賊一個個都嚇昏了原來趙不了從文七爺手裏借了五十塊洋錢給了蘭仙蘭仙却瞞住他娘不曾被他知道等到抄了出來所以他娘也摸不着頭腦蘭仙又不是親生女兒是買來做媳婦的一時氣頭上也不分青紅皂白趕過來狠命的帮着把蘭仙一頓的打嘴裏還罵道不要臉的小娼婦偷人家的錢帶累別人不等上堂老爺打你我先要了你的命捕快道有了洋錢別的東西就好找了忙着翩了一大陣却是一毫影子

沒有又趕過來問蘭仙其時蘭仙已被他娘打的不成樣子了捕快連忙喝阻道他今犯了官罪有老爺管他你須管他不到了你自己的人作賊連你自家都有罪還有面孔打人呢老板奶奶被捕快埋怨了一頓一聲也不敢響捕快催問蘭仙別的東西蘭仙只是哭沒有話大衆格外疑心他娘也催着他說道多偷只有一個罪少偷亦只有一個罪小祖宗你快招認罷省得再害別人了蘭仙還是哭沒有話捕快道他不說亦不要他說了且把他帶到城裏再講於是拖了就走那捕快還拉着老板奶奶同着一塊兒去老板奶奶嚇的索索抖不敢去又被他們罵了兩句只好跟着同去一頭走一頭罵蘭仙蘭仙此時被衆人拖了就走上岸之後在茶館裏略坐片刻一同押着進城可憐他小腳難行走三步捱一步捕役還不時的催恨的他娘一路拿巴掌打他好容易捱到衙門口在二門外頭臺階上坐了一會捕役進去稟報傳話出來老爺此刻就要上府晚上統領大人還要傳去問話吩咐把船上兩個女人先交官媒看管明天再審衆人聽了便去傳到官媒婆把兩個女人交給他官媒婆領了就走一走走到他家這時候他娘兒兩個頭上的金簪子銀耳挖子通統被差上拿去說是賊贓要交給老爺的娘兒倆也不敢作聲到了官媒那裡頭上的首飾已經一絲一毫都沒有了官媒還不死心又拿他二人細細的搜蘭仙手上還有一付鍍金銀鐲子也被他探了下來說是明天要交案的其時初冬天氣他娘兒倆都穿着大厚棉襖官媒婆一定說是偷來的賊贓要他脫了下來他二人不敢不遵每人只穿兩件布衫凍的索索的抖凡初到官媒婆那裏的人總得服他的規矩先餓上兩天再捱上幾頓打晚上不准睡沒有把你弔起來還算是便宜你的至於做賊的女犯他們相待更是與衆不同白天把你拴在牀腿叫上你看馬桶臭氣等到晚上還要把你綑在一扇板門上要動不能動擱在一間空屋子裡明天再放你出來可憐蘭仙雖然落在船上做了這賣笑生涯一樣玉食錦衣那

裏受過這樣的苦楚只因他生性好強又極有情義趙不了給他錢的時候曾對他說過不要同你媽說起是我送的怕傳在統領耳朵裏去所以他牢記在心等到捕役搜到之後他一時情急只說得一句是趙師爺托我買東西的後來被他們拉了上岸早已知道此去沒有活路與其零碎受苦何如自己尋個下場就是不死這碗船上的飯也不是好吃的所以聽說要將他拖上岸去他早已萌了死志順手把炕上烟盤裏的一個烟盒拿在手中等到官媒婆搜的時候要藏沒處藏就往嘴裡一送熬熬苦吞了下去趁空把匣子丟掉一時官媒搜過他便對他娘說道媽你亦不必埋怨我亦不必想我這個苦我是受不來的早也是一死晚也是一死倒不如早死乾淨我死之後你老人家到堂上只要一口咬定請趙師爺對審我的冤就可以伸你老人家也不至於受苦了他娘此時又氣又嚇又凍又餓早已糊裏糊塗他媳婦說的話始終未曾聽得一句等到上燈官媒婆因他二人是賊便將板門抬了進來如法泡製鎖入空房誰知次日一早推門這一嚇非同小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官場現形記第十三回終

南亭新著

勦土匪魚龍曼衍
開保案鷄犬飛昇

却說蘭仙既死之後次早官媒推門進去一看這一嚇非同小可立刻張皇起來老板奶奶見媳婦已死搶地呼天哭個不了官媒到此却也奈何他不得又因他年紀已老料想不會逃走也就不把他拴在牀腿上了奉官看守的女犯一旦自盡何敢隱瞞只好拚着不要命立時稟報縣太爺知曉莊大老爺一聽人命關天雖然有點驚慌幸虧他是老州縣出身心上有的是主意便立時升堂把死者的婆婆帶了上來問過幾句老婆子只是哭求伸冤老爺不理他特地把捕快叫了上去問他蘭仙做賊是誰証見捕快同稱是他婆婆的証見老爺喝道他同他婆婆還有不是一氣的怎麼說他是証見呢捕快回道文大老爺的洋錢塊塊上頭都有

官場現形記第十三回終

南亭新著

勦土匪魚龍曼衍
開保案鷄犬飛昇

却說蘭仙既死之後次早官媒推門進去一看這一嚇非同小可立刻張皇起來老板奶奶見媳婦已死搶地呼天哭個不了官媒到此却也奈何他不得又因他年紀已老料想不會逃走也就不把他拴在牀腿上了奉官看守的女犯一旦自盡何敢隱瞞只好拚着不要命立時稟報縣太爺知曉莊大老爺一聽人命關天雖然有點驚慌幸虧他是老州縣出身心上有的是主意便立時升堂把死者的婆婆帶了上來問過幾句老婆子只是哭求伸冤老爺不理他特地把捕快叫了上去問他蘭仙做賊是誰証見捕快同稱是他婆婆的証見老爺喝道他同他婆婆還有不是一氣的怎麼說他是証見呢捕快回道文大老爺的洋錢塊塊上頭都有

鼎記圖章小的在這死的蘭仙牀上搜到了一封一看圖章正對他媽也不知這洋錢是那裏來的還打着問他大老爺不相信問這船上的老婆子可是不是老爺便問老板奶奶道你媳婦這洋錢是那裏來的老婆子回不知老爺道我亦曉得你不知情倘若知情豈不是你也同他通統一氣都做了賊嗎老婆子道我的青天大老爺我實情不知道老爺道捕快搜的時候你看見沒有還是在死的蘭仙牀上搜着的呢老婆子一聽這話恐怕又拖累到自己連着玉仙連忙哭着的呢還是在你同你別的女兒牀上搜訴道實實在在是蘭仙偷的是在他牀上翻着的老爺道可是你親眼所見婆子道是我親眼所見老爺道這是你死的媳婦不好我老爺比鏡子還亮你放心罷我決不連累你的老婆子道眞正青天大老爺老爺這裏又把官媒婆傳了上去把驚堂木一拍罵了聲好個混帳忘八蛋我老爺把重要賊犯交你看管你胆敢將他凌虐至死到我這裏諒你也無可抵賴我今天將你活活打死好替蘭仙償命說罷便吩咐差役將他衣服剝去拿藤條來替我着實的抽兩邊衙役答應一聲立刻走過七八個似狼如虎的人伸手將媒婆衣服剝去只剩得一件布衫跪在地下瑟瑟抖個不了老爺又喊一聲打便有一個人提着頭髮兩個人一邊一個架着他的兩只膀子一個拎着一根指頭粗的藤條一五一十一下下都打在媒婆身上五十一換班打的媒婆啊呀皇天的亂叫不住的喊大老爺開恩老爺也不理他看看一口氣打了整整五百下方纔住手老爺又問船上老婆子道你的媳婦可是官媒婆弄死他的不是如果是他弄死的我今天立刻就弄死他好替你媳婦償命老婆子跪在一旁看見老爺打人早已嚇昏的了雖有吩咐下來他却一句不曾聽見只是在地下發楞老爺又指着船上老婆子同官媒說你的死活在他嘴裏他要你活就活他叫你死就死我老爺只能公斷官媒一聽這話便哭着求老婆子道老奶奶頭上有天你媳婦可是自己尋的死並不與我甚麼相干現在

老爺打死我這要你老人家說一句良心話你媳婦是我弄死的不是果若是我弄死的我死而無怨我的老奶奶我的命現在弔在你嘴裏你要寃枉死我我做了鬼也不同你干休老婆子心上本來是恨官媒婆的今見老爺已經打了他一頓倘若我再說了些甚麼老爺一定要將他打死這條人命豈不是我害的別的不怕倘若寃魂不散與我纏繞起來那可不是玩的現在這一頓打已經夠他受用的了況且蘭仙又實實在在不是他弄死的我又何必一定要他的命呢想罷便回老爺道大老爺我們蘭仙是自己死的不與他相干求老爺饒了他罷老爺聽了這話便道既然是你替他求情我老爺今天就饒他一條狗命官媒又在堂上替老婆子磕頭謝過老奶奶老爺又對老婆子道昨天船上的事情我也知道是蘭仙一個人做的與你並不相干我本來今天想放你的既然如此你趕緊下去具張結上來好領你媳婦屍首去盛殮老婆子巴不得這一聲老爺開恩放他立刻下去具結無非是

媳婦羞忿自盡並無凌虐情事等話頭寫好之後送上老爺過目又拿下去叫老婆子畫了十字諸事停當老爺又把船上的一般男人甚麼老板夥計通同提了上去告訴他們現在文大老爺少的東西查明白了是蘭仙偷的藏在牀上是他婆婆親眼爲証看着捕快搜出來的現在蘭仙已經畏罪自盡千個罪併成一個罪等他死的一個人承當了去餘下少的東西我去替你們求求文大老爺請他不必追究可以開脫你們衆人聽了自然感激不盡老爺便命仍把一干人還押等稟過本府大人請鄰封驗過屍首回來再行取保釋放衆人叩謝下去老爺便立刻上府將情稟知本府請派鄰封相驗他們堂屬本來接洽自然幫着了事那裏還有挑剔之理鄰封封相驗是照例文章無庸細述莊大老爺又赶到船上向文七爺叨情失落的東西該償若干由兄弟送過來現在做賊的人已經畏罪自盡免其拖累家屬文七爺忙問東西是那個偷的莊大老爺回說是本船上的招牌主蘭仙偷的文七爺聽

了好生詫異本來還想盤問因爲莊大老爺是要好朋友知道他是借此開脫自己的干係同寅面上不好爲難只得應允還說東西失已失了做賊的人已經死了那有叫老哥賠的道理莊大老爺道老同寅面上怎敢說賠但是老哥也等着錢用兄弟是知道的停會就送過來文七爺見他如此也不好說別的當時又說了幾句閑話彼此別過走到船頭上莊大老爺又同文七爺咬個耳朵托他在統領面前善言一聲文七爺也答應莊大老爺同去之後當晚先送了三百銀子給文七爺次日鄰封驗過屍親其過結沒有話說莊大老爺將一干人釋放這班人倒及感頌縣太爺不置一條人命大事輕輕被他瞞過這便是老州縣的手段閒話休題且說當莊大老爺同文七爺講話之時都被趙不了聽去先聽見蘭仙做賊已吃一驚後來聽說他畏罪自盡這一嚇更非同小可想起兩個人要好的情意止不住撲簌簌掉下淚來然而還當他果眞做賊却想不到是自己五十塊洋錢將他害的當夜一宵沒生合眼後來打聽到船上人俱已釋放蘭仙已經掩埋他是常常寫四六信寫慣的便抽空做了一篇祭文倫着到岸上空地方望空拜奠了一番回得船來又是一夜不睡替蘭仙做了一篇小傳還[illegible]了幾首七言四句的詩自己想着將來刻在文稿裏叫他留名萬載也算以報知己了幸虧這兩天文七爺公事忙時時刻刻被統領差遣出去所以由他一個儘着去幹也沒人來管他單說胡統領自從船靠碼頭本城文武稟見之後他聽了周老爺的計策便一心一意想無中生有以小化大次日一早排齊隊伍先獨自一個坐了綠呢大轎進城回拜了文武官員首縣替他在城裏備了一個公館他心上實在捨不得龍珠面子上只說船上辦事狠便不消老哥費心所以預備的那個公館他竟不到是日就在府衙門裏吃的中飯一面吃飯一面同府裏營裏說道據兄弟看來土匪一定是聽見大兵來了所以一齊逃走大約總在這四面山坳子裏等到大兵一去依舊要出來爲非作歹斬草不除

根來春又發芽兄弟此來決計不能夠養癰貽患定要去絕根株
今天晚上就請貴營把人馬調齊駐紮城外兄弟自有辦法營官
諾諾連聲不敢違拗本府意思還想冒功遂又稟道土匪初起的
時候本甚猖獗後來卑府會同營裡同他們打了兩仗都已殺敗
四處逃生現在是一個賊的影子也沒有了大人可以不必過慮
胡統領道貴府退賊之功兄弟亦早有所聞但兄弟總恐怕不能
斬盡殺絕將來一發而不可收拾不但上憲跟前兄弟無以交代
就連着老哥們也不好看好像我們敷衍了事不肯出力似的本
府聽了此話面上一紅一霎吃完飯胡統領回船營官回去傳令
不到天黑早已傳齊三軍人馬打着旗掌着號一班副爺們一個
個騎着馬掛着刀賽如迎喜神一般到了城外擇到一個空地方
把營紮下本營參將到船上稟過統領此時統領眞同做了大元
帥一樣自己坐船在當中兩邊兩隻領便是三個隨員兩位老夫子
的坐船此外還有家人們的船差官們的船伙食船行李船轎子
船又有縣裏預備的吹手船一天吃三頓吹打三次統領出門回
來還要升砲到了晚上一更二更頂到放天明砲船上擂鼓親兵
掌號嗚都都嗚都都吹的眞正好聽放過砲之後還要細吹細打
一次都是照例的規矩吹手船之外便是統領帶來的兵船有陸
軍有水師水師坐的都是砲划子桅桿上都扯着白鑲邊的紅旗
子寫着某營某哨旗子當中寫的便是本船統帶的姓船頭上船
尾巴上統通插着五色旗子也有畫八卦的也有畫一條龍的五
顏六色映在水裏着實耀眼胡統領等到吃過晚飯便同軍師周
老爺商量發兵之事當下周老爺過來附着胡統領的耳朵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說了一遍胡統領稱謝不迭赶緊躺下抽烟抽了
二十多筒他的癮也過足了一翻身在坑上爬起傳令發兵這個
時候差不多已有三更多天了岸上的參將守備千總把總船上
的營頭哨官都靜悄悄的候着胡統領走到中艙一坐差官們雁
翅般的排列着兩邊明晃晃的點着一對手照一邊架上插着子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令箭還有黃綢做的小旗子胡統領拔了一支令箭傳參將上來叫他帶五百人作爲先鋒一路上逢山開道遇水叠橋參將答應一聲得令又傳守備上來叫他也帶五百人作爲接應一個千總一個把總各帶三百人作爲衛隊一千人都答應一聲得令令箭站在一旁看官須知道武營裡的規矩碰着開仗頂多出個七成隊有時還只出得個三成隊四成隊的從沒有出過十成隊的今番胡統領明知道地面上一個土匪都沒有樂得闊他一闊出個十成隊叫人家看着熱鬧熱鬧按下不提他還不知道從那裏找得一張地理圖畫得極其工細燈光之下瞧了半天瞧不清楚虧得小跟班遞上老花眼鏡來戴着歪了頭瞧了半天按着周老爺的話打什麼地方進兵打什麼地方退兵什麼地方可以安營紮寨什麼地方可以埋伏指手畫脚的講了一遍參將守備千總把總諸諸連聲嘴裏都說遵大人吩咐說時遲那時快岸上兩個號筒手早已掌起號來出隊出隊的吹個不了這些兵勇們打大旗的抗洋槍的抗刀叉的這種刀叉名字叫作南陽技業抗苗子的裝着白蠟桿足足有八尺多長抗馬刀的馬刀上都捆着紅布滾籐牌的穿的老虎衣一面燈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晝單等參將守備千總把總下來指明方向他們就可分頭進發這個時候偏偏有個都司叫作柏銅士的跨跨踉踉上來問道剛纔大人所說的進兵的地方標下的船曾經搖過廚子上去買菜標下上去出恭四面兒瞧過一瞧一點動靜都沒有胡統領正在興頭上突然被他阻住不覺心中發火大聲喝道我正在這裏指授進兵的方畧膽敢搖唇鼓舌煽惑軍心本該將你斬首姑念用人之際從寬發落一面喝拖下去跟我結實的打只見四個親兵如狼似虎早把柏都司按下舉起軍棍一聲吆喝那軍棍就從柏都司身上落下來看看打到二百胡統領還不叫住手棍子又來的結實柏都司實實熬不得了於是一衆官員自參將起至外委止一齊朝着胡統領跪下求情艙裏容

不下連着岸上跪的都是人胡統領還拿腔做勢申飭了一大頓方命把栢都司放起將衆官斥退大隊人馬都已分派齊全又傳下令來五更造飯天明起馬胡統領自己在後押住隊伍督率前進所有的隨員除兩位老夫子及黃同知留守大船外周文二位一概隨同前去吩咐已畢其時已有四更多天胡統領又急急的橫在鋪上呼了二十四筒鴉片烟把癮過足又傳早點心這個空檔裏頭周老爺文七爺一班人便也回到自己船上料理一切且說本營參將奉了將令點齊人馬正待起身手下有個老將前來稟道統領叫大人打前敵現在土匪一個影子都沒有倒底去幹什麼事呢一句話把參將題醒意思想上船請統領的示見了剛纔栢都司推打的情形恐防又碰在統領氣頭上討個沒趣因此要去又不敢去虧得這個老將聰明便說統領跟前不好請示好在幾位隨員老爺已經下來大人何不到他們船上問一聲兒參將正在沒得主意一聞此言大喜立刻叫伴當拿了名片趕到隨員船上因與文七爺相熟指名拜文大老爺文七爺見了名片就說立時就要動身那裏還有工夫會客周老爺道你別管姑且先叫他進來你沒工夫等我陪他便命手下快請參將進得艙中朝着諸位一一打恭歸坐之後周老爺劈口問他半夜惠顧有何賜教參將湊近一步將來意陳明請教統領大人是何用意此地實實在在一個土匪沒有如今帶了大兵前去倒底幹嗎呢周老爺聽了這話笑而不答參將一定要請教周老爺道此事須問統領方知兄弟同老哥一樣大家都是奉令差遣別事一概不知參將急了細想這事一定要問文七爺文七爺因爲這幾天一直沒有好生睡覺剛纔從統領船上站班回來意思想橫在牀上打個盹就起身不料參將纏不清爽一定要見他他身無奈只得起來相陪參將便把他拉在一旁同他細說問他怎樣辦法可以不叫統領生氣文七爺的脾氣一向是嗎嗎虎虎的一句話便把他問住周老爺見文七爺回答不出忽然心生一計仍舊自己出來同他

講說這件事須問統領的跟班曹二爺纔曉得參將道那裏去找他呢周老爺道容易立刻叫他自已管家到大人船上看曹二爺空不空倘若無事請他過來一盪不肯進來周老爺趕出去同他咕嘟了一回又轉身進來同參將說無非說他們這盪跟着統領出門怎樣吃苦總想你老哥栽培他們的意思參將一聽明白知道這事情非錢不應立刻答應了一百銀子還說兄弟的缺是著名的苦缺列位是知道的這一點點不成個意思不過請諸位吃杯茶罷周老爺又趕到船頭上同曹二爺說曹二爺嫌少一定要五百周老爺艙裏艙外跑了好幾盪好容易講明白三百銀子明天回來先付一百兩下餘的二百趕大人動身的前頭一齊付清又恐怕口說無憑因爲文七爺同他相好周老爺一定要拉文七爺擔保文七爺看見周老爺問參將要錢心上已經不高興後來又見他跑出跑進做出多少鬼臉急覺瞧他不起周老爺還不覺得鄭重其事的把統領的意思無非是虛張聲勢將來可以開保的緣故通統告訴了參將參將到此方纔恍然大悟立刻起身相辭舍舟登岸料理出隊的事情說時遲那時快一霎時分撥停當統領船上傳令起身便見參將身騎戰馬督率大隊按照統領所指的地圖滔滔而去等到大隊人馬都已動身其時太陽已經落地統領船上方傳伺候胡統領坐的仍舊是綠呢大轎轎子跟前一把紅傘一斬齊十六名親兵掮着雪亮的刀又左右護衛再前頭便是在船上替他拾馬桶的那個二爺戴着五品功牌拖着藍翎腰裏插着一枝令箭騎在馬上好不威武再前頭全是中軍隊伍只見五顏六色的旗子迎風招展挖雲鑲邊的號褂映日爭輝虧得周老爺是打大營出身文七爺是在旗他二人都還能彀騎馬不曾再坐縣裏的轎子自從動身之後胡統領一直在轎子裡打磕銃並沒有別的事情漸漸離城已遠偶然走到一個村莊他一定纔要自己下轎踏勘一回有無土匪蹤跡鄉下人眼眶子淺那裏見過這種場面胆大的藏在

屋後頭等他們走過再出來胆小的一見這些人馬早已嚇得東跳西走十室九空起先走過幾個村莊胡統領因不見人的蹤影疑心他們都是土匪大兵一到一齊跳走定要拿火燒他們的房子這話纔傳出去便有無數兵丁跳到人家屋裏四處搜尋有些孩子女人都從牀後頭拖了出來胡統領定要將他們正法幸虧周老爺明白連忙勸阻胡統領吩咐帶在轎子後頭回城審問口供再辦正在說話之間前面莊子裏頭已經起了火了不到一刻前面先鋒大隊都得了信一齊縱容兵丁搜掠搶劫起來甚至洗滅村莊奸淫婦女無所不至胡統領再要傳令下去阻止他們已經來不及了當下統率大隊走到鄉下東南西北四鄉八鎮整整齊齊俱已得了捷報一概出就迎接此時胡統領滿臉精神自以爲得了勝仗奏凱班師將到城門的時便傳令軍士們一律擺齊隊伍鳴金擊鼓穿城而過當他轎子離城還有十里路的光景府縣各官他老亦只得下轎走到接官亭裏大器把自己戰功叙述兩句本府意思想請統領大人到本府大堂擺宴慶功胡統領意思一定要回到船上本府拗他不過只得跟他又兜了一個大圈子仍送他到城外下船所有的隊伍統通擺齊在岸灘上足足擺了好幾里路的遠統領轎子一到一齊跪倒在地吶喊作威少停升砲作樂把統領送到船上下轎進艙接連着文武大小官員前來請安稟見統領送客之後一面過癮一面吩咐打電報給撫台先把土匪猖獗情形畧述數語後面便報一律肅清好爲將來開保地步電報發過他老的烟癮亦已過足先在岸灘上蓆棚底下擺設香岸自己當先穿着行裝率領隨征將弁望闕叩頭謝恩已畢然後回船受賀諸事停當先傳令每棚兵丁賞羊一腔猪一頭酒兩壜饅首一百個各兵丁由哨官帶領着在岸上叩頭謝賞一面船上吩咐擺席一切早由首縣辦差家人辦理停當一溜十二隻江山船整整擺了

十二桌整飯仍舊是統領坐船居中隨員及老夫子的船夾在兩旁餘外全是首縣辦的其時已有初更時分船頭上艙裏頭點的燈燭煇煌照耀如同白晝江山船的窗戶是可以掛起來的十二隻船統通可以望見燈紅酒綠甚是好看一聲擺席一個知府一個參將一齊換了吉服進艙替統領定席吹手船上吹打細樂胡統領見各官進來不免謙讓了一回口稱今日之事我們仰托着朝廷洪福得以成此大功極應該脫略儀注上下快樂一宵況且這船又是兄弟的坐船諸位是客兄弟是主只有兄弟敬諸位的酒那有及勞諸位的道理知府道今日是替大人慶功理應大人首座卑府們陪坐胡統領一定不肯又要諸位寬章諸位只好遵命於是又請了兩位老夫子過來原定五個人一席胡統領又叫請周老爺說一切調度都是他一人之功一定要他坐首位周老爺見本府在座不敢僭越仍舊坐了第五位餘下黃文二位隨員亦在隔壁船上坐定一霎時十二隻船都已坐滿不必細述單說

當中一隻船上六個人剛剛坐定胡統領已急不可耐頭一個開口就說我們今日非往常可比須大家儘興一樂府裏營裏只答應是是統領眼睛望好了趙不了知道他年輕好玩意思想要他開端齊巧碰着他一胆皮的心事他此刻身子雖然陪着東家吃酒一心想到蘭仙又想到蘭仙死的冤枉心上好不悽慘肚皮裡尋思倘若此時蘭仙尚在如今陪了東家一塊吃酒是走了明路的何等快活何等有趣偏偏他又死了想到這裏不禁掉下淚來又怕人看見只好妝做眼睛被灰迷住了不住的把手去揉幸而未被衆人看破當下胡統領張羅了半天無人答腔覺着狠沒意思還虧周老爺聰明看出苗頭暗地裏把黃老夫子拉了一把爲他年紀大些臉皮厚些人家講不出的話他都講得出所以要他先開口他果然會意正待發言齊巧龍珠姑娘彈的一手好琵琶錢塘江裏沒有比得過他的胡統領道不錯不錯你老夫子是愛聽琵

琶的黃老夫子道好琵琶人人愛聽今天不比往常極應該脫略形迹煩龍珠姑娘多彈兩套替統領大人多消幾杯酒胡統領道今日是與民同樂兄弟頭一個破例叫龍珠上來彈兩套給諸位大人師爺下酒龍珠巴不得一聲趕忙走過來坐下跟手玉仙亦跟了進來胡統領一定要在席人統通叫局本府參府各人叫了各人相好周老爺仍舊叫了小把戲招弟黃老夫子不叫局胡統領倒也不勉強他一定要叫末了臨到趙不了胡統領道今天是先生放學生准你開心一次你叫那個趙不了回說沒有胡統領一定要他叫他一定不叫胡統領心上狠怪他背地裏作樂當面假撇清這種不配抬舉的不該應叫他上檯盤心上如此想面色就狠不好看那裏曉得他一腔心事滿腹牢騷他正在那裏難過那裏還有心腸再叫別人呢當下胡統領便不去採他忙着招呼隔壁船上文七爺等通統叫局此時蘭仙已死玉仙無事依舊做他的生意文七爺於是仍把他叫了來趙不了隔着窗戶看見了玉仙想起他妹妹他心上更是說不出的難過一妥時局都叫齊齊過了拳龍珠便抱着琵琶過來請示彈甚麼調頭本府大人在行說道今天是統領大人得勝回來應該彈兩套吉利曲子衆人齊說一聲是本府便點了一套將軍令一套卸甲封王胡統領果然非常之喜一妥時琵琶彈完本府參將一齊離座前來敬統領的的酒齊說大人卸甲之後指日就要高升這杯喜酒是一定要吃的胡統領道要喜大家喜兄弟回來就要把今天出力的人員稟請中丞結結實實保舉一次幾位老兄忙了這許多天都是應該得保的本府參將聽到此言又一齊離位請安謝大人的栽培這裏只圖說的高興不提防右首文七爺船上首縣莊大老爺正在那裏吃酒看見大船上本府參將一個個離座替統領把盞莊大老爺也想討好便約會了在桌的幾個人正待過船敬統領的酒一隻腳纔跨出艙門忽見衙門裏一個二爺氣吁吁的跑的滿頭是汗跨上跳板告訴他主人說道老爺不好了莊大老爺一聽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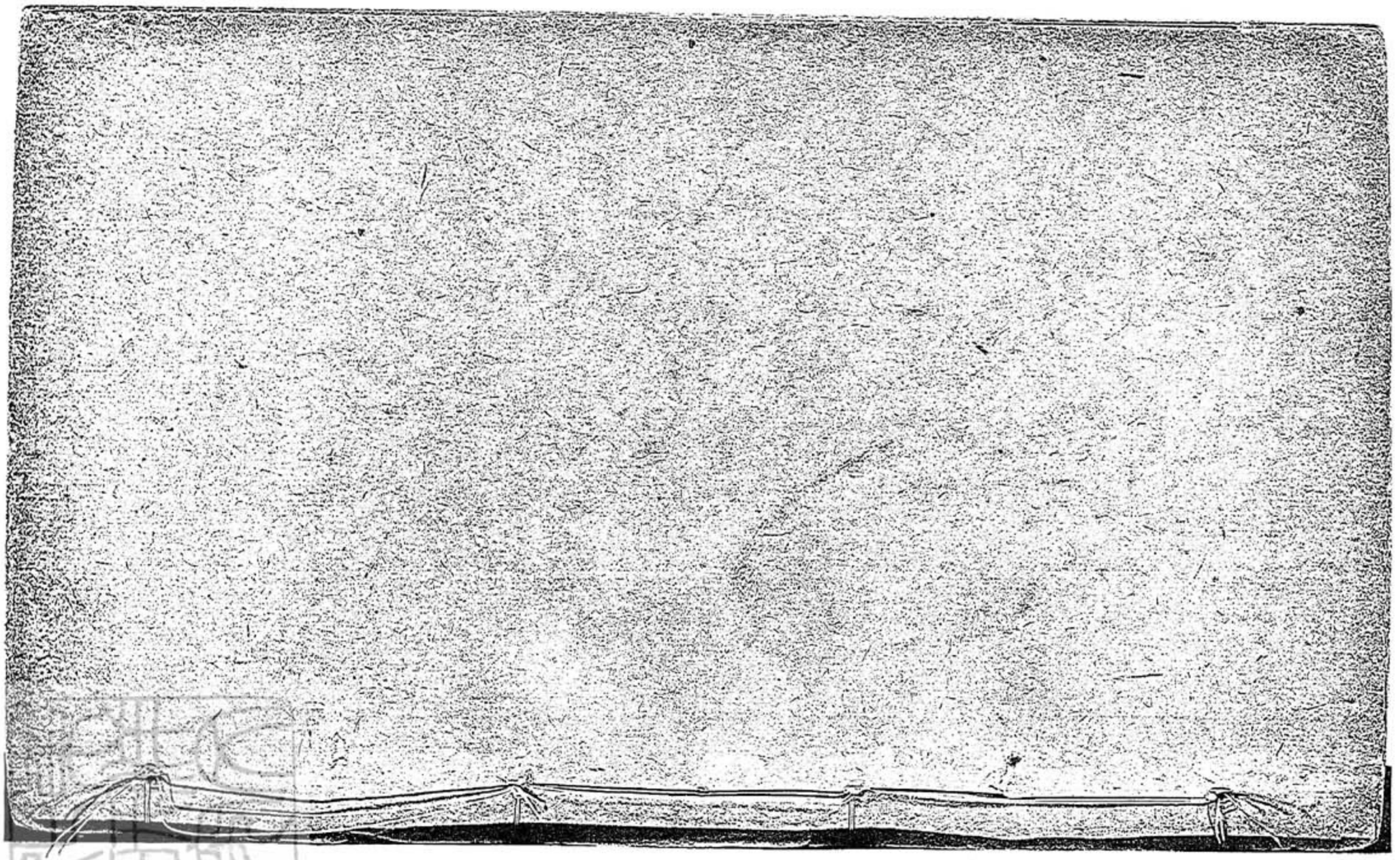
驚忙問姨太太怎麼樣了那二爺道不是姨太太的事西北鄉裏來了多多少少的男人女人有的頭已打破渾身是血還有女人扛了上來要求老爺仲寃莊大老爺道甚麼事情難道又被土匪打掳了不成二爺道並不是土匪是統領大人帶下去的兵勇也不知那一位老爺帶的把人家的人也殺了東西也搶了女人也强姦了房子也燒完了所以他們趕來告狀莊大老爺一聽這話狠覺爲難剛巧這兩天姨太太已經達月所以一見二爺趕來還當是姨太太養孩子出了甚麼岔子後來聽說不是纔把一條心放下但是鄉下來了這許多人怎麼發付統領正在高興頭上也不便去回到底他是老州縣見多識廣早有成竹在胸便問二爺道究竟來了多少人二爺道看上去好像有四五十個莊大老爺道你先回去傳我的話他們的寃枉我通統知道等我回過統領大人一定替他們伸寃叫他們不要囉唕二爺去後莊大老爺纔同文七爺等跨到統領船上挨排敬酒胡統領還說了許多灌米湯的話莊大老爺答應着又謝過統領仍回到隔壁船上却把二爺來說的話一句未向統領說起等到席散在席的官員一個個過來謝酒千把外委們一齊站在船頭上擺齊了請安兩位老夫子止作了一個揖胡統領送罷各客轉回艙內便見貼身曹二爺走上來把鄉下人來城告狀的話說了一遍胡統領道怕他什麼如果事情要緊首縣又不是木頭爲什麼剛纔檯面上一聲不言語要你們大驚小怪曹二爺碰了釘子不敢作聲趔趄着退了出去此時周老爺已回本船胡統領又叫人把他請了過來告訴他剛纔曹二爺的話周老爺心中明白聽了着實擔心不敢言語胡統領又要同他商量開保案的事誰是誰歸大案斟酌定了好稟給中丞知道當下周老爺自然謙讓了一回說道這個恩出自上卑職何敢參預胡統領道你老哥自然是異常一定要求中丞隨摺奏保這是不用說的了其餘的呢周老爺見統領如此器重趕忙謝過栽培之後不便過於推辭肚皮

裏略爲想了一想便保舉了本府參將首縣黃丞文令趙管帶魯帮帶通統是異常勞績胡統領看了別人的名字還可獨獨題到文七爺他心上總還有點不舒服便說自己帶來的人一概是異常未免有招物議我想文令年紀還輕不大老練等他得個尋常罷本地文武沒有出甚麼大力何必也要異常周老爺同文七爺交情本來不甚厚聽了統領的話祇答應了一聲是後來見統領又要把當地文武抹去他便獻策道大人明鑒這件事情是瞞不過他們的他們倒比不得文令可以隨隨便便總求大人格外賞他們個體面堵堵他們的嘴這是卑職顧全大局的意思胡統領一聽這話不錯便說老哥所見極是兄弟照辦有這幾個隨摺的也儘夥了隨摺不比別的似乎不宜過多倘若我們開上去被中丞駁了下來到弄得沒有意思所以要斟酌盡善周老爺連忙答應幾聲是又接着說道別人呢卑職也不敢濫保但是同來的兩位老夫子辛苦了一盪齊巧碰着這個機會也好趁便等他們弄個功名這裏頭應該怎樣但憑大人作主卑職也不敢妄言此外還有大人跟前幾個得力的管家卑職問過他們功牌獎札也統通得過的了此番或者外委千把求大人賞他們一個功名也不枉大人提拔他們一番的盛意胡統領道老夫子呢再談至於我這些當差的就是有保舉也只好隨着大案一塊兒出去兄弟現在要緊過癮就請老哥今天住在兄弟這邊船上替兄弟把應保人員照剛纔的話先起一個稿等明天我們再斟酌說完之後龍珠便上前替統領燒烟周老爺退到中艙取出筆硯獨自坐在燈下擬稿一頭寫一頭肚裡尋思自己還有一個兄弟一個內弟兄弟已經捐有縣丞底子內弟連底子都沒有意思想趁這個擋口弄個保舉諒來統領一定答應的只要他答應雖說內弟沒有功名就是連忙去上兗倒填年月填張實收出來也還容易正在尋思龍珠因見統領在烟鋪上睡着了便輕輕的走到中艙看見周老爺正在那裏寫字呢龍珠趁便倒了椀茶給他周老爺一見龍

珠曉得他是統領心上人連忙站起來說了聲勞動姑娘怎麼當得起呢龍珠付之一笑便問周老爺還不睡覺在這裏寫甚麼周老爺便趁勢自己擺闊說道我寫的是各位大人老爺的功名他們的功名都要在我手裏經過龍珠便問爲什麼要在你手裏經過周老爺道今天統領到這裡打土匪他們這些官跟着一塊出征打仗現在土匪都殺完了所以一齊要保舉他們一下子龍珠道什麼叫土匪周老爺道同從前長毛一樣龍珠道我們在路上不是聽見船上人說並沒有甚麼長毛嗎周老爺道怎麼沒有一齊藏在山洞子裏如果不去滅了他們將來我們走後一定就要出來殺人放火的龍珠聽了信以爲眞又問道府大人縣裏老爺不通統都是官嗎還要升到那裏去周老爺道縣裏升府裏府裏升道臺升了道臺就同統領一樣龍珠道剛纔我聽見你同大人說甚麼曹二爺也要做官他做甚麼官周老爺道這些人也沒有甚麼大官給他們做不過一家給他們一個副爺罷了龍珠道你不要看輕副爺小雖小倒底是皇上家的官勢力是大的我們在江頭的時候有天晚上候潮門外的盧副爺上船來擺酒一個錢不開銷還罷了又說是嫌菜不好一定要拿片子拿我爸爸往城裏送後來我們一船的人都跪着他磕頭求情又叫我妹妹鳳珠陪了他兩天纔算消的氣眞正是做官的利害周老爺道統領大人常常說鳳珠還是個清的照你的話不是也有點靠不住嗎龍珠道我們吃了這碗飯老實說那裏有什麼清的我十五歲上跟着我娘到過上海一灘人家都叫我清倌人我肚裡好笑我想我們的清倌人也同你們老爺們一樣周老爺聽了詫異道怎麼說我們做官的同你們清倌人一樣你也太糟蹋我們做官的了龍珠道周老爺不要動氣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你聽我說只因去年八月裏江山縣錢大老爺在江頭雇了我們的船同着太太去上任聽說這錢大老爺在杭州等缺等了二十幾年窮的了不得連甚麼都當了好容易纔熬到去上任他一共一個太太兩個少爺

倒有九個小姐大少爺已經三十多歲還沒有娶媳婦從杭州動身的時候一家門的行李不上五担箱子都狠輕的到了今年八月裏預先寫信叫我們的船上來接他回杭州等到上船那一天紅皮衣箱一多就多了五十幾隻別的還不算上任的時候太太戴的是鍍金簪子等到走連奶子小少爺的奶媽一個個都是金耳墜子了錢大老爺走的那一天還有人送了他好幾把萬民傘大家一齊說老爺是清官不要錢所以人家纔肯送他這些東西我肚皮裏好笑老爺不要錢這些箱子是那裏來的呢來是甚麼樣子走是甚麼樣子能彀瞞得過我嗎做官的人得了錢自己還要說是清官同我們吃了這椀飯一定要說清倌人豈不是一樣的嗎周老爺我是拿錢老爺做個比方不是說的你你老人家千萬不要動氣周老爺聽了他的話氣的一句也說不出倒反朝着他笑歇了半天纔說得一句你比方的不錯龍珠又問道周老爺這些人的功名都要在你手裏經過我有一件事情拜托你我想我吃了這椀飯也不曾有甚麼好處到我的爸爸我想求求你老人家替我爸爸寫個名字在裏頭只想同曹二爺一樣也就好了將來我爸爸做了副爺到了江頭城門上的盧副爺再到我們船上我也不怕他了周老爺聽了此言不覺好笑一回又縐縐眉頭龍珠又釘着問他到底行不行一定要周老爺答應周老爺拿嘴朝着耳艙裏努意思想叫他去同統領去說龍珠尚未答話只聽得耳艙裏胡統領一連咳嗽了幾聲龍珠立刻趕着進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官場現形記卷之十四終





双红学校
小学
133(8)

南亭新著

老吏斷獄著著爭先
捕快查贓頭頭是道

話說龍珠走進耳艙看見胡統領已醒連忙倒了一椀茶胡統領喝過之後龍珠又拿了一支烟袋坐在床沿上替他裝烟一面裝烟一面閑談就講到保舉一事龍珠撒嬌撒痴一定要大人保他爸爸做副爺胡統領恐怕人家說閑話不肯答應禁不住龍珠一再軟求統領弄得沒法便指引他叫他去求周老爺龍珠道周老爺不答應纔叫我來找你的胡統領道剛纔他不答應包管你再去找他他一定答應龍珠道我不管我見了周老爺我只說是你叫我說的胡統領把臉一沉道你別瞎鬧說完這句他老人家仍舊睡下龍珠恐怕耽誤他爸爸的功名大事仍舊走到外艙找周老爺誰知這個檔口一個中艙人都擠滿的了有幾個是船上的

哨官帮帶其餘的便是統領的跟班厨子一齊在那裏圍著周老爺講話因爲統領了睡覺不敢高聲都湊上去同周老爺咬耳朵只見周老爺有的點點頭有的搖搖頭也不知說些甚麼又見厨子給周老爺打千等到這些人退去船頭上又站了不少的人周老爺搖手叫他們不要進來怕驚了統領的駕他們雖然不敢進來却是不肯散去周老爺叫把艙門關上龍珠方又上來求他周老爺也懂得這裏頭的機關樂得在統領面上討好便應允了等到稿子擬好天已大亮了船上的烏龜格外巴結特地熬了一鍋稀飯備了四碟小菜請他到後梢頭去吃龍珠又到前艙裏聽了聽統領正在好睡的時候便回來同周老爺說大人一時還不會醒周老爺你整整辛苦了兩天兩夜就在這船上歇歇打個盹罷周老爺道我眞的熬不住了說完此句果然就在船老板床上躺下了龍珠替他拿被蓋好老板說是天冷得狠自己又從櫃子裏取出一條毯子給他蓋上周老爺連忙客氣還說你如今保舉了

官了我們就是同寅了怎麼好勞動你呢老板道老爺說那裡話來小人不是托着你老人家的福那裏來的官做呢周老爺到底辛苦了兩天兩夜實在撐不住一上床就朦朧睡去等到一覺困醒已經是一點鐘了趕緊起身洗了一把臉就拿擬的稿子送給胡統領瞧胡統領正躺在被窩裏過癮一手接過稿子一面嘴裏說費心得狠等到過足了癮打開稿子一看頭一張便是辦勦土匪一律肅清的詳細稟稿連着稟請隨摺奏保的幾個銜名其餘的祇開了幾張橫單等到善後辦好再稟上去此時不過先把大概應保人員斟酌出一個底子以便隨後增添胡統領看過無話便命先將稟帖繕發又叫把周老爺的名字擺在頭一個周老爺答應着出來照辦不題且說建德縣知縣莊大老爺自在統領船上赴宴之後辭別進城一到衙前果見人頭擁擠剛纔進得大門便有無數鄉民跪在轎旁叩求伸冤莊大老爺一見這個樣子立刻下轎親自去攙扶爲首的兩個着民不等他們開口自己先說

這些兵勇實在可惡得狠我已經稟過統領一定要正法幾個把
人頭號令在你們莊子上纔好替你們出這口氣莊大老爺一頭
走一頭說走到大堂隨即坐下此時通班衙役兩旁站齊大堂上
燈籠火把照輝如同白晝莊大老爺坐定之後告狀的一班鄉民
把個大堂跪的實實足足莊大老爺綳着眉頭哭喪着臉向底下
說道我想你們這些百姓眞可憐呀本縣是一縣的父母你們都
是本縣的子民天下做兒子的受了人家欺負那做父母的心上
焉有不痛之理今日之事不要說你們來到這裏哀求我替你們
伸冤就是你們不來本縣亦是一定要辦人的莊大老爺的話還
未說完堂下跪的一班人一齊都叫青天大老爺眞正是小人們
的父母曉得衆子民的苦處你老吩咐的話都是衆子民心上的
話眞正是青天老爺也不用小人們再說別的了莊大老爺聽到
這裏曉得這事容易了結便說你們先下去商量商量誰人被殺
誰家被搶誰家婦女被人强姦誰家房子被火燒掉細細的補個
狀子上來明日一早本縣好據你們的狀子到船上問統領要人
立刻正法當面辦給你們看衆鄉民又一齊叩頭謝大老爺的恩
典一齊下來歌功頌德不置莊大老爺退堂之後不做別的立刻
擬就一道招告的告示連夜寫好發貼告示上寫的是統領軍令
森嚴此番帶兵勦辦土匪原爲除暴安良起見深恐不法勇丁騷
擾百姓所以面諭本縣倘有前項情事證據確鑿准其到縣指控
審明之後卽以軍法從事決不寬貸各等語等到告示發出莊大
老爺方纔回到上房打了一個盹次日一早先上府稟明此事府
大人聽了甚是躊躇想了一回叫他先到城外面回統領其時統
領正在好睡的時候管家又不敢喊他莊大老爺在官廳裏一直
等到一點半鐘肚裏餓的難過意思想轉回衙門吃過飯再來偏
偏又有人來說統領已經睡醒只好等着傳見一等等到兩點多
鐘船上傳話下來吩咐說請莊大老爺上船見了統領先行禮謝
過昨天的酒然後歸坐慢慢的談到公事莊大老爺便把昨天晚

上的事稟陳了一遍又說昨天晚上卑職在船上就得到這個信息恐怕不確所以沒有敢回胡統領一聽他言方想起昨日家人曹升來說的話並不是假心上甚不快活半天沒有言語莊大老爺見統領爲難樂得趁勢賣好便說這件事情卑職已有辦法包管鄉下人告不出大人這裏也不用辦一個人自然可以無事胡統領忙問有何辦法莊大老爺便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了一遍起先統領只是拉長着耳朵聽他講話後來漸漸的面有喜色臨到末了不禁大笑起來連說甚好甚好老哥如此費心兄弟感激得狠說完之後又告訴他老哥的銜名已經稟請中丞隨摺奏獎莊大老爺立刻又請安謝過保舉然後辭別坐轎回到衙中傳齊三班衙役立刻就要升堂理事又叫人知會城守營擺齊隊伍前來助威諸事停當然後莊大老爺升坐公案把一干人提到案前審問莊大老爺一見這班人仍舊做出一副愁眉苦臉的情形對這些人說道本縣想這些兵勇眞正可惡一定今天要正法兩個好替你們伸冤所有被害的人家本縣已經稟明統領一概捐廉從豐撫卹你們的狀紙都已寫好的了先拿來我看好拿錢分給你們衆人一聽又有錢給他們又替他們伸冤眞正是個靑天大老爺又連連磕頭稱頌不迭於是一齊把狀子呈上莊大老爺看過之後便吩咐左右道照這狀子上趙大房子燒掉又打死一個小工頂頂吃虧應該撫卹銀五十兩立刻堂上發下一錠大元寶趙大拿着歡喜衆人望着眼熱下餘錢二孫三李四周五吳六鄭七王八也有三四十兩的也有十兩八兩的莊大老爺見幾個頂吃虧的都已敷衍完畢便指着一個人說道你說你的老婆女兒被人强姦這件事情頂大審問明白立刻當面拿人殺給你看但是一樣這事情人命關天究竟是那一個强姦你的女兒你須認明不可亂指你老婆女兒帶了來沒有個人道昨天就同了來的莊大老爺道狠好你老婆不用說等到把你女兒驗過我就立刻辦人那人聽了無話莊大老爺道從來

打官司頂要緊的是証見有了証見就可辦人你們的狀子已在這裏誰是証見快去想來不但這個須得証見趙大的小工被兵打死究竟是誰的凶手亦要查個明白房子被燒亦得有人放火你們快快查出人頭我老爺立刻等着辦呢衆人聽了面面相覷一句對答不上老爺便說你們暫且下去想想再來或者一時忘記也論不定衆人退下七嘴八舌議了半天畢竟未曾說出一個人來那個女兒被人家强姦的聽說要驗尤其不肯因此鬧了半天竟其不能重新上堂稟復且說莊大老爺所擬的招告告示貼出之後四鄉八鎮得了這個風聲那些被害人家誰不想來告狀半日之間衙前聚了好幾百人爲首的還是兩個武秀才鬧烘烘的一齊要見本官莊大老爺得信之後知道人多難以理喻便吩咐開了中門請這兩位武秀才內庭相見起先這兩個武秀才仗着人多都是雄糾糾氣昂昂好像有萬夫不當之勇及至聽到一聲請又見本官衣冠迎接出來大堂兩邊自外至內重重疊疊站立着無數營兵衙役到了此時不覺威風矮了一半衆人見他二位尚且如此大家也無甚說得跟了進來一齊站在大堂院子裏不敢多說一句話莊大老爺把兩個武秀才迎了進去他兩個見了父母官不敢不下跪磕頭起來又作了一個揖莊大老爺奉他二位炕上一邊一個坐下茶房又奉上茶來弄得他二人坐立不安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想要說話不知從那裡說起那個坐首坐的不覺索索的抖了起來莊大老爺不等他開口依舊做出他那副老手段來咬牙切齒罵這些兵丁傷天害理又咳聲嘆氣替百姓呼冤兩個武秀才聽了直覺他倆心上要說的話都被大老爺替他們說了出來除掉諸諸稱是之外更無一句可以說得莊大老爺立刻逼着快快出去查明受害的百姓趕緊指出眞凶實犯本縣立刻就要辦人兩個武秀才坐在上面實在難過巴不得一聲馬上辭別下來莊大老爺仍舊送到二門他倆會到衆人正在商議辦法又會見剛纔過堂下來的一班人彼此見面題及

前事亦因不能指出人名不能回復正在爲難的時候裏頭知縣又掛出一扇牌來衆人擁上去看無非又是催促他們趕緊查齊人證以憑從嚴懲辦的一派話衆人看了眞正滿肚皮寃枉却是尋不着對頭而且人命關天非同兒戲倘若寃枉了人做了鬼要來討命那却更不是玩的因此又議了半天仍舊是一無頭緒一霎時又聽得裏面傳呼伺候老爺升座要提先來的一幫人審問衆人無奈只得仍到堂上跪下莊大老爺便換了一副嚴厲之色催問他們查出人頭沒有有無證見衆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仍然是無辭以對莊大老爺便發話道本縣愛民如子有意要替你們伸寃怎麼倒來欺瞞本縣這還了得現在你們的狀子都在本縣手裏已經稟過統領統領問本縣要證見本縣就得問你們要人你們還不出人來非但退回剛纔發給你們的撫恤銀子還要辦你們反告的罪你們想想殺人放火强姦婦女是個什麼罪名你們有幾個腦袋已經有寃沒處伸如今還經得起再添這們一個罪名嗎本縣看你們實在可憐得狠怎麼不弄明白就來告狀衆人一齊磕頭沒有話說莊大老爺只是逼着他們快說叫他們趕緊指出人頭無奈衆人只是說不出莊大老爺發狠道你的到底怎樣若照這個樣子叫本縣怎麼回覆統領呢現在只有一條路要你們指出人頭立時三刻正法除了這一條就得辦你們誣告衆人聽得如此說一齊跪在地下求饒莊大老爺見他們害怕越發得計一回說要解他們到統領船上去一回又說既然沒有憑據剛纔的銀子都不該領要他們一齊退出來衆人不肯只是哭哭啼啼的在地下磕頭莊大老爺道我想你們這些人可憐呢果然可憐然而又可恨之極既要伸寃爲甚麼不指出眞凶實犯等我辦給你看現在弄得有寃沒處伸還落一個誣告的罪名幸而本縣曉得的們的苦處若是換了別人你們今天闖的這個亂子可不小現在你們想怎麼樣說了出來本縣替你作主衆人道小的們還有甚麼說得小的是大老爺的子民只要大老爺痛

顧小的們一點就是小人們重生父母了莊大老爺聽了也不言語縐了一回眉頭方說道這事叫我也爲難現在放你們容易但是統領跟前我要爲你們受不是的衆人只是磕頭莊大老爺又問房子燒掉小工殺掉東西搶掉可是眞的衆人道是眞又問强姦婦女可是眞的那個老婆女兒被兵强姦的人只是淌眼淚不敢回答莊大老爺道現在我只有一個法子給你們開一條生路非但不辦反告的罪還可以安安穩穩得幾兩撫恤銀子衆人一聽大老爺如此開恩又一齊磕頭莊大老爺道這些事情本縣知道全是兵勇做的但是沒有憑據怎麼可以辦人現在要替你們開脫罪名除非把這些事情一齊堆在土匪身上你們一家換一張呈子只說如何受土匪蹧蹋來求本縣替你們伸冤的話再各人具一張領紙寫明領到本縣撫卹銀子若干兩本縣就拿着你們這個到統領跟前替你們求情倘若求得下來是你們的造化求不下來亦是沒法的事衆人道大老爺替我們去求統領大人是沒有不准的莊大老爺道那亦看罷了但是一樁你們遭了土匪的害統領替你們打平了土匪你們做百姓的也總得有點道理衆人還當是統領要錢一齊哭着說道小人們遭了土匪一家家破人亡那裏還有錢孝敬統領大人求大老爺開恩莊大老爺道統領大人那裏稀罕你們的錢臨走的時候孝敬幾把萬民傘不就結了嗎一個人能出幾文錢衆人聽了又一齊叩頭謝過大老爺的恩典下去改換呈子並補領狀頭一幫人發落已畢再發落後頭一幫人後頭一幫人也是沒有眞憑實據的看見前頭的樣子早已膽寒莊大老爺本來也想當堂發落的因見人多恐怕滋事仍舊退堂叫人把兩位爲首的武秀才叫了進來又叫這兩個秀才轉邀了十幾個耆民一齊到大廳相見兩個秀才見過官的了幾個耆民見了官都瑟瑟的抖莊大老爺安慰他們讓他們坐了講話當下先對兩個秀才說道今天檢直把本縣氣死可恨這些人既要伸冤又指不出眞憑實據不問張三李四你

想本縣能彀亂殺人嗎就是本縣肯幫着他們替他伸冤怕上頭也不答應非但不答應一定還要本縣拿人辦他們的誣告你說冤不冤本縣實在可憐他們所以纔替他們想出一個法子非但不辦罪而且每人反可落幾兩撫卹銀子我亦總算對得住你們建得的百姓了兩個秀才齊道像老父台這樣眞正是愛民如子衆耆民亦不住的稱頌青天大老爺莊大老爺方纔言歸正傳問兩個秀才道你二位身入彎門是懂得皇上家法度的今番來到這裏一定拿到了眞凶實犯非但替你們鄉鄰伸冤還可替本縣出出這口氣兩個秀才脹紅了面一句回答不出坐在那裏着實倘促不安莊大老爺又向幾個耆民說道你們幾位都是上了歲數的人俗語說道嘴上無毛辦事不牢像你諸位一定是靠得住不會冤枉人的了豈知幾個耆民在鄉下時雖然衆人見了他們惟命是聽及至他們見了官亦變成了沒嘴葫蘆莊大老爺說一句他們答應一句及至問他究竟依然是面面相覷默無聲息莊大老爺詫異道怎麼諸位一聲不響呢本縣是個性急的人只要諸位說出人頭本縣恨不得立時立刻辦人衆人依然無語莊大老爺故意躊躇了半天又問了好幾遍見他們始終不說莊大老爺纔把臉一板道這是甚麼事情也可以鬧着玩的他人猶可你二位是有功名的人誣告一個罪聚衆一個罪吵鬧衙門一個罪知法犯法這還了得兩個秀才聽到這裏早已嚇死了連忙拍落托跪在地下求老父台高檯貴手武生們是不識字的不懂得道理此番回去一定安分用功倘有不好事情傳在老父台耳朵裡兩椿罪一塊兒辦說着又迭連蹩蹩蹩蹩的磕響頭連着幾個耆民也都跪下了齊說情願叫來的人都回去求大老爺別動氣莊大老爺看了肚皮裏着實好笑却忍住不笑忙用手扶這兩個秀才叫衆人一齊歸坐又拿腔做勢扳談了好半天准把幾個耆民開釋無事兩位秀才暫時留在城裏聽候統領的示下衆人感激不盡却把兩個秀才活活嚇死莊大老爺又會賣

好向衆人說道你們出去先傳論衆百姓叫他們各自回家不日本縣親自下鄉踏勘果然受了蹧蹋還要撫卹他們衆人聽了越發感激兩個秀才却嚇的面色都發了白了不覺又一同跪下叩頭求饒莊大老爺只是頭朝上仰着天一手拈着鬍鬚慢慢的說道誣告大事本縣擔不起這個沉重衆人見大老爺如此說法以爲這事不妙連忙又一齊跪下磕頭如搗蒜一般莊大老爺道你們衆位是無知愚民情有可恕他二人身入衙門那有不知王法的道理本縣並不難爲於他把他送到學裏交代老師且等本縣稟過學憲再作道理兩個秀才一聽要稟學憲更嚇得魄散魂飛生恐斥革功名失了飯碗因此更哀求不已衆人又再四環求莊大老爺一想架子已經擺足樂得順水推船便對幾個耆民道百姓的苦處本縣一概知道早晚自有撫卹他們做秀才的人亟應謹守臥碑安分守己現在事不干己胆敢硬來出頭他在本縣面前尚且如此若在鄉下更不知如何魚肉小民了所以本縣也要留他在這裏訪問訪問平時有無劣迹再辦現在既然是你們一再替他求情本縣就給你們個面子暫時交你們帶去以後本縣要人必須隨時交到倘若不交惟你們是問但不知你們可能替他做個保人不能衆人齊說願代具保莊大老爺聽了無話兩個秀才同了衆人又一齊謝過方纔起來代書早已伺候現成立刻就在廂房裏把保狀先寫好又補了兩個公呈一個是稟告土匪作亂環求請兵勦捕一個是感頌統領督兵勦匪除暴安良帶述百姓們的苦處順便稟求振撫的話頭起先幾個鄉下人還不肯如此寫齊說我們大老爺是好的狠體卹我們子民統領的兵一個個無法無天我們的苦頭也吃夠了實在說不出一個好字莊大老爺又私底下叫人開導他們道你們衆人呈子上不把統領恭維好這撫卹銀子他如何肯發你們既然沒有憑據仲不出寃何如每人先拿他幾個現的呢你不如此寫老爺到統領跟前也不好替你們說話若把老爺弄毛了他一動氣要頂眞辦起來你

們吃得住嗎衆人聽了方纔無話只得忍氣吞聲由着代書寫了出來又一個個打了手印然後送莊大老爺過目莊大老爺見兩幫人俱已無話然後一併釋放他們回去一天大事瓦解冰銷心上好不自在立刻袖了稟詞結狀出城來見統領統領問知端的不勝感激便說應該振撫多少銀子老兄只管稟請兄弟立刻核放這個將來可以報銷的當時就留他吃飯一頭吃着飯問他到任有幾年了莊大老爺回稱兩年多了又問老兄做了這許多年實缺總該應多兩個莊大老爺回道卑職前頭的空子太大了人口又多雖然蒙上憲栽培做了二十三年實缺非但不能賸錢而且還有三萬多銀子的虧空不過有個缺照在那裏拖得動罷了胡統領道做了二十三年實缺尚且不能賸錢這就難了莊大老爺道有些錢卑職又不肯要所以有幾個缺人家好賺一萬的到了卑職手裏祇好打個七折而且卑職應酬又大有些事情該墊的該化的卑職都先墊的墊了化的化了將來人家還不還一概置之腦後所以空子就越弄越大了胡統領道我這回事極承老哥費心斷不好再叫你墊錢總共發了多少撫恤銀子你儘管到我這裏來領你倘若要用或者多支一萬八千都使得將來總是這一筆報銷罷了莊大老爺道蒙大人體恤卑職感激得狠撫恤鄉下人不過三兩弔銀子卑職情願報効至於大人這裏卑職已經受恩深重額外的賞賜斷不敢領既蒙大人栽培卑職自己年紀已不小了也不能做甚麼事情卑職有兩個兒子一個兄弟一個女婿將來大案裡頭儘蒙大人賞個保舉叫他們小孩子們日後有個進身總是大人所賜說畢請了一個安胡統領一面還禮一面說道這事容易得狠立刻叫他開履歷莊大老爺回稱明天開好再呈上來列位看官須知胡統領身爲統兵大員不能的束兵丁以致騷害百姓儘被百姓告發他的罪名可就不小現在被莊大老爺施了小小手段鄉下人非但不來告狀不來伸冤而且還要稱頌統領的好處具了甘結從此冤沉海底鐵案如山就使

包老爺復生亦翻不過這便是老州縣作用胡統領怎麼能夠不感激在他的意思原想借着撫恤爲名叫莊大老爺多支一萬八千橫豎是皇上家的國帑用了不心疼的樂得借此補報莊大老爺的情誰知莊大老爺這筆欵項情願報效只代子弟們求幾個保舉更是惠而不費之事將來造起報銷來還可同莊大老爺說通叫他出張印領仍可任意開支收入自已私橐所以愈覺歡喜立時滿口答應又問他如要隨摺一個名字尙可安放莊大老爺重新請安謝過想想兩個兒子二少爺是姨太太養的未免心上偏愛些今年雖祇有十二歲幸虧捐官的時候多報了幾年年紀細算起來照官照上已有十七歲了常下便把他保了上去統領應允又說了些別的閒話方纔辭別回城剛剛走進衙門下轎只見門上拿着帖子來回說是船上魯總爺派了兩個兵把着一個伴當到此請老爺審辦說是伴當做賊偷了總爺二十塊洋錢莊大老爺道我今天忙了一天那裏還有工夫管這些小事情但是

魯總爺的面子又不好回頭他且收下押起來再講二爺答應了一聲是出來吩咐過拿一張回片交給來人因爲送來的人是要當賊辦的所以就交代給捕快看管原來魯總爺這個伴當姓王名長貴是淮安府山陽縣人同魯總爺還沾點親總爺做了砲船上的劄帶照應親戚就把他提拔做了伴當吃了一份口糧只因這王長貴生性好賭在砲船上空閑下來就同水手兵丁們要錢無奈他賭運不住輸的當光賣絕只賸得一條褲子一件長衫沒有進當現在十月天氣在河底下北風吹着凍得索索的抖他還是不改脾氣依然見了賭就沒有命他總爺雖是當了劄帶究竟進項有限手底下不甚寬餘自從到了嚴州以後忽然闊綽起來腰包裏時常叮哈噹啷的洋錢聲響今天買這個明天買那個有天晚上還要偷到江山船上擺檯把整飯請請朋友王長貴就疑心他怎麼到了嚴州忽然就有了錢了留心觀看纔見他時常在隨身一隻小衣箱裏頭去拿洋錢合當有事一天總爺不在船上

王長貴同水手們推脾九又賭輸了錢人家逼着他討他一時拿不出狠被贏他的人蹧蹋了兩句他不肯失這一口氣便趁衆人上岸玩耍的時候他托名肚子疼不能上岸情願睡在艙裏看船讓別人出去玩耍別人自然願意他等人去之後便悄悄的想法把鎖開了又怕被人看見胡亂用手摸了半天摸到這封洋錢順手往懷裏一揣連忙把鎖鎖好等到衆人回來忙將賭帳兩元二角還清一船的人都是粗人只要欠帳還清誰還問他這錢是那裏來的然而他自己心上明白停刻總爺回船查了出來豈不要問想了半天橫豎身邊還有十七塊多錢不如請個假回省住上兩天就是將來查出來也不至於疑心到我身上了只要探聽將來沒甚話說我過了兩天仍舊好來主意打定等了一會總爺回船他便上來告假說是他娘病在杭州想要連夜搭船回省探母總爺應允好在他無甚行李身上除掉幾張當票之外便是方纔新偷的十七塊多錢所以走的甚是爽快這種人軍營裏是看慣了的白來白去隨隨便便倒也並不在意却不湊巧這天晚上魯總爺又有甚麼用頭開箱子拿洋錢找不着這二十塊錢的一封登時發了毛暴滿船的搜查起來搜了一回沒有纔想到王長貴身上馬上派了人四下裏去尋尋了半天居然在一斗烟館裏尋着還沒有動身呢當下簇擁到船上誰料一搜便已搜着恨的魯總爺了不得伸手打了他五六個嘴巴立時立刻派人送到莊大老爺那裏請辦所以纔會到衙門裏來的當下捕快拿他一帶帶到下處從來賊見捕快猶如老鼠見貓一般捕快問他不敢不說實話先把怎樣輸錢怎樣偷錢自始至終說了一遍雖說他是總爺的伴當到了此時竟其不徇情面捕快頭兒却是拿他當賊看待一到下處便喝令叫他自己脫去衣服幸虧沒有甚麼穿着脫去長衫祇賸得一衫一褲捕快又叫他除去帽子脫去鞋襪不提防豁琅一聲有兩塊幾角錢落地捕快看了奇怪連說怎麼你身上還有洋錢王長貴道頭兒明鑒捕快伸手一個巴掌罵道誰

是你的頭兒是你亂叫得的王長貴立刻改口稱他老爺方纔無話捕快問道你偷總爺的錢不是已經被他搜了去嗎怎麼你身邊還有這是那裡偷來的王長貴道這亦是總爺的洋錢捕快道你到底偷了他多少王長貴道一共拿他二十塊錢還了兩塊二角錢的賭帳下餘十七塊八角我告假之後到了烟館裏數了數把十五塊包了一包揣在腰裏這兩塊八角正想付過烟帳上街買一件棉馬褂想不到他們衆人就找了來把我一找找到船上我這兩塊多錢還捏在手裏我一見總爺臉色不對就順手往磯子桶裏一放所以沒有被他們搜去不瞞老爺說總爺還是我的姑表哥哥哩他的錢我就用他兩個大家親戚他不好說我是賊他忘記他從前窮的時候了空在省裏一點事情沒有東也借錢西也借當我媽的褂子也被他當了至今沒有贖出來如今做了總爺算他運氣好就這一盪差使就弄了不少的錢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我用他這兩文還要拿我當賊辦眞正豈有此理捕快聽到這裏忽然意有所觸便問你們總爺是幾時得的差使王長貴道是今年五月裡纔得的捕快道他這差使一年有多少錢你一個月賺幾塊錢王長貴道我只吃一分口糧那裏會有多少錢就是我們總爺也是寅吃卯糧先缺後空太平的時候聽說還過得去現在有了軍務就是要賺也就有限了捕快道他的差使既然不好那裡還有錢供你偷呢王長貴道就是這個奇怪沒有來的時候一直鬧着說差使不好一到這裏他老就闊起來了而且他的錢是在下鄉巡哨的前頭有的如果在下鄉的後頭一定要說他是打劫來的了捕快一面聽他講便把那兩塊大洋錢重新取出來一看無奈圖章已經糊塗不能辨認就問你那兩塊二角錢是輸給那一個的王長貴道輸給本船上拿舵的老大姓徐名字叫徐得勝是他贏的捕快聽說心上已經了了便把王長貴交代夥計看管自己走進衙門找到稿案上二爺托他去回本官先把王長貴的話一五一十述了一遍自己方說據小的看起來

上回文大老爺少的那一注洋錢雖說是死的婊子倫的後來蒙大老爺恩典並不追比但是死的婊子床上只翻出來五十塊那死的婊子還說是那位師爺托他買東西的小的不相信就把他鎖了來現在婊子死了沒有對証但是文大老爺一共失竊一百五十塊錢還有別的東西縱然有了五十到底還有一百連別的東西沒有下落雖說大老爺不向小的們要賊要贓小的當的甚麼差使有得破案總得破案今番船上總爺送來的那個賊已由小的仔細問過據他說他總爺這個錢來路狠不明白如今這人身上還藏着兩塊幾角錢可惜圖章不大清楚辨認不出小的想求大老爺把魯總爺在這賊身上搜出來的十五塊錢要了來查對查對這賊還有兩元二角錢輸給本船掌舵的徐得勝小的意思亦想求大老爺拿片子把這徐得勝要了來看看圖書對不對小的是如此想大老爺的明鑒莊大老爺道上回的事我不來比你們就是了現在魯總爺爲着他伴當做賊送到我這裏來托我辦輕則打兩板子開釋重則押上幾個月遞解回籍前頭的事還去翻騰他做甚麼捕快道小的當的甚麼差使總得弄弄明白就是查了出來顧了總爺的面子不去說穿就是了說來說去莊大老爺只答應拿片子要徐得勝到案質訊不再去追問別的等到把人傳到捕快先問他王某人還你的那兩塊洋錢尚在身邊不在誰料徐得勝恐怕老爺辦他賭錢不敢說實話禁不住捕快連嚇帶騙好容易說了出來還說洋錢已經花去一半了只有一塊在身邊捕快記得前頭鼎記的圖書叫他取了出來一看果然不錯捕快非常之喜立刻就託二爺上去稟知莊大老爺莊大老爺道這件案子早已結好的了他又不是死的婊子什麼親人要他來翻甚麼案捕快討了沒趣下來心上悶悶回家吃了幾杯燒酒心上尋思出了竊案一准要問我們當捕快的捉不着人我們屁股賠在裏頭遭殃現在是戴頂子的老爺也入了我們的行了不料我們大老爺先護在裡頭連問也不叫我問一聲兒可見他們

官官相護這纔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古人說的話是再不得錯的我倒有點不相信一定要問個明白想罷換了一身衣服回到衙門從門房裏偷到一張本官的片子把他自己薦到魯總爺船上就說是本官聽見船上少了一個伴擋恐怕缺人使喚所以把他荐了來總爺是斷乎不會疑心的只要他肯收留將來總有法子好想現在洋錢上的圖章已對看上去已十有八九但是鼎記圖章並非文大老爺一個人獨有的必須拿到別的東西方能作准主意打定立刻瞞了本官依計而行走到船上見了總爺說明來意魯總爺因爲是莊大老爺的面子不好回頭暫時留用當差異常敏捷總爺甚是喜他他還不時抽空回到城裏承值他公事過了兩天莊大老爺過堂順便提王長貴到堂打了二百板子遞解回籍那個拿航的本來無事捕快說他擅受賊贓而且在船賭博決非安分之人縱不責打不如一併遞解回籍免得在外滋事莊大老爺聽了他話照樣判斷回覆了魯總爺雖然多辦一個人他却並不在意捕快的意思是恐怕這掌舵的回到船上識破他的機關所以加了他一個小小罪名將他趕去這都是老公事的作用要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南亭新著

瞞賊贓知縣吃情
駁保案同寅報怨

却說建德縣捕快頭兒自從薦在船上充當一名伴撞又自己改了名字叫做高升從來做官的人沒有不巴結升官的所以他就取了這個名字果然合了魯總爺之意甚是歡喜但是胡統領雖然平定了土匪仍舊駐紮此地辦理善後事宜究竟沒有什麼大事情多則一月少則半月只等上頭公事下來叫他回省他就得動身魯總爺自然也跟了同去高升是新來的人縱然辦事勤能主人歡喜然未必就肯以腹心相待捕快職司拿賊乃是自己分內之事在這幾天裏頭如何就能破案心內好不躊躇却喜這魯總爺是粗鹵一流並有個脾氣是最歡善戴炭簍子只要人家拿他一派臭恭惟就是牛頭不對馬嘴他亦快樂高升是何等樣人

南亭新著

瞞賊贓知縣吃情
駁保案同寅報怨

却說建德縣捕快頭兒自從薦在船上充當一名伴撞又自己改了名字叫做高升從來做官的人沒有不巴結升官的所以他就取了這個名字果然合了魯總爺之意甚是歡喜但是胡統領雖然平定了土匪仍舊駐紮此地辦理善後事宜究竟沒有什麼大事情多則一月少則半月只等上頭公事下來叫他回省他就得動身魯總爺自然也跟了同去高升是新來的人縱然辦事勤能主人歡喜然未必就肯以腹心相待捕快職司拿賊乃是自己分內之事在這幾天裏頭如何就能破案心內好不躊躇却喜這魯總爺是粗鹵一流並有個脾氣是最歡善戴炭簍子只要人家拿他一派臭恭惟就是牛頭不對馬嘴他亦快樂高升是何等樣人

上船一天就被他看出苗頭因此就拿個主人一頂頂到天上去主人想喝茶只要把舌頭舐兩舐嘴唇皮他的茶已經倒上來了主人想吃烟只要打兩個呵欠他已經點了燈幷打好兩袋烟裝好伺候下了諸如此類總不要主人說話他都樣樣想到樣樣做到試問這種當差的主人怎麼不歡喜呢一等等了三天這天晚上高升正在艙內替總爺打烟總爺同他閑談問起莊大老爺門裏有多少人你從前跟誰的他怎麼拿你荐給我呢高升見問即景生情便一一答道莊大老爺的人口叫多不多一個二老爺管理帳房是頂有錢的兩個少爺大的是太太養的小的是姨太太養的一個小姐是前頭大太太養的去年出的閣姑爺就招在衙門裏小的本來是伺候二老爺的因爲同姨太太的老媽拌了嘴姨太太在老爺跟前說了話因此老爺不叫二老爺用小的小的伺候二老爺已經六七年了並沒有一點錯處二老爺心上過不去所以同老爺說了荐小的來伺候總爺的魯總爺道用熟了一個人走掉了是狠不便的高升道正是這句話做家人的伺候熟了一個主人也不願意時常換新鮮所以二老爺說過倘若小的找不到好地方過上一兩月等老爺消消氣仍舊叫小的進去現在小的伺候了總爺有了安身之處也就不想別的了魯總爺道二老爺管帳房他一年能有幾個錢高升道少則一二千多則三四千魯總爺道據你說來他管上十年帳房手裏不要有兩三萬嗎高升道進帳是好只可惜來的多去的多不會賸錢魯總爺道這是甚麼緣故高升道我們這位二老爺頂歡善的是買翡翠玉器一個翡翠搬指三百兩他老人家還說價錢便宜無好貨只要東西好他却肯花錢又最喜的是買鐘表金表銀表坐鐘掛鐘一共值八千多兩銀子你只要有表賣給他就是舊貨灘不要的他亦收了去他自己又會修表修好了永世不會壞的所以他要這個若不是爲這兩樣他一年到頭老大要多兩個錢哩魯總爺聽了他話不覺心上一動仍舊按下高升亦不再題打完了煙睡

覺歇息一夜無話到了次日高升叫他夥計拿了五件細毛的衣服到船上來脫賣價錢狠公道估了估足值四百多塊錢賣主只討二百兩銀子魯總爺一還價一百六十塊錢後來添到二百十塊錢買成魯總爺箱子裏只賸了五十幾塊錢因錢不彀同高升商量先付他五十塊其餘等月底關了餉來補還他那人答應把東西留下但是五天之內必須算錢等不到月底魯總爺一想橫豎有別的東西可以抵錢看來斷不止此數於是答應他五天來取錢五十塊錢由高升點給他高升留心觀看又與文大老爺失去的洋錢圖書一樣當下也不作聲交付來人而去這天魯總爺買着便宜貨心上非常之喜顛來倒去看了幾遍連說便宜高升道這個人我認得他的他家裏從前狠有錢有的是東西一百錢的東西時常十個二十個錢就賣了如今被他嘗着了甜頭包管他明天還要來等他明天再來的時候大大的殺殺他的價錢買他些便宜東西魯總爺道要買便宜貨要有現錢方好高升道他認得我不要緊剛纔不是小的同他熟識他肯把衣服留下拿了五十塊錢就走嗎魯總爺不語心上思量過了一會子躺下吃烟趁着高升替他燒烟的時候就同他商量道我有一件事情要托你去辦高升忙問有什麼事情着小的去辦魯總爺道不是你說的你們莊二老爺歡喜買翡翠玉器還有甚麼洋貨鐘表嗎高升道是可惜沒有這些東西如果有在這裏我拿了去包管一定成功只要東西好而且可以賣他大價錢魯總爺聽了非常之喜低聲向他說道這些東西現在我有高升道總爺既有這些東西何不早說魯總爺道你來了能有幾天我以前何曾曉得你們二老爺喜歡這個高升道有了這個包管拿去就換了錢來魯總爺道但是我的東西好不曉得他識貨不識貨高升道你先拿出來瞧瞧說個價少到甚麼數目不賣魯總爺道你識貨嗎高升道跟二老爺時候久了這些東西天天在眼裏經過雖不全懂也還曉得一二魯總爺道如此更好了我於這上頭也有限這些東西是個

親戚托我替他銷的且拿出來替他咕咕價錢免得吃虧一頭說一頭便取出鑰匙開了箱子搬出那幾件東西亦一個搬指一個金表魯總爺開箱子的時候像怕衆人看見似的先把衆人一齊差了出去只把高升留下等到東西取出高升拿到手裏一看恰恰與文大老爺失單上開的一樣他看了又是喜又是氣喜的是眞贓實犯果不出我之所料氣的是這班不長進的老爺幹此下作營生偏會偷偷摸摸現在東西已經被我拿到意思就要想聲張起來後來一想本官前頭如何吩咐設或鬧的不得下臺大家的面子不好不如且隱忍起來等到回過本官再作道理當下不動聲色等魯總爺把東西拿齊仍舊把箱子鎖好只見他拿個搬指套在大拇指頭上對着高升說道這個綠玉的顏色到狠好看同這隻金表你咕咕看能值多少錢高升肚裏好笑笑他不認得翡翠當作綠玉又把表擎在手裏轉動表把旋緊了砝條又撳住關捩噹噹的敲了幾下魯總爺聽見金表會打得有響聲心上覺得詫異肚裏尋思怎麼金表會打得響呢不要是個小鐘罷高升拿東西翻來覆去看了兩偏因問總爺要個甚麼價魯總爺道你說罷高升道據小的看起來一個搬指要他一千五魯總爺道一千五百塊高升道一千五百兩魯總爺把舌頭一伸道要的太多了不要嚇退他不敢買弄得生意不成功就是少些也不妨好歹由你去做這個表呢高升道這個表是大西洋來的在這裏總得賣他三百塊魯總爺道不要亦嫌多罷高升道多甚麼小的此刻拿了去包管總有一樣成功魯總爺聽了他言心上雖非常之喜然而總不免畢卜畢卜的亂跳把兩件東西鄭重其事的交代了高升高升接過用手巾包好揣在懷裏又伺候總爺過足了癮然後辭別上岸先尋到文七爺船上托管家艙裏去回說縣裏上回派來查東西的捕快有話要面稟大老爺文七爺吩咐叫他進來捕快進艙先替文七爺請過安垂手站立一旁文七爺就問東西查着了沒有捕快道回大老爺的話小的自蒙本縣大老爺派了

這件差使日夜在心城裏城外通統查到一點影子都沒有好容易今天纔查到文七爺一聽大喜忙問東西在那裏尋着的捕快暫時不肯說出但同得一聲是在船上拿到的請大老爺看過是與不是小的再同去稟知本縣大老爺一面說一面將東西取出送到文七爺手裏文七爺道別的尚在其次就是這個搬指是我心愛之物你看這個綠有多好如今化上三二千塊錢沒有地方去買你居然能替我查到這個本事不小停刻我同你們莊大老爺說過還要酬你的勞這個賊現在那裏捕快道這個賊就在這裏贓雖拿到然而這個賊小的不敢拿等同過本官還要同過統領纔好去拿他文七爺道想是這個賊本事狠大你吃他不了捕快但笑不言文七爺將東西看了一遍仍舊拿手巾包好捕快接了過來又同道小的此刻就要進城到本縣大老爺前去報信明天再來同大老爺的話文七爺點點頭兒捕快辭別進城稟知門稿轉稟本官莊大老爺一聽是魯總爺做賊甚爲詫異便說眞賊實犯難爲他查着但是這事情怎麼辦呢當時先把捕快傳了進去問他怎麼查到的捕快據實供了一遍又說原贓已送到文大老爺那裏看過的的確確是原物現在請大老爺的示怎麼想個法子辦人莊大老爺聽了無話滿腹躊躇便問你同文大老爺說出偷的人頭沒有捕快道小的沒有稟過大老爺所以沒把人頭說給文大老爺知道莊大老爺道好好好幸虧你沒有說給他毀了一個魯總爺事小爲的是統領面子上不好看而且也不好去同偷或被他說兩聲我帶來的人都是賊請問你還是辦的好還是不辦的好依我意思先把文大老爺請了過來拿話告訴了他大家商量一個辦法你先下去同來我同文大老爺說過自然有賞的至於那個姓魯的也不能如此便宜且給他點心事擔擔就是東西拿了出來難道一百五十塊錢就給他白用嗎捕快諾諾稱是又謝過大老爺的恩典方纔退了下去這裡莊大老爺便差人拿片子到城外去請文大老爺說是東西查到請他進城談談

不多一會文七爺果然坐着轎子進城纔跨下轎便對莊大老爺說道你們建德縣的捕役本事眞大我的東西居然查到莊大老爺道你老棣台的東西敢查不到嗎一頭說一頭坐下文七爺道老把兄你又取笑了東西有了我得還你的錢老棣台儘管用還說甚麼還不還文七爺道我的東西雖然有了但是那一百五十塊錢還無着落文七爺道這兩件有了我已心滿意足的了百把塊錢算不了事注着破財警如多吃十來檯花酒就有在裏頭了倒是這個捕快本事眞好我想賞他一百銀子回去就送過來現在賊在那裏據捕快說起來東西雖然有了然而人不好辦這是什麼緣故我們總得辦人纔好莊大老爺道正是爲此所以要請你老弟過來談談現在這做賊的人你猜那個文七爺道那天那位趙不了趙師爺的的確確在我手裡借去五十塊錢送他相好蘭仙後來都說是蘭仙作賊就此寃枉死了那兩天我的事情狠忙所以沒理會到這上頭等到事過之後我纔知道這位趙老夫子可憐他愛莫能助整整哭了三天三夜現在有了眞贓就有實犯等到把賊拿到也好替死者明寃莊大老爺道老弟那死的婊子也顧他不得了如今我們且說活的文七爺道人命官司救生不救死這是我們做州縣官的秘訣但是這件事情既不是人命官司怎麼說到這個倒底是甚麼人做賊你快說了罷莊大老爺到此方把捕快如何改扮魯某人如何托他消東西因之破案並自己的意思說了一遍又說如今愚兄的意思不要他們聲張出來姓魯的交情有限爲的是統領面子上不好看文七爺一聽說是魯某人做賊嘴裏連連說道他會做賊我是一輩子也想不到的了實在看他不出莊大老爺道當過捻子的人你知道他是甚麼出身你當他做了官就換了人其實這裏頭的人人面獸心的多得狠哩文七爺聽了無話歇了半晌方說道老哥叫他們不要聲張這主意狠是一來關於統領面子二來我們同寅也不好

看我只要東西尋着就是了少了百把塊錢也不必追他了但是老哥要叫了他來說破這件事情兄弟同他是同事當着面難爲情等兄弟走了你去叫他莊大心事亦未免太便宜他了文七爺道正是當下又說了些別的方纔告辭出城這裏莊大老爺果然等他去後纔差人拿片子請魯總爺進城且說魯總爺自從高升拿着東西上岸約摸已有三個時辰不見回來心上正是疑惑忽見建德縣差人拿片子來請他進城說是有話面談究竟賊人心虛不覺嚇了一跳忽然想到文某人東西失竊曾在縣裡報過現有失單不該自不檢點聽憑高升一面之言將東西送到他兄弟那裏設或被他們看出如何是好想到這裏心上一似滾油煎的直往上冲急的搔頭抓耳走頭無路既而一想文老七少掉的洋錢大家都說是蘭仙偷的如今蘭仙已死當了災去沒有對証案子已了人家未必再疑心到我身上東西送去人家只顧辦論好賊或者不至於理會到這上頭也論不定想到這裏心上一鬆又想我同縣裏却同他見過幾面他請我吃飯我亦擾過他彼此總算認得或者有別的事情也未可知一面想一面換了衣服坐了首縣替統領二爺辦差的小轎一路心上盤算進了城門到得縣衙轎子歇在大堂底下一個兵把名帖投了進去半天不見出來他在轎子裏急的了不得又叫一個兵進去探信誰知只有進去的人不見出來的人這眞把他急死了自想早知如此極應該托病不來如今懊悔已遲於是自己下轎踱進宅探聽光景誰知勞面而遇見一人你道這人是誰却是建德縣的門政大爺魯總爺不認得他他却認得魯總爺見面之後便說總爺來了我們做上現有要緊公事同師爺商量請總爺先在外頭坐一面說一面便在前頭引路魯總爺摸不着頭腦只得跟了就走一走走到門房裏坐下那位大爺就進去了虧得魯總爺門房是坐慣的倒也並不在意誰知等了好半天不見有人來請心中疑惑不定又等了一會只見那

個門政大爺從裏頭出來吩咐傳伺候老爺坐堂魯總爺愈覺驚疑停了一刻又見催問城外文大老爺的爺們還有船上死的姨子的屍親來了沒有底下回稱已經催去了魯總爺聽了直嚇得汗流滿體只聽門政大爺又說老爺傳捕快上去問話叫他把那查着的翡翠搬指打璜金表一齊帶上來話言未了隨在玻璃窗內看見一個人頭戴紅纓帽子走了進去起先魯總爺聽見裏頭要搬指金表已經魂不附體及至看見進來的這一個人不覺魂飛天外頭暈眼花四肢氣力毫無咕咚一聲就坐在一張凳子上心上恍恍惚惚也不知是醉是夢又不知世界上倒底有我這個人沒有你道爲何只因這個進來戴紅纓帽子的捕快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托銷東西的高升到此方悟他們串通一個人不覺冒充伴當騙出贓物自不小心落了他們的圈套回想轉來直覺無地自容恨無地縫可以鑽入坐了半天剛正有點明白門政大爺也進來了只見他陪着笑臉說道敝上公事未完又有堂事倒教總爺老等了說完了話却朝着他笑魯總爺呆呆的望着他也不知說甚麼方好想了半天纔說得一句你們老爺坐堂爲件甚麼事門政大爺道總爺是做官的人還有甚麼不明白的我那裏曉得說完了又朝着他笑魯總爺到此知道事情已破有點熬不住只得苦了他那副老臉從凳子一站就起跟手爬在地下蓬蓬蓼蓼的亂磕頭嘴裏不住的說道大爺救我大爺救我那門政大爺本來是朝着他笑的不提防他忽然跪下磕頭還是回磕的好還是扶他起來的好一時不得主意忙了手脚只得也跪在地下雙手去扶他嘴裡說我是什麼人怎麼當得起總爺下跪快快請起有話好講魯總爺只是不肯起一定要他答應兩人正在相持的時候忽然又有一個人手掀簾子進來一進門便哈哈大笑道這是那一回子的事在這裏下跪那一個門政大爺一見這人赶忙起來站在一旁垂手侍立魯總爺抬頭一望見是莊大老爺直羞得滿臉通紅亦站了起來低頭不語莊大老爺道你來了這半天他們

爲我有公事亦沒有進來回倒叫你老兄好等一面說一面把魯總爺拉了就走誰知魯總爺的兩條腿猶如棉花一般一步捱不上三寸莊大老爺便叫跟班的攙着他走一攙攙到花廳上分賓坐下先同他說了半天的閑話魯總爺方纔漸漸的醒轉來但是除掉諾諾稱是之外其他之話一句也說不出又歇了半天心上轉念頭要探探莊大老爺的口氣無奈莊大老爺總不提及此事但一味的敷衍魯總爺急了想來想去別無法想只得仍舊跪下口稱兄弟該死求你老爺高抬貴手莊大老爺假作不知忙問什點事情要行此大禮快請起來魯總爺道你老爺不答應兄弟兄弟就跪在這裏一世不起來莊大老爺道倒底什麼事情我竟其一點也不明白魯總爺道你老人家還有什麼不曉得莊大老爺道這更奇了我何曾叫捕快來私訪你你老哥有什麼事怕捕快知道你越說我越糊塗了魯總爺只是跪在地下不肯起來莊大老爺只是催他起來催他快說魯總爺道醜媳婦總得要見公婆的索性我自己招罷這事情原是我一時不好不該拿文某人的東西如今東西呢已經在你老人家這裏了我自己知道錯處只求你老爺替我留臉我情願拿東西還他一輩子供你老爺的長生祿位也不敢忘記了你說罷又連連磕頭莊大老爺聽到這裏便也直立不動等他磕完了頭故意板着面孔說道我當是誰做賊船上人是沒有怎們大的胆子原來就是你閣下你閣下也不至於偷偷摸摸自從姓文的失了東西統領以爲是他帶來的人一定要我辦賊我辦賊不到統領跟前不知受了多少申飭姓文的又時時刻刻來問我要錢我弄得沒有法子想私底下已經送過他五百兩他還嫌少現在既然是你閣下拿的這話更好說了你是統領帶來的人同姓文的又是同事他們沒有不照顧你的我只要把你送到統領跟前卸了我的干係我們都是熟人我又何必同你爲難呢你快快起來我們一齊出城魯總爺聽了這話眞正急得要死只是跪着哭不肯起來

莊大老爺道這樁事說起來我也不相信你閣下還怕少了錢用要幹這營生現在是被他們捕快拿着的我肯照應你替你瞞起來不說破他們一般小人爲你這樁事情每人至少也捱過二三千板子現在眞贓實犯倒被我不聲不響的放掉我於他們臉上怎麼交代得過如此下去以後還要辦案不要辦案你也是做官的人應該曉得兄弟的苦處魯總爺見莊大老爺不肯答應急得兩淚交流口稱家裏還有八十三歲的老娘曉得我做了賊丟掉官是小事他老人家一定要氣死的豈不是罪上加罪現在沒有別的好說總求你大老爺格外施恩我將來爲牛爲馬做你的兒子孫子也來報答你的莊大老爺見他說得可憐心上想這半天也穀他受用的了有娘無娘不必信他從來犯了罪的人都是如此說法因爲還有公事倘若躭擱下去外面張揚起來反不好辦不如趁此收篷算他運氣好便宜他這遭就是了想了半天便長嘆一聲道唉既有今日悔不當初我本來不要難爲你的但是文

某人少的錢總得補上我已經替你送過他五百銀子還有捕快他們辛苦了一翻不能不賞他幾個錢至少一百兩難道這個錢眞果要姓文的出嗎魯總爺道實實在在只拿他一百五十塊錢那裏要得五百兩莊大老爺道這個我也不知道你去同他當面辦個明白也好魯總爺道承你老爺恩典我還有甚麼辦頭只求寬限幾個月等我關了餉來拔還就是了莊大老爺又嘆一口氣道說來說去總是皇上家的錢晦氣你欠人家的錢一定要關了餉來拔還這幾個月的兵吃甚麼不是我說句得罪你的話你們這些做武官的直結兒沒有一個好東西在裡頭一旦國家有事怎麼不一敗塗地呢我好人做到底也不管你這些閑事但是我付出的五百兩口說無憑須得寫張字給我文七爺跟前我去替你抗說得下說不下碰你運氣這賞捕快的一百兩你今天要拿來的叫他們多少賺兩個也好堵堵他們的嘴免得替你在外頭聲張魯總爺爲這一百銀子雖是爲難聽了莊大老爺的話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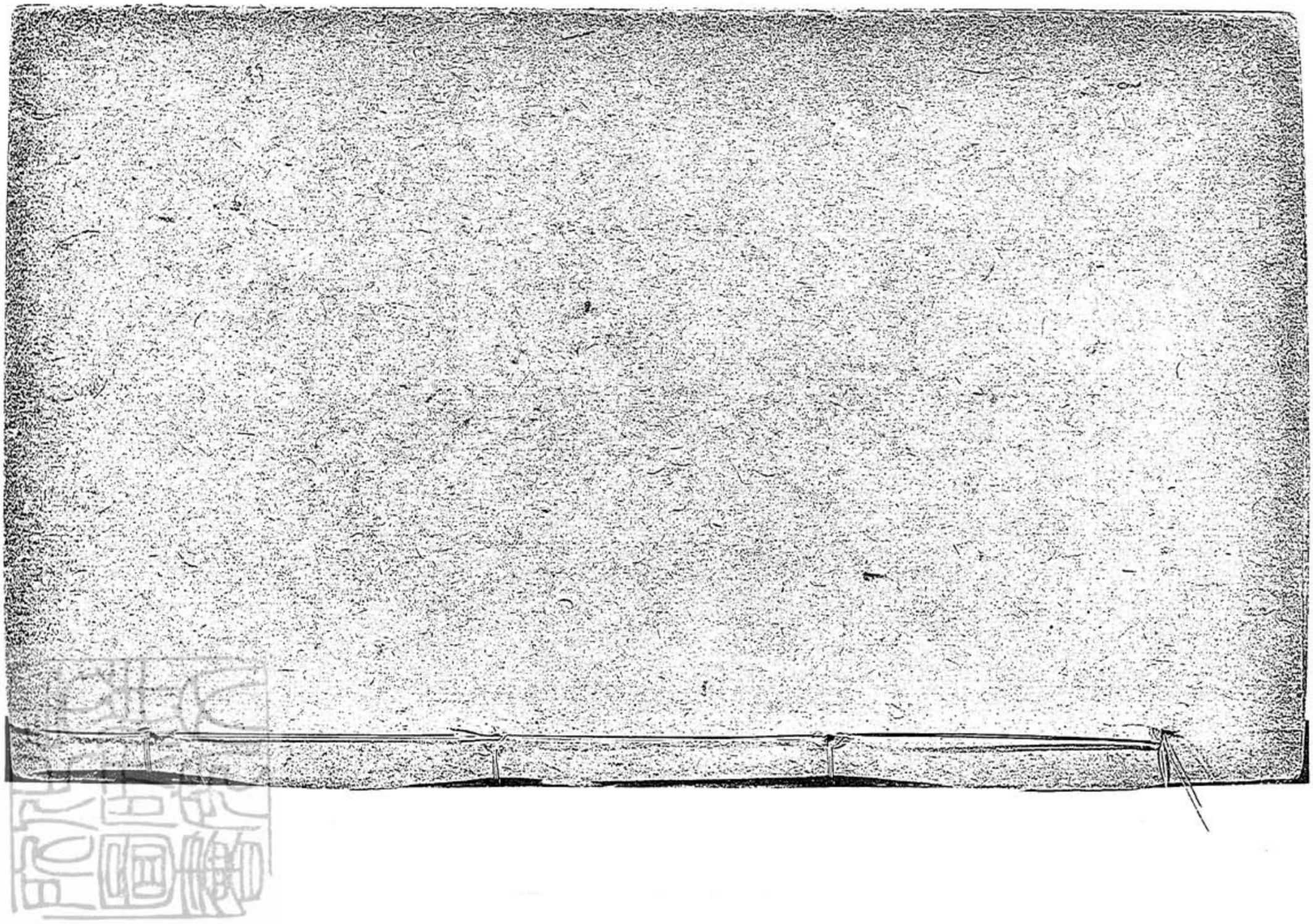
不唯唯遵命又重新叩頭謝過恩典莊大老爺叫簽稿替他起了一張稿子叫他親自照寫只見他捧筆在手比千斤石還重半天寫不上三個字急得滿頭是汗莊大老爺等的不耐煩叫簽稿代寫叫他畫了十子莊大老爺收起就叫簽稿送他出去魯總爺謝了又謝跟着簽稿出來又朝着簽稿作揖一出宅門瞥面遇見捕快趕上來叫了一聲總爺又笑着說道高升是來伺候總爺的總爺還是坐轎回去還是騎馬回去這一聲更把他羞的了不得趕忙又替捕快作揖說諸位老兄休得取笑了捕快又道總爺可到小的家裏坐一回去總爺道不消費心了停刻我就叫人送來還有那天的皮貨一塊兒拿過來一面說一面朝諸人拱拱手匆匆忙忙上轎而去莊大老爺便寫一封信隨着起出來的贓送給文七爺告訴他辦法文七爺自是歡喜因爲魯總爺是同寅也就和平了事當賞捕快一百兩銀子就交來人帶回又另外賞了來人四塊洋錢莊大老爺接到回信又叫捕快到船上叩謝過文大老爺魯總爺回船之後東拼西湊除掉號褂旗子典當裏不要其他之物連船上的帳篷通同進了典當好容易湊了六十塊錢自己送到縣衙苦苦的向門政大爺哀求托他轉稟莊大老爺請把六十塊錢先收下其餘約期再付莊大老爺聽說也只好一笑置之魯總爺又叫跟來的人把皮統子送還了捕快又當面約捕快吃飯過天在那裏叙叙說我們那裡不拉個朋友捕快道我的總爺只求你老人家照顧俺不要出難題目給俺做本官面前少捱兩頓板子就有在裏頭了甚麼請酒請飯倒不消多費的魯總爺一聽這話明明是奚落地的臉上不覺一紅彼此無話而別自此以後魯總爺總躲着不敢見文七爺的面倒是文七爺寬洪大量等到沒有人的時候把他叫了來反把好話安慰他當下魯總爺雖不免感激涕零但是轉背之後心上總覺得同他有點心病似的此乃晚近人情之薄不足爲奇按下不表且說浙江巡撫劉中丞自從委派胡統領帶了隨員統率水陸各軍前往嚴州勦辦土匪

一心生怕土匪造反事情越弄越大叫他不安於位終日愁眉不展自怨自艾心想怎麼我的運氣不好到了任就出亂子不時電信來報今日派的兵到了那裏計算日子某日可到嚴州胡統領未到嚴州的頭一天又有急電打來訪得匪勢猖狂不易措手他老聽了格外愁悶隨後忽聽得說大兵一到嚴州把土匪都嚇跑了他老還不相信後來接到胡統領具報出師搜勦土匪日期電報方把一塊石頭放下過了一天又得一律肅清的捷電中丞非常之喜藩臬以下齊來稟賀中丞隨發一電獎勵胡統領允他破格奏保獃了兩天齊巧胡統領把勦辦土匪詳細情形稟了上來附有稟請隨摺奏保異常出力人員摺子一扣中丞看過無話就把文案老總戴大理傳了來叫他速擬摺稿告訴他說無非是敘述土匪如何猖獗經臣遴派胡某人前往勦捕刻幸仰仗天威一律肅清所有在事員弁實屬異常奮勇得以迅奏膚功相應請旨將該員等照單獎勵各等語隨手就把胡統領開來的單子也交給戴大理叫他照寫戴大理接在手裏一看單子上頭一個就是周老爺的名字心上便覺得一個刺一時想不出主意也不便說甚麼只得退了下來回到文案處一面提筆在手一面想擺佈周老爺的法子心想不料這件事倒便易他了然而我的心上總不甘願但是現在這人是胡統領保的要顧統領的面子就不好批駁他若要批駁他就於統領的面子不好看想來想去甚是爲難等到奏摺做好一半烟癮上來躺下過癮拿過稿子覆看一遍起先無非把土匪作亂敘得天花亂墜好像當年長毛造反蹂躪十三省也不過如此摺中又敘經臣遴委得候補道胡統領統帶水陸各軍面授機宜督師往勦幸而土卒用命得以一掃而平隱隱間把自己調度有方四個字的考語隱含在內看到此間忽想起這件事情應得側重中丞身上着筆方爲得體中丞不能自己保自己只要把話說明叫上頭看得出至少一定有個交部從優議叙如此一做胡統領便是中丞手下之人隨摺只保他一個其餘

的統歸大案方爲合體大案總得善後辦好方可出奏多寬幾天日期我就可以擺佈姓周的了主意打定便隨了做好的一半摺稿離開文案處逕至簽押房曉得中丞還在簽押房裏看公事他是多年老文案便衣見慣的便乃掀簾進去劉中丞叫他在公事案桌對面一張杌子上坐下問他甚麼事情他便回道卑職想這嚴州蕭清一案實實在在是大人一人之功胡道若不是大人調度也不能辦的如此順手現在大人的意思把功勞都推在胡道身上雖是大人栽培屬員的盛意然而依卑職愚見大人調度之功亦不可以埋沒劉中丞道你話固然不錯然而我總不能自己保自己戴大理聽到此間便把摺底雙手奉上說請大人過目卑職擬的可對從前古人有個功狗功人的比方出兵打仗的人就比方他是隻狗這發號令的却是個人這件事情胡道的功勞實在在大人之下胡道帶去的隨員更差了一層倘若一齊保了上去論不定就要駁下來倒不如我們斟酌妥當再出奏的好

一來大人的功勛不致湮沒二來上頭見我們一無冒濫不但胡道保舉不遭批駁感激大人的栽培就叫上頭看着也顯得大人辦事頂眞將來大案上去就是多保兩個那班愛說話的都老爺也不能派我們的不是此時劉中丞一心只在奏摺上頭他說的故典究竟未曾聽見後來聽到他後半截的話甚是入耳連連點頭但說跟胡道同去的人不給他們兩個好處恐怕人家寒心戴大理道此番保的太多奏了進去倘若駁了下來以後事情弄僵倒不好辦如今拿他們一齊歸入大案各人有本事各人有手面只要到部裏招呼一聲是沒有不核准的雖然面子差些究竟事有把握倒是大人成全他們的盛意他們反得實惠有像大人這樣的上司還要寒心也不成個人了劉中丞聽了甚是喜歡還說你話不錯你就照這樣子把稿擬好胡道那裏你去寫個信給他把我的這個意思說明不是我一定要撤他們的保案爲的是要成全他們所以暫時從緩將來大案裏一定保舉他們的戴大理

見計已行非常之喜連答應了幾聲是退了下來等到把底子擬好趕忙寫了一封信給胡統領隱隱的說他上來的稟帖不該應只跨獎自己手下人好把中丞調度之功反行抹煞中丞見了甚是不樂意思想把這事擱起不肯出奏後經卑職從旁再三出力方纔隨摺保了憲臺一位前餘隨員暫時從緩胡統領接到此信甚是擔驚及至看到後一半纔曉得此事全虧得老同年戴大理一人之力立刻具稟叩謝中丞又寫一封信給戴大理說了些感激他的話因爲上次稟帖是周老爺擬的底子就疑心周老爺有心賣弄自己的好處並不歸功於上險些把我的保案弄僵看來此人也不是個可靠的從此以後就同周老爺冷淡下來不如先前的信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現形記

K3018
(9)

双紅堂
小説
133(9)

科3018

三萬金借公敲詐　五十兩買摺彈參

却說胡統領同周老爺雖然比前冷淡了許多然而有此二事情終究不能不請教他所以心上雖不舒服面子上還下得去周老爺雖也覺得也不好說甚麼一到接到省憲批禀叫胡統領酌留兵丁以防餘孽其餘概行撤回各赴防次並飭胡統領趕把善後事宜一一辦妥率同回省胡統領一得此信別的都不在意只有開造報銷是第一件大事出兵一次共需軍裝若干鎗砲子藥若干兵勇們口糧若干土匪抗官拒捕共失去軍裝若干用去鎗砲子藥若干兵勇受傷津貼若干無辜鄉村被累撫卹若干打了勝仗犒賞若干辦理善後預備若干先札了一篇底帳想了半天沒有一個人可以辦得此事只得仍把周老爺請來同他商量周老爺

道容易有些事情叫首縣莊令去辦其餘的由我們自己斟酌一個數目等卑職商同糧台黃丞傳知各營官一聲叫他們具個領紙上來要開多少就多少還有什麼不成功的胡統領道不瞞老兄說兄弟這個差使躭了許多怕雖然得了個隨摺其實也有名無實總得老哥費心替兄弟留個後手幫兄弟出把力將來兄弟另圖厚報周老爺道大人委辦的事卑職應得効勞況是大人分內應得的好處嘴裏如此說心上早已打了主意等到退了下來一切費用任意亂開約摸總在六七十萬之譜先送上胡統領過目胡統領道太開多了怕上頭要駁周老爺道卑職的事別人好瞞不過大人卑職自從過班到如今還沒有引見已經背了一方多銀子虧空現在蒙大人的栽培趁着這個機會一來想把前頭的空子彌補彌補二來弄個引見盤纏就是引見之後一到省也不會就得甚麼差使總得空上二三年免得再去拖空子這個都是大人的事卑職感恩知

記自當知無不言這樁事情下來雖瞞得一時耳目終究一定有人曉得既然曉得保不住就要說話多開少開總是一樣將來回省之後幕府裏面同寅當中應該應酬的地方少不得還要點綴點綴所以卑職也要商通了首縣莊令糧台黃丞方可辦得胡統領一聽他口氣雖然推在別人身上知道他已經存了分肥念頭心上老大不願忙道老兄要引見兄弟另外借給老兄現在的事只要切實替兄弟幫忙兄弟沒有不知道的將來一定另圖厚報就是莊黃兩人兄弟亦自有幫他們忙的地方總之報銷上去的數目還要斟酌周老爺明曉得胡統領心上不願意他分肥忽然想到從省裏臨來的時候戴大理囑咐他的一番話說胡統領的爲人吃硬不吃軟我今去同他商量他竟其不答應現在忙了這多天連個隨摺都沒弄到看他樣子還像怪我不替他出力似的出了好心沒有好報看來爲人也有限若不趁此賺兩個將來還望有別的好處嗎至於他說將來怎樣幫忙也不過嘴上好看現

在的人都是過橋拆橋的到了那時候你去朝他張口他理都不理你呢爲今之計只有用强横手段要作弊大家作弊看他拿我怎麼樣主意打定正待發作忽又轉念一想道且慢我今同他硬做倘或彼此把話說僵以後事情倒不好辦現在這裏的人又沒一個可以打得圓場的我看此事須得如此如此方能如願一面打算一面答應了幾聲是說大人盼咐的話實在叫卑職刻骨銘心卑職蒙大人始終成全還有什麼不替大人出力的胡統領道如此甚好將來兄弟自有厚報周老爺見話說完退了下來回到自己船上此時主意早經打定便叫跟班的拿了帖子跟着進城去拜縣丞單太爺原來這裏的縣丞姓單名逢玉大家都尊他爲單太爺自從到任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平時同紳士們還說得來只因他爲人騙功最好無論見了什麼人一張嘴竟像蜜炙過的比糖還甜說得人家心上發癢不能不同他要好嚴州雖然是座府城並沒有什麼大紳士頂大的一個進士底子的主事因爲發達的晚上了年紀所以不到京裏去做官只在家裏管管閑事同地方官往來往來包攬兩件詞訟生發生發借此過過日子雖然也沒有甚麼大進項比起沒有發達的時候在人家坐冷板凳做猢猻大王已經天懸地隔了這位主事老爺魏姓名翹表字竹岡就住在本城南門裏頭只因本年十月十二是他親家生日他親家是屯溪有名的茶商姓汪名本仁他所以特地預先一個月奔了前去一來拜親家的壽二來順便看看女兒三來再打兩百塊錢的秋風回來好做過冬盤纏後來嚴州信息不好家裡寫信給他催他回去汪本仁說親家現在正是亂信頭上你年紀大了犯不着碰在刀頭上我這裏專人去打聽如果勢頭來得凶連你寶眷一塊接了來就在我這裏權且頓身倘若沒有什麼事情呢你再回去不遲魏竹岡聽了親家的話只得權時忍耐等到胡統領大兵一到土匪平靜他兒子又趕了信去連着前頭他親家汪本仁派往嚴州的人也就回來了魏竹岡曉得家鄉無事把心放下

其時親家的生日早經做過他又住了幾時辭別起身親家知道他是靠抽豐過日子的於盤纏之外加送了他二百塊錢的年敬女兒又在自己私房當中貼了他二百塊錢總共得了四百塊錢回家度歲倒也心滿意足冬天水乾船行極漫一路上灘下灘足足走了十幾天方到嚴州其時胡統領不能公事同周老爺商量開造報銷的數目周老爺因爲胡統領不能遂他的心願曉得這裏縣丞單太爺神廣通大他二人從前在那裡又同過事交情自與別人不同所以特地進城拜望他同他商酌一個借刀殺人的辦法單太爺聽了會意便說這事情你老堂台出不得面一來關係名聲二來同統領鬧翻之後也沒人打得圓場依晚生愚見不如找個人出來教給他去做等他做好之後稍些分點好處與他等他做惡人我們做好人應得幫腔的地方我們就在裏頭幫兩句豈不更有把握周老爺道兄弟此來正是這個意思但是此人甚不好找單太爺便把魏竹岡保了上去說道此人如何能幹無論甚麼事情都做得出他一年到晚生忙的地方狠不少晚生一年到晚他忙的地方也不少托了他保管成功但是此人兩頭月前就到屯溪去拜他親家的壽日下不知道已經回來沒有說罷便叫跟班拿我的片子到南門裏魏府上打聽魏大老爺屯溪回來沒有立等回信跟班的去不多時回來稟報魏大老爺是剛剛昨天夜裏轉的因爲路上受了一點風寒在家裏養病所以還沒有過來叫小的回來先替老爺請安說有甚麼事情就請過去談談單大老爺點點頭跟班的退了下去周老爺便催他立刻去看魏竹岡好友今晚給我一個回信單太爺滿口答應等送過周老爺他也不坐轎便衣出得衙門只帶一個小跟班的拿了一根長旱烟袋一直走到單家門口通報進去魏竹岡請他書房相見進得門來作揖問好那副親熱情形畫亦畫不出一時分賓歸坐端上茶來兩個人先寒暄了幾句隨後講到土匪鬧事魏竹岡一向是以趨奉官場爲宗旨的先開口說道這位統

領同兄弟鄉榜先後只隔一科他中舉人的座師就是兄弟會試的房師他的硃卷我看見過筆路同我一樣只可惜單薄些所以不會中進士我二人叙起來還是個同門難得他到我們這裏辦了這們一件事等我的病好些我得去拜他一盪一來叙叙同門之誼二來我門地方上的紳士應得前去謝謝他將來等他回省的時候我還要齊個公分做幾把萬民傘送他同他拉攏拉攏將來等他回省之後省裏有什麼事情也好借他通通聲氣老哥是自己人我的事是不瞞你的你說我這個主意可好不好單太爺道好是好的但是現在的人總是過橋拆橋轉過臉就不認得人的等到你有事去請教他他又跳到架了上去了依我之見現在倒不如趁此機會想個法子弄他點好處我們現到手爲妙等到好處到手我們再送他萬民傘那是大家光光臉的事情有也罷沒有也罷好在是衆人的錢又不要你自己掏腰倒也無甚出入魏竹岡聽了詫異道怎麼這件事情還有什麼好處在內兄弟敲竹杠也算會敲的了難道這裏頭還有竹槓不成單太爺道不是我說你幾乎錯過我曉得你打屯溪回來一路受了些辛苦所以特地備下這分厚禮替你接風魏竹岡聽了心癢難抓忙問到底是個甚麼緣故單太爺道你出門兩個月剛剛回來也不曾出過大門無怪乎你不曉得等我來告訴你說着便把此事始末說了一遍又道當初並沒有甚麼土匪不過城廂裏出了兩起盜案地方文武張大其詞稟報到省上頭爲所矇蔽派了胡統領下來其時地方上早經平安無事偏偏又碰着這位統領好大喜功定要打草驚蛇下鄉搜捕土匪沒有辦到一個百姓倒大受其累統領自以爲得計竟把勷辦土匪地方肅清稟報上去希圖得保現在又叫他手下的人開辦報銷聽說竟其浮開到一百多萬害了百姓不算數還要昧着天良賺皇上家的錢這樣的人虧你認作同門還要去拜謝他呢魏竹岡道據你說來眞正豈有此理他下鄉搔擾百姓百姓吃了他的苦爲什麼不來告呢單太爺道這是我

們這位堂翁辦的好事百姓起初原來告的不知道怎麼一來一個個都乖乖的回去後來一點動靜都沒有了魏竹岡道這事情我不相信我倒要去問問他一個地方官有多大只知諂媚上官罔恤民隱這還了得嗎說罷立刻親自下座到書案桌上取出信箋筆硯先寫一封信給本縣莊大老爺單太爺勸他不要寫他一定要寫信上隱隱間責他辦事瞞頇幫着上司不替百姓伸冤兄弟剛從屯溪回來就有許多鄉親前來哭訴一齊想要進省上控是兄弟暫將他門壓住倒底這件事老公祖是怎麼辦的即望詳示云云寫完立刻差人送去並說立等回信一面仍同單太爺商量敲竹槓的法子不多一刻莊大老爺回信已到魏竹岡拆開看時不料上面寫的甚是義正詞嚴還說甚麼百姓果有冤枉何以倣縣屢次出示招告他們並不來告雖然來了幾起人都是受土匪搔擾的並沒有受過官兵搔擾現有他們甘結爲憑況且被害之人倣縣早經一一撫恤領去的銀子都有領狀可以查考倣縣

忝爲民上時時以民事爲念這不替百姓伸冤的話是那裏來的還求詳細指教各等語魏竹岡看完之後把舌頭一伸道好利害如今倒變了他的一篇大理信了單太爺道我們這位堂翁是不好纏的勸你不必同他囉嗦還是想想你們貴同門胡統領的法子罷魏竹岡聽了躊躇道不瞞老哥說下頭的竹槓小弟倒是敲慣的我們這些倣鄉親見了小弟都有點害怕還有鄉下人也是一敲就來人家罵小弟漁肉鄉愚這句話仔細想來在小弟却是當仁不讓倒是這上頭的竹槓兄弟却從來沒有敲過應得用個甚麼法子單太爺道只要有本事會敲一敲下去十萬八萬也論不定三萬二萬也論不定再小一萬八千也論不定看甚麼事情去做要敲敲大的至於今天說官司明天包漕米什麼零零碎碎三塊五塊十塊八塊弄得不吃羊肉空惹一身騷那是要壞名氣的這種竹杠我勸你還是不敲的好要弄弄一筆大的就是人家說我們敲竹杠不錯是我的本事敲來的爾其將奈我何就是人家因

此被人家說壞名氣也還值得魏竹岡聽了心上歡喜張開鬍子嘴笑的合不攏來笑了一會說道我也不想十萬八萬三萬兩萬只弄他一萬八千拿來放放利錢穀了我的養老盤纏我也心滿意足了如今倒是怎麼樣敲法的好還是寫信還是當面單太爺想了半天當面怕弄僵還是寫信的好你寫信只管打官話是不怕他出首的有甚麼事情裏頭我有一個至好朋友替我做內線見事論事隨機應變依我看來斷沒有不來的說到這裏伺候他的小廝上來請吃飯魏竹岡不答應看他意思想要把信寫好再吃飯只見他走到書桌跟前坐下開了墨盒子順手取過信箋一張一隻手摸着箋紙一隻手拿一枝筆將筆頭含在嘴裏閉着眼睛出神却不料單太爺自從下午到此已經坐了大半天腹中老大有點飢餓又不便一人先吃只得催他吃過晚飯再寫魏竹岡至此方悟客人未曾吃飯連忙吩咐小廝進去說今天有客在此菜不夠吃快去添樣菜來小廝進去多時方見捧了一小碟炒鷄蛋出來按排停當二人一同入坐單太爺舉眼看時只見桌上的菜一共三碟一碗一碟炒鹽豆一碟豆腐乳一碟就是剛纔添出來的鷄蛋一碗雪裏紅蝦米醬油湯等到將飯擺上乃是開水泡的乾飯魏竹岡舉箸相讓謙稱沒有菜單太爺道好說彼此知己只要家常便飯本來無須客氣一面吃着魏竹岡又拿快子夾了一小塊豆腐乳送到單太爺碗上說道此乃賤內親手做的老哥嘗嘗滋味如何單太爺連稱狠好說話間魏竹岡已吃了三碗泡飯單太爺一碗未完只聽他說了聲慢請立起身來走過去拔起筆來寫信幸而他是兩榜出身又兼歷年在家包攬詞訟就是刀筆也還來得所以寫封把信並不煩難等到單太爺吃完了飯過來看時已經寫成三四張了他一頭寫單太爺一頭看等到看完他亦寫完只見上頭先寫些仰慕的話接着又寫了些自己謙虛的話末後纔說到本城並無土匪作亂先前不過幾個强盜打刼了兩家當典錢莊城廂重地迭出搶案地方官例有處

分乃地方官爲規避處分起見索性張大其詞託言土匪造反非地方官所能抵禦以冀寬免處分上憲不察特派重兵前來勦捕議者皆謂閣下到此亟應察訪虛實鎮撫閭閻乃計不出此而亦偏聽地方文武蒙蔽之言以搜捕遺孽爲名縱所部兵四出刼掠焚戮淫暴無所不爲合境蒙冤神人共憤現在梓里士民爭欲聯名赴省上控幸鄙人與執事誼屬同門交非泛泛稔知此等舉動皆不肖將弁所爲閣下決不出此惟探聞上控呈詞業經擬定共計八欵子目未詳叨在知交曷敢不以實告應如何預爲抵制之處尚祈大才斟酌並望示復爲盼各等語單太爺看了連連拍手稱妙魏竹岡道我只同他拉交情招呼他看他如何回答我單太爺道聽裏頭朋友說他還有朦開保案浮開報銷幾條大劣迹爲什麼不一同叙進魏竹岡拿手指着共計八欵四個字說道一齊包括在內給他個糊裏糊塗的好等他來問我再一樣一樣的告訴他我的信只算要好通個信我犯不着派他不是所以信上有些話一齊托了別人的口氣不說是我說的只要他覺着就是了單太爺聽了甚爲佩服連說倒底竹翁先生是做八股做通的人一通而無不通小弟是沒有讀過書主意雖有提起筆來就要現原形的魏竹岡道這也怪不得你你若八股做通你早已上去也不在這裏做縣丞了正說着將信封好開了信面怕自己的跟人不在行交給單太爺的小跟班即刻去送叫他到船上說是魏家來的守候回信千萬不可說明是單太爺的答應着去了約摸有兩個鐘頭方纔拿了一張回片回來說有信明天送過來魏竹岡道我這個信不是甚麼容易覆的定要斟酌斟酌有位朋友在裏頭就托他探個信告訴我們一聲或者再寫一封信去或者商量別的辦法單太爺答應着又說了些別的閑話方纔回去按下不表且說周老爺自從辭別單太爺出城之後一直回到船上畢竟心懷鬼胎見了胡統領比前反覺殷勤胡統領本

是個隨隨便便的人倒也並不在意等到晚上吃過夜飯正是幾個隨員在大船上趨奉統領的時候忽見船頭上傳進一封信來說是本城紳衿魏大老爺那裏寫來的胡統領聽了詫異連忙接在手中一看只見上面寫明內要信送呈胡大人勛啓下面祇寫着魏緘兩個字還有守候福音四個小字一頭拆信一頭心上轉念我並不認得此人這是那裡來的信封拆破掏出來一看先是一張名片刻着魏翹兩個大字後面注着拜謁留名不作別用八個紅字另用墨筆添寫號竹岡某科舉人某科進士兵部主事會試出某某先生之門胡統領看了明白是要我曉得他與我同門的意思看來總是拉攏交情爲借貸說項地步因此并不在意從從容容將信取閱及至看到一半說着並無土匪的事心中始覺慌張兼之一路看來無非責備他的話頭因此心上狠不舒服及至臨了敘到他兩個本是同門因此特地前來關照以及鵠候回信等語他翻來覆去看了兩遍一聲不響衆隨員瞧着也摸不着頭腦周老爺雖已猜着九分九也只好裝作不知一傍動問是那裡來信爲的甚麼事情胡統領不說甚麼但把信交在周老爺手中說了聲你去看自己躺下吃烟周老爺接信在手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心內早已了然口中不便說出只說奇怪得狠看他來信倒着實同大人要好所以特地前來關照胡統領道他雖然與我同門我又何曾認得他你說他同我要好所以特來關照據我看來只怕不是好意思呢周老爺道這也不見得倘若他不同大人同門或者難保既然同大人有此一層交情借此拉攏或者有之倒是他信面上寫明白守候回信現在怎樣回他胡統領道給他個回片先叫來人轉去等明天訪明實在有回信再給他送去家人們答應一聲取出名片交給來人叫他回去銷差這裡胡統領抽了幾口烟一聲不響等到過足了癮坐起來對周老爺說道我看這件事情不妙好在眼前都是自己人這件事情倘若鬧了出來終究有點不便怎麼想個法子預先布置布置的好事不宜遲

辦事越慢花錢越多就是我從前謀這個差使的時候軍機王大人跟前經手的朋友是他的內姪這條路原是再好沒有他祇叫我送三千銀子的贄見包我得這個差使嫌多沒有理他後來托了別人一花花了五千經手的還要謝儀一共花了六千足足的躭擱了半年事情纔成功兄弟是過來人這點機關我還懂得諸位替我想想看可是不是文七爺接口道大人這事怕什麼大人是上頭派了來的無論事情辦的錯不錯一來上頭總得護着大人斷不肯自己認錯二來縣裏有他們鄉下人的甘結領狀都是眞憑實據他們有多大胆子敢上控直捷可以不理他胡統領尚未開言周老爺道怕呢原是沒有甚麼怕他但是等到事情鬧出來大家沒有味這種人直捷是地方上的無賴勝之不足爲榮敗之反足爲辱還是大人的明鑒預先布置的好文七爺道只要我們理直氣壯怕他怎的胡統領道文大哥周某人話不錯兄弟的脾氣當可息事花兩錢算什麼只要小的去大的來就有在裏頭了但是總得有個人先去探探口氣我們纔好商量周老爺道是先去探探口氣果然是美意我們也樂得同他拉攏拉攏大人就給他一角公事或者請他清查本地被土匪擾害的災戶借此爲名等他開支幾兩銀子的薪水這是好的一面說法倘若存了別的主意大人跟前卑職要直談的那是他一定存了敲竹槓的意思但是現在先寫信看來事情一定還可挽回大人也不必煩心這裏的捕廳姓單同卑職是十幾年的相好聽說他同本地這些人還聯絡得來卑職就去找他當中疏通疏通將來事成之後大案裏頭求大人賞他一個保舉就是了胡統領道這是惠而不費的我又何樂而不爲呢但是你老哥見了單縣丞只說你托他不必題出我來各式事情我們心照就是了周老爺答應着說明天一早就進城去辦事情要辦的快總要明天一天裏頭了結纔好胡統領道是啊如此我也不留你們多坐了你們各自回船歇息明天好辦正經於是各隨員一齊辭別退去到了次日周老爺果

然起了一個早坐轎進城會見單太爺講起昨夜統領的情形知道事有把握單太爺幫着敲了竹杠統領還要保舉他眞是名利兼收非常之喜連說晚生倘能因此過班已是老堂翁的提拔至於銀錢裏頭用着晚生出力的地方晚生無不竭力無論多少好處一齊都是你堂翁的至於魏老朋友那裏有兄弟去抗少則一頭二千多則三五六千隨你堂翁的便他坐在家裏那裏來得這些銀子多了豈不是白便易他呢周老爺聽了自然也自歡喜又商量了一回仍舊出城稟見統領說起這魏竹岡的爲人據單縣丞說竟其不是個好東西而且同京裏張昌言張御史是姑表兄弟所以在地方上狠不安分地方官看他表弟面上有些事情都讓他不同他計較單縣丞雖然同他要好曉得他利心太重有些話也只好說起來看總之想敲一個大竹槓是實情胡統領聽了躊躇道少呢我們那裏不花兩錢如果要的多也只好聽他的便了周老爺道據單縣丞說只怕開出口來不會少呢胡統領聽了

詫異道怎麼單縣丞曉得他要敲我的竹杠周老爺連忙分辯道他如何會曉得也不過外頭聽來的傳言他聽見大人肯賞他保舉他感激的了不得立刻就到姓魏的那裏探聽去了周老爺正同統領說話的時候忽然船頭上有人來回說有客到隔壁船上拜周老爺周老爺道只怕是單縣丞探了口氣來了統領道論不定就是他你快過去看看罷周老爺辭別出來回到自己船上果然是單太爺當時因人多不便說話便把他拉到耳艙裏兩個人鬼鬼祟祟的半天周老爺送客出來一直仍回到統領船上一進門見了統領便嚷道眞正想不到的事情簡捷要把卑職氣死怎麼不做一個好人一定要敲竹杠胡統領忙問怎的周老爺只顧說他自己的話說道他上天討價不能不由我落地還錢且看單太爺去說他能聽不能聽再作道理胡統領忙問倒底他要多少數目周老爺道大人估量他要多少胡統領道多則五千少則三千周老爺道三千再加一百倍胡統領楞了一楞舌頭一伸道怎

麼一百倍周老爺道他開口就是三十萬豈不是一百倍胡統領道他的心比誰還狠我們辛苦了一遍所爲何事他竟要一網打盡我們還要吃甚麼呢你怎麼回頭他的周老爺道回頭了他恐防生變卑職總想着大人甯可息事的一句話祇同他講價錢不同他翻臉胡統領道你到底同他講多少周老爺道他開的盤子太大了過少不好出口卑職還了他三萬胡統領聽了默默無語停了好半天又問道你還他三萬他答應不答應呢周老爺道他要三十萬是單縣丞傳來的卑職祇還個數目給他不曉得他答應不答應胡統領聽了搖搖頭說道都要像這樣敲起來一個三萬十個就是三十萬我的錢有完的時候這個我吃不了你替我回頭他有什麼本事只管施來我不怕如若要錢我沒有周老爺聽了陡的吃了一驚心上思量道怎麼這件事他倒變起卦來而且也不像他平日爲人但是碰了下來也不好說別的只搭訕着說道卑職這事是仰體大人意思做的所以敢還他一個價橫豎這點數目總還開銷得出胡統領一聽話中有因明明說他的錢是賺來的揭着他的痛瘡心上越發生氣其時天氣已交小寒胡統領穿着一件棗兒紅的大毛袍子沒有紮腰也沒有穿馬褂頭上戴着皮困秋腳下登着薄底京靴因爲烘眼戴了一付大又圓的墨晶眼鏡一手捧着水烟袋一手綰着老鼠鬍子坐在牀邊上搖來搖去牀上點着烟燈只見他的面孔比鐵還青坐了老半天一聲不響周老爺也只好相對無言又歇了一會說道我替他們辦了這麼大的一件事一把萬民傘都沒有還來敲我的竹槓周老爺道等卑職出去通個風給他們一定有得來的胡統領道算了罷我省得三萬銀子至少幾千把萬民傘好做這個虛體面我如今不在乎了周老爺一連碰了幾個釘子滿肚皮不願意爛在肚裏不敢響聽他的口音三萬頭還賴着不肯出一時不敢多說只得隨便敷衍了幾句搭訕着出去回到自己船上踱來踱去一時想不出主意想了半天

忽然想到建德縣莊某人統領同他還說得來只好請他來打個圓場或者有個挽回到底撈他兩個主意打定便去拜見莊大老爺言明來意只說外頭風聲甚是不好雖然鄉下人都有眞憑實據在我們手裏倒底鬧出來總不好看魏竹岡是著名的無賴送他兩個堵他的嘴我們省聽多少閑話莊大老爺聽了心想上司鄉下人的事情雖然我替統領揭竭力的做了下來然而對得住上司畢竟對不住百姓早晚終有一個反覆倒不如等他們出兩個錢我也免得後患想罷便連聲稱是又道統領脾氣兄弟是曉得的等兄弟去勸他應該總答應周老爺感激不盡辭別出門不多時候莊大老爺也就來了見了統領閑談了幾句慢慢講到此事胡統領咬定一口不答應還說了許多閑話總怪周老爺幫着外頭人又說兄弟這邊差使是苦差使瞞不過諸公的周某人總想多開銷兄弟兩個他纔高興不曉得他存着一個甚麼心像你老哥纔算得眞能辦事情的人莊大老爺隨便替周老爺分辨了兩句把嘴湊在統領耳朵上咕咕嘟嘟了半天先見統領纔一回眉搖一回頭後來漸漸有了笑容一連把頭點了幾點方纔高聲說道這件事兄弟總看你老哥的面子如果是別人兄弟一定不能答應莊大老爺又重新謝過辭別回去不題單說胡統領此番雖然聽了莊大老爺的話答應送魏竹岡三萬銀子托爲布置一切他的初意因爲不放心周老爺一定要莊大老爺經手莊大老爺明曉得這裏頭周某人有好處而且當面又托過犯不着做甚麼惡人所以求了統領仍交周某人經手統領面子上雖然答應等周老爺上來請示要划這筆銀子他老人家總是推三阻四一連耽閣了好幾天亦沒有吩咐下來周老爺心上着急又不好十分催他而且胡統領有意爲難過了兩天竟其推病不見客連周老爺來見也是不見等到病好周老爺再上去請示倒說兄弟那裏來的錢還是老兄外頭面子大交情多無論那裏先替兄弟拉三萬銀子隨後等兄弟有了缺本利一個不少他的就是了周老

你老哥說起張昌言張御史同魏竹岡是表兄弟可有這個話單太爺道他倆不錯是表兄弟但是他如今通信不通信須得問問魏竹岡方曉得周老爺道我想托你去找找他通個信到京裏幹他一下子你看怎樣單太爺道只要他肯寫信那是沒有不成功的但是一件事情越鬧越大將來怎麼收功於他固然有損於我們亦何嘗有益呢周老爺道我不爲別的我定要出這一口氣就是張都老爺那裏稍須要點綴點綴這個錢我也肯拿單太爺一聽他肯拿錢便也心中一動辭別起身去找魏竹岡兩人見面之下魏竹岡曉得事情不成功這一氣也非同小可大罵胡統領不止立刻要親自進省去上控不怕弄他不倒單太爺道現在縣裏有了憑據所以他們有恃無恐他是省裡委下來的撫台一定幫好了他官司打不贏徒然討場沒趣魏竹岡道省控不准就京控單太爺道你有閑工夫同他去打這筆打官司的錢那裏來呢魏竹岡一聽這話有理半天不語單太爺道你令親在京裏不好託

也好回覆前途一連幾日既未見堂翁進城事情如何又未蒙台諭所以晚生只得自己過來一來請請安二來請個示到底這事如何辦法周老爺聽了縐了一縐眉頭說道兄弟亦正因此事爲難正想進城同老哥商量現在老哥來此甚好單太爺道怎麼說周老爺把嘴湊在他耳朵邊將此事始末緣由他如何爲難統領如何變橫現在想賴這筆銀子的話說了一遍單太爺聽了想了一回說道堂翁現在意下如何周老爺道這種人不到黃河心不死現在橫豎我們總不落好索性給他一個一不做二不休你看如何單太爺道任憑他們去上控周老爺道猶不止此單太爺詫異道還要怎樣周老爺楞了半天方說道論理呢我們原不應該下此毒手但是他這人橫豎拿着好人當壞人的出了好心沒有好報我也犯不着替他了事依我的意事單是叫人去上控還是便易他最好弄個人從裏頭參出來給他一個迅雷不及掩耳要賺大家賺要漂大家漂何苦單單便宜他一個我上回恍惚聽見

你老哥說起張昌言張御史同魏竹岡是表兄弟可有這個話單太爺道他倆不錯是表兄弟但是他如今通信不通信須得問問魏竹岡方曉得周老爺道我想托你去找找他通個信到京裏幹他一下子你看怎樣單太爺道只要他肯寫信那是沒有不成功的但是一件事情越鬧越大將來怎麼收功於他固然有損於我們亦何嘗有益呢周老爺道我不爲別的我定要出這一口氣就是張都老爺那裏稍須要點綴點綴這個錢我也肯拿單太爺一聽他肯拿錢便也心中一動辭別起身去找魏竹岡兩人見面之下魏竹岡曉得事情不成功這一氣也非同小可大罵胡統領不止立刻要親自進省去上控不怕弄他不倒單太爺道現在縣裏委下來的撫台一定幫有了憑據所以他們有恃無恐他是省裏委下來的撫台一定幫好了他官司打不贏徒然討場沒趣魏竹岡道省控不准就京控單太爺道你有閑工夫同他去打這筆打官司的錢那裏來呢魏竹岡一聽這話有理半天不語單太爺道你令親在京裏不好託

託他想個法子嗎魏竹岡道再不要提起我們那位舍表弟他自從補了御史時常寫信來託我替他拉賣買我這盪在屯溪替他拉到一注人家送了五百兩我不想賺他的同他好商量在裏頭挪出二百我用誰知他來信一定不肯說年底下空子多好歹叫我匯給他還說明將來你表兄有什麼事情小弟無不竭力幫忙應該要一百的打個對折就夠了老父台你想想看我老表兄的事情他不肯說不要錢祇肯打個對折你說他這要錢的心可多狠單太爺道不管他心狠不心狠千里爲官只爲財這個錢也是他們做都老爺的人應該要的不然他們在京裏難道叫他喝西北風不成魏竹岡道閒話少說現在我就寫信去託但是一件空口說白話恐怕不着力前途要有點說法方好單太爺道看上去不至於落空至於一定要若干我却不敢包塲魏竹岡道到底肯出若干買他這個摺子單太爺道現在已到了年下了送點小意思總算個炭敬罷了魏竹岡道炭敬亦有多少一萬八千也是三

十二十亦是倒底若干說明白了我好去託他你不知道他們這些都老爺賣摺參人同大老官們寫信都與做買賣一樣一兩銀子就還你一兩銀子的貨十兩銀子就還你十兩銀子的貨却最爲公氣一點不肯騙人的所以叫人家相信肯拿銀子送給他用我看這件事情總算兄弟家鄉的事情於兄弟也有關係你也一定有人託你你就同前途說叫他拿五百兩銀子我替他包辦單太爺道五百太多罷魏竹岡道論起這件事來五千也不爲多現在一來是你老哥來託我二來舍表弟那裏我也好措辭總而言之這件事奈出去胡統領一面多少總可以生法還可以樹上開花不過借我門這點當作藥線好處在後頭所以不必叫他多要你如今連個名世之數都不肯出眞正大才小用了單太爺道這錢也不是我出等我同前途商量好了再來復你魏竹岡道要寫信早給兄弟一個回頭單太爺道這個自然說完別去當晚出城找到周老爺說姓魏的答應寫信言明一千銀子包辦周老爺聽了嫌多當下同單太爺再三斟酌只出六百銀子單太爺無奈只得拿了三百銀子去托魏竹岡說前途實在拿不出大小是件生意你就賤賣一次以後補你的情便了魏竹岡起先還不答應禁不住單太爺涎臉相求魏竹岡只得應允等到單太爺去後寫了一封信只封得五十銀子給他表弟託他奏參出去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頌德政太令挖腰包
查參案隨員賣關節

却說胡統領自從到了嚴州本城地方官備了行轅屢次請他上岸去住無奈他迷戀玉仙爲色所困難捨難分所以一直就在船上打了水公館後來接到上憲來文叫他回省他便把經手未完事件趕辦清楚定期動身此番出省勦匪共計浮開報銷三十八萬之譜有些已經開支有的尚待回省補領胡統領心滿意足自己想想總覺有點過意不去便於其中提出二萬一萬派給衆位文武隨員以及老夫子家人等衆一來叫他們感激二來也好堵堵他們的嘴周老爺雖非經領所喜因爲一切事情都是他經手特地分給他三千下餘的一千八百三百五百大小不等趙不了頂沒用也分到一百五十兩銀子比起統領頂得意的門上曹二

頌德政太令挖腰包
查參案隨員賣關節

却說胡統領自從到了嚴州本城地方官備了行轅屢次請他上岸去住無奈他迷戀玉仙爲色所困難捨難分所以一直就在船上打了水公館後來接到上憲來文叫他回省他便把經手未完事件趕辦清楚定期動身此番出省勦匪共計浮開報銷三十八萬之譜有些已經開支有的尚待回省補領胡統領心滿意足自己想想總覺有點過意不去便於其中提出二萬一萬派給衆位文武隨員以及老夫子家人等衆一來叫他們感激二來也好堵堵他們的嘴周老爺雖非經領所喜因爲一切事情都是他經手特地分給他三千下餘的一千八百三百五百大小不等趙不了頂沒用也分到一百五十兩銀子比起統領頂得意的門上曹二

爺雖覺不如在他已經樂的不可收拾了尚有一萬由統領交託周老爺說到本地紳士魏竹岡他要敲兄弟三萬他的心未免太狠我一時那裏來得及現在把這一萬銀子託老兄替兄弟去安排安排免得他們說話大家不干淨倘若不夠只得請老兄替兄弟代挪數千金補上再要多我可沒有了周老爺聽了心下尋思這我的媽你這錢若肯早拿幾天我也不至於托姓魏的寫信到京裏去了現在事已如此再出多些也無益我樂得自己上腰也犯不着再給姓魏的我有了這個錢回省之後另打主意或者仍往山東一跑將來就是他們參了出來弄到放欽差查辦也與我不相干涉主意打定仍舊恭而且敬的回答統領道大人委辦的事卑職沒有不盡心的齊巧這兩天他們那邊也鬆了下來大的一萬就可了事胡統領道可見這些人是賤的你不理他一萬也就好了你若是依着他只怕三萬也不會了事周老爺心裏好笑嘴裏不作聲胡統領道現在錢也出了我的萬民傘呢這點虛面子他們總不好少我的罷周老爺道這個自然胡統領道一萬銀子買幾把布傘我還是不要的好周老爺道叫他們送緞子的城裏一把四鄉四把至少也得五把胡統領道我不是稀罕這個爲的是面子被上司曉得還說我替地方上出了怎麼大一把力連萬民傘還沒有面子上說不下去周老爺答應着見話說完退了下去一頭走一頭想心想這送萬民傘的事情須得同本地紳士商量現在這些人一齊把統領恨如切骨說上去非但不聽而且還要受他們的句子不如且到縣裏同莊某人斟酌斟酌再說主意打定立刻坐了轎子到縣裏拜會莊大老爺說明來意莊大老爺道我雖是地方官這件事也不好勉強他們須得他們願意而且我也不好同他們去談這個你去找找捕廳單某人他與本地紳士還聯絡不如叫他去說說看說成了固然是好倘若不成功他的主意多叫他想個法子弄幾把傘有幾個人送了去統領面子上糊得過不就結了嗎周老爺道單某人是我認得的如此

即刻我去找他說完辭了出來捕廳就在縣衙東面也不用坐轎子踱了過來單太爺接着寒暄之後便問老堂台同統領幾時動身晚生明日還要請老堂台叙叙一定要賞光的周老爺自然謙了幾句便將來意告知單太爺道紳士商人於統領的口碑都有限如今要他們送萬民傘就是貼了錢也萬萬不會成功不如不去說的好老堂台如果怕統領面子上難以交代晚生有句老實話除非統領大人自己挖腰包不可若照現在外面口碑而論就是統領大人自己把牌傘做好交給他們他們也未必就肯送來因爲來了就要磕頭的老堂台如今要辦這個依晚生愚見這筆錢是沒有人肯出的果然自己挖腰包把傘做好由晚生這裏雇幾個人替你捐了去也還容易但是這些戴頂子送的人那裡去找周老爺聽了不語心下尋思道好在我已拿着他一萬銀子拼出一二百塊錢做幾把傘四扇牌應酬他也不打緊想罷便對單太爺道這個錢現在歸兄弟拿出來你不必愁但是請幾位朋友去送總得你老哥想個法子倒底你老哥在這裏做官做久了外面人頭熟說出去的話人家總得還你個面子單太爺道人頭果然熟然而也要看甚麼事情我替老堂台想你們帶來的營頭還有砲船那些統領帮帶哨官什長那一個不是顏色頂子去同他們商量到了那天檢幾個永遠見不着統領面的叫他們穿着衣帽來送就說是本地紳衿橫豎進來磕過頭就出去的誰能辨他是眞假呢周老爺一聽不錯連稱老哥所說極是兄弟一概照辦又把做萬民牌傘的事託單太爺代辦單太爺問做甚麼樣子的周老爺說要緞子的單太爺愣了一愣道緞子的太費罷周老爺道不用緞子至少也得綾子你老哥瞧着看怎麼辦兄弟的事情你老哥還肯叫我多化錢嗎說着又問幾天做好何日去送單太爺屈指一算說今天不算總得兩天做成一准第三天送就是了周老爺回到城外先去找了趙大人磐總爺一帮人商量妥當把人頭派齊然後回到大船上稟知統領統領

自然無話預備第三天早上收過萬民傘德政牌之後飯後開船回省正是光陰迅速轉瞬間已到了第二天了這天合城文武在本府衙門備了滿漢全席公餞統領並請了周老爺趙不了等一班隨員老夫子作陪又傳了一班戲在廳上唱着當下自然是胡統領坐了居中第一位衆官左右相陪胡統領穿的是吉祥狄缺襟袍子反穿金絲猴馬褂檯子面前放着一個大火盆燒着通紅的炭十多個穿袍套的管家左右分班上菜斟酒從午後兩點鐘入座一直吃到上燈還沒有完胡統領嘴裏喝着酒眼裏看着戲正在出神時候不提防一陣風來把戲檯上一幅彩綢吹在蠟燭上登時燒將起來雖然當時就被人瞧見趕緊上前撲救無奈風大得狠早已轟轟烈烈把簷上掛的彩綢一齊燒着大衆這一驚非同小可一時七手八脚異常忙亂有些人取水潑救有些人想拿竹竿子去挑其時戲檯上已經停鑼衆戲子一齊站在檯口上幫着出力幸虧其中有一個唱開口跳的小丑本事高強攀着柱子爬了上去左一拉右一扯總算把彩綢扯下餘火撲滅一場大禍頓歸烏有衆人方纔把心放下回看地上業已滿地是水當差的拿掃帚掃過重新入席開鑼唱戲當火起的時候胡統領面色都嚇白了就叫打轎子說要回去後見無事衆官又過來一再挽留請大人寬用幾杯替大人壓驚誰知這位統領大人是忌諱最多的見了這個樣子心上狠不高興勉强喝過幾杯未及傳飯首先回船衆人亦紛紛相繼告辭胡統領回到船上開口就說今日好端端的人家替我餞行幾乎失火不曉得是甚麼兆頭衆人不敢回答虧得文七爺能言慣道便說火是旺相這是大人升官的預兆一定是好兆頭一句話把他老人家提醒說說笑笑依舊歡天喜地起來到了第三天手下之人一齊起早伺候碼頭上本有彩棚因爲統領定於今日動身回省首縣辦差家人重將彩綢燈籠更換一新大小砲船一律旌旆鮮明迎風招展碼頭左右全是水陸大小將官行裝跨刀左右鵠立將官之下便是全軍隊伍足

足站有三四里路之遙或執刀又或鑿洋鎗每五十人便有一員哨官手拿馬棒往來彈壓德政牌傘言明是日十點鐘由城裏送到船上趙大人魯總爺所派武職八員一早穿了衣帽同到單太爺那裡預備冒充本城紳襟遮掩統領耳目單太爺又嫌人數太少不足壯觀另把自己素有往來的幾個賣買人甚麼米店老板南貨鋪裏掌櫃的還有兩個當書辦的一齊穿了頂帽坐了單太爺預備的小轎單太爺辦事精細恐怕惹人議論叫人悄悄的到傘牌店裏把五把傘四扇牌取來送到城門洞子裏會齊又預先傳了一班鼓手在那裏候着等到諸位副爺老板轎子一到然後將傘撐起隨着鼓手德政牌吹打着一同出城出城不遠兩旁便有兵勇站街有人保護不怕滋事了分派停當已經九下鐘合城文武官員絡繹奔至城外官廳伺候約摸有十點半鐘只聽岸灘上三聲大砲兩旁吹鼓亭吹打起來胡統領趕忙更換衣冠頭戴紅頂貂帽後拖一支藍翎大披肩的花翎身穿褻兒紅洽涮獃缺襟開氣袍上罩一件壽桃貂馬褂下垂對子荷包腳登綠皮挖如意行靴幾個管家一個個都是灰色搭連布袍子天青哈嘰呢馬褂頭戴白頂水晶頂後拖貂尾腳踏快靴其時德政牌傘已到岸上彩棚底下一衆送傘的人齊上手本執帖門上呈上統領過目之後便吩咐伺候岸上又升三聲大砲只見十六名親兵穿着紅羽毛黑絨鑲滾的號褂戰裙手執雪壳鋼叉鋼之上一齊纔着紅綢親兵後頭挨排八個差官由船到岸雖紙一箭之遙只因體制所關所以胡統領仍舊坐了四人綠呢大轎轎前一把行傘轎後一羣跟班到了岸上彩棚底下下轎朝着衆位送傘的人謙遜了幾句其時地上紅毡官墊都已鋪齊衆人紛紛磕頭下去統領一旁還禮不迭起來又謝過衆人又留諸位到船上吃茶衆人再三辭謝統領送過衆人其時各砲船船頭上齊開大砲轟隆隆鬧的鎮天價響兩旁兵勇掌號吹鼓亭吹打細樂統領依舊坐着轎子由差官親兵等簇擁回船不提防轎子剛纔檯上跳板忽見一

羣披麻帶孝的人手拿紙錠一齊奔到河灘朝着大船放聲號陶痛哭起來其時統領手下的親兵縣裏派來的差役見了這個樣子拿馬棒的拿馬棒拿鞭子的拿鞭子一齊上前吆喝誰料這些人絲毫不怕起先是哭後來帶哭帶罵罵的話雖然聽不清楚隱隱間也有一二句可以辨得說甚麼官兵就是強盜害的我們好苦呀一派話頭這些人聽了愈加生氣打罵的更凶那些人只是哭他的伏在地下慢慣化錠慢慢訴說只是不動四面彈壓的人及碼頭上瞧熱鬧的人早已聚了無數哭罵的話胡統領也並非一無所聞幸虧他寬宏大量裝作不知上船之後就命立刻開船離了碼頭再說府縣各官聽說統領就要開船一齊踱出官廳上船叩送走至岸灘見了許多人圍聚一處問起根由衆人不敢隱瞞只得依實直說本府不語首縣莊大老爺便罵當差的問他爲什麼不早驅逐閑人現在圍了多少人在這裏叫統領大人瞧着像個什麼樣子呢辦差的不敢回嘴莊大老爺又吩咐把地保鎖起來地保一聽老爺動氣立刻分開衆人要想把一個身穿重孝哭的最利害的人扭了來稟見本官誰知這個人並不異懼反拿了哭喪棒打地保的頭嘴裏還說我的媽我的哥都死在他們手裏我的房子亦燒掉了我還要命嗎他是什麼大人我見了他我拚着命不要我定要同他拼拼其時莊大老爺站在碼頭上這些話都聽得明白曉得罵的不是自己雖然生氣似乎可以寬些忙傳話下去叫地保不要同他囉嗦把他們趕掉就是了地保得令同着七八個差役兩個拖一個把他們拖走這些人依舊破口罵個不了但是相去已遠統領聽不見莊大老爺也聽不見就作爲如無其事不去題他了且說各官擺排見過了統領各人有各人坐船一齊回本船跟着統領的船走了有十幾里統領再三相辭方纔回去至各武官一齊在江邊排隊鳴鎗跪送更不消說得本道駐紮衢州自從九月生病請了三個多月的假上頭因爲他京裏有照應所以並不動他地方上雖有事竟於他絲毫不相干

涉似的自從胡統領到嚴州一直等到回省始終未見一面胡統領也曉得他的來頭所以也並不追求正是有話便長無話便短胡統領在船上走了幾天頂到回省已經是年下照例上院稟見一則稟陳勦辦情形二則叩謝隨摺保奬照例公事敷衍過去下來之後便是同寅接風僚屬賀喜過年之時另有一番忙碌官樣文章不必細述單說同去的隨員黃文兩位各自回家周老爺原有撫院文案差使撫憲同他要好一直未曾開去他回省之後原舊可以當他的差使無奈他在嚴州因與胡統領屢屢齟齬非但托人到京買摺奏參而且還賺了他一萬銀子將來這事總要發作浙江終究不能立足與其將來弄得不好不得不趁此囊橐充盈見機而作所以自從回省之後一直請假在朋友家中借住等到捱過元宵他又借着探親爲名上院稟見撫憲口稱親老多病倚閭望切屢屢寄信前來叫卑職回去今幸嚴州土匪一律勦平卑職並無經手未完事件意欲請假半載回籍省親假滿之後一定仍來報効劉中丞是同他有交情的聽了此言甚爲關切不得不允但嫌半年日子太長祇給了三個月的假還說隨摺祇保得胡道一人早奉批摺允准旨意上並准回兄弟擇尤保奬不日就要出奏老哥的事情是用不着囑咐的周老爺又請安謝過然後下去稟辭各上司辭別各同寅捲捲行李搭上了小火輪先到上海再圖行止按下慢表再說戴大理聽見胡統領回省先到公館稟見見面之後寒暄幾句胡統領先謝他從中斡旋之事又題到周老爺竟其甚不滿意戴大理便趁勢說了他許多壞話又說這番不給他隨摺也是卑職做的手脚胡統領道非但不給他隨摺而且等到大案上去的時候兄弟還要稟明中丞把他名字撤去纔好戴大理聽了甚喜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周老爺去不多時這裏大案也就出去胡統領雖與周老爺不對屢次在中丞面前說他的壞話戴大理也幫着在內運動無奈中丞念他往日交情與這一番辛苦不肯撤去他的名字依舊保了進去當經奉旨交部

議奏隨手就有部裏書辦寫信出來叫人招呼無非以官職之大小定送錢之多少有錢的核准無錢的批駁往返函商不免耽誤時日所以奉旨已經三月而部覆尚未出來此乃部辦常情不足爲怪看看一年容易早已是五月初旬一日劉中丞正在傳見一班司道忽然電報局送進一封電傳閣抄拆開看時原來是欽派兩位大員隨帶司員馳譯前赴福建查辦事件當下中丞看過便說與衆人知道藩台回稱現在福建並沒有甚麼事情被人參奏何以要派欽差查辦到底臬臺是當小軍機出身成案最熟想了一回說道據司裏看起來只怕查的不是福建向來簡放欽差查辦的是山東上諭上一定說是山西好叫人不防備等到到了山東這欽差可就不走了然而決計等不到欽差來到一定亦預先得信裏頭有熟人沒有不寫信關照的劉中丞道我們浙江不至於有什麼事情叫人說話司道聽了無話送客之後歇了兩三天劉中丞接到京信也是一個要好的小軍機寫給他的上頭寫的

明明白白是中丞被三個御史一連參了三個摺子所以放了欽差查辦劉中丞至此方纔吃了一驚到了次日又奉上諭已將省分指明着派兩欽差來浙查辦但是祇說有人奏沒有題出御史的名字此亦照例文章無庸瑣述至於所參的是那幾款上諭未曾宣明合省官員雖有幾位自己心上明白究竟一時也不得主腦過了幾日京裏的那個小軍機又寫了一封信來纔把被參的大概情形約畧通知雖還不能詳細大畧情形已得六七列位看官須知大凡在外省做督撫的人裏頭軍機大臣上如果有人關切自然是極好的事即使沒有什麼達拉密章京就是所稱爲小軍機的那幫人總得結交一兩位每年餽送些炭敬冰敬凡事預先關照便就有了防備了京城裏面劉中丞雖然不少相好無奈這些人聽見他被參恐怕事情不妙都有點退後不敢同他來往又有人心上狠想通知也又打聽不出被參的根由因此不敢多言本城司道當中有幾個雖得實信但是有碍中丞面子橫豎將

來總會水落石出此時也不便多談有此三層所以欽差已經請訓南下一月有餘所參各節劉中丞不能全然知道却是這個緣故閑話休題言歸正傳且說到了六月底接着電報曉得欽差已經行抵淸江這邊浙江省城便委了文武巡捕前往迎接趕到七月中旬業已頂到杭州探馬來報聽說離城不遠文白巡撫以下武自將軍以下一齊到接官廳預備恭請聖安出城不到一刻遠遠聽得河中小火輪的氣筒嗚嗚的響了兩聲兩岸接差的營兵一陣排鎗放過便見兩隻小火輪拖帶欽差及隨員大小坐船二十餘隻一路衝風破浪而來船泊碼頭三聲大砲隨見兩位欽差身着行裝坐了大轎檯到岸上一同出轎走至香案旁邊東西站定將軍巡撫以下都統臬司以上凡彀得着請聖安的一齊跪定巡撫將軍居首口報某官臣某人率領某人某人恭請聖安然後叩頭下去欽差照例回答過一時禮畢兩位欽差祇同將軍學台寒暄了兩句見了其餘各官只是臉仰着天一言不發便命打轎進城其時內城早經預備把個總督行台做了欽差行轅此番辦差非同小可爲的是查辦本省事件所以首縣格外甚心藩台又怕首縣照顧不到另派了一個同知兩個知縣幫同仁和二縣料理此事欽差到了行轅因爲請訓的時候面奉諭旨叫他破除情面澈底根查所以關防非常嚴密各官來拜一概不見又禁阻隨員人等不准出門也不准會客大門內派了一員巡捕官同一位親信師爺一天到晚坐在那裏稽查有人出入都要掛號這個風聲一出直把合省官員嚇的不得主意到了第二天欽差又傳出話來叫首縣預備十付新刑具練子棍子板子夾棍一樣不得少隨後又叫添辦三十付手拷脚鐐十付木鈎子四個站籠首縣奉命去辦連夜做好次日一早送到行轅各員聞知更覺魂不附體刑具造齊之後一連兩日不見動靜合城官員越發摸不着頭腦凡欽差一舉一動首縣及本省所派的文武巡捕均隨時稟知撫院今因不見動靜自然格外驚疑到了第三天欽差行轅忽然發

出一角公文咨給本省巡撫劉中丞拆出看時上面寫的大略是本大臣欽奉諭旨來此查辦事件凡與案內牽涉各員相應咨請貴撫院按照另開各員分別撤任撤差看管各等語另外一張名單共是兩個實缺道是甯紹台一個金衢嚴一個均先撤任兩個候補道一個是支應局的老總一個便是防身統領胡道台均先撤差五個知府十四個同通州縣建德縣莊大老爺亦在其內得的處分是先行撤任發交首縣看管此外全是撤任撤差發縣看管的共有三個佐雜班子裏撤任撤差的共有八個此外武官當中也不少另有一篇名字是捉拿劣幕二人一個還是現在撫院的幕府三個門丁兩個是跟藩台的一個是運司的又有某處紳士某人某縣書辦某人足足有一二百五十多個一時也記不清爽劉中丞一看別的還好偏偏自己幕友也在其內乃是第一掃臉之事而且司道大員統通有分便知事情不小但是來文當中但叫撤任撤差拿人看管並不指出所犯案情惟因事關欽案既不敢駁又不敢問只好一一遵照去辦這個信息一出眞正嚇昏了全省的官人人手中捏着一把汗欲待打聽又打聽不出這一急尤其非同小可不在話下且說兩位欽差大人自從行文之後行轅關防忽然鬆了許多就有幾位隨來的司官老爺偶爾晚上出門找找朋友拜拜客但是出門總在天黑上火之後日間仍舊頓在家裏欽差的隨員誰不巴結他既出來拜客人家自然趕着親近有的是親戚年誼敘起來總比尋常分外親熱起先祇約會吃飯接風後來送東送西行轅裏面來往的人也就漸漸的多了兩位欽差只裝作不聞不知任他們去幹這隨帶司員當中有一個旗人名喚拉達官居刑部員外郎是正欽差的門生師生之間平時極其水乳杭州候補道裏頭有一個管城門保甲的也是個一榜出身姓過名富同拉達是同榜舉人也中在正欽差門下却說這位正欽差他是個旗員出身現官兵部大堂又兼內務府大臣之職這還盪差使原是上頭有意照應他說某人當差謹愼在裏頭

苦了這多少年如今派了他去也好叫他撈回兩個等到聖旨一下還未請訓他先到老公屋裏打聽上頭派他這個差使是個甚麼意思老公說道這差使上頭原先要派某某人去的我們是自己人有了好事情肯叫別人去嗎所以就在佛爺跟前替你把這差使求了下來正欽差聽了自然異常感激隨手說道這件事情鬧的狠不小看來狠不好辦要請請示上頭是個甚麼意思老公鼻子裏撲嗤一笑道現在還有難辦的事情嗎佛爺早有話通天底下一十八省那裏來的清官但是御史不說我也裝做糊塗罷了就是御史參過派了大臣查過辦掉幾個人還不是這們一件事前者已去後者又來眞正能彀懲一儆百嗎這纔是明鑒萬里呢你如今到浙江事情雖然不好辦我教給你一個好法子叫做祇拉弓不放箭一來不辜負佛爺栽培你的這番恩典二來落個好名聲省得背後人家咒罵三來你自己也落得實惠你如今也有了歲數了少爺又多上頭有恩典給你還不趁此撈回兩個嗎正欽差聽了別的還不在意倒於這個祇拉弓不放箭兩句話着實心領神會等到辭別出京頂到杭州一直恪守這老公的一番議論外面風聲雖然利害甚麼拿人造刑具鬧得一天星斗其實他老人家天天坐在行轅裏面除掉聞鼻烟抽鴉片之外一無所事空閑之時便同幾個跟班的唱唱二黃蓮花落消遣消遣不但提來的人他一個不審一個不問就是調來的案卷他老人家始終沒有瞧過一個字只吩咐交給司員們看同來的副欽差雖是個漢人他的官不過是個副憲頂子還沒有紅各色事情都讓正欽差在頭裏總不肯越過他去至於帶來的司員狠有幾個懂得例案留心公事的無奈見正欽差如此舉動一齊沒了主意其中只有員外郎拉達因是正欽差的門生他二人做了一氣正欽差拿他當做腹心看待他又同他同年過道台做了聯手這位過富過道台本是個一榜上代也狠有交情自從到省以來足足一十七載從前幾任巡撫看他上代的面子也狠委過他幾濫差使無

奈他太無能耐不是辦的不好就是鬧了亂子回來所以近來七八年歷任巡撫都引以爲戒不敢委他事情只叫他看看城門每月支領一百塊洋錢的薪水每逢牌期朔望雖然跟了許多司道上院不過照例掛號永無傳見之期眞正黑的比煤炭還黑不料天無絕人之路偏偏本省出了亂子接二連三被都老爺奏上幾本事情鬧大了以致放欽差查辦剛巧是他中舉的老師頭一天去稟見巡捕官傳出話來說是欽差不見客起初他還不曉得老同年拉達同來過了幾天拉達先拿着年愚弟帖子前來拜望敘起來纔知道是同榜同門因此非常親熱拉達受了欽差的吩咐有心要叫過道台做拉馬他二人竟其沒有一天不碰頭兩三次凡欽差行轅一舉一動本省大憲是沒有不知道的自從他二人要好一班耳報神早已飛奔的報到撫台跟到了這幾天撫台正爲這事茫無頭緒得了這個信便傳兩司來商議還是臬臺老練有主意說道既然過道是欽差的門生少不得將來要照應他的大人不如先送個人情給他一來過道感激大人的栽培各色事情沒有不竭力報効的二來叫欽差瞧着大人諸事都有他臉上他也不好不念大人這點情分三則過道既同欽差隨員相好也可以借他通通氣好在目下支應局營務處防軍統領出了幾個差使都沒有委人大人何不先委他一兩樁這個人情是樂得做的撫院聽了甚以爲然立刻應允等到兩司回去未到天黑札子已經寫好送到過道台的公館裏去了且說過道台自從黑了許多年手中也着實拮据現在老同年到了總得些微酬點而且還想他在老師跟前吹噓吹噓再托本省撫憲另外委他個好點的差使幸喜他秉性忠厚只想老同年替他說兩句好話至於借名招搖的事確絲毫沒有這天正在公館裡打算明天請老同年遊西湖只要一隻船到了西湖隨便到岸上小的一頓化上頭兩塊錢便算請過了他盡了東道之誼窮候補了多年飯館子上都欠不動了只好打這個小算盤這正是他的苦處不料正在打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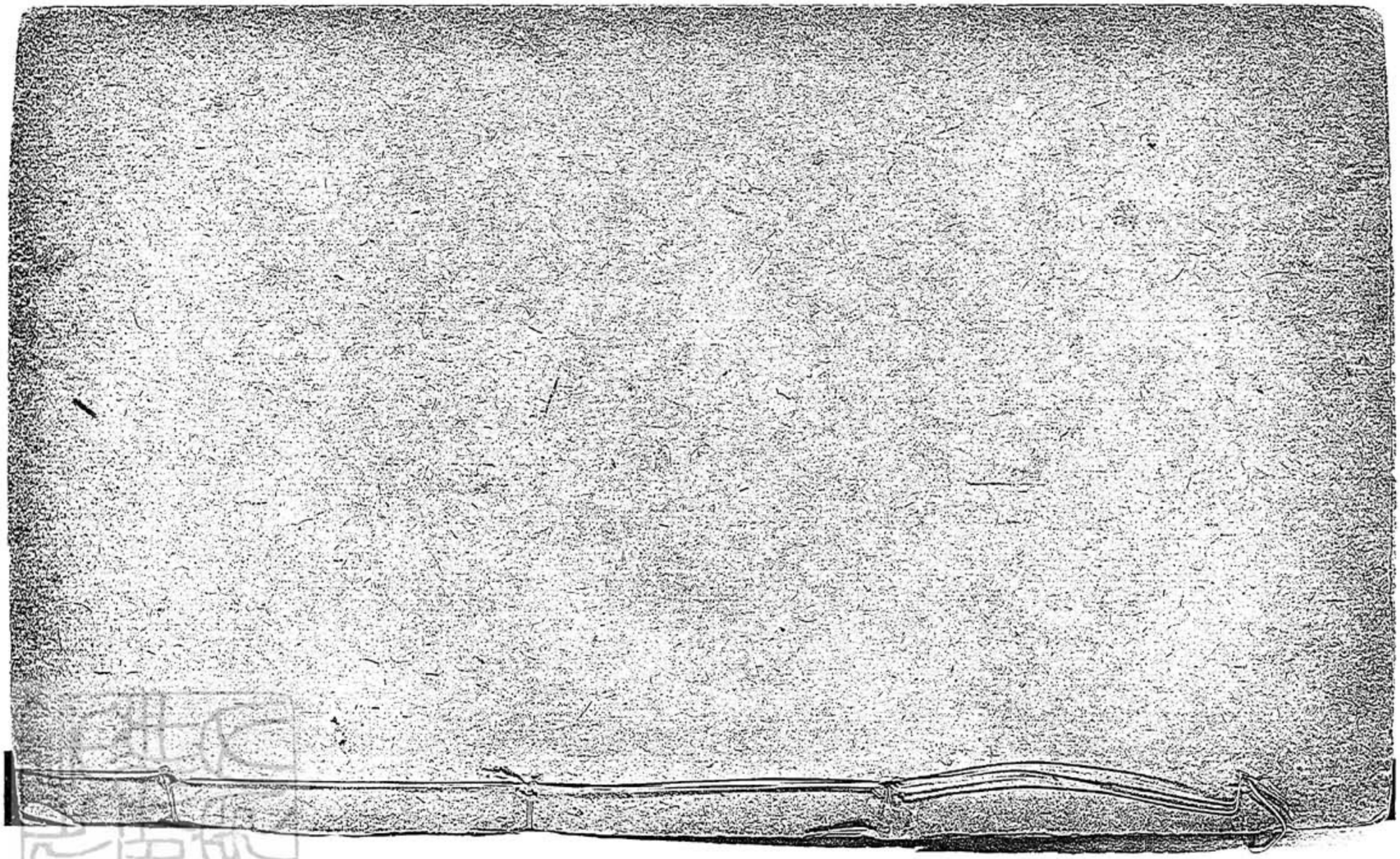
意的時候忽然院上送了兩個札子來過道台是多年不見紅點子的人忽然院上送來兩個札子還不知道什麼事情甚是驚訝不定等到拆開一看纔曉得是委了兩個差使一個支應局一個營務處這一喜非同小可第二天上院謝委磕頭起來說了許多感激的話劉中丞也着實拿他灌米湯還說老兄的大才兄弟是素來知道的一向沒有機會所以拿你擱到如今以後借重的地方還不少過道台的底子畢竟忠厚從此以後便一心一意幫着劉中丞替他出力都是後話不題單說他上院下來次日會見老同年忙把此事告知拉達心上明白同到行轅亦稟知了老師欽差會意等到晚上無人的時候請了拉達過來面授機宜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吩咐了一番拉達道老師的事情門生還有不竭力的嗎但是一件我們也只可以逸待勞以靜待動等他們來請教我們若是我去俯就他這就不值錢了欽差道是訝你老弟的話一些兒不錯聽憑你老弟去辦我沒有不好商量的拉達次日一早便去拜望過道台門上人說我們大人一早就被院上傳了去下來還要拜客一時間怕不得轉來拉達聽說只好回去且說過道台是日一早果然是被劉中丞傳到院上這日劉中丞托稱感冒吩咐巡捕官止了轅門凡官員來見的一概道乏單傳了過道台進去又叫把他請進內簽押房以示要好之意等到過道臺進來劉中丞已站在那裏等候許久了二人相見打躬歸坐中丞穿的是件接衫也沒有戴大帽子兒面先讓升冠又問便衣帶來沒有過道臺回稱沒帶中丞便同自己的跟班說道我的衣服過大人穿着還對快去把我新做的那件實地紗大褂拿來給過大人穿跟班的答應着去不多時取了出來給過道臺穿上尚未坐定中丞又說今兒天早得狠只怕沒有吃點心我同過大人一塊兒吃少刻點心擺上二人對吃一頭吃一頭說無非說些閑話還沒有題到正經一霎點心吃完劉中丞見過道臺頭上汗珠有黃豆大小滾了下來又趕着叫他寬大褂又

叫他把小褂一齊脫掉吩咐管家紱手巾替過大人擦背正鬧着巡捕拿着手本來回道已撤防軍統領胡道稟見中丞把眼一瞪道我有工夫會他嗎我說過今天不見客你們沒有耳朵嗎巡捕道胡道說有要緊公事面回劉中丞道什麼要緊公事叫他去找戴某人巡捕碰了釘子上來不敢作聲只好通知胡統領叫他去找戴大理胡統領無奈低頭忍氣而去且說過道臺承中丞這一番優待不禁受寵若驚坐立不穩正不知如何是好一時擦背已畢歸坐奉茶劉中丞慢慢的同他講到欽差來到這裏查辦事件到底不曉得幾時可了事了之後還得請他敘敘兄弟那年上京陛見的時候同他二位很會過幾次聽說正欽差還是老兄的座主過道臺忙答應了一聲是又回查辦的事這兩天雖然不見動靜隨員當中職道有個同年天天到職道那裏來的大人有什麼事情職道可以問他劉中丞道我有什麼事怕人說話老夫子呢是歷任請下來的又不是我的親戚故舊好便好不好驅逐回籍也與我毫不相干我怕的是事情鬧的太大了未免牽動全局全局一壞將來杭州的官不好做差事也不好當了我爲的是大衆並非是我一人之事過道台聽了心上甚是欽佩又想起剛纔相待的情形竟是感深肺腑一心一意想要竭力報効便一口答應說道欽差是職道的座師隨員拉某人是職道的同門同年現在查辦的事乃是關係大局的事大人是個甚麼意思職道能彀出力沒有不竭力的就是拉某人那裏職道把大人盛意通知了他料想他亦是一定肯幫忙的劉中丞道果然承他費了心也沒有叫他白費心的道理說句老實話只要我開出口難道還要我掏腰嗎查是查的浙江省的錢多兩個少兩個倒不在乎只要大家能把面子光過就算完了第一老兄見了貴同年先把原摺抄個底子看看也好有個把握就是他們查不到的事情我也好幫着他們去查過道台諾諾連聲見中丞無甚說得方始告辭他的意思一定還要換了衣帽出去中丞不允叫

他穿了大褂出去又說就把這件大褂送與老兄穿罷過道台又請安謝賜中丞道將來借重的地方多着哩一件大褂值得甚麼言罷吩咐跟班的替過大人拿衣帽送了出去過道台下院之後也不及回公館一直奔到欽差行轅會着老同年拉達拉達把剛纔奉訪不見的話說了過道台忙說失迎二人言來語去過道台便將劉中丞的話一一轉達拉達聽了笑了一笑道他身任封疆凡百事情都要惟他是問怎麼好說與他毫不相干呢過道台道並不是說各色事情都與他毫不相干指的單是這位被參的老夫子是前任一直請下來的拉達道既然不好就不該聯下去爲甚麼不早些把他辭掉現在動了參案縱然沒有通同作弊這失察處分也難免的過道台道我們這位中丞是忠厚人你又何必如此頂眞常言說的好得罷手時且罷手總之你替他出了力他總不辜負你就是了拉達道老同年這也不能怪你你同他是感恩知己自然要盼他無事纔好但是煌煌天使奉旨而來難道就此偃旗息鼓一問不問嗎過道台起先聽見拉達直揭他的心病不免臉上紅了一陣半天回答不出等到聽見後來幾句話纔說道事關欽案也沒有偃旗息鼓一問不問的道理將來終究有個交代或者把要緊的人壞掉幾個還怕搪塞不了嗎拉達道鬧來鬧去終是位分越小的越晦氣這點機關難道我還不懂總之這件事不是看你同年面上我兄弟一定不答應定要回過欽差給他一個水落石出現在一來是你老同年一力担當難道我們這點交情還沒有二來你老同年纔得了這個美差生怕再換一個上司差使不牢可是這個緣故過道臺又把臉一紅道我有你老同年照應要署缺也容易當個把差使算不得甚麼拉達道我是說頑話你別生氣過道臺道你眞正把我當作傻子了彼此說說笑笑那有當作眞的道理拉達道眞是眞假是假這事情也不是我一個人能作得主的果然他們有甚麼意思等我回過上頭再通知你罷過道台道這個自然但是原參的底子你不防先給我

知道拉達道這個底子我雖然不妨拿給你看我同你還分甚彼此不過我們這幾個同事有兩個狠肮膪的我給你看了他們不曉得我二人的交情還當着我得了你幾多銀子似的想起來眞正可恨過道臺道只要肯拿出來這點小意思中丞吩咐過原應得盡心的拉達見說的話漸漸合拍便讓過道臺到自己住的房間裏坐又讓過道臺在床沿上坐了把嘴湊在過道臺耳朵上同他低低說道這事我好瞞別人瞞不得你老同年老師早有過話的了一齊在內總得這個數一面說一面伸了兩個指頭過道道臺道二萬拉達道差的天上地下哩過道臺道怎麼祇有一折拉達道老師說過搖道止有一折過道臺着驚道怎麼祇有一折過道臺聽了半天無話拉總要二百萬二十萬豈不是纔有一折過道臺聽了半天無話拉達曉得他意思嫌多便說事情又不是我的事情你也不過做個當中人這一個要得出祇要那一個答應得下要你替古人擔憂做什麼呢過道臺道你既開了盤子我總替你達到但是底子你可先給我瞧瞧拉達道這是我們同事裏的好處我一人實實做不得主但是你老同年既然如此說了我再不給你瞧朋友面上也難爲情如今我硬作主你能答應五萬銀子我就抄給你瞧同事裏頭有什麼說的等我替你去抗過道台聽了還以爲多後來講來講去讓到二萬銀了再少一個斷斷辦不到過道道台只得一力擔承拉達又叫他寫個欠銀字據嘴裏說道並不是不放心你人家曉得我倆是同年你不寫這個別人還要疑心我得了你若干你寫這個總算是照應我的過道台無奈只得提筆在手寫了一張字據交與拉達然後拉達從拜盒裏取出案案的底子來過道台見了舌頭一伸幾乎縮不下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官場現形記卷之十八終



現形記

十

K3-01/8-(12)

双紅堂
小説
133(1の)

南亭新著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講理學官場崇節儉

却說拉達將桑案底稿取出過道台接在手中一看只見上面自從撫院起一直到佐雜以及幕友紳士書吏家丁人等一共有二十多欵牽連到二百多人一時也看不清楚只好拿在手中告辭回去約明過日再送回信出門上轎幷不及回公館一直上院見了中丞稟知一切將底子呈上劉中丞也不及細閱單揀與自己關係的事細細注目看了一回其餘只看一個大畧看罷隨手往桌上一撩說道到底他們定個甚麼意思過道台又把欽差意思想要二百萬的話說了一遍劉中丞道我情願同他到京裏打官司去他要這許多難道浙江的飯都被他一個吃完就不留點給別人嗎他既會要錢我自然有我的法子暫且把他擱起來不要

理他至於底下的化費頭兩萬銀子尚在情理之中明天你到善後局去領就是了說完送客過道台不得頭腦只得回家幸喜寫了憑據的二萬頭中丞已允卸了我的干係別事見風使帆再作道理誰知一歇三天拉達聽聽無信只得自己過來拜訪過道台探聽消息過道台無奈又把中丞的話說了拉達賽如頂上打了一個悶雷似的歇了半天無精打彩而去同到行轅正欽差亦在那裏眼巴巴的望信哩拉達只得據實告訴正欽差發了脾氣一定一個錢不要吵着行文給巡撫問他辦的人怎麼樣了立刻就要提審這個風聲一出合省的官嚇毛了司道上院商量辦法劉中丞道不要說祇參得二十來欵就是再多些既然開了盤子肯要錢那事就好辦了現在查辦的事兄弟不必說一省之主樣樣有錢替我們說話替我們彌補但是要的少些我們還好應酬如都關到的就是諸位也有一大半在內這個兄弟都不着急橫豎今一開口就是二百萬我們答應了他設或他沒有替我們弄好

再被御史一參又派上兩個欽差倒要我們二千萬難道亦應酬他嗎爲今之計只好擱起他們來有甚麼話我同他幾個一塊兒到京裏去講列位看官須知劉中丞的意思原想借着不理他等他自己收篷可以少拿幾個誰知欽差不認這筆帳仍舊用他的只拉弓不放箭的手段衆官一齊着急劉中丞也知事情弄僵但是面子上不能不做好漢嘴裏雖如此說心上甚是盼望事情早了藩臬兩司仰體憲意面子上再三解勸連稱求大人息怒顧全大局要緊欽差那邊就托過道前去磋磨能得少些自然極好倘若不能由司裏出去傳諭他們被參的這筆錢應得大衆公認斷無要大人操心之理劉中丞道既然你們諸位胆子小一定要如此辦我又何必從中阻撓叫你們爲難如今讓你們去辦辦好辦反統通與我無干現在的世界這個官還好做嗎等到事情一了罵那個不告病的司道一齊說道司裏職道見識有限凡事總還求大人教訓中丞也不答言藩台又回道等司裡下去通知過道

就好開議聽說欽差要緊回京我們也樂得早了一天好一天劉中丞道你們斟酌去辦罷於是司道一齊退出當時藩台便親自去拜會過道台把個擔子通統交付了他又把自己的事情再三相托過道台聽了非常之喜立刻去關照拉達拉達又稟知欽差欽差巴不得事情有了挽回登時應允限五天之內稟覆拉達出來又說給過道台說老師叫你趕緊去辦等到過道台到家官場上早已得信門口的轎子已經排滿了有些府廳州縣老爺們都落了門房幾個佐雜都朝着門政大爺作揖磕頭求他在大人跟前吹噓其時巡撫撤調的都已到齊也有撤任的也有撤差的有的已交首縣看管自己不能來只好托了人來說情的所以這天自下午到半夜過道台公館裏一直沒有斷客而且有些人見不到第二天起早再來的眞正合了古人一句話叫作臣門如市還有些接連來了好幾天過道台不見他弄的沒法只好托了別位道台寫信代爲說項又過上兩天外省的電報信也打來了連信連電報足足積了一尺多高這兩天過道台請假不上院也不到局裡辦公專門清理此事趁空便去同拉達商量他的人雖忠厚要錢的本事是有的譬如欽差要這人八萬拉達傳話出來必說十萬過道台同人家講必說十二萬他倆已經各有二萬好賺了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一連鬧了幾天欽差限期已到拉達來討回信他說頭緒紛繁斷非一時能了務托代求展限數天拉達回去欽差應允這幾日把個過道台忙的晝夜不寧茶飯無定有的應該硬做有的應得軟商面子上全是他一個暗裏却是拉達又添了副欽差的一個心腹兩人作主正是光陰似箭又過了好幾天過道台這裏大致方纔就緒有些拿得出錢的早已放心胆大曉得可以無事就是得點處分也不過風流罪過不至於罣誤功名撤差的就可得差撤任的還可回任這都是拉達所說由過道台傳話出來的至於那些拿不出錢的人欽差自然不肯拿他放鬆他自己也預備參官問罪到了期滿的這一天大家早已死心塌

地的了大致停當拉達回過正欽差來的時候如何辦法正欽差早把打好的主意告訴了副欽差副欽差的官雖然比正欽差小些然而論起科分來他入翰林比正欽差早十年的的確確是位老前輩做京官的最講究這個他面子上雖然處處讓正欽差在前頭然而正欽差遇事還得同他商量不敢僭越一點恐怕他擺出老前輩的架子來那是大干物議的且說這副欽差連日看見拉達鬼鬼祟祟的到正欽差屋裏回話他便趕過來聽等到他來了師生二人又不說了因此心上大爲疑惑便向正欽差發話道怎麼這些隨員當中只有拉某人會辦事正欽差支吾道不過爲他還活動些二來人頭也熟副欽差道事情太多怕他一個人忙不了我明天再派一個人幫他去辦公事大家都得做還好分彼此嗎正欽差不便駁他只得答應着說如此甚好這派的却就是他的心腹因此內裏有了他二人作主閑話休題言歸正傳單說正副兩欽差曉得大致已妥便傳諭隨員們把不出錢的人甚麼候補知縣佐貳太爺們以及紳士書吏提了幾十個到欽差行轅叫這些隨員老爺們逐日分班問案有該用刑的地方絲毫不徇情面該打的打該收監的收監好遮掩人家的耳目如此者又有七八天等到這邊的人証問齊那邊過道臺經手的銀子也就送到了正副兩位欽差一面督率隨員查照原案各欽分別清理那個應該開脫那個應參辦雖早有成竹在胸只因頭緒紛繁斷非一二天所能了事因此又擬議了七八天方纔定案等到案定之後他二人的贓欵也就分完了面子上雖然一樣畢竟正欽差有兩位門生幫忙自然要多沾光些副欽差要錢的心雖亦難免幸虧他素以道學自命面子上總要做得十二分清廉而且拿不着人家的破綻也只得罷手公事完畢方纔出門拜客便是將軍請巡撫請學台請司道公請又遊了兩天西湖接連忙了幾日却也不得空閑一日副欽差坐在行轅內忽然巡捕官上來回說是府學老師稟見副欽差一看名字幸虧還記得這老師不是別人

乃是老太爺當年北闈中舉一個鄉榜同年老太爺中的第九名這老師中的第八名副欽差是幼秉庭訓由老太爺自己手裡教大的老太爺發解之後就把這科的文章從第一名起一直頂到第十八名所有的闈墨統通教兒子念熟還說應試正宗莫妙於此後來老太爺會試多次始終沒有會上在家裏教教館遂以舉人而終等到副欽差服滿應試年紀不過二十歲頭塲首藝全虧套了這位老年伯的墨卷調頭居然也中鄉魁次年連捷中進士欽點主事籤分吏部吏部人少容易補缺後又考取御史傳補到班過了幾年升給事中由給事中內轉九卿從中進士至今不上二三十年就做到副憲也算得是一帆風順了是年這位做杭州府學老師的老年伯年紀已有七十多歲甚是龍鍾得狠每逢書院月課點名撫臺見了他必定問他高壽還說像你這一把年紀也可以回家享福了後來又叫本府傳出話來叫他自己告病免得等到年下甄別摺內對不住就要送他的終了因此這位老師

兩手常常捏着一把汗想要告病無奈膝下有五個兒子有兩個尚未成婚十個女兒嫁掉四個第五個今年也有三十多歲如此兒女一大羣一告病就絕了指望深悔當年不該養這許多兒女將此半世虛名付諸東洋大海想來想去除了終日淌眼淚之外倘若不告病撫憲大人已經有過話如不見機將來名登白簡更無一良策正在爲難的時候却不料老年姪放了本省欽差欽差初到的時候照例不得見客好容易等到事完開門又在轅門外伺候了七八天巡捕官因爲他只送得兩塊洋錢的門包不肯替他去回纔得他托了多少人情作了多少揖方纔上去回的不料副欽差一見手本立刻叫請見面之後府老師戰戰兢兢的照例磕頭打躬還他的規矩副欽差一旁還過禮口稱老年伯請老年伯上坐自己並不敢對面相陪却坐在下面一張椅子上言談之間着實親熱着實恭敬後來題到近年宦況府老師止不住兩淚交流把撫臺預先關照的話詳述一遍總求欽差大人成全副欽

差聽了甚是代爲歎息立刻拍胸脯說劉某人那裏小姪去同他說保老年伯無事但是小姪替老年伯想照此冷落一官就是再做上幾年也是無補於事府老師道這亦不過做到那裏說到那裏以後的事何堪設想副欽差道老年伯且請寬心容小姪慢慢的替你打個主意府老師聽說謝了又謝副欽差又留他吃飯叫他升冠寬衣做老師的是一向吃豆腐把嘴吃淡的了以爲今天欽差留我吃飯一定可以痛痛快快的飽餐一頓魚肉葷腥誰知端上菜來這有四碟兩碗當中只有一碟韭菜炒肉絲其餘全是素菜心中大爲失望勉强吃罷又閑談了幾句方纔告辭退去副欽差還要一定請轎府老師說體制所關斷斷不敢副欽差說老年伯非他人可比一手拖着等把轎子打進先前不肯替他上來問的那個巡捕這番見欽差如此把他看重也和在裏頭幫着下轎簾扶轎杠弄得這老頭兒心神不定直待轎子擡出大門方纔把心方下副欽差得空便寫了一封信給劉中丞替他緩頰自然一說便允後來又吹了個風聲在中丞耳朵裏說這人本是個八股名家可惜遭逢不偶潦倒終身現在兒女一大羣大半未曾婚嫁意思想要替他張羅幾千銀子中丞便把此意說給藩臺藩臺又出來曉諭了衆人次日一早在官廳上便是藩臺居首幫銀一百兩臬臺運臺也各一百兩以上也有七十的也於五十的不到一霎工夫已經湊了二千幾百兩藩臺又叫首府縣寫信出去向外府縣替他張羅大約一二千金易如反掌議定之後面回中丞中丞自己又額外幫了二百兩又吩咐司裏某處書院今年年底如果換人可以請他掌教安排妥當方纔函復副欽差欽差通知了老年伯直把個老年伯喜的晚上睡不着覺眞正是老運亨通轉禍爲福萬萬夢想不到之事這個風聲傳播出來大家曉得副欽差講究年誼就有些人轉着灣子前來仰攀有些的的確確自與欽差同年自然蒙另眼看待還有些仗着叔伯兄弟的年誼也來倚附副欽差亦一概照應其中又有一個窮知縣是欽差嫡親

同年因爲縱容家丁私和人命被都老爺順筆帶了一句朝廷就叫這兩位欽差一同查辦可憐他半世爲官清風兩袖只因沒有銀兩孝敬致被罣誤在內大約至少也要得個革職處分後首被他探得這個風聲就去求見首府托爲斡旋首府應允就替他回過藩臺藩臺趁便面求欽差副欽差聽了這話立刻翻出同年齒錄一看果然不錯滿口答應替他開脫等到藩臺退去副欽差便同正欽差商量意欲開除他的名字隨便以查無實據四個字含混入奏正欽差却不過副欽差的情面只得應允吩咐司員叙稿將他情節改輕這人感激自不必說只苦了那些無錢無勢的人祇好靜等着參官罷職雖是人生不平之事事到其間也說不得了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兩位欽差事完之後倏已多日正待回京覆命却不料中丞又被都老爺參了一本他裡頭人緣本極平常朝廷同他開心就下了一道旨意叫他開缺來京另候簡用所遺巡撫一缺即着副欽差暫行署理有了電報得信最早合省官員齊赴行轅稟安叩賀副欽差等部文遞到方纔擇吉上任劉中丞即於是日交卸怕裏頭說他規避不敢驟然告病交卸次日帶領家眷上船用小輪船拖到上海然後取道天津遵旨北上正欽差等副欽差接過印他却按照驛站大道回京復命等到動身的那一天署院率同兩司以及將軍織造學政等官照例寄請聖安文武官員出境恭送不在話下單說署院接印的頭一天便頒出硃諭一道貼在官廳之內上面寫的無非說浙江吏治之壞甲於天下推原其故實由於仕途之雜仕途之雜實由於捐納之繁無論市井之夫紈袴之子朝輸白鏹夕綰青綾口未誦夫詩書目不辨乎菽麥其尤甚者方倚官爲孤注儼有道以生財民脂民膏任情剝削如此而欲澄清吏治整飭官方其可得乎本署院蒞任伊始首以嚴核捐職人員爲急務自候補道以至通同州縣凡係捐納出身者無論有缺無缺有差無差統限三個月逐一面加考試一次取列高等方許得差倘係不通定行撤委其佐雜各官則

委正途出身之道府代爲考試一律辦理各等語次日又通飭各屬辦保甲辦積穀辦清訟又傳諭巡捕官嗣後凡遇年節生日文武屬員來送禮的一概不收又傳諭兩首縣從本署院起以及各司道衙門都不許辦差又傳諭各官道吏治之壞由於操守不廉由於奢侈無度今本署院力祛積弊冀挽澆風豁免辦差永除供億凡所屬官吏有仍蹈故轍以及有意逢迎希圖嘗試者一經察覺白簡無情勿謂言之不預也云云各官看見俱爲昨舌一日轅期司道上去稟見只見署院穿的是灰色搭連布袍子天青哈喇呢外褂掛了一串木頭朝珠補子雖是畫的如今顏色也不大鮮明了腳下一雙破靴頭上一頂帽子還是多年的老式帽纓子都發了黃了各官進去打躬歸坐左右伺候的人身上都是打補釘的端上茶來署院揭開蓋子一看就罵茶房糟蹋茶葉說道我怎樣囑咐過每天只要一把茶葉濃濃的泡上一碗等到客來先冲一碗開水再鑲一點茶滷子不就結了嗎如今一碗茶要一把葉子照這樣子只怕喝茶就要喝窮了人家眞正豈有此理說罷恨恨之聲不絕於口這會上來稟見的各位道台當中科甲出身的也有捐班的也有齊巧兩司都不是正途署院便檢了一個翰林底子的候補道同他講道孔夫子有句話叫做節用而愛人甚麼叫節用就是說爲人在世不可浪費又說道與其奢也寧儉可見這儉樸二字最是人生之美德沒有德行的人是斷斷不肯省儉的一天到晚只講究穿的闊吃的闊於政事上毫不講究試問他這些錢是從那裏來的呢無非是敲剝百姓而來所以這種人他的存心竟同强盜一樣兒弟從通籍到如今不瞞老哥講頂戴換過多次一頂帽子却足足戴了三十多年有天召見皇上看見我的纓子舊了就叫太監賞了我一掛纓子我想皇上賞的東西一定是御用的東西臣下何敢僭用過天召見皇上問我爲甚麼不戴兄弟就把道個意思回了上去皇上點點頭等我下來皇上就同軍機大臣賈中堂說道看不出某人倒着實謹愼諸

位想想看三國志上諸葛先生一生謹愼兄弟是何等樣人能擔當得這兩個字的考語不過我們老太爺一生講究理學兄弟是自小謹守庭訓不敢亂走一步如今一舉一動總還是老太爺的教訓不過這些話同幾位讀過書的人去講或者懂得一二至於他們捐納諸公只怕兄弟說破了嘴他們還是不懂幾句話說的兩司及幾個捐班道台臉上都一陣陣的紅起來署院也覺着自己失言便對兩司道兩位都是軍功出身一直保舉到這個分位所謂簡在帝心同那捐班的到底要高一層這幾句更把那幾個捐班道台羞的無地自容了署院又說道不是兄弟瞧不起捐班實實在在有叫我瞧不起的道理譬如當窖姐的張三出了銀子也好去嫖李四出了銀子也好去嫖以官而論自從朝廷開了捐張三有錢也好捐李四有錢也好捐誰有錢誰就是個官這個官還不同窖姐兒一樣嗎至於正途畢竟不同不要管他文章怎樣好學問怎樣深他能夠下得場中得舉肚子裡總是通通兒的舉人進士是不用說的了就以五貢而論那一個不是羊毛筆換得來的捐班的何嘗吃過這種苦呢他只顧自己說得高興不提防藩台插嘴道同大人的話屬員當中亦狠有些屢試不第不得已纔就這異途的署院曉得藩台這句話是駁他的便打住話頭不往底下再說坐了一回端茶送客各位司道下來之後齊巧有兩個新到的候補道上來稟見這兩個候補一個姓劉是南京人他父親從前做過關道手裏着有錢他本是少爺出身自小到大各事不知只知道鬧闊人家都叫他爲劉大佮子去年秦晉振捐案內新道過班入京引見住在店裡結交到一個朋友這朋友姓黃是揚州人他祖上一直辦鹽也是狠有銀錢到他手裏官興發作一心一意的只想做官沒有事在家裏朝着幾個家人還要來啊來的鬧官派只因他好嫖到京引見的時候每天總要到相公下處溜一溜他排行第三因此就有他的一個相好替他起了一個諢名兒叫他爲黃三溜子他同劉大佮子偏偏住在一店一間

又是同鄉同班同省黃三溜子大喜次日便拿了寅鄉愚弟的帖子到劉大佮子房間裏來拜會劉大佮子也是最愛結交朋友的便也來回拜自此二人臭味相投相與狠厚湊巧同天引見同時領憑便互相約好同日起身到得上海兩個人住下爛玩了好幾個月看看憑限已到方纔坐了小火輪來省稟到其時正值副欽差署院之始他二人是約就的一同上院稟見一齊穿着簇新平金的蟒袍平金補服金帽朝珠珊瑚記念一個個都是捐現成的二品頂戴大紅頂子翡翠翎管手指頭上翡翠搬指金鋼鑽戒指腰裏掛着打璜金表金絲眼鏡袋什麼漢玉件頭滴里答臘東西着實帶得不少兩人都是大爺身分又是鴉片烟大癮晚上不睡早辰不起這日總算趕了一個大早上院一齊坐着簇新的綠呢大轎前頭頂馬紅傘後頭跟班好不榮耀在他二人以爲再要早沒有的了誰知等到趕到院上司道已經上去他二人便發脾氣罵跟班的爲什麼不早叫我們起來又嫌轎夫走得慢回來一定拿片子送他們到仁和縣裏去打屁股自從進了官廳一直沒有住嘴的罵人一家一個跟班拿着水烟袋裝烟左一袋右一袋吃個不了又因外頭傳說署院做官風厲做屬員的常常要碰釘子便又不時從袖筒管裏拿出一張紙又像條陳又像說帖的一張紙頭翻來覆去的看唯恐上頭問了下來無以回答正在神志昏迷的時候忽見巡捕官拿着手本邀他們上去當下劉大佮子在前黃三溜子在後一同進去只因署院穿的樸素都不當他是撫台劉大佮子悄悄的問巡捕道大人下來沒有巡捕不便答話朝上努嘴給他看劉大佮子立刻跪下磕頭黃三溜子站着不動巡捕在旁做手勢叫他一塊兒磕省得署院重新還禮無奈黃三溜子不懂定要等劉大佮子起來地方纔磕下去署院心上已經不願意等到行禮完畢署院舉目一看見他二人都是穿的簇新袍褂手指頭上耀目晶光的也不曉得是些什麼東西便知他二人是闊少出身當下也不問話先拿眼睛釘住他倆從頭上直看到腳

上看來看去看個不了劉大佮子究竟是宦家子弟還曉得一點規矩大人不問不敢開口黃三溜子急了滿肚皮的想要搜尋出幾句話來應酬應酬大人纔好想了半天熬不住先開口道大人貴姓是傅台甫沒有請教署院一聽他問這兩句話便知道他是初出茅蘭不懂得甚麼也不同他生氣笑了一笑說道不錯我姓傅我的號叫做理堂你老哥一向在家裡做什麼的黃三溜子不提防署院有此一問紅漲了臉不知道怎樣回答方好吱吱了好半天一句說不出來署院拿兩隻眼只是瞪緊了他也不說別的又迸了半天黃三溜子纔說得一句職道家裏辦鹽署院道原來是位鹽商失敬得狠回過頭去叫人拿個筆硯來跟班的立刻送上署院提筆在手說道兄弟記性不好說過話就要忘記的請老兄替我記一記黃三溜子是從來不曾寫字的一見這個早嚇毛了迸在那裏做聲不得署院道不多幾個字不過寫個名字連着一個號住在那裡一向在家做什麼事情就完了黃三溜子急的汗流滿面又吱吱了半天站起來回道職道在路上吹了點風這兩天手上有毛病不能拿筆大人要寫我們這位劉大哥他的書法極好他在京裏的時候對子也都寫過劉大佮子見撫院要他寫字便想賣弄自己的才學於是提筆在手先把自己錬就的履歷上幾個字寫得明明白白署院看了只有一個錯字是二品頂戴的戴字先寫了一個載字底下又加兩點弄得戴不像戴載不像載署院笑了一笑說道劉大哥你這雙靴子價錢倒不便宜想是同紅頂子一塊兒捐得來的劉大佮子聽了這話忙回道職道這靴子是在京裏內興隆定做的齊巧那天領了部照出來靴子剛剛亦是那天送到所以同是一天換的署院聽了哈哈一笑隨手又托他把黃大哥的履歷開開別的還好後來寫到鹽商的鹽字寫了半天竟其不成個字了鹽字肚裏一個鹵字鹵字當中是一個乂四個點他老人家忘記怎麼寫左點又不是右點又不是一點點了十幾點越越不像署院看了

笑道黃大哥倒是個小白臉你何苦替他裝出這許多麻子呢劉大佮子漲紅了臉不敢則聲一霎寫完署院接過因他二人烟氣冲天無話可說只得端茶送客等到署院把茶椀放下劉大佮子曉得規矩早已站了起來不料黃三溜子依舊坐着不動低聲對劉大佮子說道劉大哥時候還早再坐一回去劉大佮子不理他後來見署院也站了起來手下的人一疊連聲的喊送客他只得起身跟着出來走上幾步一定要回過身去推兩推口稱請大人留步大人送不敢當署院見他處處外行便也不願意送他走到半路上把頭一點進去了他二人方纔搖搖擺擺的退了下來劉大佮子看出今日撫台的氣色不好心上不住的亂跳黃三溜子不曉得一定要拉他上館子吃飯飯後又要遊西湖劉大佮子道算了罷我們回去過癮要緊黃三溜子無奈只得一同趕回公館吃過飯過足癮又困了一覺中覺以補早辰之不足等到醒來便見管家來回藩台衙門裏盧師爺送一封緊要信來劉大佮子曉得這盧師爺名字叫盧維義是他嫡堂娘舅現在浙江藩幕充當錢穀老夫子他今有信來一定有關切之事趕緊拆開一看纔曉得今日下午撫台因事傳見藩台告訴藩台說今天新到省的兩個試用道一個劉某人一個是統帶一個是市井本院看這兩個人不能做官意思想要出奏把他二人咨回原籍幸虧藩台再三的求情說是監司大員總求大人格外賞他們個面子撫台聽了無話雖無後命尚不知以後如何辦法望老賢甥趕緊設法挽回爲要云云劉大佮子看了甚是着急黃三溜子不認得字還不曉得信上說些甚麼後來劉大佮子一五一十的通統告訴了他纔把他急得抓耳搔腮走頭無路劉大佮子此時也顧不得他自己坐了轎子去找娘舅托他轉求藩台設法黃三溜子雖然有錢但是官場上並無熟人只好把他一向存放銀子有往來的裕記票號裏二掌櫃的請了來同他商議請他畫策二掌櫃的道這事情幸虧觀察請教到做晚的做晚的早留好一條門路

預備替你去走黃三溜子忙問有什麼門路二掌櫃的道現在的這位中峰面子上雖然清廉骨底子也是個見錢眼開的人前個月裏放欽差下來都是小號一家經手替他匯進京的足有五十多萬後來奉旨署任又把銀子追轉來現在存在小號裏爲今之計觀察能彀潑出頭兩萬銀子做晚的替你去打點打點大約可保無事黃三溜子道太多我捐這個官還不消這許多二掌櫃的道少了人家不在眼裏就是多送而且還不好公然送去他是個清廉人肯落這個要錢的名氣嗎黃三溜子道就依了你你有什麼法子二掌櫃的想了一回道有了有了湊巧他有一個姨太太一個少爺明天可到等到了的時候你化上一萬銀子我替你打兩張票子每張五千用紅封套裝好一張送少爺一張送姨太太送姨太太的錢條上寫陪敬送少爺的錢條上寫文儀現在北京城裏官場孝敬大行大市都是如此我們就照着他辦昨日上海新聞報上的明明白白是不會錯的黃三溜子想來想去別無他法只好依着他辦二掌櫃的道閻王好見小鬼難當旁邊若有人幫襯敲敲邊鼓用一個錢可得兩錢之益倒是送這一萬銀子的門包少了拿不出去總得五千起碼黃三溜子嫌多爭來爭去爭到三千二掌櫃的去後到了次日打聽署院姨太太少爺進了衙門他便拿了銀票人不知鬼不覺找到得常到號裏來替署院存銀子的那個心腹託他把銀票遞進果然賞收當天便傳出話來叫他明日穿了極破極舊的袍套再來上衙門一定還有好消息二掌櫃的出來告訴了黃三溜子黃三溜子非常之喜但是自己一向是闊慣的一套新衣裳穿不滿一季就要賞管家的如今指明要極舊的那裏去找當差的勸他到估衣舖裏去挑選黃三溜子道估衣舖裏賣的衣服是我們這種人穿得的嗎後來又跑到裕記請教二掌櫃的道上頭吩咐越舊越好觀察萬萬不可拘泥如嫌買的衣服齷齪做晚的倒有一身可以奉借黃三溜子道必不得已還是借你的穿穿罷二掌櫃的道我這副

行頭還是我們先祖創的一年到頭拜年敬財神朋友家吃喜酒衙門裏有什麼應酬用着他的地方狠不少一面說一面開箱子取了出來又自己爬到廚頂上拿帽盒房門背後掛着一雙靴亦一同拿了出來黃三溜子一看比起署院身上穿的戴的還要破舊見了心上膩煩不住的縐眉頭二掌櫃的道觀察穿了這個上去恭喜之後非但要你賠還做晚的一身新的而且還要好好的敲你一個竹杠黃三溜子道做副把袍套算得甚麼只要我有差來你一年四季都穿我的也有限說完便叫當差的把靴帽袍套包了一包拿着跟了回去回到自己公館連忙找一個裁縫釘補子但是補子一時找不到舊的只好仍把簇新平金的釘了上去管家幫着換頂珠裝花翎偏偏頂襯又斷了虧得裁縫現成立刻拿紅絲線連了兩針翡翠翎管不敢用就把管家的一個料烟嘴子當作翎管安了上去收拾停當齊巧劉大佮子回來黃三溜子趕着問他事情怎麼樣了怎麼一去三天也不回來吃飯也不回來睡覺這兩天是住在那裏的劉大佮子道住在家母舅那裏兄弟的事情藩台已允幫忙大約可以挽回但是藩台再三叮囑叫我們不要穿新衣裳去稟見所以我就把我們家母舅的袍套借了回來明日穿着上院又問黃三溜子事情如何黃三溜子只說事已托人代爲吹噓但把行賄的話瞞住不題一宵易過次日天明兩人都換了舊衣裳上院稟見欲知此番署院見面後如何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思振作勸除鴉片烟
巧逢迎爭製羊皮褂

話說次日大早劉大佬子同了黃三溜子兩個人穿了極舊的袍套上院剛纔跨進官廳只見各位司道大人都是素褂不釘補服亦不褂珠劉大佬子留心便曉得今天是忌辰說了一聲啊呀我連這個都忘記了吩咐管家趕緊回去拿來重行更換黃三溜子還不曉得什麼事情劉大佬子告訴他方纔明白急得他一疊連聲的喊來偏偏管家又不在跟前把他氣的了不得在官廳子裏踩着脚罵王八蛋各位司道大人都瞧着他好笑罵了一回管家來了他就伸手上去給他兩個耳刮子管家不服口裏幾嘍哩咕嚕也不知說些甚麼把黃三溜子氣傷了立時立刻就要叫號房拿片子把這混帳王八蛋交給仁和縣打屁股辦他遞解劉大佬子

南亭新著

思振作勸除鴉片烟
巧逢迎爭製羊皮褂

話說次日大早劉大佬子同了黃三溜子兩個人穿了極舊的袍套上院剛纔跨進官廳只見各位司道大人都是素褂不釘補服亦不褂珠劉大佬子留心便曉得今天是忌辰說了一聲啊呀我連這個都忘記了吩咐管家趕緊回去拿來重行更換黃三溜子還不曉得什麼事情劉大佬子告訴他方纔明白急得他一疊連聲的喊來偏偏管家又不在跟前把他氣的了不得在官廳子裏踩着脚罵王八蛋各位司道大人都瞧着他好笑罵了一回管家來了他就伸手上去給他兩個耳刮子管家不服口裏幾嘍哩咕嚕也不知說些甚麼把黃三溜子氣傷了立時立刻就要叫號房拿片子把這混帳王八蛋交給仁和縣打屁股辦他遞解劉大佬子

南亭新著

畢竟懂得道理恐怕別位司道大人瞧着不雅走上前去竭力解勸不提防黃三溜子所借的那件外褂太不牢了豁扯一聲拉了一條大縫管家趁空也跑掉了黃三溜子還在那裏生氣齊巧巡捕拿着手本邀各位大人進見劉大佮子急了就是叫人回去拿衣服一時也拿不來俗語說的好情急智生還是劉大佮子有主意趕忙把朝珠探掉拿個外褂反過來穿跟了衆人一塊進去或者撫台不會看出黃三溜子到此無法只得學他的樣亦是把個外褂反穿了進去但是袖子上一條大縫還有一片綢子掉了下來被風吹着飄飄蕩蕩實不雅觀無奈事到其間也說不得了一妥見了署院打躬歸坐署院先同藩臬兩司及幾個有差使的紅道台閑談了一回公事黃三溜子是有內線的劉大佮子亦有藩台先入之言署院便有意留心看他二人見他二人穿的衣裳與前大不相同但是外褂一概反穿却是莫明其故要問又不好問只得悶在肚裏他兩人當中黃三溜子的穿戴尤其破舊渾身上下竟找不出一毫新的而且袖子上還有一大塊破的署院看了一回便掉文說道人孰無過你兩位老兄亦可謂善於補過的了黃三溜子不懂署院說的甚麼私底下拉拉劉大佮子的袖子劉大佮子把身子一幌不理他更把他急的了不得又聽署院說道你們兩位老兄能彀從今日起事事節儉下來下反從前所爲兄弟極爲佩服極爲歡喜但是見了兄弟要如此就是不見兄弟也要如此我們講理學的人最講究的是愼獨工夫總要能彀衾影無慚屋漏不愧倘若見了兄弟一個樣子背轉兄弟又是一個樣子不能愼獨便於行止有虧兄弟天天派了人在外察訪老兄們一舉一動都是曉得的劉大佮子聽了汗流脊背黃三溜子依然不懂署院又說道我們先君一生講理學講的就是這愼獨工夫自從生了兄弟之後頂到下世一直是吃的獨睡先一個人住在書房裏從不到上房一步有時先母叫了頭送茶送點心給先君吃先君從不拿正眼看了頭一眼怕的是因人欲之私奪其天理

之正這纔算得實做愼獨二字各位司道大人聽到這裏因爲署院說的是他老大人一齊肅然起敬後來署院又勉勵了大衆幾句方纔端茶送客黃三溜子回去又把小當差的罵了一頓定要叫他捲鋪蓋後來幸虧劉大佬子講情方纔罷手又過了兩天撫台便同兩司說候補道當中新到省的黃某人雖然是個捐班然而勇於改過着實可嘉第二會來見我竟其渾身上下找不出一絲一毫新東西同他同來的劉某人袍套果然亦是極舊然而靴帽還嫌時派我們要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總得自己有個主意不能隨了大衆與世浮沈所以黃道比起劉道來似乎還高一層兄弟今日不能不破例拿他做個榜樣回來給他一個事情獎勵獎勵他也好勸化勸化別人兩兄以爲如何藩臬兩司連連稱是等到下來撫院立刻下了一個札子先叫他會辦營務處黃三溜子得信這一喜竟是夢想不到次日一早上院見了撫台叩頭謝委竟不知要說些甚麼方好吱吱了老半天仍舊一個字未曾說

署院無非拿他勉勵了幾句他除掉諾諾稱是之外一無他語自此黃三溜子得了差使氣燄便與別人不同同朋友說起話來三句不脫署院兩句不離營務處實如統省候補道當中沒有一個在他眼裡的劉大佬子更不消說得了但是從此以後浙江官場風氣爲之大變官廳子上大大小小官員每日總得好兩百人出進不是拖一片就是掛一塊賽如一羣叫化子似的從前的風氣無論一靴一帽以及穿的衣服花頭顏色大家都要比賽誰比誰的時樣事到如今誰比誰穿的破爛那個穿的頂頂破爛的人大家都朝他恭喜說老哥不久一定要得差得缺的了過上一兩天果然委了出來大家得了這個捷徑索性於公事上全不過問但一心一意穿破衣服所有杭州城裏的估衣鋪破爛袍褂一概賣完古董攤上的舊靴舊帽亦一律搜買淨盡大家都知道官場上的人專門搜羅舊貨因此價錢飛漲竟比新貨還要價昂一倍過了些時有些外府州縣來省稟到曉得中丞這個脾氣不敢穿着

新衣稟見只得趕買舊的無奈估衣舖通通走遍舊貨無存甚至揑着兩三倍的錢還沒處去買一件有些同寅當中有交情的只得互相借用後來處州府底下有一個老知縣已經多年不進省了這番因新撫到任不得不來一次到省之後聽得這個風聲無奈爲時已遲沒處去買而且同寅當中久不來往無處告貸這位縣太爺情急智生只得穿了新衣前去上院這時候新署院令出惟行文自藩臬以下武自鎮副以下沒有一個不遵他的號令他不歡喜新衣服一時風氣大變沒有一個不是穿的極破爛不堪的不料這位縣太爺這天竟着了族新袍褂前來稟見同時稟見的人一班有五六個獨他一個與衆不同大衆都瞧着奇怪就是署院見了也以爲稀奇等到坐定之後談了兩句公事署院熬不住板着面孔先發話道某老兄你在外任久了一直還是從前的打扮兄弟到任之後早已有個新章而且還叫巡捕傳知你們各位諒你老兄現在也該曉得的了這位知縣連忙拿身子一斜腰背一挺說道回大人的話卑職昨日一到省就聽得人說大人這個章程卑職何敢故違禁令自外生成因此急急要去找一套舊的穿了來見大人誰知這舊衣服非但找不到就是有了卑職也買他不起署院道這是甚麼緣故呢知縣道自從大人下了這個號令通城的官都要遵大人的吩咐不敢穿新衣裳來稟見因此不得不買舊的估衣舖裡曉得大衆都要這個所以舊的價錢比新的反貴得一兩倍不等卑職這身袍褂還是到任的那年做的倘在別人早已穿舊的了卑職深知物力艱難每逢穿到身上格外愛惜格外當心所以到如今還同新的一樣朱子家訓上有句話一絲一縷當思來處不易卑職一生最佩服是這兩句署院聽到這裏心中甚爲高興面孔上漸漸的換了一副和顏悅色又說道其實舊衣裳何必定要自己去買呢朋友家有的借一身穿穿也不妨古人云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何況又是舊的呢知縣更正言厲色的答道大人明鑒朋友的衣服原可以

借得但是借了來祇穿着來見大人下去仍得送還人家既把舊的還了人家將來不免總要再穿新的這便是卑職穿了舊的專門來哄騙大人的了卑職雖不才要欺騙大人卑職實實不敢今日卑職故違大人禁令自知罪有應得大人若把卑職撤任參官不從署院聽了心上盤算道想不到這人倒如此硬綳說的話句句有理不好怎麼樣他立刻滿面堆着笑說道你老兄眞是個誠篤君子兄弟失敬得狠通浙江做官的人都能像你老兄這樣吏治還怕沒有起色嗎隨手又問了幾句民情怎麼年歲怎樣方纔端茶送客這知縣後來又穿着新衣裳上轅稟見過幾次署院狠拿他灌米湯叫他先行回任將來出個大點的缺還要借重知縣稟辭回任去後胆小的仍然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來見有兩個胆子稍些大點的半新不舊的衣服有時候也穿件把問起來便說舊衣服價錢大實在買不起如此者署院破人家頂過兩次也漸漸的不來責備這個了署院這個情查完以至署缺上任其中約摸躭擱了一兩個月自從接印之後傳見屬員清理公事轉眼又有兩個多月已是十一月天氣了他自己要裝清儉不穿皮衣一衆官員都併着穿了綿袍褂上院齊巧這年又冷的早又下過一場大雪有些該錢的老爺外面雖穿棉袍褂裏頭都穿絲綿小棉襖狐皮緊身所以尚不覺得冷不過面子上太單薄些罷了至於一般窮候補老爺們因爲署院不喜這個齊巧沒得錢用樂得早早把他當在當舖裏去了誰知天氣一變每天清早起來上衙門可憐直凍得索索的抖起初藩台還遵他的功令後來熬不住了便說我們出來做官主子原是叫我們出來享福的不是叫我們來做化子的官場上的人都寒酸到這個地位明明是丟主子的臉我從明天可不受他的管了第二天便穿了狐皮袍子貂外褂幷戴了貂帽子前去上院撫台見了狠不爲然拿眼睛瞟了藩台半天始終爲他位分大了也不好

說別的後來藩台去後他便同師爺們談起這事說藩司某人今日何以忽然改常便有個曉得藩台底細的回說道現在某人進了軍機應該他闊起來了署院聞言恍然大悟原來這位藩台是旗人是現今吏部滿尚書某協辦的私人昨兒奉上諭這位協辦進了軍機所以他的腰把子亦登時硬細起來連撫台都不在他眼裏了撫台曉得了這個緣故雖然奈何他不得然而心上總不高興第二天便自己寫了一道手諭叫刻字匠替他刻了板刷成功幾千份摺成手摺一樣除通飭各屬分派外一個官廳子上一定要擺上幾百本每一個官發一本手諭上寫的大致是本部院以廉勤率屬不尚酬酢周旋於接見僚屬之時一再告以勤修己職俯恤民艱勿飾虛文勿習奔競嚴切通飭各在案至於衣服奢華酒食徵逐尤宜切戒夏葛冬裘但求適體禦寒足矣何須爭新炫富必合時趨本署院任京秩時伏見朝廷崇尚節儉宵旰憂勤屬在臣工尤宜惕厲近三年來非朝會大典不着貂裘當爲同官所共諒若夫宴飲流連最易惕時廢事況屢奉詔旨停止筵讌飭戒浮靡聖諭煌煌允當恪守爲此申明前義特啓寅僚無論實缺候補在任在差一體遵照如竟視爲故事日久漸忘即係閣識貫箴甘冒不韙希恕戇直此啓云云等到這張手諭印了出來署院有意特特爲爲拿紅封套封了一份叫人送給藩台去看藩台看了一遍哈哈的笑了兩聲擱在一旁不去理會第二天仍然穿着他的貴重細毛衣服去上院一走走到官廳子上等各位司道大人到齊之後他老人家先發話道中丞的手諭料想諸位都見過的了各位大人齊說見過藩台道像我們這樣做官一定發不了財衆人聽他說的詫異一齊要請教藩台道像我們這位中丞大人吃亦不要穿亦不要整幾十萬兩銀子存在錢莊上生利銀子怎麼不要多出來呢我們呢穿又講究吃又講究缺好亦不會賸錢缺不好更不用說了但是我們自己丟臉不要緊如此堂堂大國一個方面大員連着衣裳都穿不起叫外國人瞧着還成個甚

麼樣兒呢如今正鬧着借洋債開鐵路你窮到這步田地外國人誰相信你誰肯借錢給你用藩台這話一半是莊論一半是戲言他原仗着他自己腰把子硬所以纔敢如此其餘的官只有相對無言不敢回答一語有些人故意走走開怕風聲傳到撫院跟前致干未便那知這位署院小耳朵極多藩台議論的話不到晚上就有人上去告訴了他把他氣的了不得滿肚皮要想找藩台的岔了好動他的手齊巧有借錢給中國要包辦浙江鐵路的一個洋商前來拜見談完公事洋商見他這個寒酸樣子便拿他開心道貴撫台做官實在清廉我們佩服得狠署院道兄弟做了這幾十年的官一個錢都不賸洋商道你們貴國這幾年爲了賠欵國家也弄窮了百姓也弄窮了我們的意思總以爲你貴撫台是有錢的如今聽你的話看你的這個樣子纔曉得你貴撫台也是一個錢沒有我還記得兩年前頭我曾到過你們貴省一遭齊巧亦是冬天天氣冷得狠你們洋務局裏的老爺們一個個都穿着狠好的皮袍子這遭來看看竟其穿不起了可見得你們貴國的現在情形實在窮得很署院道爲此所以要赶緊的想把鐵路開通能彀商務一興旺或者有個挽回洋商道貴省的官都窮到這步田地我們有點不放心我們你們貴省的官就有了皮衣服穿了洋商說完這兩句話拿眼瞧着署院只是笑署院這時候正爲着鐵路借欵的事要與洋商磋磨今聽他如此一番言語不覺大驚失色又想起藩台背後他話果然不錯的到有點先見現在事情弄僵了不得不想個法子把事情挽回轉來想了一想便對洋商道你嫌他們窮老實對你說他們其實不是眞窮是我兄弟嫌他們穿的衣裳太華麗不准他們穿所以他們不能不遵我的吩咐你如不信你過天來看包管另換一個樣兒但是穿的過於怎麼講究兄弟亦不能自相矛盾總叫他一個適中便了洋商道正是我也奇怪你們貴省裏的釐金又好貴國官場上又是中飽慣的怎

麼一時就會窮起來眞正叫人不相信貴撫台不說清楚我是一輩子不明白的署院又把臉一紅淡淡的說了幾句閑話洋商方纔辭去署院回來心上甚是悶悶因爲大局所關不得不委曲相從次日接見司道的時候他便發言道兄弟的脾氣是古板一路兄弟總恨這江浙兩省近來奢侈太盛所以到任之後事事以撙節爲先現在幾個月下來居然上行下效草偃風行兄弟心上甚是高興但是兄弟一個人是省儉慣的到了冬天皮衣服穿也罷不穿也罷諸位衣服雖然不必過於奢靡然而體制所關也不可過於寒儉諸公出去可傳諭他們直毛頭細衣服價錢很貴倘然製不起還是以不製爲是羊皮褂子價錢不大似乎不即不離酌乎中道每人不妨製辦一身兄弟當了幾十年的京官不瞞諸位老兄說止有一件羊皮褂子現在穿的毛都沒有了只賸得光板子面子上還打了幾個補釘實在穿不出去倘然另做一件不免又要化錢所以一直迸到如今還是棉袍棉褂唉像兄弟這樣的做官也總算對得住皇上了司道大人聽了具各答應着等到出去上轎齊巧首府縣都趕出來站班藩台就拿這話當面傳知了首府首府挺着胸脯筆直的站在那裏答應了幾聲是藩台又笑道以後你們倒要大大的巴結巴結洋人纔是不然可就要凍死了一頭說一頭笑着上轎而去霎時間把這話官廳子上都傳遍有些老爺們同估衣鋪熟的等不到回家就赶去製辦羊皮褂子有些回家拿羊皮袍子改做的也不少還有些該錢的爲着天氣冷毛頭小了穿着不暖和就出了大價錢買了灘皮回來叫裁縫做統計幾天裏頭杭州城裏的羊皮賣掉了好幾千件價錢頓時飛漲成衣匠忙的做夜工都來不及過了五天等下一期輪期居然大小官員一個個身上都長了毛了就是撫院瞧着也覺得比前頭體面了許多從此以後於屬員穿衣服一事就不大理會了却把個藩台恨如切骨常要動他的手而又不敢動他的手爲他裏頭有照應腰把子硬的緣故怕動他不倒反爲不妙因此隱忍

在心遲疑不發但是拿他無可如何只好拿他的同鄉親戚來出氣凡是藩台的私人以及被藩台保舉過的人撫台都要尋點錯處拿他撤差撤委他却有一件好處這些差缺並不安置自己的私人先檢着正途出身人員按照次序委派藩台拿他無法也只好遵他的教過了些時齊巧轅期劉大侉子跟了一班候補道上院稟見署院一看名字忽然想起這人是個納紓出身專會寫白字我從前要拿他咨回原籍是藩台替他求下來的大約他倆有什麼淵源今天且拿他發揮幾句再講想完便叫請見劉大侉子進來坐定之後署院先同別位候補道閑談了幾句回過臉來看看劉大侉子渾身上下倒也無可指摘即淡淡的說道劉大哥委屈了你了你要到省那一省不好指橫豎是元寶捐來的何苦偏偏要指個浙江呢此時劉大侉子見張三溜子因穿破衣服早經得意自己思量我是同他一樣的而且一天到的省他已經得了差使料想我也不會久空的所以這一陣上衙門格外上得勤滿心指望無論大小叫我得個把差使也好光光面子免得被黃三溜子瞧不起不料平空裏今日上院被署院似譏似諷的埋怨這們上兩句一時摸不着頭腦又不好回甚麼又不好答應是楞在那裡不響署院又說道凡是捐官出來做的人有三等頭一等是大員子弟世受國恩自己又有材幹不肯暴棄總想着出來報效國家而又屢試不售不得正途於是纔走了這捐班一路這是頭一等第二等是生意賣買人或是當商或是鹽商平時報效國家已經不少獎敘得個把功名出來閱歷閱歷一來顯親揚名二來也免受人家欺負這種人也還可恕第三等最是不堪的了是自己一無本事仗着老人家手裏有幾個臭錢書既不讀文章亦不會做寫起字來白字連篇在老子任上當少爺的時候一派的紈絝習氣老子死了漸漸的把家業敗完沒有事幹了然後出來做官不是府就是道你們列位想想看這種人出來做了官這吏治怎麼會有起色呢署院說到這裏又把臉回過來朝着劉大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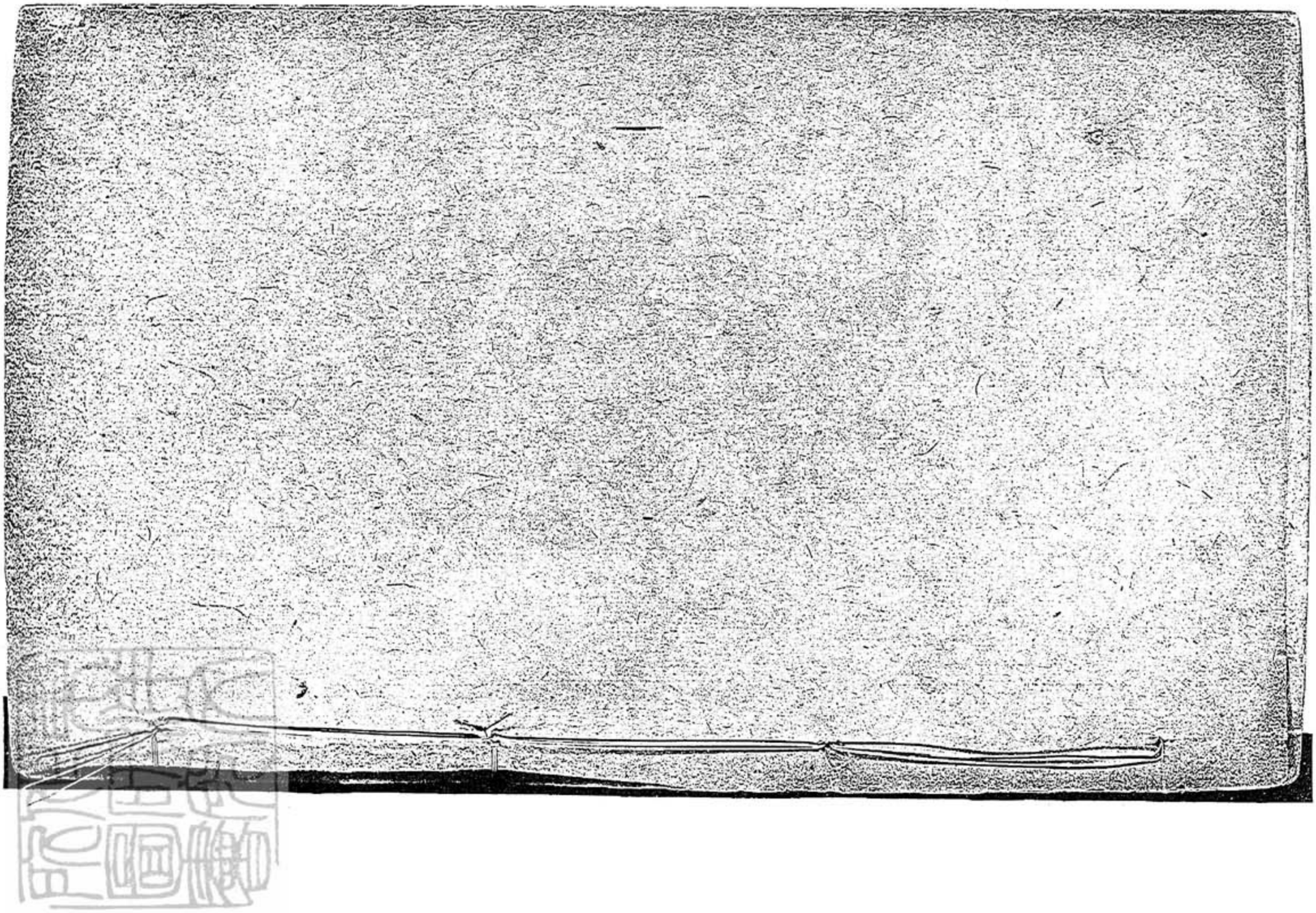
說道劉大哥我這話可錯不錯劉大佮子聽說曉得署院這話明明說的是他把臉羞得緋紅一句話也回答不上署院又說道劉大哥從前你們老太爺我同他狠會過幾面他做了一任關道狠弄得兩文回去到你老哥手裏日子大可在家裏享福何必一定要出來做這個官呢劉大佮子道自從職道父親去世也有靠十年了家裏人口又多累重得狠所以職道不得不出來署院道做官做官有了官就得有本事去做不是馬上可以發得財的況且你們老太爺有這許多錢怎麼現在一個也沒有了你老哥也算得會用的了眞正闊手筆看你不出倒是個大處落墨的劉大佮子見署院說的話句句都戳他的心弄的坐立不安齊巧今天趕上衙門又起了一個大早烟片癮沒有過足坐在那裏不知不覺打了一個呵欠署院一見得了這個題目又有文章好做了便又說道劉大哥你們一定要出來做官我總不解我們是沒有法子想上了馬下不得馬比不得你有了儲大的家私何犯着再出來吃這個苦呢譬如我如今幸虧沒有吃上鴉片烟如果也學別人似的抽上了引到如今一天到晚只好躺在烟鋪上過日子那裏還有工夫又要會客又要辦公事呢自從鴉片烟進了中國害了我們多少人弄得一個個癈倒疲倦還成個世界嗎諸位老兄可以把我的話傳諭大家一齊知道限他們三個月一齊戒除如果不戒到那時候却是不要怪我兄弟劉大佮子一想自己烟引是大的如今署院的話雖不是專爲我一人而言然而我聽了總不免擔心越想越覺可危正在爲難的時候忽然商務局的老總也是一個候補道把身子一斜插嘴說道回大人的話大人限他們三個月叫他們戒烟寬之以期限動之以利害不忍不教而誅做屬員的人再不振作精神屏除嗜好也就不成個人了昨日有個新到省的試用知縣胡鏡孫胡令在職道局裏遞了一個稟帖說是自已報效開辦一個什麼貧弱戒烟善會求職道局裏給張告示稟帖上寫明白大人跟前另

外具稟署院道是啊稟帖是有一個我看了還沒有批這胡令他一向是做什麼的戒烟原是好事情既然開善會爲什麼不取個吉祥點的名字咧又貧又弱這兩個字實在不好聽商務局老總道聽說這胡令從前是在梅花碑開九藥鋪的雖然捐了官已經稟到一直還沒有引見爲甚麼題這個名字職道也問過他他說人生在世譬如家業本是富的吃了烟就會瘦弱因此題這兩字無非是勸醒人的意思署院的吃了烟就會貧窮身體本是强壯道果然辦得見效呢叫這些官場上的人去戒戒也好但他究竟是個市井能彀靠得住靠不住總得查查明白纔好給他告示商務局老總答應着等到退了下來頭一個劉大佬子聽了署院一番話又是心上發急又是烟引上來出了一身大汗連小褂襖都濕透了走到大堂底下還沒有上轎一把袖子拖住商務局的老總問他胡鏡孫這個會已經開辦沒有開在那條街上商務局老總道據他稟帖上說就開在梅花碑大約同他九藥鋪在一塊自從今年二月起已將近一年了他自家說每天總得戒上幾十個人每天來戒的人他都天天抄了名字托人到上海去上報現在的局面被他弄得着實不小劉大佬子道果然靈驗我頭一個就要去戒怎麼我來了這幾個月一直不曾曉得呢說罷各自上轎而去一霎到得公館先過引再吃飯一頭吃飯一頭想起署院的一番話老大擔心吃過了飯立刻吩咐打轎向梅花碑胡鏡孫九藥鋪而來劉大佬子自己思量現在各事都丟在腦後且把這撈什子戒掉再想別的法子轎子未到梅花碑總以爲這般九藥鋪連着戒烟善會不曉得有多大及至下轎一看原來這九藥鋪只有小小一間門面旁還掛了一扇戒烟會的招牌就算是善會了但是藥鋪門裡門外足足掛着二三十塊匾額什麼功同長相什麼扁鵲復生什麼妙手回春什麼是乃仁術匾上的句字一時也記不清楚旁邊落的欵不是某中堂就是某督撫都是些闊人劉大佬子看了心上着實欽敬正在看匾的時候這善會裏的老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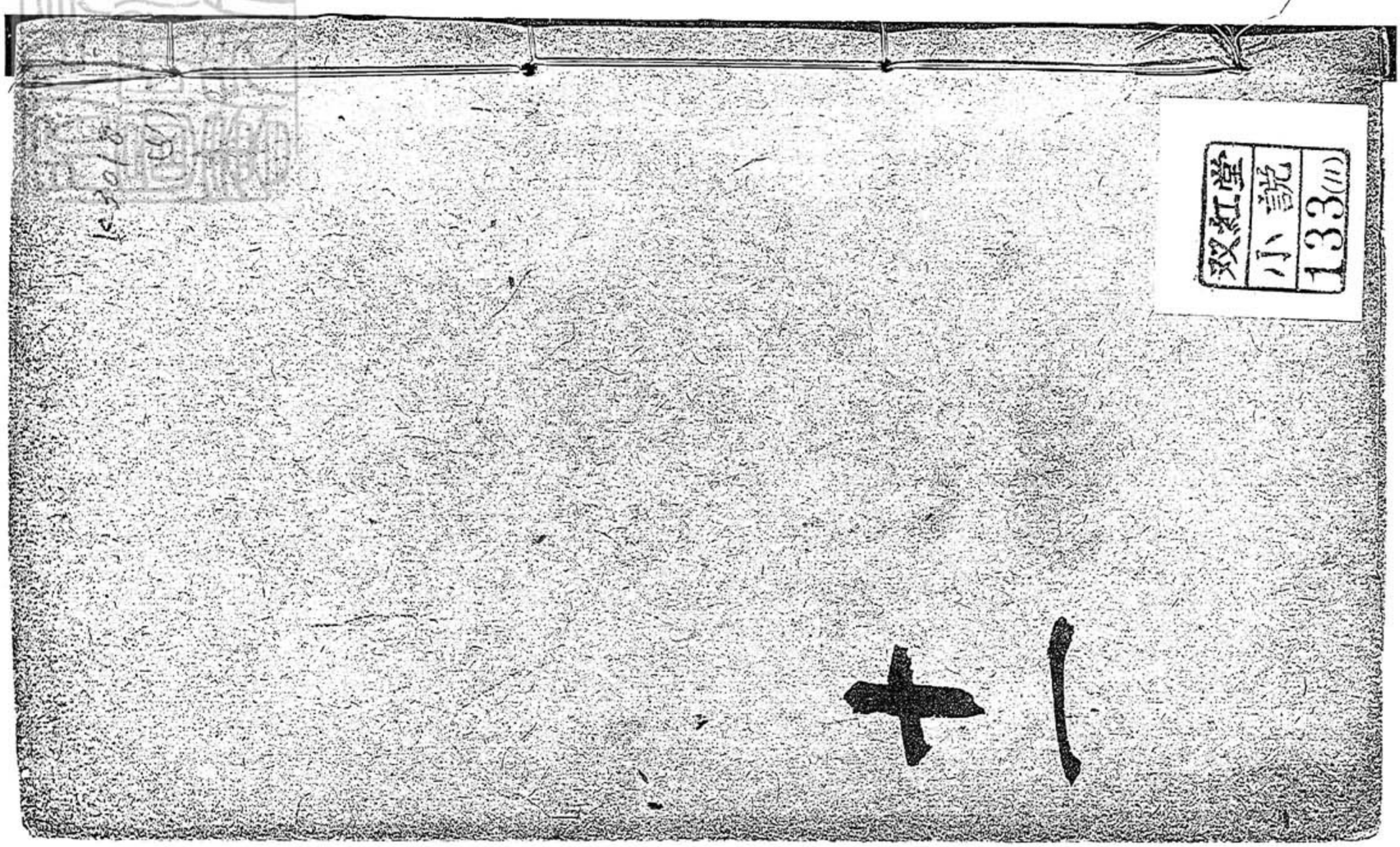
就是胡鏡孫早已得信順手取過一頂大帽子合在頭上趕着出來迎接憲駕一見劉大佬子就在街上迎面先打一個千劉大佬子還禮不迭跨進店來胡鏡孫把他一領領到店後頭一間披屋只容得三四個人劉大佬子舉目觀看房間雖小擺設俱全墻上掛的對子寫着某某司馬大人雅屬再一看這胡鏡孫頭上戴的是料毬便知道他是捐過同知銜的知縣了少停學徒弟的送上茶來劉大佬子一面吃茶一面問他丸藥店裏生意可好戒煙的人一天到晚一定不會少的了胡鏡孫道大人明鑒這丸藥舖本是卑職祖父手裏創的自從卑職入了仕途就把丸藥舖改了公司爲的是做官的人不便再做生意賣買叫上頭曉得了說話慢慢的兩個人講到戒煙的一事胡鏡孫極力稱贊他的戒煙丸藥如何靈驗又說一天到晚總得有一二十號人來戒實在來不及正說着話齊巧學徒弟的進來拿東西胡鏡孫故意問他道現在戒煙的人已經有多少號了這個徒弟不提防他問一時順嘴說了出來說道只有大前天有個人買了一包丸藥去這兩天一直沒有人來問過信胡鏡孫聽了這兩句話急得臉上緋紅連忙說道你不懂的快替我走又自己埋怨自己道是我糊塗他是丸藥店裏的徒弟戒烟會另有司事承管這事須得問司事纔知道問他是不曉得的劉大佬子道我不管戒烟的人多人少我只問你這丸藥吃了可靈不靈胡鏡孫道卑職這丸藥譬如有一錢的引只消吃兩粒丸藥等到烟引上來時候一吃下去就抵當得住比仙丹還靈二錢引吃四粒四錢引吃八粒弄到後來只要吃丸藥就穀了用不着吃煙了劉大佬子道我從京裏來的時候路過上海聽說上海也有一種什麼戒煙丸藥是咖啡做的雖然能穀抵得烟引然而吃了下去受累無窮一世戒不脫的不要你這丸藥亦是那個東西做的胡鏡孫聽了詫異道咖啡只好當茶吃從來沒有聽說可以抵得烟引的想必外國人又出了甚麼新法了劉大佬子道外國人想賺錢的法子本來狠多胡鏡孫想了一回恍

然大悟道不要是嗎啡罷劉大佺子聽他一題心上亦明白過來是嗎啡但是不肯自己認錯怕人家笑他外行也把臉一紅道不管他是咖啡是嗎啡橫豎是外國來的就是了胡鏡孫道卑職開辦這個善會是發過誓的如今封袋上都刻明白如以嗎啡害人雷殛火焚大人不信請驗說着順手在抽屜裏取出一包戒煙丸藥劉大佺子接過一看果然不錯有此十字一頭看又一頭念了一遍剛剛念到火焚二字忽然隔壁人家大聲呼喚起來登時合店的人都趕到後頭來看再一聽不是別事原來爲這邊廚房裏有個學徒的燒開水泡飯吃燒的稻柴太多了火燄上冲轟了煙筒火星直冒隔壁人家當是起火登時聲張起來虧得這邊人手衆多上屋的上屋打水的打水灌了幾桶的水弄得灶肚裏開了河灶也壞了火也滅了胡鏡孫纔把心放下他堂客此刻也顧不得店堂裏有客無客手裏拿了一串佛珠站在天井裡舉頭朝上不住的念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劉大佺子見他家有事只得辭別回去胡鏡孫還要再三的相留劉大佺子不肯只得送了出來胡鏡孫道大人如要戒煙卑職立刻就送一百包九藥過來劉大佺子道用不着這許多吃了有效驗再來取說罷上轎而去胡鏡孫趕到街上站了一個出班還他做卑職的規矩方纔進店要知劉大佺子此番能否把烟戒去且聽下回分解

官場現形記卷之二十終






双红堂
小说
133(II)

反本透贏當場出彩
弄巧成拙驀地撤差

南亭新著

却說劉大佮子從戒烟善會回來剛纔下轎胡鏡孫已經派人把戒烟丸藥送到共計丸藥一百包一張小字的官銜名片劉大佮子吩咐收下打發來人去後從此以後果然立志戒烟天天吃丸藥不敢間斷說也不信丸藥果然靈驗吃了丸藥便也不想吃烟只可惜有一件誰知這丸藥也會上隱的一天不吃亦是一天難過比起鴉片烟癮不相上下但是吃丸藥的名聲總比吃大烟好聽所以這劉大佮子便一心一意的吃丸藥不敢再嘗大烟了正是光陰如箭轉眼間臘盡春來官場正月一無事情除掉拜年應酬之外便是賭錢吃酒此時黃三溜子曉得自己有了內線署院於他決不苛求而且較之尋常候補道格外垂青一差之外又添

一差黃三溜子也知感激便借年敬爲名私下又餽送八千銀票也是裕記號二掌櫃的替他過付意思想求署院委他署缺一次不論司道也不論缺分好壞但求有個面子署院答應他徐圖機會不可性急防人議論二掌櫃的出來把這話傳諭黃三溜子黃三溜子自然歡喜曉得署院已允將來總有指望從此更意滿心高任情玩耍齊巧正月有些外府州縣實缺人員上省賀歲這些老爺們平時刮地皮都是發財發足的了有些候補同寅新年無事便借請春酒爲名請了這些實缺老爺們來家吃過一頓飯不是搖攤便是牌九縱然不能贏錢弄他們兩個頭錢貼補貼補候補之用也是好的大家都曉得黃三溜子的脾氣頂愛的是耍錢只要有得賭甚麼大人卑職上司下屬統通不管而且逢場必到一請就來贏了錢便大把的賞人輸了錢無論上千上萬從不興縐縐眉頭眞要算得獨一無二的好賭品了因此大衆更捨他不得這日是正月十三俗例十三夜上燈十八落燈官場上一到二十又要開印各官有事便不能任情玩耍了且說這日是仕在焦旗桿的一位候補知府請客這位太尊姓雙名福表字晉才是鑲紅旗滿州人氏他爸爸在浙江做過一任乍浦副都統他一直在任上當少大人因他行二大家都尊他爲雙二爺後來他爸爸死了他本是一個京官起服之後就改捐知府指分浙江在省候補也有五六年了他雖爲官總不脫做闊少爺的脾氣賃的極大的公館家裏用的好廚子烹調的好菜他自己愛的是賭時常邀幾個相好朋友到家又麻雀不是五百塊錢一底就是一千塊錢一底黃三溜子也同他着實來往雖然署院力崇節儉也只好外面上遵他的教其實人家公館裏那能件件依他自交正月例不禁賭雙二爺天天在公館裡請朋友吃喝吃完之後前兩天還是搖攤後因搖攤氣悶就改爲牌九已經痛痛快快的賭過幾夜過了幾天齊巧一個實缺金華府知府彭子和彭太尊一個實缺山陰縣知縣蕭添爵蕭大令兩人同天到省賀歲却都是這雙二爺的

拜把子兄弟從前常常在一處玩要慣的因此雙二爺與致格外好頭一天雙二爺上院彼此在官廳上碰着依雙二爺的意思就要把他倆拉回公館吃便飯先玩一夜他倆因爲要到別處上衙門拜客所以改了次日就是十三這一天了頭天晚上雙二爺吩咐管廚的預備上等筵席別的朋友橫豎天天來要錢要慣的用不着預邀到了次日中飯吃過雙二爺爲着來的人還不多不能成局先打八圈麻雀在坐的人都是些闊手筆言明一千塊一底還說是小頑意兒當下管家們調排桌椅扳位歸坐立時間勞勞拍拍打了起來一打打了兩個鐘頭四圈已畢重復扳位擲點當時算了算雙二爺輸了半底說是這樣小麻雀打的不高興自己站起身來要去過癮就把自己的籌碼讓給一個人代碰雙二爺正過着癮人報彭大人來了彭大人剛從別處拜客而來依舊穿着衣帽走到廳上磕頭拜年自不必說磕頭起來朝着衆人一個個作揖大半都不認得正待歸坐只見黃三溜子從院子裏一路嚷了進來嘴裏喊着說道你們不等我這早的就上局纔跨進門檻迎面瞧見彭知府穿了衣帽黃三溜子一呆雙二爺便告訴他是金華府彭守昨兒纔到的又告訴彭知府說這位就是黃觀察黃大人彭知府是久仰大名的究竟他是本省上司不敢怠慢立刻放下袖子走上一步請了一個安口稱卑府今天早上到大人公館裏稟安黃三溜子也不知回答什麼方好想了半天纔回了聲兄弟還沒有過來回拜當由雙二爺忙着叫寬章讓坐奉茶正在張羅的時候山陰縣蕭大老爺也來了無非又是雙二爺代通名姓黃三溜子爲他是知縣倒底品級差了幾層就不同他多說話坐在坑上也不動只同彭知府扳談漱嘴的什麼天氣好呀你老哥幾時來的住在那裏難得到省可以盤桓幾天顚來倒去只有這幾句說話頃刻間打麻雀的已完別的賭友也來的多了雙二爺一引見無非某太守某觀察官職比他小的便是某翁當中還有幾個鹽商的子弟參店的老板票號錢莊的擋手一時也

數他不清頭一個黃三溜子高興說我們肚子狠飽賭一塲再吃其中有幾個人說吃過再賭黃三溜子不肯雙二爺爲他是老憲臺不便違他的教只得依他當下入局的人共有三四十個黃三溜子不喜歡搖攤一定要推牌九無奈彭太尊說白天打牌九不雅相天色早得狠不如搖四十攤吃過飯再推牌九黃三溜子道我打攤打得氣悶既然要打攤須得讓我做皇帝其時正有個票號裏擋手搶着做上手聽說搖攤已經坐了上去主人家要巴結老憲台千對不住萬對不住把那人請了下來黃三溜子一屁股坐定也不管大衆齊與未齊拿起攤盆搖了三搖開盆看點旁邊記路的人拿着筆一齊記下霎時亮過三攤黃三溜子又把寶盆搖了三搖等人來押頭幾下大家看不出路押的注碼還少黃三溜子贏了幾千把他高興的了不得雙二爺道爲着老憲台總不喜歡搖攤叫你老人家贏兩個已後也就相信這個了黃三溜子道所以我除了做皇帝下手是不做的皇帝還好贏幾個下手只有輸無贏雙二爺道那也不見得正說着話黃三溜子又搖過幾攤檯面上的籌碼洋錢票子漸漸的多了起來黃三溜子一連賠了兩攤數了數但將贏來的錢輸去八九幸喜不曾動本後來越押越大他老人家亦就越輸越多統算起來至少也有四萬光景霎時間已開過三十六攤再搖四攤便已了局黃三溜子急於返本嫌人家押的少還說人家贏錢的都藏着不肯拿出來衆人氣他不過內中有幾個老賭手取過寶路一看大小路都在三上於是滿檯的人倒有一大半去押白虎還有些不相信寶路的亦有專押老寶的亦有燒慣冷灶的亦有專趕熱門的於是么三四三門亦押了不少彭太守年輕時狠歡喜搖攤搖攤的別號又叫做聽自鳴鐘他自己常說我因爲聽自鳴鐘曾經聽掉兩爿當鋪三爿錢鋪子也算得老資格了到這第三十七攤上他亦看准一定是二自已押了二還不算又把進出兩門上的注碼一齊改在二上有個押四的錢莊裏擋手獨他不相信說一定是四彭太尊要

同他賭個東道他理也不理拉着嗓子喊了一聲二翻四彭太尊氣他不過跟手喊了一聲四翻二錢莊裏擋手又喊一聲再翻在四上彭太尊亦喊一聲再翻在二上錢莊裏擋手還要再喊主人雙二爺把手一擺道慢着你們算算看黃三溜子道算什麼彭子翁先把進出兩門的注碼吃到二上現在爺道別說算什麼彭子翁先把進出兩門的注碼吃到二上現在又同對門翻了兩翻這一下開出來設如是個二你想他要賠多少就是個四彭子翁也不輕付檔的人正待舉起算盤來算黃三溜子急於下莊好去過癮便朝着雙二爺嚷道人家輸得起要你擔心我可等不及了一面說一面掀開寶盆來看大家齊喊一聲四黃三溜子道四也好不是四也好橫豎你們自己去做輸贏我只管我的就是了錢莊裏老板一團高興嘴裏說道怎麼樣我賭了幾十年最不相信的是甚麼路不路如果猜得着這寶也沒人打了此時只有他一個人咂嘴弄舌衆人也不睬他把個彭太尊氣昏了拿手裏的籌碼往桌子上一摜說道輸錢事小我走了幾十年的大小路向來沒有失過眞正豈有此理當時付檔的人按照所翻的數目一一付清黃三溜子趕着把餘下三攤搖完算了算通檯的人只有彭太尊頂輸大約有五萬光景黃三溜子後三下贏些回來只有三萬多了錢莊裏老板是頭一個大贏家四十攤之後別的人過癮的過癮談天的談天獨他一個穿穿馬褂說號裏有事不能不回去彭太尊嚷着不放他走雙二爺黃三溜子亦趕過來幫着挽留黃三溜子道通檯就是你一個大贏家怎麼你好走就是眞有事也不放你我們熟人不要緊你同彭大人是初次相會你走了他心下要不高興的錢店裏老板却不過衆人的情只好仍舊脫去馬褂陪着大衆一塊兒吃飯雖然是雙二爺專誠備了好菜請彭太尊無奈他賭輸了錢吃着總沒有味兒一時飯罷黃三溜子趕着推牌九彭太尊一定還要打攤主人雙二爺左右爲難幸虧是夜裏來趕賭的人比白天又多了二十幾位只好分一局爲兩局是一局攤一局牌九各從其便黃三溜子齊

了一帮人專打攤吃飯的時候已是二更多天比及上局約摸已有三更了這一夜竟其頂到第二天大天白亮還沒有完後來有些人漸漸熬不住贏錢的都已溜回家去睡覺只剩些輸錢的還守着不肯散想返本黃三溜子一見人少了便要併兩局爲一局彼此問了問彭太尊祇翻回來幾千銀子黃三溜子却又下去一萬主人雙二爺親自過來讓衆位用些點心又說今天是十四不是轅期沒有甚麼事情不如此刻大家睡一會兒等到飯後邀齊了人再圖恢復何如黃三溜子道賭一夜算什麼只要有賭我可以十天十夜不回頭彭太尊道卑府在金華的時候同朋友在江山船上打過三天三夜麻雀沒有歇一歇這天把算得甚麼於是大衆就此鼓起興來這時候彭太尊攤也不搖了亦過來推牌九這天自從早晨八點鐘入局輪流做莊一直到晚未曾住手黃三溜子連躺下過引的工夫都沒有幸虧一心只戀着賭肚裏弁不覺得飢餓雖說雙二爺應酬週到

時常叫廚子備了點心送到賭檯上他弁不沾唇有時想吃烟全是管家打好了裝在象皮鎗上這象皮鎗有好幾尺長賽如根軟皮條管家在坑上替他對准了火他坐在那裏就可以呼呼的抽可以坐着不動再要便當沒有但是玩了一天沒有甚麼上下等到上火之後來的人比起昨天來還要多此刻他老人家的手氣居然漸漸的復轉來一連吃了三條下手的人一看風色不對注碼就不肯多下了黃三溜子只顧推他的一連又吃過七八條弄得他非凡得意正在高興頭上不提防自己公館裏的一個家人找了來附在他耳朵上請示說明天各位司道大人統通一齊上院慶賀元宵請老爺今天早些回公館歇息歇息明天好起早上院黃三溜子道忙甚麼我今天要在這裏頑一夜把應該穿的衣服拿了來等到明天時候叫轎班到這裏來伺候我今天不回去明天就在這裏起身上院等院上下來再回家睡覺家人是懂得他的脾氣的只得退了出去依他辦事他這裏上下下總算手

氣還好進多出少後來見大衆都不肯打了他也只好下莊讓別人去推自己數了數一共贏進二萬多連昨夜的扯起來還差一半光景自己懊悔昨天不該應搖攤又連連說道如果再推下去這頭兩萬銀子算不得甚麼多進三五萬亦論不定此時是別人做莊他做下手弄了半天做上手的輸了幾條就乾了他雖然贏錢總嫌打的氣悶衆人只得重新讓他上去做莊幾個輪流到他已有四更天了誰知到了他手莊風大好押一千吃一千押五百吃半千此時檯面上現銀子洋錢都沒有了全是用籌碼他自己身邊籌碼堆了一大堆約摸又有二三萬光景衆人正在着急的時候忽然莊上擲出一副五在手自己掀出來一看是一張天牌一張紅九是個一點自以爲必輸的了仍舊把牌合在桌上默然無語回過頭去抽烟誰知三家把牌打開上門是一張人牌一張么丁天門是一張地牌一張三六下門是一張和牌一張么六統算起來都是一點大家面面相覷做聲不得黃三溜子把一筒烟抽完回過臉來睜目一看都是一點這一喜非同小可把自己兩扇牌翻過來用力在桌上一拍道了聲對不住順手向桌上一摟當時檯面上幾個贏家並不說話有幾個輸急的人嘴裏就不免嘰哩咕嚕起來一個說牌裏頭有毛病不然怎麼會四門都是一點齊巧又是天地人和配好了的一個說一定骰子裏有毛病何以不擲二上莊何以不擲四到底偏偏擲個五在手莊家拿個天九一吃三門這裡頭總有個緣故又有人說毛病是沒有一定有了鬼了狠該應買些冥錠來燒燒不然爲甚麼不出別的一點單出這天地人和四個一點呢當下你一句我一句大家都住手不打黃三溜子起先還怕擾亂衆心拆了賭局連說賭場上鬼是有的應得多賣了錠燒燒從前我在家鄉開賭每天燒錠的錢總得好幾塊老一輩子的人常說道鬼在黑暗地下看着我們陽世三間賭得高興他的手也在那裏癢癢自己沒有本錢就來捉弄我們燒點錠給他就好了雙二爺聞言連說不錯立刻吩咐管家去

買銀錠來燒錠已燒過黃三溜子洗過牌重新做莊無奈內中有個輸錢頂多的人心上氣不服一口咬定牌裏有講究骰子也靠不住黃三溜子氣極子就同他拌起嘴來那人也不肯相讓便是你一句我一句吵個不了主人雙二爺立刻過來勸解用手把那個輸錢的人拉出大門那人一路罵了出去彭太尊也極力勸黃三溜子連說大人息怒又說他算什麼請大人不必同他計較一番吵鬧登時把塲子拆散有些怕事的人當他二人拌嘴的時候早已溜掉一大半黃三溜子見賭不成功便把籌碼往衣裳袋裏一袋躺下吃烟說話間東方已將發亮了黃三溜子的管家轎班都已前來伺候三人上院彭太尊之外還有幾位候補道府都說一塊兒同去三人一面搬出點心請衆位用一面檢點籌碼要他們把帳算一算清黃三溜子道忙什麼那王八恙子不來我們今天就不賭了嗎籌碼各人帶在身上上院下來賭過再算主人連說使得當初入局的時候都用現銀子洋錢買的籌碼而且這位

雙二爺歷年開賭的牌子極爲硬繃這副籌碼異常考究怕的是有人做假根根上頭都刻了自己的別號所以籌碼出去人家既不怕他少錢他也不怕人家做假此刻黃三溜子不要人家算帳說上院回來重新入局他做主人的自然高興有何不允從之理霎時點心吃過一衆大人們一齊紫扮起來黃三溜子等把蟒袍穿好不及穿外褂就把贏來的籌碼數了數除彌補兩天輸頭之外足足又贏了一萬多滿心歡喜便把籌碼抓在手裏也不用紙包也不用手巾包一把一把的只往懷裏來塞管家道不妥當怕掉出來等家人們替老爺拿着罷黃三溜子道這都是贏來的錢今天大十五揣着上院也是一點彩頭家人不敢多說一時紫扮停當忽然轎班頭上來回道有一個轎夫沒有來請大人等一刻黃三溜子急的躲腳罵王八蛋當時就有一個同賭的武官是個記名副將借署撫標右營都司曉得黃三溜子在署院前還站得起又是營務處便說標下的轎子不妨先讓給大人坐大人司道

一班傳見在前標下雇肩小轎隨後趕來是不妨事的黃三溜子見他要好便同他扳談說老兄狠面善我們好像在那裏會過似的那武官還沒有回答雙二爺忙過來替他報履歷黃三溜子連說久仰又說老兄訓練兵丁步伐整齊兄弟是極佩服的那武官道大人在營務處是標下的頂門上司總得求大人格外照應黃三溜子道這還要說嗎一面說着話一面又嚷道我記起來了還是去年十二月初七一個甚麼人家出殯執事當中我看見有你騎了一匹馬押着隊伍好不威武你手下的兵打的鑼鼓同鬧元宵一樣狠有板眼我們快去等上院下來我們亦來鬧一套玩玩說完了話趕出大門上轎那武官連忙跟着出來招呼自己的轎班誰知走出大門黃三溜子的轎夫也來了被黃三溜子罵了兩句仍舊坐着自己的轎子而去霎時到得院上會着各位司道大人上過手本隨蒙傳見見了署院一齊爬在地下磕頭賀節等到磕完了頭黃三溜子正要爬起來的時候不料右邊有他一個同班一隻脚不留心踏住了黃三溜子的蟒袍黃三溜子起來的忽忙也是一個不當心被衣服一頓身子一歪究竟兩夜未睡人是虛的一個觔斗就跌在踏他蟒袍的那人身上連那個人也栽到了署院看見連說怎麼樣了他倆困在地下羞的面孔緋紅掙札着爬起來剛起得一半不料黃三溜子跌的時候勢頭太猛竟把懷裏的籌碼從大襟裏滑了出來滑在外褂子裏頭等到站起早已豁喇喇的掉在地下了署院起先但聽得聲音響還不曉得是什麼東西連說你們兩位有什麼東西掉在地下還不拾起來一面說一面招呼巡捕幫着去拾黃三溜子畢竟自己虛心連忙又往地下一蹲用兩隻馬蹄袖在地毯上亂攪幸虧籌碼滑出來的不多檢了起來不便再望懷裏塞只得握在手中撣撣衣服跟着各位司道大人歸坐却不料地下還有抵得一百兩銀子的一根大籌碼未曾拾起落在地毯上黃三溜子瞧着實在難過又不敢再去拾只是臉上一陣陣發紅其實署院已經看見也曉得是

黃三溜子這寶貝帶來的署院生平頂恨的是賭意思想要發作兩句轉念一想隱忍着不響齊巧那根籌碼被巡捕看見走上去拾了起來袖了出去署院也裝做沒事人一樣等到送客之後署院問巡捕把那根籌碼要了來封在信裏叫先前替黃三溜子過付的那個人仍舊送還了他傳諭他下次不可如此再要這樣本院就不能迴護他了叫他各人自己心上放明白些黃三溜子這日下得院來曉得自己做錯了事手裏捏着一把汗便無精打彩的一直回到自己公館不到雙二爺家賭錢了雙二爺等他不來便叫管家來請他他便打發當差的同了雙二爺的管家到雙家把帳算清說是自己身上不爽快改天再過來此時大衆已曉得他今天上院跌出籌碼之事官場上傳爲笑話他不肯再來一定是臉上害臊因此也不再來勉強他過了一天黃三溜子接到署院的手札並附還籌碼一根又是感激又是羞憤恐怕以後不妥又托原經手替他送了三千銀子的票子一直等到回信說署院大人賞收了然後把心放下照舊當差不題且說劉大傻子自從吃胡鏡孫的丸藥三個月下來烟癮居然搕住但是臉色發青好像病過一場似的且有天不吃丸藥竟比烟癮上來的時候還難過劉大傻子便去請教胡鏡孫胡鏡孫道大人要戒的是烟只要烟戒掉就是了別的卑職亦不能管劉大傻子見他說得有理難以駁他只好請醫生自去醫治不在話下但是他自從到省以來署院一直沒有給他好嘴臉差使更不消說得後來署院見他面色碧青便說他嗜好太深難期振作每見一面一定要嘮嘮叨叨的申飭一次還說什麼是我認得你老人家的他的子姪不好我做父執的應該替他教訓纔是劉大傻子被他弄得走頭無路便去找藩台托藩台替他想法子說照這種樣兒晚生的日子一天不能過了藩台說他同兄弟不對兄弟說的話未必聽我勸老兄忍耐幾時再作道理劉大傻子無法又去找他娘舅娘舅久充憲幕見的什面多了狠有隨機應變的工夫聽了外甥的話閉目養

神了半天一聲也不響想了一回說道他時常教訓你都是些甚麼話劉大佬子便大概的述了一遍娘舅道他同老人家眞有交情嗎劉大佬子道不過會過幾面就是有交情也有限娘舅道有了道學朋友只有拿着他的法子治他所謂君子可欺以方只有這一功他還受又說甚麼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劉大佬子忙問是用甚麼法子娘舅便附在他耳朵上如此如此的囑咐一番劉大佬子將信將疑恐怕不妥但是事已至此只可做到那裡說到那裏到了第二天又去稟見他是一個沒有差使的黑道台撫台原可以不見他的只因他脾氣好說話署院把他訓飭慣了好借着他發落別人所以他十次上院倒有九次傳見這日見面坐定之後署院閑談了幾句便漸漸的說到他身上來先問他現在的烟癮比起從前又大得多少他回道職道現在戒烟已經有好兩個月不抽了署院鼻子裏哼的一聲他又回道職道自從吃了胡鏡孫胡令貪弱戒烟善會裹的丸藥倒狠見效署院道抽

與不抽我也不來問你你自己拿把鏡子照照你的臉隨便給誰看說你不吃烟誰能相信當初你們老太爺是見過的他並不抽烟怎麼到你老兄手裏好樣子不學倒弄上了這個眞正我替你們老太爺嘔氣劉大佬子聽到這裏一聲不響只顧拿着馬蹄袖擦眼淚署院又道出來做官說甚麼顯親揚名都是假的只要不替先人丟臉就算得孝子了劉大佬子聽到這裏一半自己的委屈一半是娘舅的教訓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各位司道大人見了都爲詫異一齊替他捏着一把汗誰知署院並不見怪停了一回朝他說道我教導你的幾句話並不是壞話用不着哭啊劉大佬子擦了一擦眼淚又醒了一把鼻涕說道職道何嘗不知道大人教訓的都是好話職道聽了大人的教訓想起從前職道父親在日也常是拿這話教訓職道如今職道父親病故已經多年職道聽了大人的教訓一來恨自己不長進二來感念職道父親去世的早聽了大人的話不覺有感於中屢次

三番的要哭不敢哭出怕的是失儀今天實實在在熬不住了說完了話立起身來爬在地下朝着署院磕了三個頭長跪不起署院趕緊下座拉他衆官亦一起站立署院道這從那裏說起有話起來說劉大佬子哭着回道大人教訓的話都同職道父親的話一樣總怪職道不長進職道該死求大人今天就參掉職道的官也好替職道消點罪孽就是職道父親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大人的說完了這兩句便從頭上把自己大帽子抓了下來親自動手把個二品頂戴旋了下來嘴裏說道職道把這個官交還了大人大人是職道父執一輩子的人職道就同大人子姪一樣職道情願不做官跟着大人伺候大人可以常常聽大人的教訓將來磨練出來或者還可以做得一個人不至於辱沒先人便是職道的萬幸了說完了直挺挺的跪着署院一定要他起衆官又幫着相勸他只是不肯起嘴裏又說道總得大人答應了職道職道方纔起來署院道你果然能聽我話想做好人我還要保舉你鼓勵別人何必一定要參你的官呢說着便叫巡捕過來替他把頂子旋好仍舊合在頭上署院又親自拉了他一把劉大佬子見署院如此賞臉便趁勢又替署院磕了三個頭然後起立歸坐署院道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就不失其爲好人了兄弟生平最恨的是抽大烟一樁事好好一個人生生的被烟困住以後還能做什麼事業呢說到這裡回轉頭去一看見商務局老總也在座便同他說道從前你們所說那個姓胡的辦的那個戒烟善會到底靠得住靠不住商務局老總道他的丸藥外頭倒狠銷而且分會也不少署院道銷場雖好不足爲憑你們只要看這位劉大哥臉的顏色怎麼越吃越難看呢不要丸藥裏攙了甚麼東西害人罷商務局老總道職道也問過胡令據稱用的是林文忠公的遺方既然劉道吃了不好等職道下去查訪查訪果然不好就撤去前頭給的告示勒令停辦免得害人署院道正該如此說完送客劉大佬子下來仍舊去找娘舅娘舅問他怎麼樣劉大佬子便一五一十述

了一遍娘舅道此計已行以後包你上院永遠不會再碰釘子但是想他的差使還不在裏頭等我慢慢的再替你想個法子包你得一個頂好的事情劉大佬子一定要請教娘舅發急道你別性急早則十天遲則半月總給你顏色看就是了怎麼性急到這步田地也得容我想想看呀劉大佬子見娘舅動氣只好無言而罷且說官場上信息頂靈署院放一個屁外頭都會曉得的這日說了胡鏡孫九藥不好當天就有人傳話給他叫他當心點他這人生平最會拍馬屁新近又不知道走了甚麼路子弄到山東振捐總局的札子委他飛辦勸捐事宜他得了這個差使便興頭的了不得東也拜客西也拉攏懷裏揣着章程手裏拿着實收一處處向人勸募居然勸了一個月下來也捐到一個五品銜兩個封典五六個貢監論他的場面能夠如此已經狠不容易了這日聽得人家傳來的話賽如兜頭一盆冷水在店裏盤算了半夜踱來踱去走頭無路後來忽然想到本省藩台曾經見過兩面前頭開辦善會的時候托人求他寫過一塊匾有此淵源或者不至忘記事到其間只得拚着老臉去做是日一夜未睡次天大早便穿了衣帽趕上藩台衙門手本進去藩台不見胡鏡孫說有公事面回然後勉勉強強見的見面之後藩台心上本不高興胡鏡孫又嚅嚅嚅嚅的說了些不相干話藩台氣極了便說老兄有甚麼公事快些說兄弟事情忙沒有工夫陪着你閑談胡鏡孫碰了這個釘子面孔一紅咳嗽了一聲然後硬着胆子說出話來纔說得卑職前頭辦的那個戒烟善會一句話藩台已把茶椀端在手中說了聲我知道了端茶送客胡鏡孫不好再說下去只得退了出來一塲沒趣愈加氣悶回到店裏茶也不喝飯也不吃如同發了痴的一般幸虧太太是個才女出來問知究竟便說現在世路上的事非錢不行藩台不理你你化上兩個他就理你了胡鏡孫道去年我開辦這個善會的時候問你借的當頭如今還沒有替你贖出來那裏還有錢去孝敬上司呢太太道有得贖沒有得贖自己夫妻

有什麼不明白的只要你不替我沒掉就是了至於你如今孝敬上司沒有現錢依我想東西也是好的胡鏡孫道你看我這店裏除掉幾包丸藥幾瓶藥酒之外還有什麼東西可以送得人的太道只要值錢怎麼送不得如果不好送爲甚麼你的仿單上要說官禮相宜呢胡鏡孫道話雖如此講你曉得我十塊錢的藥本錢只有幾塊自已人同你老實說兩塊錢的本錢也沒有不過騙騙飯吃罷了那裏值得甚麼錢呢太太道時常見你替人家捐官從前你得這個差使的時候你自已說過有多少的扣頭如今這筆錢那裏去了呢一句話提醒了胡鏡孫心上一想橫豎空白實收在自已手裏與其張羅了錢去孝敬上司何如填兩張監生實收去送藩台的少爺像他們這樣宦家子弟這一點點的底子總要有的如果收了我的實收他自然照應我彼時間騎馬尋馬只要弄到一筆大大的銀欵賺上百十兩扣頭就有在裏頭了他若不肯照應我一定還我實收實收已經填了字不能還只好還

我銀子如此一來我振捐內又多了兩個監生將來報銷上去也好看主意打定告訴了自己妻子太太點頭無話胡鏡孫方纔胡亂吃了一碗飯連忙取出實收想要取筆填寫履歷無奈又不曉得少爺的年貌三代只好擱筆想來想去沒有他法只好封了兩張實收托人替他寫了一個稟帖給藩台說明白卑職目下辦捐情願報效憲台大人兩個監生務求大人賞收另外又附一張夾單是求藩台替他斡旋那戒烟善會的事情稟帖寫完他便冒冒失失交給藩台號房替他遞了進去自己坐在官廳上等傳見以爲這一功他總受的了誰知等了半天裏頭傳出話來問他這個辦捐差使是誰委的他只得照實而說那人進去等到天黑也沒見藩台傳見後來向號房打聽亦打聽不出號房勸他明天再來只好回家誰知一連上了三天藩台衙門始終未見第四天上接到委他辦捐那個老總的札子上寫接准浙江布政司函開說他如何藉差招搖鑽營無恥又附還實收兩張希即查辦云云後面

寫明將他撤委限他即日將經手已捐未捐各實收造册報銷不得含混各等語他得了這個札子猶如青天霹靂一般善會尚未保全差使已經撤去還算他自己顧全場面次日即把捐務及收到的銀子一律交割清楚後來又費九牛二虎之力把個戒烟會保住依舊做他的賣買都是後話不題要知官場上又出甚麼新鮮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叩轅門蕩婦覓情郎
奉板輿茲親勗孝子
南亭新著

却說浙江吏治自從傅署院到任以來竭力整頓雖然不能有十二分起色然而局面已爲之一變若從外面子上看他却是眞正的一個清官照壁舊了也不收拾暖閣破了也不裱糊首縣奉了他的命不敢前來辦差一個堂堂撫台衙門竟弄得像破窰一樣大堂底下草長沒脛無人剪除馬糞堆了幾尺高也無人打掃人家都說碰到這位上司自己不要辦差又不准別人辦差做首縣的應該大發財源誰知外面花費雖無裏面孝敬却不能少不過折成現的罷了所以但就情形而論只有比起從前檢樸了許多不能不說是他的好處至於要錢的風氣却還未能改除俗語說的好千里爲官只爲財做書的人實實在在

寫明將他撤委限他即日將經手已捐未捐各實收造册報銷不得含混各等語他得了這個札子猶如青天霹靂一般善會尚未保全差使已經撤去還算他自己顧全場面次日即把捐務及收到的銀子一律交割清楚後來又費九牛二虎之力把個戒烟會保住依舊做他的賣買都是後話不題要知官場上又出甚麼新鮮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叩轅門蕩婦覓情郎
奉板輿茲親勗孝子
南亭新著

却說浙江吏治自從傅署院到任以來竭力整頓雖然不能有十二分起色然而局面已爲之一變若從外面子上看他却是眞正的一個清官照壁舊了也不收拾暖閣破了也不裱糊首縣奉了他的命不敢前來辦差一個堂堂撫台衙門竟弄得像破窰一樣大堂底下草長沒脛無人剪除馬糞堆了幾尺高也無人打掃人家都說碰到這位上司自己不要辦差又不准別人辦差做首縣的應該大發財源誰知外面花費雖無裏面孝敬却不能少不過折成現的罷了所以但就情形而論只有比起從前檢樸了許多不能不說是他的好處至於要錢的風氣却還未能改除俗語說的好千里爲官只爲財做書的人實實在在

沒有瞧見眞不要錢的人所以也無從揑造了閑話休題且說署院自從到任至今正是光陰似水日月如梭彈指間已過半載朝廷因他居官清正聲名尚好就下了一道上諭命他補授是缺他出京的時候是一個三品京堂如今半年之間已做到封疆大吏自然是感激天恩力圖報稱立刻具摺謝恩合屬官員得信之餘一齊上院叩賀不消細說從此以後他老人家更打起精神勵精圖治閉下來還要課小少爺讀書他太太早已去世小少爺是姨太太養的年方一十二歲居然開筆能做破承傳撫院更是得意非凡拿了一本文法啓蒙天天講給小少爺聽還說我們這種人家世受國恩除了做八股考功名將來報效國家並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得他一家骨肉只有親了三口並無別的拖累所以他於做官課子之外一無他事今見天恩高厚將他補授斯缺心中更爲快樂一天適當轅期會客之後回到上房吃飯正想吃過飯考問兒子的功課他一向吃飯因爲人少都是姨太太陪着吃的

這日等了半天姨太太竟未出來他總以爲姨太太另有別的事情偶然遲到不以爲意誰知等到吃完姨太太始終不見問問老媽都不肯說後來又問兒子畢竟兒子年輕嘴快回稱我娘困在床上從早上哭到此刻還沒有梳頭傅撫院聽了詫異一時摸不着頭腦只得又問兒子旁邊伺候的老媽一齊做眉眼給少爺叫他不要說被傅撫院瞧見罵了老媽兩句說你們偏會鬼鬼祟祟有甚麼事情要瞞我一定追着兒子要問個明白少爺無法只得說道我亦不知道甚麼今兒早上門上湯二爺來說有個媳婦長的狠標緻還帶了一個孩子說是來找爸爸的我娘就爲着這個生氣傅撫院一聽這話心上老大吃驚盤算了半天一聲不響歇了一會問道現在這女人在那裏少爺道他要來湯二爺叫把門的看好了門不許他進來我娘囑咐湯二爺等他來的時候打他出去傅撫院着急道此刻到底這人在那裏少爺道連我不知道老媽見主人發急曉得事情瞞不住只得回道這女人據他自己

說是北京下來的現住在衙門西邊一爿小客棧裏來了好兩天了他說他認得老爺有靠十年光景從前老爺許過他甚麼他所以找了來的傅撫院道那裏有這回事我也不認得什麼女人老媽道他是這們說呢我們也不曉得傅撫院道我不問你這個到底他到衙門裏來過沒有老媽道這個不知道我們亦是聽見湯二爺說的傅撫院便吩咐叫湯升來我問他原來這湯升是傅撫院的心腹門上他家的規矩凡老人家手裏用的人兒子都不能直呼名字所以少爺也稱他爲湯二爺閑話休題且說姨太太先前也是聽見了頭們咕咕唧唧說甚麼有個女人來找老爺姨太太酷性是最大不過的聽了生疑便向了頭追究了頭說是湯二爺說的姨太太便把湯二爺叫上來拷問此事沒了大太太姨太太便做了中宮當家人的那裏還有不巴結他的便一五一十說了一遍當時姨太太就氣的幾乎發厥這時候傅撫院正在廳上會客老媽們屢次三番要出來報信因爲會的是些正經客恐怕不便所以沒有敢回等到傅撫院送客回來吃飯姨太太肝厥已平下去了只是還躺在床上不肯起來傅撫院向兒子追問此事以及傳喚湯二爺他都聽在耳朵裏裝做不聽見不作聲看他們怎樣停了一刻湯升穿了長褂子上來傅撫院正要問他一想守着多少人說出來不便便起身要帶湯升到簽押房裏去盤問剛剛走到廊簷底下已經被姨太太聽見直着嗓子大喊起來又像拿頭在板壁上碰的蓬蓬蓬響的傅撫院一聽聲音不對立刻縮住了脚再一細聽姨太太已經放聲大哭起來說甚麼老不死的面子上假正經倒會在外頭騙人家的女人還養了雜種的兒子你們帶聲信給那老不死的他要去會那不要臉的婊子叫他先拿條繩子來勒死我再去拿八抬轎抬那婊子進來一面罵一面又問少爺在那裡先是少爺聽見娘生氣丟掉飯碗早已溜在後院去了好容易被了頭老婆子找着一齊說我的小祖宗你快上去罷姨太太要同老爺拚命現在不知道怎麼樣了小少爺起

先還不肯去後來被了頭老婆子連哄帶騙的纔騙到上房他娘一看見了他就下死的打了兩拳頭手裏打的兒子嘴裏却罵的老爺說我們娘兒倆今兒一齊死給他看替他拔去眼中釘肉中刺好等他們來過現成日子橫豎你老子有了那個雜種也可以不要你了說着又叫拿繩子來我先勒死了你我再死兒子捱了兩拳頭早已哇的哭了傅撫院本來站在廊簷底下的後來聽見姨太太要找少爺知道事情鬧大了只得回轉上房到套間裏在靠窗一張椅子上坐下歎氣姨太太也不睬他後來看見小婆打兒子又要勒死兒子他老人家也動了眞氣便氣憤憤站起來說道兒子是我養的你們做妾婦的人不懂得道理好歹有我管教你須打他不得姨太太一聽這話格外生氣便使勁睡了傅撫院一口道你說兒子是你養的難道不是我十月懷胎懷出來的我是他的娘我就可以打得他說着順手又打了兒子幾巴掌兒子又哭又跳傅撫院道豈有此理我們這種詩禮人家一個做小老婆的都要如此顚狂起來還了得姨太太道小老婆不是人傅撫院道人家縱容小老婆把小老婆頂在頭上我這個老爺不比別人我要照我的家教從前老太爺臨終的時候有過遺囑的不好我就要話未說完姨太太逼着問道你要怎麼樣傅撫院又縮住了嘴不肯說出來姨太太道開口老太爺遺囑閉口老太爺遺囑難道你在外頭相與那不成器的女人也是老太爺遺囑上有的嗎既然家教好從前就不該應同那臭婊子來往也不曉得姓張的姓王的養了雜種一定要拉到自己身上傅撫院被他頂的無話說連連冷笑道你們聽聽他這話說的奇怪不奇怪來的女人是個什麼人也沒有問個明白一定要栽在我身上等弄明白了再同我鬧也不遲姨太太正還要說人報表太太來了傅撫院立刻起身迎了出去朝着進來的那個老婦人叫了一聲表嫂連說豈有此理請表嫂開導開導他表嫂在這裏吃了晚飯去我有公事不能陪了原來傅撫院請的帳房就是他的表兄這表太太便

是表兄的家小傅撫院因爲自己人少就叫表兄表嫂一齊住在衙門內樂得有個照應這天家人了頭們看見姨太太同老爺嘔氣就連忙的送信給表太太請他過來勸解勸解傅撫院此時心掛兩頭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一見表嫂到來便借此爲由推頭有公事到外邊去了湯升一直站在廊簷底下伺候着看見老爺出來亦就跟了出來一走走進簽押房傅撫院坐着湯升站着傅撫院問湯升道那女人是幾時來的共總來過幾次現在住在那裏他來是個甚麼意思湯升回道這女人來了整整有五六天了住在衙門西邊一斗小客棧裏來的那一天先叫人來找小的小的沒有去第二天晚上他就同了孩子一齊跑了來把門的沒有叫他進來送個信給小的小的趕出去一看那女人倒也穿的乾乾淨淨小孩子看上去有七八歲光景到生的肥頭大耳傅撫院道我不問你這個問他到這裏是個甚麼意思湯升湊前一步低聲回道小的出去見了他就問他來幹甚麼的他說八年前就同老爺在京裏認識後來有了肚子沒有養老爺曾經有過話給他說將來無論生男生女連大人孩子都是老爺的但是家裏不便張揚將來只好住在外頭後來十月臨盆果然養了個兒子就是現在帶來的那個孩子了傅撫院道既然孩子是我養的我又有過話他爲甚麼一養之後不來找我要到這七八年呢湯升道小的何嘗不是如此說況且這七八年老爺一直在京裏又沒有出門爲什麼不來找呢傅撫院道是啊他怎麼說湯升道他說他還沒有養他娘就把他帶到天津衛孩子是在天津衛養的養過孩子之後一直想守着老爺老鴇不肯一定要他做生意頂到大前年纔贖的身因爲手裏沒有錢又在天津衛做了兩年生意今年二月上京意思就想找老爺不料老爺已放了外任他所以趕了來的傅撫院聽了縐縐眉頭又搖搖頭半響不說話歇了一回自言自語道他在天津贖身是那個化的錢他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湯升道在窰子裏做生意怕少了窟桶化錢老爺是一省巡撫

能夠瞞得了人嗎傅撫院道你不要聽他胡說我也不認得這種人你去嚇嚇他如果再來我就要拿他發到首縣裏重辦立刻打他的遞解湯升道這些話小的都說過了他自從來過一次之後以後天天晚上坐在二門外頭頂到關宅門纔走頭三天還講情理說他此來幷不要老爺出去會他一面給他一個下落他就走的而且不要老爺爲難只要老爺出去會他一面給他一還可以過得他還說這七八年沒見老爺寄過一個錢他亦過到如今了兒子亦這們大了大家有情義何必叫老爺一時爲難呢但是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將來總得有個着落不能不說說明白傅撫院道越發胡說了再怎麼說打他兩個耳刮子湯升道小的亦是怎們說叫他把嘴裡放乾淨些那知他不服就同小的拌嘴到昨天晚上越發鬧的凶一定要進來幸虧被把門的攔着沒有被他闖進宅門齊巧了頭們出來有事情看見這個樣子進去對姨太太說了小的就曉得被他們瞧見不得起先還攔他們不要說怕的是鬧口舌是非他們不聽令兒果然幾乎鬧出事來傅撫院道我家裏的事情還鬧不了那裏又跑出來這個女人你叫人去同他說叫他放明白些快些離開杭州如果再在這裏纏不清將來送他到縣裏去他可沒有便宜的傅撫院把話說完湯升雖然答應了幾聲是却是站着不走傅撫院問他還站在這裏做甚麼湯升回道老爺明鑒那女人實在利害得狠說出來的話句句斬釘截鐵起先小的有些話不敢回老爺現在却不能不回明一聲好商量想個法子對付他傅撫院道奇怪你倒怕起他來了湯升道小的不是怕他怕的是這種女人他既然潑出來趕到這裏他還顧甚麼臉面生怕被他張揚出去外頭的名聲不好聽傅撫院道送到縣裏去打他的嘴巴辦他的遞解就是了湯升道不瞞老爺說這些話小的都同他講過了他非但不怕而且笑嘻嘻的說你們不去替我回你家老爺再不出來會我我爲他守了這許多年吃了多少苦眞正有寃沒處伸我可要到錢塘縣裏去告了

傅撫院道告那個湯升道小的也不曉得告的是那個傅撫院道等他告呢我看錢塘縣有多大的胆量敢收他的呈子湯升道小的亦是怎麼想後來他亦料到這一層他說縣裏不准到府裏不准到道裏道裏不准到司裡杭州打不贏官司索性趕回北京告御狀傅撫院聽了這話氣的鬍子一根根筆直連連說道好個潑辣的女人湯升你可曉得老爺是講理學的人凡事有則有無則無從不作欺人之談的這女人還是那年我們中國同西洋打仗京裏信息不好家眷在裏頭住着不放心一齊搬了回去是國子監孫老爺高興約我出去吃過幾回酒就此認得了他後來他有了身孕一定栽在我身上說是我的當初我想兒子的事多一個好一個因此就答應了下來誰知後來我有事情出京等到回去不上兩個月再去訪訪已經找不着了當時我一直記掛他不知所生的是男是女倘若是個女兒呢落在他們門頭人家將來長大之後無非還做老本行那如何使得呢所以我今天聽說是個男孩子我這條心已放了一大半好友由他去不與我相干不是我心狠肯把兒子流落在外頭你瞧我家裡鬧的這個樣子以後有得是飢荒況且這女人也不是個好惹的我如今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謝謝罷我不敢請教了湯升道既然老爺不收留他或者想個什麼法子打發他走不要被他天天上門弄得外頭名聲不好聽裏頭姨太太曉得了還要嘔氣傅撫院道你這人好糊塗你把他送到錢塘縣去叫陸大老爺安放他不就結了嗎湯升道一到首縣外頭就一齊知道了傅撫院道陸某人不比別人我的事情他一定出力的他這些本事狠大等他去連騙帶嚇再給上幾個錢還有大不了的事湯升道橫豎是要給他錢他自然會走何必又要發縣多一路小的出去就同他講有了錢他自然會走何必又要發縣多一周折呢傅撫院發急道你這個人好糊塗錢雖是一樣給他你爲什麼定要老爺自己掏腰你纔高興湯升至此方纔明白老爺的意思這筆錢是要首縣替他出他自己不肯掏腰的緣故只得一

聲不響退了下來剛走到門房裡三小子來回道大爺那個女人又來了湯升搖了一搖頭說道自己做的事却要別人出錢替他了通天底下那有這樣便宜事情說不得吃了他的飯只好苦着這付老臉去替他幹還有甚麼說的一面自言自語一面走出房門到了宅門外頭那女人正在那裏一手拉着孩子一手指着把門的罵呢那女人穿的是淺藍竹布褂底下紮着腿外面加了一條元色裙子頭上戴着金簪子金耳圈却也梳的是圓頭瘦伶伶的臉爆眼睛長眉毛一根鼻梁筆直不過有點翹嘴唇雖然不施脂粉皮膚倒也雪雪白手上戴了一付綫絲銀鐲子一對金蓮叫大不大叫小不小穿着印花布的紅鞋只因他來過幾次都是晚上所以湯升未曾看得清楚今番是白天特地看了一個飽至於他那個兒子雖然肥頭大耳却甚聰明伶俐叫他喊湯升大爺他聽說話就喊他爲大爺這時候因爲女人要進來把門的不准他進來嘴裏還不乾不淨的亂說所以女人動了氣拿手指着他罵

齊巧被湯升看見呵斥了把門的兩句因爲白天在宅門外頭倘或被人看見不雅就讓女人到門房裏坐叫三小子泡茶讓女人喝又叫賣點心給孩子吃張羅了半天方纔坐定女人問道我的事情怎麼樣了托了你湯大爺料想總替我回過的了我也不相賴到這裏在這裏多住一天多一天淸裏發我們走我不是那不開眼的人銀子元寶再多些都見過祇要他會我一面說掉兩句我立刻就走不走不是人他若是不會我叫他寫張字據給我也使得他做大官大府的人三妻四妾不能保住他不討他給我一張字將來我也好留着做個憑據湯升道這些話都不用說了倒是你有甚麼過不去的事情告訴我們替你想個法子打發你動身是正經這些話都是白說的女人道我不稀罕錢我只要同他見一面他一天不見我我一天不走後來被湯升好騙友騙好說友說女人方纔應允笑着說道送我到錢塘縣我是不怕的但是我既然同他要好我爲甚麼一定要鬧到

錢塘縣去出他的壞名聲呢現在是你出來打圓場我決不敲他的竹杠只要他把從前七八年的用度算還了我另外再找補我幾弔銀子我也是個爽快人說一句是一句無論窮到討飯也決計不來累他湯大爺你是明白人你老爺不肯寫憑據給我却要我同他一刀兩斷自己評評良心這一點子是不好再少的了湯升聽了他話又是喜又是愁喜的是女人肯走愁的是數目太大老爺自己又不肯往外拿却要叫我同錢塘縣陸大老爺商量得知人家肯與不肯呢想了一會總覺數目太大再三的磋磨好容易講明白一共六千銀子女人在門房裏坐等湯升想來想去總不便向首縣開口只得又上去回老爺其時傅撫院正在上房裏同姨太太講和傅撫院同姨太太說道那個混帳女人已經送到首縣裡去了叫他連夜辦遞解大約明天就離杭州了姨太太聽了方纔無話湯升上來一見這個樣子不便說甚麼只好回了兩件別的公事支吾過去却出去在簽押房裏等候傅撫院會意便亦踱了出來劈口便問怎麼樣了湯升把剛纔的話說了一遍又回道這女人狠講情理似乎不便拿他發縣請老爺的示這筆銀子怎麼說據小的意思還是早把他打發走的乾淨傅撫院道話雖如此說六千數目總太大湯升道像這樣的事從前那位大人也有過的聽說化到頭兩萬事情纔了傅撫院聽說半天不言語意思總不肯自己掏腰湯升情急智生忽然想出一條主意道外頭有個人想求老爺密保他一下爲的老爺不要錢他不敢來送等小的透個風給他叫他把這事承當了去橫豎只做一次也累不到老爺的清名就是將來外面有點風聲好在這錢不是老爺自己得的自可以問心無愧傅撫院道是啊只要這錢不是我拿的隨你們去做就是了但是也只好問人家要六千多要一個便是欺人欺人自欺那是斷斷不可湯升聽了這話心上要笑又不敢笑只得答應着退下不到三天把事辦妥女人離了杭州湯升亦賺着不少那個想保舉的人你道是誰就是本省的糧道他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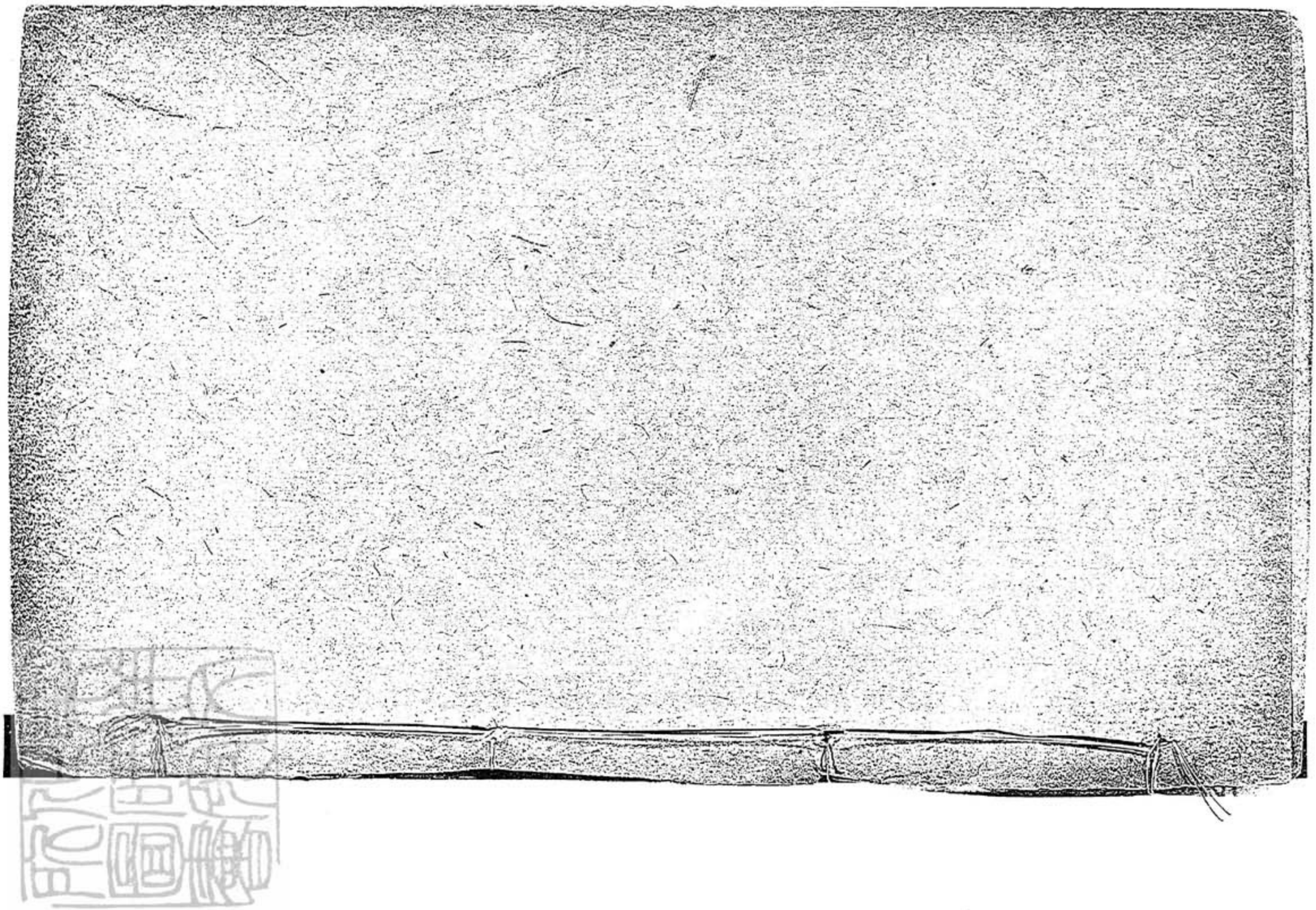
湯升說明想中丞給他一個密保他肯出這筆銀子中丞應允他就立刻墊了出來且說這糧道姓賈字筱芝是個孝廉方正出身由知縣直爬到道員生平長於逢迎一舉一動甚合傅撫院的脾胃新近又有此一功因此傅撫院就保了他一本適遇河南臬司出缺朝廷就升他爲河南按察使辭別同寅北上請訓都不用細述單說他此次本是奉了老太太同了家眷一塊兒去的將到省城時候有天落了店他便上去同老太太商量道再走三天就要到省城了請老太太把從前兒子到浙江糧道上住的時候教訓兒子的話拿出來操演操演倘若有忘記的兒子好告訴老太太省得臨時說不出口老太太道那些話我都記得賈臬台便送下一站打尖爲始約摸離着店還有頭二里路一定叫轎夫趕到前頭在店門外下轎站立街旁有些地方官來接差的也只好陪他站着老遠的望見老太太轎子的影子他早已跪下了等到轎子到了跟前他還要嘴裏報一句兒子某人接老太太的慈駕老太太在轎子裏點一點頭他方從地上爬了起來扶着轎杠慢慢的扶進店門老太太在轎子裡吩咐道你現在是朝廷的三品大員了一省刑名都歸你管你須得忠心辦事報效朝廷不要辜負我這一番教訓賈臬台聽到這裏一定要回過身來臉朝轎門答應一聲是再說一句兒子謹遵老太太的教訓說話間老太太下轎他趕着自己上來攙扶了老太太進屋又張羅了一番然後出來會客惹得接差的官員看熱鬧的百姓一齊都說這位大人眞正是個孝子咧誰知他午上打尖是如此晚上住店亦是如此到到了出店的時候一定還要跪送所有沿途地方官止見得一遭覺得稀奇倒是省裏派出來接他老人家的差官一路看了幾天甚爲詫異私底下同人講道大人每天幾次跪着接老太太乃是他的禮信應得如此何以老太太教訓他的話顚來倒去總是這兩句從來沒有換過是個甚麼緣故大衆聽了他言一想果然不錯到了第三天將到開封這天更把他忙的了不得早上從店裏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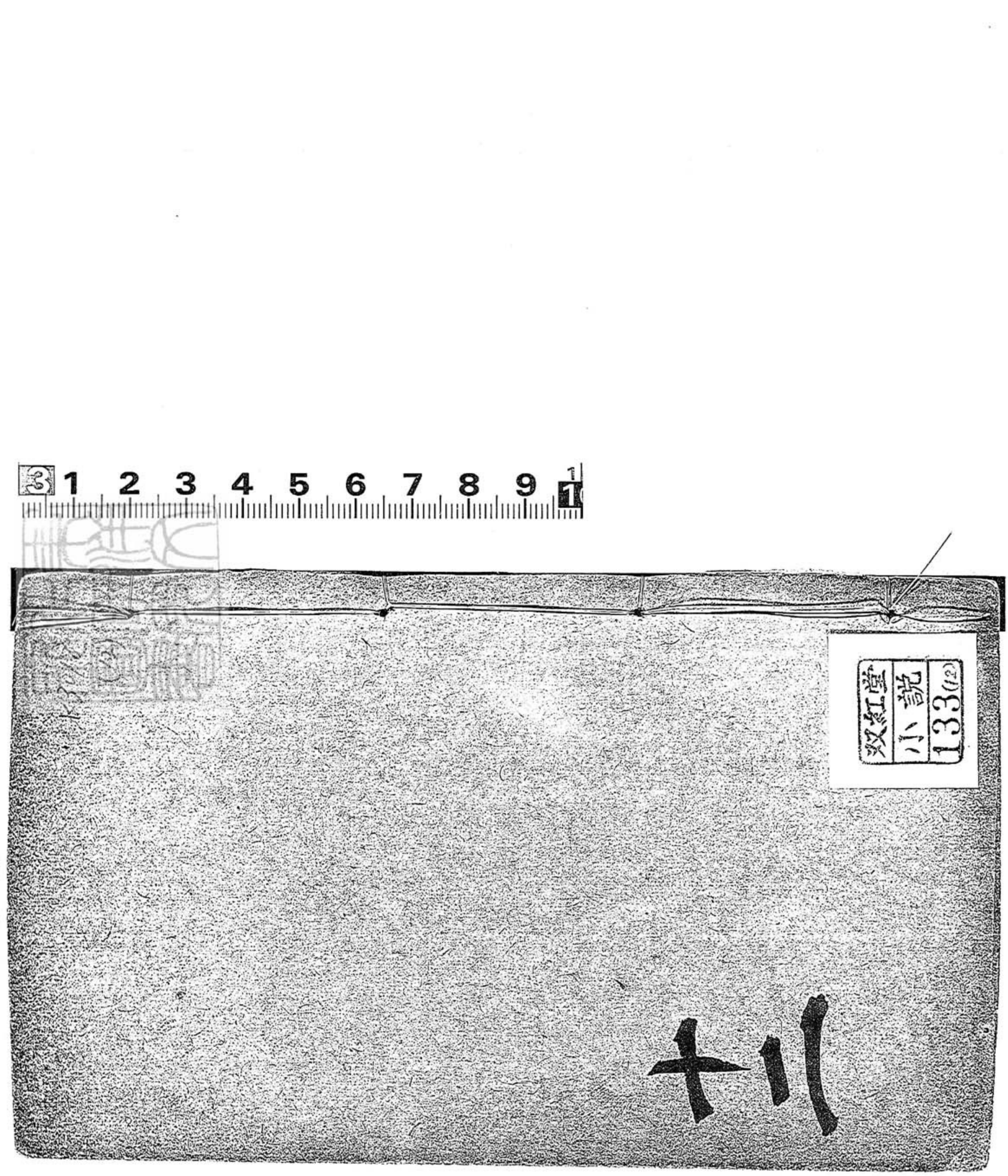
送一次打尖迎一次打尖完又送一次離城五里又下來稟安一次頂到城門合省官員出城接他的除照例儀注行過後他便一直扶了老太太的轎子從城外走到城裏頂到行轅門口又下來跪一次一路上老太太又吩咐了許多話忙得他不時躬身稱是等到安頓了老太太方纔出來稟見中丞大家曉得他是個孝子都拿他十分敬重等到接印的那一天他自己望闕謝恩拜過印磕過頭還不算一定還要到裏頭請老太太出來行禮老太太穿了補褂由兩個管家拿竹椅子從裏頭抬了出來賈臬台親自攙老太太下來行禮老太太磕頭的時候他亦跪在老太太身後等老太太行完了禮他纔跟着起來躬身向老太太說道兒子蒙皇上天恩補授河南按察使今兒是接印的頭一天凡百事情總得求老太太教訓老太太正待坐下說話忽然一口痰湧了上來咳個不了急的賈臬台忙把老太太攙扶坐下自己拿拳頭替老太太捶背管家們又端上茶來老太太坐了一回好容易不咳了少停又哇的吐了一口痰但是覺得頭昏眼花有些坐不住一衆官員齊說老太太年紀大了不可勞動還是拿椅子抬到上房歇息的好老太太也曉得自己撐持不住只得由人拿他送了進去賈臬台跟到上房又張羅了半天方纔出來把照例文章做過上院拜客不用細述且說他自從到任之後事必親理輕易不肯假手於人凡遇外府州縣上來的案件須要臬司過堂的他一定要親自提審見了犯人的面劈口先問你有冤枉沒有碰着老實的犯人不敢說冤枉依着口供順過一遍自無話說倘若是個狡滑的板子打着夾棍夾着還要滿嘴的喊冤枉做州縣的好容易把他審實了定成罪名疊成案卷解到司裏過堂被這位大人輕輕的挑上一句就是不冤枉那犯人也就樂得借此可以遷延時日賈臬台一見犯人呼冤便立刻將此案停審行文到本縣傳齊一干原告見証提省再問他說這都是老太太的教訓老太太說人命關天不可草率倘若冤屈了一個人那人死後見了閻王一定要

討命的賈臬台最怕的是寃鬼來討命所以聽了老太太的教訓特地分外謹愼無奈各州縣解上來的犯人十個裏頭倒有九個喊寃枉賈臬台沒法只得一面將犯人收監一面行文各州縣去不到一月司裏府裏縣裏三處監牢都已塡滿重新提審的案件一百起當中倒有九十九起不能斷結各處提來的屍親苦主見証鄰佑省城裡大小各店亦都住的實實窒窒有些帶的盤纏不足等的日子又久了當光賣絕不能回家的亦所在皆是老太太又看過小書題起從前有個甚麼包大人施大人每每自己出外私訪好替百姓伸寃賈臬台聽在肚裏亦不時換了便服溜出衙門在大街小巷各處察聽獃了半年有天晚上獨自一個出來走了一回覺得有點吃力忽見路旁有個相面先生一張桌子一張椅子那相士獨自坐在燈光底下看書旁邊擺着幾張板櫈原是預備人來坐的賈臬台走的乏了一看有現成板櫈便一屁股坐下相士趕着招呼以爲是來相面的了賈臬台道不敢勞動我是因爲走乏了獃獃的相士沒有生意仍舊看他的書不來理會賈臬台坐了一會便搭趕着問道先生貴府那裏一天到晚在這裏生意可好家裏還有甚麼人相士見問方把賈臬台看了兩眼嘆了一口氣順手拿書往桌上一撩說道客人不要題起題起來恨的我要三天三夜睡不着覺賈臬臺聽了詫異道這是甚麼緣故相士道我是陳州府人客人你想想陳州到省裏是幾天的路程我家裏雖不算得有錢日子也狠好過得五年前還是趙大人歲考的那一年在下在他手裏僥倖進了個學每年坐坐館也有二十幾弔錢的束修誰知去年隔壁鄰舍打死了人地保鄉約上上下下趕着有辦子的抓因此硬拖我出來做干証本縣做做也罷了然而已經害掉我幾十弔錢後來又碰着這個天殺的臬臺眞正混帳王八蛋害得我家破人亡一門星散賈臬臺聽到這裏陡吃一驚又問道是那個臬臺還是前任的還是現在的相士道就是現在姓賈的這個雜種了賈臬臺一聽當面罵他心上

拍篤一跳要發作又不好發作只得忍着氣問他道你好好的在家裏怎麼會到省城來呢相士道因爲姓賈的這雜種面子上說要做好官其實暗地裡想人家的錢無論甚麼案件縣裡口供已經招的了到他手裏一定要挑唆犯人翻供他好行文到本縣把原告鄰舍干証一齊提到提了來又不立時斷結把這些人擱在省裏省裏澆裏狠大如何支持得住雜種一天不問這些人一天不能走就以我們這一案而論還是五個月前頭提了來的一擱擱到如今他這樣的狗官眞正是害人我想這人一定不得好死將來還要絕子絕孫哩賈臬臺聽了他話氣的頓口無言歇了一歇就道你不要看輕這位臬臺大人人家都說他是孝子哩相士鼻子裡哼了一聲道你們說他是孝子你可知道他這孝子是假的呢賈臬臺欲問究竟相士道等他絕子絕孫之後他祖宗的香烟都要斷了還充那一門的孝子賈臬臺見他愈罵愈毒不好發作甚麼只得忍着氣走開仍舊獨自一人踱入衙內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官場現形記卷之二十二終




1 2 3 4 5 6 7 8 9
133(12)
十川

訊姦情梟司惹笑柄
造假信觀察賺優差

却說賈梟司聽了相士當面罵他的話憤憤而歸到了次日一心想把相士提到衙中將他重重的懲處一番以洩心頭之恨但是一件昨日忘却訊問這相士姓甚名誰票子上不好寫而且連他擺攤的地方地名亦不曉得更不能憑空拿人想了半天只好擱手然而心上總不免生氣齊巧這日有起上控案件他老人家正在火頭上立刻坐堂親自提問這上控的人姓孔乃是山東曲阜人氏他父親一向在歸德府做賣買因爲歸德府奉了上頭的公事要在本地開一個中學堂欵項無出就向生意人硬捐這姓孔的父親只開得一個小小布店本錢不過一千多弔不料府大人定要派他每年捐三百弔他一并小舖如何捐得起府大人見他

不肯便說他有意抗捐立刻將他鎖押起來他的兒子東也求人西也求人想求府大人將他父親釋放府大人道如要釋放他父親也甚容易除每年捐錢三百吊之外另外叫他再捐二千弔立刻繳進來爲修理衙署之費他兒子一時那裡拿得出許多府大人便將他父親打了二百手心一百嘴巴打完之後仍押班房尚算留情未曾打得屁股兒子急了只得到省上控賈臬司正是一天怒氣無可發洩把呈子大約看了一遍便拍着驚堂木罵道天底下的百姓刁到你們河南也沒有再刁的了開學堂是奉過上諭的原是替你們地方上培植人材多捐兩個有甚麼要緊也值得上控這點事情都要上控我這個臬台只好替你們白忙的了姓孔的兒子說道小的本來不敢到大人這裏來上控的實在被本府大人逼的沒有法兒所以只得來求大人仲冤賈臬台道混帳自己抗了捐不算還敢上控你們河南人眞正不是好東西姓孔的兒子道小的是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是在河南做生意的老聖人傳下來我們姓孔的人雖然各省都有然而小的實實在在不是河南人賈臬台見他頂嘴猶如火上添油那氣格外來的大拍着驚堂木連連罵道放屁胡說就是你們孔家門裏沒有一個好東西姓孔的兒子說道大人你這話怎麼講你老讀誰的書長大了的姓孔的沒有好人還有老聖人呢怎麼連他老人家都忘記了賈臬台被他這一頂立時頓口無言面孔漲得緋紅歇了一會又罵道你有多大胆子敢同本司頂撞替我打打他個藐視官長咆哮公堂兩旁差役吆喝一聲正待動手姓孔的兒子一站就起嘴裏說道大人打不得打不得一頭說一頭往外就走賈臬台氣的要再發作他背後有個老管家還是跟着老太太當年賠嫁過來的凡遇賈臬台審案老太太都命他在旁監視設如賈臬台要打人他說不打賈臬台便不敢打眞是他的話猶如母命一般如今他見賈臬台要打姓孔的兒子他知道是打錯了便把主人的袖子一拉道這個人打不得打錯了老太太要說話的賈臬台

聽了老管家的話立刻站起來答應了一聲是回頭叫差役把姓孔的兒子拉回來對他說到依本司的意思定要辦你個罪名是我老太太吩咐念你是生意人不不可下去姓孔的兒子道到底小的告的狀大人准與不准賈臬台道下去候批大正月裏我那裏有這許多工夫同你講話姓孔的兒子無奈退了下去值堂的門上回到河南府解來的那起謀殺親夫一案的人証是去年臘月二十四都解齊了犯人寄在監裏人証住在店裏老爺當初原說是就審的如今一個年一過又是多少天了大家都望老爺早點把案斷開好等那些見証早點回去鄉下人是耽誤不起的賈臬台道我一年到頭只有封了印空兩天你們還不叫我閑甚麼要緊事情就等不及你們曉得我這幾天裏頭又要過年又要拜客那裡有一天空我做官也算得做得勤的了今天還是大年初五不等開印我就出來問案還說我耽誤百姓你們這些人良心是甚麼做的況且大年初五就要問案也要取個吉利怎麼就叫我問這奸情案呢你們叫我問這案偏不問退堂明天審到了明天便是新年初六他老人家飯後無事吩咐把河南府解到的謀殺親夫一案提司過堂要時男女兩犯以及全案人証通統提到他老人家便升坐大堂一一點名先問原告再問見證然後提審奸夫一齊錄有口供都與縣裏所供的不相上下賈臬台審了半天也審不出一毫道理原來告狀的是本夫的親姪兒這奸夫就是本夫的姑表兄弟算起來是表叔同表嫂通奸後來陡起不良將本夫用藥毒死被他親姪兒看出舉發到官縣官親臨檢驗塡明屍格委係服毒身亡隨把鄰右奸婦提案審問奸婦熬刑不過供出奸情然後補提奸夫一見人證俱齊曉得賴不到那裏亦就招認不諱當時由縣擬定罪名疊成案卷送府過堂轉道解省當初本縣出了這種案件問明之後照例先行申詳各憲所以人犯尚未解省臬司衙門早經得知賈臬台一見是謀殺親夫的重案恐怕本縣審得容有不實不盡所以

格外關心預先傳諭一俟此案解到定須親自過堂又因受了老太太的教訓說是臬司乃刑名總匯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所以雖在封印期內向例不理刑名他以堂堂臬司却依舊逐日升堂理事也算是他的好處閑話休題單說他的本意自因恐怕案中容有冤情所以定要親自提訊及至問過原告見証奸夫都是照實直陳沒有翻動他心上悶悶不樂便叫把奸婦提上堂來這奸婦年紀不過二十歲雖然是蓬首垢面然而模樣却是生得標緻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更爲勾魂攝魄賈臬台見了這種女人雖不至魂不守舍然而坐在上頭就覺得有點搖幌起來自知不妙趕緊收了一收神照例問過幾句口供他老人家是奉過老太太教訓的道是女人最重的是名節最要緊的是臉面如今公堂之上站了許多書差還有許多看審的人叫他一個年輕婦女如何說得出話來況且這通奸事情也不是冠冕冠冕可以說的想罷便吩咐把女人帶進花廳細問當時選了一個白鬚子的書辦四個年老的差役跟了進去其餘的都留在外面賈臬台走進花廳就在炕上盤膝打坐叫人把女人帶到炕前跪下賈臬台又叫他仰起頭來賈臬台的臉正對准了女人的臉看了一回先說得一聲道看你的模樣也不像是個謀殺人的女人一聽這話正中下懷連忙喊了一聲大人冤枉賈臬台道本司這裏不比別的衙門你若是眞有冤枉不妨照實的訴倘若沒有冤枉也決計瞞不過我的眼睛你但從實招來可以救你的地方本司沒有不成全你的平時我們老太太還常常叫我賣些什麼鯉魚烏龜甲魚黃鱔到黃河裏放生那有好好一個人無緣無故拿他大切八塊的道理呢你快說女人一見大人如此慈悲自然樂得翻供便說道小女人自從十六歲上嫁了這個死的男人到今年已經第五個年頭了我兩口子再要好是沒有的上年九月他犯了傷寒病請城裏南街上張先生來家替他看誰知他的藥吃錯了第二天他就蹺了辮子了青天大人你想我們年紀輕輕的夫妻生生被他拆開你

說我這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呢說罷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賈臬台聽着也覺得傷心停了一會問道唐醫殺人亦是有的怎麼他們咬定是你毒死的呢女人道小女人的男人被張先生看死了小女人自然不答應鬧到姓張的家裡叫他還我的丈夫他被小女人纏不過他不說是他把藥下錯了倒說是小女人了賈臬台聽了點頭歎的青天大人他這話可就坑死了小女人的丈夫了息又問道這姓張的醫生同來沒有書辦回道點單上張大純就是他剛纔大人已經問過了賈臬臺道剛纔他跟着大衆上來說的話都是一樣我却沒有仔細問他如今看起來倒是這裏頭頂要緊的一個人了你們去把他提來等我再細細的問他一問差役遵命立時出去把張大純帶了進來就跪在女人旁邊賈臬臺問了名姓復問死者究竟身犯何症張大純道犯的是傷寒症一起手病在太陽經職員下的是桂枝湯大人明鑒這桂枝湯是職員遠祖仲景先生傳下來的秘方自從漢朝到今日也不知醫好了多少人不瞞大人說不是職員家學淵源尋常懸壺行道的人像這種方子他們肚皮裏就沒有賈臬台道我不來考查你的學問要你多嘴張大純不敢做聲賈臬台又問道你看過幾次張大純道職員只看過一次以爲這帖藥下去一定見效的誰知後來說是死了職員正在疑心倒說他女人找到職員家專要職員賠他的男人剛說到這裏女人插嘴道你看一盪病要人家二十四弔錢掛號要錢過橋要錢還不好生替人家看把病人吃死了怎麼不問你要人呢賈臬台道看病用不了這許多錢女人道大人你不知道我那裏的先生都是些黑良心的隨常的先生起碼要四弔錢一盪這位張先生與衆不同看一回要二十四弔每到一個人家進了大門多走一重院子要加倍四十八弔他住城南我住城北他穿城走過要走兩道弔橋每一頂橋加兩弔大人你說他的良心可狠不狠賈臬台道從前我到過上海上海的先生有個把心狠的是有這許多名目你們河南地方不至於如此像這

們要起錢來不要絕子絕孫嗎女人道可不是呢賈臬台又對張大純道多要少要我也不來問你但是你怎麼曉得是服毒死的張大純道職員被這女人纏不過職員說你的男人吃了我的藥了他說沒有職員不相只會好不會死的論不定吃了別人的藥了他說沒有職員不相信趕到他家定要看看死人是個什麼樣子那時他男人還未盛殮被職員這一看可就看出破綻來了說到這裡賈臬台連忙攔住道不用說了你這些話剛纔都說過了還不是同大家一樣的你的話也不能爲憑張大純着急道縣主大老爺驗過屍驗出來是毒死的毒死的同病死的差着天懸地隔呢賈臬臺發狠道不管他是毒死是病死你們做醫生的人家有了危急的病來請教到你你總不該應同人家狠命的要錢古人說醫生有割股之心你們這些醫生恨不得把人家的肉割下來送到你嘴裡方好眞正好良心言罷喝令左右替我把他拉下去發首縣等到事情完結之後我要重重的辦他一辦做個榜樣左右一聲答應登時張大純頸子上拿了鍊子拉着送到祥符縣去了醫生去後賈臬臺重新再問女人女人咬定一口男人是病死不是毒死這個姪兒想家當搶過繼家當想不到手所以勾通了張先生同衙門裏的人串成一氣陷害小女人的縣裏大老爺被他們矇住了所以拿小女人屈打成招我的青天大人再不替小女人伸冤小女人沒有活命了賈臬臺聽了點頭不語翻出原卷看了一回問道謀殺一層擱在後頭我且問你同你男人是病死不是毒死這個姪女人道王家表弟同小女人的男人生來是不對的我們家裡他並不常來面長面短小女人還不認得那裏會與他通姦這話可屈死小女人了賈臬臺聽了微微的一笑道通姦原不是要緊事情律例上是沒有死罪的你怕的那一門現在堂上並沒有別人不妨慢慢的同我講女人仍是低頭無語賈臬臺道現在我索性把值堂書役一概指使出去省得你害羞不肯說說罷便叫書役退至廊下此時花廳之內只有賈臬臺一位犯婦一口賈臬臺道

如今這屋裏沒有人了你可以從實招了女人還是不說時時抬頭偷眼瞧看大人只見大人閉目凝神坐在炕上此時女人跪在地下見大人如此舉動絲毫摸不着頭腦以爲大人轉了甚麼念頭無奈他只是閉着眼睛出神頗有莊敬之容而無猥褻之意停了一會但聽得大人吩咐道你快招啊這屋裏沒有人還有什麼話說不得的女人心上想道事已到此樂得翻供翻倒底看他將奈我何瞧他的樣子決計沒有甚麼苦頭給我吃的主意想好仍是一口咬定是人家設了圈套陷害他的賈臬台問來問去依然一句口供沒有賈臬臺發急道我現在還沒問你謀殺你連通姦的事情都不肯認你這個人也太不懂得好歹了唉這總怪本司不能以德化人所以地方上生了你這樣的刁婦現在說不得只好驚動我們老太太了我們老太太至誠所感人不忍欺等你見了我們老太太那時不打自招不愁你不認說罷便起身從炕上走了下來行近女人身旁捲捲袖子要去拉女人的膀子誰知賈

臬臺是安徽人所說的話說慢些還可以懂若是說快了倒有一大半不能明白所以女人聽了半天他這一篇話祇聽清老太太三個字其餘的一概是糊裏糊塗忽然看見大人下來拉他的膀子不曉得是甚麼事情陡然吃了一驚在賈臬台的意思是要拉他到上房裏去請老太太審問女人不知道反疑心大人有了甚麼意思了一時不得主意蹲在地下大人要他站起他偏不站起賈臬台見拉他不起便用兩隻手去拖他女人一時情急隨口喊了一聲大人你這是甚麼樣子誰知這一喊驚動廊下的書差不知道裏面什麼事情還當是大人呼喚他們立刻三步做兩步闖了進來一看大人正在地下拿兩隻手拉着女人不放哩大家見此情形均吃一驚連忙退去不迭賈臬台一見女人不肯跟到上房聽老太太審問這一氣非同小可立刻放手回到炕上坐下罵道像你這種賤人眞正少有我們老太太如此仁德你還怕見他的面你這人還可以造就嗎這種不知好歹的東西本司也決計

不來顧戀你了說罷喊一聲人來書差跪跟奔進賈臯臺吩咐把女人交給發審委員老爺們去問限他們儘今天問出口供衆人遵命立刻帶了女人出去賈臯台方纔退堂剛剛回到上房老太太問起今天有甚麽事情坐堂如此之久賈臯台躬身回了一遍老太太道這些事情你們男人間他他如何肯說把他叫上來等我問給你看包你不消費事統通都招了出來賈臯台道兒子的意思也是如此無奈他不肯上來老太太道你領他上來他自然不肯等我叫老媽去叫他也不用一個衙役他是個女人不會逃到那裏去的說完吩咐一個貼身老媽出去提人這老媽姓費跟着老太太也有四十多年了滿衙門的了環僕婦都歸他總管合衙門上下都稱他爲費大娘宅門以外三小子茶房把門的差役人等都尊他爲總管奶奶這總管奶奶傳出話來沒有一個不奉命如神的而且老太太時常提問案件大家亦都見慣不以爲奇凡經老太太提訊過的人無論什麽人有罪都可以改成無罪十起當中總要平反八九起此番這女人聽說老太太派人提他到上房他心上還不得主意一應差役官媒人等都朝他恭喜齊說我們這位老太太是慈悲不過的到了他手裏你就有了活命了快快跟着總管奶奶上去罷女人至此喜出望外登時跟着到了上房見了老太太跪下磕頭其時老太太坐在上房中間上首一張椅子上賈臯台站在後頭替老太太搥背還不時過來倒茶裝水烟老太太當下問了女人幾句話還沒有問到姦情女人已在地下極口呼冤老太太聽了點頭復嘆一口氣說道蟻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死的我亦不去管他了現在活活的要拿你大切八塊雖說皇上家的王法應該如此但是有一線可以救得你的地方在我手裏決計不來要你命的說罷回轉頭來對兒子說道你做官總要記好我一句話叫做救生不救死死者不可復生活的總得想法替他開脫賈臯台連忙走過來答應了一聲是又跪下叩謝老太太的教訓起來站立一旁然後老太太又細

細盤問女人無奈仍是連連呼冤一句口供沒有老太太太發急道無論什麼人到我這裏沒有不說眞話的我現在有恩典給你想是你還不知道費媽你把他帶到廂房裡叫大廚房做椀麪給他吃你們好好的開導開導他費大娘領命把女人帶下兩個人在廂房裏咕唧了好一回一妥點心吃過費大娘仍把他帶到老太太跟前老太太又拿他盤問了半天無奈女人總不肯吐眞言氣的老太太喘病發作連連咳嗽不止急的賈臬台忙跑到老太太身後又搥了一回背方漸漸的平復下來只聽得老太太喘吁吁的說道我從小到大沒有見過你這樣牛性子的人我好意開導你你不說我也不要你說了等我晚上佛菩薩面前上了香我把你的事情通統告訴了佛菩薩到那時候自然神差鬼使的叫你說不怕你不說老大太還要說下去無奈又咳了起來霎時間喘成一堆賈臬臺只好叫人仍舊把女人帶出去交給發審老爺們審問自己在上房伺候老太太把老太太攙進裡房睡了一會亦就好了賈臬臺方纔把心放下出來吃晚飯剛剛坐定人報大少爺進來他這位大少爺是前年振捐便宜的時候報捐分省知府就在勸捐案內得了個異常勞績保了個免補本班以道員補用並加三品銜少爺的意思一心只羨慕二品頂戴要想戴個紅頂子又因他這個道臺雖然是候補班將來歸部掣籤保不定要掣那一省況且到省之後還要候補一省之中候補道臺論不定只有一缺半缺若非化了大本錢到京裏走門路就是候補一輩子也不會得實缺的他的主意最牢靠沒有雖然道臺核准了已經一年有餘他却一直不引見不到省仍舊在老子任上當少爺吃現成飯靜候機緣這天因在電報局得了電報說是鄭州底下黃河又開了口子漫延十餘州縣一片汪洋盡成澤國至於勸捐辦振自有借此營生的一般大善士鑽着去辦他一心一意却想靠老人家的面子弄一個河工上總辦當當一來辦工辦料老大可以賺兩個錢二來合龍之後一個異常勞績又是穩的已經做了

道臺雖然官階無可再保但求保一個送部引見下來發一道上諭某人發往某省就變成個特旨道至於二品頂戴賞如自家荷包裏的東西更不消多慮了河工上賺的銀子水裏來水裏去就拿他到京裏拜上兩個老師再走走老公的路子放一個缺也在掌握之中所以黃河決口百姓遭殃却是他升官發財的第一捷徑他既得了這個消息連忙奔回衙門告訴他老子求他老子替他到河督跟前謀這個差使賈臬臺聽了兒子的話自然也是歡喜說道既然鄭州黃河決口院上就要來知會的大少爺道剛剛來的電報只怕此時已經送到院上去了話言未了果然院上打發人來說是鄭州決口災區甚廣一切工程雖有河督擔任究竟在河南省治是巡撫管轄的地方所以撫臺急急傳見司道商議振撫事宜賈臬臺得信立刻起身上院會同各司道一同進見撫院大人接着先把鄭州來的電報拿出來叫大衆瞧了一遍說道近來二十多年我們河南從來沒有開過這們大的口子這是兄弟運氣不好偏偏碰着了這倒楣的事情司道一齊回道我們河南不比山東山東自從了宮保把河工攬在自己身上倒被河督卸了一半干係我們河南却是責成河督與大人並不相干撫院道擔子在身上有好有壞開了口子就有處分辦起工程來多少有點好處如今歸了河督好處沾不到只怕處分倒不能免的爲的是在你屬下總是你該管地方怎麼能彀便宜你呢如今不要說別的十幾處州縣就有幾十萬災民我們河南是個苦地方那裏捐這許多錢去養活他們兄弟頭一個就捐不起現在兄弟請你們諸公到此不爲別事先商量打個電報給上海的善堂董事勸他們弄幾個錢來做好事將來奏出去也有個交代司道俱各稱是正說着河督也有信來了是咨照會銜電奏的事情撫台道不用說來了他是不肯饒我的一定要拿我拖在裏頭好替他卸一半干係我是早已看穿彼此都不能免的便親自動手擬好覆電是彼此會銜電奏並聲明已經電託上海辦捐官商籌欵振撫

以顧自己的面子河督那面亦聲明業已遴派委員馳赴上下游查勘形勢以便興工築堵一面兩個人並自行檢舉又將決口地方員弁統通撤參候旨懲處這都是照例文章不用細述過了一日奉到電諭以該督撫疏於防範釀此巨災非尋常決口可比河道總督河南巡撫均着革職戴罪自贖還有幾個枷號河干的朝廷軫念災民發下內帑銀二十萬着河南巡撫遴委妥員馳赴災區核實散放毋任流離失所所有此次工程浩大仍着該督撫督率在工員弁無分晝夜設法防堵以期早日合龍各等語賈臬臺得了這個消息這日午後便獨自到撫臺跟前替兒子求謀河工上總辦差使撫臺說道你老哥的世兄還有甚麼說的派了出去兄弟再放心沒有了但是這個工程須得河台作主兄弟犯不着僭他的面子因爲我們河南比不得山東巡撫可以拿得權的既然是老哥囑托兄弟總竭力的同河台去說就是了賈臬台替兒子謝過了栽培退回本衙告訴了大少爺大少爺皺眉道這樣說起來恐防要漂賈臬臺道何以見得大少爺道撫台作不得主到了河台手裡一定要委他的私人我們還有指望嗎賈臬道既然你怕撫臺說話不中用不如打個電報給周老夫子等他打到電報出來托托河臺裏外有人幫忙他總得顧這個面子列位看官你曉得賈臬台說的周老夫子是誰原來就是現在軍機大臣上的周中堂賈臬台此番升臬台進京陛見的時候化了三千銀子新拜的門遇事甚爲關照所以如今想到了他要打電報給他求他助一臂之力大少爺聽了父親的說話一想這條門路果然不錯立刻擬好電報親自趕到電局裏打報省城裏公事忙電報學生是一天到晚不得空的大少爺特地打了一個加急的三等報化了三倍報費眼看着打了去又托本局委員私下傳個電報給那邊委員此電送到先打一個回電不消一刻那邊回電過來說周中堂不在宅中電報局委員巴結大少爺忙說一得回電立刻就送過來大少爺只得悵悵而歸等

到天黑周中堂的回電來了趕忙譯出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河南賈臬台弟與某素無往來前薦某丞未收工程浩大恐非某能勝任（兩某字皆指河督）世兄事當另圖下面注着一個隱字賈臬台父子便知是周中堂的別號了賈臬台看過電報無語口中說道既然周老夫子如此盼盼你權且等他幾天再作道理大少爺聽了並不答應自己肚裏打主意尋思了好半天忽然想出一個計策急忙忙奔到自己書房他雖是捐班出身幸虧肚才還好提起筆來就寫登時寫成功一封信寫完自己又看了一遍看他臉上甚是高興但不知這信是寫給誰的看完之後封入信封填好信面忽又重新折開取了出來又隨便疊了一疊套入信封裏去跟手往靴頁子裏一夾怡然自得當晚睡覺歇息無話到了次日見了父親也不說別的但說今天爸爸上院見着撫台請問一聲到底托他的事情河台那裏可曾有過信去倘若已經提過無論事情成與不成似乎應得前去稟見一盪天下斷沒有坐在家裏可以得差使的賈臬台道你話不錯這天上院見了撫台未及開言倒是撫臺先提起說世兄的事情昨天兄弟已有信給河臺了聽說河臺這幾天裏頭就得動身到下游去踏勘世兄可以先去見他一盪就是工上的事情派不到好友總不會落空賈臬臺聽了着實感激回來同兒子說知大少爺道祇要撫臺有過信我去見他就有了底子了這時候河臺已經駐紮工上不能像從前整天閑着無事大少爺就於這日飯後動身坐的是自己的雙套車後頭跟着行李車家人車還有騾馬一大羣在路無分晝夜兼程而進這天到了工上在河臺行轅旁邊一個相好朋友的家處暫且住下這相好也是新委的河工差使姓蕭號二多是個候選知府乃是河台的紅人天天見着河台的賈大少爺有了這條好內線更可以顯他的作用先打聽河臺這兩天還不動身他並不忙着稟見說在路上辛苦了要養息兩天方能出門後來倒是蕭知府關切說你既然來了應該先去見他老人家一面這兩天

各省投効的人一天總有好幾起來稟見都是大帽子的信你再不去將來好差使都被人家佔了去你就沒有指望了賈大少爺道你別替我着急我來雖來了然而心上懊悔的了不得這一盪狠不該來狠應該在省裏聽聽消息再來蕭知府道省城裏有什麼消息賈大少爺道省城裏有什麼事情他老人家倘或有點風吹草動我們這個大局就有變動所以兄弟甚是懊悔早知如此實實在在不該應來的蕭知府道難道你得了甚麼確實信息不成賈大少爺道眞實信息雖然沒有然而終究不妥知己之間我也不用瞞你就是我動身的那一天動身之後不到三個時辰老人家接到京城裏一封信立刻派了三匹馬一路追了下來要追我回去老哥你想兄弟是何等性子躁的人上了路白天晚上那裏歇一歇三步路併做兩步走一口氣趕到這裏我剛下車他的馬也趕到了我看了信眞把我氣的不得早知如此我不會頓在省裏候信何必定要吃這一盪辛苦呢所以我這兩天不去上院爲的是等等信息再說老哥你不問我亦不便告訴你好在你也不是外人告訴了你也不要緊蕭知府聽了賽如頂上打了個悶雷一樣愣了好半天纔說道到底老大人接到京裏那一個的信這個消息究竟確不確賈大少爺聽說也不答言從自己枕箱裡找了一回找出一封信來隨手遞與蕭知府說道我們自己人這個你拿去瞧了就明白只要你外頭不提起我們自己曉得就是了蕭知府接到手中一封信上的字足有核桃大小共祇有三張信紙信上說的話除寒暄之外就說今親某人擬改同知分發河南承囑函托某人照拂（此某即指河督言）某辦事不近人情朝議咸薄其爲人僕前以舍親某丞相屬至今亦未位置令親事容代緩圖各等語蕭知府看了意思似乎不甚明白又翻來倒去的看賈大少爺忙解說與他聽道這是軍機大臣周中堂給老人家的信老人家是周中堂的門生這件事情還是三個月頭裏托他的想不到如今纔接到他老人家

的回信這信上的事情雖與兄弟毫不相干然而照他這封信上他老人家同河帥意思着實有點不對他寫這封回信的時候黃河還沒有開口子如今出了這個口子我們私底下講講不妨若照這封信上河帥的事情恐怕不妙所以老人家一得這封信就要追我回去叫我不要來我所以到了這裏一直不去見他就是這個緣故蕭知府聽了心上老大不高興然而他是河臺的紅人更比別人休戚相關聽了那有不着急的賈大少爺雖然再三囑咐他不要提起他見了河臺一心想獻殷勤難保不露出一言半語齊巧這兩日河臺接到軍機大臣上字寄屢奉嚴旨切責說他調度乖方辦理不善若不剋期合龍定降嚴譴各語河臺自從奉到這些諭旨正在茶飯無心走頭無路不知如何是好再聽了蕭知府傳來的話焉有不關心之理當向蕭知府詳細追問蕭知府也只得詳陳無隱把賈大少爺的話說了一遍又把周中堂的信大略念了一遍河督聽了尤爲毛髮悚然一想事情不妙保不定這幾天之內裏頭還要動我的手想來想去一籌莫展只得與蕭知府商量又問他周中堂與賈臬臺是個甚麼交情撫台會有信給我說賈臬台的世兄如何老練要我派他總辦差使何以他來了一直不來見我蕭知府見問只得把賈臬臺拜門的一節說明又說若照周中堂的信看起來他二人的交情狠不淺至於賈道雖然來了幾天却因爲路上感冒所以一直還沒有上來稟見河台又想了半天說道若論工上的差使總得熟手纔可以委現在說不得了一來要看周中堂的分上二則撫臺也有過信來好在下游地方狠大一個人也顧不來賈某人現已來了不如先把他添上給他一個下游總辦將來裏頭的事就托他老人家幫着疏通疏通蕭知府連連稱是又說臬府下去就叫賈道來稟見河台道他既然在路上感冒不妨叫他多養息兩天再來見我河工上風大吹着不是玩的你就去把我的話傳諭給他我這裏不妨先下札子叫他請兩天假就是了蕭知府唯唯遵命一到下處立刻

把這話告訴了賈大少爺賈大少爺聽了自然歡喜心上想道他如今可上了我的當了未到天黑札子已經送來賈大少爺差使既已到手病也沒有了並不請假第二天便赴河督行轅稟見謝委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南亭新著

擺花酒大鬧喜春堂
撞木鐘初訪文殊院

話說賈臬台的大少爺自從造了一封周中堂的假信吹了個風聲到河台耳朵裏竟把河台瞞過信以爲眞立刻委他當了河工下游的總辦他心十分歡喜立刻上轅稟見謝委稟辭河台見面之後不免又着實灌些米湯他到工之後自己一個人盤算將來大工合龍隨摺保個送部引見已在掌握之中雖然免了指省保舉一切費用然而必得放個實缺出來方滿我的心願又想要放實缺非走門路不可要走門路又非化錢不可因此他一到工上先把前頭委的幾個辦料委員抓個錯一齊撤差統通換了自己的私人以便上下其手下游原有一個總辦見他如此作威作福心上老大不高興屢次到河台面前說姓賈的壞話河台碍於情

把這話告訴了賈大少爺賈大少爺聽了自然歡喜心上想道他如今可上了我的當了未到天黑札子已經送來賈大少爺差使既已到手病也沒有了並不請假第二天便赴河督行轅稟見謝委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南亭新著

擺花酒大鬧喜春堂
撞木鐘初訪文殊院

話說賈臬台的大少爺自從造了一封周中堂的假信吹了個風聲到河台耳朵裏竟把河台瞞過信以爲眞立刻委他當了河工下游的總辦他心十分歡喜立刻上轅稟見謝委稟辭河台見面之後不免又着實灌些米湯他到工之後自己一個人盤算將來大工合龍隨摺保個送部引見已在掌握之中雖然免了指省保舉一切費用然而必得放個實缺出來方滿我的心願又想要放實缺非走門路不可要走門路又非化錢不可因此他一到工上先把前頭委的幾個辦料委員抓個錯一齊撤差統通換了自己的私人以便上下其手下游原有一個總辦見他如此作威作福心上老大不高興屢次到河台面前說姓賈的壞話河台碍於情

面不好將他如何後來又被賈總辦曉得了反說他有意霸持遇事掣肘遞了個稟帖給河臺請河臺撤他的差使以便事權歸一大人若不將他撤去職道情願辭差河臺無法只得又把前頭的一個總辦調往別處這裏歸了他一人獨辦更可以肆無忌憚任所欲爲諸公要曉得凡是黃河開口子總在三汛到了這時候水勢一定加漲一個防堵不及把堤岸衝開就出了岔子等到過了這個汛水勢一退這開口子的地方竟可以一點水沒有所以無論開了多大的口門到後來沒有不合龍的故而河工報効人員只要上頭肯收留雖然辛苦一兩個月將來保舉是斷乎不會漂的此番賈大少爺既然委了這個差使任憑他如何賺錢只要他肯拿土拿木頭把他該管的一段塡滿挨過來年三汛不出亂子他便可告無罪就是出了亂子上頭也不肯爲人受過但把地名換上一個譬如張家莊改作李家莊將朝廷矇過去也就沒有處分了自來辦大工的人都守着這一個訣竅所以這回賈大少爺的保舉竟其十拿九穩有話便長無話便短過了幾日決口地方雖不能如上文所說的點水俱無然而水勢漸平防堵易於爲力又加以河帥恐遭嚴譴晝夜督催賈大少爺本是個嬌生慣養的人到了此時也只好跟在工上吃辛吃苦亦總算難爲他了等到工程十成八九大衆方纔把心放下下游工程統歸總辦作主當由他選擇吉日吉時合龍到了那天四更頭裡賈大少爺換了一身簇新的行裝擺齊親兵小隊跨了一匹高頭大馬親到工上督率等着吉時報到大工告成總辦又統率在工大小文武員弁上香行禮叩謝河神文武員弁又一齊向總辦賀喜總辦又赴河帥行轅稟知合龍當蒙河帥傳見允爲從優保奏照例文章不用細述賈大少爺事完之後當即回省仍在父親衙內居住過了些時電報局得了閣抄上諭曉得賈大少爺蒙河督於奏報合龍摺內另片奏保奉旨送部引見先賞加布政使銜得信之下自然歡喜河督因他是賈臬臺的少爺乃是同寅之子雖未接到部文業奉

聖旨允准特地先寫信來關照賈臬臺便叫兒子先赴河督巡撫兩院叩謝此時督撫兩憲俱已開復處分而且一齊又交部從優議叙自然也是高興的等到大案出奏的時候賈大少爺除將在工員弁分別異常尋常請獎外又趁勢把自己的兄弟姪兒親戚故舊朦保了十幾個在裏頭河督一時不及細察通統保了進去這是河工上的積弊如此也無從整頓的閑話休題單說賈大少爺這一濫差使錢也賺飽了紅頂子也戴上了送部引見也保到手了正是志滿心高十分得意在家裏將息了兩個月他便想進京引見謀幹他的前程稟告父親賈臬臺自然無甚說得隨向原保大臣那裏請了咨文擇日登程北發預先把賺來的銀子託票號裡替他匯十萬進京又託京裏朋友預爲代賃高大公館一所以便到京居住諸事辦妥然後自己帶了一個姨太太一個代筆師爺又一個管帳的並男女大小僕人廚子車夫人等數了數足足有三十來個賈大少爺同姨太太坐的都是自己的車其餘全是祥符縣辦的官車在路曉行夜宿非止一日一日到得北京城在順治門外南橫街朋友替他預先找好的一坐公館暫時住下賈大少爺此番進京原是爲廣通聲氣起見所以打定主意極力拉攏到京之後凡是寅年世戚鄉誼無不親自登門奉拜足足拜了七八天的客方纔拜完他每日出門坐的是自己的坐車騾子是在河南五百兩銀子買的趕車的一齊頭戴羽纓涼帽身穿葛布袍子腰掛荷包足登抓地虎跨在車沿上眷梁筆直連帽纓子都不作興動一動這個名堂叫做朝天一炷香京城裡頂講究這個所以賈大少爺極力摹仿坐車之外前頂馬後跟騾每到一處管家趕忙下馬跑在前頭投帖所拜的客也有見得着的也有見不着的也有發帖子請吃飯的也有過天來回拜的賈大少爺都不在意頂要緊的是太老師周中堂同着寄頓銀子一個錢店掌櫃外號叫做黃胖姑的到京的第二天就去奉拜齊巧這天周中堂請假在家一見大片子名字上頭寫着小門生三個字另外黏

着一張籤條寫明河南按察使賈臬之子周中堂便曉得是他了這位老中堂一直做京官沒有放過外任一年四季甚麼炭敬冰敬贄見別儀全靠這班門生故吏接濟他些以資澆裏如今聽說是他心上早打了底子立刻請見賈大少爺進去了好一回只覺得冷冷清清不見動靜約摸坐了半個鐘頭中堂方纔出來賈大少爺朝他拜了幾拜中堂祇還了半個揖讓他坐他曉得中堂的炕不是尋常人可以坐得的就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中堂見了他氣吁吁的祇問得他父親一聲好跟手自己就發了一頓牢騷隨後方問你來京幹嗎賈大少爺一一回答中堂見話說完就此送客賈大少爺出來忙趕到前門外大棚欄去找黃胖姑黃胖姑是紹興人因爲在京年久說的一口好京話京城上下三等人都認得外省官場也狠同他拉攏大家爲他養的肥胖做起事來又有些婆婆媽媽的腔調所以大家就送他一個表號叫他做黃胖姑他這表號是沒有一個人不曉得的賈大少爺到他店門口下了車不等通報闖進了門就嚷着問道胖姑在家沒有惹得一班夥計們都抿着嘴笑一個夥計把他領到客座裏只聽得嘻嘻哈哈一陣笑聲從裏頭笑到外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黃胖姑黃胖姑一見賈大少爺嘴裏嚷道我的大爺你是幾時來的可把我想壞了賈大少爺要同他行禮他雙手拉住賈大少爺的手不准他下禮那股要好的勁畫亦畫不出兩人分賓叙坐纔坐下黃胖姑又站起來問老大人好賈大少爺亦站起來回答說好然後仍舊坐下對談黃胖姑要留賈大少爺吃便飯賈大少爺道今天要拜客過天再擾罷黃胖姑便問今天拜了些甚麼客賈大少爺回稱剛從周中堂那裏來黃胖姑道這位老中堂現在背時的了你去找他做甚麼賈大少爺一聽大驚急於要問黃胖姑道新近他老人家因爲誤保了一個人上頭狠不喜歡着實拿他申飭幾乎把官送掉虧了一位王爺替他求情官雖沒有壞恐怕要出軍機所以他這兩天請假躲在家裏你想出了軍機還有甚麼撈呢賈大

少爺聽說心上沉思道怪不得走上大門冷清清見了他老人家面色狠不對又發了半天牢騷原來就是這個講究想罷間道保舉一個甚麼人保不得偏偏保舉個維新黨怎麼不要壞官呢趕出軍機還是便宜他的賈大少爺頓脚說道糟了糟了裡頭頂恨這個他老人家怎麼糊塗到這步田地他保舉維新黨人家就要疑心他連他亦是個維新黨黃胖姑道對啊正是爲此賈大少爺道既然如此以後他那裏我亦不便常去走動省得叫人家疑心說我也是他們同黨黃胖姑把大拇指頭一伸道我的大爺你眞是個明白人有見識我佩服你況且這種背時的人你巴結他也沒用賈大少爺聽了半天不語黃胖姑何等刁鑽早已瞧出他是因爲斷了一條門路心上可惜的意思便說道他的事是自己找的我們也不必顧戀也大爺我是自己人你的事情我總可以効力我有幾個朋友在裏頭大家都還說得來你委了我我去托他門包你成功就是了賈大少爺一聽這話句句打入他的心坎霎時轉憂爲喜連說本來有許多事要拜托費心過天細細的再談說完起身要往別處拜客黃胖姑又恐怕賈買被人家分做了去不肯放鬆一步先約他明天到便宜坊吃中飯又道大爺早晨出門拜客可以到館子裏去換便衣我們儘興樂一樂賈大少爺立時應允臨時出來上車忽然又笑着問黃胖姑道近來有什麼好條子沒有黃胖姑道有有明天我薦給你說完各自分手黃胖姑回轉店內立刻寫帖子請客所請的客一位是新科翰林錢運通錢太史一位是甲班主事王占科王老爺一位是個宗室老爺名字叫做溥化排行第四人家都尊他爲溥四爺一位是銀鑪老板姓白號韜光一位是琉璃廠書鋪掌櫃的姓黑名字叫做黑伯果大生一張嘴能言慣道一到席面上咭咭呱呱只有他一個人說的話大家叫順了嘴把黑白果三個字竟變爲黑八哥了還有一位是在前門外開古董鋪的姓劉名厚守新近捐了一個光祿寺署正常

常帶着白頂子同大人先生們來往這些人除去錢王二位是帶還東的其餘全是黃胖姑的好友而且廣通內線專拉皮條黃胖姑看准了想做買大少爺一注生意所以把這些人一齊邀來當下數了數連賈大少爺一共是七個客人帖子寫好派人一面到便宜坊定座一面分頭請客不在話下到了次日看看自鳴鐘上剛正打過十一點黃胖姑吩咐套車自己先到便宜坊等候約摸有三刻工夫黑八哥頭一個先來第二個便是宗室溥四爺一進門就同黃胖姑請安拉手說不出那副親熱樣子賈大少爺雖然沿途拜客倒也未曾躭擱接着也就來了一個個問貴姓台甫黃胖姑替他們三個彼此通姓報名大家無非說了些久仰的客氣話後來說到溥四爺黃胖姑道賈大哥我們這位溥老弟乃是宗室當中第一位博學說罷又哈哈一笑道誰不曉得北京城裏有名的才子溥四爺呢我從前考過他的學問我拿筆在紙上寫一豎兩點他認得是個小的的小字後來我又在小字上頭加了兩橫難爲他亦認得說是出告示的示字跟手我又在示字上加了一個寶蓋頭他說這是我們宗室的宗字這些都不稀奇末後來又在宗字頭上加了一個山字這却難爲他了你說他念個甚麼

字賈大少爺尚未接言黃胖姑道他說是哈噠門的哈字大爺你瞧虧他好記性記得這字是哈噠門的哈字賈大少爺也明白北京城的崇文門俗名叫做哈噠門想是溥四爺念慣了哈字看慣了崇字所以拿崇字當作哈字讀了曉得這話是黃胖姑奚落溥四爺的但係初次相會不便說甚麼只好笑而不答及至回頭再看溥四爺却是眉頭一掀顎子一挺欲笑不笑的滿面孔得意之色大家言來語去正談論間白韜光劉厚守錢太史三個人亦都來到其時已有四點多鐘只差王主事一個人黃胖姑道時候不早了我們先坐罷空了首席等他剛纔入座停當人報王老爺來大家一齊站起主人出位相迎只見王主事穿着衣帽進來先朝主人作了一個揖又朝檯面上作了一個總揖黃胖姑讓他換了

便衣入座在席的人王主事只認得錢太史及古董鋪老板劉厚守兩個人錢太史發達比他遲兩科乃是後輩並不在意倒是這劉厚守乃是一直充當現任滿大學士又兼軍機大臣華中堂的門上跟了中堂幾年着實發了幾十萬銀子的家私因此就在前門外開了一爿古董鋪如今雖然捐了官却還常到中堂宅內當差王主事還是那年朝考中堂派了閱卷大臣照例拜門去過幾盪沒有得見只好在劉厚守門房裏坐坐劉厚守雖不認得他他却記得劉厚守的面孔自古道宰相家奴七品官況且他現在又捐了署正同是六品一樣分印結而且又是中堂老師的門口尋常人那裏巴結得上如今反見他坐在下首自己坐了首坐心上着實不安一定要同劉厚守換坐劉厚守不肯道你別光讓我還有別人呢王主事只得又讓別人別人都不肯只得自己扭扭捏捏的坐了然後同不認得的人一一問貴姓台甫貴科貴班貴衙門到賈大少爺賈大少爺回稱姓賈號潤孫黃胖姑插口說道這位便是河南臬台賈筱芝賈大人的少爺我們至好王主事道原來是老子順孫聚在一門難得難得跟手又問貴科賈大少爺漲紅了臉回答不出黃胖姑只得又替他說道這位賈觀察乃是去年振捐案內保過道班今年河工合龍又蒙河台保了送部引見他老大人官聲甚好早已簡在帝心將來潤翁引見之後指日就要放缺的王主事一聽他不是科甲出身立刻回轉了臉不同他說話在坐的人只有同錢太史還說得來王占科乃是庶常散的主事錢運通乃是新庶常所以錢運通見了王占科竟其口口聲聲老前輩自稱晚生王主事却是直受不辭非凡得意不料談了半天劉厚守忽然問王主事道王老爺你好面善我們好像在那裏會過一句話問住了王主事羞的滿臉通紅歇了半天纔答道厚翁你眞是貴人多忘事兄弟那年朝考下來三次到中堂老師那裏去叩見回回都坐在厚翁的屋子裏怎麼就忘記了劉厚守道莫怪莫怪我們中堂每日找他的人可不少我那裏記

得許多不要說別的外省實缺藩臬來過幾次我還記不清他的名字何況說到這裏不往下說了黃胖姑趕忙打岔道這位王大哥乃是刑都主事貴州司行走當差狠勤將來老中堂跟前還得你老哥保舉保舉他常常提提他名字拜托拜托劉厚守聽了一笑王主事更覺難以爲情坐立不定這個檔口裏賈大少爺坐着無味便做眉眼與黃胖姑黃胖姑會意曉得他要叫條子本來也覺着大家悶吃不高興遂把這話問衆人衆人都願意黃胖姑便盼咐堂倌拿紙片當下紙筆拿齊溥四爺頭一個搶着要寫先問王老爺叫那一個王老爺說二匾無奈溥四爺提筆在手欲寫而力不從心半天畫了兩畫一個匾字寫死寫不對後來還是王老爺提過筆來自己寫好當下檢熟人先寫於是劉厚守叫了一個景芳堂的小芬黑伯果叫了一個老相公名字叫綺雲白韜光說我沒有熟人我免了罷主人黃胖姑倒也隨隨便便不料溥四爺反不答應拉住他一定要叫白韜光道如要我破例叫條子對不住我只好失陪了大家見他要走只得隨他錢運通說老前輩在這裏不敢放肆王老爺不去理他早已替他寫好了溥四爺最高興叫了兩個一個叫順泉一個叫順利末後輪到賈大少爺王老爺因爲他是捐班瞧他不起不同他說話只問得黃胖姑一聲說你這位朋友誰賈大少爺叫黃胖姑薦個條子黃胖姑想了一回忽然想到韓家潭喜春堂有個相公名字叫奎官他雖不叫這相公的條子然而見面總請安說老爺有什麼朋友求你老賞薦賞薦因此常常記在心上當時就把這人荐與賈大少爺主人見在檯的人都已寫好然後自己叫了一個小相公紅喜作陪霎時條子發齊主人讓菜敬酒不多一會跑堂的把門帘一掀走了進來低着頭回了一聲道老爺們條子到了衆人留心觀看倒是錢太史的相好頭一個來這小子長的雪白粉嫩見了人叫爺請安在席的人倒有一大半不認得他問起名字王老爺代說他是莊兒的徒弟今年六月纔來的頭一個條子就是我們這位錢運翁

破的例你們沒瞧見運翁新近送他八張泥金炕屏都是楷書足足寫了兩天工夫另外還有一副對子都是他一手報效的送去之後齊巧第二天徐尚書在他家請客他寫的八張屏掛在屋裏不曉得被那位王爺瞧見了狠賞識說至此錢太史連連自謙道晚生寫的字何足以汚大人先生之目不過積習未除玩玩罷了王占科道這是他師傅莊兒親口對我講的並不假照莊兒說起來運翁明年放差大有可望大衆又一齊向錢太史說恭喜正鬧着在席的條子都絡續來到只差得賈大少爺的奎官沒來這時候賈大少爺見人家的條子都已到齊瞧着眼熱自己一個人坐在那裏甚覺沒精打彩黃胖姑看出苗頭便說奎官的條子並不忙怎麼還不來正待叫人去催奎官已進來了黃胖姑便把賈大少爺指給他奎官過來請安坐下說今日是我媽過生日在家裏陪客所以來的遲了些求老爺不要動氣溥四爺說道你再不來可把他急死了一頭說話一頭喝酒叫來的相公搶拳打通關五魁八馬早已鬧的烟霧塵天賈大少爺便軫空同奎官咬耳朵問他現在多大年紀唱的甚麼角色出師沒有住在那一條胡同裏家裏有甚麼人奎官一一的告訴他今年二十歲了一直是唱大花臉的十八歲上出的師現在自己住家家裏止有一個老娘去年臘月娶的媳婦今年上春三死了住在韓家潭同小叫天譚老板斜對過老爺吃完飯就請過去坐坐賈大少爺滿口答應奎官從腰裏摸出鼻烟壺來請老爺聞又在懷裏掏出一樽京八寸裝上蘭花烟自己抽着了從嘴裏掏出來遞給賈大少爺抽賈大少爺又要聞鼻烟又要抽旱烟一張嘴來不及把他忙的了不得一頭吃烟舉目四下一看只見合席叫來的條子都沒有像奎官如此親熱巴結的自己便覺着得意更把他興頭的了不得黃胖姑都看在眼中朝着賈大少爺點點頭又朝着奎官擠擠眼奎官會意等到大家散的時候他偏落後遲走一步黃胖姑連忙幫腔道大爺怎麼樣可對勁賈大少爺笑而不答溥四爺嚷着一定要賈

大少爺請他吃酒齊巧今兒是奎官媽的生日你倆如此要好你不看朋友情分你看他面上今兒這一局還好意思不去應酬他嗎白韜光道潤翁賞酒吃兄弟一定奉陪黑伯果拍他一下道不害臊的條子不叫酒倒會要着吃說的大家都笑了賈大少爺却不過情只得答應同到奎官家去又托黃胖姑代邀在席諸公王老爺頭一個回頭說明天有公事要起早上衙門謝謝罷劉厚守說我不能磨夜有時候的九點鐘總得回家黃胖姑道不錯厚翁嫂夫人閫令極嚴我不敢勉强回來叫他頂燈吃苦頭是對他不住的又朝着錢太史說道運翁明天沒有甚麼事情可以同去走走賈大少爺因爲他是翰林要借他撐場面便道運翁是最好沒有我們一見如故今天一定賞光的錢太史無奈只得應充王老爺起先還想拉住錢太史做眼色給他叫他不要去後來見他答應便也無法他自己只得跟了劉厚守先辭別衆人上車而去這裏大家席散約摸已有八點多鐘等到主人看過帳大衆作過揖

然後一齊坐了車同往韓家潭而來便宜坊到韓家潭有限的路不多一會就到了下車之後賈大少爺留心觀看門口釘着一塊黑漆底子金字的小牌子上寫着喜春堂三個字大門底下懸了一盞門燈有幾個跟兒一個個垂手侍立口稱大爺來拉走進門來雖是夜裏還看得清爽彷彿是座四合廳的房子沿大門一並排三間便是客座書房院子裏隔着一道竹籬地下擺着大大小小的花盆種了若干的花這一天是奎官媽的生日隔着籬笆瞧見裏面設了壽堂點了一對蠟燭却不甚亮有幾個穿紅着綠的女人想是奎官的親戚此外並無別的客人甚是冷冷清清當下奎官出來把衆人讓進客堂賈大少爺舉目四看字畫雖然掛下幾條但是破舊不堪烟榻床鋪一切陳設有雖有然亦不甚漂亮一面看一面坐下溥四爺白韜光兩個先吵着快擺讓我們吃了好走主人無奈只得吩咐預備酒一支連爬帶滾的嚷到後面廚房裏去了霎時檯面擺齊主人讓坐

拿紙片叫條子以及條子到揩拳敬酒照例文章不用細述這時候買大少爺酒入歡腸漸漸的興致發作先同朋友揩通關又自己擺了十大椀的莊不知不覺有了酒意渾身燥熱起來頭上的汗珠子有綠豆大小奎官讓他脫去上身衣服打赤了膊又把辮子盤了兩盤誰知這位大爺有個毛病是有狐騷氣的而且狠利害人家聞了都要嘔的當下在席的人都漸漸覺得於是聞鼻烟的聞鼻烟吃旱烟的吃旱烟奎官更點了一把安息香想要解解臭氣不料買大少爺汗出多了那股臭味格外難聞在席的人被薰不過不等席散相率告辭轉眼間只賸得黃胖姑一個奎官怕近買大少爺的身旁買大少爺一定要奎官靠着他坐奎官不肯買大少爺伸出手去拖他奎官無法只得一隻手拿袖子掩着鼻子買大少爺是懂得相公堂子規矩的此時倚酒三分醉竟握住了奎官的手拿自己的手指頭在奎官手心裏一連掐了兩下奎官爲他騷味難聞心上不高興然而又要顧黃胖姑的面子不好

道絕同覆他不留他只得裝作不知同他說別的閑話買大少爺一時心上抓拿不定黃胖姑都已明白只得起身告別買大少爺並不挽留奎官一見黃老爺要走怕他走掉買大少爺更要纏繞不清便說求黃老爺等一等我們大爺吃醉了還是把車套好一塊兒把他送回家去的好買大少爺聽說套車這一氣非同小可他手裏正拿着一把酒壺還在那裏讓黃胖姑吃酒忽聽這話但聽得拍禿一聲一個酒壺已朝奎官打來虧然沒有打着已經灑了渾身的酒又聽得拍的一聲桌子上的菜碗兵兵兵兵把吃剩的殘羹冷炙翻的各處都是幸虧檯面沒有翻轉奎官一看情形不對便說道大爺你可醉拉賈大少爺氣的臉紅筋漲指着奎官大罵道我毀你這小王八羔子我大爺那一樣不如人你叫套車你要趕着我走還虧是黃老爺的面子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如果不是黃老爺荐的你們這起王八羔子沒良心的東西還要吃掉我呢一頭罵一頭在屋裏踱來踱去黃胖姑竭力的相勸他也不

聽奎官只得坐在底下不做聲歇了半天熬不住只得說道黃老爺你想這是那裏來的話我怕的大爺吃醉所以纔叫人套車想送大爺回去睡得安穩些爲的是好意賈大少爺道你這個好意我不領情奎官又道不是我說句不害臊的話就是有甚麼意思也得兩相情願纔好賈大少爺聽到這裏越發生氣道放你媽的狗臭大臘屁你拿鏡子照照你的腦袋一個冬瓜臉一片大麻子這副模樣還要拿腔做勢我不稀罕奎官道老爺叫條子原是老爺自己情願我總不能攙上門來賈大少爺氣的要動手打他黃胖姑因怕鬧的不得下台只得奔過來雙手把賈大少爺捺住說道我的老弟你凡事總看老哥哥臉上他算得什麼你自己氣着了倒不值得你我一塊兒走賈大少爺道時候還早得狠我回去了沒有事情做黃胖姑道我們去打個茶圍好不好賈大少爺無奈只得把小褂大褂一齊穿好奎官拗不過黃胖姑的面子也只得親自過來幫着張羅又讓大爺同黃老爺吃了稀飯再去賈大少爺不理黃胖姑說吃不下因爲路近黃胖姑說不用坐車我們走了去於是奎官又叫跟免點了一盞燈籠親自送出大門照例敷衍了兩句方纔回去當下二人走出門來向南轉灣走了一截路出得外南營一直向東又朝北方進陝西巷一走走到賽金花家黃胖姑一進門便問賽二爺在家沒有人回賽二爺今兒早上肚子疼請大夫吃了藥剛剛睡着了黃胖姑道既然他睡了我們不必驚動他到別的屋子裏坐坐就要走的當下就有人把他倆一領領到一個房間裏坐了黃胖姑問姑娘呢人回花寶寶家應條子去了黃胖姑無甚說得於是二人相對躺在烟鋪上談心賈大少爺一直把個奎官恨的了不得黃胖姑因爲是自己所薦也不好同他爭論什麼只說道論理呢這事情奎官太固執些你大爺也太情急了些纔擺一檯酒就同他如此要好莫怪他要生疑心過天你再擺檯飯試試如何賈大少爺道算了罷那副嘴臉我不希罕我有錢那裏不好使一定要送給他黃胖姑道你的話原

不錯這種事情丟開就完了有什麼一直放在心上的好便好不好就再換一個十個八個聽憑你大爺挑選誰能彀管住你呢賈大少爺道你這話狠明白我今天要不是看你的面子早把那小龜蛋的窠毀掉了黃胖姑道這些話不用說了我們談正經要緊你這盪到京城倒底打個甚麼主意賈大少爺便湊近一步附耳低聲把要走門子的話說了一遍又說在河南的時候常常聽見老人家談起前門內有個甚麼菴裏的姑子現在狠有勢力並且有一位公主拜在他門下爲徒老人家說過他的名字我一時記不清楚這姑子常常到裡頭去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上頭總說他們出家人以慈悲爲主方便爲門他們來說什麼總得比大概要賞他們一個臉其實這姑子也是非錢不應的不過走他的門路比大概總要近便些譬如別人要二十萬到他十萬也就好了人家要十萬到他五萬也就好了只要認得了他是一個寃枉錢不會化的倘若不認得他再要別人經手那就化的大了黃胖姑一聽這話心上畢拍一跳心想被他曉得了這條門路我的賣買就不成了其實黃胖姑心上狠曉得這個姑子的來歷而且同他也有往來因爲想賺賈大少爺的錢只得裝作不知又假意說道大爺你既有這條門路那是頂近便沒有了爲甚麼不去找找他呢賈大少爺道動身的時候原問過老人家老人家說你一到京打聽人家像他這樣大名鼎鼎還怕有不曉得的所以我來問你倒底他如今怎麼樣黃胖姑假作躊躇道你這問可把我問住了不是我說句大話北京城裏上下三等九流三教祇要些微有點名氣的人誰不認得我黃胖姑倒沒聽說有甚麼姑子同裡頭來往你不要記錯不是姑子是和尚道士罷賈大少爺道的的確確是姑子老人家說過我忘記了說罷甚是懊悔黃胖姑道既然說是住在前門裏頭你何妨去找找有了這條門路也省得東奔西波我們是自己人我也幫着替你打聽打聽賈大少爺道如此費心得狠坐了一回又抽了兩袋烟姑娘出條子還沒有回來賈大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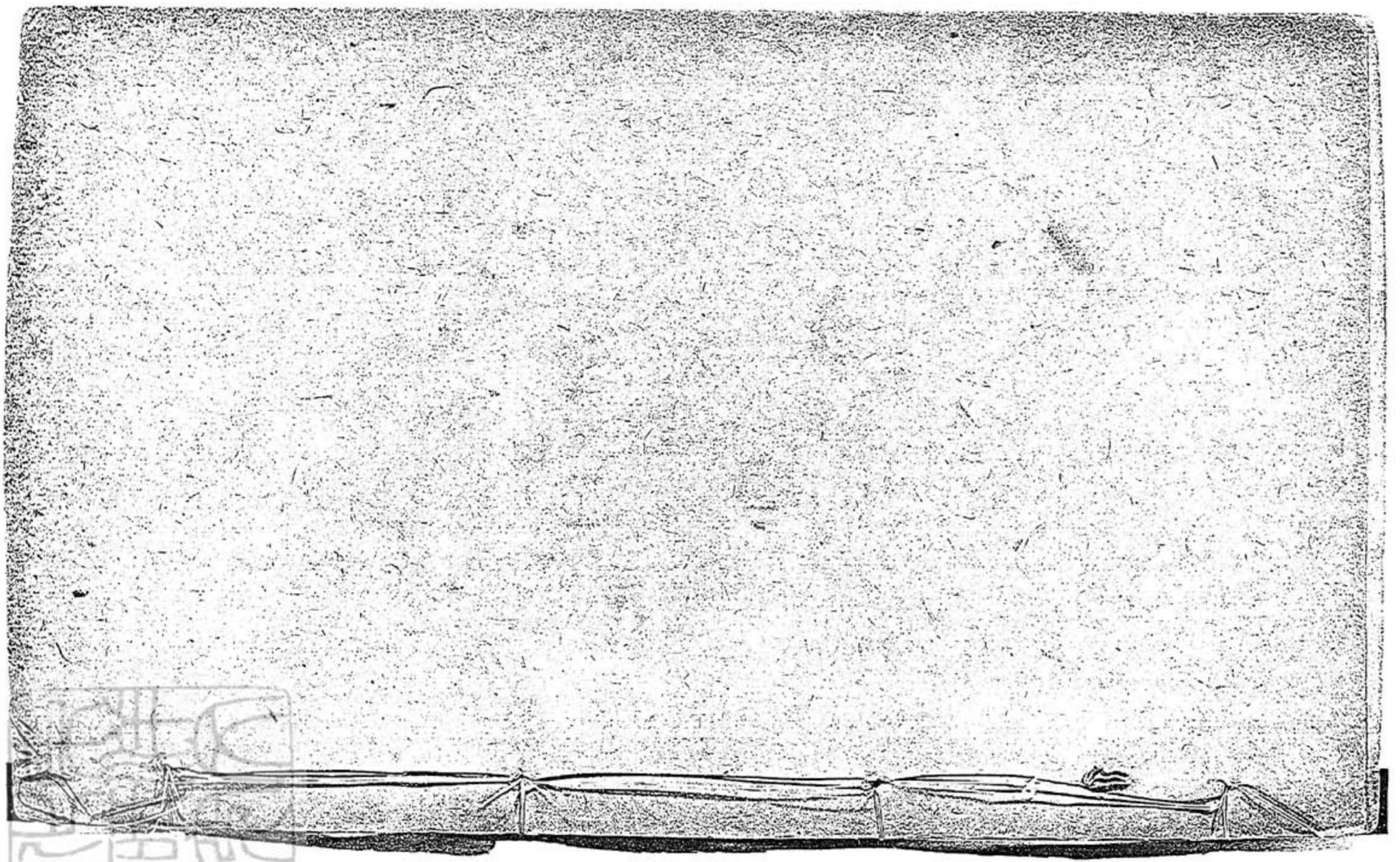
爺摸出表來一看說天不早了我們回去罷賽金花始終也沒有見面只有幾個老媽送了出來二人一拱手各自上車而去買大少爺回到寓處一宵無話到了次日仍舊出門拜客順便去訪問他老人家所說的那個姑子一連問了幾個朋友也有略知一二的也有絲毫不知的只因這些朋友不是窮京官就是流寓在京的一向無事同這姑子往來難怪他們不曉得弄得買大少爺甚爲悶悶一心思想我若是把各式事情交托黃胖姑原無不可但是經了他手其中必有幾個轉折未免要化寃錢倘若我找着這個姑子托他經手一定事半功倍老人家總不會給我當上的只恨動身的匆忙未曾問得仔細只好慢慢的尋找一個人坐在車中往來盤算一走走到他老人家拜把子的一個都老爺家這都老爺姓胡名周爲人甚是四海見了面居然以世姪相待問長問短甚爲關切買大少爺急不待擇言談之間講及朝政不說自己想走門路但說如今裏頭的情形竟其江河日下了聽說甚麼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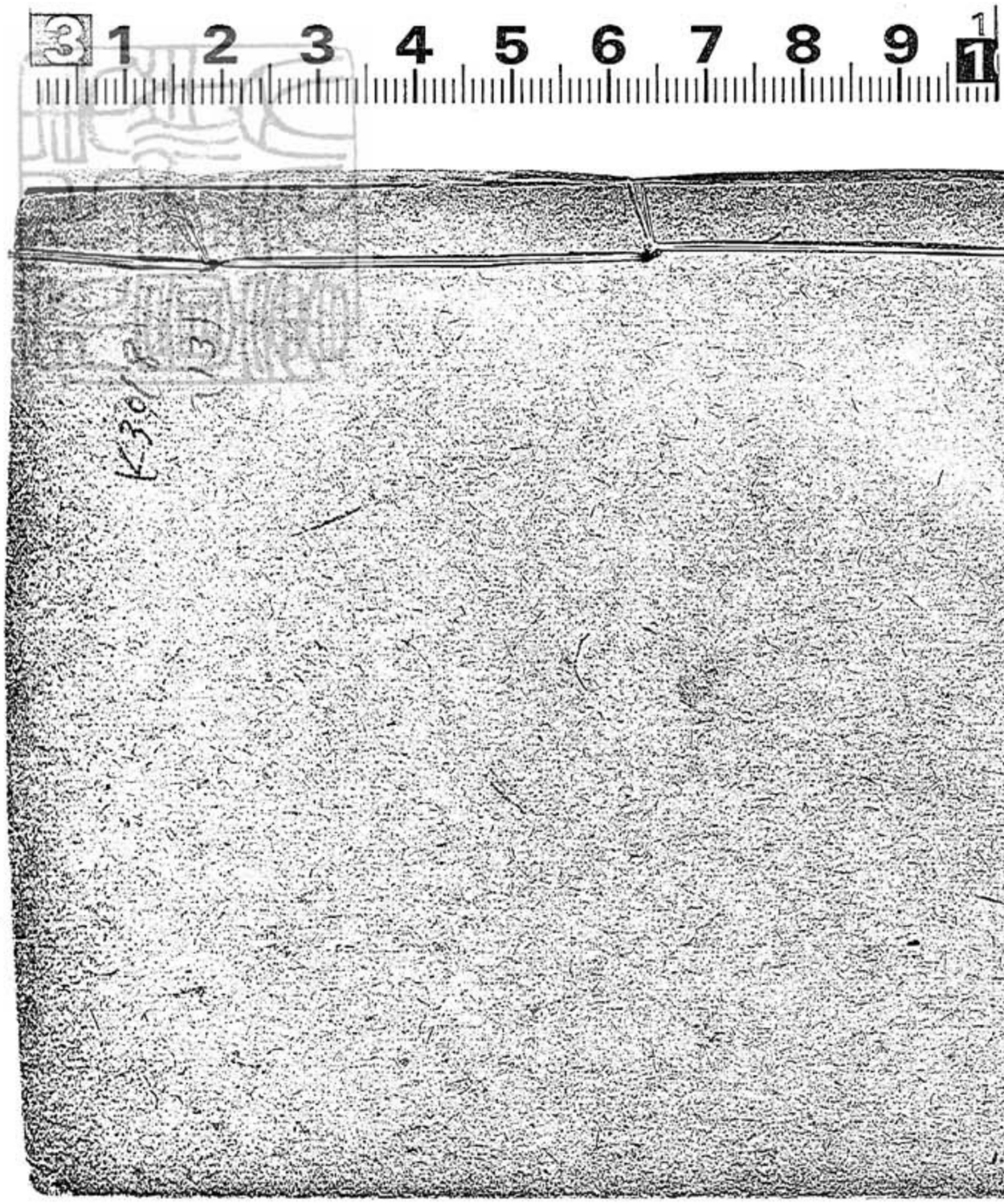
姑子的胆敢出入權門替人關說這還了得胡都老爺道是啊越是他們出家人裹頭越相信時事如此無法挽回也只得付之一歎的了買大少爺道老世伯現居言職何不具摺糾參那倒是名傳不朽的想是不曉得那個菴裏的姑子叫個甚麼名字所以未曾動手胡都老爺道名字倒有點曉得不過現在裏頭閣寺當權都成了他門的世界說了非但無益反怕買禍所以兄弟只得謹守金人之箴不敢多事買大少爺道老世伯身居台諫尚然如此見機無怪乎朝政日非了現在京城地面既有這種人倒不可不請教請教他的名字將來當作一件新聞談談亦好胡都老爺想了一回說道這姑子的名字叫鏡空這種人你找他去做倘如果一定要找他訪問個實在你只要進了前門沿城脚去問有幾個轉灣我聽人家說過如今也記不得了買大少爺問到了地方名字心中暗暗歡喜同老世伯無甚說得只得興辭出來一見天色尚早就命車夫替他把車趕進前門車夫請示進前門到那一家

拜客賈大少爺便按胡都老爺的話一一告訴了車夫車夫道聲曉得於是把鞭子一灑展起雙輪不多一刻拐進前門約摸轉了七八個灣到得一個所在只見一道紅墻門前有機棵合抱的大槐樹山門上面懸着一方匾額上寫文殊道院四個大字山門緊閉不開却從左首一個側門內出入但是門前甚是冷清並無車馬的踪跡賈大少爺下得車來車夫在前引路把他領進了門乃是一個小小院落當頭一個藤蘿架其時緑葉正茂實如搭的凉棚一般不見天日院之西面另有一個小門進去就是大殿的院子了南面三間開出去便是山門北面爲大殿左爲客堂右爲觀音殿一共是十二間院子裏上首兩個磚砌的花台下首兩棵龍爪槐房子雖不大倒也清靜幽雅賈大少爺一路觀看踱進客堂就有執事的道婆前來打個問訊賈大少爺便說是專誠來拜鏡空師父的道婆道老爺請坐等我進去通報不到一刻只見道婆引了一個老尼姑出來老尼見了賈大少爺兩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彌陀佛動問老爺貴姓是什麽風吹到此地賈大少爺他把自己的姓名履歷背了幾句又道是進京引見久仰師傅大名所以特來拜訪老尼一聽他是道台不覺肅然起敬連稱不知大人光降褻瀆得狠賈大少爺回稱說那裏話又問師傅出家幾年是幾時到的京城這菴裏香火必盛來往的人可多老尼道不瞞大人說老身原是本京人出家就在這菴裏是二十五歲上削的髮今年六十五歲了京城地面乃是紅塵世界老身師徒三衆一直是清修所以這菴裏除掉幾位施主家的太太小姐前來做佛事吃頓把素齋此外並無雜人來往大人今天忽然下降乃是難得之事賈大少爺一聽不對沉吟了一會便問師傅的法號上一個字可是水月鏡花的鏡字下一個字可是四大皆空的空字老尼道下一字不錯上一字乃是清靜的靜字並不是鏡子的鏡字賈大少爺便知其中必有錯誤忙問有位與師傅名字同音的但是換了一個鏡字這人師傅可認得老尼道一個北京城幾十里地

面菴觀寺院不計其數那裡一
了路只得說了些閑話搭趁着辭了出來老尼又要留吃素麪賈
大少爺隨手在身上摸了一錠銀子送與老尼作爲香金方纔拱
手出門忽忽上車而去賈大少爺一面上車一面問車夫道不對
啊你從那兒認得這姑子的車夫道小的從前伺候過順治門外
南橫街戶部謝老爺跟着謝老爺來過兩盪所以纔認得的他菴
裡狠有兩個年輕的姑子長的很俊謝老爺上年在這裏請過客
小姑子出來陪着一塊兒吃酒今天想是爲着老爺頭一盪來所
以小的不出來陪這菴裡狠靠不住賈大少爺聽說心上一動把
頭伸到車子外頭往後一瞧只見剛纔替他通報的那個道婆在
那裏探頭探腦的望此時賈大少爺弄得六神無主意思想要出
城因聽了車夫的話想要會會那年輕的姑子待要下車又見天
色漸晚恐怕趕不出城車夫見他躊躇也就停鞭以待賈大少爺
沉吟了一會道今天鏡空會不着倒想不着走到這們一個好地
方來姑且回去通知了黃胖姑過天同他一塊來他在京裏久了
人家不敢欺負他甚麼相公嬸子我都玩過的了倒要請教請教
這尼姑的風味說罷便命車夫趕車出城過天再來車夫遵諭鞭
子一灑騾子已得得而去賈大少爺又不住的把頭伸出來往後
探望一直等到轉過灣方纔縮進來時到得寓所下車寬衣只見
管家拿了兩副帖子上來當中還夾着一封信賈大少爺看那帖
子是一副黑伯果請在致美齋吃午飯一副是溥四爺請在他叫
的相公順泉家吃夜飯都是明日的日期另外那封信乃是黃胖
姑給他的賈大少爺看得一半不覺臉上的顏色改變等到看完
這一啉更非同小可欲知信中所言何事以及賈大少爺明天曾
否赴黑溥兩人之約並後來曾否再去訪那姑子且聽三續書中
分解

官場現形記卷之二十四終





文紅堂
小説
133(13)

-43-
料3018

官場現形記三編目錄

卷二十五　買古董借徑謁權門　南亭新著
卷二十六　模稜人慣說模稜話　獻巨金痴心放實缺
卷二十七　假公濟私司員設計　勢利鬼偏逢勢利交
卷二十八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因禍得福寒士捐官
卷二十九　懷道台訪艷秦淮河　趨公郎署無意分金
卷三十　認娘舅當場露馬脚　闊統領宴賓蕃菜館
卷三十一　改營規觀察上條陳　飾嬌女背地結鴛盟
卷三十二　寫保摺筵前親起草　說洋話哨官遭毆打
卷三十三　查帳目奉札謁銀行　謀釐捐枕畔代求差
卷三十四　辦義賑善人是富　借名頭斂錢開書局
卷三十五　捐鉅貲統統得高官　盜虛聲廉吏難有
卷三十六　騙中騙又逢鬼魅　客小費貂瑞發妙諱
　　強中強巧遇機緣

官場現形記三編目錄

卷二十五　買古董借徑謁權門　獻巨金痴心放實缺
卷二十六　模稜人慣說模稜話　勢利鬼偏逢勢利交
卷二十七　假公濟私司員設計　因禍得福寒士捐官
卷二十八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趨公郎署無意分金
卷二十九　儈道台訪艷秦淮河　闊統領宴賓畜榮館
卷三十　認娘舅當場露馬腳　飾嬌女背地結鴛盟
卷三十一　改營規觀察上條陳　說洋話哨官遭毆打
卷三十二　寫保摺筵前親起草　謀釐捐枕畔代求差
卷三十三　查帳目奉札謁銀行　借名頭歛錢開書局
卷三十四　辦義賑善人是富　盜虛聲廉吏難有
卷三十五　捐鉅貲祐給得高官　吝小費貂瑞發妙諱
卷三十六　騙中騙又逢鬼魅　強中強巧遇機緣

南亭新著

買古董借徑謁權門
獻巨金痴心放實缺

南亭新著

却說賈大少爺自從城裏出來回到下處正想拜訪黃胖姑告訴他文殊道院會見姑子的事不料黃胖姑先有信來拆開看時不知信上說些甚麼但見賈大少爺臉色一陣陣改變看完之後順手拿信往衣裳袋裏一塞也不說甚麼當夜無精打彩茶飯不寧他本有一個小老婆同來的見了這樣忙問緣故他也不說到了次日一早便即起身吩咐套車趕到黃胖姑店裏打門進去叫人把胖姑喚醒彼此見了面胖姑便問大爺爲何起得恁般早賈大少爺道依着我昨兒接到你信之後就要來的爲的是常常聽見你說你的應酬狠忙一吃中飯就找不着你了所以我今兒特地起個早趕了來我問你到底這個信息是那裏來的現在有這個

買古董借徑謁權門
獻巨金痴心放實缺

南亭新著

却說賈大少爺自從城裏出來回到下處正想拜訪黃胖姑告訴他文殊道院會見姑子的事不料黃胖姑先有信來拆開看時不知信上說些甚麼但見賈大少爺臉色一陣陣改變看完之後順手拿信往衣裳袋裏一塞也不說甚麼當夜無精打彩茶飯不寧他本有一個小老婆同來的見了這樣忙問緣故他也不說到了次日一早便即起身吩咐套車趕到黃胖姑店裏打門進去叫人把胖姑喚醒彼此見了面胖姑便問大爺爲何起得恁般早賈大少爺道依着我昨兒接到你信之後就要來的爲的是常常聽見你說你的應酬狠忙一吃中飯就找不着你了所以我今兒特地起個早趕了來我問你到底這個信息是那裏來的現在有這個

風聲料想東西還沒出去黃胖姑道本來前天夜裏的事情他昨兒纔曉得就是要出去也決計不會如此之快不過我寫信給你叫你以後當心點這是我們朋友要好的意思並沒有別的賈大少爺道看來奎官竟不是個東西我看他也並不紅前天晚上也沒有見他有過第二張條子却不料倒有這們一位仗腰的人黃胖姑道說起來也好笑就是打聽你的這位盧給事五年前頭也是一天到晚長在相公堂子裏的他老人家在廣東做官歷任好缺自從他點了翰林當京官連着應酬連着玩三年頭裏足足揮霍過二十萬銀子奎官就是他贖的身等到奎官贖身的時候他已經不大玩了因爲他一向最歡喜唱大花臉所以就愛上了奎官然而論起奎官來也虧得有此一個老斗幫扶幫扶如果不是他現在奎官也不曉得到那裏去了賈大少爺道他問我是個什麼意思呢黃胖姑道你別忙我同你講這位盧給事名字叫盧朝賓號叫芝侯還是癸未的庶常後來留了館那年考取御史引見下來頭一個就圈了他不久補了都老爺混了這幾年今年新轉的給事中他同奎官要好他替他贖身他娶媳婦他替他買房子吃他用他都不算奎官兩口子同他賽如一個人如今是奎官媳婦死了他去的也漸漸的少了齊巧那天是奎官媽生日他晚上高興跑了去剛碰着你在那裏鬧脾氣等你出門他就問奎官叫奎官告訴他昨兒奎官爲着得罪了你怕我臉上下不去到我這兒來賠不是我問起奎官昨兒有些什麼人到你那裏他就題起這盧芝侯我問他賈大人生氣盧都老爺來的時候正是賈大人摔酒壺的時候後來的事情統通被他老人家都曉得了我當時就怪奎官說賈大人是來引見的怎麼好把他的事情告訴他們都老爺呢奎官說我見賈大人生氣我一步沒離我並沒有告訴他又問我們家裏也不曉得那一個告訴他的所以我昨兒得了這個風聲立刻寫信通知你你是就要放缺的人名聲是要緊的既然大家相好我所以關照賈

大少爺道費心得狠你看上去不至於有別的事情罷黃胖姑道那亦難說他們做都老爺的聽見風就是雨皇上原許他們風聞奏事說錯了又沒有不是的賈大少爺一聽不免愁心上來低首沉吟不知如何是好歇了一會說道千不該萬不該前天吃醉了酒在你荐的人那裏撒酒風叫你下不去眞正對你不住大哥我替你陪個罪說着便作揖下去黃胖姑連連還禮連連說道笑話我們弟兄那個怪你賈大少爺道大哥你京裏人頭熟趁着摺子還沒有出去想個法兒你替我疏通疏通出兩個錢倒不要緊黃胖姑聽了歡喜又故作躊躇說道雖說現在之事非錢不行然而要看什麼人錢用在刀口上纔好若用在刀背上豈不是白填在裏頭幸虧這位都老爺這兩年同奎官交情有限若是三年頭裏你敢碰他一碰但是這位都老爺是有家見過錢的你就送他幾弔銀子也不在他眼裏不比那些窮都見錢眼開不要說十兩八兩就是一兩八錢他們也沒命的去幹我們自己人還有什麼不同你講眞話的前兒的事情也是你大爺過於脫略了些京城說話的人多不比外面可以隨隨便便的至於盧芝侯那裏我不敢說他一定要動你的手然而我也不敢保你一定無事既然承你老弟的情瞧得起我不把我當作外人我還有不盡心竭力的嗎說着賈大少爺又替他請了一個安說了聲多謝大哥黃胖姑一面還禮一面又自己沉吟了半天說道芝侯那裏愚兄想來想去雖然同他認得多年總不便向他開口碰了釘子回來大家沒味我替你想你若能拚着多出幾文索性走他一條大路子到那時候不疎通自疎通你看可好賈大少爺摸不着頭腦楞住不語黃胖姑又說道算起來你並不吃虧你這邊來本來想要結交結交的如今一當兩便豈不省事依我意思你說的那些甚麼姑子道士都是小路我勸你不必走你要走還是軍機大臣上結交一兩位凡事總逃不過他們的手你就是有內線事情弄好了也總得他們擬旨再不然黑八哥的叔叔在裡頭當總管眞正頭一

分的紅人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同軍機上他們都是連手你若是認得了這位大叔不要說是一個盧都老爺就是十個盧都老爺也弄你不動何以見得他們摺子上去不等上頭作主他們就替你留中了至於那些姑子你認得他他們就是眞能夠替你出力他們到裡頭還得求人他們求的無非仍舊還是黑大叔幾個有些位分還不及黑大叔的他們也去求他在你以爲這當中就是他一個轉手化不了多少錢何如我叫八哥帶着你一直去見他叔叔豈不更爲省事前天我見你一團高興要去找姑子我不便攔你究竟我們自己弟兄有近路好走我肯叫你多轉灣嗎賈大少爺道本來我要同你說我昨兒好容易問了我們老世伯纔曉得這姑子的名字住處誰知奔了去並不是那個姑子還有好笑的事要同你講黃胖姑道什麼好笑的事賈大少爺把車夫說姑子不正經的話述了一遍黃胖姑道本來這些人不是好東西你去找他做什麼呢但是愚兄還有一言奉勸你老弟現在正是疑謗交集的時候這種地方少去爲妙一個奎官玩不了還禁得住再鬧姑子倘或傳到都老爺耳朵裡又替他們添作料了賈大少爺一團高興做聲不得只得權時忍耐談論正經連連陪着笑說道大哥的話不錯指教的極是小弟的事全仗大哥費心還有什麼不遵教的但是走那條路還得大哥指引黃胖姑道你別忙今天黑八哥請你致美齋一定少不了劉厚守的到了那裡你倆是會過的你先拿話籠住他私底下我再同他替你講盤子你曉得厚守是個什麼人賈大少爺道他是古董鋪的老板黃胖姑哼的一笑道古董鋪的老板你也忒小看他了你初到京也難怪你不曉得你說這古董鋪是誰的本錢賈大少爺一聽話內有因不便遽辭黃胖姑又道這是他的東家華中堂的本錢賈大少爺道他有這個棚硬東家自然開得起大古董鋪了黃胖姑道你這人好不明白到如今你還拿他當古董鋪老板看待眞正有眼不識泰山了賈大少爺聽了詫異定要追問黃胖姑道你也不必問我你

既當他是開古董舖的你就去照顧照顧至少頭二萬兩銀子起碼再多更好無論甚麼爛銅破瓦他要一萬你給一萬他要八千你給八千你也不必同他還價你把古董買回來自然還你效驗賈大少爺聽說格外糊塗心上思想一定是我買了他的古董便算照顧了他他纔肯到中堂跟前替我說好話便把這話問黃胖姑道可是不是黃胖姑道天機不可洩漏到時還你分曉賈大少爺將信將疑自以爲心上想的一定不錯便也不復追問停了一刻說道華中堂這條路是一定要走的了還有別人呢黑大叔那裏幾時去黃胖姑道你別忙華中堂的路要走軍機上不止他一個別人那裏自然也要去的你不要可惜錢包你總佔便宜就是了賈大少爺道你老哥費了心小弟還有什麼不曉得黃胖姑道事不宜遲要去今天就去你在我這裏坐一會兒等我替人家辦掉兩樁事情等到一點鐘我們一塊兒上致美齋賈大少爺道既然你有事情我也不來打攪你我到別處去轉一轉來等到打過十二點鐘我來同你說罷拱拱手別去這裏黃胖姑果然替人家辦了若干事無非替人家捐官上兌部裏書辦打招呼以及寫回信打電報大小事情足足辦了十幾件眞正是能者多勞幸虧他自己以此爲生倒也不覺辛苦等到事情辦完恰恰打過十二點賈大少爺已經來了約他一同去赴黑八哥的約飯後同到劉厚守舖子裏買古董說罷同出上車妥時到得致美齋客人絡續來齊亦無非是昨天幾個但是沒有錢王二位却添了一位也是進京引見的試用知府這位知府姓時號筱人乃山西人氏賈大少爺叙起來還有點世誼賈大少爺到了檯面上竭力的敷衍劉厚守黑八哥兩個狠露殷勤劉厚守因預先聽了黃胖姑先入之言詞色之間也就和平了許多不像前天拒人於千里之外了一霎席散天色還早劉厚守要回店賈大少爺便約了黃胖姑跟他同走溥四爺又再三叮囑晚上同到順泉家吃飯賈大少爺因爲奎官之事面有難色尚未回答得出黃胖姑道你跟着我們一塊兒

玩只要不撒酒風包你無事究竟他是貪玩的人也就答應下來分別上車各自回去霎時黃賈兩人到了大棚欄劉厚守古董舖下車進去劉厚守已先回一步接着讓了進去請坐奉茶賈大少爺是初到不免又說了些客氣話劉厚守雖同他客氣究竟還有點驕傲之容不能不使賈大少爺格外恭敬當下黃胖姑先把賈大少爺的來意言明說要選買幾件古董孝敬華中堂的劉厚守四面一看道這擺着的都是請挑就是了賈大少爺當下四下裏看了一遍選中一對鼻烟壺一個玉嵌的掛屏劉厚守道這對烟壺倒虧順翁法眼挑着的這位老中堂別的不稀罕祇有這樣東西收藏的最多他有一本譜是專門考究這烟壺的上個月底結帳總共收到了八千零六十三個而且個個都好沒有一個壞的拿這樣東西送他頂中意賈大少爺聽了非常之喜劉厚守道這位老中堂他的脾氣我是曉得他最恨人家孝敬他錢你若是拿錢送他一定要生氣說我又不是鑽錢眼的人你們也太瞧我不起了本來他老人家做到這們大的官還怕少了錢用你們送他錢豈不是明明罵他要錢怎麼能彀不碰頂子呢所以他愛古董你送他古董頂歡喜賈大少爺便托黃胖姑問一共多少價錢劉厚守說烟壺二千兩古鼎三千六玉磬一千三掛屏三千二一共一萬另一百兩賈大少爺意思嫌多說可能讓些黃胖姑急忙從他身後把他衣裳一拉意思想叫他不要同劉厚守講價錢買大少爺尚未覺得劉厚守早已一聲一響仰着頭眼望到別處去了黃胖姑趕忙打圓場朝着賈大少爺說道彼此知己劉厚翁還肯問你多要碼賈大少爺亦恍然大悟道既然如此就托大哥替我劃過來就是了劉厚守道如果不是胖姑的面子我這一對烟壺任你出甚麼大價錢我不賣不瞞你二位說我有個盟弟亦在河南候補上年有信來說是也要拜在我們這位老中堂門下托我替他留心幾件禮物這對烟壺我本要留給他的如今被賈潤翁賣了去中堂見了一定歡喜不過

我有點對不住我那個盟弟黃胖姑同賈大少爺連連稱謝不置黃胖姑又道厚翁肯替人家幫忙說兩句好話一句話就值一萬銀子個把烟壺算得什麼將來潤孫的事總還要借重厚翁大力劉厚守道我們一句話算得甚麼胖姑你是知道的我如今也捐了官了老中堂跟前我也不大去就覺着生疏了而且現在做了官官有官體倒比不得從前可以隨隨便便了但是一樣從前我跟他老人家這幾多年總算緣分還好他待我狠不錯不是我自己胡吹我跟他這十幾年可沒有誤過事所以偶爾說兩句話或者替人家吹噓吹噓他老人家還相信總還給個面子黃胖姑道能夠叫他老人家相信談何容易像你厚翁這樣的老成練達愛惜聲名眞正難得劉厚守聽了怡然自得坐在椅子上儘興的把身子亂擺一聲兒也不響歇了一會黃胖姑又叮嚀一句道如此東西算買定少停兄弟把錢划過來中堂跟前怎麼送上去索性奉托厚翁代辦一辦劉厚守躊躇道這件事倒要講起來看兄弟自從上兄之後裏頭的事一直不大問信門口另外派了人不去找他們中堂雖然也見得着但是將來事情多終究不能越過他們的手如果去找他們我兄弟現在是有官人員不好再同他們去講這個怕的是自己胖姑我看這件事你還是托了別人罷黃胖姑道你的事情我曉得的並不是要你去同他們講價錢只要你吩咐他們一句他們還敢不遵嗎劉厚守道這幾年我替人家經手實在經手的怕了你偏偏要來找我沒法你老哥的事做兄弟的怎麼好意思推頭不給你個面子黃胖姑立刻站起身來請安相謝賈大少爺也跟着請了一個安劉厚守道事情准定我去辦但是我說個數目你不要駁我賈大少爺正在沉吟黃胖姑把身子一挺拿手把胸脯一拍道你說我依你劉厚守道上頭不要錢底下不好白難爲他們依兄弟的愚見這分禮足值一萬我們自己人我亦不准他們多要我們一底一面罷黃胖姑賈大少爺道一底一面是

多少黃胖姑道虧你一位觀察公一底一面還不曉得你送的東西面子上值一萬這零零碎碎用的錢也得一萬賈大少爺意思嫌多黃胖姑好勸反勸兩面竭力的磋磨劉厚守忽然又拿起喬來說我那裏有工夫替人家辦這些事又禁不住黃胖姑再三相求方纔講明八千銀子的門包說明當晚就把禮物連門包送了進去約賈大少爺明天下午去叩見黃胖姑同賈大少爺見俱妥方纔別去晚上又去赴了溥四爺的約會席散之後黃胖姑又趕到賈大少爺寓處同做說客一樣又叫他拿出幾千銀子爲的軍機上不止華中堂一位此外尚有三位別處也得點綴點綴纔好賈大少爺見他說得有理只得應允事情概托黃胖姑代辦黃胖姑亦就勇於任事自己一力承當絕不推托當下議定明天頭一處先到華中堂那裏回來依着路再到那三家去這四處見過之後再托黑八哥帶領着去見他叔子目下一面先託八哥同他叔子講起價錢來一切事情都託了黃胖姑作主賈大少爺又

託胖姑另外划出幾百銀子送一般窮都免得他們說話又囑咐送奎宮老斗盧都老爺格外從豐黃胖姑會意一一允諾因爲一應大事都已託他經手所以也不在這小頭節目上剝削他了賈大少爺等胖姑回去方纔歇息一宵易過次日起來賈大少爺性子急不等下午忙着就去叩見華中堂到了門上劉厚守早已安排好的了其時中堂上朝未回就留他在門房裡坐着等候好容找中堂畫稿公事辦過家人們趕着上去替他回又等中堂吃過飯方纔請見賈大少爺曉得這位華中堂乃是軍機上頭一個拿權的人當今聖眷又好不曉得見了面要拿多們大的架子手裏早捏着一把汗誰知及至見面異常謙和朝他磕頭居然還了一揖因爲賈大少爺送這四樣禮物說明白是拜門的贄見所以他口口聲聲叫老弟當時坐下先問老弟幾時到的京又問老人家可好又問老弟這個月裏可來得及引見賈大少爺一一回答末

後華中堂又說到自己從半夜裡忙到如今一霎沒得空如今上了年紀了有點來不及了我想擱下不做上頭又不准我告病賈大少爺回道中堂是朝廷柱石怎麼能容得中堂告病呢中堂道留着我中甚麼用也不過像俗語說的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鐘罷了就是拚性命去幹現在的事也是弄不好的賈大少爺見題到國家大事恐怕說錯了話便也不敢多講中堂見他無話方纔端茶送客賈大少爺出來又趕着去見第二家這位軍機大臣姓黃乃是纔補的他補的這個缺就是周中堂讓給他的周中堂因爲自己做錯了事保舉了維新黨上頭不喜歡他就上摺子說是自己有病請開去各項差使總算上頭念他多年老臣賞他面子准其所奏就叫他入閣辦事大學士雖然不曾開缺然而聲光總比前頭差得遠了閑話休題單說這位黃大軍機資格雖淺辦事却甚爲老練見了賈大少爺先問貴庚賈大少爺回稱三十五歲黃大軍機道英雄出少年將來老兄一定要發達的說完了也就送客第三家拜的這位軍機姓徐見面之後倒問了半天河南的情形所問的話無非是撫台的缺怎麼樣藩台的缺怎麼樣一年開銷若干可餘若干沒有一句要緊話賈大少爺因爲他是戶部尚書現在正是府庫空虛急於籌款之時便說道職道有一個理財條陳尚未寫好過天要送過來求大人的教訓徐尚書道現在有錢也要過沒錢也要過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上頭催部裏部裏催各省他們有得解來無非左手來右手去他們不解來橫豎其過並不在我至於條陳我這裏也不少了空了拿過來消消閑至於一定要說怎麼樣我沒有這樣才情等別人來辦罷說完亦就送客賈大少爺又趕到第四家門上人回報大人今天不見客叫他過天再來第二天去又未見着第三天纔見的賈大少爺因四處已用去銀子三萬兩雖然都得見面然而都是浮飄飄的究竟如何栽培毫無把握心上着急只得又去請教黃胖姑胖姑道老弟你這是急的那一門等你引過見你是明保人員定要召見

的要有什麼好處總在召見之後等到召見之後自然給你憑據
你不要嫌我多事黑八哥叔叔那裏他姪兒已經同他講好了先
送二萬銀子去見一面如要放缺再議賈大少爺道多化幾萬銀
子算不得甚麼我這錢帶了來原是預備化的但是馬上總要給
我一點好處就是再多兩個我也拚得黃胖姑道老實對你講要
放缺這兩個是不夠的你要效驗我同你說過的了總要等到召
見之後想什麼好處預先打定主意去同黑大叔講妥只要一召
見上諭下來裏應外合那是最便沒有你如今聽我的話包你一
點兒柱路不會走不是你老弟的事我也沒有這大工夫去管他
叫他去撞撞木鐘化了錢沒有用碰兩個釘子再講賈大少爺道
老哥你說的話我是知道的我的事情託了你這個月裏就要引
見日子狠快亦沒有幾天了我看倒是黑大叔這條門路頂靠得
住胖姑道我的門路是沒有一條靠不住設或靠不住第二三遭
誰來相信我誰來找我就是你老弟我同你交情再好些你見我

靠不住你也不來找我了賈大少爺道這些話不用講了我相信
你倒是黑大叔那裏幾時去黃胖姑這道事說辦就辦沒有什麼
耽誤幾天的八哥一定來討回信只要你定了主意明天就叫他
帶了你去見他叔子賈大少爺道橫豎你替我把銀子預備現成
就是了還有別的主意麼正說着黑八哥也來了黃胖姑把他拉
在一旁告知詳細黑八哥過來說道不瞞潤翁說我們家叔原是
一個錢不要的這二萬銀子不過賞賞他的那些徒弟們你不要
疑心他老人家要錢就是我兄弟替人家經手我們家叔亦早吩
咐過不准得人家一個錢我們是知己又是黃胖姑託了我我就
帶你去見見等我今天先把銀子拿了去你明天不要過早約摸
一點之後你到我家裏我同你去見賈大少爺再三稱謝自不必
說到了次日賈大少爺如期而往黑八哥忙叫套車說是家叔不
能出來只到有宮裏去見他賈大少爺只好跟着他走他叫下車
就下車他叫站住就站住下車之後一轉轉了幾十個灣約摸走

了十幾個院子過了十幾重門高高低低的台階也不知走了多少他此刻戰戰兢兢幷無心觀看院子裏的景緻只有低着頭悶走一走走到一個所在黑八哥叫他站在廊簷底下等候八哥自己到裏面院子裡伺候的人却不少都是靜悄悄的一些聲息都沒有八哥進去了半天也不見出來忽聽得裏頭吩咐了一句傳飯但見有幾十個人一齊穿着袍子戴着帽子一人端着一個盒子也不知盒子裏裝的是些甚麼只見雁翅似的一個個挨排上去又停了一會裡頭傳洗臉水那些人又把盒子一個個端了下來賈大少爺曉得是上頭纔用過膳但不知這用膳的是那一位又停一刻纔見黑八哥從裏頭出來招呼他上去賈大少爺頭也不敢抬跟了就走黑八哥把他一領領到堂屋裏只見居中擺着一張桌子桌子上面坐了一個人桌子上並無東西只有一把小茶壺一個茶鍾上面那個人坐在那裏自斟自喝眼皮也不掀一掀賈大少爺進來已經多時他那裏還沒有瞧見一面喝茶一面慢慢的說道怎麼還不進來只見八哥躬身回道賈某人在這裏即見大叔一面又使眼色給賈大少爺叫他行禮賈大少爺趕忙跪下磕頭黑大叔到此方拿眼睛往底下瞧了一瞧連說請起恕我年紀大了還不動禮老大給他個座位坐下好說話賈大少爺還不敢坐黑大叔又讓了一次方纔扭扭捏捏的斜簽着身子臉朝上坐了半個屁股在椅子上黑大叔便問他父親好賈大少爺連忙站起來回答又說父親給大叔請安黑大叔聽了不自在對他姪兒說道他可是賈筱芝的少爺不是八哥回稱一聲是黑大叔又回過臉兒朝賈大少爺說道你父親叫我大叔你是他兒子怎麼也叫我大叔只怕輩分有點兒不對罷說完哈哈大笑賈大少爺一聽此言惶恐無地回答也不好不回答也不好囁嚅了半天剛要開口黑大叔又同他姪兒說道你領他到外頭去歇歇沒有事情可叫他常來走走都是自己孩子劃我亦不同他客氣了賈大少爺聽說只好跟了黑八哥退了出來他退出去的時候還一

步步的慢走意思以爲大叔總得起身送他豈知黑大叔坐在那裏動也不動賈大少爺報着自己的名字告別了一聲只見大叔把頭點了一點一面低了下去連屁股並沒有檯起在他已經算是送過客的了賈大少爺出來也不知黑大叔待他是好是歹心上不得主意兀自小鹿兒心頭亂撞仍舊無心觀看裡頭的景緻跟着黑八哥一路出來曲曲灣灣又走了好半天方到停車的所在仍舊坐了車電掣風馳的一直出城到得黃胖姑錢莊門口下車進去此時黑八哥因有他事並未同來黃胖姑接着忙問今天去見着沒有賈大少爺回稱見着的黃胖姑立刻深深作了一個揖說道恭喜恭喜賈大少爺一面還禮一面問道見他一面有什麼喜在裡頭黃胖姑道你引見皇上倒有限你能夠見得他老人家一面談何容易談何容易見皇上未必就有好處他老人家肯見你你試試看等到召見下來你纔服我姓黃的不是說的假話賈大少爺依舊將信將疑的辭別同去這時候離着引見的日期狠近了一天到晚除掉坐車拜客朋友請吃飯此外並無別事一天正從拜客回來順便攏到黃胖姑店裏黃胖姑勞面說道我正想來找你你來的狠好省得我多走一盪賈大少爺忙問何事黃胖姑道有個機會在這裏不知道你肯不肯賈大少爺又問是什麼機會黃胖姑伸手把他一把拖到帳房裏面低低的同他講道不是別的爲的是上頭現在有一個園子已經修得有一半工程了但是欵項還缺不少這個原是八哥他叔叔關照說有甚麼外省引見人員以及巨富豪商只要報效他都可以奏明上頭給他好處朝廷還怕少了錢蓋不起個園子不過上頭的意思爲的是游玩所在不肯開支正帑這也是黑大叔上的條陳開這一條路准人家報效我想你老弟不是想放實缺嗎趁這機會報效上去黑大叔那裏我們是熟門熟路他自然格外替我們說好話你自己盤算盤算依我看起來這個機會是萬萬不好錯過賈大少爺聽了心上喜的發癢癢又問道你包得住一定放缺嗎黃胖姑

道這個自然拿不穩也不來關照你了你引見之後第二天召見下來頭一條上諭軍機處存記那是坐穩的只要第三天有什麼缺出軍機把單子開上去單子上有你的名字裏頭有了這個底子黑大叔再在旁邊一幫襯這個缺還會給別人嗎賈大少爺道設或是個苦缺怎麼樣呢黃胖姑道一分行錢一分貨你撿得出大價錢他肯拿行貨給你嗎這個賣買我們經手也不止一次了如果是騙人以後還望別人來上鈎嗎一席話更把個賈大少爺說的快活起來賽如已經得了寶缺似的便問大約要報效多少銀子這銀子繳的越快越好早繳早放少爺道像上海道這們一個缺要報效多少銀子呢黃胖姑把頭搖了兩搖道怎麼你想到這個缺這是海關道要有人保過記名以海關道簡放纔輪得着然而有了錢呢亦辦得到隨便弄個什麼人保上一保好在裏頭明白沒有不准的今天記名明天就放缺誰能說我們不是至於報效的錢面子上倒也有限不過這個缺裏頭一向當他一塊肥肉從前定的價錢多則十幾萬少則十萬也來了現在這兩年聽說出息比前頭好所以價錢也就放大了新近有個什麼人要謀這個缺裏頭一定要他五十萬他出到三十五萬裏頭還不答應賈大少爺聽說把舌頭一伸道要報效這許多麼黃胖姑道你怎麼越說越糊塗我不是同你說過面子上有限嗎報效的錢是面子上的錢就是蓋造園子用的你多報效也好少報效也好不過借此爲名總管好替你說話至於所說的五十萬那是裏頭大衆分的你倘若不要上海道再次一肩的缺價錢自然也會便宜些賈大少爺楞了半天說道錢來不及亦是沒有法想但是使了這許多錢總得弄個好點的缺可以撈回兩個黃胖姑道五十萬呢本來太多而且人家一個上海道做得好好的你會化錢難道人家就不會化錢你就是要人家也未必肯讓現在我替你想隨便化上十幾萬弄他一個別的實缺只要

有錢倒也並不在乎關道你道如何賈大少爺道你是知道的我一共匯來十萬銀子已經用去一大半了現在再要打電報給老人家你曉得我們老人家的脾氣我的事他是不管的現在至少再湊個十萬纔夠使而且還要報効黃胖姑道報効有了一萬儘夠的了光安置裡頭再有十萬也好了現在只要你再湊十萬我替你想法子包你實缺到手賈大少爺道這個我知道但是十萬銀子從那裏去籌呢意思想要黃胖姑擔保替他去借同黃胖姑商量黃胖姑道借是有處借但是利錢大些我們自己人不好叫你吃這個虧賈大少爺道橫豎幾天就有實缺的等到有了缺還怕出不起利錢嗎只求早點放缺就有在裏頭了黃胖姑聽罷便不慌不忙話出一個人來你道這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南亭新著

模稜人慣說模稜話
勢利鬼偏逢勢利交

却說賈大少爺因爲要報効園子的工程又想走門子放實缺兩路夾攻尚短少十萬銀子之譜托黃胖姑道是誰就是上回書所說黑八胖姑忽有所觸想着了一個人你道是誰就是上回書所說黑八哥請吃飯在座的那個時候仁時太守本來廣有家財此番進京引見也會來十幾萬銀子預備過班上兌之後帶着謀幹只因他這個知府是在廣西邊防案內保舉來的雖然他自己並沒有到過廣西然而仗着錢多上代又有些交情因此就把他的名字保舉在內其實這種事情各省皆有並不稀奇至於他那位原保大臣是一個提督軍門一直在邊界上帶兵防堵近來爲着剋扣軍餉保舉不實被都老爺一連參了幾本奉旨革職押

有錢倒也並不在乎關道你道如何賈大少爺道你是知道的我一共匯來十萬銀子已經用去一大半了現在再要打電報給老人家你曉得我們老人家的脾氣我的事他是不管的現在至少再湊個十萬纔夠使而且還要報効黃胖姑道報効有了一萬儘夠的了光安置裡頭再有十萬也好了現在只要你再湊十萬我替你想法子包你實缺到手賈大少爺道這個我知道但是十萬銀子從那裏去籌呢意思想要黃胖姑擔保替他去借同黃胖姑商量黃胖姑道借是有處借但是利錢大些我們自己人不好叫你吃這個虧賈大少爺道橫豎幾天就有實缺的等到有了缺還怕出不起利錢嗎只求早點放缺就有在裏頭了黃胖姑聽罷便不慌不忙話出一個人來你道這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南亭新著

模稜人慣說模稜話
勢利鬼偏逢勢利交

却說賈大少爺因爲要報効園子的工程又想走門子放實缺兩路夾攻尚短少十萬銀子之譜托黃胖姑道是誰就是上回書所說黑八胖姑忽有所觸想着了一個人你道是誰就是上回書所說黑八哥請吃飯在座的那個時候仁時太守本來廣有家財此番進京引見也會來十幾萬銀子預備過班上兌之後帶着謀幹只因他這個知府是在廣西邊防案內保舉來的雖然他自己並沒有到過廣西然而仗着錢多上代又有些交情因此就把他的名字保舉在內其實這種事情各省皆有並不稀奇至於他那位原保大臣是一個提督軍門一直在邊界上帶兵防堵近來爲着剋扣軍餉保舉不實被都老爺一連參了幾本奉旨革職押

那個人來問他願意不願意再講賈大少爺道如此拜托費心了當時別去說明明日一早來聽回音等他去後黃胖姑果然去把時筱仁找了來先寬慰他幾句又替他出主意勸他忍耐幾時所說的話無非同黑八哥一樣慢慢的纔說到他的錢放在京裏錢莊上以前爲着就要提用諒來是沒有利錢的現在一時既然用不着何如提了出來到底可以尋兩個利錢總比乾放着好不比錢少十幾萬銀子果然放起來就以五六釐錢一月而論却也不在少處大約你一個月在京裏的澆裏連着揮霍也儘夠了一句話提醒了時筱仁心中甚以爲是不過五六釐錢一個月還嫌少一定要七釐黃胖姑暫時不答應他等到第二天賈大少爺來討回信便同他說銀子人家肯借利錢好容易講到二分半一絲一毫不能少訂期三個月人家不相信你要我出立憑據必須由我手裏借給你將來你不還錢人家只問我要老弟這事情是我勸你辦的好處你得這副十萬銀子的重擔却在愚兄身上但是小

解來京治罪這道聖旨一下早把時筱仁嚇毛了這時筱仁初進京的時候拉攏黑八哥拜把子送東西意思想拼命的幹一幹等到得着這個風聲嚇得他把頭一縮非但不敢引見並且不敢拜客終日躲在店裏惟恐怕都老爺出他的花樣等到夜裏人靜的時候一個人溜到黑八哥宅裏同八哥商量托八哥替他想法子八哥道現在是你原保大臣出了這個岔子連你都帶累的不好我看你還是避避風頭過一陣再出來的爲是就是我們家叔雖然不怕甚麼都老爺然而你是一個知府還夠不上他老人家替你到上頭去說話時筱仁聽了這話覺着沒趣因此便與黑八哥生疏了許多黃胖姑的消息是頂靈不過的曉得他有銀子存在京裏一時不便拿出來使用便想把他拉來叫他借錢與賈大少爺自己於中取利主意打定便說道人是有一個不過人家曉得你辦這種事情利錢是大的賈大少爺問要多少利錢黃胖姑道總得三分起碼賈大少爺嫌多黃胖姑道你別嫌多且等我找到

號裏股東並不是愚兄一個如今要小號出這張票子你得找個保人不是做愚兄的不相信你爲的是幾個股東跟前有個交代賈大少爺一聽利錢只要他二分半已比昨天寬了半條心幸虧他會拉攏親戚世誼當中狠有幾個有名望的在京出錢買缺又是當今通行之事因此大家不以爲奇倒又極力慫恿當時就有幾位出來做保黃胖姑又把時筱仁找了來由本店出立存摺給他時筱仁更覺放心但是黃胖姑一口咬定利錢只有五釐半時筱仁只好由他閑話休題且說賈大少爺錢已借到又會過八哥幾面八哥滿口答應說一切事情都在兄弟身上看看已到了引見之期頭天赴部演禮一切照例儀注不容細述這天賈大少爺起了一個半夜坐車進城同班引見的會着了好幾位在外頭等了三四個鐘頭一直等到八點鐘纔由帶領引見的司官老爺把他們帶了進去不知道走到一個甚麼殿上司官把袖子一摔他們一班幾個人在台階上一溜跪下離着上頭約摸有二丈遠曉得坐在上頭的就是當今了當下逐一背過履歷交代過排塲司官又帶他們從西首走了下來他是道班又是明保的人員當天就有旨叫他第二天預備召見又要謝恩又要到各位軍機大人前稟安眞是忙個不了賈大少爺雖是世家子弟然而今番乃是第一遭見皇上雖然請教過多人究竟放心不下當時引了見下來先見着華中堂華中堂是收過他一萬銀子古董的見了面問長問短甚是關切後來賈大少爺請教他道明日召見門生的父親是現任臬司門生見了上頭要碰頭不要碰頭華中堂沒有聽見上文只聽得碰頭二字連連回答道多碰頭少說話是做官的秘訣賈大少爺忙分辯道門生的是上頭問着門生的父親自然要碰頭倘若問不着也要碰頭華中堂道上頭不要碰頭不要碰頭的地方又萬萬不要忘記不碰你你千萬不要多說話應該碰頭的地方總沒有處分的就是不該碰你多磕頭總沒有處分的一夕話說的賈大少爺格外糊塗意思還要問中堂已起身送客了賈大少爺只好出來心

想華中堂事情忙不便煩他不如去找黃大軍機黃大人是纔進
軍機的你去請教他或者肯賜教一二誰知見了面賈大人少爺把
話纔說完黃大人先問你見過華中堂沒有他怎麼說的賈大少
爺照述一遍黃大人道華中堂閱歷深他叫你多碰頭少說話老
成人之見這是一點兒不錯的兩句話亦沒有說出個道理賈大
少爺無法只得又去找徐大軍機這位徐大人上了年紀兩耳重
聽就是有時候聽得兩句也裝作不知他生平最講究養心之學
有兩個訣竅一個是不動心一個是不操心無論朝廷有什麼
無論朝廷有什麼急難的事請教到他他絲毫不亂跟着衆人隨
隨便便把事情敷衍過去回到家裡依舊吃他的酒抱他的孩子
那上頭兒他不操心無論朝廷有什麼難辦的事他到此時只有
退後並不向前口口聲聲反說年紀大了不如你們年輕人辦的
細到讓我老頭子休息休息罷他當軍機上頭是天天召見的他
見了上頭上頭說東他也東上頭說西他也西每逢見面無非是

是是者者者倘若碰着上頭要他出主意他怕用心便推頭聽不
見只在地下亂碰頭上頭見他年紀果然大了鬍鬚也白了也不
來苛求他往往把事情交給別人去辦後來他這個訣竅被同寅
當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個外號叫他做琉璃蛋他到此更
樂得不管閑事大衆也正喜歡他不管閑事好讓別人專權因此
反沒有人擠他表過不提這日賈大少爺因爲明天召見不懂規
矩雖然請教過華中堂黃大軍機都說不出一個實在只得又去
求教他見面之後寒暄了兩句便題到此事徐大人道本來多碰
頭是頂好的事就是不碰頭也使得你還是應得碰頭的時候你
碰頭不應得碰頭的時候還是不必碰的爲妙賈大少爺又把華
黃二位的話述了一遍徐大人道他兩位說的話都不錯你便照
他二位的話看事行事最妥說了半天仍舊說不出一毫道理又
只得退了下來後來一直找到一位小軍機也是他老人家的好
友纔把儀注說清第二天召見上去居然沒有出岔子等到下來

當天奉旨是發往直隸補用並交軍機處存記這幾天黑八哥一天好幾盪來找他黃胖姑也勸他上緊把銀子該報効的該孝敬的早些送進去倘或出了缺黑大叔在裏頭就好替你招呼賈大少爺亦以他二人之言爲然當時算了算連前頭用剩的以及新借的總共有十三萬五千銀子當下黃胖姑替他分派報効二萬兩孝敬黑大叔七萬兩再孝敬四位軍機二萬兩餘下二萬五千兩以二萬作爲一切門包使費經手謝儀以五千作爲在京用度賈大少爺聽了甚爲入耳滿心滿意以爲這十幾萬銀子用了進去不到三個月一定可以得缺的了且說此時周中堂雖然告退出了軍機接連請假在家不問外邊之事然而京報是天天看的一日看見奉旨叫賈某人預備召見召見之後又奉旨發往直隸補用又交軍機處存記忽然想着了他說道賈筱芝的兒子乃是我的小門生他自從到京之後我這裏祇來過一盪以後沒有見他再來明天要請幾個門生吃飯順便請請他他這盪進京總算得意同他聯絡聯絡臨走的時候還好問他借兩百銀子主意打定就順便多發了一副帖子約他到宅中吃飯賈大少爺於這位太老師跟前久已絕跡的了齊頭帖子來的時候正因爲得了軍機處存記曉得是黑大叔同幾位軍機大人的栽培意思正想要請請八哥托他約個日子帶領進宮謝大叔恩典忽然見管家拿了周中堂的帖子進來賈大少爺看過是約明午吃飯心上一個不高興隨嘴說了一句道明午我自己要請客我那裏有工夫去擾他管家問怎麼回覆來人賈大少爺道帖子留下明天推頭有病不去就是了管家自去回覆來人不題這裏賈大少爺忙寫信約黑八哥明午館子裡一敘叫管家到黑宅的時候剛剛黃胖姑拿了七萬銀子的銀票又三萬銀子的報効連費用交代八哥托八哥替他去求大叔八哥一算銀子一共祇有九萬忙問道不是他專爲此事問時某人借過十萬怎麼你祇拿九萬來呢家叔跟前爲得要個整數少了拿不出手我們自己人我

不瞞你有了他還有我呢黃胖姑一聽口音不對連忙替賈大少爺分辨說他實在沒有錢好容易借了十萬拿一萬替他老太爺還了八千銀子的帳餘下二千做京裏孝敬大叔肚子裏總有分寸就是了黑八哥聽了甚爲上頓時露出悻悻之色正說話間門上人傳進賈大少爺約明午吃飯的信黑八哥正是滿肚皮不願意看了信隨手把信一摔道我那裏有工夫去擾他黃胖姑見黑八哥動了眞氣於是左一個揖右一個揖連連說道這一遭是兄弟効力不週總求你担代一二以後補你的情就是了黑八哥一時雖不願意究竟因爲他經手的賣買多少他不得一時也不便過於回絕他歇了半天纔說道胖姑這遭事虧得是你經手叫我也不好意思的同你翻臉若是換了別人我早把這九萬銀子摔在大門外頭去了看你還有臉再到我的門上來黃胖姑聽說連忙又作一個揖道多謝八哥栽培你老人家同我鬧着玩我是禁不起嚇的早已嚇了一身大汗連小褂都汗透了倒是賈潤孫他請你吃飯也是他一番盛意總還求你賞他一個臉去擾他一頓等他也好放心黑八哥至此方叫把信留下叫手下人回覆來人同他說我明天一准到就是了黃胖姑從黑宅出來先去拜賈大少爺見面之後不好說黑八哥同他起初翻臉怕的是賈大少爺笑他只好說現在裏頭開銷很大黑大叔拿了你這個錢統通要開銷給別人如今七萬銀子不夠黑八哥一定不肯收後來虧了我好說歹說又私下許了他些好處他纔答應替我們竭力去幹你道辦事煩難不煩難老弟你幸虧這事是托愚兄經手倘若是別人還不曉得如何煩難呢賈大少爺清晨起來先寫一封信給周中堂推頭感冒不能趨陪到等病好即來請安將信寫好叫人送去周中堂本來狠有心於他見他不來不免失望然又想拉攏他隨手交來人帶回一信說世兄既然欠安不好屈駕等到清恙全愈就請便衣過來談談賈大少爺

拆開看過鼻子裏嗤的一笑道我自己事情還忙不了那裡有工夫去會他說完把信丟在一旁自己却到館子裏去請黑八哥吃飯等到黑八哥來到賈大少爺先題起這番記名全是大叔栽培心上感激得狠意思想求老哥帶領進去當面叩謝黑八哥道家叔事情忙等我進去說明白了約好日子再來關照賈大少爺不免又是連連稱謝的意思說了黑大叔道賈筱芝的兒子也過於囉嗦了有了機會我自然照應他我一天到晚事情忙不了那裏有工夫去會他黑八哥見他叔叔推頭沒有工夫見賈大少爺生怕出來被賈大少爺瞧他不起說他連這點手面都沒有面子上落不下去但是他叔子的脾氣一向是知道的既然說過沒有工夫也不便一定逼着他見只好一聲不響垂手侍位一站站了約摸有半點多鐘他叔子見他不走又不言語便說道你得了姓賈的多少錢這樣的替他幫忙八哥走上兩步朝他叔叔打了一個千說道姪兒替人家經手事情一向不敢問人家多要一個錢大叔只管查問倘然姪兒多拿了一個錢聽憑大叔要拿姪兒怎麼辦就怎麼辦姪兒是死而無怨現在賈筱芝的孩子他這銀子是的的確確的借來的如今姪兒把他帶進來叫他見過大叔一面非但他自己放心就是那借銀子給他的那個人聽見了也放心曉得他這銀子已經交了進來不久總要得好處的黑大叔道難道銀子放在我這裏他們還不放心嗎八哥道放心還有甚麼不放心就是姪兒替人家經手至今也不止一次了何曾誤過人家的事但是我們的賣買是一年到頭做的來京引見的人有幾個腰裡常常帶着幾十萬銀子不過也是東挪西借得了缺再去還人家如今並不是要大叔馬上給他好處只求大叔賞他個臉再見他一面人家出了銀子心上也就安穩了黑大叔一聽這話不錯但是一時自己又掉不過臉來只好說道你們這些孩子眞正沒有經過事七八萬銀子算得什麼只顧來同我纏我若是不答應

你怕的你今天沒有臉出去了也見不得姓賈的現在
你去同他說罷叫他後天來見我說完黑大叔踱了進去八哥到
此正如奉了聖旨一般出來之後立刻叫人去通知黃胖姑叫黃
胖姑轉諭賈某人叫他後天一早前來伺候一同進去不得有悞
黃胖姑也不敢怠慢自己不得空又怕傳話的人說不清楚特地
叫人把個賈大少爺找了來鄭重其事的把黑八哥的話傳給了
他賈大少爺自然感激不盡等到回家剛跨進門只見管家拿了
一張大名片進來上面寫着候選知縣包信六個小字賈大少爺
看過連說我並不認得此人他爲什麼要來找我管家道家人也
問過他他說他的胞兄是華中堂那裏的西席他曉得老爺不久
就有喜信本已求過中堂要薦到老爺這裏來是中堂叫他今兒
先來的賈大少爺道有信沒有管家道家人亦問過他既然是中
堂薦來的應得有中堂的薦信他說沒有又說等你們大人見了
面他自然曉得的賈大少爺道不要是撞木鐘罷既然是華中堂

薦來的多少一個條子總有爲什麼空着手來見我呢既而一想
他說我不久就有什麼喜信或者果是他們老夫子的兄弟打着
中堂的旗號前來找我也未可定我不如請他進來見機行事主
意打定就吩咐得一聲請一霎管家引了那人進來那是靴帽袍
套賈大少爺先想穿了便衣出去相會惟恐他果是華中堂薦來
的或者中堂眞有什麼吩咐生怕簡慢了他便是簡慢中堂又想
倘然穿了官服去會他設或他並不是中堂的什麼世交故誼豈
不是我自己褻瀆自己而且他是知縣我是觀察畢竟體制所關
想了一會於是仍舊穿着便衣叫家人取過一頂大帽子戴上然
後出來相見那姓包的見面之後立刻爬下行禮賈大少爺雖然
一旁還禮却先爬起來等到坐定動問台甫履歷姓包的自稱賤
號松明做省山東濟甯州人卑職的胞兄號叫松忠是前科的舉
人上年就在老中堂家坐館卑職原先也在京城坐館去年由五
城獲盜案內保舉了候選知縣往常聽見家兄說起大人不日就

要高升馬上得實缺的所以卑職就托了卑職的胞兄求了中堂想來伺候大人求大人的栽培賈大少爺道你見過中堂沒有包松明道見是見過幾面賈大少爺道中堂有信沒有包松明道卑職原想求中堂賞封信昨天見着中堂說你先去見他我隨後寫信送來所以卑職今天來的後來卑職出來的時候中堂叫帶個信給大人賈大少爺一聽中堂托他帶信不禁又驚又喜忙問中堂有什麼見諭包松明道中堂說大人上回送的那對烟壺中堂很喜歡把自己所有的拿出來比了一比竟沒有比過這一對的但是中堂的意思很想照樣再弄這們一對纔好該多少錢他老人家都不可惜賈大少爺一聽中堂賞識他的烟壺立刻眉花眼笑曉得包松明與中堂交非泛泛所以纔把這話交代於他於是同包松明言長言短又要留他在寓裏吃飯又說本來兄弟久慕得很極想常常請教一切又說現在兄弟還未得缺一切簡慢將來外放之後另外盡情又問貴寓在那裏寶眷在京不在京可以搬在兄弟這兒一塊住包松明巴不得如此一一答應連說家眷不在這裏賈大少爺便吩咐管家立刻把西廂房王師爺住的地方另外擺張床去把包大老爺的行李搬了來郎刻就去不准躲懶要是誤了包大老爺的差事你們這些王八蛋一齊替我滾出去張羅了半天包松明起身告別說要先到中堂跟前去覆過命回來就搬過來賈大少爺又再三叮嚀了幾句方纔進來他一心只想着包松明說中堂賞識他的烟壺曉得銀子沒有白花不久必有好處却忘記把中堂還要照樣再弄一對的話味一味一團高興便想去告訴黃胖姑忙喚套車到了前門大棚欄黃胖姑開的錢莊上會着了胖姑按照包松明的話述了一遍黃胖姑聽了只是拿手摸着下巴頦一言不發賈大少爺莫明其妙忙又問道包松明說的話狠有道理的確是中堂荐來的但是怎麼連個薦條都沒有呢黃胖姑微微笑道大人先生這些事情豈肯輕容易落筆你送他烟壺他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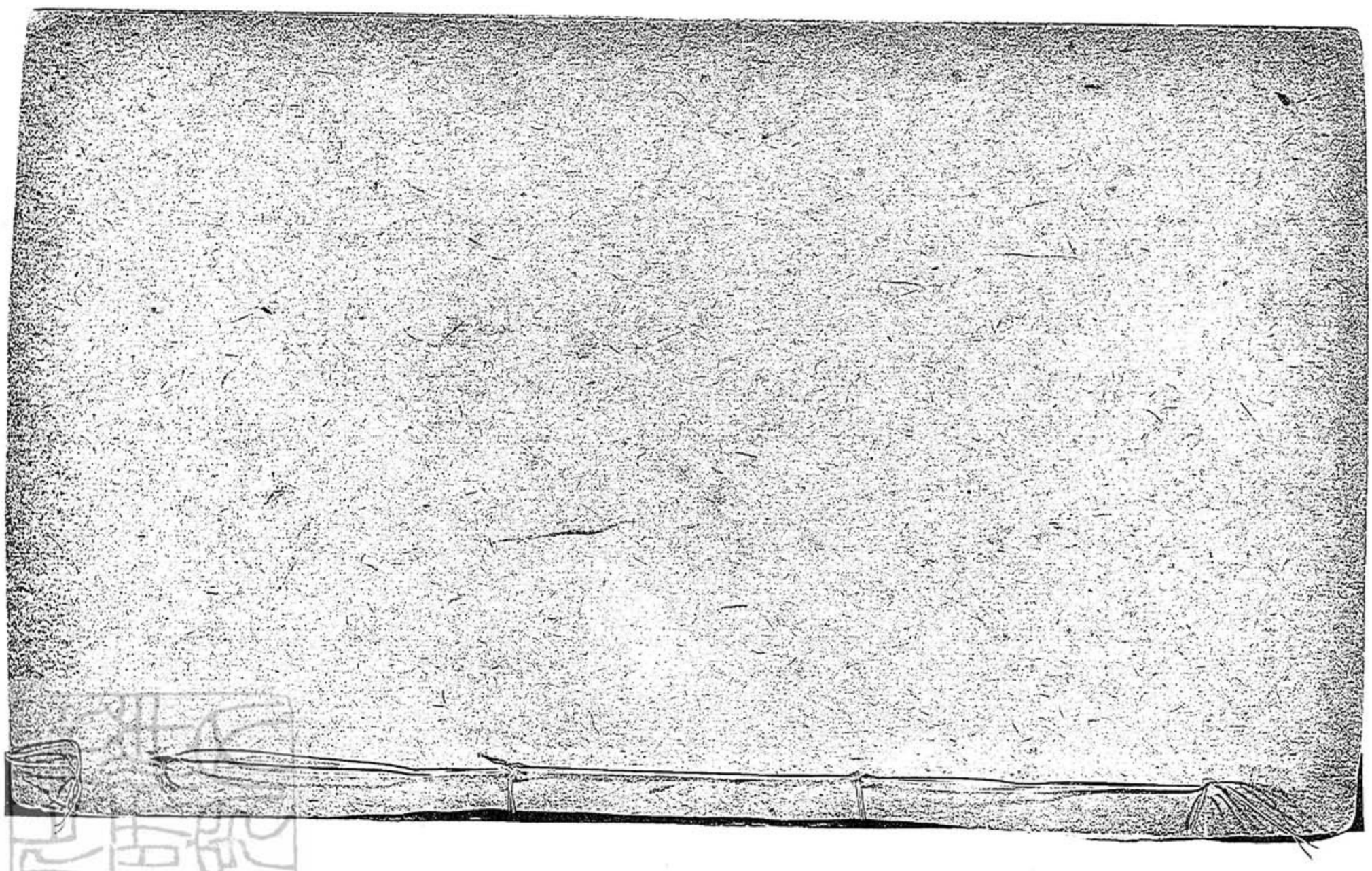
肯同姓包的說這姓包的來歷就不小你如何發付那姓包的呢賈大少爺便把留他住的話說了黃胖姑道狠好倒是姓包的後頭那句話你懂不懂賈大少爺茫然黃胖姑道中堂的意思還要你報効他一對呢賈大少爺道我報効過了黃胖姑道我也曉得你報効過了他說中堂心上還想照樣再弄這們一對他不是點着了你仍舊要你孝敬他倘若不想到了你他爲什麼要把這話叫姓包的來傳給你呢賈大少爺聽了這話手摸着脖子一想不錯躊躇了半天說道銀子多也化了就是再報効一對也有限但是到那裏照樣再找這們一對呢黃胖姑沉思了一會道你姑且再到劉厚守舖子裏瞧瞧看賈大少爺一聽他話不錯好在相去路不多遠立刻坐了車去找劉厚守見面寒暄之後題起要照前樣再買一對烟壺劉厚守故作躊躇道我的大爺前一對還是彼此交情讓給你的叫我那裏去照樣替你去找呢現在的幾個闊人除掉這位老中堂你又要去送誰賈大少爺正想告訴他原是華中堂所要既而一想怕他借此敲竹槓話在口頭仍舊縮住慢慢的道是我自己見了心愛所以要照樣買這們一對劉厚守是何等樣人而且他這店就是華中堂的本錢他們裡頭息息相通豈有不曉得之理他既不談也不追問歇了一會說道有是還有是兄弟留心了二十幾年纔弄得這們一對原想留着自己玩不賣給人的如今彼此相好也說不得了賈大少爺一聽他還有不禁高興之極連說如蒙厚翁割愛要多少價錢兒弟送過來就是了劉厚守只要他這一句話立刻走到自己常坐的一間屋裏開開抽屜取了出來交給賈大少爺賈大少爺托在手上一看誰知竟與前頭的一對絲毫無二看了半天連說奇怪怎麼與前頭買的一對一式一樣竟其絲毫沒有兩樣呢劉厚守立刻分辯道這一對比那對好怎麼是一樣前頭一對你是二千兩買的這一對你就是再加兩倍我亦不賣給你賈大少爺道依你要多少劉厚守道一個不問你多要一文也不能少我的你拿八千銀子

來我賣給你賈大少爺道倘然是另外一對果然比前頭的一對好不要說是八千連一萬我都肯出現在仍舊是前頭的一對怎麼要我八千呢劉厚守道你一定說他是前頭的一對我也不來同你分辯你相信我留着自己玩說着把對烟壺收了進去賈大少爺坐着無趣遂亦辭了出來仍舊趕到黃胖姑店裡黃胖姑見面就問烟壺可有賈大少爺道有是有一對同前頭的絲毫無二據我看起來狠疑心就是前頭的一對黃胖姑不等他說完忙插嘴道既然有此一對就該買了下來賈大少爺道價錢不對黃胖姑問多少價錢賈大少爺道他問我要八千黃胖姑便道八千不算多就是八萬你亦要買的賈大少爺忙問其故黃胖姑歎一口氣道咳你們只曉得走門子送錢給人家用連這一點點精微奧妙還不懂得賈大少爺聽了詫異一定要請教黃胖姑便告訴他道你既然認得就是前頭的一對人家拿你當傻子重新拿來賣給與你你就以傻子自居買了下來再去孝敬包你一定得法就是了說到這裏賈大少爺也就恍然大悟想了一想說道仍舊要我二千也夠了一定要我八千未免太貴了些黃胖姑把頭一搖道不算多他肯說價錢這事情總好商量賈大少爺還要再問黃胖姑道你也不必多問我們快去買了下來再配上幾樣別的古董仍舊托劉厚守替我們送了進去老弟不是愚兄誇口若非愚兄替你開這一條路你這路那裏去找呢說着兩人一塊兒坐車又去找到劉厚守把來意言明劉厚守噎開嘴笑道我早曉得潤翁去了一定要回來的如今連別的東西我都替你配好了取出看時乃是一個掐絲琺瑯指一個銅管一串漢玉件頭總共二千銀子連着烟壺一共一萬賈大少爺連稱費心黃胖姑便說銀子由我那裏划過來當下又議定三千兩銀子的門包仍託劉厚守一人經手諸事就緒賈大少爺方纔回寓下車進門便問包大老爺的行李搬了來沒有管家回道搬了來了又問牀鋪好了沒有管家回道王師爺出去了家人們不好拆他的牀等他回來

纔好動他的賈大少爺便罵混帳王八蛋你們吃我的飯還是吃姓王的飯管家們不敢做聲賈大少爺又問包大老爺來過沒有管家們回來過一次又去了賈大少爺又罵管家不會辦事替我得罪人姓王的是你們那一門的祖宗不敢得罪他一頭說一頭走到師爺住的屋裏親自動手去掀王師爺的舖蓋管家們也只好幫着下帳子捲鋪蓋賈大少爺直等看着把包老爺的帳子掛好被褥鋪好方纔走去列位曉得這位王師爺是個什麼人他原是浙江杭州秀才乃是賈臬台做浙江糧道時書院取過高等的因此就拜了門也無非竭力仰攀以圖後來提拔的意思賈臬台倒也很賞識他就把他帶到河南一直留住在衙門裏齊巧兒子得了保舉進京賈臬台就把這人交代兒子道你把他帶了去有什麼往來信札請客帖子可以叫他寫寫因此他所以纔跟了賈大少爺進京上文說的一位代筆師爺就是他了祇因他的爲人過於拘執了些所以東家不大喜歡他是杭州人說起話來姐的

姐的全是土音有點上不得臺盤所以東家更覺犯他的惡意思想辭他館打發他回去已非止一日了這天賈大少爺因他不在家又急於要巴結包老爺所以趁空自己動手掀他的舖蓋誰知掀到一半他剛剛從外頭回來在門帘縫裏張了一張見是如此這一氣非同小可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官塲現形記卷之二十六終



K330/8(4)

双红堂
小说
133(4)

白衣

假公濟私司員設計　因禍得福寒士捐官

南亭新著

却說賈大少爺正在自己動手掀王師爺的鋪蓋被王師爺回來從門縫裏瞧見了頓時氣憤塡膺怒不可遏但是他的爲人一向是忠厚慣的要發作一時又發作不出他是杭州人別處朋友又說不來每日沒有事的時候一定要到仁錢會館裏走走同兩個同鄉親戚談談講講吃兩頓飯借此消悶這天也正從會館回寓一見東家如此待他曉得此處不能存身便獨自一人踱出了門在街上轉了幾個圈子意思想把行李搬到會館裏住一來怕失脫館地二來又怕同鄉恥笑倘若仍舊縮轉來想起東家的氣燄實在令人難堪而且叫他與管家同房尤其逼人太甚想來想去一籌莫展正在爲難的時候不提防背後有人拿手輕輕的在他

肩膀上拍了一下王師爺陡吃一驚回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他同鄉同宗王博高這王博高乃是戶部額外主事沒有家眷在京因此住在會館之中王師爺是天天同他見面的王博高這天傍晚無事偶到騾馬市大街一條胡同裏看朋友不提防遇着王師爺低着頭一個人在街上亂碰等到拍了他一下又見他這般吃驚的樣子便也疑心起來王博高是個心直口快的劈口便問你有什麼心事一個人在街上亂碰王師爺見他問到這句不禁兩隻眼直勾勾的朝他望了半天一句話也說不出王博高性子素來燥急見了這樣心上更爲詫異便道你這樣子不要是中了邪罷快跟我到會館裡去請個醫生替你看看王師爺也一聲不響於是王博高雇了一輛站街口的轎車扶他上車自己跨沿一拉拉到仁錢會館扶他下車走到自己房間開門進去王師爺一見了牀倒頭便睡王博高去問他只見他呼嗤呼嗤的哭個不了王博高頂住問爲什麼哭死也不肯說再問問他只怪自己的命運不好王博高道你再不說你快請罷我這牀上不准你困了如此一逼王師爺纔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還再三叮囑王博高叫他不要做聲怕同鄉聽見笑話王博高不等他說完早已氣得三尸神暴躁七竅內生烟連說這還了得他有多大的一個官竟其拿朋友不當朋友與奴才一樣看待這還了得眼睛裏也太沒有人了我頭一個不答應明天倒要約齊了同鄉叫了他來同他評評理王師爺一見王博高動氣馬上伏在牀上哀求道你快別嚷了總是我嘴快的不好我告訴了你你就嚷了出來無非我的館地更辭的快些眼望着要流落在京裏你又不是寬裕的誰借盤川給我回杭州呢王博高道這種館地你還要戀着怕得罪東家無怪乎被東家看不起如今這事情既然被我們曉得了我一定要打一個抱不平你怕失館我們大家湊出錢來送你回杭州王博高一面說一面叫自己的管家去到賈大人寓處替王老爺把鋪蓋行李搬了出來一面又把這話通統告訴了在會館住的幾個

同鄉大家都抱不平一霎時王博高的管家取了行裏鋪蓋回來
王博高問管家瞧見賈大人沒有管家回道小的走到賈大人門
上把話告訴了他門口他的門上去回了賈大人把小的叫了
上去朝着小的說這是姓王的自己辭我的並不是我辭他的我
辭他我得送他盤川打發他回去他辭我一定另有高就我也不
同他客氣了王博高道你說甚麼呢管家道小的同他辯甚麼拿
着鋪蓋行李回來就是了王博高聽了愈加生氣說他太瞧不起
我們杭州人了明天上衙門倒要把這話告訴告訴徐老夫子叫
個人去問問他看他在京裏還站得住站不住列位看官你道王
博高說的徐老夫子是誰就是上文所說綽號玻璃蛋那位徐大
軍機他正是杭州人現爲戶部尚書王博高齊巧是他部裏的司
官王博高中進士時却又是他的副總裁所以稱他爲徐老夫子
但是這位徐大人胆子最小從不肯多管閑事連着他老太爺的
事情他還要推三阻四不要說是同鄉了然而杭州人總靠他爲
泰山北斗有了事不能不告訴他其實他除掉要錢之外其餘之
事是一概不肯管的這一夜把王博高氣的直截未曾合眼問了
王師爺一夜的話打了幾條主意到的次日照例上衙門齊巧這
日尚書徐大人沒有到部王博高從衙門裡下來便一直坐車到
徐大軍機宅內告訴門上人說有要緊事情面回大人徐大軍機
無奈只得把他請了進去問及所以王博高便把同鄉王某人受
他東家賈潤孫蹧蹋的話說了一遍又道賈潤孫把王某人鋪蓋
掀到門房裡去明明拿他當奴才看待直截拿我們杭州人不當
人瞧我們杭州人不起所以門生氣他不過昨天就叫王某人搬
到會館裏住今兒特地來請老師的示總得想個法兒懲治懲治
姓賈的纔好徐大軍機聽了半天不言語拿手撚着鬍子又歇了
半天纔說道說起來呢同鄉的人也多得狠一個個都要我照應
我也照應不來大凡一個人出來處館凡百事情總得忍耐些做
東家的也有做東家的難處爲着一點點事情就鬧脾氣辭館不

幹等到歇了下來只怕再要找怎麼一個館地亦很不容易呢王博高道這回倒不是他自己辭的館是門生氣不過叫他搬出來住的徐大軍機道老弟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是非這爲多開口禍亂都因硬出頭你難道連這兩句俗話還不曉得嗎現在世界最忌的是硬出頭不要說是你就像愚兄如今當了軍機大臣什麼事情能夠逃得過我的手然而我但凡可以不必問信的事生來決不操心如今爲了王某人的事情你要硬出頭替他管這個閒帳現在王某人的館地已經不成功了京城地面沒有事情的人豈可以長住的嗎倘或王某人因此流落下來我們何苦喪這陰騭呢王博高道姓王的一面門生早已同他說過由同鄉湊幾文送他回杭州去徐大軍機不等說完連連搖頭道同鄉人在京城的狠多倘若要幫忙我這幾兩俸銀不夠幫同鄉忙的我頭一個不來管這閑帳就是你老弟每月印結分的好也不過幾十兩銀子還沒有到那博施濟衆的時候我也勸你不必出這種冤錢幸於姓賈的顯然也不是什麼有道理的人但是我們犯不着爲了別人的事同他過不去老弟你以我言爲何如王博高聽了又添了一肚皮的氣心裏想他不肯出力這事豈不弄僵現在坍檯坍在姓賈的手裏心上總不甘願默默的盤算了一回幸虧曉得徐老夫子有個脾氣除掉銀錢二字其餘都不在他心上賈潤孫同華中堂如何往來如何孝敬都已打聽明白他所孝敬徐老夫子的數目實實不及華中堂十分之二至於黑大叔一面更不能比現在除非把這事和盤托出再添上些枝葉或者可以激怒於他稍助一臂之力主意打定便道不瞞老師說姓賈的非但瞧不起杭州人而且連老師都不在他眼裏一句話戳醒了徐大軍機忙問他怎樣瞧我不起但是背後的話誰不被人家罵兩句也不能作他的准王博高道空口無憑的話門生也不敢朝着老師來說但是賈潤孫這個人實在可惡他的眼睛裡除掉黑總管華中堂之外並沒有第三個人他自以爲靠着這兩個人就保他馬上可

以放缺再用不着別人的了徐大軍機道論起來放缺不放缺原應得我們軍機上作主如今我們的賣買已經一大半被裏頭太監們搶了去這也不必說他了他離着上頭近說話比我們說得響所以我們也只好讓他三分至於華中堂他是中堂但是我進軍機的時候不曉得他還在那裏做副都統就是論起科分來他也不能越過我去怎麼倒拿我看得不如他呢王博高道正是爲此所以門生氣不過要來告訴老師一聲說着便把賈大少爺如何走劉厚守門路一回回買古董拜在華中堂門下所有的錢都是前門外一爿錢莊的掌櫃名字叫黃胖姑替他過付的賈潤孫的錢不夠又托黃胖姑替他借了十來萬聽說就是送黑總管華中堂兩個人的大約一邊總有好幾萬徐大軍機道你這話聽誰講的可是眞的王博高道怎麼不眞門生的意思也同老師一樣黑總管那裏倒也不必說他了但是華中堂同老師兩下裏同是一樣的軍機他偏兩樣看待眞正豈有此理徐大軍機一聽此言楞了半天不響心上盤算了一回越想越氣霎時間面色都發了青了王博高見他生氣便又說道姓賈的劣迹聽說不少他在河工上並沒有當什麼差使就得了送部引見的保舉明明是河督照應他的而且在工上狠賺了些錢來京引見大老婆小老婆帶的人可不少就是到京之後鬧相公遊窰子嫖師姑還同人家吃酷打相公堂子實在是個不安分的人倘若這樣人得了實缺做了監司大員那一省的吏治眞正不可問了徐大軍機道別的我不管他倒是他究竟孝敬華中堂多少錢老弟你務必替我打聽一個實數他送華中堂多少我一個叫他試試看說完送客王博高自回會館不題這裏徐大軍機氣了一夜未曾合眼次日一早到了軍機處會見了華中堂氣吁吁的不說別話撅頭便問道恭喜你收了一位財主門生了華中堂聽了詫異不知所對一定要請教老前輩說的是那個徐大軍機又微微的冷笑了一聲說道河南臬司賈筱芝的兒子不是他纔拜在你的門下嗎

華中堂氣憤憤的道我們收兩個門生算得甚麼我說穿了我們幾個人誰不靠着門生孝敬過日子各人有本事誰能管得誰徐大軍機道我不是禁住你不收門生但是賈筱芝的兒子漂亮雖然漂亮而過於滑溜這種人我就不取華中堂道天底下那裏有眞好人老前輩你我也不過擔待他們些就是了徐大軍機道我見了不好的人我心上就要生氣我不如你有擔待你做中堂的是宰相肚裏好撐船我生來就是這個脾氣不好華中堂道既然老前輩不喜他等他來的時候關照他以後不要叫他上徐大人的門就是了甚麼財主門生不財主門生不財主豈不要老師一齊喝了西北風嗎華中堂還要再說別位軍機大人恐怕他倆鬧起來叫上頭曉得了不好看好容易總算極力勸住徐大軍機還說你們傳個信給姓賈的叫他候着再歇一個月實缺包他到手華中堂聽了又生氣說道放缺不放缺恩出自上誰亦作不了誰的主正鬧着上頭傳出話來召見軍機幾個人一齊進去

方纔把話打住但是王博高自己拍胸脯在王師爺面前做了這個門一回好漢雖然把徐老夫子說惱了已同華中堂反過臉然而賈大少爺那裏一點沒有叫他覺着心上總不滿意想來想去總得再去攛掇徐老夫子或者叫了姓賈的來當面坍他個檯否則亦總得叫他破費兩個大家沾光兩個這事方好過去想了一回主意打定第二天又去拜見徐大軍機只見徐大軍機氣色還不好看曉得是昨夜餘怒未消寒暄了兩句王博高又趁空提到賈大少爺的話徐大軍機道爲了這個人我昨兒幾乎同華老二打起來王博高愕然徐大軍機道可恨華老二依老賣老不曉得果眞得了姓賈的多少錢竟其一力幫他連個面子都不顧了王博高一聽曉得有機會可乘便趁勢說道回老師的話他孝敬華中堂的錢比大概的都多所以難怪華中堂倒是姓賈的這小子自從走上了黑總管華中堂兩條路竟其拿別人不放在眼裏非但不把老師放在眼裡而且背後還有蹧蹋老師的話都是他自己

朋友出來說的現有活口可以對証徐大軍機聽說賈大少爺背後有蹧蹋他的話雖然平時不動心慣了的至此也不能不動心便問他背後蹧蹋我什麼王博高道他雖罵得出門生却說不出徐大軍機道這小子他還罵我嗎王博高道眞正豈有此理門生聽着也氣得一天沒有吃飯徐大軍機又催了兩遍王博高纔說道氣高又楞了半天徐大軍機又催了兩遍王博高纔說道氣人他背後說老師是個金漆飯桶徐大軍機聽了不懂便問甚麼叫飯桶王博高道一個人只會吃飯不會做別的就叫做飯桶金漆飯桶大約說徒有其表面子上好看其實內骨子一無所有徐大軍機至此方動了眞氣說道怎麼他說我沒用我倒要做點手面給他瞧看我倒底是飯桶不是飯桶眞正豈有此理說着那氣色更覺不對了兩隻手氣得冰冷兩撇鼠鬚一根根都蹺了起來坐在椅子上不聲不響王博高曉得他年高的人恐怕他氣的痰湧上來厥了過去忙解勸道老師也犯不着同這小子嘔氣他算得什麼老師爲國柱石氣壞了倒不是玩的將來給他個利害叫他服個罪就是了徐大軍機便問怎麼給他個利害說的好容易光叫他服個罪我這口氣就平了嗎此時王博高已想好一條主意走近徐大軍機身前附耳說了一遍徐大軍機平時雖然裝痴做聾此時忽然聰明了許多王博高說一句他應一句等到王博高說完他統通記得一句沒有遺漏便笑嘻嘻的道准其照老弟說的話去辦摺稿還是就在我這裏起還是老弟帶回去起依我的意思會館裏人多帶回去恐怕不便還是在我這裏隱瞞些王博高因爲要在老師跟前獻殷勤忙說老師吩咐的極是門生就在老師這裏把底子打好了再出去徐大軍機忙叫人把他帶到自己的一間小書房裏等他把摺稿擬定彼此又斟酌了一番王博高方纔辭別徐大軍機攏了稿底出來也不回會館竟往前門大棚欄黃胖姑錢莊而來到門不及投帖下了車就一直奔了進去店裏夥計見他來的奇怪就有幾個人出來招呼問他貴姓找

那一個王博高說我姓王找你們黃掌櫃的夥計們便讓他在客位坐了進去告訴了黃胖姑黃胖姑走到門簾縫裏一張是個不認得的人便叫夥計出去探問車夫纔曉得他是戶部王老爺剛打軍機徐大人那裏來的黃胖姑便知道他來歷不小肚裏尋思或者有什麼賣買上門也未可知連忙親自出來相陪一揖之後歸坐奉茶彼此寒暄了兩句王博高先問道有個賈潤孫賈觀察閣下可是一向同他相好的黃胖姑是何等樣人一聽這話便知話內有因就不肯說眞話慢慢的回答道認雖認得也是一個朋友介紹的一向並沒有甚麼深交就是小號裏他也不常來王博高道他可托過寶號裏經手過事情沒有黃胖姑不好說沒有只得答道經手的事情也有但是不多也是朋友轉托的王博高道既然如此就是了說完便問胖姑有空屋子沒有我們談句天胖姑道有有有便把他拉到頂後頭一間屋裏去坐這間屋本來是間密室原預備談秘密事的兩人坐定王博高就從袖筒管裏把摺稿拿了出來說有一件東西是從倣老師徐大軍機那裏得來的小弟自從到京以來也狠仰慕大名無緣相見所以特地從倣老師那裏抽了出來到寶號裏來送個信倣老師的爲人諸公是知道的凡事但求過得去決計不爲已甚這摺稿原是倣同門周都老爺擬好了來請教倣老師的老兄看了自然明白此時黃胖姑把摺稿接在手中早已仔仔細細看了一遍原來是位都老爺參賈潤孫的幷且帶着他自己摺子上先參賈某總辦河工浮開報銷濫得保舉到京之後又復花天酒地任意招搖幷串通市儈黃某到處鑽營卑鄙無恥相應請旨將賈某革職同黃某一併歸案訊辦澈底根究以儆官邪而飭吏治各等語另外還黏了一張單子是送總管太監某人若干送某中堂若干送某軍機若干都是黃胖姑一人經手不過數目多少不甚相符黃胖姑看過之後他是老京城了這種風浪也經過非止一次往往有些窮都借此爲由想敲竹槓在他眼裡實已見過不少此番王博高前來明明

又是那副圈套心上雖不介意但念自己代買潤孫經手本是有的王某人又是從徐大軍機那裏來的看來事情瞞不過他又念凡事總要大化小小化無羊毛出在羊身上等姓賈的再出兩個把這件事平平安安過去不就結了嗎想罷便說道此事承博翁費心晚生感激得狠晚生經手雖有但有什麼中堂總管跟前晚生也毂不上同他們拉攏摺子上說的未免言過其實不過既承博翁關照事情料可挽回索性就托博翁照應到底徐大人跟前以及博翁跟前還有周都老爺那裏應該如何之處晚生心上都有個數晚生是個做賈買的人全靠東家照應開這個店那裡有什麼錢打破鼻子說亮話還不是等姓賈的過來盡點心只要晚生出把力你們老爺還有什麼不明白的一席話說得王博高也不覺好笑連說老兄眞是個爽快人聞名不如見面兄弟以後倒要常常過來請教當時黃胖姑訂明明日回音王博高答應黃胖姑又把摺稿擇要錄了幾句下來却把帶參自己的幾句話抹去

末寫等到寫好王博高忙帶了原稿回去黃胖姑等他去後便叫人把賈大少爺找了來先拉他到密室裏同他說知詳細又拿摺畧與他閱過賈大少爺這幾天正因各處安排停當早晚就要放缺心中無所事事終日終夜嫖姑娘開相公正在發昏的時候不提防有此一個岔子賽如兜頭被人打了一下悶棍一般一時頭暈眼花半句話回答不出黃胖姑道老弟這事情幸虧是愚兄禁得起風浪的若是別人早已嚇毛了說着便把托王博高暫時替他按住將來三處都得盡心等商量定了明天給他回信等話一齊告訴了賈大少爺賈大少爺道怎麼個盡心呢黃胖姑道軍機徐大人跟前你是拜過門的我想你可再孝敬三千博高費了一番心至少送他一千道乏至於周都老爺那裏不過托博高送他兩百銀子就結了一共不過五千銀子大事全消賈大少爺看看銀子存的不多如今又要去掉五千兩不免肉痛只因功名大事無奈只得聽從到了次日王博高來討回音先說做老師徐大軍

機跟前已經說明并不計較就是周都老爺那裏亦是多少唯命不過現在打聽出這件事是他自己朋友杭州人姓王的起的賈某人瞧不起朋友所以姓王的串出都老爺來參他倘若參不成姓王的還要叩閽目下倒是安排姓王的頂要緊姓王的空在京裏沒有事情做終非了結亦是做老師的吩咐勸賈某人拿出兩弔銀子我們大家做中人算他借給姓王的捐個京官再由做老師替他說個差使等他有了事便不至於同賈某人爲難了黃胖姑只得回稱商量起來看王博高隨又告辭回去黃胖姑又去找了賈大少爺一聽還要叫他添銀子執定不肯又是黃胖姑做好做歹勸他添一千銀子仍舊孝敬徐大軍機三千兩不敢少送王博高的改爲五百送周都老爺及上下門包一共五百提出二千作爲幫王師爺捐官之費一齊打了銀票等第三天王博高來統通交代清楚王博高帶了賈大少爺又去見了徐大軍機一面另外備了一席酒替賈大少爺及王師爺解

和又過了兩天徐大軍機又把王博高叫了去拿幾百銀子交代他替王師爺捐了一個起馬的京官又給他二百現銀子以爲到衙門創衣服一切使用下餘一千多兩徐大軍機便同王博高說老弟你費了多少心性賈的又送了我三千金我也不同你客氣了這是王某人捐官剩下來的一千多銀子你拿了去就算替你道乏罷王博高偶然打了一個抱不平居然連底連面弄到一千幾百兩銀子心上着實高興心想好人是做得過閑話少題且說華中堂自與徐大軍機衙突之後彼此意見甚深便是有心要照應賈大少爺也不好公然照應因此賈大少爺倒反閣了下來一閣閣了兩個多月連着一點放缺的消息都沒有了幸虧他這一陣子自以爲門路已經走好裡頭有黑總管外頭有華中堂寶如泰山之靠就是都老爺說他兩句閑話他也不怕但是胆子越弄越大鬧相公闖窰子同了黑八哥一般人終日廝混比前頭玩得更凶一玩玩了兩個月看看前頭存在黃胖姑那裏的銀子漸漸

百兩銀子結了一結打了一張銀票叫夥計送過來跟手就把往來的摺子要了回去說要塗銷賈大少爺聽了這一氣非同小可急的跛來跛去走頭無路幾天裏頭河南老太爺任上以及相好的親友那裏都打了電報去籌欵到了這日祇有一個把兄弟寄來五百兩銀子也無濟於事其餘各處查無回音眞把他急的要死恨不得找個地方躲兩天纔好到了第二天便是應該還錢的那一天了大清早上黃胖姑就派了人來拿他看守住了來看他的人輪流回店吃飯但是黃胖姑所派來的人只在賈大少爺寓處靜候並不多說一句話到得天黑賈大少爺叫套車要出門黃胖姑派來的人怕他要溜也就雇了一輛車跟在他的車後頭賈大少爺到了朋友家下車進去黃胖姑派的人也下車在門口守候賈大少爺出來上車他也跟着出來上車眞是一步不肯放鬆等到晚上十一點鐘黃胖姑又加派兩個人來但亦是跟出跟進並不多說一句話賈大少爺見溜不掉自己趕到黃胖姑舖子裏

化完只剩得千把兩了而放缺又遙遙無期黃胖姑又來同他說再歇一個月時筱仁的十萬銀子就要到期應該怎麼還他好預先打算賈大少爺一聽心上不免着急便同黃胖姑說起放缺一事如今銀子都用了下去了怎麼出了這們許多缺一個輪不到我請你找找劉厚守託他裏頭替我上點勁纔好黃胖姑道這兩年記名的道員足足有一千多個你說你化錢人家還有比你化錢多的在你頭裏總得一個個挨下來早晚不叫你落空就是了賈大少爺到此也無法想祇有在京守候只是黃胖姑經手的那筆十萬兩頭看看就要期滿黃胖姑自己不見面每天必叫夥計前來關照一次說日子一天一天的近了請請賈大人的示預先籌划籌划到期之後賈大人還了小號小號跟手就要還給時大人的若是誤了期小號裡被時大人追起來那是關係小號幾十年的名聲不是玩的賈大少爺被他天天來囉嚕實在討厭之極而又奈何他不得等到滿期的頭一天黃胖姑又把他用剩的幾

想要同他商量黃胖姑只是藏着不見面店裏別的夥計見了他也是淡淡的賈大少爺在那裡無趣仍舊坐車回來看守他的人也仍舊跟了回來其時已有頭兩點鐘了賈大少爺回家剛纔下車跨進大門便見黃胖姑同了前頭替他做保人的一個同鄉一個世交一齊進來見面也不寒暄只是板着面孔坐着要錢賈大少爺無法只好左打一恭右請一安求黃胖姑替他展限兩個月黃胖姑執定不允說並不是我來逼你老弟實在我被別人逼不過你不我我還要還人倘若不還以後我京裏就站不住還想做別的賣買嗎禁不住賈大少爺一再哀求兩個保人也再三替他說法黃胖姑連着兩個保人都一家埋怨一頓看看鬧到天快亮了黃胖姑見他實在無法便道兩個月太遠小店裏躭閣不起既然你們二位作保我願再寬他一個月但是現在利錢狠重至少總得再加二分共是四分五厘利息賈大少爺無奈只得應允又立了字據由中人畫了押交給了黃胖姑賈大少爺又說京

南亭新著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趨公郎署無意分金

做書的人一枝筆不能寫兩樁事一張嘴不能說兩處話總得有個先後次序如今暫把賈大少爺赴河南籌欵一事閣下慢表再把借十萬銀子與他的那個時候仁重提一提且說時候仁自從拿十萬銀子交給黃胖姑生息之後一個月倒狠得幾百兩銀子的利息他此時因爲躲避風頭不敢出面既不拜客亦不應酬倒也用度甚省每月倒可多餘幾文黃胖姑同賈大少爺雖然打了三個月的期限他同黃胖姑却是能彀多放一天便多得一天利息只要黃胖姑不來退還他他此時沒有正用決計不來討回的但是他的爲人原是功名熱中的人自己雖沒有到廣西同土匪打仗靠了上代的交情居然也保舉到一個候補知府這番上京

想要同他商量黃胖姑只是藏着不見面店裏別的夥計見了他也是淡淡的賈大少爺在那裡無趣仍舊坐車回來看守他的人也仍舊跟了回來其時已有頭兩點鐘了賈大少爺回家剛纔下車跨進大門便見黃胖姑同了前頭替他做保人的一個同鄉一個世交一齊進來見面也不寒暄只是板着面孔坐着要錢賈大少爺無法只好左打一恭右請一安求黃胖姑替他展限兩個月黃胖姑執定不允說並不是我來逼你老弟實在我被別人逼不過你不我我還要還人倘若不還以後我京裏就站不住還想做別的賣買嗎禁不住賈大少爺一再哀求兩個保人也再三替他說法黃胖姑連着兩個保人都一家埋怨一頓看看鬧到天快亮了黃胖姑見他實在無法便道兩個月太遠小店裏躭閣不起既然你們二位作保我願再寬他一個月但是現在利錢狠重至少總得再加二分共是四分五厘利息賈大少爺無奈只得應允又立了字據由中人畫了押交給了黃胖姑賈大少爺又說京

南亭新著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趨公郎署無意分金

做書的人一枝筆不能寫兩樁事一張嘴不能說兩處話總得有個先後次序如今暫把賈大少爺赴河南籌欵一事閣下慢表再把借十萬銀子與他的那個時候仁重提一提且說時候仁自從拿十萬銀子交給黃胖姑生息之後一個月倒狠得幾百兩銀子的利息他此時因爲躲避風頭不敢出面既不拜客亦不應酬倒也用度甚省每月倒可多餘幾文黃胖姑同賈大少爺雖然打了三個月的期限他同黃胖姑却是能彀多放一天便多得一天利息只要黃胖姑不來退還他他此時沒有正用決計不來討回的但是他的爲人原是功名熱中的人自己雖沒有到廣西同土匪打仗靠了上代的交情居然也保舉到一個候補知府這番上京

引見帶了十幾萬銀子進來又想謀幹又想過班正在興頭的時候忽被都老爺一連參了幾本說他的那個原保大臣舒軍門尅扣軍餉縱兵爲匪誤勦良民捏報勝仗以及濫保匪類浮開報銷足足參有二十多款朝廷得奏龍心大怒立刻下了一道旨意叫兩廣總督按照所參各款查明覆奏不得徇隱齊巧碰着這位兩廣總督年少精明勇於任事不怕招怨竟其絲毫不爲隱瞞一齊和盤托出奏了上去上頭說他溺職辜恩養癰貽患立刻降旨將他革職拿解來京交與刑部治罪廣西防務另派別人接辦時筱仁因爲原參摺內有濫保一條恐干查究就是查不出倘若在京鬧的聲名大了亦怕都老爺沒有專事情之時拿他填空總爲不妙黑八哥一千人也勸他叫他暫時匿跡銷聲等避過風頭再作道理這也是照應他的意思有天外邊傳說舒軍門業已押解來京送交刑部當由刑部籤掣山西司審訊聽說已經問過一堂收入天牢之內時筱仁當初保此官時原是靠着上代交情自己却未見過那舒軍門一面自從舒軍門解交刑部之後雖然亦有幾個受過他的恩惠的人前去看他同他招呼一切時筱仁因被此素味生平也樂得裝作不知求免拖累單說這位舒軍門歷年帶兵在廣西邊界上剋扣的軍餉每年足有一百萬無奈他交遊極廣應酬又大京官老爺們每年總得他頭二十萬銀子大家分潤至於裏頭的什麼總管太監軍機大臣以及各項御前有差使的人至少一年也得結交三四十萬此外還有世交故舊沾他光的也不少所以他進款雖多出款亦足相抵等到革職交卸依然是兩手空空由廣西押解進京尚在半路業已借貸度日門生故吏當中有兩個天良未泯的少不得各憑各憑良心幫助他幾個其在一班勢利小人早已溜之大吉舒軍門是湖南衡州人他自己歷年在廣西家小却一直住在原籍等到奉着革拿上諭家眷立刻趕到京城舒軍門家內並無他人祇有一個太太一個小少爺年紀不過十二三歲他外面用錢雖然揮霍只因一向不大顧家所以太

太手裡並不曾有甚積蓄到京之後住在店裏已經是當賣度日坐吃山空他今乃是失勢之人那裏還有人來問信一天舒軍門押解來京一直送交刑部照例審過一堂立時將他收禁他做官做久了豈有不懂得規矩之理這個刑部天牢並不是空手可以進得的況他又是闊綽慣的人更非尋常官犯可比當他在牛路上早已東換西湊湊得三千銀子專爲監中打點之用及至到監打聽纔曉得現在做提牢廳的這位司官老爺是他老把弟前任山東臬臺史達仁之子本部主事史耀全這史耀全歷年在京充當京官亦狠得這老世叔的接濟不少所以舒軍門一打聽是他不禁把心寬了一大半及至進監不多時候史耀全便走來看他口稱老世叔暫時委屈老世叔平日上頭聖眷狠好不過借此堵人家的嘴料想不日就有恩詔一定還要起用的至於這裏的一切事情都有小姪招呼請老世叔儘管寬心罵了舒軍門聽他如此說法雖然歡喜但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當老世姪雖然不要錢還有禁卒人等未必可以通融的便把湊到的三十銀子取出來交與史耀全託他上下代爲招呼史耀全嘴裏雖說不要却早已伸手接了過來順手點了一點大大小小的銀票一共祇有三千銀子數完之後仍舊交還了舒軍門說道老世叔的事小姪自可効勞何必定要這個況且老世叔在這裏頭至多不過三五日一定就要出來的儘管放心就是了說罷揚長而去舒軍門聽他說話不覺信以爲眞列位看官要曉得刑部羈禁官犯的所在就在獄神堂旁邊另外有幾間房子當下史耀全去後禁卒便把他領到一個所在乃是三間敞廳房子雖然軒敞却是空空洞洞的其中一無所有不但睡覺的床沒有連着一張桌子一張椅子也沒有舒軍門走了進去之後只好一個人在地下踱來踱去連個坐處都沒處尋他老人家生平烟癮最大從前在大營時候三四個差官輪流替他打烟還來不及此時把他一個人丟在這裏不但烟具不來而且連着舖蓋亦不送進歇了一回烟癮上來直把

他難過的了不得沒有進監的時候早同手下人講明應用物件無不立時送進那知等了三個時辰還是查無音信此時他老人家的眼淚鼻涕一齊發作漸漸的支持不住只好暫在墻根底下權坐一回後來等到天黑依然不見手下人進來便曉其中必有緣故又拜求禁卒把個史耀全找了來同他商議史耀全說小姪因爲老世叔兩三天就要出去的生怕老世叔一時看不開或者尋個自盡小姪担當不起所以就吩咐這屋裏不准多放東西這也是小姪一片苦心務求老世叔原諒二小姪事情多容明天再來請安罷說完掉頭不顧的走了可施只得罷手此時烟引大發加以飢火上蒸更覺愁苦萬狀捱下慢表並說舒軍門由廣西押解來京手下只有一個老伴當現在也保舉了武官兩個差官都是在跟前當差當久了的軍門平時待他們還好所以他三個不得不跟了軍門吃這一盪苦然而三個當中只有一個老伴當名喚孔長勝一個差官名喚王得標這二人還肯掏出一點忠心替軍門謀幹此外還有一個差官名喚夏武義因他排行第十大家都叫他夏十他爲人却與那兩個不同自從軍門壞事之後他一直就想另覓枝棲因被孔王兩個再三相勸方纔一路同來到京之後也不問軍門死活把一應事務通統卸在孔王二人身上他却早已訪親覓友幹他自己的去了孔王兩個奈何他不得只好聽其所爲後文再叙且說孔王兩個送舒軍門進了刑部監以爲軍門身邊有三千兩銀票大約上下可以敷衍他兩人便把烟具行李收拾齊整預備跟着送到裏邊豈知走到門前爲禁卒們所阻口稱提牢史老爺吩咐軍門所犯案情重大既不容跟隨人等進監探視亦不准將行李食物私相傳遞倘有不遵一概重辦舒軍門將要進監的時候曉得自己三千兩一定不夠滿腹盤算京官當中受過我接濟的人雖然不少然而京官窮的居多不可前去開口至於大員當中雖然也有些用我錢的但念我此時業已身犯重罪死活未知只盼他們顧

念前情肯替我在上頭說一兩句好話幫扶我叫我不死便已儘夠那裏還有向他們借貸之理想來想去一籌莫展後來忽然想到順治門外有個開鏢局的涿州盧五這盧五從前本是馬販子出身舒軍門歷年統帶營頭營裏用馬都是他販賣前去營盤裏的錢比別處賺的容易他就此興家立業手內着實有錢他爲人又愛交朋友最有義氣使的一手好雙刀因此江湖上又送他一個表號叫他爲雙刀盧五盧五從前爲了一件甚麼案件也曾下過刑部監時禁卒人等着實得過他的好處因此刑部裏面沒有一個不曉得他的舒軍門既然想着了他便同孔王兩個說知孔王兩個這日見軍門進監之後內外膜不通氣諒係人情未曾托到一時走頭無路便急急奔到順治門外去找雙刀盧五誰知奔到那裏盧五已於五天前頭因事出京直把他二人急得要死恨不得哭出來鏢局裡人問起根由纔曉得是舒軍門派來的差官登時鐘局裏的人異常殷勤連說五爺幾天頭裡就題起軍門不日可到齊巧有事他老家人回家去了五爺臨走的時候曾經有過話倘或軍門到京短了一萬八千使費儘管來取又叫局裏夥計們幫着招呼說罷便吩咐備飯欵待二位孔王兩個道現在不拘你們那一位趕緊幫着到部裏替軍門招呼招呼就夠了軍門從午刻進監到如今鴉片烟還沒送進去不曉得在裏邊怎樣吃苦哩盧五的夥計一聽這話便有一個瘦長條子挺身而出道既然如此我陪二位一同前去說罷便到後面牽出一匹馬孔王兩個自有牲口當下三人同時上馬一個響頭到得刑部監這盧五的夥計名喚耿二本是盧五結義的朋友盧五那年犯案下刑部監一應都是耿二替他跑腿當下刑部監裏的人一見是他一齊趕着叫二爺耿二道現在舒軍門舒大人到這裏諸位有什麼說話一齊在小弟身上舒大人雖然帶了這多年的營頭但他是個清官諸位得原諒他一二一千人道二爺一句話比一萬兩銀子還重二爺到這裏不用吩咐我們一

齊明白不過提牢老爺跟前須得二爺自己去同他言明一聲現在的事情倒不是我們下頭爲難耿二便問提牢是那一位老爺衆人說是史耀全史老爺耿二說不認得當下便有一個老禁卒說我帶你去我先替你通報你倆好說話耿二應允老禁卒果然上去同史耀全嘟嘟噥噥的半天然後下來招呼耿二耿二見了史耀全叫了一聲老爺又打了一個千史耀全也把身子呵了一呵史耀全聽了老禁卒先入之言心上早有了底子耿二說不滿三句他便笑嘻嘻的說道舒大人沒有錢我們是世交豈有不曉得的但是我們這些同寅當中當他是塊肥肉我們又是世交我倘若拿他少了人家一定要說我用情在他身上眞正說不出的虧你來了這事情我們就有了商量了耿二道三千票子你想這們大的一個衙門加上他老人家的身分叫我拿他這三千兩派給那一個好幸亦知道但是舒大人亦是實在沒有錢各位大人跟前少不得總求老爺替他担待一二現在小的既求老爺替他週全斷乎不能再叫老爺爲難准定小的回去明天再湊三千銀子送過來至於下頭的這些夥計們由小的去同他們商量不敢再要老爺操心史耀全聽了方纔無話但是三千兩頭要當天交進來耿二說天已黑了那裏去打票子就是有現元寶也不能抬了進來叫人看着算個什麼樣子呢復由老禁卒從中做保准他明日一早交進此事方纔過去且說舒軍門這日在監裏足足等到二更多天方見手下人拿了烟具鋪蓋進來猶如絕處逢生說不盡他那種苦惱情形當下急急開燈先呼了十幾口烟方慢慢的問起情由差官就把前後情形統通告訴了他舒軍門聽到耿二又答應史耀全三千銀子不禁大爲詫異道他這人還算人嗎他同我拉交情說明不要我一個大錢怪道我左等右等總不見你們進來原來是嫌三千太少既然嫌少當時何不與我言明一定要磨折我這是甚麼道理呢差官道到了這地方還有甚麼道理好講不全是

他們的世界嗎舒軍門嘆了一口氣差官又說別的有限倒是這一罐子鴉片烟可就值了錢了軍門問多少差官回一應上下都是盧五的夥計耿二担在身上也不曉得是多少但是這罐鴉片烟拿進來另外是三百兩舒軍門聽了吐舌頭自此以後舒軍門的差官便時常進監探望送東西一應使費都是盧五局裏担付過了幾天盧五回京又親自送監問候不在話下目下再說時筱仁時太守因爲舒軍門獲咎暫避風頭不敢出面他生平最是趨炎附勢的如何肯銷聲匿跡如今接連把他悶了好幾個月直把他急得要死心想我這個人總得想個出頭之日方好合當有事舒軍門押解到京收入刑部太太聞信亦來探望三個差官曉得太太已從原籍到京大家便搬在一塊兒住以便商量辦事家裏的人都曉得軍門外面交情狠不少孔王兩個又趁進監探望的時候細問軍門某人有什麼交情某處有銀錢來往一一問明以便代爲設法時筱仁到京已久畢竟有曉得他的蹤跡的就將他的住處履歷詳細通知舒軍門一邊軍門的兒子小一切都是孔王兩個架着太太親自出去向人討情這天得知時筱仁在京又探明這時筱仁的官乃是軍門所保一來筱此本有淵源二來也曉得這時筱仁手頭素裕當下便由舒太太帶着兒子同了孔王兩個趕到時筱仁寓處來他幫忙時筱仁見面之後着實拿舒太太安慰連說小姪這個官兒還是軍門所保小姪飲水思源豈有坐視之理老伯母儘管放心舒太太聽他此言以爲總有招應便也不往下說帶了兒子欣然而去那知過了兩天杳無消息不得已寫上一信差人送去寫明暫時借銀五千兩誰知時筱仁接信之後立刻回覆一封信來上說小姪此番北上祇湊得引見費一千餘金原爲親老家貧亟謀祿養詎料軍門獲咎人言藉藉小姪轉爲所誤避匿至今不特將引見費全數用完此外復增虧累不少若論上代交情以及小姪知遇極應勉力圖報聊盡寸心無如小姪此時實係進退兩難一籌莫展效力不週之處伏乞格外海

涵不勝感荷云云舒太太得信大爲失望不免背後就有不滿意於他的話說他不是無錢明明是負義忘恩坐視不救不料舒太太只顧恨罵時筱仁旁邊倒觸動了一個人你道這人是誰就是跟着舒軍門進京的差官夏十自從跟隨軍門進京一路上怨天恨人沒有一些些好聲氣軍門現是失勢之人也不同他計較自從軍門進了監他鎮日在寓處除掉吃飯睡覺之外一無事事有時還要吃兩杯酒吃醉了借酒罵人起先孔王兩個還將他好言相勸後來人家一開口他的兩隻眼睛已豎了起來因此孔王兩個也就相戒不言舒軍門的太太本是個好人更不消說得了這夏十京城之內也狠有幾個朋友無奈同他來往的都是混混一流曉得夏十在外邊久了一定發了大財那些朋友起初都來想他好處等到想不着也就漸漸的疏遠了所以夏十自從到京轉眼已是三個月除了這裏另外總弄不到一出條路因此便悶悶在家也不出去這兩日無意之中曉得軍門太太去找時筱仁偶然聽人說起時筱仁官居知府廣有錢財他便動了擇木之思後來舒太太向時筱仁借錢不遂背後罵時筱仁如何忘恩如何負義他一一聽在耳中忽然意有所觸於無事時向孔王兩個把時筱仁的履歷住處一一問明等到黃昏時候便借探友爲名一直逕到時筱仁寓處打門求見連日時筱仁正爲舒軍門信息不好朝廷有嚴辦的意思他恐怕牽連終日躲避在家不敢出外正在一個人自怨自艾連說我有了這許多錢早知如此一個實缺道台部可以到手了只爲捐班不及保的禮面所以纔走了他的門路誰知如今反爲所害弄得不敢出頭今天又有人來說這老頭子在廣西時節部下兵勇暗中都與會黨私通所以都老爺纔參他縱兵爲匪養癰成患現在又有廷寄給廣西巡撫說他手下辦事的人難保無會黨頭目混迹在內叫廣西巡撫嚴密查辦務絕根株我雖不在他手下辦事然而是他所保不免總有人疑心我們都是一黨我今總得想個法兒洗清身子

纔好否則便是一輩子也無出頭之日時筱仁正在一個人自思自想不得主意的時候忽然管家來回舒軍門跟來的差官夏某人前來求見時筱仁一聽舒軍門三個字還當又是來借錢的想要回頭不見管家道這姓夏的說過他雖在軍門公館裏當差此來却非爲軍門之事時筱仁聽了這句不覺得心上一動便道你去領他進來霎時夏武義進來叩頭請安時筱仁摸不着他的底細急忙彎着腰去扶他又像還禮又像不還的同他謙遜了一回時筱仁叫他坐他不敢坐口稱標下理當伺候大人大人跟前那有標下的坐位時筱仁還不曉得他是個甚麼來意又道你是軍門跟前的人我也是軍門保舉的我們自己一家人你還同我鬧這個嗎夏十聽了方斜簽着身子坐下當下言來語去無非一派寒暄之詞兩人雖都有心然而誰摸不着誰的心思總覺得不便造次後來還是時筱仁熬不住先試探一句道這兩天軍門的信息狠不好你曉得不曉得夏十道說是亦聽見人家說起但是上頭究竟是個甚麼意思依大人看起來軍門到底幾時可以出來時筱仁道放出來的話如今還說不到哩能夠不要他老人家的命已經是他的造化夏十忙問道這話怎講時筱仁便把都老爺又參以及重派廣西巡撫密查的話說了出來夏十半天不言語時筱仁把身子湊前一步道我請教你一樁事情夏十一聽請教二字不覺肅然起敬連說大人有話請吩咐時筱仁道我的官雖是軍門所保但是我並沒有在他手下當過差使像你是跟軍門年代久了軍門所辦的事究竟如何都老爺所參的到底寃枉不寃枉你我是自己人私下說說不妨事的夏十聽到此話覺得意思近了一層也把身子向前湊了一湊道這話大人不問標下也不敢說論理標下跟了他十幾年受了他老人家幾十年好處這話亦是不該應說的但是大人是自家人標下亦斷無欺瞞大人之理時筱仁道我這裏你說了不要緊的夏十又嘆一口氣道唉說起這位軍門來在廣西辦的事論起他的罪名來莫說一個頭

不夠殺就有十個八個頭也不夠殺時筱仁忙問這是怎麼說夏十道國家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別的不要講這兩句話是人所共知的這位軍門自從到廣西的那一年手下就有四十個營頭大人你想四十個營頭一年要多少餉你猜實實在在有多少人時筱仁道六七成總有吃上三四成也就不在少處了夏十道只有倒六折這個不必去說他初到的兩年地方上平靜沒有士匪雖然祇有四成人倒也可以敷衍過去近來四五年年成不好遍地土匪他老人家還是同前頭一樣你說怎麼辦得了呢標下聽得人家說都老爺摺子上還有一句叫做甚麼縱兵爲匪標下起先聽了還不懂到後來纔明白說他叫兵爲匪這句話是假的但是兵匪串通一氣這句話却是實在不冤枉他時筱仁道照你說來軍門應該着實發財了怎麼如今還要借帳呢夏十道錢雖賺的多無奈做不了肉大人你想光京城裡面甚麼軍機處內閣六部還有裏頭老公們那一處不要孝敬東手來西手去也不過替人家幫忙事到如今錢也沒有了還不同沒有用過錢的一樣平心而論我們軍門倘若不把錢送給人用那裏能夠叫你享用到十幾年如今纔出你的手呢時筱仁道都老爺參他還有些別的事情可確不確他手下辦事的人到底有什麼會黨沒有夏十道標下前後在大營頓過二十來年有什麼不曉得的從前還是打長毛打捻子的時候營盤的人叙起來都是同鄉這裏頭又多半是無家無室的故爾把同鄉都當作親人一樣因此就立下一個會無非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意思有了事情大家可以照顧彼此只當做哥兒弟看待同拜把子的一樣並不論官職大小亦並沒有爲非作歹的意思打起仗來一鼓作氣說聲上前一齊上前所以從前打長毛打捻子屢次打贏就是這個緣故到後來上頭一定要拿他當壞人看待大人你想吃糧當兵的人有幾個好的當他壞人他就做了壞人了非但當他壞人而且還要尅扣他怎麼能夠叫他心服呢至於我們這位軍門他手下

的人未必眞有這幫人在內有了這幫人肯叫他如此尅扣嗎廣西事情一半亦是官逼民反正經說起來三天亦說不完時筱仁道閑話少講我只問都老爺所參的事情可樣樣都有夏十道總而言之一句話只有些事情都老爺摸不着所以參的不的當至於所參的乃是帶營頭的通病人人都有的說起來那一位統領不該應拿問不該應正法如今獨獨叫他一個人當了災去還算是他晦氣呢時筱仁道別的不要說但是像你跟了軍門這許多年吃了多少苦總望軍門烈烈轟轟帶你們上去如今憑空出了這們一個岔子眞是意想不到之事夏十道軍門一面不用去說他了倒是旁人的氣難受時筱仁道軍門現是失勢之人你還跟了他進京也算得赤心忠良了怎麼旁邊人能夠給你氣受夏十又嘆了一口氣隨口編了多小假話說孔王二差官如何霸持借着軍門的事如何在外頭弄錢太太又如何糊塗連着背後罵時筱仁忘恩負義的話通統說了出來說完了起來替時筱仁請了一個安說標下情願變牛變馬過來伺候大人姓舒的飯一天不要吃了時筱仁聽了他一番言語別的都不在意但是他說軍門還有許多事情連都老爺都不曉得倒要問問他人家說我同他一黨害得我永無出頭之日如今借他做個證兒等我洗清身子也好主意打定便道我用你的地方是有但是你暫且不要搬到我這裏來住以免旁人耳目你若是缺錢用我這裡不妨每月先送你幾兩銀子使用等到我的事情停當我們一塊兒出京到那時候你的事情都包在我的身上夏十見時筱仁應允而且每月還先送他銀子立刻爬在地下叩頭謝賞那副感激涕零的樣子眞是一言難盡叩頭起來時筱仁又問了許多話無非是舒軍門在廣西時候的劣迹等到夏十去後他恐怕忘記隨手又拿紙筆錄了出來寫好之後看了又看改了又改整整盤算了一夜改到一半忽然擱筆道他現在已是掉在井裏的人我怕他不死還要放塊石頭下去究於良心有虧想到這裏意思想要就此歇手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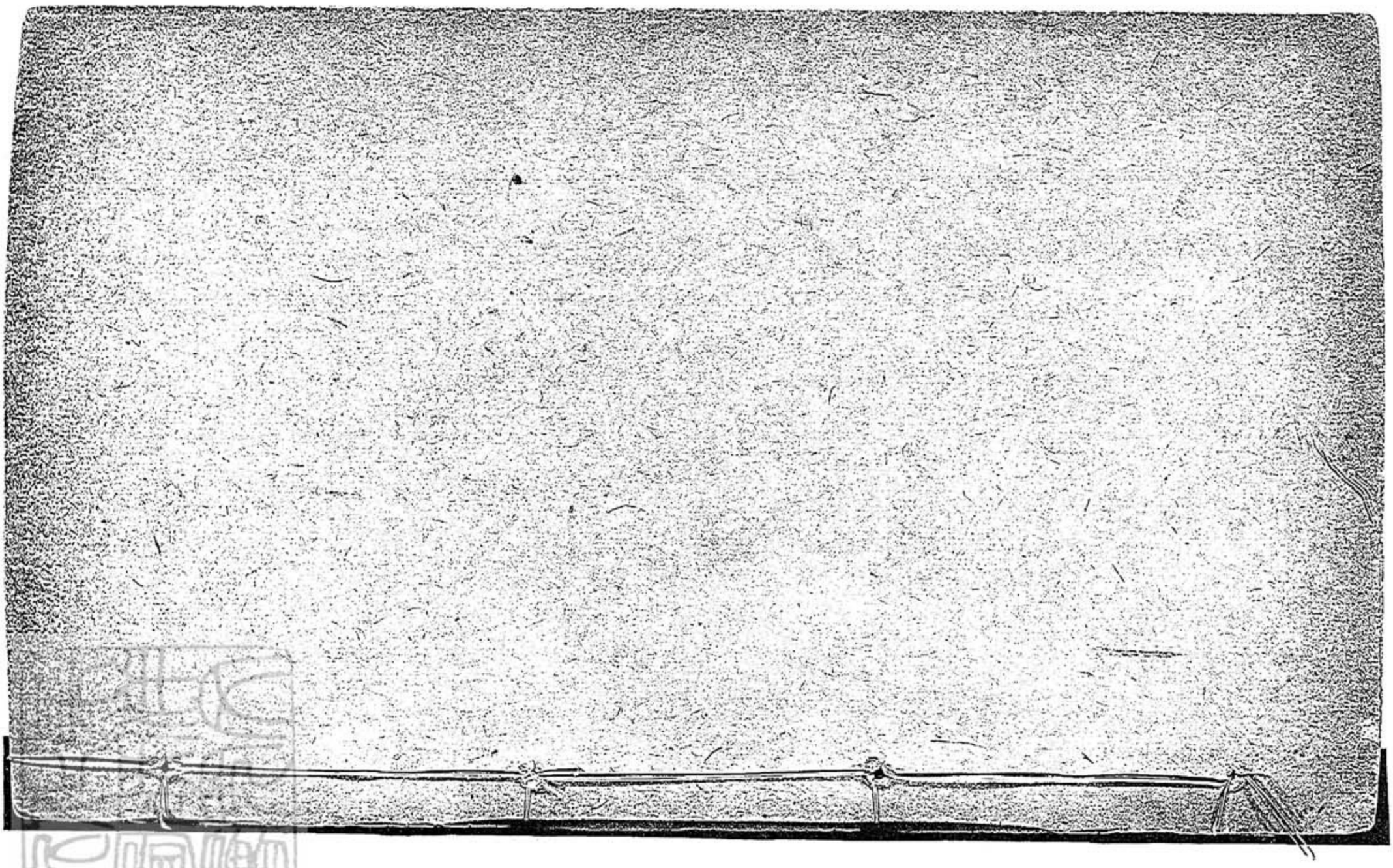
然看見桌子上一本京報頭一張便是驗看之後分發人員的諭旨前兩個就是同自己一塊兒進京的內中還有兩個同時進京目下已經選缺出去了時筱仁看了這個不覺心上又爲一動又想到朋友們叫我暫時避避風頭的話照此下去我要躲到何年何月方有出頭之日又一轉拿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他本來不認得我雖然他保舉我過班畢竟是老人家的面子他受過老人家的好處他保舉我只算是補老人家的情他與我並無來往我又何必爲他就誤了自己功名況且他在廣西所做的事情亦實實在在對不住皇上我現在就是告發他也不爲過想到這裏忽又轉一念道我去出首又要証見又要對質有了夏十不愁沒有証見但是我何犯着同他對質呢想來想去總不妥當於是又盤算了一回想要找個朋友談談心想這些朋友當中一向只有黃胖姑黑八哥兩個遇事還算關切我明天先找他倆去商量商量再說主意打定上床安置未及睡着天已大亮了他恐怕誤了正事立刻起身去找黃胖姑胖姑被他鬧起還當他是來提銀子的心上倒捏了一把汗及至見面問起來意時筱仁低低的同他說過又說現在並不求別的只求我自己洗清身子好幹我的事業去黃胖姑躊躇了一回道你要洗清身子目下先要得罪兩個人時筱仁請教那兩個黃胖姑道裏頭一個黑總管外頭一個華老爺他倆從前着實受過姓舒的孝敬所以到如今一直還是護庇他依他倆的意思本來沒有這回事的都是琉璃蛋架在頭裡所以纔把他拿問時筱仁也曉得他說的琉璃蛋就是現在的徐大軍機了便問他怎麼架在頭裏黃胖姑道琉璃蛋一定要辦華老爺一定不要辦他倆天天在那裏爲着這件事抬槓子有天幾乎打起架來至於黑總管聽說他常常在佛爺前替軍門求情說好話說甚麼舒某人有罪佛爺狠可以革掉他的功名叫他帶罪立功以觀後效都老爺的話奴才不敢說他是假然而風聞奏事一半亦是有影無形舒某人果然不好爲甚麼不在廣西造反倒乖乖

的等上頭拿問呢這都是黑大叔的話是他姪兒親口說給我聽的照這樣兒虧你這想出首告他時筱仁道不是這兩天又被都老爺參的狠不好聽有廷寄叫廣西巡撫杳辦嗎黃胖姑道你這話聽那個講的這班窮都同一羣瘋狗似的沒有事情說了大家一窩風打死老虎倘碰着胆子小的禁不起參私底下送他們兩個也是樂得至於廷寄查辦還不是照例文章他的人已經進了刑部不好提出來問他何犯着到廣西去查呢大約又是華老爺敷衍琉璃蛋的這些話都是人家嚇你的你當了眞又混出主意了時筱仁被黃胖姑一席話說的頓口無言心想倒底我走那一條路纔好現在我若是去出首只好走徐大軍機一路但是聽胖姑所講裏頭黑大叔外面華中堂都幫着軍門這邊何以軍門一出了事八哥反叫我不要出面避避風頭這是什麼用意呢隨又把這話詳詳細細的請教黃胖姑胖姑聽了哈哈一笑頓時又收住了笑做出一副正言厲色的樣子說道總而言之一句話凡百事情都是官小的晦氣你瞧一省之中督撫被參弄到後來還不是壞掉一兩個道府了事道府被參弄到後來還不是壞掉一兩個州縣佐雜了事舒軍門的事情雖比不上這些你也不是他手下的人然而他總是你的原保大臣他正在信息不好的時候你何苦自己去碰在刀上不要多只要被都老爺輕輕的帶上一句你就吃不了這無非八哥關照你的意思有什麼別的用意呢時筱仁道八哥照應我總得替我想個出頭的路纔好黃胖姑又哈哈笑了一聲道有什麼出頭不出頭你連財去身安樂一句話還不曉得嗎時筱仁道我帶了銀子進京爲的那回事既然想錢爲什麼不說明叫我騙了這兩三個月呢黃胖姑一句話在口頭沒有說出是早要你出你一定不肯多出必須逼你到這條路上來然後你方心服情願的多出這個但是句話又不便向時筱仁說明只得支吾其詞道這不過我想情度理是如此究竟他門心上想要你多少他們不說明我也不會曉得或者眞心照應你不要你

錢也未可定時筱仁道胖姑你又要自謙了這些朋友當中還有高明過你的你說的話是決計不會錯的現在我也不東奔西波了只要你肯照應我替我出個主意徐大人既同軍門不對他那裏有甚麼路你替我疏通疏通至於八哥他叔叔還有華中堂那裡既然都是帮着這一邊的那話自然更容易說了黃胖姑此時心中其實路道早已安排停當但是一時不肯說出怕叫時筱仁看着事情容易回稱你歇兩日再來候信至時筱仁此時心上已經明白華黑兩個是不妨事的只要有銀子就會說話惟現在急於打聽徐大軍機這一條路只要有人代爲介紹等我認得了這個人彼時舒軍門的事不妨見機而行能夠替他解開無事也是我陰功積德倘然不能我就順了這邊放上一把火只要徐大軍機不來恨我橫豎是沒有人曉得的主意打定因見黃胖姑有叫他歇兩天來候信的話只得暫時起身相辭又在寓中悶守了兩日到第三天早上又來找黃胖姑黃胖姑便告訴他說人是有一個這人是徐大軍機的嫡親同鄉而且還是師生偏偏又是他部裏的司官老爺一天沒有事徐大軍機宅子裏也得去上兩盪所以徐大軍機狠歡喜他有些事情都同他商量叫他經手但就本部而論就有好幾個差使此外還有幾處都是吃糧不管事的如今徐大軍機跟前除非託他疎通更沒有第二個時筱仁忙問是誰黃胖姑便說出王博高來又道這位王公宦途着實得意得狠新近又被順天府辛大京兆保荐了人材召見過一次他的頭又會鑽不曉得怎麼弄的軍機處幾位都同他合式起來召見的那一天佛爺問軍機給他點甚麼好處軍機擬了三條旨意佛爺圈了頭一條是免補主事以員外郎升用目下有缺就是他的了我們也是新近爲着別人家一件事相識起來的但是他的爲人明送是不肯受的只好說是你要拜徐大軍機的門一切贄見門包總共多少銀子統通拜託了他託他替你去包辦他外面做的却是方正的了不得你交給他幾千銀子他事情辦完之後一定要

開一篇細帳不拘十兩八兩五錢六錢多少總要還你點以明無欺你不必另外送他他也儘夠的了我現在把這個人說給你你果然要辦這一手我們就去辦了來時筱仁道銀子呢黃胖姑道十萬頭非預先說明一時提不出你要銀子用我替你借你認利錢就是了時筱仁明曉得他無非又要借此敲我的重利然而事已至此也只好聽其所爲當下只得滿口應允連稱費心感謝不置一切准照老兄吩咐的辦理於是胖姑留他吃過中飯一同出門找到博高新搬的房子家人通報博高出來彼此見禮之後尚未歸座博高忽拉胖姑到一旁咕咕噥噥了一回胖姑走過來對了時筱仁連連拿手拍着胸脯說道險呀險呀我們還算運氣時筱仁急問怎的胖姑慢慢的說道因爲你要拜徐大人的門你那天託我之後我跟手就來看博翁博翁替朋友做事那是天下第一個熟心腸的人他便當天出去替你去回徐大人徐大人跟前倒替你說好了誰知今天一早博翁上衙門看見他同寅傅理堂的姪少爺傅子平也是本部郎中兩個人閑談子平就提起他親家畢都老爺已經有個摺子做好一連參了幾十個人有的是軍門手下辦事的也有得過軍門保舉的聽說你筱翁的名字也在內子平同博翁要好博翁要替你介紹去見徐大人這話兩天頭裏也同子平談過所以子平肚裏有了底子當時見他親家有此一番舉動便攔住他親家叫他不要動手三日之後覆音子平今日到衙門會見了博翁博翁也託他去攔住他的親家說大家那裏不結交一個朋友有話彼此可以商量博翁曉得你今明要來所以約子平一准後天給他回音叫他親家摺子千萬不要出去剛剛博翁同我講的就是這個話時筱仁聽了這個話一時不得主意便請黃胖姑及王博高兩個替他斟的辦理當下議定拜徐大軍機的門贄見連上下包一共五千銀子通統交給王博高經手將來共用若干等事情過後再由王博高開出帳來傅子平的親家畢都老爺那裏先送三百兩傅子平經手送

五十兩說到這裏王博高便吩咐管家到隔壁把傅老爺請過來
凭時來了穿的甚是破舊彼此見面一揖之後也不及動問姓名
王博高便把他拉到一旁鬼鬼祟祟了半天那人便起身告辭只
聽得王博高說了聲等會四數統由兄弟交過來那人道舍親那
裏有兄弟請放心就是了說罷自去這裏時淩仁見事情已辦得
千妥萬當便亦起身告辭同到黃胖姑店裏把借銀子的筆據寫
好黃胖姑又跟手替他把銀票送到王博高宅中博高接着就叫
人在隔壁把個傅子平找來諸公要曉得隔壁這位傅子平雖然
姓傅何嘗是浙江巡撫傅理堂的姪兒不過說是傅某人的姪兒
人家格外相信些至於他的官却實實在在是個郎中京城裏的
窮司員比狗還多後補到鬍子白尚不得一差一缺的不計其數
這位傅子平正吃了這個苦處因他認得王博高又是新鄰居所
以時時刻刻來告幫齊巧這天有了時淩仁的事情王博高要假
撇清隨借他用了一用做了一個証見等到王博高銀子到手只
叫人送過來四兩然而在他已經餓了好幾天窮的當賣俱無雖
祇區區四金倒也不無小補又可以苟延殘喘得好幾日了此正
是當京官的苦處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十五

双紅堂
小説
133(15)

南亭新著

却說時筱仁自從結交了王博高得拜在徐大軍機門下徐大軍機本來是最恨舒軍門的屢次三番請上頭拿他正法無奈上頭天恩高厚不肯輕易加罪大臣又加以外面華老爺裏面黑大叔在刑部天牢從緩發落徐大軍替他一力斡旋所以但把他羈禁在刑部天牢從緩發落徐大軍機因振他不動心上自不免格外生氣不但深恨舒軍門連着舒軍門保舉的人亦一塊兒不喜歡只要人題起這人是舒某人保過的或者是在廣西當過差的他都拿他當壞人看待此番時筱仁幸虧走了王博高的路博高是徐大人得意門生曉得老師脾氣預先進去替時筱仁說了多少話又道時某人雖是舒某人所保但時某人着實漂亮有能耐而且並沒有在廣西當過差使徐

大軍機一聽是舒某人所保任你說的如何天花亂墜心上已有三分不願意後來又虧得王博高把時筱仁的贊見呈了進來徐大軍機一看數目却比別的門生不同因此方轉嗔爲喜解釋前嫌不向他再追究前事了黃胖姑又趁這個擋口勸時筱仁在華黑二位面前大大的送了兩分禮一處見了一面從此這時筱仁贊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在京城裡面着實有點聲光不像從前的銷聲匿跡了時筱仁又托黃胖姑替他捐過了班他生平志向狠不小意思想弄一個人拿他保薦使才充當一任出使大臣以爲後來升官地步主意打定先去請教老師徐大軍機無奈琉璃蛋生平爲人到處總是冷光的滑不肯担一點干係而且又極其守舊聽了他話連連搖頭道不妥不妥做出使大臣要到外洋到外洋就要坐火輪船火輪船在海裏走幾天幾夜不靠岸設或鬧點事情出來那時候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老師救不了你我不能救你還是小事你家裏還有妻兒老小將來設或問我要起人來我拿甚麼還他呢我看你還是先去到省等到歷練幾年弄個送部引見保舉放任實缺做做倒是頂穩當的一條路老弟你萬萬不可錯打主意那時悔之無及時筱仁道門生本來已經指省江蘇此番到省總求老師格外栽培賞賞徐大軍機無奈只得應允正是得個差使也可以貼補貼補旅費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時筱仁又在京城裡面鬼混了半個多月等把各式事情料理清楚然後坐了火車出京他老先生到了天津又去稟見直隸制台這位制台是在旗狠講究玩耍的因爲他是別省的官而且又有世誼便不同他客氣等他見過出去之後當天就叫差官拿片子到他棧房裡去謝步並且約他次日吃飯他本想第二天趁了招商局安平輪船往上海去的因此只得躭閣下來到了第二天席面上同座的有兩個京官一個是主考請假期滿一個是都老爺了艱起服都由原籍進京路過天津的還有兩個一個客官是纔放出來的鎮台剛從北京下來一個也是江

南記名道前去到省的連時筱仁賓主共六個人未曾入座制台已替那位記名道通過姓名時筱仁於是曉得他叫佘小觀一時酒罷三巡榮上六道制台便脫畧形迹問起北京情形在制台的意思不過問問北京現在鬧熱不鬧熱有什麼新鮮事情時筱仁尚未開口不料佘小觀錯會了宗旨又吃了兩杯酒忘其所以竟暢談起國事來連連說道不瞞大帥說現在的時勢實在是江河日下了制台聽了詫異楞住不響聽他往底下講他又說道不要說別的外頭一位華中堂裏頭一位黑總管他這兩個人無錢不要只要有錢就是好人有這兩個人國事還可以問嗎這位制臺從前能夠賞授這個缺以及做了幾多年一直太平無事全虧華黑二人之力居多現在聽見佘小觀罵他心上老大不高興停了一會慢慢的問道老兄在京裏可曾見過他二位佘小觀趁着酒興正說得得意聽了這問不禁嗤一口氣道在他簷下走怎敢不低頭大帥連這句俗語還不知道嗎上頭縱容他們他們纔敢如此還有甚麼說的制臺是旗人另有一副忠君愛國的心腸一見佘小觀說出這犯上的話來連連拿話打斷他的話頭怕他再說出些不中聽的來被旁人灌在耳朵裏傳了進去連自己都落不是的一霎時酒闌人散時筱仁回到客棧曉得這佘小觀是自己同省同寅而且直隸制臺請他吃飯諒來根基不淺便想同他結識一路同行以便到省有得照應誰料見面問起佘小觀還要在天津盤桓幾日戀着侯家后一個相好名字叫花小紅的不肯就走時筱仁却因放給黃胖姑的十萬頭在京城裏只取得一半連過班連拜門早已用得乾乾淨淨下餘五萬胖姑給他一張匯票叫他到南京去取他所以急於到省也不及候佘小觀了單說佘小觀佘道臺在天津一連盤桓了幾日直隸制臺那裏雖然早已稟辭却只是戀着相好不肯就走他今天請客明天打牌竟其把窰子當作了公館後來躭閣的時候太長久了朋友們都來相勸說小翁既然歡喜小紅何妨就取了他做個姨太太呢那知這佘

道臺的正太太非凡之凶那裡能容他納妾余道台也只是有懷莫遂抱恨終天而已又過了兩日捱不過了方與花小紅揮淚而別花小紅又親自送到塘沽上火輪船做出一副難分難捨的樣子害的余道台格外難過等到輪船開出了口就碰着了大風霎時顛播道來坐立不穩在船的人十成之中到有九成是嘔吐的余道台脾虛胃弱撐持不住早躺下了睡又睡不着吃又吃不進幸虧有花小紅送的水菓拿來潤口好容易熬了三天三夜進了吳淞口風浪漸息他老人家掙札起來又停了一會船攏碼頭住了長發棧當天歇息了一夜沒有出門次日坐車拜了一天客當天就有人請他吃館子吃大菜吃花酒聽戲他一概辭謝後來被朋友親自來拖了出去到了席面上叫他帶局他又不肯面子上說恐怕不便其實心上戀着天津的相好說他待我如此之厚我不便辜負他所以迸住不叫別人過了兩天就坐了江裕輪船一直往南京而去第三天大早輪船到了下關預先有朋友替他寫信招呼曉得他是本省的觀察下船之後就有一幫甚麼局派來四名親兵替他搬運行李他是湖南人因爲未帶家眷暫時先借會館住下隨後再尋公館一連幾天上衙門拜客接着同寅接風請吃飯整整忙了一個月方纔停當列位看官要曉得江南地方雖經當年洪逆蹂躪幸喜克復已久六朝金粉不減昔日繁華又因江南地大物博差使狠多大非別省可比加以從前克復金陵立功的人儘有在這裏置立房產購買田地以作久遠之計目下老成雖已凋謝而一班勳舊子弟承祖父餘蔭文不能拈筆武不能拉弓嬌生慣養無事可爲幸遇朝廷捐例大開上代有得元寶只要抬了出去上兗除掉督撫藩臬例不能捐所以一個個都捐到道台爲止倘若捨不得出錢捐好在他們親戚故舊各省都有一個保舉總得好幾百人只要附個名字在內官小不要起碼亦是一位觀察至於彊保孩提預先捐個官放在那裡等候將來長大去做却也不計其數此外還有因爲同鄉親戚做總督奏調來

的亦有羨慕江南好地方差便多指省來的有此數層所以這江南道台竟愈聚愈衆閑話少叙却說佘小觀佘道台他父親却也是個有名的人曾經做過一任提督他自己中過一個舉人本來經是特旨道畢竟他是孝廉出身比衆不同平時看了幾本新書胸中老大有點學問歡喜談論談論時務有些胸無墨汁的督撫見他如此便以天人相待就有一省督撫保舉人材把他的名字附了進去送部引見又交軍機處記名若論他的資格早可以放實缺了無奈他老人家雖是官居提督死下來却沒有甚麼錢無錢化費如何便能得缺齊巧此時做兩江總督的這一位是他同鄉同他父親也有交情便叫他指分江南到省候補他自從到省之後同寅當中不多幾日居然狠結識得幾個人不是世誼便是鄉誼就是一無瓜葛的人到了此時一經拉攏彼此亦就要好起來所謂臭味相投正是這個道理却說他結識的幾個候補道一個姓佘號蓋臣雲南人氏現當牙釐局總辦一個姓孫號國英是直隸人現充學堂總辦這兩個都是甲班出身一個姓潘號金士是安徽人現當洋務局會辦一個姓唐號六軒是個漢軍旗人現充保甲局會辦還有旗人叫烏額拉布差使頂多上頭亦頂紅這五個人連着佘小觀一共六位候補道是常常在一起的六個人每日下午或從局裏或從衙門裏辦完公事下來一定要會在一處江南此時麻雀牌盛行各位大人閑空無事總借此爲消遣之計有了六個人不論誰來湊上兩個便成兩局他們的麻雀除掉上衙門辦公事是整日整夜打的六人之中算佘蓋臣公館頂大又有家眷飲食一切無一不便因此大衆都在這佘公館會齊的時候頂多他們打起麻雀來至少五百塊一底起碼後來他們打麻雀的名聲出了連着上頭制台都知道有天要傳見唐六軒制台便說你們要找唐某人不必到他自己公館裏去只要到佘蓋臣那裡包你一找就到制臺年紀大了有些事情不能煩心生平

最相信的是養氣修道每日總得打坐三點鐘這三點鐘裡頭無論誰來是不見的空了下來簽押房後面有一間黑屋供着呂洞賓設着乩壇遇有疑難的事他就要扶鸞等到壇上判斷下來他一定要依着仙人所指示的去辦倘若沒有要緊事情他一天也要到壇好幾次與仙人談詩爲樂一年三百六十日日如此倒也樂此不疲所以朝廷雖以三省地方叫他總制他竟其行所無事如同臥治的一般所屬的官員們見他如此也樂得逍遙自在橫豎照例公事不錯餘下工夫不是要錢便是玩女人樂得自便私圖能夠顧顧大局的有幾個呢余小覲又有三件脾氣是一世改不掉的頭一件打麻雀自到江南結識了余蓋臣投其所好自然沒有一天肯不打而且賭品甚高輸得越多心越定臉上神色絲毫不動又歡喜做清一色所以同賭的人更拿他當財神看待第二件講時務起先講的不過是如何變法如何改良大人先生見他說話之間總帶着些維新習氣就不免有點討厭他他自己已經爲人所厭尚不曉得而又沒有錢內外打點自然人家更不喜歡他了他這個道台雖然是特旨是記名在京裏一等等了兩年多沒有得缺心上一氣於是又變爲滿腹牢騷平時同人談天不是罵軍機就是罵督撫大衆聽了都說他是痰迷心竅因此格外不合時宜第三件是嫖婆娘他爲人最深於情只要同這個姑娘要好了連自己的心都肯掏出來給人家在京城的時候北班子裏有個叫金桂的他倆弄上了銀子用了二千多自己沒有錢又拉了一千多銀子虧空一個要嫁一個要娶賽如從盤古到如今世界上一男一女沒有好過他倆的誰知後來金桂又結識了一個闊人銀子又多臉蛋兒又好又有勢力余道台抵他不過於是賭氣不去並且發下重誓說從今以後再不來上當了在京又守了好幾個月分發出京碰着一位老世伯幫了他一千銀子到了天津手裏有了錢心思就活動了人家請他吃花酒又相與個花小紅幾乎把銀子用完被朋友催不過方纔硬硬心腸同小紅

分手的路過上海因爲感念小紅的情義所以沒有去嫖到了南京之後住了兩個月寄過兩件織現成花頭的緞子送給小紅作衣服穿後來同寅當中亦狠有人請他在秦淮河船上吃過己檯花酒他只是迸着不肯帶局後來時候久了同秦淮河釣魚巷的女人漸漸熟了不免就把思念小紅的心腸淡了下來一天余蓋臣請他在六八子家吃酒檯面上唐六軒帶了一個局余小觀見面之後不禁陡吃一驚原來這唐六軒唐觀察爲人極其和藹可親見了人總是笑嘻嘻的說起話來一張嘴比蜜糖還甜眞正叫人聽了又喜又愛因此南京官場中就送他一個表號叫他糖葫蘆這葫糖蘆到省之後一直就相與了三和堂一個姑娘名字叫王小四子的這王小四子原籍揚州人氏瘦括括的一張臉兩條彎溜溜的細眉毛一個直鼻梁一張小嘴高高的人材小小的一雙脚近來南京打扮已漸漸的仿照蘇州款式梳的是圓頭前面亦有一寸多長的前劉海此時初秋天氣身上穿一件大袖子三尺八寸長的淺藍竹布衫拖拖拉拉底下已遮過膝蓋緊與褲脚管上沿條相連亦瞧不出穿的褲子是甚麼顏色了余道臺因見他面貌狠像天津的花小紅所以心上欵地一動當下王小四子走到檯面上往糖葫蘆身後一坐糖葫蘆只顧低着頭吃菜未曾曉得對面坐的是孫國英孫觀察綽號叫孫大鬍子的見了王小四子拿手指指糖葫蘆又拿手擺了兩擺王小四子誤會了意齊巧這兩天糖葫蘆又沒有去王小四子便打情罵俏起來仲手把糖葫蘆小辮一拖把個糖葫蘆的腦袋撳到自己懷裏舉起粉嫩的手打他的嘴巴此時糖葫蘆嘴裏正啣着一塊荷葉捲子一片燒鴨嘴唇皮上油晃晃的回頭一看見是相好來拖他亦就撒嬌撒痴趁勢勞把腦袋困在王小四子懷裏任憑打罵只聽王小四子說道你這兩天死到那裏去了我那裏一盪不來叫你打的東西怎麼樣了倒底還有沒有糖葫蘆嘻皮涎臉的答道我不到你那裏去我到我相好的家裏去他說的是玩話誰知王小四子倒

認以爲眞立刻眉毛一豎面孔一板說道我早曉得我仰攀你大人不上那個姑娘不比我長的俊你要同別人結線頭你又何必再來帶我呢一頭說話那副神形就要掉下淚來慌忙又拿手帕子去擦糖葫蘆只是仰着臉朝着他笑王小四子瞧着格外生氣掄起拳頭照准了頭又是兩下子打的他不由的喊阿唷孫大鬍子哈哈大笑道打不得了再打兩下子糖葫蘆就要變成功扁山查了王小四子聽了這話忽然撲嗤的一笑又趕緊合攏了嘴做出一副怒容佘道台見了這副神氣更覺得同花小紅一式一樣毫無二致因爲他是糖葫蘆帶的人不便問他芳名住處只得暗底下拉孫大鬍子一把想要問他孫大鬍子又只顧同糖葫蘆王小四子說話沒有聽見佘道台只得罷休此時王小四子糖葫蘆正扭在一處孫大鬍子見王小四子認了眞恐怕鬧出笑話來連忙勸王小四子放手不要打了凡百事情有我你要怎麼罰他告訴了我我替你作主你倘若把他的臉打腫了怎麼叫他明天上

尺八寸長的淺藍竹布衫拖拖拉拉底下已遮過膝蓋緊與褲腳管上沿條相連亦瞧不出穿的褲子是甚麼顏色了佘道臺因見他面貌狠像天津的花小紅所以心上欵地一動當下王小四子走到檯面上往糖葫蘆身後一坐糖葫蘆只顧低着頭吃菜未曾曉得對面坐的是孫國英孫觀察綽號叫孫大鬍子的見了王小四子拿手指指糖葫蘆又拿手擺了兩擺王小四子誤會了意齊巧這兩天糖葫蘆又沒有去王小四子便打情罵俏起來仲手把糖葫蘆小辮一拖把個糖葫蘆的腦袋撳到自己懷裏舉起粉嫩的手打他的嘴巴此時糖葫蘆嘴裏正啣着一塊荷葉捲子一片燒鴨嘴唇皮上油晃晃的回頭一看見是相好來拖他亦就撒嬌撒癡趁勢勞把腦袋困在王小四子懷裏任憑打罵只聽王小四子說道你這兩天死到那裏去了我那裏一盪不來叫你打的東西怎麼樣了倒底還有沒有糖葫蘆嘻皮涎臉的答道我不到你那裏去我到相好的家裏去他說的是玩話誰知王小四子倒

認以爲眞立刻眉毛一豎面孔一板說道我早曉得我仰攀你大人不上那個姑娘不比我長的俊你要同別人結線頭你又何必再來帶我呢一頭說話那副神形就要掉下淚來慌忙又拿手帕子去擦糖葫蘆只是仰着臉朝着他笑王小四子瞧着格外生氣掄起拳頭照准了頭又是兩下子打的他不由的喊阿唷孫大鬍子哈哈大笑道打不得了再打兩下子糖葫蘆就要變成功扁山查了王小四子聽了這話忽然撲嗤的一笑又趕緊合攏了嘴做出一副怒容佘道台見了這副神氣更覺得同花小紅一式一樣毫無二致因爲他是糖葫蘆帶的人不便問他芳名住處只得暗底下拉孫大鬍子一把想要問他孫大鬍子又只顧同糖葫蘆王小四子說話沒有聽見佘道台只得罷休此時王小四子認了眞恐怕鬧出笑話來連忙勸王小四子放手不要打了凡百事情有我你要怎麼罰他告訴了我我替你作主你倘若把他的臉打腫了怎麼叫他明天上衙門呢這豈不是你害了他麼王小四子道我現在不問他別的他許我的金鐲子有頭兩個月了問問還沒有打好我曉得的一定送給別個相好了糖葫蘆道眞正寃枉我爲着南京的樣子不好特地寫信到上海托朋友替我打一付前個月有信來說是打的八兩三錢七分重後首等等不來我又寫信去問還沒有接到回信昨兒到了一個上海朋友說起這付鐲子那個朋友已經自己留下送給相好了現在替我重打包管一禮拜准定寄來如果沒有加倍罰我王小四子道孫大人請你做個証見一禮拜沒有加倍罰他前頭打的是八兩三錢七分重加一倍要十六兩七錢四了孫大鬍子正要回言不提防他的鬍子又長又多他的相好雙喜坐在旁邊無事嫌他鬍子不好看却替他把左邊的一半分爲三綹辦成功一條辮子孫大鬍子的鬍子是一向被相好玩慣的起初並不在意後來因爲要站起來去拉糖葫蘆不料被雙喜拉住不放低頭一看纔曉得變成一條辮子把他氣的開不出口

歇了一回說道眞正你們這些人會淘氣沒有東西玩了玩我的鬍子雙喜道一團毛團在嘴上像個個刺蝟似的眞正難看所以替你辦起來讓你清爽清爽還不好孫大鬍子道你嫌我不好看你不曉得我這個大鬍子是上過東洋新聞紙天下聞名的沒有人嫌我不好你嫌我不好眞正豈有此理說着有人來招呼王小四子雙喜到劉河廳去出局於是二人匆匆告假而去余盡臣便問劉河廳是誰請客人回羊統領羊大人請客請的是湖北來的章統領章大人因爲章統領初到南京沒有相好所以今天羊大人請他在劉河廳吃飯把釣魚巷所有的姑娘都叫了去看其時潘金士潘觀察亦在座聽了接口道不錯章豹臣剛剛從武昌來聽說老師要在兩江安置他一個事情羊紫辰恐怕佔了他的位子所以竭力的拉攏他同他拜把子聽說還托人做媒要拿他第二位小姐許給章豹臣的大少君明天請章豹臣在金林春吃酱菜今兒兄弟出門出的晚齊巧他的知單送了來諸位都是陪客單

是沒有余小翁想是小翁初到省彼此還沒有會過余小觀答應了一聲是其實他此時一心只戀着王小四子一個人默默的暗想怎麼他同花小紅賽如一塊印板印出來的可惜此人已爲唐六軒所帶不然我倒要叫叫他哩現在且不要管他等到散過席拉着六軒去打茶圍再講說話之間席面上的局已經來齊又喊先生來唱過曲子漸漸的把菜上完大家吃過稀飯余小觀便把前意通知了唐六軒這幾天糖葫蘆也因爲公私交迫沒有到王小四子家續舊以致檯面上受了他一番埋怨心中正抱不安現在又趁着酒興一聽余小觀之言立刻應允等到抹過了臉除主人余盡臣還要小坐不去外其餘的各位大人一齊相辭走出大門只見一並排擺着十幾頂轎子綠呢藍呢都有親兵們一齊穿着號褂手裏拿着官銜洋紗燈還夾着些火把點的通明透亮好不威武其間孫大鬍子因爲太太閤令森嚴不敢遲歸首先上轎由親兵們簇擁而去此外也有兩個先回家的也有兩個自去看

相好的只有佘小觀無家無室又無相知便跟了糖葫蘆去到王小四子家打茶圍一進了三和堂幾個男班子一齊認得唐大人的統通站起來招呼領到王小四子屋裏其時王小四子出局未歸等了一回姑娘回來了跨進房門見了糖葫蘆一屁股就坐在他的懷裏又着實拿他打罵了一頓一直等到糖葫蘆討了饒方纔住手王小四子因爲他好幾天沒有來把他脫下的長衫馬褂一齊藏起以示不准他走的意思又敲他明日七月初七是乞巧日一定要他吃酒糖葫蘆也答應了又面約佘小觀明夜八點鐘到這裏來等候佘小觀自從走進了房一直呆呆地坐着不言不語王小四子自從進門問過了貴姓敬過瓜子轉身便同糖葫蘆瞎吵着玩亦沒有理會他後來聽見自鳴鐘當噹噹的敲了兩聲糖葫蘆急摸出表來一看說聲不早了明天還有公事我們去罷王小四子把眉毛一豎眼睛一斜道不准走糖葫蘆只得嬉皮笑臉的仍舊坐下說話閒佘小觀却早把長衫馬褂穿好王小四子一直沒理他坐着沒趣所以要走今忽見他挽留不覺信以爲眞連忙又從身上把馬褂脫了重新坐下這一坐又坐了一個鐘頭害得糖葫蘆同王小四子兩個人只好陪他坐着不得安睡起先彼此還談些閒話到得後來糖葫蘆王小四子恨他不迭那個還高興理他佘小觀坐着無趣於是又要穿馬褂先走偏偏有個不懂事的老婆子見他要走連忙攔住說道天已快亮了只怕轎夫已經回去了大人何不坐一回等到天亮了再走佘小觀起身朝窗戶外頭一看說了聲果然不早了糖葫蘆王小四子二人只是不理他老婆子只是挽留氣得糖葫蘆王小四子暗底下罵老東西眞正可惡因爲當着佘小觀的面又不便拿他怎樣歇了一歇糖葫蘆在烟榻上裝做困着王小四子故意說道烟鋪上睡着冷不要着了涼於是硬把他拉起扶到大牀上睡下糖葫蘆裝作不知任他擺布等到扶上大牀王小四子便亦沒有下來佘小觀一人覺得乏味而又磕銃上來便在糖葫蘆所躺的地方睡下了畢竟

夜深人倦不多時便已鼻息如雷起先挽留他的那個老婆子還說現在已經交秋寒氣是受不得的受了寒氣秋天要打瘧疾的一頭說一頭想去找條毯子給他蓋誰知王小四子在大牀上還沒有睡着罵老婆子道他病他的管你甚麼事他又不是你那一門子的親人要你顧戀他做甚麼老婆子捱了一頓罵便躡手躡脚的出去自去睡覺了却說屋裡三個人一直睡到第二天七點鐘頭一個余小觀先醒睜眼一看看見太陽已經晒在身上不能再睡便一骨碌爬起披好馬褂竟獨自拔關而去此時男女班子亦有幾個起來的留他洗臉吃點心一概搖頭只見他匆匆出門喚了輛東洋車一直回公館去了這裡糖葫蘆不久亦即起身因爲現在這位制台大人相信修道近來又添了功課每日清晨定要在呂祖面前跪了一枝香方纔出來會客所以各位司道以及所屬官員挨到九點鐘上院還不算晚當下糖葫蘆轎班跟人到來也不及回公館就在三和堂換了衣帽一直坐了轎子上院走到官廳上會見了各位司道大人昨兒同席的幾個統通到齊余小觀也早來了此時還穿紗袍褂是不戴領子的有幾個同寅望着他好笑大家奇怪及至問及所以那位同寅便把糖葫蘆的小衫領子一提却原來袍子襯衣裏面穿的乃是一件粉紅汗衫也不知是幾時同相好換錯的大家俱哈哈一笑糖葫蘆不以爲奇反覺得意正鬧着齊巧余蓋臣出去解手走進來鬆去扣帶提起衣裳兩隻手重行在那裏紮褲腰帶孫大鬍子眼尖忙問余蓋翁你腰裏是條甚麼帶子怎麼花花綠綠的大衆又趕上前去一看誰知竟是一條女人家結的汗巾大約亦是同相好換錯的余蓋臣自己瞧着亦覺好笑等把褲子紮好巡捕已經出來招呼幾個有差使的紅道台跟了藩司鹽糧兩道一齊上去稟見照例談了幾句公事制台發話道兄弟昨兒晚上很蒙老祖獎勵說兄弟居官清正修道誠心已把兄弟收在弟子之列老祖的意思還要托兄弟替他再找兩位仙童以便朝晚在壇伺候有一位是坐下關

開雜貨舖的這人很孝順父母老祖曉得他的名字就在亂上批了下來吩咐兄弟立刻去把這人喚到兄弟今天五更頭就叫戈什按照老祖所指示的方向居然一找找着如今已在壇前蒙老祖封他爲淨水仙童呢只因老祖跟前一向有兩個童子是不離左右的一個手捧花瓶一個手拿拂帚拿花瓶的瓶內滿貯清水設遇天乾不雨祇要老祖把瓶裏的水滴上一滴這江南一省就統通有了雨了佛經上說的楊枝一滴灑遍大千正是這個道理制台說到這裡有一位候補道插嘴道這個職道曉得的是觀音大士的故典制台道你別管他是觀音是呂祖成仙成佛都是一樣佛爺仙爺修成了都在天上他倆的道行看來是差不多的但是現在捧淨瓶的一位有了還差一位拿拂帚的這位仙童倒狠不好找呢說到這裏舉眼把各位司道大人週圍一個個的看過來看到孫大鬍子便道孫大哥兄弟看你這一嘴好鬍子飄飄有神仙之概又合了古人童顏鶴髮的一句話我看你倒着實有點根基等我到老祖面前保舉你一下子等他封你爲拂塵仙童你也不用候補了我們天天在一塊兒跟着老祖學道學成了一同昇天你道可好孫大鬍子是天天打麻雀嫖姑娘玩慣了的而且公館裡太太又凶不能一天不回去如何能當這苦差聽了制台的吩咐想了一會吞吞吐吐的回道實不瞞大帥說職道雖然上了年紀但是根基淺薄塵根未斷恐怕不能勝任這個差使還求大帥另簡賢能罷制台聽了似有不悅之意也愣了一會說道你有了這們一把鬍子還說塵根未斷你叫我委那一個呢說罷甚覺躊躇再仔細觀看別位候補道不是烟氣冲天就是色慾過度又實實在在無人可委只得端茶送客走出大堂孫大鬍子把頭上的汗一摸道險呀今天若是答應了他還能夠去擾羊紫辰的金林春嗎說罷各自上轎也不及回公館脫衣服逕奔金林春而來其時主人羊紫辰同特客章豹臣還有幾位陪客一齊在那裏了羊紫辰本來說是這天晚上請吃番菜的

因爲這天是乞巧日南京釣魚巷規矩到了這一天個個姑娘屋裏都得有酒有了酒纔算有面子章豹臣昨天晚上在劉河廳選中了一個姑娘是韓起發家的名字叫小金紅當夜就到他家去結線頭章統領是闊人少了拿不出手羊統領替他代付了一百二十塊洋錢第二天統領吩咐預備一桌滿漢酒席又叫了戴老四家的洋派船一來應酬相好二來謝媒人三來請朋友戴老四的船已經有人預先定去因爲章統領一定指名要羊統領只得叫他回覆前途戴老四不願意羊統領發脾氣要叫縣裏封他的船還要送他到縣裏辦他戴老四無奈允了是日各位候補道大人凡是與釣魚巷姑娘有相好的一齊都有檯面就是羊統領自己也要應酬相好所以特地把金林春一局改早以便騰出工夫好做別事當下主客到齊一共也有十來位主人叫細崽讓各位大人點菜合席只有孫大鬍子吃量頂好一點點了十二三樣席間各人又把自己的相好叫了來這天不比往日凡有來的局大約只坐一坐就告假走了羊統領見章豹臣新相知小金紅也要走便朝着他努努嘴叫他再多坐一會兒小金紅果然末了一個去的章豹臣非凡得意大衆都朝他恭喜說話間各人點的菜都已上齊問問孫大鬍子纔吃得一小半還有六七樣沒有來於是叫細崽去催菜細崽答應着去了席面上烏額拉布烏道台曉得這幫番菜館是羊統領的大老板孫大鬍子及余蓋臣一干人亦都有股分在內便說笑話道國翁你少吃些多吃了羊大人要心疼的羊統領道你讓他吃罷橫豎是蜻蜓吃尾巴多吃了他自己也有分的章豹臣原來這幫番菜館就是諸位的主人生意是一定發財的了羊紫辰道也不過玩玩罷了那裏就能彀靠着這個發財呢正說着窗戶外頭河下一隻七板子坐着一位小姑娘聽見裏面熱鬧便把船緊靠欄杆用手把着欄杆朝裡一望一見羊大人坐着主位在那裏請客便提高嗓子叫了一聲乾爺羊紫辰亦逼緊喉嚨答應了一聲噯大家一齊笑起來章豹臣道我倒

不曉得羊大人有這們一位好令愛早曉得你有這門一位好令愛我情願做你的女婿了糖葫蘆也接口道不但章大人願意就是我們誰不願意做羊大人女婿呢羊紫辰道我的女兒有了你們這些好女婿眞要把我樂死了說着那個小姑娘已經在他身旁坐下了大家又鬼混了一陣孫大鬍子點的菜亦已吃完只因今日應酬多大家不敢耽誤差官們進來請示還是坐轎去坐船去其時戴老四的船已經撐到金林春窗外章豹臣便讓衆位大人上船正鬧着章豹臣新結的線頭小金紅亦回來了當天章豹臣在席面上又賞識了一個姑娘名字叫做大喬這大喬見章豹臣揮霍甚豪曉得他一定是個闊老便用盡心機拿他十二分巴結章豹臣亦非常之喜小金紅坐在一旁瞧着甚不高興這一席酒定價是五十塊加開銷三十塊戴老四的船價一天是十塊章豹臣還要另外賞犒一齊有一百多塊章豹臣的席面散後接着孫大鬍子余蓋臣糖葫蘆羊紫辰烏額拉布統通有酒雖說一處都是草草了事然從兩點鐘吃起吃了六七檯等到吃完已是半夜裏三點鐘了孫大鬍子怕太太仍舊頭一個回去章豹臣賞識了大喬吃到三點鐘便假裝吃醉說了聲失陪一直到大喬家去了這夜大喬異常之忙等到第二天大天白亮纔回來章豹臣會着自然異常恩愛問長問短大喬就把自己的身世通統告訴了他到底做統領的人銀錢來的容易第二天就托羊紫辰同鴇兒說章大人要替大喬贖身鴇兒聽得人說也曉得章大人的來歷非同小可況且又是羊統領的吩咐敢道得一個不字當天定議共總一千塊錢章豹臣自己挖腰包付給了他大喬自然分外感激章大人不盡又混了兩天章豹臣奉到上頭公事派他到別處出差約摸一時不得回來動身的頭一天叫差官拿着洋錢一家家去開銷他叫的局本來多連他自己還記不清楚差官一家家去問誰知問到東東家說章大人的局包羊大人已經開銷了問到西西家說章大人的帳羊大人已經代惠了後來接連問了

幾處都是如此連小金紅結線頭的錢亦是羊大人的東道差官無奈只得回家據情稟知章豹臣章豹臣道別的錢他替我付我可以不同他客氣怎麼好叫他替我出嫖錢呢這個錢都要他出豈不是我玩了他家的人嗎說罷哈大笑後來章豹臣要拿這錢算還羊紫辰羊紫辰執定不肯收說道這幾個錢算什麼連這一點點還不賞臉便是瞧不起兄弟了章豹臣聽他如此說法只得罷手只因這一鬧直鬧得南京城裏聲名洋溢沒有一個不曉得的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南亭新著

認娘舅當場露馬腳
飾嬌女背地結鴛盟

話說羊紫辰羊統領本是別省的一位實缺鎮臺只因他本缺十分清苦便走了門路由兩江總督出奏奏留他在南京統帶防營這便是上頭有心調劑他自從接事之後因見地方平靜所有的兵丁大半是吃糧不管事他的前任已經有兩成缺額到他接手便借裁汰老弱爲名又一去了兩三成却是舊的雖去新的却沒有補進一個歇上三年制臺閱操一次有的是臨時招人有的還是前後接應怎麼叫做前後接應呢譬如一營之中本是五百個人他倒吃了三百名的額子實實在在只有二百個人等到制臺閱操的時候前頭一排點過名趕緊退了下來改換衣服軍械跟着後頭的人再上去應名如此一排排的上來下去輪流倒換

幾處都是如此連小金紅結線頭的錢亦是羊大人的東道差官無奈只得回家據情稟知章豹臣章豹臣道別的錢他替我付我可以不同他客氣怎麼好叫他替我出嫖錢呢這個錢都要他出豈不是我玩了他家的人嗎說罷哈大笑後來章豹臣要拿這錢算還羊紫辰羊紫辰執定不肯收說道這幾個錢算什麼連這一點點還不賞臉便是瞧不起兄弟了章豹臣聽他如此說法只得罷手只因這一鬧直鬧得南京城裏聲名洋溢沒有一個不曉得的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南亭新著

認娘舅當場露馬腳
飾嬌女背地結鴛盟

話說羊紫辰羊統領本是別省的一位實缺鎮臺只因他本缺十分清苦便走了門路由兩江總督出奏奏留他在南京統帶防營這便是上頭有心調劑他自從接事之後因見地方平靜所有的兵丁大半是吃糧不管事他的前任已經有兩成缺額到他接手便借裁汰老弱爲名又一去了兩三成却是舊的雖去新的却沒有補進一個歇上三年制臺閱操一次有的是臨時招人有的還是前後接應怎麼叫做前後接應呢譬如一營之中本是五百個人他倒吃了三百名的額子實實在在只有二百個人等到制臺閱操的時候前頭一排點過名趕緊退了下來改換衣服軍械跟着後頭的人再上去應名如此一排排的上來下去輪流倒換

不要說是一營五百人他吃三百個就是再吃多些有此妙法也容易彌補況且制臺年紀大了又要修道養心大半是派營務處上的道臺替他校閱這般營務處上的人那一個不是羊統領的朋友天天吃花酒嫖婊子同在一處玩慣了的等到派了這個差使下來並不要羊統領前去囑托他們早已彼此心照糊糊糊把制臺敷衍過去就算了事統領如此營官自然亦是如此調換營官更是統領一件生財之道倘然出了一個缺一定預先就有人鑽門路送銀子不是走姨太太的門路就得走天天同統領在一塊兒玩的人的門路甚至於統領的相好甚麼私門子釣魚巷的婊子這種門路亦都有人走統領是非錢不行替他經手過付的人所賺的錢亦都不在少處閑話休題且說歸羊統領管轄的什麼護軍正營護軍副營新兵營常備軍續備軍一共有好幾個名目每一營之中有營官有哨官營官都是記名提鎮哨官則自副參游以下以至千把外委都有在內其時有一個在江陰帶砲

划子的哨官據他自己說是一個副將銜的游擊就是人家談起來說他的官亦並不是假的他在江陰砲船上當了兩年零三個月的差使因爲剋扣兵餉被上頭查了出來拿他的差使撤去他就跑到南京來另覓生路却說這人姓冒名字叫得官本來是在江北泰興縣跟官當長隨的後來攢聚了幾十弔錢有天爲着做錯了一件事被主人將他罵了一頓正在悶極無聊的時候便到烟館裡吃烟合該他官星透露其時正值江南裁撤營頭所有前頭打長毛得過保舉的人一齊賦閑了下來謀生無路狠有些提鎮副參個個弄到窮極不堪便拿了飭知獎札沿門兜賣這時候只要有人出上百十弔錢便可得個一二品的功名亦要算得不值錢了這日冒得官走到烟館裏面值堂的是認得他的連忙讓出一張烟舖請冒大爺這邊來坐冒得官有事在心悶悶不樂便沒精打彩的躺了下去值堂的又趕過來替他燒烟抽不上三四口忽然烟榻前來了一個彪形大漢雖然是面目黧黑形容枯槁却

顯出一副雄糾糾氣昂昂的神情冒得官亦不理他值堂的見了倒擺出滿臉的悻悻之色朝他哼兒哈兒的趕他走開只聽得那人嘆一口氣道你不要朝着我這個樣兒我也不是什麼好欺負的你認得我是誰你們江南若是沒有我們你們那裏來的這種好日子過呢不過是我運氣不好以至落拓到這步田地如果要講起身分來不要說是你一個做跑堂的算得什麼就是泰興縣大老爺比頂子要比我差着好幾級呢值堂的見他出言無狀便把眉毛一豎眼皮一掀一碡碌爬起想要動手趕他走開誰知那大漢哈哈大笑值堂的非但推他不動反被大漢摔了一個筋斗值堂的氣的了不得憤憤的要出去叫地保大漢冷笑道我正苦沒有飯吃這個樣兒又見不得官你今送我前去好好好我就跟了你去見了你們大老爺只要他肯把我收留下來等我吃兩天飽飯省得在外頭捱餓我就感激不盡了值堂的見他如此更是火上添油這些話冒得官都聽得明明白白心上甚是詫異暗想此人必定有點來歷又看他的樣子決不是等閑之輩便叫值堂的不要同他多講等我問他一面說一面把烟鎗一丟坐了起來慢慢的問他你貴姓聽你口音不像本地人氏怎麼會到得此地來的那大漢見冒得官說話講理便亦改換了一副神情先嘆了一口氣道一言難盡冒得官又讓他在烟榻前一張杌子上坐了誰知這大漢後頭還跟着一個人冒得官問是誰那大漢回稱是他外甥冒得官並不在意那大漢坐定之後自己說了姓名是湖南人氏從前打長毛身當前敵克復城池後來敘功歷保至花翎副將銜儘先候補游擊當時便雖保了等到平定之後那裏有這些缺安置他們記名提鎮能夠借補個游擊都司已經是十不獲一何況是內無奧援外無幫助一旦裁撤歸農無家可歸焉有不流落之理在營盤的時候大注錢財也曾在手裏經過無奈彼時心高氣傲揮金如土直把錢財看得不當東西就是出營之後身邊也還帶得幾文有的是坐吃山空有的是同人合股做個

小賣買到得後來亦總是關門即以在下而論正坐着這個毛病一身之外除掉兩件破舊衣裳還有幾張破紙頭便是當年所得的獎札飭知了這種破紙頭飢不可爲食寒不可爲衣眞正窮到極處可惜這個東西沒得人要如有人要我情願得幾文錢就賣了他冒得官聽到這裡不覺心上一動便問你這東西帶在身邊沒有那大漢道我子然一身無家無室又無行李除掉帶在身邊更把他放在何處冒得官道你拿出來我瞧瞧那大漢正在解衣取出之時值堂的走過來說道大爺你別上他的當他天天拿着這個到這裏騙人大漢見值堂的打散他的賣買掄起拳頭便要打值堂的被冒得官吆喝了值堂的兩句彼此方纔罷休冒得官是在衙門裡頓過的認得獎札飭知道不是假此時忽動了做官之念便問他要幾多錢那大漢起初不肯說後來冒得官頂住問他纔說得一百五十塊禁不住冒得官再四磋磨說明三十塊錢當天先付三塊錢的定洋先拿他一個獎札下餘的約明次日兩點鐘仍到這爿烟館裏交割大漢拿到洋錢歡欣鼓舞的而去值堂的又要問他拿扣頭大漢不肯值堂的一定要彼此爭論起來又幸虧冒得官呼喝了兩聲方纔住手大漢已去冒得官亦即回衙到了次日冒得官帶了二十七塊錢仍到烟館裏來交割等到飭知獎札統通拿到了手冒得官揣回家中在燈上取出觀看見飭知上的名字乃是毛長勝三個字雖然名字不同幸喜姓的聲音還是一樣過了一天這冒得官便上去到主人跟前告假另外走了門路一心想去投効提標其時提台駐紮江陰既有門路自然收留不上兩個月便委了他砲船管帶從此這冒得官便眞正做了冒得官了在江陰砲船上當了三年多的管帶船上不比岸上來往的人少一直沒有人看出他的破綻有日提台傳令看操許多砲划子正在操演的時候人家當管帶的一齊站在船頭上指揮兵丁們不想他老人家在艙板上滑了一脚一滑就滑到水裏去一衆兵丁慌了手脚虧得有兩個會泅水的脫去衣服好

容易把他撈了上來提台在長龍船上瞧着吩咐戈什坐了小划子過去問信問他還有氣沒有其時兵丁們已把他救起拖過三條板凳把他背朝上臉朝下懸空着伏在板凳上好等他把嘴裡喝進去的水淌出來淌了半天水也少了肚子也癟了然後拿他抬到艙裏去睡又灌了兩椀薑湯纔慢慢的回醒過來戈什回去稟復提臺提台道阿彌陀佛我心上一塊石頭纔放下他這個差使是某人保荐的倘若他死了我怎麼對得住朋友呢到了第二天冒得官請了三天假一直到第四天纔上去叩謝提台口稱沐恩自不小心走滑了脚倒叫老帥操心沐恩實在感激得狠沐恩家裏還有八十歲的老娘孩子年紀小都不會掙飯吃沐恩跌下去的時候自己也還明白肚皮裡想道我這下子可完了如今總算托賴着老帥的洪福沒有死還能彀來伺候老帥所以沐恩當時就許下願拜三天龍王懺超度超度水裏的這些冤魂老帥請放心以後就沒有事了提臺道你跌下去的時候我替你担着一

把汗倘若被水淹死了雖然是你命該如此總要算是沒於王事我已經打算替你打咨文給制台奏明上頭請個卹典將來你的兒字倒可無庸多慮現在你既未曾死這些話也不必題他了冒得官又重新下了半跪叩謝老帥的恩典提台又道你跌下去的地方水有多們深想來一定是淺的所以你沒有送命冒得官道回老帥的話現在水陸營頭一齊改了洋操最究講的是測量之學沐恩測雖不會測要說單是量還辦得來卽以沐恩自己而論那天跌下去的地方大約那裏的水只有五尺多深何以見得沐恩常常聽見老一輩子的人講大凡跳河自盡的人一定是站在水裏的那天沐恩的嘴裏水都灌得進一定這水已經沒過頭頂到了第二天沐恩又拿起靴子來一看果然滿靴的泥可見是已經到底沐恩穿的是三尺八寸的袍子上頭再加靴子統算起來這水不過五尺多深提臺道就不會六七尺嗎你在水裏那裏曉得這們清楚冒得官湊前一步道大帥明鑒

沐恩手下的那些兵丁五尺深的水他們還敢下去所以還救得沐恩上來若是再深些他們就不敢跳了這是沐恩親身試驗的不敢撒一字謊大帥不信不妨派個人去查查看也可以顯顯沐恩量的倒底准不准提臺道你量過就是了亦不用查得的說完了話冒得官退了下來又過了兩個月上頭調他們到別處去拿鹽梟有天晚上滿船上的人都睡着了反被鹽梟跳上了他的船把船上的帳篷軍器拿了一個乾淨他從睡夢中驚醒提着褲子出來探望有個鹽梟照着他的臉放了一聲空鎗直把他嚇的跑在艙板上磕頭如搗蒜口稱大王饒命後來鹽梟跑了他便鬧到縣裏去怪地方官緝捕不力又開了一篇假帳說共總被强盜打刼去許多東西一定要知縣認賠知縣說道清平世界那裏來的强盜兄弟到任之後嚴加整頓竊案尚且沒有怎麼會有盜案呢當被冒得官頂住不走知縣不得已答應替他查辦方纔走的過了兩天又來催討其時知縣已派人查過曉得是鹽梟所爲見了冒得官便分辨說是鹽梟不是强盜冒得官道說强盜打刼也好說鹽梟打刼也好橫豎總在你貴境裏出的搶案知縣發急道這倒不可以胡亂說說的强盜是强盜鹽梟是鹽梟强盜打刼了人家自然是地方官之事至於鹽梟一定是懷恨你們前來報仇的如說不是報仇而來何以不搶岸上的居民專搶你們河裏的砲船呢況且你們炮船上又有兵勇又有軍器你老哥爲一船之主又是有本事的人怎麼不去打退他們倒反吃了他們的虧此乃決無之事兄弟一定不能相信冒得官道如果是白天呢兄弟一定同他打一仗無奈是半夜裏一齊睡着了所以上了他的算知縣道等你睡着了他纔動手這明明是偷怎麼好說是搶呢地方上出了竊案亦是兄弟的事來阿跟班的答應了一聲着知縣道冒大人船上失竊東西限捕快三天替我破案拿不到人打斷他的狗腿跟班的答應下去冒得官至此方無話說只好告退過了兩日心還不死又催逼知縣知縣恨極了上去求了本府齊巧這

時候新換了一個提台本府同他有點淵源便按照知縣的話寫信告訴了提臺提台新到任正要借他立個下馬威便道他自己被賊偷了還說是強盜打劫要知縣賠他東西豈非是無賴就說是強盜打劫派他出去原是要他拿強盜如今倒反被強盜打劫了去他管的什麼事情這種東西要他何用一角公事便撤了他的差使另派了別人接管他被撤之後無顏再到江陰所以纔到南京來的他在砲船上的時候亦狠賺得幾個錢一到南京便鑽頭覓縫的尋覓事情就有人對他說現在只有羊紫辰羊統領上頭的面子頂好手下的營頭又多只要走上他的門路弄個營官當當那是狠容易的事然而走統領的路還不如走他姨太太的路統領事情多怕有忘記走了姨太太的路姨太太朝晚在一旁替你加死力的催差使又好又快比走統領的路要好得幾倍呢冒得官問道姨太太在裏頭我們又見不着忽麼會巴結得上呢那人道你又呆了要做這種事情總得下水磨工夫頭一個離不掉門房門口拿權的或是戈什差官之類你總得先把他弄好以後有了機會或者是姨太太想吃甚麼你巴結好了門口他們就通信給你好等你去辦了來頭兩次你不好自己居功要算是替他們上的人代辦的等他們自己人先得了好處以後你再求他們提拔你人心是肉做的受了你的好處總得替你說兩句好話補報補報你到這時候一句話總抵得十句只要姨太太跟前有他們一幫人替你說話統領跟前又有姨太太替你說話這事情豈有不成之理但是你要先籠絡他門口的人不但底下要籠絡就是上房的老媽子了頭亦得弄好這是什麼緣故呢戈什差官到上房是有數的不能一天到晚守着姨太太伺候姨太太老媽子了頭却是一天到晚守好了姨太太一步不離的姨太太又相信他們的話所以他們說的話更比別人說得靈冒得官聽了心上尋思原來求差使有這許多經絡連忙謝了又謝又問統領跟前總得見一面纔好那

人道統領見不見倒不在乎此見了統領沒有差使亦是枉然只要到過一次上過一回手本做個引子以後便好常常同他門口來往相機行事冒得官連稱領教牢記在心後來如法泡製先從門口結識起又送了多少東西天天跑來廝混後來跑的時候久了羊統領共有八個姨太太他又打聽得那一個最得寵遇見這一位姨太太有甚麼差使派了下來他便趕着替門口上這班人去做有時候墊了錢亦不要他們還他辦的差事又討好又快當又省錢所以門口上這班人都同他要好的了不得後來大家交情深了他便把謀差的意思說了衆人俱各應允得便就替他竭力上頭去求齊巧這日姨太太要裱糊一間房子自己想中了一種有顏色花頭的洋紙派了多少差官去買總辦不來就有人說給冒得官冒得官便化了三天工夫把個南京城裏的大小洋貨店城外下關的洋行統通跑遍居然照樣辦到差官拿進去給姨太太看了正對意思連夜就叫裱糊匠把房子糊好搬了進去不

料這差官正是姨太太的紅人姨太太一見之後就着實拿他誇獎說他有能耐會辦事此番這差官有心要替冒得官說好話便說這紙是一個來營投効的冒某人弄得來的南京城裏城外足足跑了三天纔弄得來孝敬姨太太的姨太太道我倒不曉得是他背地裏替我出力他是個甚麼功名差官道他是個副將銜的遊擊在江陰帶過砲船如今沒有事所以來到這裏想要求統領賞派個差使跑了好幾個月還沒有見着呢姨太太道要差使你爲什麼不來跟我說你去關照他叫他明天來見統領包他見面之後就有差使差官出去把話傳給了冒得官冒得官自然感激當夜姨太太告訴了統領有了內線還有什麼不靈的而且他這條內線更與別人不同到了第二天冒得官又來上手本自然羊統領立刻見他而且問長問短着實關切當面許他派他差使冒得官退了下來一等等了三天沒有動靜那個差官又去同姨太太說了姨太太想賣弄自己的手段便把統領請了來撒嬌撒痴

把統領的鬍子拉住不放一定要統領立刻答應派冒得官一個好差使方肯放手統領答應三天還不算一定等統領應允當天下委札方纔放手統領一手拿出小木梳來梳鬍子已經有好兩根弄斷掉了下來了只因這位姨太太又是一向縱容慣的因愛生懼非但拉掉鬍子不敢做聲並且立刻出來替他對付差使無可如何硬把護軍右營的一個管帶說他營務廢弛登時撤掉差使就委冒得官接管札子寫好了用過關防標過硃羊統領又拿進去給姨太太瞧過了然後交到門口不用等到派人去送冒得官早在外頭伺候好了立刻上來叩謝統領照例敷衍了兩句面子上的話無非是修明紀律勤加訓練的話頭冒得官一迭連聲的答應著下來又托人帶他上去叩謝姨太太太太却沒有見次日又辦了幾分重禮把羊統領公館裏的人上上下下擇要打點了一番然後擇了吉日去到差接差的頭一天照例要點卯忽然內中有個哨官帶着水晶頂子上來應名冒得官看了他一眼甚是面善那哨官亦不住的抬頭看冒得官四目相注彼此分明打了一個照面當時冒得官想他不起亦就撩開不料這哨官却記好了他等到事完之後便獨自一個拿了手本跑到冒得官下處求見冒得官一看手本知是本營的人心裏尋思道我今天頭一天接差他有甚麼事情來找我先回報不見後來這哨官一定要見只得吩咐叫他進來那哨官進來之後見了營官自然先要行還他的官禮冒得官因爲初接差見了他格外謙和問他有什麼事情畢竟當武官的心粗氣浮也不管跟前有人沒人開口便說大人你怎麼連標下都不認得了你老的這個官不是某年某月在某處烟館裡俺娘舅拿你三十塊錢賣給你的嗎你這個官有人說起要值好幾千銀子哩標下就是他的外甥那天不是同在烟館裡你還問俺娘舅問我是誰我娘舅說他叫朱得貴是我外甥怎麼你老忘記了眞正是貴人多忘事了冒得官一見他守着衆人揭破他的底細心上這一氣非同小可立刻把臉

一沉道混帳胡說我的官是張宮保保的怎麼說是你舅舅賣給我的你是誰你舅舅又是誰你不要認錯了人在此胡說快些回去好端端的說出這種話來豈非是無賴再要這樣的胡說你却不要怪我翻臉是不認人的朱得貴還强辯道我何曾記錯你老左邊耳朵後頭有一塊紅記我記得明明白白的不信你們大家來看怎麼說我胡說我現在也不想你別的好處但是我的娘舅上個月裏得了病死了棺材雖然有了還寄在廟裏沒有找到地方去埋他只要你老鬆鬆手隨便拿出幾個錢來弄塊地殯葬了他你也對得住死的我也對得住死的以後我在這裏當差你老看我娘舅面上能彀另眼拿我看待那是你的恩典就是我死的娘舅在陰間裏亦是感激你的冒得官聽了又氣又恨而又無可奈何他只得連連冷笑對旁邊人說道你們聽聽他這話越發胡說了他這人想是有點痰氣病你們快些拉他出去叫他去歇歇左右的人便想拖他出去朱得貴越發怒道我說的是眞話我那裏來得病你老愛帮錢就不帮天在頭上各人憑良心說話要說你的官不是我娘舅賣給你的割掉我的頭我也不能附和你的冒得官見他如此的說法不禁惱羞變怒喝令左右替我趕他出去又說這個樣子明明是個瘋子明日一定撤他的差使換派別人朱得貴至此亦不相讓嘴裏一面嚷着回罵一面已被衆人連推帶拉的拉出來了冒得官還是恨恨不已心上想要立刻撤掉他的差使趕他出去既而一想就此撤他的事他一定心上不服陡然鬧出些口舌是非反於聲名有碍不如隱忍不發朝晚找他一個錯辦他一個永遠不得翻身主意打定便作沒事人一般冒得官在江陰時本有兩個太太分兩下裏住一個是結髮夫妻生得一兒一女小姐年十七歲少爺纔十一歲那一個聽說還是人家的一個二婚頭不知怎樣冒得官同他相與上的冒得官到南京謀事祇帶得這個二婚頭同來那個正太太同着兒女仍在江陰居住冒得官好容易走了羊統領姨太太的門

路得了差使便亦不忘夫妻之情派個差官帶了盤川把他娘兒接了上來輪船上下甚是簡便不消三四天便已接到另外賃的公館齊巧正對着羊統領公館的後門爲的是早晚到統領公館裏請安便當之故閑話休題且說大營的規矩每逢初一十五營官一定要升帳約齊了手下大小將官圍圍坐定談論一回閑話彼此一哄而散其名謂之講公事從前所講的無非是些用兵之道殺敵之方同戲檯上取帥印秦叔寶教導尉遲恭的話大致彷彿到得後來當營官的有幾個懂得韜畧也不過是個貝文罷了這天剛正初一冒得官率領大小將官升帳坐定纔談得一句今天天氣狠好衆人尚未接談不料那個朱得貴在衆人中忽然挺身而出朝着冒得官恭恭敬敬叫了一聲娘舅遂稱外甥在這裏替娘舅請安冒得官不提防他有此一來直氣得目瞪口呆面色發紫紫裏轉青狠不好看朱得貴又在人叢中拉出一個頭戴暗藍頂子的人拿手指指他說道他是娘舅的把兄弟娘舅是老把哥他是老把弟你倆叙叙舊衆人舉目看時只見老把弟已經鬚雪白老把兄不過三十多歲這其間明明顯出不對只是顧着他營官面子不好說破無奈冒得官的無明火早已按捺不住也不管當着衆人拚命向前扭住朱得貴亦不相讓登時兩人就扭成一團冒得官罵他好個撒野東西眼睛裡沒有上司你這東西我打都打得叫人替我拿軍棍來朱得貴道你這不要臉的東西冒了人家的官還要打人我就是不服你的管你是個好的你敢同我到統領跟前去評理冒得官道就同你去說着兩個人就從營盤裏一路拉着辮子拉到羊統領的公館裏來足足走了三里多路街上看熱鬧的以及營盤裏跟着勸解的少說有上千的人一哄哄到統領門口其時天色尚早統領正從鈞魚卷住夜回來在家裏睡着養神睡夢中忽聽人聲嘈雜還當是尅扣了他們的軍餉他們不服鼓噪起來禁不住瑟瑟的抖屢次三番叫差官出去問信大家一看都是熟人一齊忙和着上前

勸解却忘記回報統領直等他倆都放了手纔有人進來把詳細情形一一稟聞統領胆子登時就硬起來罵他二人都不是東西營官不像營官哨官不像哨官又罵冒得官當初一來的時候我看他就有點鬼鬼祟祟原來他這個官是假的這倒要仔仔細細的查查羊統領如此說不料旁邊驚動了一個人你道這人是誰就是替冒得官說好話的那位姨太太了姨太太說天底下樣樣多好假官末怎麼好假況且他從前在別處已經當過差使爲甚麼從前沒有人告發他這明明是姓朱的想訛詐他等他們出去勸勸就完了用不着大驚小怪要你統領自己出去羊統領一想姨太太的話狠有理而且自己出去事情反不容易落塲便亦聽其自然外面冒得官朱得貴兩個人其時亦破衆人勸住各自回營無事却不料這一鬧風聲竟傳到制臺耳朵裡去次日傳見羊統領便問起他來羊統領已有姨太太先入之言立刻回稱沒有後來制臺一定說有要他查辦羊統領只得答應下來先把冒得

官傳了來申飭了一番又弔他從前所得的功牌獎札飭知冒得官不敢隱瞞統通呈了上去誰知年紀竟其大相懸殊若論他得功名的年紀足足已有六十多歲及看他的面貌連四十都未滿羊統領看過笑了一笑心中早有成竹也不說別的但問得一聲老兄本事倒不小還沒有養下來已經替皇上家立了這許多功勞令人可敬得狠說完這句話端茶送客冒得官畢竟賊人心胆虛一聽話內有因使漲紅了臉一句對答不上後見統領端茶只得退回家中愁眉不展的終日在家裏對了老婆孩子咳聲嘆氣俗語說得好一隻椀不響兩隻椀叮噹冒得官自從娶了那個二婚頭常常家裡搬口舌挑是非其實這個二婚頭一直又沒有同正太太在一塊兒住無奈他心裡總多嫌他娘兒幾個正太太曉得冒得官相與了這種混帳女人心上也是不高興同冒得官吵開已非止一次因此兩下裏的寃仇就此越結越深冒得官更自從當了羊統領的差使回家談天開口閉口總是不離統領兩個

字統領的好處雖然是着實表揚就是統領的不好之處甚麼包
婊子相與女人也都當作家常話說了出來誰知言者無心聽者
有意早被那個二婚頭記在肚裡待時而動齊巧這一天冒得官
在統領前碰了釘子回家心上沒好氣開口就是罵人一天到夜
坐臥不定茶飯無心一個人走出走進不是長吁就是短嘆好像
滿肚皮心事似的二婚頭問他亦不響一時摸不着頭腦後來問
跟去的人纔曉得他同朱得貴的前後一本帳二婚頭眉頭一縐
計上心來進得房中先借別事開端拿他軟語溫存了一番然後
漫漫的講到今日之事雖說是上頭制台的意思然而統領實在
亦是想拿我們的岔兒這樁事情權柄還在統領手裏總得想個
法兒修全修全纔好冒得官道我的意思何嘗不是如此但是我
們初到差那裏來的錢去交結他呢二婚頭鼻子裏嗤的一笑道
你們只曉得巴結上司非錢不行冒得官忙接嘴道除了錢你還
有甚麼法子二婚頭道法子是有只怕你未見得能夠做得到於
你的事無濟我反多添一層冤家我想想不上算還是不說罷冒
得官道我此時是一點主意都沒有了你有主意你說出來我
們大家商量倘若事情弄好了也是大家好二婚頭道你別忙聽
我講給你聽你不是說的統領專在女人身上用工夫嗎冒得官
道不錯他在女人身上用工夫你總不能夠去陪他好替我當面
求情二婚頭把嘴一披道我不是那種混帳女人一個女人好嫁
幾個男人的冒得官道你是再要清節沒有生平只嫁我一個現
在這些閑話都不要講我們談正經要緊二婚頭把臉一板道倒
亦不是這樣講只要於你老爺事情有益就苦着我的身體去幹
也不打緊我聽見你常題起後營裏周總爺不是先把他太太孝
敬了統領纔得的差使嗎只要於你老爺事情有益這亦算不了
甚麼大事人家好做我亦辦得到只可惜我是四十歲的人了統
領見了不歡喜不如年輕的好冒得官道這個人那裡去找呢二
婚頭道人是現成的只要你捨得光你也沒用還要一個人

拚得最好亦要他本人願意冒得官道你越說我越糊塗了倒底你說的是誰二婚頭又故作沉吟道究竟權柄還在你手裏你是一家之主說出來的話要行就行誰能駁回你的去冒得官道你老實說罷可急死我了二婚頭又躊躇踏一回道其實事情是大家之事又不是我一人之事我說了出來也爲的是衆人並不是老爺得了好處我一個人享福冒得官又頂住他問所說的到底是那一個二婚頭至此方說道這件事不要來問我你去同你令愛小姐商量冒得官聽了瞪口無言二婚頭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人家養了姑娘早晚總得出閣的出閣就成了人家的人總不能拿他當兒子看待留在家裏一輩子的既然終須出閣做大亦是做做小亦是做與其配了個中等人家做大我看不如送給一個闊人做小他自己豐衣足食樂得受用就是家裏的人也好跟着沾點光爲人在世須圖實在爲這虛名上也不知誤了多少人我的眼睛裏着實見過不少了冒得官聽了搖頭道我如今總算是三品的職分官也不算小了我們這種人家也不算低微了怎麼好拿女兒送給人家做小老婆呢這句話非但太太不答應小姐不願意就是我也不以爲然二婚頭見他不允又鼻子裏蛮的一笑道我早曉得我這話是白說的果不出我之所料大家落拓大家窮並不是我一人之事從今以後你們好友都與我不相干涉你們不必來問我我也不來管你們的閑事說完便自賭氣先去睡覺去了冒得官也不言語獨自盤算了一夜始終想不出一條修全的法子慢慢的回想到二婚頭的話畢竟不錯除此之外並沒有第二條計策於是又從床上把二婚頭喚醒稱贊他的主意不錯同他商量怎樣辦法此時二婚頭惟恐不能報仇一見冒得官從他之計便亦欣然樂從把嘴附在冒得官的耳朵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傳授了一個極好的辦法冒得官連連點頭稱是到了第二天絕早也不及洗臉吃點心急急奔到大太太住的公館裏敲門手下人開了門他便一直跑到太太屋裏也不及說

別的掀開太太的帳子問太太鴉片烟盒子在那裏太太還當他起早到統領公館裏請安回來沒有過癮如今要鴉片烟過癮便說在抽屜裡小姐就住在太太床背後太太又忙喚女兒起來快替你爸爸打烟說時遲那時快小姐還沒有下牀他這裏已經從抽屜裏找到烟盒子順手揭開蓋拿烟抹了一嘴唇把烟盒往地下一丟趁勢咕咚一聲困在地板上喊道我那裏要吃烟我是要尋死我死了好等你們享福說完這句便四脚朝天一聲不言語了太太小姐一聽這話都嚇得魂不附體趕忙起來看時果然老爺吞了烟躺在地下了連日老爺被朱得貴訛詐以及統領當面申飭的事情他母女亦早有風聞都道他假官之事發作無臉見人所以自盡但天下斷無看着丈夫父親自盡不去救他的道理於是太太小姐慌了手脚連哭帶喊把合公館的人都鬧了起來一面到善堂裏差人去討藥一面拿糞給他吃說大烟吃下去的工夫還少一吐還好了冒得官抵死不肯吃糞太太小姐親自動手要撬開他的嘴拿糞灌下去冒得官急了拿手擺了兩擺揮退屋裏的衆人一骨碌坐起就坐在地板上太太小姐也只得陪着他坐在地板上他未曾開言先嘆一口氣停了停說道我是要死的人了但是此時鴉片烟毒還沒有發出來趁我有口氣交代你們幾句話等你們也好曉得我爲甚麼要尋死太太小姐一迭連聲的催他道你快說呀冒得官拿手指指小姐道我爲的是你呀太太問怎麼爲了他呢冒得官道說說我的氣就上來了我想我們現在也不是甚麼低微人家可恨這位統領一定看上了他要他太太道統領不是有太太姨太太嗎怎麼還要娶甚麼太太冒得官道呸他要他做小你想我的臉擱在那裏去所以想想只得尋死這也怪我們小姐自己不好我們前門緊對他的後門我們這位小姐專愛站門子他一夜到天亮出進兩次不曉得那天被他看見了齊巧前天姓朱的那雜種同我倒蛋統領便借此爲由要出我的花樣撤差使參官都不算一定還要查辦太太你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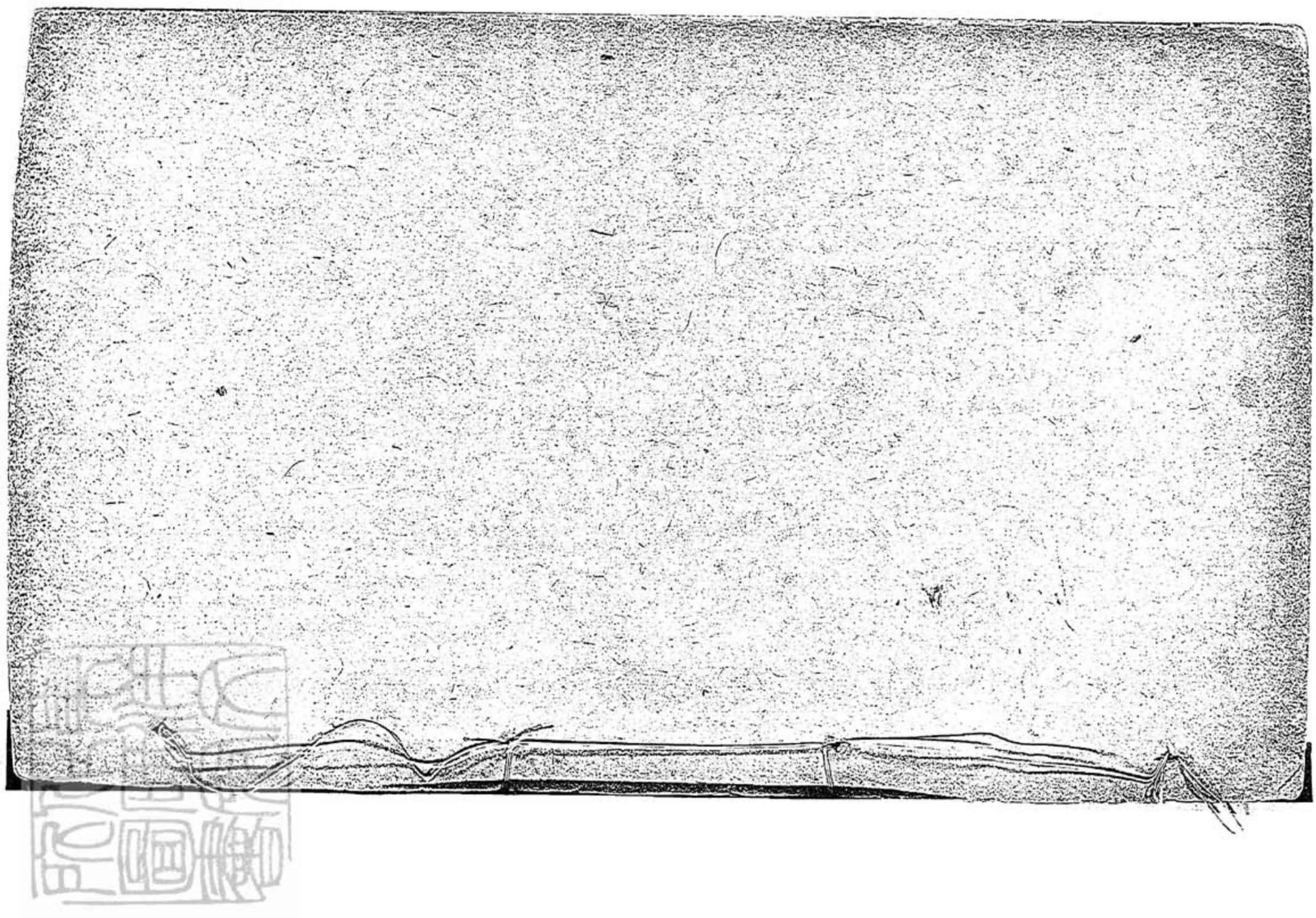
道我這官瞞不了你的倘或查實在了我的性命都沒有所以我想來想去沒有路走只得走到這條路上去一死爲淨你們要一定救回我來現在除掉把女兒孝敬統領做小沒有第二條路你說我肯不肯太太小姐聽了相對無言冒得官此時反有了精神頂住太太女兒問道你們還是要我自盡還是等統領稟過制台拿我參官拿問論不定殺頭充軍這要看我的運氣去碰總而言之同你們是不會再在一塊兒的了說罷拿袖子裝着擦眼淚却不時偷眼瞧看女兒太太聽了這話當時也不好說別的一心掛念老爺要尋死未知救得活救不活要老爺不死除非把女兒送給人家做小又是心上捨不得因此心上七上八下也禁不住撲簌簌掉下淚來至於小姐呢平時愛站門子是有的統領走出走進也着實見過幾面又粗又蠢的一個大漢實在心上有點不願意現在爲了此事害的爸爸要尋死想來想去總怪自己命苦所以會有這些磨難一面想一面哭除哭之外亦無別話可說冒得官看了氣悶發急說道我的命根子在你們手裏怎麼說還是要我活要我死小姐一頭哭一頭說道總是我這個禍害不好害的爸爸要尋死與其爸爸死還不如等我尋個自盡罷說完了話在地下拾起烟盒子就想去舐却被太太一把搶過說道一個還沒有救活怎禁得再加上你一個呢冒得官道罷罷罷你們索性隨我死也不用來救我了我自己養的女兒都不能救我一命我還活在世界上做什麼人呢小姐也說道罷罷罷你們既不容我死一定要我做人家的小老婆只要你老人家的臉閣得下不要說是送給統領做姨太太就是拿我給叫化子我敢說得一個不字嗎現在我再不答應這明明是我逼死你老人家這個罪名我却担不起橫豎苦着我的身子去幹但願從今以後你老人家升官發財就是了冒得官一見女兒應允心上暗暗歡喜便做出假欲嘔吐之狀弔了幾個乾嘔心吐出了些白痰太太小姐忙着替他揉胸搥背一面問他怎麼樣只見他連連點頭道好了好了如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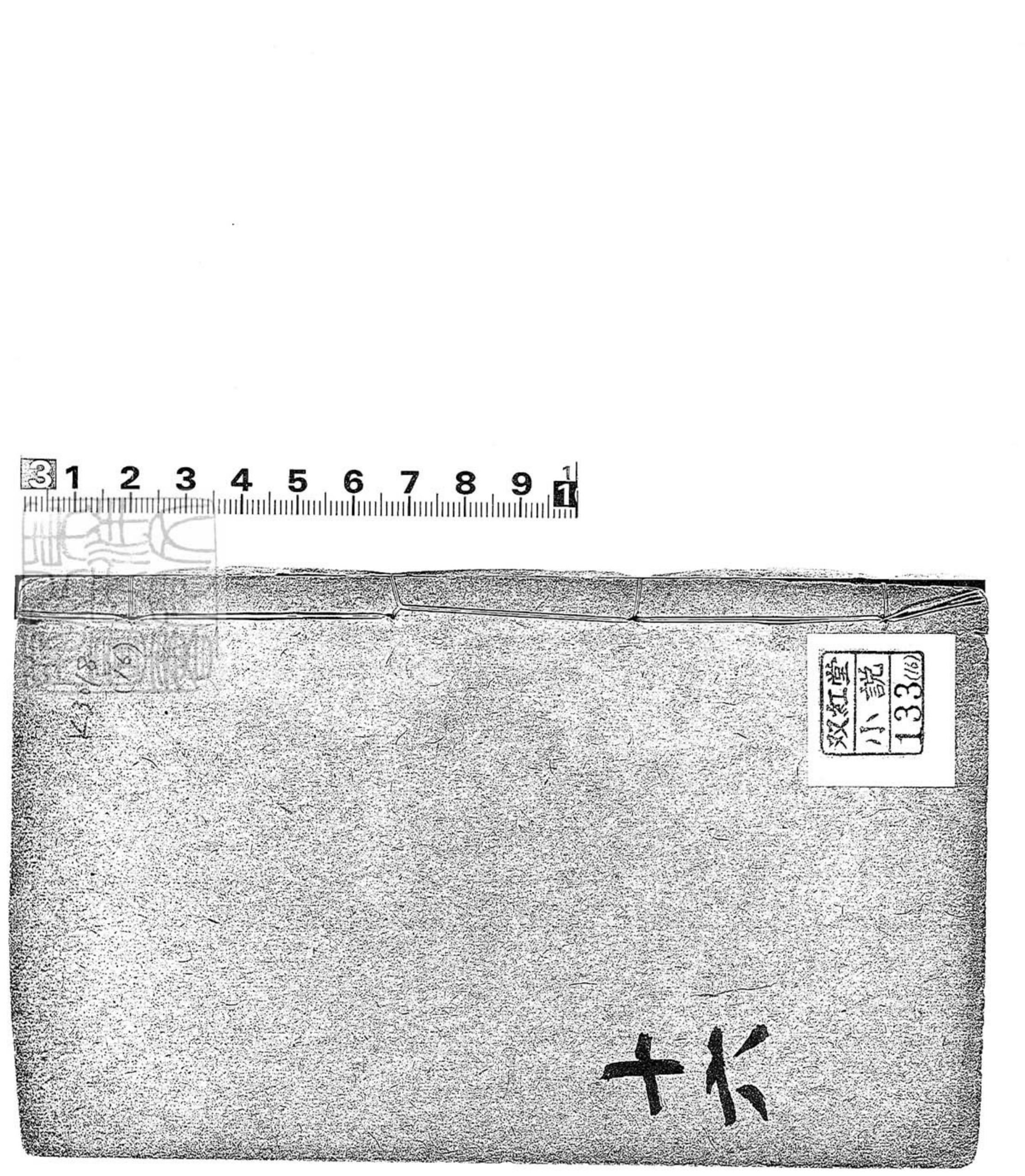
一齊吐了出來大約不妨事的了又忙爬下替女兒磕了一個頭說我這條老命全虧是你救的將來我老兩口子有了好處決計不忘記你的小姐趕忙跪下攙老子起來滿肚皮的委曲只是說不出來半天纔掙得一句道這是女兒命裡所招也怨不得爸爸冒得官起來之後在床上歇了一會又吃了一點東西便吩咐太太快把女兒收拾收拾論不定一說妥就要過去的說完這兩句獨自一個揚長出門而去走出大門肚裏尋思道現在這一頭已經說好了那一頭還得尋人做媒先前走的那條路是姨太太手下的人倘若被他曉得了那時反好爲仇是不妥當的後營周總爺在統領跟前雖然也說得動話但是他的太太也在裏頭他靠着他太太得的差使怎麼還肯再把我的女兒弄進去呢若是當面去求統領又怕當面臊他事情做不成反討一塲沒趣左右思量都不妥當後來忽然想到統領有個小戈什每逢統領出來住夜總是他拿着烟槍跟來跟去而且統領也狠相信他的話現在不如去走他的門路主意打定便去找到了他送了幾兩銀子說明家裡女孩子長的還下得去今年剛正十七歲常常站在大門口料想統領是一定見過的聽說統領還要娶姨太太我情願把這個了頭孝敬了他但是這個媒人我不好自己去做所以要借重你老哥代言一聲但是也不便說出是我的女孩子怕的是他老人家曉得了不肯來的緣故我們知己之談現在我兄弟的功名在他手裡倘若他老人家不肯我的事就要弄僵如今且把他瞞住等到生米煮成熟飯他老人家也好說了只要我的差使不動我們相會的日子長着哩小戈什得了他的銀子自然是滿口應允但說得一句道你到會爬高索性做起他的小丈人來了我們倒要稱你一聲好聽的呢冒得官把臉一紅道爲了吃飯也叫做沒法老哥你就去替我說我此刻先回到家裏安排安排預備他老人家今夜好光降小戈什道慢着說不說由我來不來由他你且候我的信再辦事不遲冒得官

早回來做丈人可是不是冒得官又把臉一紅搭訕着自去這裏
小戈什的也就回去轉稟統領以便晚上成其好事以後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道有你吹噓還怕事情不成功說着自去了這裏小戈什果然暗
底下替他回了統領說我們後門對過新搬來的一個人家就是
母女兩個聽說都不怎麼正經女兒今年十七歲長的眞是頭挑
人才昨兒會見他的娘他娘說女兒大了有甚麼對勁的媒人替
他做做就是給人家做小也願意亦不要甚麼身價統領如果中
意包管一說就成而且不消另外賃公館等到晚上請過去就是
了一派話說得天花亂墜羊統領本是個好色之徒在後門時常
出出進進也見過這女孩子幾面雖然不及小戈什說的好然而
總要算得出色的了如今聽了他的話不禁動了垂涎之思坐在
那裏半天不言語小戈什是摸着脾氣的曉得是已經有了意思
了便說沐恩此刻就去照呼他娘統領晚上過去就是了說着也
就出來去找冒得官通知了冒得官聽了非常之喜便說家裏都
已交代好了只等晚上請他老人家賞光就是了我在這裏不便
我得到別處去躲過一夜等明兒一早再回來小戈什道明兒一

宮塲現形記卷之三十終




双紅堂
小說
133(16)
水木

改營規觀察上條陳
說洋話哨官遭毆打

話說冒得官回家之後囑付太太把女兒紮扮停當又收拾了一間房屋將家中上下人等統通交代清楚他自己一路出來先送信給統領的小戈什托他務必將此事拉攏成功感德匪淺自己却躲在一個朋友家去過夜却說統領向例每天這頓晚飯是從不在家吃的托名在外面應酬其實是天天在秦淮河裏鬼混這天到了下午仍舊坐轎出門先在船上打牌又到釣魚巷裏吃酒約摸應酬到十一點多鐘畢竟心上有事便先吩咐打轎回去小戈什的心上明白預先叮囑轎夫叫他把轎子一直擡到冒得官的公館跟前打門進去羊統領假充酒醉跟了進來此時冒家上下都是串通好的當把他一領領到小姐房中衆人一哄而出統

領等房中無人纔上前同小姐勾搭聽說這一夜總共問了冒小姐不少的話冒小姐只是不答賽同啞子一樣羊統領以爲他是害羞所以并不在意良宵易過便是天明羊統領正在好睡的時候忽聽得大門外有人敲門打的震天價響隨後接着有人出來開門這進來的人分明是個男人聲氣羊統領雖然是個偷花的老手到了此時不禁心中害起怕來生恐是小戈什誤聽人言以致落了他們的圈套連忙一骨碌從牀上爬起察看動靜聽了聽只聽得房間外面有人底底的說話於是羊統領格外疑心正想穿起長衣輕輕拔去門閂拿在手巾預備當作兵器可以奪門而出說時遲那時快羊統領在裏面各事停當走到門前又側着耳朵聽了一聽誰知反無動靜於是心上更爲驚疑不定想要開門一時又不敢去開只得呆呆站立在門內約摸站了有兩刻鐘之久冒小姐業亦披衣下牀此時冒小姐棠睡初醒花容愈媚羊統領越看越愛不禁看出了神忘其所以輕輕說得一句道天還早得狠爲甚麼不再睡一會兒冒小姐亦不理他却不料這一問早被門外一個人聽見用手指頭輕輕把門叩了兩下亦說道天還早得狠統頭爲甚麼不再睡一會兒羊統領一聽門外有男人說話這一嚇非同小可但是說話的聲音很熟一時想不起是誰怔在那裏半天喘不出氣來還是冒小姐爽快連忙邁步走近門前伸手將兩扇門豁琅一聲拉了開來說了聲有話讓你們當面講羊統領起初還當是小姐過來拉他的却不料有此一番舉動房門開處朝外一望只見一個男人直僵僵的朝着房門跪着不動那人低着頭亦看不出面貌羊統領滿腹狐疑更是摸不着頭腦正在兩難的時候幸虧門外跪的人先開口道沐恩在這裏伺候老帥難得老帥賞臉沐恩感恩匪淺說完這兩句擡起頭來聽統領吩咐話羊統領仔細一看認得他是冒得官直弄得毫無主意只聽得冒得官又說道了頭還不過來帮着我求求統領一言未了他女兒亦跪下了羊統領至此方纔恍然大悟見他們跪着不

起知道沒有友意急忙的一手去拉冒得官一手去拉小姐嘴裏說道你們這樁好意我都曉得此刻我要回去彼此心照就是了冒得官起來之後又請一個安說道全仗老帥栽培其時臉水早點心都已齊備羊統領只揩了一把臉立刻要走冒得官父女兩個拉着抵死不放定要統領吃過點心再去羊統領無奈只得每樣夾了一點吃了方纔走的冒得官又趕出門外站過出班方纔進來自此以後羊統領便天天到他家走動又過了兩日却把冒得官傳了去問過仔細見了制台替他竭力的洗刷制台一心修道還來不及那裏有工夫管這閑事便也不去追問統領回來便借了一樁事把朱得貴的差使撤掉還不算又要斥革他的功名辦他的遞解朱得貴急了到處托人替他求情冒得官便挺身而出說我去替你求情見了統領鬼混了一陣統領非但不革他的功名并且還賞他一封信叫他到四川夏大人標下去當差一個好人全做在冒得官身上這朱得貴非但不恨他而且還感激他

這便是狡滑人的作用話分兩頭且說羊統領在江南久了認識的人亦就漸漸的多了而且他南京有賣買上海有賣買都是同人家合股開的便有他現在南京一爿字號裏做擋手的一個人其人姓田號子密是嶽州人氏這人生的又矮又胖但是頭髮不多背後却拖了一根極細極短的辮子因此衆人就送他一個表號叫田小辮子做了十幾年的擋手手裏着實有錢近來忽然官興發作羊統領便勸他道如要做官捐個同通到江南來有我的面子無論那個道台跟前託託差使是一定有的無奈田小辮子在南京住久了磕來碰去的官道台居多他便有心爬高官小了不要做一定要捐道台他自己拿錢捐官朋友是不好止住他的只好聽其所爲等到上兗之後便把店中之事料理清楚又替東家找了一個人接手他便起身進京引見他東家往來的人都是官場他在官場登久了而且一心一意又酷慕的是官官場的規矩應該是在行的了誰知大謬不然不要說別的單說他進京引

見的時候有人請他上館子吃飯他到的晚了大夥兒已入了座還有叫的條子亦在那裏他進門之後見了人就作揖見了相公亦是作揖後來人家問他怎麼你見了相公要如此恭敬他說我看見他們穿着靴子我想起我在南京的時候那些局子裏當差的老爺們都是天天穿着靴子的我見了他們疑心他們是部裏的司官老爺纔從衙門裏下來他們做京官的是不好得罪的橫豎禮多人不怪多作兩個揖算得甚麼自己做錯了事人家說他他還不服諸如此類的笑話也不知鬧出多少等他到省之後齊巧這江南的藩司糧道鹽道統通換了新人他一個也不認得這天大早頭一個上制台衙門到了司道官廳上人家是曉得制台脾氣的總要打過九點鐘纔上衙門他一進官廳就在坑上頭一位坐下後來等等大家不來他便不耐煩獨自一人坐在坑上打盹穿着簇新的蟒袍補褂身子一歪就睡着了睡了一會各位候補道也有有差使的也有沒有差使的零時間絡絡續續來了

五六十位號房看見別位大人來到方纔把他推醒他一隻手揉眼睛却拿一隻手滿身的亂抓說是坑上有臭蟲把他咬着了說話間定睛一看一見來了許多人把他嚇了一跳幸虧全是候補道其中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連忙下坑一一招呼招呼之後正待歸坐却見一個人走了進來也是紅頂花翎朝珠補褂他却不認得這人是誰見了面一揖之後忙問貴姓那人說姓齊接下來又問台甫旁邊走上來一位候補道是羊統領的熟人曾經托過他招呼田小辮子的這位候補道忙把田小辮子一拉說了聲這是方伯田小辮子連忙應聲道原來是方翁先生失敬失敬藩台也不理他逕自坐下這個撞口外面又進來一個人大家都認得是兩淮運使新從揚州上省稟見的衆人見了一齊都招呼過獨有田小辮子又頂住問貴姓台甫運司說了接着又問貴班運司亦看出他是外行便回了聲兄弟是兩淮運司誰知田小辮子不聽則已及至聽了運司二字那副又驚又喜的情形眞正描

畫不出陡然把大拇指頭一伸說道阿約還了得財神爺來了大衆聽了他的話都爲詫異就是那位運司亦楞住了只聽得田小辮子說道你們想想看兩淮運司的缺有名的是一個鐘頭進來一個元寶一個元寶五十兩一天一夜二十四個鐘頭就是二十四個元寶二十四個元寶就是一千二百兩十天一萬二千兩一個月三十天便是三萬六千兩十個月三十六萬再加兩個月七萬二一共是四十三萬二啊育育育還了得這們一個缺只要給我做上一年就儘夠了他正說得高興忽然旁邊有他一個同寅插嘴道有如此的好缺怎麼給人家做人家還不肯要呢衆人忙問給誰誰不要那人說道就是那個唐什麼先生不是有旨意放他這個缺他一定要辭不做嗎又一個人說道唐某人呢本來是個大名士做名士的人不免就把銀錢看輕些任你是甚麼好缺也都不在他心上而況現在的這個運司缺亦比前差了許多田小辮子道任他缺分如何壞做官的利息總比做生意的好衆人見他說的窮形盡致也不理他停了一刻約摸已有十點打過制台在老祖前應做的功課一停當方纔出外見客頭一班司道進見田小辮子是初次稟到的人於是隨着一同進去見了制台一切禮節全是隔夜操練好的居然還沒有大錯不過一件毛病不好是愛搶說話無論制台問到他不問到他都要搶着說幸虧這位制台是位好好先生倒也並不動氣見過一面之後第二天藩司上院就說他的壞話說他是生意人出身官場上的規矩都不懂得制台道還好尚不失他的本色這種人倒是老實人是不會說假話的而且他在南京年代多了有些外頭的事情我們不曉得倒好問問他究竟他還沒有沾染官場習氣諒來還不敢蒙蔽我們藩台見制台如此亦沒有別的說話等到公事回完只好退了下來第三天又一同上院湊巧同見的有營務處上的一位道台制臺朝着這位道臺說道現在營制太不講究就以羊某人所帶的幾營而論有一營一半是德國操一半是英國操又一營

全是德國操忽然當中飛了些長苗子這長苗子是我們中國原有的如今兼在這德國操內中又不中外又不外倒成了一個中外合璧我兄弟年紀大了有些事情怕心煩總要諸位費心幫幫忙羊某人也是糊糊糊糊的你們總得說說他纔好還有一件習氣最不好我每逢出門看見街上有些兵都把洋鎗倒扃在肩膀上那一頭也有拴一把兩傘的也有掛一雙釘鞋的眞正難看制臺說到這裏那個營務處道臺通沒有答腔田小辮子搶着說道不瞞大帥說職道在敝居停羊某人營裏看得多了德國操的洋槍都是倒扃的大帥倒不必怪他制臺聽了也不去理他只同那個營務處上的道臺說話一會又說道新近有個大挑知縣上了一個條陳其中有些話都是窒碍難行畢竟書生之見全是紙上談兵這些營務事情如非親身閱歷決不能言之中肯田小辮子又插嘴道職道跟敝居停羊某人相處久了有年職道同敝居停談起這件事職道擬過幾條條陳狠蒙敝居停說好明天倒要抄出來送給大帥瞧瞧制台道你有什麼見解儘管寫出來田小辮子又答應了是等到院上下來便把從前在店裏專管寫信的一位朋友請了來同他商議他自己拿嘴說那個朋友拿筆寫寫了又寫改了又改足足弄了十六個鐘頭好容易寫了一個手摺其中又打了幾個補釘到了次日上院齊巧這日制臺感冒止轅不見客田小辮子撲了一個空心中甚是快快便同巡捕官說道我是來遞條陳的與別位司道不同老帥既不出來見客可以帶我到簽押房裏獨見的巡補官道老帥今天連老祖跟前的功課都沒有做此刻剛正吃過藥蒙着兩條綿被在那裏出汗早有過吩咐統通不見請大人明天再過來罷田小辮子無奈只得悶悶而回誰知制台一連病了五天就一連止了三天轅門田小辮子要見不能見眞把他急得要死到了等六天制台的病稍爲好些因爲江南地方大事情多不好不出來理事於是由兩三個跟班的架着勉强出來會客田小辮子跟了一班司道進見自然是藩臺

同着鹽糧二道說話問老帥今天可大安了制台道病是好了不過覺着沒有氣力到了我這樣的年紀算不大怎麼一病之後竟其如此無用別人尚未開口田小辦子先搶着說道老帥白天忙晚上忙早晨有早晨的公事人有多少精神禁得起如此的磨呢老帥總要保養保養有夜裏的公事人有多少精話不料這位制台上房裏一共有十一個姨太太聽了他話一時誤會了意況吟了半天忽然說道老兄的話狠不錯但是兄弟姬妾雖多這兩年因爲常常在老祖跟前當差一直是齋戒的怎麼還會生病田小辦子連忙接口道職道說的公事是老帥天天辦的公事並不是說到這裡也咽住了制台見他說話莽撞心上好不自在半天不響正想端茶送客忽然田小辦子站起來從袖筒管裡掏出一個手摺雙手奉上制台說道這是上回老帥吩咐擬的條陳職道已經寫好了五六天了帶來請老帥過目制台說了半天的話早已力倦神疲恨不得他們卽刻出去好到上房歇息偏偏田小辦子要他看條陳他要待不看無奈他是好好先生做慣的了一時又放不下臉來只好打起精神把手摺接了過來掙札着大略看了一遍兩手拿着手摺禁不住瑟瑟的亂抖藩臺怕他勞神便說大帥新病之後不可勞神條陳上的事情過天再斟的罷誰知田小辦子拉了藩臺袖子一把道兄弟這個條陳是大帥五六天前頭吩咐的一面說一面又跑到制臺面前拿手指着條陳說道大帥條陳不多祇有四條大帥請看這第一條此時制臺正被他弄得頭昏眼花又見他自己離位指點毫無官體本來就要端茶送客的如今見他這個樣子倒要看看他的條陳如何再講但是頭裏發暈雖然帶了眼鏡也是看不清楚便道你說給我聽罷田小辦子一聽大喜忙把手摺接了過來雙手高捧站在地當中高聲朗誦未曾念滿三行已經念了好些破句原來替他做手摺的人其中略爲掉了幾句文所以田小辦子念不斷句制臺聽了不懂便問大衆諸公懂他的話不懂各位司道都不言語

制臺道你老實講給我聽罷不要念了田小辮子便解說道職道的第一條條陳是出兵打仗所有的隊伍都不准他們吃飽制台道還是要尅扣軍餉不是俗語說的好皇帝不差餓兵怎麼叫他們餓着肚皮打仗呢田小辮子道大帥不知道這裡頭有個比方職道家裏養了個貓每天只給他一頓飯吃到了晚上就不給他吃了等他餓着肚皮他要找食吃就得捉耗子倘或那天晚上給他東西吃了他吃飽了肚皮就去睡覺便不肯出力了現在拿貓比我們的兵拿耗子比外國人要我們的兵去打外國斷斷乎不可給他吃個全飽只好叫他吃個半飽等到走了一截的路他們餓了自然要拚命趕到外國人營盤裏搶東西吃搶東西事小那外國人的隊伍可被我們就吵亂了制台道不錯不錯外國人想是死的隨你到他營盤裏搶東西吃他們的砲火那裡去了我看倒是一個兵不養等到有起事來備角文書給閻王爺請他把枉死城裡的餓鬼放出來打仗豈不更爲省事說完哈哈一笑田小辮子雖然聽不出制台是奚落他的話但見制台的笑料想其中必有原故於是臉上一紅說道這個道理是職道想了好幾天悟出來的制台聽他說的話開味便也不覺勞乏反催他說道這第一條我已懂得了你說第二條田小辮子見制台要聽他條陳更把他喜的了不得連忙說道前頭第一條講的是陸師這第二條講的是砲臺現在我們江南頂吃重的是江防要緊口子上都有砲臺這砲臺上的大砲是專門打江裏的船的職道想了好幾天悟子是教這砲臺的兵天天拿了大千里鏡把這江裏的路看清譬如外國人的船是朝着西面來的我們就朝着東面打去倘若是朝着東面來的我們就朝着西面打去這叫做迎頭痛勦萬無一失至於或南或北都是如此制台道砲臺上的砲不打江裏的敵船打那一個難道撥轉來打自己的人不成至於砲臺上的人原該應懂得點測量的等到看見了敵船東西南北對准水線亦要算准時刻約摸船還未到的前頭一杪鐘或兩杪鐘三

杪鐘就得把砲放出等到砲子到那裏却好船亦走到那裡剛剛碰上自然是百發百中萬無一失天下那裡有但辦方向不論遠近向那海闊天空的地方亂開砲的道理況且放一個砲要多少錢你也仔細算算沒有田小辦子見制台正言厲色的駁他又當着各位司道面上一時臉上落不下只好強辦道職道所說的迎頭痛勦原說的是對准了船頭纔好開砲制台道等到船頭對准砲門已來不及了等到砲子到跟前那船早已走過豈不又是落了空總之不懂得情形還是不要假充內行的好田小辦子被制台駁的無話可說於是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一聲也不敢響此時制台同他駁了牛天虛火上來也有了精神了索性叫他再把後頭兩條逐一解說出來田小辦子只得又吞吞吐吐的說道第三條是爲整頓營規起見怕的是臨陣退縮私自逃走或者在外頭鬧亂子闖禍照職道這個法子就不怕他們了制台道有什麼高明法子倒要請教請教田小辦子道職道也不過如此想可行不可行還求大帥的示下制台道快講不要說這些囉話了田小辦子道凡是我們的兵一概叫他們剃去一條眉毛職道想這眉毛最是無用之物剃了也不疼的每個人祇有一條眉毛無論他走到那裏都容易辨認倘若是逃走以及鬧了亂子隨時拿到就可正法是斷乎不會寬枉的制臺道從前漢朝有個赤眉賊如今本朝倒有了無眉兵了眞正奇聞你快一齊說了罷田小辦子只得又說道這第四條是每逢出兵打仗的時候或是出去打鹽梟拿強盜所有我們的兵一齊畫了花臉可是去唱戲田小辦子道兵的臉上畫的花花綠綠的好叫強盜看着害怕他們老遠的瞧着一定當是天神天將來了不要說是打強盜就是去打外國人外國人從來沒有見過見了也是害怕的制台道你的法子狠好倒又是一個義和團了田小辦子把臉一紅道職道雖然沒有見過義和團常常聽北邊下來的朋友談起團裏的打扮有些都學黃天霸的模樣職道現在乃是又換一個樣

兒是照着戲檯上打英雄的那些花臉去畫無論什麼人見了都要害怕的田小辮子只圖自己說得高興不提防制台聽了他的條陳竟其大動肝火頓時唾了一口道"這樣放屁的話也要當作條陳來上你們諸公豈非笑談江南的道台都是如此將來候補的一定還要多哩田小辮子還當制臺有心說笑嘻嘻的湊趣說道江南本來有個"號話同他嘔着玩要便亦笑嘻嘻的湊趣說道江南本來有個"號是婊子多驢子多候補道多制台不等他說完便接"道像你這樣的候補道本來只好比比驢子婊子再稍微上等點的人你就比不上其時藩臺等人見制臺說話說的長遠了恐怕他累着又要犯毛病上了年紀的人是經不起的況且這位制臺是忠厚慣的今忽一旦動了眞火田小辮子又是個市井無賴不曉得甚麼輕重的生恐他兩個人把話說搶將來不好收場於是不等端茶碗便一齊站立告辭制台一面送他們還一面數說田小辮子此時田小辮子要強辨也不敢強辨了於是跟着大衆一塊兒出去走到外面將要上轎便有他的相好埋怨他這個條陳今天是不該應上的勸他的人就是他的同寅趙元常他便拉了趙元常袖子自己分辯道我那裏有工夫上這樣的大氣拿人不當人人家的官我用不用由他他也犯不着生這們大氣拿人不當人家的官小雖小到底也是個道台銀子一萬多兩呢趙元常見他的爲人呆頭呆腦說的話不倫不類又想到制台剛纔待他的情形恐怕事情不妙趙元常本是羊統領的知交田小辮子到省羊統領曾託過他說田小辮子是個生意人一切規矩都不懂得總得你老哥隨時指點指點他纔好所以這趙元常纔肯埋怨他勸他不要多講話後來他不服趙元常的話趙元常也生氣便趁空回了羊統領自己把他叫來開導開導纔好羊統領本來同他狠關切的當時一口應允說等我馬上關照他齊巧這日陰天狠有雨意羊統領沒有事情做便叫差官拿了

片子把一向同在一起的幾個道台甚麼孫大鬍子余盡臣潘金士糖葫蘆烏額拉布田小辮子一共六位又面約了趙元常通統賓主八位同到釣魚巷大喬家看牌吃酒趙元常因另有事情說明白去去再來羊統領却自己坐了轎子先去吃烟這大喬同羊統領也有三年多的交情了見面之後另有副肉麻情形難描難畫一霎時親熱完了所請的七位大人也陸續來了當下先打牌後吃酒却不料田小辮子田大人新叫的一個姑娘名字叫翠喜是烏額拉布烏大人的舊交烏額拉布同田小辮子今天是第一次相會看見田小辮子同翠喜要好心上着實吃醋起初田小辮子還不覺得後來烏大人的臉色漸漸的紫裏發青青裏變白他是旗下人又是闊少出身是有點脾氣的手裏打的是麻雀牌心上想的却是他二人這一副牌齊巧是他做莊一個不留神發出一個中風底家拍了下來上家跟手發一張白板對面也拍出其時田小辮子正坐對面翠喜歪在他懷裏替他發牌一會勸田小辮子發這張牌田小辮子聽他說話發出來一張八萬底家一攤就出仔細看時原來是北風暗尅二三四萬一搭三張七萬一張八萬等張如今翠喜發出八萬底家數了數中風四副北風暗尅八副三張七萬四副八萬弔頭不算連着和下來十副頭已有二十六副一翻五十二兩翻一百零四萬字一色三翻二百零八烏額拉布做莊打的是五百塊洋錢一底的么二架莊家單輸這一副牌已經二百多塊烏額拉布輸到輸得起只因這張牌是翠喜發的再加以醋意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頓時拿牌往前一推漲紅了臉說道我們打牌四個人如今到多出一個人來了看了兩家的牌發給人家和原來你們是串通好了來做我一個的翠喜忙分辨道我又不曉得下家等的是八萬你莊家固然要輸田大人也要陪着你輸烏額拉布道自然要輸你可曉得你們田大人不是莊輸的總要比我少些翠喜道一個老爺不是做一個姑娘一個老爺甚麼

我的田大人你們諸位大人聽聽這話好笑不好笑田小辦子看見烏額拉布同翠喜倒蛋心上已經不願意他本是個草包毫無知識的人聽了翠喜的話便也發話道中正街的驢子誰有錢誰騎烏大人你不要這個樣子烏額拉布見田小辦子說出這樣的話來便也惱羞成怒伸手拿田小辦子甩胸一把那一隻手就想去拉他的辦子幸虧糖葫蘆眼睛快說道別的好拉他的辦子是拉不得的共總只賸了這兩根毛拉了去就要當和尚了烏額拉布果然放手說時遲那時快田小辦子也拉住烏額拉布的領口不放只聽得田小辦子罵烏額拉布亦罵田小辦子田鷄田小辦子說我做田鷄總比你當烏龜烏額拉布烏龜的好些當下你一句我一句兩人對罵的話記也記不清這日打牌的人共是兩桌大衆見他二人扭在一處只得一齊住手過來相勸其時外邊正下傾盆大雨天井裏雨聲嘩喇嘩喇鬧的說話都聽不清楚大家勸了半天無奈他二人總是揪着不放烏額拉布臉上又被田小辦子拿手指甲挖破了好兩處鮮然沒有出血早已一條條都發了紅了羊統領雖然是武官無奈平時酒色過度氣力是一點沒有的上前拉了半天絲毫拉不動二人又想倘或被他二人一個不留神誤碰一下子恐怕吃不住便自己度德量力退了下來後來好容易被孫大鬍子趙元常一干人將他倆勸住的烏額拉布坐定之後方覺得臉上火辣辣的發疼及至立起走到穿衣鏡跟前一看纔曉得被田小辦子挖傷了好幾處明天上不得衙門見不得客心上格外生氣一面告訴別人一面立起身來想找田小辦子報復其時田小辦子已被趙元常等拖到別的屋裏去坐烏額拉布見找他不到於是又跺着脚罵個不了羊統領道烏大哥臉上的傷可惜是田小辦子挖的倘或換在相好身上是相好拿他弄到這個樣兒烏大哥非但不罵他而且還要得意呢說的大家嗤的一笑其時天已不早外面雨勢雖小了些依舊淅淅瀝瀝下個不了羊統領便吩咐擺席正要叫人去請田趙二位大人只

見趙元常獨自一個進來說田小辮子不肯吃酒一個人溜回去了羊統領只好隨他於是大家入座商議着明天上院叫人替烏額拉布請了三天感冒假好在釣魚巷養傷席面上正說着話忽見外面走進四五個人來爲首的渾身拖泥帶水用一塊白手巾紮着頭手巾上還有許多鮮血走進門來一見統領便拍托一聲雙膝跪地口稱軍門救標下的命羊統領一見之下不覺大驚失色心上想剛纔他們打架的時候並不見有他在內怎麼他的頭會打破正在疑疑惑惑又聽那個人說道標下伺候軍門這多少年從來沒有誤過差事就是誤了差事軍門要責罰標下或打或罵標下都是願意的如今憑空裏添了個外國上司靠着洋勢他都打起人來這還了得標下是天朝人雖說都司不值錢也是皇上家的官怎麼好被鬼子打標下今年活到毛六十歲的人了以後這個臉往那裏擺總得求求軍門替標下作主說罷又碰了幾個頭跪着不起來羊統領還不明白他的說話便問你到底是做什麼的你說在我這裏當差怎麼我不認得你你好好一個人怎麼會叫外國人打總是你自己不好得罪了他了那人道標下在新軍左營當了十八年的差軍門有時出門或者回來標下跟着本營的營官接差送差軍門的面貌早已看熟的了平時沒有事標下又彀不上常到軍門跟前伺候你老人家軍門那裏會認得標下呢至於外國人那裏標下算得忍耐的了他說外國話標下也學着說外國話對答他並沒有說錯甚麼他搶過馬棒就是一頓現在頭上已打破了兩個大窟窿淌了半碗的血軍門不替標下作主標下換着這條老命不要一定同那鬼子拼一拼其時檯面上的人算孫大鬍子公事頂明白聽了那人的話沒頭沒腦心上氣悶得很急忙插嘴問道你到底是誰叫個甚麼名字怎麼會同外國人在一塊兒說明白了好叫你軍門大人替你作主羊統領聽到此亦被孫大鬍一言題醒幫着催他快說又見那個人回道標下叫龍占元是兩江儘先補用都司現在新軍左營當哨官五

天頭裏標下奉了營官的差遣同了本營的繙繹到下關迎接本營的洋教習那知一等等了五天連個影子都沒有偏偏今天下大雨標下以爲下雨那外國人總不會來的了正因等的不耐煩就跑到一個朋友家去躲雨那曉得正是下大雨的時候輪船正攏碼頭標下聽見輪船上放氣趕緊跑到躉船上去看只見外國人站在那裏生氣說天下雨把他行李弄潮了諸位大人想想看是天下雨濕了他的行李又不是人家弄潮他的標下因爲他是外國人制台大人尚且另眼看待標下算得甚麼東西當時就赶緊上前周旋他他一連問了幾句話標下又趕緊的答應他不料標下周旋他倒周旋壞了他咭咧呱啦說的是些甚麼話標下還一句不懂他已經動了氣拿起腿來朝着標下就是兩脚標下說有話好說你犯不着踢人他哼不聽見順手就把標卜手裏的馬棒搶了過去一連拿標下打了十幾下子以致把頭打破標下說的句句眞言諸位大人不相信現今繙譯同了標下同來他就是個見証說到這裏跟他來的人當中便有一個衣服穿的略爲齊全的走上來朝着羊統領打了一個千自稱他是營裏的繙譯一向少來替軍門請安今天是被龍占元龍都司拉了來替他做見証的羊統領見他打千也只把身子畧欠了一欠仍舊坐下問他道怎麼好端端的會叫洋教習打他洋教習說些甚麼他是甚麼回答的那繙繹便湊前一步道回統領的話龍都司實實在在被洋人打的可不輕頭都打破他說的話一字兒不假至於他爲了甚麼揑打却要怪他自己不會說話羊統領道是啊外國人斷乎不會憑空打他的總是他自己不好此時龍占元跪在地下聽見繙繹說他不是統領怪他不好直把他氣的臉紅筋脹昂着頭橛着嘴一個人賭咒羊統領也不理他便催繙繹快說繙繹回道千不是萬不是總是老天爺今天下雨的不是如果不下雨洋人的行李不會弄潮就沒有這場事了偏偏輪船偏偏攏碼頭偏偏下大雨那洋人的行李從輪船上搬到躉船上雖然一跨就過搬行李的

人又沒有拿傘不免弄潮了些洋人的牌氣亦實在難說話到了
蘆船上就跳着脚罵人等他罵過一會子沒有人在他跟前他也
只好罷手齊巧龍都司要去討好上去同他拉手周旋他那洋人
的脾氣是越扶越醉的不理他倒也罷了理了他他倒跳上架子
了龍都司同他拉手他不司他拉却把他的手一推瞪着眼睛打
着外國話問他你不會外國話不理他也就罷了偏偏這位龍總
爺又要充內行不曉得從那裏學會的別的話一句不會說單單
會說也司一句洋人打着外國話問他你可是來接我的不是龍
都司接了一聲亦司洋人又問既然派你來接我爲甚麼不早來
你可是偷懶不來龍都司又答應了一聲亦司洋人聽了他亦司
亦司心上愈覺不高興又問他道你不來接我如今天下雨你可
是有心要弄壞我的行李不是這時候我們懂得外國話都在旁
邊替他發急誰知他不慌不忙又答應了一聲亦司洋人可就不
答應了他手裏本來有根棍子的舉起棍子劈頭就打誰知用力
過猛棍子一碰就斷彼時洋人氣不過一面嘴裏罵他一面就伸
手把他手裏的馬棒奪了過來沒頭沒臉就是一頓等到頭已打
破他嘴裏還在那裏亦司亦司眞正把我們旁邊人氣昏了後來
好容易把洋人勸開等到雨下小些叫了馬車連人連行李一齊
替他送回家去我們這裏大家都怪龍都司說你同洋人說話怎
麼只管說亦司亦司一句如今爲這亦司上可就吃了苦了我們
說話他還不服說我們官場上向來是上頭吩咐話我們做下屬
的人總得是是是着着如今我拿待上司的規矩待他他還心
上不高興伸出手來打人眞正是豈有此理現在洋人已經回家
去了龍都司因爲攝了洋人的打而且頭亦打傷心上不甘特地
奔到軍門公館裏喊冤到了公館裏曉得軍門在這裡所以又趕
了來的羊統領聽完了一席話不禁緊鎖雙眉把頭搖了兩搖說
道我就曉得你門這些人不安本分專門替我惹亂子好端端的
外國人那裏你又去得罪他做什麼龍占元道標下怎敢得罪外

國人他打標下却是打得不在理羊統領道你要怎樣龍占元道求大人伸冤羊統領尚未答言畢竟孫大鬍子老奸巨猾忙替羊統領出主意道人已經被外國人打了你有甚麼法子想你去替他伸冤終究是我們自己人不好他不去躲雨輪船一到他就把外國人接了下來自然沒得話說如今是他自己誤了公事反說外國人不講情理這場官司就怕打到制台跟前非但打不贏而且還要弄出交涉重案我們現在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人已打了外國人不來問你的信總算有你的臉了如今反要生出是非來我看狠可不必一席話提醒了羊統領立刻把臉一沉朝着龍占元發落道本營營官派你去接洋教習沒有叫你去躲雨你偷着去躲雨以致外國人的行李沒人照應自然要弄潮的了這要怪你自己不好外國人打你是該應的以後當差使都像這樣的誤事還了得一面說一面回頭吩咐同來的繙繹叫他回去同營官說叫他另外派人這龍哨官我非但撤去他的差使而且還要重辦以爲妄言生事者戒繙繹聽了羊統領的吩咐只好答應着可把龍占元急死了跪在地下磕頭如擣蒜口稱軍門開恩標下以後不敢生事了如今也不求伸冤了羊統領道你們衆位請聽他到如今還說他自己冤枉不到黃河心不死我一定不能饒他明天我還要把外國人請了來叫他看着我發落龍占元一聽不妙又連忙磕頭連忙改口又求諸位大人可憐標下替標下好言一聲罷羊統領又問他冤枉不冤枉龍占元回稱不冤枉又問該打不該打回稱實在該打羊統領見他自己認了不是還不肯放他叫同來的譯譯把他帶回去交代給營官倘或三天之內外國人不來說話便罷倘有一言半語我是問他要人的龍占元至此方纔無話可辦又磕了一個頭起來含着眼淚抱頭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寫保摺筵前親起草
謀釐局枕畔代求差

南亭新著

却說羊統領雖然喝退了龍占元祇因他憑空多事得罪了洋教習深怕洋教習前來理論因此心上狠不自在又加以田小辮子同烏額拉布兩個人吃醋打架弄得合席大衆興致索然於是無精打彩草草吃完各自回去第二天羊統領特地把田小辮子請來先埋怨他不該到制台面前上條陳弄得制台不高興又怪他不該同烏某人翻臉過天我替你倆和和事不然天天同在一個官廳子上彼此見面不說話算個甚麼呢田小辮子畢竟是做過他的夥計吃過他的飯的聽了他的話心上雖然不服嘴裏不便說甚麼只好答應着又過了兩天羊統領見洋教習不來找他說甚麼於是纔把心上一塊石頭放下後來龍占元的本營營官又

寫保摺筵前親起草
謀釐局枕畔代求差

南亭新著

却說羊統領雖然喝退了龍占元祇因他憑空多事得罪了洋教習深怕洋教習前來理論因此心上狠不自在又加以田小辮子同烏額拉布兩個人吃醋打架弄得合席大衆興致索然於是無精打彩草草吃完各自回去第二天羊統領特地把田小辮子請來先埋怨他不該到制台面前上條陳弄得制台不高興又怪他不該同烏某人翻臉過天我替你倆和和事不然天天同在一個官廳子上彼此見面不說話算個甚麼呢田小辮子畢竟是做過他的夥計吃過他的飯的聽了他的話心上雖然不服嘴裏不便說甚麼只好答應着又過了兩天羊統領見洋教習不來找他說甚麼於是纔把心上一塊石頭放下後來龍占元的本營營官又

上來回過羊統領求統領免其看管並且不要撤他差使當時又被羊統領着實說了他許多不好看他本營營官面上暫免撤差只記大過三次以儆將來龍占元又親自上來叩謝羊統領吩咐他道現在的英文學堂滿街都是你既然有志學洋話爲甚麼不去拜一個先生好好的學上兩年一個月只消化上一兩塊洋錢的束修等到洋話學好了你也好去充當繙譯再不然到上海洋行裏做個康白度一年賺上幾千銀子可比在我這裏當哨官强得多哩要照現在的樣子只學得一言半語不零不落反招人家的笑話這是何苦來呢龍占元道回軍門的話標下從前總共讀過三個月的洋書通學堂裏只有標下天分高强一本潑辣買只賸得八頁沒有讀後來有了生意就不讀了過了兩年如今只有也司這一句話沒有忘記滿打算借此應酬應酬外國人不提防倒捱了一頓打這一下子可把標下打苦了到如今頭上還沒有好以後標下再不敢說洋話了倘若再學會兩句標下有幾個腦袋又是馬棒又是拳頭這不是性命相關嗎羊統領聽了點點頭道不會也罷了完完全全做個中國人總比那些做漢奸的好龍占元於是又答應了幾聲是然後退了出來這裏羊統領便想仍到釣魚巷相好家擺一檯酒以便好替烏田二人和事兩天頭裡寫了知單叫差官分頭去請所請的無非仍舊是前天打牌吃酒的幾個其中却添了兩位一位是趙大人號堯莊乃廣西人氏說是制台衙門的幕府還有人說制台凡遇要做摺子奏皇上都得同他商量制台自己不起稿都是他代筆合省的官員文自藩司以下武自提鎮以下都願意同他拉攏然而他面子上極其不肯同人家來往坐在那裡總不肯同人說話不曉得是架子大呢亦不曉得是關防嚴密的緣故望上去狠像有脾氣似的他的官雖是知府祇有道台以上的官請他吃飯他或者還肯賞光就是道台亦得要當紅差使的倘或是黑道台以及他同寅以下的官都不在他心上人家同他說話他只是仰着頭臉朝天眼睛望着別

處別人問三句回答一句有時候還冷笑一聲兒也不言語因此大衆都稱他爲趙大架子這回羊統領請他他曉得羊統領上頭的聲光極好而且廣有錢財愛交朋友所以請帖送去答應肯來又一個姓胡號筱峰行二也是捐的道台班子有人說他父親曾經當過長毛後來投降的官亦做倒鎭台胡筱峰一直在老人家手裏當少爺脾氣亦並非不好不過他的爲人一天到晚坐亦不是站亦不是人家要靜他偏要動說起話來沒頭沒腦到人家頂住問他他又說到別處去了知道他底細的人都叫他小長毛後來人家同他相處久了摸着他的脾氣又送他一個表號叫他爲胡二搗亂且說胡二搗亂這天因爲羊統領請他在釣魚巷吃花酒直把他樂的了不得頭天晚上就叫管家開箱子把衣服拿好其時是四月天氣因爲節氣早已經狠熱拿出來的衣服是春紗長衫單紗馬褂當天晚上忽下了兩點雨清晨起來微微覺得有點凉颼颼的他又叫管家替他拿夾紗袍子夾紗馬褂紮扮停當專等羊統領來催請羊統領請的是晚飯他忘記看帖子還當請的是早飯所以一早就把衣服穿好了等了一回不見來催又把他急的了不得動問管家羊統領請客可是今天不是不要你們記錯了管家回不錯是今天隔夜雖然下了幾點雨第二天仍舊狠好的太陽胡二搗亂在公館裏前院後院前廳後廳跑了十幾盪一來心上煩躁二來天氣畢竟熱跑得他頭上出汗夾紗袍子夾紗馬褂穿不住了於是又穿了件熟羅長衫單紗馬褂裏面又穿了件夾紗背心此時已有响午還不見羊統領來催又問管家倒底是甚麼時候當中有一個記得的回了聲請的是晚飯胡二搗亂罵了聲王八蛋爲什麼不早說於是仍在自己家裏吃中飯好容易捱到三點半鐘到這時候熟羅長衫也有些不合景了只得仍舊換了春紗長衫單紗馬褂剛要出門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於是仍舊回轉上房在抽屜裏翻了半天翻出一個鼻烟壺來說道街上驢馬糞把人熏的實在難受有了這個就不怕了等

到坐上轎子誰知鼻烟壺是空的又叫管家回家拿烟管家拿不到好容易自己下轎方纔找到走到半路上又想起未曾帶扇子不及回家去取幸虧街上有個扇子舖就下轎買了一把一回又想到早晚天氣是凉的晚上回去要添衣服於是又吩咐管家回家去把小夾襖拿了來預備晚上好穿如此者往返躭擱及至到釣魚巷已經有五點多鐘了幸虧止到得一個主人其餘之客一個未到胡二搗亂到處搗亂人家同他沒有甚麼談頭的同羊統領見面之後略爲寒喧了兩句便也無話可說羊統領自去躺下吃烟胡二搗亂便趁空找着姑娘搗亂也不顧羊統領吃醋只是搗亂他的搗亂了半天恨的那些姑娘們都罵他爲斷命胡二胡二搗亂只得嘻着嘴笑後來端上點心來請他吃點心方纔住手又歇了一回請的客人絡絡續續的來了羊統領見田小辮子烏額拉布二人到了便拉了他倆的手說了許多的話又給他二人一家作了兩個揖說你二位千萬不要鬧了大家都是好朋友獨有你二位見面不說話好像有心病似的叫人家瞧着算什麼呢其時田小辮子頗有願和之意無奈烏額拉布因爲臉上挖的傷還沒有好一定不肯講和禁不起羊統領再三朝着他打拱作揖後來又請了一個安旁觀那些客人亦幫着着實說烏額拉布方纔氣平大家都派田小辮子不是羊統領叫他替烏大人送了一碗茶兩個人又彼此作了一個揖各道歉意方纔了事其時已有七點半鐘了羊統領數了數所請的人却已到齊只有制台幕府趙堯莊趙大架子沒有到後來想叫差官去請又怕他正陪着制台說話恐有不便只好靜等誰知一直等到九點鐘纔見他來他是制台衙門裏的閣幕人人都要巴結他的大概的人他不過略爲把手拱了一拱便一手拉了余盡臣到烟舖上說話連主人都不在眼睛裏後來擺好席面主人就來讓坐他方同主人謙了一謙主人手執酒壺又等了好半天一直等他把話講完方纔起身入座主人連忙敬他第一位他又讓了一句道還有別位沒有余

蓋臣道這裏並沒有第二個人僭你堯翁的趙大架子也不答言昂然據首座而坐其餘的人亦就依次入座通檯面上只有余蓋臣當的差使頂闊而且錢亦狠多新近制台又委了他學堂總辦琑琑題起某人狠能辦事余蓋臣便趁這個機會託人關說求大帥賞他一個明保送部引見制台雖然應允但是摺子尚未上去余蓋臣又打聽得制台凡有摺奏都是這趙大架子拿權因此余蓋臣就極意的拉攏他趙大架子的架子雖大等到見了錢架子亦就會小的當初也不曉得余蓋臣私底下餽送他若干弄得這趙大架子竟同余蓋臣非常知己這時候到了檯面上趙大架子還只是同余蓋臣扳談下來再同主人對答兩句餘下的人他既不屑理人人家亦不敢仰攀他同他說話在釣魚巷吃酒是要叫局的趙大架子恐怕有碍關防一定不肯破例主人只得隨他其他賓主每人祇叫得一個亦爲着趙大架子在座怕他說話的緣故因此這一席酒人雖不少頗覺冷清得狠趙大架子吃了兩樣菜仍舊離座躺在坑上吃烟余蓋臣是同他有密切關係的便亦離座相陪後來主人讓他歸位吃菜他始終未再入席搖搖頭對余蓋臣說這般人兄弟同他們談不來的余蓋臣得了這個風聲便偷偷的關照過主人叫他們只管吃不要等了趙大架子吃烟自己不會裝余蓋臣雖然不吃烟打烟倒是在行的當下幸虧他替趙大架子連打了十幾口吃得滿屋之中烟霧騰騰霎時菜已上齊主人又過來請吃稀飯趙大架子又搖頭說心上怪膩的慌不能吃了余蓋臣也陪着不吃主人深抱不安席散之後又走過來道歉又說另外替趙大人余大人留了飯趙大架子回稱謝謝說完這句立起身來想要穿了馬褂就走余蓋臣曉得他不願久留便讓他同到自己相好王小五子那裏去坐趙大架子點頭應允兩人一同出門其時主人早已穿好了馬褂候着送了一時別過主人同到王小五子屋裏王小五子接着自然另有一副塲面余蓋臣立刻脫去馬褂橫了下來又趕着替趙大架子打烟王小

五子趕過來替他代打余蓋臣還不要一連等趙大架子又抽過七八口漸漸的有了精神兩手抱着水烟袋坐在坑沿上想要吃烟余蓋臣忙叫王小五子過來替他裝烟此時余蓋臣一見房內無人便把身子湊前一步想要同趙大架子說話趙大架子忽然先問道蓋翁托你安置的兩個人怎麼樣了余蓋臣道兄弟早同藩台說過一有調動就委他兩人前去趙大架子道還要等幾個月余蓋臣道現在正在這裡替他倆對付着看有兩處就在這幾天裏頭期滿不過幾天就要委他們的那裏用着幾個月你老先生委的事豈有儘着躭閣的道理余蓋臣這時候本來想請趙大架子過來商量自己事情的不料趙大架子先同他說安置人的話自己的事倒弄得一時不好開口只得權時隱忍着仍舊竭力的敷衍又叫王小五子備了稀飯留趙大架子吃趙大架子推頭有公事還要到衙門裏去余蓋臣不好挽留自己的事始終未曾能彀向他開口臨臨出來上轎便邀他明天晚上到這裏吃晚飯

趙大架子道看罷咧如果沒有公事准來趙大架子去後余蓋臣當夜便住在王小五子家王小五子見余蓋臣很巴結趙大架子就問趙大架子的履歷余蓋臣便告訴他說趙大人是制台衙門的師爺見了制台是並起並坐的道南京城裏沒有再闊過他的王小五子便問余大人你當的甚麼差使一年有多少錢進欵余蓋臣便說自己當的是通省牙釐局總辦所有那些外府州縣大小鎮市上的釐局都是歸我管的這些局裏的委員老爺我要用就用我不要用就換掉他們不敢不依我的王小五子道他們那些官都歸你管你的官有多們大余蓋臣道我的官是道台所以纔能夠當這牙釐局總辦王小五子鼻子裏嗤的一笑道道台是什麼東西就這們闊說到這裏又自言自語道呌原來如此忽然又問道余大人我問你我聽說現在的官拿錢都好買得來的你這個官從前化過幾個錢余蓋臣起初聽他罵道台什麼東西心上老大不高興後來又見他問自己的官從前化過幾個錢便正

言厲色道我是正途兩榜出身是用不着化錢的化錢的另是一起人名字叫捐班我們是瞧他不起的王小五子道余大人官好捐你們的差事想亦是捐來的了余蓋臣道呀呀呸差事那裡好捐私下化了錢買差使的固然亦有然而我得這個差使是本事換來的一個錢沒有化就是人家在我手裏當差使我也是一文不要的那是再要公正沒有王小五子道照此說來你余大人是一個錢不要的了余蓋臣道這個自然王小五子道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前個月裏有天春大人請你吃酒我看見他當面送給你一張銀票說是六千兩銀子春大人還再三的替你請安求你把個什麼釐局給他不是你接了他的銀票滿口答應他的嗎不到十天果然有人說起春大人升了釐局總辦上任去了余蓋臣委的了銀子是他該我的如今他還我並不是化了錢買差使的見王小五子揭出他的短處只得支吾其詞道他的差使本來要這種話你以後少說王小五子道照這樣說起來沒有銀子的人也可以得差使了余蓋臣不得老實對你說只要上頭有照應或者有人囑托看朋友面上亦總要委他差使的王小五子道原來派差使也要看交情的余大人我倆的交情怎麼樣我要薦個人給你你得好好的派他一椿事情余蓋臣當他說笑話並不在意只答應了一聲道這個自然你薦給我的人我總拿頭一分的好差使給他王小五子嘿嘿無語的歇了半晌起身收拾安寢一宵易過又是天明到了次日余蓋臣帖記着自己的事情上院下來隨又寫信給趙大架子約他今天晚上同到王小五子家吃酒趙大架子回說公事忙不得脫身等到事完出衙門八點鐘在自己相好貴寶那裏吃晚飯可以面談一切余蓋臣只得遵命纔打七點鐘便餓着肚皮先趕到貴寶房間裏伺候一等等到九點鐘趙大架子纔從衙門裏出來余蓋臣接着賽如捧鳳似的把他迎了進來一進門先抽烟堂子裏曉得他的脾氣的早已替他預備下打好的烟二十多口一齊都打好在烟扦子上賽如排

鎗一樣一排排的都放在煙盤裏只等趙大架子一到便有三四根鎗兩三個人替他輪流上煙對火門此時趙大架子來不及同余蓋臣說話只見他躺在炕上呼呼的換性命的只管抽個不了有時貴寶來不及余蓋臣還着替他對火足足抽了一點鐘其時已有十點鐘了趙大架子要吃飯飯菜是早已預備下的當下只有他同余蓋臣兩個人對面吃貴寶打橫伺候上菜添飯趙大架子還生氣說道陪我吃頓飯有什麼要緊的就這樣的不好意思起來你們當窯姐的人只怕不好意思的事情儘多著哩說罷便把面孔板起做出一副生氣的樣子余蓋臣搭訕着替他們解和等到把飯吃完趙大架子一面漱口余蓋臣又順手點了一根紙吹給他慢慢的談了幾句公事然後趁勢問他這兩天大帥背後於兄弟有甚麼話說趙大架子道不是蓋翁題起兄弟早在這裏打算主意了無奈兄弟公事實在忙一天到晚竟其沒有動筆的時候余蓋臣忙問甚麼事一定要堯翁親自動筆趙大架子道就是蓋翁得明保的那句話了余蓋臣一聽明保二字正是他心上最爲關切之事不禁眉飛色舞仔細一想又怕趙大架子拿他看輕立刻又做出一副謹愼小心的樣子柔聲下氣的說道這都是大憲的恩典堯翁的栽培趙大架子道豈敢不過制軍既有這個意思我們做朋友的人那裏不替朋友幫句忙說也好笑前幾天是兄弟催制軍這兩天反了過來倒是他催兄弟余蓋臣道催甚麼趙大架子道起先是制軍雖然有了保舉蓋翁的意思一直沒有定規是兄弟天天追着他問同他說道像余某人這樣人眞要算得江南第一個出色人員大帥既有恩典給他摺子可以早些進去將來朝廷或者有什麼恩典也好叫他及早自効制軍聽了兄弟的話果然答應了就立逼着兄弟替他起稿子這兩天兄弟一來因爲事情忙沒有工夫動筆二來怎麼保舉法子下個什麼考語也得商量商量余蓋臣道正爲這件事兄弟要過來求教承堯翁的吹噓又承堯翁替兄弟

上勁眞正感激得狠但是還望你堯翁成全到底考語下得體面些那就是感之不盡說罷特地離位深深一揖又說得一句道全仗大力趙大架子兩手捧着水烟袋趕忙拱手還禮却一面說道自家兄弟說那裏話來今天既是蓋翁題起我們都是自己人蓋翁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兄弟無不遵辦照樣寫了上去制軍看了也不好挑剔什麼余蓋臣道這是堯翁的格外成全兄弟何敢妄參末議而且又是自己的事天下斷無自稱自讚的道理只得仍請堯翁先生主裁趙大架子聽了他這一路恭惟心上着實高興原想立刻就替他起稿可以賣弄他的權力無奈吃過了飯沒有過癮霎時烟癮上來坐立不安十分難過便道你我不是外人你來我念你寫寫了出來彼此商議其時余蓋臣還不肯寫後來又被趙大架子再三的相催說你我自家人有什麼怕人的不是說句大話現在南京城裏除了你我餘人都不在我眼裏我念你寫這不同我寫的一樣嗎其實是余蓋臣心上已不得這個摺子自己塌力的恭惟自己今見趙大架子再讓他自己寫遂也不便過於推辭便向貴寶要了一副筆硯一張紙讓趙大架子炕上吃烟他却自己坐在桌子邊起稿嫌掛的保險燈不亮又叫人特地點了一支洋燭貴寶曉得他要寫字忙着過來替他磨墨余蓋臣不要叫他到炕上替趙大架子裝烟貴寶去後余蓋臣便提筆在手拿眼瞧着趙大架子看他說甚麼好依着他寫足足等了七八袋大烟的時候約摸趙大架子煙癮已過得一半隨見趙大架子一碌碌從炕上爬起却先歪着身子提起茶壺就着茶壺嘴抽了兩口方纔坐起來說道兄弟的意思摺子上沒有多少話說還是夾片罷余蓋臣道似乎摺子鄭重些叫上頭看得起些趙大架子道這倒不在乎橫豎保了上去上頭沒有不准的總還你一個着照所請依兄弟看來其實是一樣的余蓋臣見他如此說也不敢過於計較只得跟着便說道既然如此就是夾片亦好趙大架子見余蓋臣鑿筆在手只是不寫便道你寫啊余蓋臣道等堯翁念

了好寫趙大架子笑道蓋翁的大才還有什麼不曉得的你別同我客氣你儘管寫罷寫出來一定合式的我要過癮你費點心罷說完仍舊躺下呼呼抽他的煙去了余蓋臣至此面子上只得勉强着自己起稿心上却是十二分高興嘴裏却不住的說道姑且等兄弟擬了出來再呈政此時趙大架子只顧抽煙一聲不響幸喜余蓋臣是正途出身又在江南歷練了這幾多年公事文理也還辦得來於是提筆在手想了想一口氣便寫了好幾行後來填到自己的考語心上想還是空着十六個字的地步等趙某人去填既而一想又怕趙某人填的字眼不能如意不如自己寫好了同他去斟酌他同我這樣交情諒來不致改我的主意打定又斟酌了半天結結實實自己下了十六個字的考語後頭帶着敘他辦釐金辦學堂如何成效說得天花亂墜又足足的寫了幾行一筆寫完便自己離位拿着底子踱到煙炕前請趙大架子過目趙大架子接在手中就在煙燈上看了一回一聲不言語又心上盤算了一回余蓋臣忍耐不住急忙問他道堯翁看了還好用不好用兄弟於這上頭不在行總求堯翁的指教趙大架子道格式倒還不錯就是考語還得余蓋臣不等他說完接嘴問道考語怎麼樣趙大架子道若照蓋翁的大才這幾句考語着實當之無愧不過寫到摺子上語氣似乎總還要軟些叫上頭看着也受用如果說的過於好了一來不像上司考核下屬的口氣二來也不像摺子上的話頭兄弟妄談蓋翁高見以爲何如說罷仍把底稿遞在余蓋臣手裏余蓋臣一聽他話不禁面孔漲得緋紅半天說不出話來楞了一回仍舊挨到桌子跟前坐下提起筆來想改誰知改來改去不是怕趙大架子說話就是自己嫌不好捱了半天仍舊未曾改定只得老着臉皮朝趙大架子說道這個考語還是請你堯翁代擬了罷不是撐船手休來弄竹竿兄弟實實在在有點來不得了趙大架子道我們知己之談這考語雖只有幾個字輕了也不好重了也不好我兄弟擬了出來還得送制軍閱過一晌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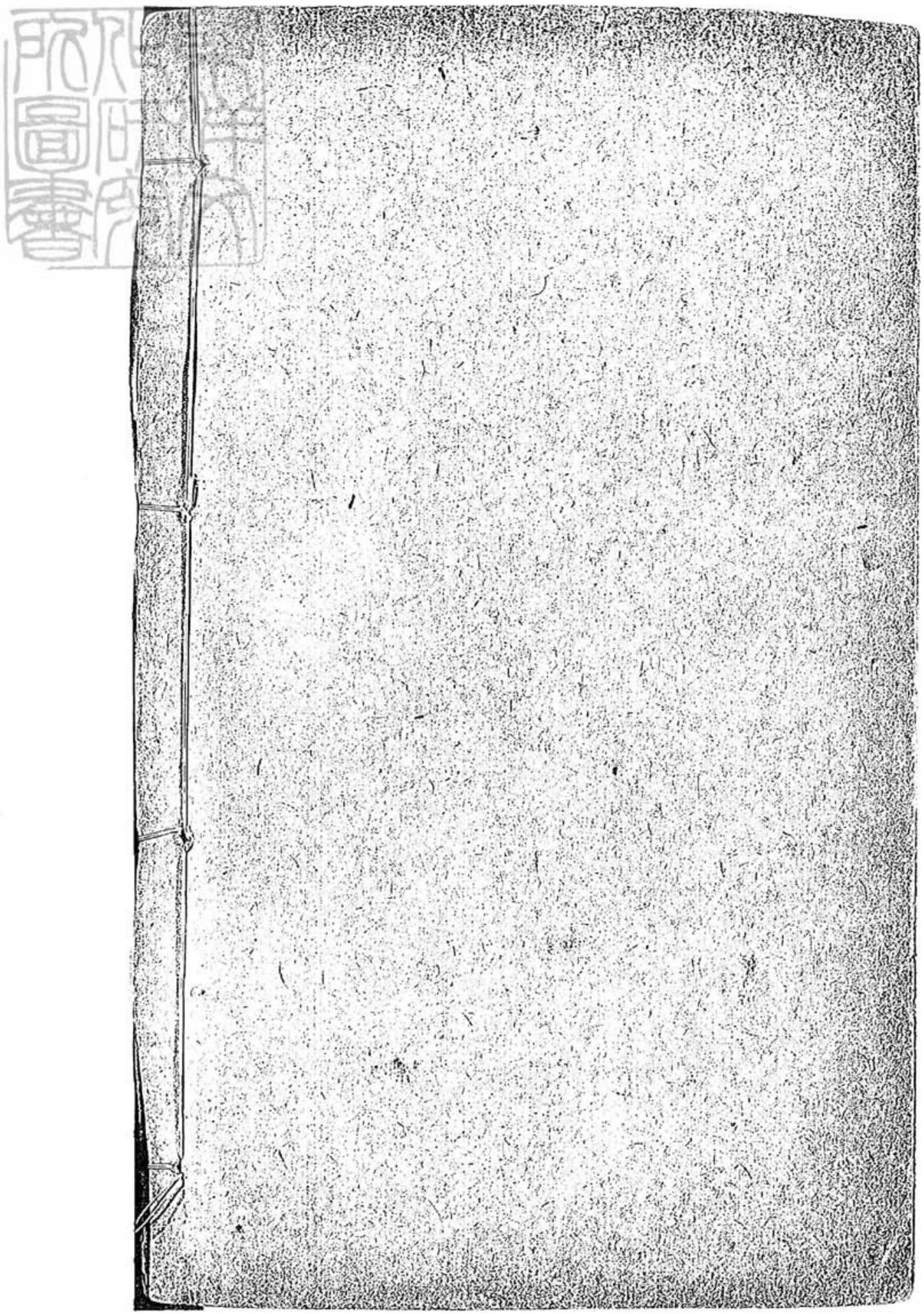
軍却沒有改過兄弟的筆墨如今倘若未能弄好被他改上一兩句兄弟却坍檯不下所以要替你蓋翁斟酌盡善就是這個緣故蓋翁自己人我兄弟不妨直說余蓋臣聽了愈爲感激當下便親自蘸飽了筆送到炕床邊請趙大架子動手趙大架子道這個兄弟也得思量思量看於是亦不接他的筆仍把身體橫了下來一聲不言語一口氣又吃了五六口烟吃完了烟趿着鞋皮走下炕來把原稿略爲改換了幾句却把十六個字的考語統通換掉余蓋臣看了似乎覺得還不能滿意但是恐怕趙大架子動氣只得連稱好極好極趙大架子改好之後便往衣裳袋中一塞因爲堂子裏的烟吃的不爽快要回到公館裏過引余蓋臣只得穿了馬褂陪着一同出門臨時上轎余蓋臣又打了一拱說了許多感激的話又道大帥前深荷一力成全明天過來叩謝說完兩人分手余蓋臣仍往王小五子家而來其時已有夜半十二點鐘余蓋臣尚未走進王小五子家的大門黑影裏望見有個人先從他家裏出來燈光之下雖不十分明白然而神氣還看得出狠像是個熟人似的後來彼此又擦肩而過這人沒有看見余蓋臣余蓋臣却看清這人原來是認得的但是官職比他差了幾級大人卑職名分攸關余蓋臣怕他看出不好意思連忙拿頭別了過去等到這人去遠方一步步踱進了大門霎時走到王小五子房中他倆本是老相好又兼余蓋臣明保到手心上便也十分高興見面之後說不盡那副肉麻的情形兩個人鬼混了一陣王小五子忽然想起昨夜的話來連忙說道余大人我托你一樁事情你可得答應我余蓋臣道好答應的我自然答應王小五子道你別同我調脾好答應也要你答應不好答應了我纔說余蓋臣道到底甚麼事要我答應王小五子道不是你昨兒說的在你手下當差的人統通不用錢買只要上頭有面子或者是朋友相好的交情薦來的都可以派得這個話可有沒有余蓋臣道自然派差使一個錢不要但是面子也得看什麼面子就是相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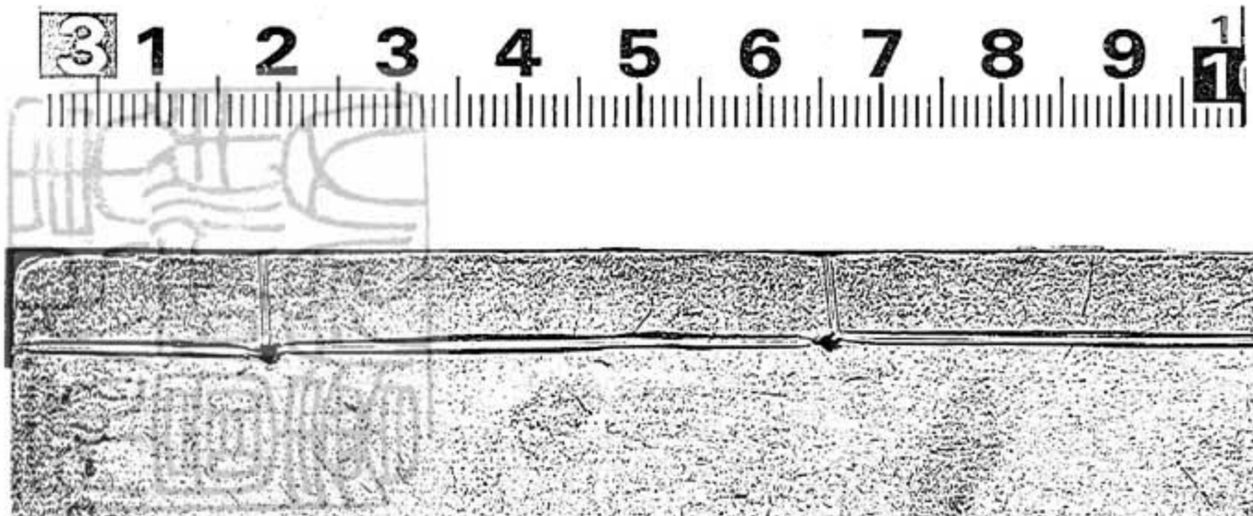
也要看什麼相好不能執一而論的王小五子道我不同你說這些你但看我倆的交情怎麼樣余蓋臣道用不着題到我倆的交情難道你有什麼人薦給我不成我倆交情雖厚你要薦人我却不收王小五子見他說不收登時把臉一沉拿頭睡在余蓋臣的懷裏却拿兩隻紛嫩雪白的手抱住余蓋臣的黑油津津的胖臉撒嬌撒痴的說道你不答應我我定見不成功此時余蓋臣穿了一件簇新的外國緞夾袍子被王小五子拿頭在他懷裏膩了兩膩登時縐了一大片余蓋臣向來是客嗇慣的見了肉痛爲的是相好面上有些說不出口只好往肚皮裡嚥兩個人揪了半天畢竟余蓋臣可惜那件衣服連連說道有話起來說不要這個樣子被別人看了要笑話的王小五子又把臉一板道誰不曉得我是余大人的相好將來我還要嫁你哩我嫁了你我便是釐金局總辦的太太誰敢不巴結我誰敢來笑我余蓋臣又只得順着他說道不錯你嫁了我就是我的太太我有了你這位好太太從此以後釣魚巷也不來了王小五子又把眼一吵道這些話誰相信你誰不曉得余大人的相好多這些話快別同我客氣倒是我托你的事情怎麼樣說話間余蓋臣接連打了幾個呵欠伸手摸出夾金表來一看短針已過一點長針却指在六點鐘上余蓋臣道啊唷不早了我們快睡罷明天還要早起上院哩一面說一面自己寬去衣服躺在床上去了王小五子道你不答應我不許你睡覺於是也不及卸裝趕到床上同他纏個不了余蓋臣被他鬧急了便道你先把人頭說給我等我好替你對付着看王小五子見他已有允意便不同他吵了和衣歪着拿頭靠在枕頭上低聲說道我說的不是別人你們同在一處做官還有什麼不認得的余蓋臣道倒底是誰王小五子道說是候補同知黃大老爺他托我的余蓋臣道姓黃的天底下多得很沒頭沒腦叫我去找那一個王小五子道眞個我記性不好他有個條子在這裏說着便伸手從衣裳小襟袋裏把個名條摸了出來跟手又叫房間裏奶奶點

了一支洋燭余蓋臣瞪眼朦朧的拿起名條靠近燭光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知府用試用同知黃在新叩求憲恩賞委釐捐差事兩行小字余蓋臣不看則已看了之時不覺心上畢拍一跳半天不言語王小五子忙問看清楚了沒有這人可是認得的余蓋臣還不響又停了一大會方問得一句道這人是幾時來嫖你起的這條子可是方纔給你的王小五子見問也不由得臉上一紅楞了半天回答不出話來列位看官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方纔余蓋臣在王小五子大門口碰見的那個人就是黃在新這黃在新雖是江南的官同余蓋臣比起來一個道台一個同知兩以官堦不同不在一個官廳子上余蓋臣如何偏會認識他只因這黃在新最會鑽營凡有紅點的道台他沒有一個不巴結因此都同他認得他此時身上雖有幾個差使無奈薪水不多無濟於事因見余蓋臣正當釐金局的老總便想謀個釐局差事托了幾個人遞了幾張條子余蓋臣尚未給他下落他心上着急幸喜他平日也常到釣魚巷走走與余蓋臣有同靴之誼王小五子見他臉蛋兒長得標緻便同他十分要好余蓋臣反退後一步黃在新在王小五子家走動余蓋臣却一字兒不知余蓋臣在王小五子玩耍黃在新却盡知底裡即此一端已可見王小五子待他二人的厚薄此時余蓋臣看了名條想起剛纔齊巧碰見他在這裏出去不免心上一動又接着問王小五子的話王小五子又對答不出自然格外疑心疑心過重便是吃醋的根苗此時余蓋臣看了王小五子的情形心上早已懂得八九接連哼哼冷笑兩聲說道他的條子沒有人替他遞了居然會想着了你托你替他求差使他這人眞會鑽倒是你倆是幾時認識起來的你却同他如此關切王小五子見余蓋臣生了疑心畢竟他自己賊人胆虛亦不敢撒嬌撒痴立刻拿兩隻手扳着余蓋臣的腦袋同他臉對臉的笑着說道這裏頭有個講究你不曉得等我來告訴你我是江西人七歲上就賣在撞子班裏學唱戲等到十五歲上纔到的南京這黃大老爺

他也是江西人同我是嫡親同鄉他是我自己家裏的人有什麼不認得的我替他求差使也無非照應同鄉的意思有什麼動疑的余蓋臣連連搖頭道算了罷你們江西人我也請教過的了做官的讀書的於這鄉誼上狠有限不信你一個做窯姐的倒比他們做官的讀書的有義氣這話不要來騙我況且你七歲上就賣在檔子班裏東飄西蕩這姓黃的果然是你的同鄉你也不會認得他的這話越說越不對倒是你倆有了多少時候的交情你老實對我說罷他不同你有交情你爲甚麼要替他求差使呢我曉得我們化了錢無非做個大寃桶替人家墊腰如今竟其公然替恩客說人情求差使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被你們弄着玩此時余蓋臣越說越氣也不睡覺了一碰碌從床上坐起吩咐叫轎夫打轎子又自己立誓道從今以後再不到這裡來了倘若以後再到這裡你們看我左腳邁到這屋裡來你們拿刀砍我的左腳右腳邁到這屋裏來你們拿刀砍我的右腳一面說一面捲捲袖子直把兩個袖子捲到手灣子上頭兩隻眼睛睜的像銅鈴似的又拿兩隻手去盤辮子辮子盤好人家總以爲他這個樣子一定要打人了誰知並不打人却又着兩個拳頭坐在床沿上生氣再說王小五子起先聽見余蓋臣拿他數落不禁臉上一陣陣的紅上來心頭止不住必必的跳後來又見他爬起連忙和着身子去按捺他無奈氣力太小當不住余蓋臣的蠻力按了半天按他不下只得隨他起來後來見他盤好辮子並不打人方纔把心放下連忙和顏悅色的自己分辯道同鄉有甚麼好假冒的天生同鄉是同鄉我不能拿他當外人看待至於問我如何認得他蘇州來的洪大人清江來的陸大人每逢吃酒都有他在座慢慢的我就認得了他怎麼沒有交情我就不作興認得他的余蓋臣也不理他只是坐在牀沿上生氣鬧得大了連着房間裏的奶奶都上來勸和余蓋臣只是不言語一迸迸到五更鷄叫之後天色微微的有點亮了余蓋臣也不等轎子了要了長衣裳紮

扮停當一直逕去王小五子抵死留他不住只得聽其自然余盡臣走到街上尚是冷冷清清的一無所有此時心上又氣又悶不知不覺忘記了東南西北又走錯了一大段後來好容易雇了一部東洋車子纔把他拉到公館打門進去一路罵轎夫罵跟班的罵老媽罵了頭一直罵進了上房驚動了上下人等曉得大人在外頭住夜回來於是重新打洗臉水拿漱口水茂生肥皂引見廣子又叫廚子做點心眞正忙個不了齊巧這日是轅期照例上院點心未曾吃完轎子已經伺候好等到走到院上已有靠九點鐘了余盡臣還是氣吁吁的頭一個會見了孫大鬍子便把黃在新托王小五子求差使的話統通告訴他又說黃在新的品行太覺不堪甚麼人不好託單單會託到婊子眞正笑話孫大鬍子笑道這也難怪他實在是你盡翁同王小五子的交情非他可比朋友說的話不及貴相知說的盡所以黃某人纔走的這條路出來做官爲的是賺錢只要有錢賺也顧不得這些了余盡臣聽了孫大鬍子笑落他的話不由的把臉一紅拿話分辯道我們遊窰子也不過行雲流水罷了算得什麼交情孫大鬍子忙接嘴道又行雲又流水還算不得交情不曉得要弄到什麼分上纔算得交情呢余盡臣發急道人家同你說正經話你偏拿人來取笑眞正豈有此理老實對你講罷余盡臣同黃某人都是江西人他替他求差使乃是照應同鄉的意思孫大鬍子道一個當妓女的居然肯照應同鄉賢於士大夫遠矣盡翁你應該立刻委他一個上等的釐差一來顧全貴相好的面子二來也可以勉勵勉勵那般不顧鄉情的士大夫你們衆位聽聽我兄弟說的可是不是此時官廳子上的人已經來得不少了天天在一起的幾個熟人聽了他言都說應得如此無奈余盡臣決計不答應一定還要回制台撤去他的差使拿他參辦以爲卑鄙無恥巧於鑽營者戒當時又被孫大鬍子指駁了一句余盡臣方始頓口無言欲知孫大鬍子說的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文紅堂
小說
1337

查帳員奉札謁銀行
借名頭欽錢開書局

話說孫大鬍子聽見余蓋臣一定要票揭黃在新托妓謀差的事一再勸他都不肯聽孫大鬍子哼哼冷笑道他託妓謀差雖然是他的壞處然而你做監司大員的人你不到窰子裏去怎麼會曉得他託妓謀差呢這樁事還怪你不是余蓋臣被他這一駁頓時閉口無言歇了半天纔勉强說道我們嫖婊子不過是好玩罷了他鑽營差使竟走婊子的門路這品行上總說不過去我就是不到上頭去說他壞話這種人要在我手裏得意叫他一輩子不用想了說完面子上雖把此事丟開後來又着實到王小五子家發了幾回脾氣經王小五子千賠不是萬賠不是後來又把這話通知了黃在新赫的黃在新有許多時不敢公然到釣魚巷王小五

南亭新著

上院沒有傳見其實上司見不見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倒說那時候臉上總覺得擱不下去從官廳子上走出去上轎賽如對了跟班轎夫都像沒有臉見他們似的此時得差得缺的心還沒有心上總想我連上司都見不着我還出來做什麼官呢到了第二次上院還沒有見因爲別人見不着的很多並不光我一個那時心上便坦然了許多見了轎夫跟班也不難爲情了以至頂到如今偏偏碰着這位制軍是不輕容易見客的他見也好不見也好便也漠然無動於中了我還記得從前沒有得事的時候只指望能夠得一個長差使便已心滿意足了實因江南道台太多得缺本非易事誰料後來接二連三的竟其弄了好幾個長差使在身上一天到晚忙個不了此時不以爲樂反以爲苦屢次三番想辭掉兩個無奈上頭一定不放現在憑空的又得了這個明保索性不叫我過安安穩穩的日子拿我送部引見想是我命裏注定的今年流年犯了驛馬星所以要叫我出這一盪遠門衆人道能

子家住夜余蓋臣拿不到破綻方纔罷手又過了兩月余蓋臣的保摺批了回來所保送部引見業已奉旨允准等到奉到飭知立刻上院叩謝接着便是同寅前來道喜下僚紛紛稟賀余蓋臣少不得置辦酒席請這班同寅同寅當中多半都是好玩的家裏請酒不算數一定要在釣魚巷擺酒請他們余蓋臣也樂得借花獻佛一來趁他們的心願二來又應酬了相好同吃酒都推趙大架子爲首座趙大架便亦居之不疑接連又是你一檯我一檯替他賀喜如此者輪流吃過足足有半個多月光景眞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余蓋臣便想請咨人都引見制台答應所有他的差事一齊都委了別人暫行代管爲他不久就要回來的一連幾天白天忙着料理交代晚上又有一班相好輪流擺酒替他餞行有天夜裏正在釣魚巷吃的有點醉醺醺了他忽然發議論道回想兄弟纔到省頭一天的光景再想不到今日是這個樣子我還記得我到省頭一天其時正是黃制軍第二次到江南來我頭一天

者多勞像你藎翁的這樣大才怎麼上頭肯放你呢至於這回明保乃是放缺的先聲光當當差使也顯不出藎翁大才所以制軍一定要有此一舉從此簡在帝心陳臬開藩都是意中之事放個把實缺小焉者也算不得什麼余藎臣道承諸位老哥厚愛放個把缺做做兄弟也無庸多讓至於將來還有甚麼好處兄弟却不敢妄想說罷那副得意揚揚之色早流露於不自知了當時席散又過了兩天上院稟辭剛剛走到院上齊巧昨日制台接到軍機大臣上的字寄說是一連有三個都老爺奏參江南吏治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幾個官甚麼孫大鬍子田小辮子烏額拉布余藎臣還有督幕趙大架子統領羊紫辰等一千人統通在內其中所參的劣迹以余藎臣趙大架子頂利害說余藎臣總辦釐金非但出賣釐差並且以剔除中飽爲名私向屬員需素陋規等到屬員和盤托出他又並不將此欵歸入公家一律飽其私橐某人餽送若干某局繳進若干那位參他的都老爺查的清清楚楚摺子上都

聲敘明白還說他出賣釐差並不在南京過付上海有一爿錢莊內中有他一個把弟攬手專門替他經手人家要送他銀子只要送到這爿錢莊上由他把弟出封信給他或者打個電報南京這邊馬上就把差使委了出來眞正是再要靈驗沒有摺子上又說他所有賺來的銀子足有五十多萬兩狠在上海置買了些地皮產業剩下的一齊存在一爿銀行裏至於寥趙大架子頂重的頭一欵是說他霸持招搖甚至某月某日收某人賄賂若干亦查的明明白白又說兩江總督保舉道員余某一摺係趙某及余某在秦淮河妓女貴寶房中擬定摺稿摺子後頭歸結到兩江總督身上說他年老多病昏瞶糊塗日惟以扶鸞求仙爲事置吏治民生於不顧此外孫大鬍子田小辮子烏額拉布羊紫辰不過都是帶筆在初入仕途的人見了難免擔驚受怕至於歷練慣的人却也毫不在意閒話休題言歸正傳且說這日余藎臣剛把手本遞了上去制台一見是他雖說是自己保舉的人究竟事關欽派查辦

之案便也不敢迴護忙叫巡捕官傳話給他叫他不必動身在省候信巡捕出來說完這句各自走開也不說制台請見也不說制台道乏余盡臣摸不着頭腦在官廳子上呆了半天有些不知底裏的人還過來敷衍他問他幾時榮行他也只好含含糊糊的回答後來坐了一回看見各位司道上去又見各位司道下來其時藩台糧道都已得信見了制台出來朝着他都淡淡的似招呼不招呼的各自上轎而去他甚爲沒趣也只好搭訕着出來這時候他的差使都已交付別人替代他已無公事可辦院上下來一直逕回公館一天未曾出門却也無人前來拜他頭天晚上趙大架子還面約今日下午在貴賓房中擺酒送行誰知等到天黑還不見來催請自己却又爲了早晨之事好生委決不下派了師爺管家出去打聽獨自無精打彩的在家靜等誰知等到起更一個管家從院上回來稟報說趙大架子趙大人不知爲了什麼事情行李鋪蓋統通從院上搬了出來後來小的又打聽到孫大人門口纔曉得京城裏有幾位都老爺說了閑話連制台都落了不是總算仍舊派了制台查辦還算給還他的面子余盡臣急忙問道這位都老爺是誰但不知有幾個人參在裡頭孫大人在內不在內管家道聽說雖然在內並不十二分要緊趙大人參的卻狠不輕余盡臣又急忙說道我呢家人不言語余盡臣連連搔頭連連跺脚道完了完了怪不得趙大人他說今兒請我吃飯的原來他自己遭了事所以沒有來催請但是我自己被參爲的是那一件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怎麼好呢一回又想到自己平時所作所爲簡直沒有一件妥當的一霎時萬慮千愁坐立不定正躊躇間派出去打聽消息的一位師爺也從外面回來了手裏還抄了制台新出的一張諭帖余盡臣見面就問打聽的事怎麼樣了那位師爺有心在東家面前討好不肯直談只聽他吞吞吐吐的說道聽說京城裏有什麼消息大約在省城候補的通統在內這一定是都老爺想好處我們不要理他觀察這樣的憲眷還怕什

麼呢余蘁臣道不是怕什麼爲的是倒底參的是那幾件事你手裏拿的什麼那位師爺見問索性把他所抄的那張諭帖往袖筒管裏一藏說沒有甚麼余蘁臣道明明白白的看見有張紙寫的字你瞞我做什麼呢師爺到此無奈方把一張諭帖拿了出來余蘁臣取過看時只見上面寫的無非是勸戒屬員嗣後不准再到秦淮河吃酒住夜倘若陽奉陰違定行參辦不貸各等語這張諭帖是寫了貼在官廳子上的如今被這位師爺抄了回來余蘁臣看過後往旁邊一擱說道這種東西那一任制台沒有我也看慣了他下他的諭帖我住我的夜管他媽的事這也值得遮遮掩掩的那師爺被東家搶白了兩句面孔漲得緋緋紅一聲也不言語余蘁臣又問道我叫你打聽的事有什麼瞞我的你快老實說罷那師爺只是咳嗽了兩聲一句話還是沒有余蘁臣知道他是無能之輩便跺着脚說道眞正是什麼材料這從那兒說起說完了這句便背著手一個人在廳上踱來踱去他不理師爺師爺亦嚇的不敢出氣擱下余蘁臣在家裏候信不提且說制台自接奉廷寄之後却也不敢怠慢立刻就派了藩司糧道兩個人按照所參各款逐一查辦因爲幕友趙大架子被參在內留住衙門恐怕不便就叫自己兄弟二大人通信給他叫他暫時搬出衙門好遮人耳目趙大架子無奈只得依從所以頭天雖在相好貴寶家中定了酒席並未前去請客到了第二天貴寶派了男女班子到石蟾街趙大人公館裏請安聽見門上說起纔曉得大人出了子如今在家裏養病生人一概不見男女班子無奈只得悵悵而回此時省城裏面一齊曉得制台委了藩台糧道查辦此案幸喜都是同寅彼此大半認識一個個便想打點人情希圖開脫其中糧道爲人却狠爽快有人來囑托他他便同人家說道制臺雖然拿這件事委了兄弟其實也不過敷衍了帳而已現在的事情那一樁那一件不是上瞞下就是下瞞上幾時見查辦參案有壞掉一大票的非但兄弟不肯做這個惡人就是制臺也不肯失他自己的

面子他手下的這些人雖然不好難道他平時是聾子瞎子全無聞見必要等到都老爺說了話他纔一個個的掀了出來豈不愈顯得他平時毫無覺察麼不過其中也總得有一兩個當災的人好遮掩人家耳目總算都老爺的話並非全假等他平平氣以後也免得再開口了兄弟說的句句眞言所以諸公儘管放心罷了衆人聽了他言俱各把心放下不料藩臺自從奉到委札的那一天起却是凡有客來一概擋駕今天調卷明天提人頗覺雷厲風行大家都不免提心弔膽然而想起糧道的話曉得制台將來一定要顧自己的面子決不會參掉多少人的不過彼此難爲幾弔銀子沒有什麼大不了事便亦聽其自然藩台見人家不來打點他便有心公事公辦先從余蓋臣下手同制台說原參余道出賣釐差銀子放在上海別的雖然沒有憑據然而銀子存在銀行裏是有簿子可查的祇要查明白了簿子上是余蓋臣的花戶便一定是他的贓欵了現在是什麼時候庫欵如此空虛他們還要如此作弊眞正沒有良心了司裡同余道雖是同寅然而爲大局起見決計不敢迴護的制台道別的還好辦銀行是外國人的恐怕他不由你去查哩藩台道銀行雖是外國人開的然而做的是中國人生意既然做我們中國人的錢也不少了難道這點交情還沒有我又不向他捐錢看看帳簿子有什麼可不的制台道既然老哥說可以料想沒有什麼不可以的本省的官雖多能彀辦事的人究竟狠少還是老哥諸事諳練這件事情就借重老哥辛苦一盪罷早些去早些回來也好早點覆奏進去免得再生枝節藩台一想話雖如此說究竟自己做了這幾年的官從來未同外國人打過交道外國人摳眼睛高鼻子雖然見過幾個但是上海地方聽說一共總有十幾國的人我是一省的藩台到了那裏總得一家家的都去拜望彼此言語不通這個十幾國的繙繹倒不好找一個弄得不得法被繙繹瞞着我做了手脚左思右想總覺不好只得回覆制台道司裏的

公事承上宣下一來忙的實在走不脫身二來司裏亦不會說外國話不認得外國字將來到了銀行裏查起外國帳來一個字不認得還不是白去這樁事關係很大請大人委了別人罷制台道好在總要帶着繙繹去的只要帶個明白點的繙繹就是了就是兄弟亦不會說外國話不認得外國字怎麼也在這裏辦交涉呢藩臺被制臺頂的無話可說只得又稟請了一位洋務局裏的提調乃是本省候補知府姓楊名達仁因爲他從小在水師學堂裡出身認得鬼子多而且也會說兩句外國應酬話同了他去便借他做個靠山他本任之事當由制臺札委鹽道暫行兼理藩臺無奈只得回家部署行裝因係欽派案件不敢耽誤次日有下水輪船遂即携帶隨員幕友逕赴上海一路上兩手狠捏着一把汗深悔自己多嘴惹出這件事來次日輪船到了上海縣接着迎入公館跟手進城去拜上海道見面之後叙及要到銀行查帳之事上海道道但不知余某人的銀子是放在那一爿銀行裏的藩臺大驚道難道銀行還有兩家嗎上海道道但只英國就有麥加利匯豐兩爿銀行此外俄國有道勝銀行日本有正金銀行以及荷蘭國法蘭西統通有銀行一共有十幾家呢藩臺聽說愣了半天又說道我們在省裏只曉得有匯豐銀行匯豐洋票幾年頭裏兄弟在上海的時候也曾使過幾張却不曉得有許多的銀行依兄弟想來只有匯豐同我們中國人來往余某人的這銀子大約是放在匯豐我們只消到匯豐去查就是了上海道外國人銀行開在上海的原是爲着做中國人生意來的那一爿不好存銀子並不光匯豐一家是如此但是匯豐兩個字人家說起來似乎熟些或者余某人的銀子就放在他家也未可知方伯就先到他家去查查也不妨藩臺聽說稱是於是端茶告辭回到公館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想到匯豐家去查帳起身梳洗之後便吩咐套馬車穿好行裝帶了繙繹兩個人同上了馬車一直往黃浦灘而來未曾上車的時候車夫就問到那裡去藩臺說匯豐銀行馬

夫說今天禮拜銀行是不開門的那繹繙因是省裡帶來的在內地久了也忘記禮拜不禮拜被馬夫一句話題醒他亦恍然道不錯禮拜日外國人是不辦公事的去了也是白去不如大人到別處拜客明天一早再去不遲藩臺道管他媽的禮拜不禮拜我到他門口飛張片子我總算到過的了就是他不辦公事料想客人總好見的我昨天就到此地今天還不去拜他被外國人瞧着也不好況且我今天見了他先把大概情形告訴了他明天再去查查帳也就容易些繙譯道禮拜關門連客也是不見的不如明兒一塊去的好藩臺道管他們這些人多走一步路都是怕的橫豎坐馬車又不要你跑了去多走一遍也不難繙繹也不敢說別的只好跟了他走一霎時走行匯豐銀行門口果見兩扇大門緊緊閉着投帖的人叫喚了半天亦沒有一個人答應投帖的無奈只得走到馬車跟前據實回覆藩臺道既然沒有人留張片子就是了投帖的又跑回去拿張片子塞了半天亦沒有塞進只好蘸了點唾沫拿片子貼在門上走的藩臺自己覺着無趣又怕繙繹笑他說他不懂外國規矩同到公館坐定之後便對手下的人說道外國人禮拜不辦事不會客我有什麼不曉得的不過上頭委了我這件事照例文章總得做到將來查賬查得到固然是有面子即使查不到我們這裏到底來過兩遍總算是盡心的了他如此說手下的人只好連連答應稱是到了第二天便是禮拜一銀行裏開了門他老人家仍舊坐了馬車趕去未曾到銀行門口投帖的已經老早的拿着名片想由前門闖進去上了臺堦就挺着嗓子喊接帖幸虧沒有被外國人碰見撞見一個細崽連忙揮手叫他出去又指引他叫他走後門到後頭去等到投帖的下了臺堦藩臺也下了馬車了投帖的上前稟明原由藩臺心上狠不高興自想我是客我來拜他怎麼叫我走後門原來這匯豐銀行做中國人的賣買什麼取洋錢兌匯票帳房櫃台統通都設在後面所以那細崽指引他到後邊去當下藩台無奈只得跟了投帖的號房走

到後面大衆見他戴着大紅頂子都以爲詫異說他倘然是來覓銀子的用不着穿衣帽如果是拜買辦的狠可以穿便衣也用不着如此恭敬其時櫃檯上收付洋錢查對支票正在忙個不了也沒人去招呼他號房拿了名片叫喚了幾聲接帖沒有人理他便拉住一個人問外國人在那間屋裏住那人道我是來支洋錢的我不曉得你去問他們櫃上罷號房無奈站在櫃檯邊望了一望都是忙碌碌的不好插嘴急的藩台罵沒中用的王八蛋連帖子都不會投還當什麼號房號房急了隨檢了櫃檯上一個鼻架銅絲眼鏡的小夥子先生問他外國人在那裡我們大人要拜他小夥子先生望了他一眼並不理他仍舊低下頭手摸算盤跌跌撻撻算他的帳去了號房沒法只得又撿了一個嘴上兩撇鼠鬚的老頭子先生照前問了一句畢竟老頭子先生古道可風回問了聲你們是那裏來的要找外國人做甚麼號房還沒有回答他來的是藩台大人那老頭子先生手裏早拿了一管筆一疊支票一張張的往簿子上自己去謄清再問他話也聽不見了號房急得要死藩台瞧着生氣正在走頭無路的時候忽見裡面走出一個中國人來也不曉得是行裏的什麼人藩台便親自上前向他詢問自稱是江南藩司奉了制台大人的差使要找外國人說一句話看一筆帳那人聽說他是藩台便把兩隻眼拿他上下估量了一番回報了一聲外國人忙着在樓上你要找他他也沒工夫會你的此時繙繹跟在後頭便說不看洋人先會你們買辦先生也好那人道買辦也忙着哩你有什麼事情藩台道有個姓余的道台在你們貴行裏存了一筆銀子我要查查看倒底是有沒有那人道我們這裏沒有甚麼姓余的道台不曉得我要到街上有事情去你問別人罷揚長的竟出後門去了其時來支洋錢取銀子的人越聚越多看洋錢的叮呤當啷都灌到藩臺耳朵裏去洋錢都用大筐籮盛着豁瑯一撂不曉得有幾千幾萬似的整包的鈔票一疊一疊的數給人看花花綠綠都耀到藩臺眼睛裏去此

時藩臺心上着實羨慕想我官居藩司綜理一省財政也算得有錢了然而總不敵人家的多正想着忽聽潘譯說道啊肯已經十二點半鐘了藩臺道十二點半鐘便怎麼樣繙譯道一到十二點半他們就要走了藩臺道狠好我們就在這裏候他他總得出來的等他們出來的時候我們趕上去問他們一聲不就結了嗎正說着只見許多人一鬨而出紛紛都向後門出去也不分出那個是買辦那個是帳房那個是跑街那個是跑樓一千人出去之後却並不見一個外國人你道爲何原來外國人都是從前門走的所以藩臺等了半天還是白等直等到大衆去淨之後靜悄悄的鴉雀無聲繙譯明知就裏也不敢說別的只好說請大人暫回公館吃飯過天托人找到他的買辦問他一聲或者就托他代查大人犯不着褻尊自己一盪盪往這裏來藩臺看此情形也覺無味只得搭趟着說道我同余某入並不是寃家一定要來查他的帳不過我不來兩盪上頭總說我不肯盡心如今外國人不見我這事便不與我相干我回省也有得交代了至於買辦那裏你們明天順便去問一聲也好我們的事情凡是力量可以做到的無不樣樣做到他不理你那却無法了至於當差使也說不到褻尊二字外國人臉不起我們中國的官也不自今日爲始了這件事我碰着了倒還是心平氣和說罷拉起衣裳一直出來上馬車趕回公館繙譯當天果去托人找着了買辦題起前情買辦道不要說難查就是容易查他有銀子儘着他存他愛存那裏就那裏總不能當他是賊欺辦幸而你們大人沒有來見外國人倘若見了外國人被外國人說笑上兩句那却難爲情呢繙繹聽了無話回來回了藩台於是藩台纔打斷了查帳的念頭只想拿話搪塞制台不敢說洋人不見他造了一篇謠言說問過洋人薄子上沒有余某人的花戶所以無從查起一面先行電稟一面預備自行回省這日正想夜裏趁招商局輪船動身早晨還在棧房裏默默自想深悔自己多事憑空的要捉人家的錯處如今人家錯處捉不着

自己倒弄了一場沒趣越想越沒味正在出神的時候忽然門上傳進一個手本又拾着好幾部書又有一個黃紙簿子上面題着萬善同歸四個大字藩台見了詫異忙取手本看時只見上面寫着總辦上海善書局候選知縣王慕善又看那幾部書一部是太上感應篇詳解一部是聖諭廣訓圖釋一部是陰騭文制藝一部是戒淫寶鑑一部是雷祖勸孝眞言藩台看了心上尋思道原來都是些善書刻善書固是好事但他忽然要來找我却爲何事心上正想回復不見那個拿手本的二爺說道這位王老爺據他自己說起眞正是個好人自從他開了這個書局之後所有的淫書已經被他搜尋着七百八十三種現在一齊存在局中預備大人調查有些書外頭都沒有板子只有他那裏一部他隨身帶個手摺都開的明明白白預備當面呈上來的藩台一聽這話心上便想姑且叫他進來問問再說我生平淫書亦算看得多了那裏會有七百八十幾種他既然有姑且調來看看等到看過再出示禁

此不遲主意打定便吩咐了一聲請少停王慕善進來磕頭請安自不必說歸坐之後藩台先問他這個局子是幾時開的一共刻了多少書王慕善道回大人的話從卑職曾祖手裏以至傳到如今一直以行善爲念到卑職父親晚年就想創個善書會苦於力量不足沒有辦得起來卑職仰承先志現在雖然粗具規模然而經費總還不夠所刻的書亦有限得狠剛纔呈上來的幾部都是的卑職此來一來想求大人提倡提倡二來還有一篇淫書目錄等大人寓目之後求大人賞張告示嚴行禁止免得擾亂人心一面說一面又站起來把呈上來的書檢出二部指着說道凡事以尊主爲本所以卑職特地注了這部聖諭廣訓圖釋是專門預備將來進呈用的這一部太上感應篇詳解是卑職仰體制台大人的意思做的聽說制台大人極信奉的是道教這太上感應篇便是道教老祖李老子先生親手著的救世眞言卑職足足費了三年零六個月工夫方纔解釋得完意思想要再求大人賞張告示

禁止書賈翻刻只准卑局一家專利如此卑局方能持久以後有什麼善書便可多刻幾部就是大人有什麼善書作卑局亦可効勞藩台道能夠多刻幾部原是極好的事不過專利一層我們做大憲的人祇能禁人爲非那能禁人向善至於提倡一節亦是我們應盡之責什麼聖諭廣訓圖釋太上感應篇詳解你明天可送幾百部來等我下個公事派給各府州縣去看王慕善道卑局裏的書能得大人如此提倡將來一定可以暢銷卑職回去就在每部書的面上加上奉憲鑒定四個大字明天每樣先繳進兩百部來藩台道狠好王慕善道請大人的示這筆書價卑職還是具個領字由大人這裏來領呢還是等到大人庫上來領呢藩臺初意以爲他這些善書雖然賣錢至於這一二百部一定是捐送給各府州縣看的今見他論到書價心上便有點不高興楞了半天說道既然想要勸人爲善最好把這些書捐送與人家如果要人家拿錢恐怕來買的就少了王慕善不禁一驚道

同大人的話三部五部卑職還捐送得起再多不要說是卑職捐不起就是卑局裏也難支持得住藩臺道這開書局的經費是那裏來的王慕善道都是捐得來的說着又把那本萬善同歸的簿子翻了出來查給藩臺瞧一頭指着一頭說道這是某方伯捐銀三十兩這是某太守捐洋四十元隨後又特地翻出一條指給藩臺看道只是五十兩這是某中丞捐洋五十元這是某軍門捐銀家兄王子密部郎就是現在做小軍機的他也幫過二十四兩藩臺道原來老兄是子翁的令弟同令兄狠要好兄弟去年陛見進京我們兩個狠說得來但是這些錢都是衆人捐湊的更不應該拿他賣錢兄弟既同令兄相好將來同省之後替老兄想個法子弄一筆永遠經費外府州縣有肯爲善的也等他們捐兩個王慕善聽了特地離位請了一個安又說了聲謝大人栽培藩臺道這書同簿子你先帶回去我這裏有什麼捐欵隨手就送來給你不消得寫簿子的王慕善於是感激涕零而去藩臺送客回來

對着同來的幕友相公說道現在的時勢拿着王法嚇詐人叫人做好人還沒人聽你的話如今忽然拿着善書去勸化人你送給他瞧他還不要瞧還要叫人家拿錢豈非是做夢說句老實話這些書我就不要瞧倒是把他那七百多種淫書調來看看一定有些新鮮東西在內藩臺說到這裏便有個幕友插嘴道方伯既然曉得他這些書沒用爲什麼還勸他捐給人家看呢藩臺道勸人爲善一來名氣好聽二來他是小軍機王子密的令弟把他敷衍過去就完了我那裏有這許多工夫去替他派書替他斂錢呢衆人聽了方纔明白到得晚上便即搭了輪船回省銷差次日王慕善還痴心妄想當他未走把善書裝了兩板箱叫人抬着自己跟着送到行轅裏來到門一問纔曉得藩台昨兒同他說的一番話是敷衍他的還疑心有了什麼要緊公事急於回省仍舊把書箱擡了回來同人商量把書箱交輪船寄上去自己又另外打了一個稟帖隨着書箱同寄南京藩台回省查的案案預先請過制台的示無非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大概的洗刷一個乾乾淨淨再把官小的壞上一兩個什麼羊紫辰孫大鬍子趙大架子一干人統通無事稟復上去制台據詳奏了出去凡有被參的人又私底下托人到京裏打點省得都老爺再說別的閑話一天大事竟如此的瓦解冰銷這是中國官場辦事一向大頭小尾慣的並不是做書的人先詳後畧有始無終也閑話慢表且說王慕善自經藩憲一番獎勵他果然於次日刻了一塊戳記凡他所刻的善書每部之上都加了奉憲鑒定四個大字又特地上了幾家新聞紙的告白又把自己書局門口原有的招牌重新寫過是奉憲設立善書總局招牌之旁添了兩扇虎頭牌寫的是書局重地閑人免入一面又掛着一條軍棍據他自己說現在我這分書局既然改了由官經辦我應得按照總辦體制夥計們就是司事又吩咐手下的人以後都得稱我爲總辦看了日子開局懸掛招牌預先由帳房在

九華樓定了幾桌酒發了一張知單凡認識的官紳兩途請了好幾十位單子上也有寫知字的也有寫代知的還有寫謝謝的有些不曉得他的根柢的還當他的確是小軍機王某人的令弟同藩臺有多大的交情一齊湊了分子來送禮吉期既到書局門前懸燈結彩堂屋正中桌圍椅披鋪設一新又點了一對大蠟燭王慕善穿了行裝掛着一付忠孝帶先在堂中關聖帝君神像面前拈香行禮磕頭起來手下的司事又一齊向他叩頭賀喜然後人來客往足足鬧了半日王慕善生怕正經官紳來的不多掃他的面子預先託了人走了門路處處設說好居然到了那日大老紳衾也到得兩位王慕善便殷殷勤勤留住吃飯當下居中一席賓主六位王慕善自己奉陪五個客人統通都是道台第一位姓宋號子仁廣東人氏官居分省試用道乃是這裏有名的紳董常常要同上海道見面的第二位姓申號義甫蘇州人氏乃是一爿善局裏的總董自從他爺爺手裏創辦善舉無論那一省有什麼振捐都是他家起頭有名的申大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的到這申義甫手裡也着實有幾文了申義甫每辦一次振捐連捐帶保不到五六年居然由知縣也升到道台指省浙江因爲近年光景甚好過的日子很舒服也就不去到省了第三位新從京裏引見出來路過上海尚未到省的一位湖南試用道姓朱號禮齋山西人氏王慕善因爲他也是觀察借他來裝場面的偏偏這位朱禮齋最歡喜擺自己的觀察架子有人問他貴姓台甫他對答之後一定盃贅上一句兄弟是湖南候補道無論湖南人員別省人員也不論候選候補只要官比他小的見了他面無論在張園裏或者戲館裏番菜館裏尊他一聲大人他馬上就替人家惠茶東惠戲價惠酒帳上海有斗票號都說有他的本錢在內手筆亦着實開闊有人拿了手本到他公館裏請安同他敘大人卑職他一定請見倘或告帮少則十塊八塊多則三十二十亦常常的給人家王慕善曉得他這個脾氣便有心交結他無論那裏碰着老遠的就是

一個安高高朗朗叫一聲大人請起安來眼睛望着鼻子低下了頭拿兩隻手往屁股後頭一癟倘或朱觀察問長問短他滿嘴的是是是者者者因此朱觀察狠賞識他肯同他來往第四位是一位江西候補道姓蔡號智菴乃浙江人氏是聰明刁刻一路的人曾經代理過七個月鹽道自以爲拿過印把子的人覺得比衆不同眼眶子裏只有督撫藩臬別人都不在他心上了因與王慕善稍微沾點親戚王慕善特地央他來陪客他初意想要不來的後來聽說宋子仁申義甫一千人統通在彼曉得場面還好所以趕得來的還有一位姓翁號信人山東人氏身上祇捐了一個候選道在上海做做生意不知如何被王慕善請得來的便把他屈坐了第五位幸虧他爲人頗頗頇頇於這些上頭倒也並不在意當下坐定之後王慕善先開口問宋子仁申義甫二位道宋老伯申老伯這兩天的公事一定忙得狠宋子仁皺着眉頭說道不要說別的單是兩江制臺蘇州撫台托查的事件就有七八樁在身上還有上海道托我出來調處的事情還有地方官辦不了的事情亦一齊來找我眞是天天吃了人參精神亦來不及剛剛上海道還在兄弟那邊上海道前脚走上海縣跟着又來並不是欺他官小對不住他只好擋駕兒面之後有得同你纏只怕到此刻還不得來義翁你這兩天接到山東的電報沒有黃河怎麼樣了申義甫立刻擺出一副憂國憂民的面孔道利津口子還沒合龍齊河的大堤又衝開了山東撫台昨兒一天共總有九個電報給兄弟托兄弟立刻替他匯十萬銀子去子翁現在市面銀根如此之緊一時那裏提得到許多後來又來一個電報說叫二小兒到工上去當差年終合龍兩個過班可得道員因此面情難却匯了五萬銀子給他二小兒亦就這兩天動身前去子翁可有什麼信帶宋子仁道恭喜恭喜二世兄不日也同義翁一樣眞正是鳳毛濟美兄弟有什麼信回來寫好再送過來正談論間代理過江西鹽道的蔡智菴因與朱禮齋翁信人扳談彼此問起貴姓台甫朱禮齋

回答之後又從靴頁子裡掏出一張申報上面刻着分發人員名單便指着一行說道上月引見分發的這湖南道朱儀孫就是兄弟蔡智菴自以爲曾經拿過印把子的人自然目空一切誰知翁信人也只是不理他只有王慕善替他亂吹說這位朱大人學問經濟名重一時這回晉京引見上頭聖眷極好不日就要放缺的蔡智菴不等他說完急於替自己表揚道現在皇上狠留心吏治所以我們做省撫憲陸大中丞委派兄弟代理糧道的摺子上頭特地還加了四個字的考語諸位要曉得代理的時候雖短有得代理就會署事有得署事就會補缺同是一樣候補道儘有候補了幾十年一回印把子拿不到的多著哩王慕善聽了不勝傾倒這時候朱禮齋已經問過翁信人的貴班翁信人說是候選道蔡智菴道信翁要做事情何不分發到省不要說補缺就是像兄弟代理過一次倒底多了一付官銜牌說起來名氣也好聽些翁信人道我不過在這裏做做生意本來算不得什麼不過常常要同你們諸位在一塊兒所以不得不捐個道台裝裝場面我這道台名字叫做上塲道台見了你們諸位道台在這裏我也是道台如果見起生意人來我還做我的一品大百姓翁信人一面說一面端起酒杯來一連喝了五大鍾也微微的有了點酒意蔡智菴被他說的頓口無言朱禮齋也做聲不得申義甫大善士便題起刷印善書一節眞是關繫人心風俗的一件事情明天小兒到北邊可以叫他帶幾十部去順便送送人也算得一樁善舉王慕善道小姪這斗書局所出的書有諸位老伯諸位憲臺提倡不愁沒有銷路但是吃本利害小姪自己一個錢的薪水不支以及天天到局裏辦公事什麼馬車錢包車夫還有吃的香烟茶葉都是小姪自己貼的眞正是涓滴歸公一絲一毫不敢亂用如此謹愼每月還要墊得五六百塊什麼朋友薪水刻板刷印的工錢以及紙張等等沒有一項少得來的上回南京藩臺到這裏小姪前去叩見承他老人家美意允許各項善書每種要一千部札派各府州縣

代爲分銷將來這筆書價就在他們養廉銀子裏扣回却是再好沒有不過目下要墊本印書至少非四五千金不辦所以小姪要求諸位老伯諸位憲臺替小姪想個法兒支持過去將來少則三月多則五月各府州縣書價領到之後一定本利同歸小姪是決不食言的當下各位道臺聽了他的話你望我我望你一句話也沒有倒底朱禮齋慷慨首先創議助銀五百兩王慕善立刻請安謝大人提倡跟手宋子仁說了聲兄弟只好勉竭棉力捐一百銀子附附驥的了蔡智菴是向來吝嗇的不肯自己拿錢却替王慕善出主意說道這件事情我們儘力幫一千幫八百我們已經出了一身大汗然而缺少還多於事仍屬無濟兄弟有個愚見不知申義翁以爲如何申大善士忙要請教蔡智菴道所有各個中人求義翁撥借王大哥五千利錢或照莊拆就是多點也不妨將來書價領到本利雙還一則成全了善舉二來義翁又可多收幾個利錢豈不公私兩便宋子仁也幫着勸說連稱智翁所言極是王慕善聽得心花都開只見申大善士連連搖頭道使不得這筆振捐銀子自從先曾祖存到如今已有八十多年是從來沒有人提過如今五千金雖然爲數不多王大哥非荒唐之人兄弟亦沒有什麼不放心但是此例一開人人都好來借借的多了都像王大哥這樣謹愼的人是不打緊設有差池這筆欵子誰來歸還所以兄弟這個不能出借的苦衷還求諸公原諒正說話間忽見外面來了一個人急匆匆走到申義甫耳朵旁邊說了兩句話登時申大善士面孔失色大家正要問信又見走進兩個堂子裏的娘姨大姐直至筵前朝着王慕善說道恭喜耐王大少倪先來倪先生也來哉一句話又把個王慕善弄得置身無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辦義賑善人是富
盜虛聲廉吏難爲

話說王慕善這日正在局裏請客吃酒忽然走進來兩個堂子裡的娘姨大姐笑嘻嘻的朝着他說我們先生就來王慕善一看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相好西蒼芳花媛媛的一個大姐名叫阿金一個娘姨名喚阿巧的便是前個月裏過節王慕善短欠這花媛媛十二檯酒錢九十六個局錢節邊正因轉運不靈沒有送去花媛媛的母親平時因見這位王大少來往的狠有幾個大人老爺諒非安心漂帳的人一時掉頭不轉也是有的因此並未叫娘姨大姐上門來討以爲過節之後只要王大少仍舊前來照應這錢終究要還的誰料自從節前頂到如今王大少一盪未曾光降到局裏問問總說在家裏到公館裏問問又說在局裏打定主意總

南亭新著